義津集校讀

二六圖

[illegibl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五册目錄

史地類

歷代史評

一草亭讀史漫筆二卷……清　吳孟堅撰
紀事約言二卷……清　夏勤塘撰
二十一史徵一卷……清　徐汾撰
讀史札記一卷附論學劄說十則一卷……清　盧文弨著
秋水文叢外集三卷（一名古宮詞注）……清　張鑑著
讀史吟評一卷……清　桂榮注
遼金元宮詞三卷……清　黃鵬揚撰
松花庵龍史一卷……清　陸長春撰
紹運圖一卷……清　吳鎮撰
……□　不著撰人

歷代史論

網目舉正四卷（原缺卷三卷四）……清　夏敬渠恭撰
網目志疑一卷……清　華湛思撰
救文格論一卷……清　顧炎武撰
史弋二卷……清　江楨著
史略一卷……清　蕭震撰

貴池先哲　一
正覺樓　四九
檀几　九三
聚學軒　一〇一
適園　一二五
說鈴　一八三
吳興　二〇一
嘯園　二五一
靈峰草堂　二七九
陶社　二九九
昭代　三六七
說鈴　三九九
南陵先哲　四〇五
昭代　四四五

歷代史鈔

翰苑殘　一卷（存卷三十）……唐　張楚金撰　雍公叡注　遼　海　四五五
盧長公史隽六卷續史隽一卷……唐　盧上元撰　清　照　堂　四七九
史筌五卷首一卷……清　楊銘杜輯　清　南　五二九

先秦史——尚書

尚書註疏二十卷附校勘記一卷（一）（卷一至卷十四）……漢　孔安國傳　唐　陸德明音義　唐　孔穎達等疏　民　張鈞衡校勘　擇是居　六〇九

讀史漫筆

卷十一

貴池縣志人物志孝友本傳

吳孟堅字子班父應箕明亡殉節孟堅甫十一育於外家稍
長叔父非暨遇劉廷鑾授之學於書無所不讀每痛父呼號
終身泣血作大哭賦曰聲長號兮天柱傾音抗烈兮泰山輕
高痛哭兮猛獸驚淚迸流兮江河橫風蕭蕭兮日不明霧沈
沈兮月無精閻閻開兮雷電轟劍光烈兮龍蛇爭亢碎擲兮
城復隍罾網急兮麟鳳烹感慨長歌歌難名歌欲成兮心不
平壯士一憤兮不欲生上失怙兮下無兄家國流離兮如土
崩長此天地兮何冥冥作小哭賦曰風雨離離神祇不知隱
痛鏤骨莫知所之淵深魚伏天空鳥馳渺渺兮烟迷飄飄兮
雲隨炭咽口兮痛入脾腸幾斷兮涕無時蚊微微而復寂蠅
冥冥而難窺托素墨之流血憑片楮之淚垂水悠悠而轉集
灰冷冷而增悲交戈矛兮世已否風波蕩兮其誰知余故長

歌歌聲移歌聲移兮復三思孤懷兮氛氣之無形覩滄海之一粒晝夜其岌岌兮奔中流而難立其
殆訴上帝而前揖又作大呼九章激烈悲歌聲動天地時覆
巢之餘父書散佚孟堅跋涉重關徧訪父執搜遺書傳於世
徒步京師上書史館請爲父立傳既得請即舁迹歸著有讀
史漫筆始關龍逢終文天祥可以悲其志矣他著述詳藝文
年八十四卒子六人長本忠以孝友著其五銘適工古今文
最有名於世 采訪冊

題讀史漫筆

吳子讀史漫筆何爲而作也余閱其書知吳子之人矣吳子
敬直於內義方於外其嚴氣正性卓有古人之風故其言誅
奸雄屬如鈇鉞闡節烈激於悲哀然一本於樸山先生忠孝
之大節經世之文章幽愁憂思以成一家言此漫筆所由名
也讀是書者當求之於山崩川竭屋隕霜飛之意未可作讀
史觀也然觀其書則知其人知其人則知其漫筆之意之所
在矣余與子班交既久深知其人知其心往往見之於悲歌
慷慨之概而益深歎吳子之爲人豈徒以漫筆一書傳也哉
己巳孟夏黃岡王澤弘吳盧題

蘇子由錄漢事體倣於司馬抑揚頓挫神似矣吾細別其氣
味厚薄之分皆如也自成其爲子由爾余於校士之暇閱吳
子讀史漫筆流連反覆其抑揚頓挫體勢之所倣與子由何

以異哉然其氣味已合司馬爲一且論斷曲而有體上下數
千百年而獨致慨於忠臣孝子其寓意良足悲矣厚薄之分
又不足與之相較矣傳之天下後世詎不信然耶庚午仲夏
燕山張鴻猷匡鼎題

余鄉子班吳先生積學篤行名徧海內予與神交有年庚申
得傾蓋都門爲忘年之交惜未久別去己巳夏再過金臺時
余卜居禁城之南有閒曰春浮臨
御水之湄先生每過我輒相與臨流惕飲甲古慨今閱先生讀史漫筆其議論抑揚直接龍門遺意
一世之概今有不可而駕軼二班頡頏五代始之終之命意深遠寄託之懷詎云
古今人不相及耶玉於尺幅中渾渾乎宇宙不輕予堂堂乎論
不稍回知其前之有人洎洎乎氣有未盡汩汩乎勢若無窮
知其後之有人當今

聖世右文之日纂修刪述鼓吹休明將石渠天祿炳姓氏於
承明著作之堂顧不盛哉而先生閉戶深山南面百城爲文
章以自娛且蘭滿謝庭家傳詩禮視余之禁庭棗筆僕僕輶
紅不啻獨鸞雲中孤鴻天外又不禁心折於先生矣敬附數
語以質之先生同里世小弟曹曰瑛拜稿

余舞勺時讀檇山先生坊刻諸選本心竊慕之自後聞先生
殉義江上益歎名下不虛而懼其不免於覆巢之慘輒欲一
訪其後人蓋懷數十年於茲矣今年夏其令嗣子班訪余於
京邸問知爲先生長公則大喜又知子班有賢子六人益喜
賢者之有後而先生故精史學所論著十餘種其言啟禎之
際詳矣茲讀子班讀史漫筆兩卷不獨其文辭開闔跌宕得
班馬遺法於數千年之上其所是非予奪獨出己見而卒不
詭於正抑何其神似檇山先生也子班嗣君數人皆力學工

爲文章雖小者亦頭角嶄嶄可望成立矣余更喜忠節之有
賢後人不獨其子姓蕃碩而能世其家學使檇山之道愈久
而益光焉此其所以尤難也然漫筆所載抑揚之閒有時或
出於常情之外者此不可以口說解是在論世者之以意逆
志已已歲浙東姜宸英西銘拜識於史館

余以衰顏餘生杜門不迓遠客者已廿餘載於茲適子班持
張芑山札至乃破例晉接因出其所著讀史漫筆見示爲竦
然心折乃歎今人言史學者不過於前之夏殷周後之漢唐
宋略窺千百於什一耳若論以南北五代如罹秦火梁灶復
惘然也獨子班能破文章之大限以讀人所罔讀且其心力
精強志氣雄猛則由此而遡而金元以及他稗史其進步未
可量矣雖然惜余老而不及見其全史之成也昭陽孝清昳
碧題

余年十二三從我鄉諸君子游側聞次尾吳先生之教所講
求者聖賢之宗旨傳注之微義與我鄉楊錢楊顧諸先生相
唱導楷模後學厥功甚鉅至其從容就義致命成仁又與我
鄉徐夏兩先生及侯黃陳顧諸先生後先輝映稱一代完人
蓋其俊偉激烈之氣得之自天而道義之學尤精且熟凡古
今得失順逆向背之理犁然晝然故能言之明行之決也世
所傳檇山先生集光芒長在天壤間而令子小山與余遇於
句曲復以先生甲乙遺詩及小山所爲讀史漫筆者出以是
正焉乃益歎次尾先生之教傳於文更傳於詩傳於史傳於
一家而後傳於天下後世也我友其年陳于於先生親承指
授述先生之精於史學者甚備今觀小山論史非徒取馳騁
上下進退古今也所以成先生之志而闡明之比量之也觀
其議湯武進武庚而君父之義著始關比終文陸而死生之

道明大綱大法炳如日星讀者可以壯其膽憐其意而擇其
微旨矣闡之夫子曰行在孝經志在春秋二書雖各自成編
其義各見而由小山之說推之風霜之氣凜凜行閒辱所謂
順逆向背是非得失之理無不於是乎大正則其仰承先志
者固可求之冰堅木落金銷石泐之餘而庶幾過之不啻如
鍼磁之合於形沈瀣之一於氣也將有得於春秋之義以成
其孝思者尤合而觀之是在善論小山之讀史者時康熙十
有六年丁巳孟夏玉峰年家眷弟盛符升珍示拜題於句曲
僧舍

史者文勝質以左氏爲濫觴爲其失實也然古今無不由史
苟無史則益無據唯讀之而考訂其得失有裨於見聞然讀
史者人各一見其持論多偏貴池吳次尾先生生平留心史
學集盛傳於世令嗣子班又能繼其徽音有讀史漫筆一書

其持論一歸於正班氏世爲史官乃固書未完而曹大家續之此一門之內學有本源也今子班之家學淵源不愧古人矣庚申夏湘潭年家弟王岱拜題於劑門旅舍

生古人之後鑽定古人忠孝節義及諸所未稱軼事惟心通乎道是非明白又能考其當世斯不爲成敗利鈍之所回惑肯杜子美身老湖湘陸秀夫殉難帝昺夫豈無有爲之才而稷契罕效章句空陳窮蹙道途阻於時地君子雖惜其守而未嘗不哀其志其他類此者往往而是荆軻之刺秦氣震天下豈減於留侯之擊嚴光之逃漢足加帝腹窟免於處士之譏哉吾觀吳樓山先生之於明季遭時處地有甚難者而卒能有以自見子班爲其後嗣伏處蓬蒿感慨尚論有以也漫筆一編出入千載三致意於忠孝大節讀者題之爲人好交友重氣義通方達務不爲貧賤之所詘洵有道者其能立千

古之上卓然鑒定不爲回惑諒矣絳巖眷弟臧巷張芳拜題

時乙卯之秋日

婁東張西銘先生二集俱從廿一史全書貫串鉤斷而出之故其言不激不隨能使古人心服今子班讀史漫筆感懷家國俱本忠孝誅奸雄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目窮千古論出驚天與樓山先生史論真稱彪固世學後先輝映西銘不得專美於前矣丙寅夏立秋前一日年家眷世弟宋實穎拜題

貴池吳孟堅謀讀史漫筆一卷凡若干則爲其友陳維崧卒讀未竟伏而歎曰嗟孟堅者余師樓山先生冢君也雒崧序乎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之既沒也余師以殉節死天下知之千秋萬世後當無不知之獨是文章之感生乎知己之深見子漫筆一書而不覺其有慨於中者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之既沒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財年十四耳記一

日者余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爲撰公語孔子及太師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振筆立就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稿評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郁臣虎先生於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者余作寶光論責光以不早退保脩至廢立大事徒決於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史其教雒崧也亦必令其精熟於史今先生歿二十年矣愧余將老而無成伶伶俜俜簿領中僅僅保守樓山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崧爲變徵聲泣數行下益既傷余之老而無成又傷余纔旦暮不死有所纂述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吞嗟激昂共相揚扢也已甚竟讀吾子漫筆一書蒼而勁毅而不阿又且始於鴻濛終於文信國上下數千年獨出論斷立志皦然不苟何其似余師也嗟乎余是以不得

不爲余師喜而益泫然於余師之既沒也昔洙泗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榮宅於場獨端木子屈大夫弟子知名者宋玉而外尚有景差唐勒而招魂九辨惟章華賦之極哀何者師友之誼人之所同也文章之感生乎知己之深也惜也余將老矣若夫琢磨礪礪以卒諼遲彪固之業者此則吾子之責也夫此則吾子之責也夫甲辰仲冬陽羨同學世盟弟陳維崧拜題

昔人文章非有爲而爲則不妄作若班彪之論王命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皇甫謐之傳高士顏延之之詠五君皆記託深長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子班自處在田子春王偉元之閉門仰身世良有餘痛復不敢爲危言高論其所藴蓄一發之於讀史每至興亡成敗忠孝奇節之事三致意焉讀者因其辭以求其志之所存亦足以得其爲人矣庚申夏五月松

陵年家弟潘来識

孔子作春秋屬辭比事爲經中之史其後左史及公羊高穀梁亦作明三傳以發明經旨此即後世之史學也史漢而後爲史學者唐以前多主於訓詁名義稍引事實該博見長至宋世而下衡量尚論之學興焉然論其一事也而甲是乙非論一人也而甲可乙否深者或失之刻淺者又失之庸甚且蒼素易色黑白改觀其惑人心而誣往哲也大矣秋浦吳子班抱經之餘旁及諸史聞有所觸輒爲衡量一二語或予或奪爲褒爲譏皆有以深中其隱即起古人於九京亦皆服其言之公而論之當也嗟乎古今之是非得失亦淆矣自非澄心觀理亦烏能得好惡之正而不謬於屬辭比事之義也邪余於此有以徵吳子之學矣吳子尊人樓山先生昔有史論數卷爲世傳頌當世知者以爲深得春秋之旨子班繼爲是編足以上嗣家學即謂談遷世業今在齊山秋浦閒可也甲辰仲春溫陵同學盟弟黃虞稷拜題

凡人忠孝大節蘊於胸而形之於口往往隨感輒發見古人之一言一行有當於心者掀髯鼓掌稱說恐後甚者流連歌泣而不自知則余友吳子班其人哉讀其一草亭隨筆摘幽顯微見卓今古乃始於龍逢終於文山於人生大節三致意焉吳子誠以忠孝世其家者歟昔建昌項氏刻二十一史論贊讀者喜爲簡捷然摘其詞藻未發其天性則何如吳子此編有繫於人心世道之防也夫癸亥春月錫山年家眷世弟華黃拜書

昔談遷世爲太史至遷而始成史記彪固半因馬氏至固而始成漢書甚矣家學相承之難也裒讀大尾先生漢書後見其出馳騁之才俯仰古今嚴而確簡練而工今讀子班史論是非抑揚皆足補兩家之未逮覺自有史漢以來必不可無此二書之論斷今人之視古人同不同何如哉先生大節卓然炳若日星而令嗣高風鯉武輝映此二書久爲當代推許余又何贅焉惟是卒讀慨然憶壬午秋奉先生盤敎之末忽忽四十餘年泰淮往事恍若夢寐所愧於先生者豈止文章

一藝而已耶廣陵年家世弟宗觀謹識

余觀吳子子班讀史漫筆其鑒微其旨遠其去取嚴而正凡過忠孝節義端人傑士必激之揚之其宵小險佞奸回鄙夫必摧之抑之或聲名顯赫者稍有可議必不以人地而恕之或時位沈淪者確有可褒必不以疏逖而沒之或疑其立論不無出入過刻之處大抵扶陽抑陰余竊以爲子班讀史實有作易之心焉時藉古人以爲彈射非盡掀翻定案也其憂患深而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密也樓山先生著述徧天下晰

否泰之幾審剝復之介至今宇內家戶祝而戶篤蔡奉之子班溯源其家學讀者即其辭而原其心與之縱橫而反覆之又何非史筆之快助哉秣陵南邨同學弟張惣拜題於紫沙江上

乙巳七月先君文靖公歿於雲南十二月冬始返喪故里閱明年四月友人吳子班來弔自吳其將別之前一日出讀史漫筆一卷示余曰子曷爲我序之乃卒業而言曰嗚呼生劒一束素車白馬皆古來不數見之事也嗟今之人安有念舊誼於身後翩然襆被攜一僕三千里外而弔人者哉於此可以知吳子之爲人矣況其所爲漫筆一書乎夫讀史自宋儒始參以論斷而後竟陵之史懷婁東之史論始有成書焉吳子慷慨尚氣節傷心樓山先生之殉難終自飲泣以王太守之子自許不得已而發其義於古史亦艮苦矣猶憶乙酉之

歲神庶矣守中原大姓半依江左吾翁從樓山先生避亂秋浦山中抵掌當世之務時子班方九歲予四歲耳無何運終典午鐘散景陽樓山先生乃明臣節於一旅青門之外有死不能迄今讀樓山堂集有餘感焉不謂世變滄桑先人雛殁別吳子於二十二年之前今復得晤吳子於二十二年之後聽言嘖昔不覺涕之潸然下也先君在日每謂搏曰以余行天下徧矣見史書成須可以尚論千古者唯吳樓山耳嗟嗟樓山先生早已殉節先君子又復棄世滇海詩文一途既非當世所急即間有吟詠既失知音於父子又無達人長者如樓山先生相爲汲引文思日退進賢無期有愧吾子班多矣子班抱大才負經世之略其識議實有出於古人之上者每怪自涑水以來數百年史才中絕以樓山先生之才而所遇若彼然已成一代之書幸吾子班起而繼之以紹前徽是可以知吾子矣袁州張芑山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子班久與之游歸而試以子言更叩之當必有進於是者因以大振樓山先生之遺業未晚也嗚呼樓山先生爲不亡矣丙午孟夏南陽同學世盟弟彭始震拜草

當有明之季名士彙起東南貴池吳樓山先生爲清流之冠來吳門賢士大夫皆接席交歡恐奉壇坫於金陵痛斥邪黨無所畏避迫江東告變先生以布衣糾旅計圖報國而時會既失一腔熱血灑之空山天地爲動令嗣子班奔竄流離幸存危卵乃奉母杜門躬耕養志取先生之書且泣且讀著有讀史漫筆一書簡而辨質而深正大而無詖淋漓以見志是羽翼名教維持風俗之書而非逞才鬬奇矜能侈博者之所爲使史家具此亮懷存茲斧斷其又何至徇情面溷是非而重爲有識者所譏訕乎如子班者可以傳矣而樓山先生爲不死矣丙寅七月既望舊山同學弟鄧漢儀撰

不知是何功罪矣戊辰三月二十六日冶山同學弟鄭濂謹水記

史自龍門扶風考亭涑水四君子來世道人倫奉爲冰鑑尚矣近代史談史略史懷諸書言人人殊余友施則威史測錄子雲閒一時紙貴先王父總憲南臺公石室私鈔中有讀史二卷經同年李子麟先生點定指爲不刊典型大約皆眼明手辣識沈力專而稜成非偶然縱筆漫無主宰者也秋浦吳小山讀尊甫大尾先生遺書上下千百年閒論次古今人物國家成敗得失之故指若列眉其裁決明敏如老吏斷獄片言立定使人不敢矯誣而總歸於忠孝之旨以挽回世運扶植人心其功豈在四君子下哉余客天雄值文衡課士四方雅耆寓獨在牛溲馬渤中而小山行急恨未竟讀爲之書其大概如此癸丑仲冬年家眷同學弟魏憲拜書於天雄旅次

哭子班先生人皆知爲文學宗盟載讀讀史漫筆知先生之不僅以文學擅長史傳疑非囊括萬卷淹洽百家胸無主宰論多游移人人難之而子班先生承家學負氣節上下千古顯微闡幽處處不離忠孝種子能使信者開生面疑者有指歸一言一字俱關至性是豈僅一時文學之宗盟也哉尼山春秋之義其在斯矣及所著南渡紀略一書又足爲千載之遺痛也歟年家眷弟沈喬生拜稿

劉知幾史通謂作史有三長況尚論十七史懸斷三千餘年別出機權悉歸鎔鑄巧游刃內指標肉外如子班先生讀史漫筆一書者乎先生之爲人如古人故說古人事如胸臆中事不第識精學博已也詎鍾竟陵史懷沈幼宰弋說破窠決雕取快一時所可彷彿耶余時纂羣書會通蒐輯將竟讀此幾欲焚稿儻得就正有道亦嫫母之鏡矣附識于此區湖小弟張秀璧拜識

六經之外別開世界者莊似易荀卿似書與禮左邱明似春秋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明朝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亦能孤闢性靈一往于空濛蕭瑟之際亦楚人也嗟乎三湘七澤閒真足以動人山川之感忠憤之靈削水光而長泣捲濤聲而如咽者哉此吾世兄吳子班湘澤行吟之所以作也然而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屈子有怨是以多怨子班有宋玉屈子之才與遇是以行吟益子班自其先人櫟山先生從文山于地下而以萬死一生之餘老母弱弟節婦孤兒煢煢家室匿影深山短褐不完半菽不飽一旦棄家入楚流離瑣尾涉荆襄登衡岳闢山紹遠天輕不足託愁地淺未堪埋怨昔梁生適越猶懷悵恨李叟入秦不廢吟謠況子班年甫弱冠別離二國風雨三秋歧路長愁河梁永歎未免有情能無感觸

嗟乎子班又享我以一卷離騷矣乃于班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余服膺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思避阜而揚此余之知子班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子班俊謙謙自下不欲示其長子人而獨遇余相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又超千古而立于獨者不知子班之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然則子班之人與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嗟乎木落空寒羈人夜起手把行吟一卷既讀而歌既歌而醉既醉而泣者匪他人也即與子班同有湘澤之思者名湘字沅水者也戊戌冬十一月樵山京口寒雪道人劉湘拜題戊戌湘澤行吟序

益聞誦讀論世貴在知人以世遠人湮之際當紛傳異說之後非具特識者未易知也晉靈之弒董狐書以亡不越境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益惜董狐之疑辭也豈惜宣子之出不境外也遷固不識兵機于淮陰下趙虛爲逆料之語楊龜山未諳時變論人亦或有誤管鮑之交已昧大義而蕭朱王貢彈冠結綬之說尤屬末世俗情人爭羨之他如解經釋傳考時辨諱紛紛已見多所傳疑安得明眼人一一爲之定論乎吾友吳子子班以曠達孤行之性具沈鬱騷憤之情尊公櫟山先生以死殉國忠孝相遺論史尤屬家學頃閱其讀史漫筆一書快哉可以醒世可以持吾道之衰將名義交誼使矯僞之人不得託足焉賴是書也殆刻論所以求厚道氣激即以歸至性也吾知此書出後之尚友者讀其書以知其人于淒涼悲憤感天地而動星辰有以知吳子之誠孝于慷慨信義輕勢力而敦然諾有以知吳子之友道具其破黨枯仇

朽之見爲開心立命之言筆在懽奸意爲關幽吳子傳矣樓山先生之名節與史學俱以不朽矣予也學殖荒落道時困折不欲出一語以問世乃對斯編不禁拊髀論其大概其亦過吳子之久服吳子之深也夫己巳仲冬漢陽同學教弟羅世珍拜題

古今論史必首尚書然古文今文辨者紛紛尚有張霸僞書之疑他可知矣龍門以後作者不一家亦各有得失未知其是非果不謬於聖人否也吾輩生數千年後知人論世必尸出一番手眼決不靠故紙作生活耳余嘗有句云獲麟以後無全史疑案千年問水濱弔項王云大抵史臣如繪像塗來面目總非真今讀子班先生此編我心實獲先生爲忠節之後負豪傑之志請即以此言爲質下相教小弟張忭拜識

余年九齡先子見背遺家國之難流離奔竄及年十二同亡弟稚圭受業于從兄子相師五載亡弟性聰穎絕異不幸早夭兄師復長逝堅伶伶俜俜遂怠荒無成可勝悼哉中年罹禍患外侮紛來家日落學益廢即閒有吟詠頻閉門造車安能有所表見耶茲編爲少時所纂學憲張公爲余授梓然亦自愧甚矣編內多名賢評語惜未能盡鐫僅載什之一二藉附姓名于不朽云爾庚午仲夏孟堅記于桂林署邸

今年夏臥息暫園寓情詩賦輒感憤自傷憑欲焚棄筆硯而莫能已乃縱觀諸史偶出臆見隨筆之以衡其世衡其人兼衡其心焉數月所積因成一帙名曰讀史漫筆是亦管窺蠡測之意耳嗟乎千古寥寥寸衷誰取所為論古而慰今也然未免偏刻臆斷其獲罪於古人甚矣漫筆首關龍逢而終文文山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小子竊有深痛焉

讀史漫筆　心得論畧大旨李映碧先生評

關龍逢

王通曰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則龍逢死諫開後世忠臣之門而忠臣之冤痛蓋自此日深矣昏暴如桀則固為人君之首惡也湯起放伐所不得已然究於君臣之義何在不亦對龍逢而抱慙歟嗚呼此其所云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也放之上古栗陸氏之臣東里子諫而被殺炎帝之世夙沙氏之臣箕文者亦以諫死則忠臣之遭患者又不自龍逢始矣

張芭山先生曰援經斷史陳其年曰子晉當關龍逢蓋有感於忠義不覺精見乎詞矣

伊尹

伊尹之有大功於天下成千古之大節吾謂其危矣彼事湯而又事桀桀既事桀而復相湯以伐桀雖以天下為心而實有不可為訓者至其放太甲抑甚危矣使非以聖人之心純臣之節行忠臣之事則有不可知者矣如後世之藉口輔政皆以奸賊之陰冒聖人之舉動以成其不軌之謀者又往往矣

後世言君德者必推隆三代如武之伐紂大會孟津以順誅暴雖天意所屬其居心亦當有所不安況文之陰行善事且譏其心有不可言者武何忍斬紂頭懸白旗以張威耶此雖不可盡信然其迹亦難掩矣湯以口實為慙武之隱微當亦不免湯武之得天下如此又奚怪後世之篡逆不踵相接也吾故曰得天下者不可不正其君德也

陳其年曰議本眉山而論更刻覈李映碧先生曰西伯陰行善大王始有翦商之志此二語前賢疏漏處當為救正之楊升菴以前古文當作戕謂德日厚而始受福於商也西伯戡黎亦歸武王此皆有功於聖賢有關於名教之言也

武庚

武王既伐紂復封其子武庚及武王崩而武庚叛周公誅之吾因以知武庚之為忠臣孝子也何也使武庚受封而不叛是棄若父而事若仇不第無以對殷之民士并無以對周

以慰父矣是叛也理也人子之正也在周則爲叛在殷則爲忠臣孝子矣孰謂武庚非賢者乎敗則爲武庚成則爲少康矣嗟乎

潛確堂曰名語奇論
李映碧先生曰予同鄉此作可補其缺
緯而不爲武庚辨此作可補其缺
王山長曰非惟武庚爲忠臣也
姜西溟曰可敘柳州箕子廟碑文

吳季札

季札挂劒一事人甚美之此特其細行耳如後范巨卿之於張元伯抑又奇矣獨季札潔己讓國古人所難史猶譏之吾不知之矣

李映碧先生曰文以三轉爲佳
王山長曰史記論贊妙筆

老聃

世稱老聃爲聖者作師班固以其絕聖棄智稱爲亂者抑而貶之固誠尊聖者矣聃違夫子之道即爲異端後世儒者往往並崇之不獨爲夫子罪人亦即爲固之罪人矣

陳其年曰老聃未可盡非

吳王夫差

夫差之勵志報仇可謂賢哉及不信伍員而歸句踐以自貽禍者何其愚也究之吳以仁厚存越而召害越以狡譎報吳而成功越有負於吳甚矣未可以滅吳稱能也

王墅如曰夫差雖失國不失爲仁者句踐雖復國畢竟貽羞千古吾嘗於項羽夫差有取焉不欲以成敗論也

鄧雪嵐曰項羽之釋沛公夫差之歸句踐正是刻忍中慈

宋既庭曰夫差不信伍員國亡身滅也宜矣

越王句踐

古語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如句踐之困會稽後復返國臥薪嘗膽不忘困辱人稱其報仇志深吾謂其懷怨見淺耳使有泄其事者不又受制於吳乎要其信賢恤民苦身勤政未嘗非制人之術而終難逃犯上國之罪耳

陳其年曰議論極有摘縱
宋既庭曰子胥知越之謀其如注之復諫何
顧同東曰末語似陽儲庵

管仲鮑子

人謂管鮑爲道義之交吾謂其爲孰利之情也當桓公使魯殺子糾時鮑子豈不知鮑子既知仲爲子糾之臣而甘心弒仲之君且使仲不能致身於君有虧臣節而仲亦不能矢志必死背君恩而順友言兩人者於道義亦甚遠矣較勢利則甚近耳豈可以分金小故遂冒道義之名乎

陳其年曰千古未發之論

晉文公

文公之出亡備嘗艱苦及得國恩怨分明報施不爽良可稱快其以報僖負羈之故死顛頡則過矣第負羈爲人臣而私交鄰國不忠也顛頡爲從王勞臣以焚羈室致罪寃矣此則文公之失其本末耳

陳其年曰正論
李映碧先生曰詞嚴義正
潘稼堂曰未有人論到
鄧孝威曰補三傳所未及
仇滄柱曰扶微推隱細處不忽方是讀史之人

介之推

文公賞從亡諸臣祿未及推亦偶忘之耳推遂隱忍不言憤怨賦歌超然隱死致其母亦隱以死非母隱死也是推死其母也推固一忍人哉

孫念恍曰數語扣老吏斷獄筆力駿勁
王墅如曰既以推爲死母則沛公王陵置末減禿翁稱爲殺母逆賊不爲過刻薄恩山曰絕粮耳得未死地太真功在社稷補郤可憐

羊左二生

左旱同入楚並困於途桃甘死併衣糧與袁袁遂斃桃死桃
信袁之深而輕生爲友袁忍見桃之死而受衣以行此固知
己之難得者而袁未免近於滅情矣與其入楚趙簡貴之途
爲若同困而守生死之交袁哉
陳其年曰足徵作者交情
王仙長曰可以論古誰以求今

余

由仲以入秦繆公問以詩書禮樂法度由余歎曰此乃中
國之所以亂也其意主便利而惡迂闊臨呼此夷狄之所以
爲夷狄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
顧同東曰反是深於爲中國之言用夏變夷吾又深愚魏
李汶帝也

屠岸賈

董狐之書趙盾曰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則盾罪可知矣岸賈
之滅趙未盡非也世多言存趙者爲正滅趙者爲惡其亦未
知良史之言乎余固謂盾不可不誅而狐不可不存使之並
見其義可也
毛會侯曰議論甚正

莊生

莊生與范蠡故善交也故交當以道義爲重以心志相合不
得執以形迹也其於蠡遺書救子一事未免忍矣何因子而
棄其父見形迹而遲私恣邀清名而傷舊誼是蠡之子不死
於楚王之手而死於莊生之手莊生非人哉
潘稼堂曰至乎至當之論
李映碧先生曰余曾有此見而未爲論讀此可以開筆矣
彭方洲曰快論絕識
宋既庭曰定論不磨

豫讓

始不正而後附於正者未可爲全節也始爲利祿而後求名
譽者未可爲君子也豫讓之報智伯豈不稱爲烈士哉夫
智伯固其主也中行氏獨非主乎何報智伯若是其深而視
中行氏爲塗人歟反顧臣仇莫此甚者不得以衆人國士之
談欺世而自列於節行也余故曰士之成就貴決於成敗之
先未可爲知己所累也
彭興公曰末三語知所自處
顧同東曰三語不刊之名言覺得前賢坐此原者不少子
琥真有卓見矣
李映碧先生曰深於斧鑕

趙簡子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水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魂魄不爲變吾又深愚魏
能化唯人不能悲夫此雖無聊寄慨之語蓋亦看破世人矣
有志者觀此能不奮發
倪開公曰展雉深省
陳子萬曰余讀之增旭

趙威后

秦使問趙威后威后訊以君民歲時及鍾離子北宮之女
等語是亦尋常然可謂留心時事者至於陵仲子何爲不殺
之言真爲奇論其識見自是雄偉五伯以後之君有如威后
之智略者歟
張南湖曰古英雄婦人此爲第一
潘稼堂曰看書有眼力

公父文伯母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
今吾子死以好內聞且戒以無痛色譜諧以昭子之名嗟乎
既知子以好內而死戒其妾婦曷若於子未死之前預爲嚴
訓乎則史之美其說者何哉
魏惟度曰著爲母訓
宋既庭曰世有訓而不遵者多矣安知其不爲論讀此可以開筆矣
潘古宜曰論

西門豹

鄴之有巫妖也殊爲居民作苦所爲河伯娶婦遂相信成俗

患莫甚焉豹乃投巫嫗等於河而妖遂止孔子之不語神怪非無謂也豈神怪之幻可漸靡成俗乎豹能正其俗其斯爲聖人之徒歟而謂豹爲法厲者毋乃過乎後世以久旱而毀豹廟又何爲邪

予于鵠曰狄梁公毀淫祠所見與西門同至今以爲美談仇滄柱曰治鄴園用重典豹宜千秋名臣祠彭方洲曰近者湯潛菴中丞吳門毀淫祠之舉亦真正直矣

公儀休

君王之耕后妃之織皆躬操節儉以示法焉則卿相士大夫固無一不當耕者哉休之相魯也見織帛而出其妻茹葵菜而拔其葵何無學之甚也抑亦近於矯情滅理矣何也織帛婦職也乃怒而出之種葵家常也乃慍而拔之彼不過以身爲卿相不宜親細民利耳而不知勤儉者帝王所以治家國天地所以養萬物休不思愛民之大者第以一念之蒙沽譽一時究何裨於人家國也故其出妻之滅於理也拔葵之矯於情也吾竊不爲休取矣

孫念劬曰翻案之論正顛撲不破與同柬曰卓見

藺相如

始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璧詐也趙遂慕相如奉璧西行而相如以完璧歸趙名震天下余觀相如不過逞口舌之鋒強爭秦廷幸以邀名耳向使秦王碎其璧烹其身秦猶不失爲秦而趙終無可如何也其陰令從者懷璧間歸亦未免詐耳古人云在德不在寶夫趙又奚以璧爲重哉

陳其年曰偉論不磨潘稼堂曰相如以人國爲儻倖此論其識察矣閻古古先生曰卓見益徵讀史深心

蘇秦

秦之游說列國機辨詭譎使列國卒從其約終亦佞人耳當

貧時父母兄嫂賤之及得志而諸侯郊迎妻嫂俯伏秦殊色甚可鄙矣嗟乎古今人情皆然豈獨秦之妻若嫂乎是秦之所以爲秦故如此恐甚于秦之色驕者尤多耳

王山長曰蘇終賢于張當有分別

聶政

政刺韓相甘暴尸韓市以報嚴仲子吾不許也未可與荊軻同日語軻雖爲人而實以爲天下政非爲天下而幷失所以爲人然則政徒自棄耳何俠烈之有且仲子亦未嘗有厚恩其進百金者固欲爲己報讐非素不相識特舉之以立聲名此聶政爲仲子所賣也況韓相亦無大過不過與仲子有睚眦之怨而政不察本末即代爲刺之政無識甚矣獨其姊不畏死哭其尸彰其名烈哉卒死于側賢子弟遠矣向非姊出而言之而政不幾湮沒歟噫嘻政失身輕信而仲子乃以多金誘人于死地也亦獨何哉

盛珍示曰不許聶政而特贊其姊真千古卓識陳其年曰奇論驚天李映碧先生曰侃侃正論不朽之筆仍當翻觀其轉折變化之妙

潛堂曰立論深刻膾炙如天使古人無躲避處施愚山曰所以傳者戒人之不可輕諾輕受恩也古人輕生重義果然諾非今人比政附姊以傳非姊附政以傳也奇哉

程蛻菴曰此姊當與申申署屈原若同傳

仲子崔

當子路赴劇聞之難時孤黨守門殺子路其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告孔子孔子曰行矣崔即行與孤黨戰于城西遂殺黨孝哉子崔義哉子崔忠孝萃于一門矣春秋大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皆此意也世之迂儒皆言聖言以謹慎爲本昧昧不知大義之所在此亂臣賊子所以不絕于世可歎也夫

彭興公曰可知作者之意矣

孟母

鄒公墳刷碑其言母爲李姓亦未可據而孟母之教班班可紀其以有知而教信示機織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于義吾行吾禮之言當在齊時孟子亦老矣而母教孟嚴孟子之得爲大賢者皆母教之所致也世之教子者皆屬之于父師而母不知教子究竟父亦不知教子師亦不知教子弟之所以可悲也夫人顧不思有賢父母哉

張芑山先生曰發揮確而言有關乎世教

魯仲連

魯連豈得爲天下士哉彼遺燕將書勸其東游于齊是教人以不忠也及燕將到而不止田單之屠聊城是不仁也教人以不忠自處以不仁何徒爲排難解紛之說乎吾甚爲魯連恥之矣天下士安稱焉

田橫首

橫首之斬莊賈藉以立威使敵國聞風解圍而功建名立計深矣然君之貴臣無大過而故斬之既矯令矣而君之馳節者至又斬其騶駙首蓋一羣君之類也吾不取焉與漢條侯軍細柳事大約示軍威耳豈素有大略哉

戴無忝曰立論深刻足以服首之心

孫臏

世之稱兵法者推孫臏臏雖承孫武之略而余謂其不知兵也彼入魏地而爲十萬竈三日減其五萬此第可欺龐涓耳豈三日之內而亡五萬之士卒乎豈所亡過半而不動敵人之疑乎雖至愚亦知其計矣於乎臏僥倖成功耳未可爲兵法之全勝者也

彭興公曰予班談兵亦奇
潘稼堂曰無人見到
顧同東曰古人兵法用之今則敗如此者多矣當一一拈出

衛鞅

古天子有不臣師之禮況其下焉者乎鞅之得志于秦也立法嚴酷罪不勝言其因秦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孫虔黥其師公孫賈倒亂綱紀忍喪名教罪尤甚焉于師道何後之族滅車裂也豈足怪哉

王山長曰斷案如山

韓非

非慘刻人也精法術刑名之學謂君有賢臣國必敗父有賢子家必敗至謂孔子未深孝弟忠信之道可謂悖逆之甚其書可盡焚也秦使其下吏自殺詎不宜哉

田橫首

橫首之斬莊賈藉以立威使敵國聞風解圍而功建名立計深矣然君之貴臣無大過而故斬之既矯令矣而君之馳節者至又斬其騶駙首蓋一羣君之類也吾不取焉與漢條侯軍細柳事大約示軍威耳豈素有大略哉

戴無忝曰立論深刻足以服首之心

范雎蔡澤

雎之困迫入秦一說而取卿相宜圖所以報秦以答其知遇顧其志在恩仇終無補于國夫游說之士衆矣有如雎之得伸其志者乎有如雎之得保其終又有如雎之棄相位如脫屣藉蔡澤以自代者乎究之雎終自爲耳豈爲秦哉而澤雖自爲其所以爲雎計者亦長且遠矣

宋既庭曰雎非澤終亦如鞅斯就僇耳
李映碧先生曰柳揚得妙○筆力甚健
潘稼堂曰全是史記法

樗里子

秦人推樗里子以智名信哉卒時即知百年後夾宮殿以古墓以予觀之非智也數也如以智名其轉蒲德衛尚爲胡衍

所欺邪雖然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皆數之所必至唯達觀者知之又豈特樗里子占墓之一事哉

（化度寺事）

（柱曰是爲華堂大第者設法覺得金谷平泉殊爲多）

（潘稼堂曰感慨深矣李子鶴曰此雍門鼓吟孟嘗君所以涕洟也）

白起

起爲秦將所殺至百餘萬慘哉忍矣迫秦王賜劒尚自訊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而不知己之罪殆逆天矣罪莫大于殺降起之罪良不誣耳然而秦之開基則又起之功也起之死固宜而秦之死起抑又刺矣

（黃俞邰曰秦始皇追念其功無過未可輕議王山長曰白起始終爲秦王有功而後人宜體此心陳子鵬曰起之死固宜而秦之死起抑又刺矣此十四字千古定案）

荆軻

荆卿負智勇世無知者過高漸離于燕市歌而泣泣而歌有不可一世之概及別燕丹于易水激壯悲烈寸心自許入秦圖窮匕首見其目中亦豈有始皇哉嗟乎荆卿惜事不成耳即不成而氣節尚存千載馬遷類之爲俠客吾嘗其爲大智大勇也嗟乎荆卿惟漸離爲知己歟視魯連不帝秦則更高矣

（李映碧先生曰荆生氣節如生○贊得妙）

（姜西溟曰太沖詠史有云荆卿慕和璞謂若勞無人貴者賤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難自賤重之若千鈞高盼邁四海豪右何足陳得子班雄論爲千古識英）

（鄒程村曰聞荆死而惜其不講劍術惜其失于知軻餘味深長有煙波顰渺之勢其人足傳其術則疏也）

寡婦清

馬遷敘貨殖傳云清一婦人能以治富爲秦皇帝重意以爲人之能富何所不可乃富而每每招禍者則又何也余謂富

不可居利不可專居富而專利者禍之由也夫世人往往諂于富者富足以動人之心耳秦皇以人主且爲動心何怪世人又何怪一婦人而不以富動萬乘之君耶此遷之感憤而作貨殖傳也

（陳其年曰明初沈萬三不免遣太祖之疑忌可見富不可居也）

（宋既庭曰遷遭腐刑家貧無以自贖左右親近不爲一救故作貨殖傳以寄憤子班即此寓物寓意數昔人更進一解）

秦始皇

始皇之幷吞列國雄略也其眩眩虎視之心益亦暴矣既謂諡爲議君議父其說亦正而又自欲以一至萬何其侈也燕荆生之匕首幾危矣而不以爲異子房椎博浪幾殆矣而不以爲省蘭池之震驚又急矣而不以爲悔徒恃其雄心侈意以自恣安得而不亡哉夫以匕首之與博浪蘭池事千古決之恨之而太史公目爲刺客書之曰盜何其貶耶然始皇生平事事皆非獨長城一舉功在萬世足見雄圖此漢文之所爲長城以南天子主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之約束也後世烏有及之者

（李映碧先生曰後世帝王取諡至二十餘字不如省之爲得）

（陳其年曰更見祖龍雄處）

（仇滄柱曰長城之築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於龍西趙自代王亦築于陰山下至秦攘而長之要不爲無功于後人矣）

（倪闇公曰如此論足使始皇心服）

西楚霸王

余讀項羽本紀見其英武剛烈未嘗不欽仰焉宴鴻門而不殺漢王約鴻溝而解歸太公此二事非漢高所及也惜其弒義帝而予漢以取天下之名則漢之所以得天下者豈非楚有以資之歟然楚未必有殺義帝之事或漢遣刺客爲之加

楚以逆名而故聲其罪也東城之敗何難渡江以圖再舉即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一言知項王雖剛戾要未嘗無仁者之心也彼其引天自悼而史氏議之毋乃過乎夫使當時天下爲楚得史氏著論又不知當何如矣余嘗謂項王真天亡耳豈用兵之罪哉然不得不咎歸夫項伯也

潘徐堂曰議論正而奇　姜西溟曰以成敗論英雄從來如此　陳其年曰狀義帝英布首坐羽從坐

章邯

秦使章邯爲大將統六十萬士卒禦項王未戰而降且流涕作兒女子狀致項王負其暴戾一夜而盡坑其士卒雖項王投鼠忌虛名而甘奴隸者比比也又不獨章邯之背秦矣坑之也實由邯自坑之耳後之爲將者負君恩棄士卒倒戈

臧珍永曰邯亦能人遇項王而敗耳　鄒孝威曰每恨蒙恬狀蘇之死爲可惜流涕而言趙高儒

矣吾有取于左南蠻與晉陽之甲

漢高祖

漢高之所以得成帝業者其始在信之定計東嚮良之止羽不得西也雖成敗未定而興亡之機早已決于兩人之胸中矣然漢未嘗不藉羽以成功當入關時使非項羽河北之救漢亦未可知矣吾故曰漢得天下實楚有以資之也

陳其年曰看史精明故立言精確　鄒雪嵐曰史遷以秦之禁爲資賢者廓除難耳亦是此見

漢武帝

武帝之舉事甚雄知汲黯之賢又甚明至于求仙封禪則甚誕當其時吏民無日不苦從戎自大將軍下多有意外功名其後或戰沒或獄死或罪案或自殺或敗辱屈身其傷已甚此帝之明有以致之歟抑雄有以致之歟吾不知之矣

顧同東曰論漢武甚有含蓄　王山長曰前兵謂武言外見意

漢宣帝

史稱孝宣時爲中興非所謂中興也彼專事矯飾近於刻薄非人君體第渭橋受降成大漢之規模抑亦盛事耳

李映碧先生曰一抑一揚筆資婉媚　陳子滿曰飛揄不掩真史筆

漢元帝

帝侍孝宣時常以用儒生之言進及即位乃徵用儒生而貢薛韋匡鼂互爲宰相不能以經術用惜也班史譏帝優游不斷以爲孝宣之業不振若是則人主當以刑名爲尚乎以文藝爲衰乎嗟乎人主患不能用讀書人或用之不當耳誠用之當天下有不治者乎

魏惟度曰可爲讀書人解惑　姜西溟曰方知真讀書人具有經濟決非佔畢小生所能

漢齊武王縯

人稱光武中興復漢世之絕業莫有及者而不知實縯倡之也當始事時使非縯破家練士卒發奇謀定遠略則幷恐未必滅而豪傑亦未必景從也漢之得以中興者豈非縯先有以立其基也哉至其勁節罹禍又不獨光武所深痛矣

王望如曰吳之孫策光之姚襄齊之蕭豫皆爲弟敗家基者也續寶始之　顧同東曰高文老筆不似蔚宗專以排麗爲優

漢北地王諶

昭烈之抗衡三國延漢曆祚真人傑哉後主因循在位二十餘年賴孔明以存而不能繼先主大志迫艾會入寇途以國降惟諶能申明大義痛哭先廟甘死社稷此昭烈之有孫而無子也嗚呼昭烈有孫孔明有子同死社稷足稱千古快事至諸葛京之仕晉則又有不得已者時也勢也

王望如曰安集公入魏七年而卒使先主十年死讎起禍嘴佐之事滿可爲乃先教妻子而自殺乳臭無鵬義　李映碧先生曰數語快甚　施愚山曰不仕亦可王叔之不仕非歟

程錄卷曰大漢惠生北地王閻潤卿詩也此一證

紀信

信之誑楚代死奇節也漢之功臣當以信爲第一而高祖頌封未嘗褒錄馬遷班固不特立傳悲夫人何樂而爲忠臣乎

陳其年曰可爲太息
李映碧先生曰此題大有關係
王山長曰吉之慷慨
王紹李曰紀信子名通封襄平侯是高祖未嘗不褒錄他
馬班不特爲立傳則未免重功而輕節耳
陳子兆曰千古文人不知泯滅多少英雄高之淚下

孔賁二將軍

韓信圍羽垓下時左有孔將軍右有賁將軍及破羽論功絕不聞孔賁名豈漢忘二公之勳耶抑史官之敘事不能無遺耶

陳其年曰源微開闢獨具手眼
梁芷山先生曰詳人所略
李映碧先生曰讀史細心
潘稼堂曰感弔情深

韓信

韓信料天下事如在意中其一心於漢真純臣也彼王齊時使反漢以圖天下如指掌之易況良嗇諸人信視爲嬰兒而終不用前通言以成其節及漢王兩入壁而奪其軍彼豈不知禍機已發又豈不知免死狗烹之說乎亦知勢之所必至耳史曰淮陰侯謀反誅豈不寃哉此乃蕭何紿之呂后誣之以死信耳吾不惜信之死而惜漢之不知信之純也

王堂如曰漢高奪齊徙雲夢信不悔奪楚徙咸陽信不悔真純臣哉蓋與噲等伍皆同陳豨反耶爲淮陰辨寃確甚

李映碧先生曰王弇州之言不及此之確當奇特

韓信客 失名

淮陰侯被誅時有客匿其三歲之子託孤於蕭相國何何轉密託南粵趙佗佗素善信者養爲子易姓韋用韓半字存韓之意也嗟乎蕭何趙佗皆知名惜客不傳其姓字

頡同東曰無論真僞要之爲淮陰惜痛耳
吳蘭三曰姓名之傳不傳所謂有幸有不幸耳
羅睿峰曰淮陰不應無後且言其族世豢于海塲閱有鄭氏所讀之書尉佗所賜之詔物之歸畢是亦可以信矣
客何人斯諒亦不肯傳其姓名者

周勃王陵

人臣之定難持危毋論事之成敗貴先有氣度以鎮之當呂后之欲王諸呂訊諸大臣獨王陵堅持不可此所謂遏亂於方萌者哉而勃等阿順以爲自有遺略與其亂至而決策曷若止亂於未發之先勃雖入北軍以安漢室未免非邀俾成功也若陵者真足有大臣之風概矣

潘稼堂曰附王優劣從此而
陳其年曰英雄論事只爭先後著者正恐後著不成便爲
盧虎所以定爲陵

陳平

平事高祖以詭計進及王諸呂時違刑馬之盟詭行圖安殊無特節之氣幸祿產庸祿可收得以成功假諸呂有鳥驚者平其不爲諸呂用幾希矣平其小人哉

李映碧先生曰于珑論陳多士氣節吾以覘其所自樹爲不苟矣

顧同東曰成則爲曲逆敗則爲姜伯約後著難先著易北都諸忠臣除表表者外豈無隱忍以圖者哉不成則兩失矣嗚呼

劉章

章方年少入宿衛爲侯憤劉氏漸弱因侍酒賦歌以見志且以酒令誅呂氏一官籍以戢其威而朝中有心者共倚之遂得合誅諸呂夫劉氏之諸侯王甚衆顧獨以章存漢者何也即漢之功臣老成盈朝乃亦獨以章安劉者抑又何也然則周勃雖老大臣顧不如一年少哉

施愚山曰論勵處獨具隻眼
宋既庭曰章真人傑也

周昌

自古立孤以公孫弘曰程嬰爲難如昌受趙王之託於高祖而不能圖存趙王之身致遭呂后之毒其亦涉于不義矣猶能謝病不朝而死要亦不失爲義人哉

張岱山先生曰呂氏之悖豈昌受之二俱誤矣

御雪嵐曰文華頭項

田千秋

千秋之訟衛太子寃也武帝感悟拜爲鴻臚遂族江充嗟乎千秋之訟善矣不訟則武帝之怒不息余獨憾其不蚤耳向使千秋力爭之於先則湖上之變可免而父子之恩亦全矣奈何言之於太子已斃之後也言雖忠而事已無及惜哉

陳共年曰議論侃侃言之鑿鑿魏惟度曰輪臺之詔思子之宮俱是悔心之萌而事皆無及言念及此發人深慨

姜西溟曰逆鱗之聲烈燄之始一犯即死非後之也早則無益

陳湯

甚矣夫孝元之闇也夫湯矯制發兵其罪大矣而反侯之豈非闇哉不然湯之欺君有大於此者亦將不正其罪而賞之乎嗟夫此元之所以不宣若也

李映碧先生曰尺幅中有無限波瀾陳其年曰功成則侯兵敗則死法也遼左之事安得陳湯而用之

汲黯

余讀汲黯本傳因想見其丰采碌碌如弘等何堪與比也黯素强直而武帝敬信之吾因以知武之爲賢君焉觀帝聞黯與李息言遂抵息罪益知帝之重黯甚矣黯以正直爲帝所重敦謂武帝無知人之明

王堂如曰武帝知敬黯而終不能用黯益知直道之難容也

公孫弘

公孫弘藉身儒行實奸徒也幸生盛世得逢其主故得滅其爲奸其必殺郭解力讓汲黯徙董仲舒案主父偃等事實隱爲大奸大慝而特假廉借公以飾之耳弘安得名正類哉

宋既庭曰曲學阿世與聞布被之議而直任詐名信是大奸大慝

鄧孝威曰論古人不得不刻論此益知弘罪難逃

臧珍示曰曲學阿世四字盡之矣

衛青

昔李廣從青擊匈奴失道青責廣對簿此大將軍持法之理也廣因自剄史故譏青且言敢懷報父仇爲貴人所死雖然青固怙勢於對簿一事即近於刻然亦朝廷大法未可盡非也此皆廣之數窮而史氏之自解者有在耳

姜西溟曰出脫青處亦是責備

劇孟

安陵富人謂劇孟爲博徒止袁盎弗與通觀亞夫以吳楚未得劇孟爲喜則孟已名重當時矣富人之見真爲可鄙

彭興公曰富人烏足與論天下士哉

魏惟度白可稱賈誼知己

賈誼

賈誼議論文章皆救時矯弊之言其立意甚忠厚未可以處分諸侯遂謂其用刑名爲申韓之學謬矣

袁盎

盎以高世之行三說帝真佞人之言又以聖主責愚相之言說丞相申屠嘉嘉再拜受之嘉可謂有大臣之風盎則真爲佞人矣然引議慷慨時或有之盎用以濟其詐非實有仁心者

宋既庭曰盎亦當心折

晁錯

鼂錯之言兵事益用兵之材可以爲將者也使當武帝時錯之功名未可量矣惜爲益譜死嗟哉

王山長曰錯得此論可以吐氣

李廣

李廣戰將非大將必持重有體如敕亭尉量亦淺矣文帝雖知李廣而死時託景者則亞夫也

陳子鶴曰讀史論人真得輔微之處

叔孫通

叔孫通之仕漢也以制儀禮曉典章爲漢所重而當時諸生稱通爲聖人吾甚鄙之按通曾仕十主以諂佞取富貴此名教中之所不容者漢不罪之擴之而反尊之寵之者何也其何以勵天下後世之風節也吾故曰叔孫通終諂媚一小人耳

顧同東曰論自奇偉見于班獨重風節

張湯

人謂楊雄宜有後而無後張湯宜無後而有後者此悖道之說也蓋以湯冒酷吏之名而故爲已甚之詞但湯之後七葉貴顯昔人又謂其于安世保輔漢室有功故子孫盛焉吾謂其不然使湯而果酷也則安世宜無名位何有於七世使湯而非酷也漢書何著爲酷吏之首當武帝時立法甚苛湯奉法惟謹人遂以爲刻吏遷誤定爲酷不亦謬歟況湯居官甚廉死之日家貲不滿百金且生平能于故人于弟調護尤厚而其汲引後進功在百世七世之盛詎非湯盛德之所貽邪于安世何有焉古今人耳食其酷吏之名致湯罹千載之寃嗟乎湯可謂清且仁矣安得爲無後之語若楊雄叛臣之流而反爲有後之說此真不足較論者雄與湯又安可同日語

哉

陳子鶴曰論讚痛杜駁人之所未發

蘇武

武之節固足爲難不難于辭衛律之誘降而難于與李陵飲酒話舊而不移更難于十九年之苦操忍恥也如謝朏始持節而終仕者不亦信武之節誠難矣哉

陳其年曰千古史家定案

方士少翁

世有喜談烹煉者借內丹爲名而實餌于金也況仙佛亦無益于世世往往因仙佛而喪身者誠可哀也觀少翁以弗書飯牛欺武帝一事可爲世人之明鏡

倪閣公曰世人往往如此卻被于班道破

明妃

明妃之出匈奴古今多爲抱腕當時竟以死寄余謂使明妃出而匈奴服則壽有功于漢矣向使明妃仗節而不能持節而徒以色相惜者壽之死也不亦寃乎後之人歌之歎之何爲也彼夏姬獨無色乎此古今人之大感耳雖然明妃亦幸得一出使不出匈奴則固漢庭一宮人殆湮沒而不傳矣

李映碧先生曰讀西京雜記如爲昭君而作延壽本傳未嘗指延壽圖昭君獨詠何也

潘稼堂曰較代毛延壽自解文更有關係宋既庭曰翻案得妙

丙吉

丙吉不問民命而問牛喘後人譏之不知吉之意固有在也彼承嚴刻之後若有寬以示人者而其意未嘗不親細事況當宣帝既立絕口不言護皇孫之功此吉一生大節未可以一語短其生乎也

陳其年曰著賦在大處

司馬遷

太史公作史記一書始五帝而終自敘奇哉不幸因李陵而遭宮刑之屈辱矣然非辱無以成史記之奇

李玦君先生曰予亦有此論實獲我心

郎雪嵐曰非膽志義具見處論

楊惲

惲爲遷甥宜其文詞之高妙有似舅處其報孫會宗書僅讓遷爾魏晉無及之者宣帝即以此殺惲則蘇子之不死者真倖也然自作文字何與朝廷事以此誅人人不勝誅矣

彭興公曰是宣帝之深刻

谷永

永陰託王鳳其上疏詞名對方正實用巧佞如申伯大臣數語是也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擅塞大異皆譬感欺天永之欺天尚可言乎漢稱張禹孔光谷永輩爲經術可謂經術之羞矣

李子鶴曰詞氣嚴正

王嘉

王嘉持正封還封董賢詔書哀帝下詔獄議罪至死諸公卿無一人直諫皆附和以成其罪孔光輩不足道何武于此亦未能明嘉之無罪武愧嘉多矣氣節至西漢末時已盡新莽惡得不成篡逆哉

王山長曰非精心史學不能論及此

翟義劉崇趙朋霍鴻

平帝少英明爲莽所忌鴆酒之進漢鼎移矣使非翟義正名以討漢幾無人矣而義之成敗不必論即討賊一念已爲大

漢爭光如劉崇先聲討逆之師是又漢同姓之一人矣漢光中興俱未聞大爲褒錫者何也雖然義之名固已千古矣若趙朋霍鴻輩起兵應義詎非草莽英雄哉

李玦君先生曰予亦有此論實獲我心

郎雪嵐曰非膽志義具見處論

楊雄

雄以文章體麗稱其受漢之知遇亦云厚矣顧遭莽篡時既不能仗義討賊又不能殺身報漢且反面臣仇真名教罪人也乃古今以其文章稱之嗟夫賊子之能文者多矣古今豈少文哉而必觀此類之文乎若雄者適足爲文章之污辱耳

吳華望曰朱欠菴陳伯璣皆特原雄此爲正論

李子鶴曰與薛大夫楊惲李同一千城名教之心

方泗益曰顧太初先生有評史一書云仕莽者非子雲此雖奇談名不可不知也

姜西溟曰一書重于九鼎從此小人可關筆矣予班真有活錄

劉歆甄豐

歆豐之以符命獻莽自爲得計亦自不知爲千載之亂賊矣而其爲莽所內收者即以此乃兩人之子又復以此獻媚遂爾族滅嗟乎兩人之盡心於莽也意莽之寵任已當無疑而即以滅族報此天之巧於處亂賊不於漢而於莽耳使遷之以受光武之誅猶未爲不得計於莽矣後世之爲歆豐者代不乏人而後世之如莽報歆豐者更又甚焉而不畏不思者何也如隋楊玄感與唐李敬業之報抑更異矣要皆天之巧於報亂賊爾

陳其年曰莽與朱溫同一快事讀史至此更進一莽魯峰曰每論到報施不爽處真可以警人

鄧禹

禹年少杖策從王爲中興之佐奇士也顧平時笑人寂寂迨能建立功名於此人生世上若第平平無奇何異腐草

宋既庭曰盛爲關權玉折不作論艾數策自是英雄本色

評華歲曰評袁廿四其年不可及也天授豈人力可幾

朱雲

漢之移於王莽也由於張禹之一言使禹能因災異之書潛啟成帝則王氏之權不幾削乎故朱雲之請尚方劒以斬佞臣頭者誠足稱忠諒之臣也惜成帝未悟其言耳

王山長曰是朱雲知己

馮異

光武與異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又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滍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牟之恩讀之令人想見西京之盛而益傷後世君臣之薄也

李映碧先生曰寄慨深遠一語勝住有拔山扛鼎之力

高獲牛牢戴子高

高獲之與嚴光高尚不事同一節也又俱爲光武之故人同載漢書人知光而不知獲豈以獲列方術忽之乎而名姓之隱顯若此若夫牛牢戴子高亦皆光武故人俱不仕併姓名佚之矣人固有幸不幸也

張芑山先生曰此等與前孔賁二將軍同義例

嚴光

士君子欣逢盛世遘遇明君不易得也或傷時自屈或抱才抑鬱或懷忠而不見信且有遭亂離而隱逸下志以死者此皆不得已而爲之也如嚴光之遇光武誠千載一時而光故矯情高尚足加帝腹似近於不臣者也豈光武之君不足事耶抑中興之時不足以有爲耶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猶周游列國思得一君以行其道使遇光武未嘗不以爲明良之盛若嚴光者可爲聖人之徒乎哉

張菊人曰披羊裘而坐釣昔人已有遺譏然則何以處之

吳漢耿弇

光武烟起南陽克纘舊服誠戡亂之主也而吳漢以書掾之佐耿弇以郡將之子景附中興封侯持節建武終始何其盛也漢之千若孫寂寂無聞是又有不可知者雖然君臣相得光昭後世抑亦古今之盛事令人繫無已之思焉

王吳廬先生曰張幽閑敬大有深心

竇融隗囂

天下順逆向背之理不可不知得則爲名利所歸而失則爲囚虜之恥矣何也如隗囂竇融皆從光武融知時勢而受眾世之封囂不察理數而謀叛身死以絕宗祀爲天下笑者豈非順逆向背之殊也歟

伏滌柱曰可與班固王命論參讀

王丹

丹居亂世而能督耕治富自矜風節不招忌於人者何也況并連徵不至終成隱德後復得仕於明時且篤交誼以致盛名由其能好施惠故耳嗚呼亂而躬耕治而應聘丹其爲全人也哉

彭方洲曰行藏兩得之矣

鄭玄

鄭康成之明經學表節操皆從游而成也周秦幽井究豫之郊奔走十餘年過大儒而進之訪名賢而揖之孜孜學道亦甚勞矣後之游者非以親故游則以衣食游志念卑污學以游而廢也有如康成之以經學節操爲念者乎

盛珍示曰予班今日之鄭玄也

汪山長曰太史公周流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瑰瑋多奇

氣子班素好遠游此文所以多奇氣也
顏同東曰游道卑污將絕矣得此名言令人警省

趙孝

孔子曰養其身以有待愛其身以有爲也趙孝則不然當孝之弟爲餓賊所獲孝詣賊就烹以贖弟雖孝友之誼所發然亦不思甚矣弟幸而未死使弟若死而身不能贖不亦自蹈陷阱乎於聖人所爲養身愛身之道何

魏惟度曰肥瘦之說慘動神人
郝雪嵐曰非故聚孝也正欲爲天下凡爲憑恃憑孝者加一鍼砭耳
宋既庭曰意所不及則有鬼神至誠可動也此其所以得全也

周燮

燮之守先人草廬勤渠東崗高致也然卻郡縣之禮謝宗族之歡富貴不爲之移志有人所難爲者獨其生而醜陋毋欲兼之父不聽曰古聖賢多異貌與我宗者此兒也所謂知子莫若父信哉

鄧孝威曰非燮父無由知燮之奇非此論無由知燮父之奇

黃憲

叔度爲一時師表賢士大夫羣然敬服顧生平少所論著何也夫士君子之表見於時也豈徒以其言哉貴有其氣節耳古云太上立德叔度近之矣

仇滄柱曰東漢處士俱以氣節致成黨禍所以叔度如鸞鶴之鵠
盛珍示曰漢魏別解與祕書九種所載漢魏文頗多而叔度論著僅一卷宜子班猶存乎見少也

徐穉

桓帝訊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曰閎生長公族閨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雕至於穉發自江南卑賤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然則以貧賤而崛起聲名者名之真也若等不無所藉而成耳名之真僞可以辨矣第穉之家貧自耕非力不食與周燮同志何一時多此廉節

彭興公曰讀此可以辨名士之真僞

班固

班固承家聲負重望而行業尤篤其所著漢書本於遷而氣魄不及顧其典核過之而詳整更甚兩公之書並爲千古日月矣遷本家學而固之家學則尤著且有弟姊之助一門淵源文章事業百世而後以節義文章相謂頡頏者誰耶獨惜其爲竇氏之客耳

鄧孝威曰今日子班家學品行可以媲美班氏矣
王望如曰子班家學不媿班氏而節義過之

崔駰崔瑗崔寔

駰之才學名德不在固下昔肅宗語竇憲曰公好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則駰之爲王公所欽重者如此其子瑗早孤能好學成名不墜父業孫寔復幼孤以孝友篤學著名猗歟休哉崔氏何多賢也世謂孤兒或難成而以孤兒好學自成如崔氏者豈在賢父兄乎抑不盡在賢父兄乎

潘稼堂曰知子班之所以自勗
李映碧先生曰寄況遙深
冒辟疆先生曰子班自寫
陳子鵬曰余令博陵修邑志知崔氏多賢已力爲表揚余亦孤兒碌碌無所樹立讀子班之論爲之泣下

崔琦

琦爲駰族人亦以賢稱梁冀求與友而琦不能遠不能遠而復進藥石之言致爲冀殺甚矣夫不明於保身慎交之道也然其詞賦正直嚴厲惜哉投之不以其人如冀草矣視後世之摛藻持故以傾人者復怨者獻媚者甚至以爲奇貨可居者抑又險於冀矣

李映碧先生曰此篇文不滿百字而識解筆力具備論贊之勝

王充

余觀極好學人乃極聰明人苟非聰明固學烏容已乎然爲學貴有本無本者不立如充受學於班彪閉戶閒練卒成論衡一書後漸邕雖負才智原本充書以成名而充原本彪以著書上承師說下引來學充誠深心學問人也雖然亦在人自爲之耳

宋庠曰非好學人不能道非好學有得人不能道

王密

昔王密以金酬楊震而震卻之此固密圖以酬知己耳如後世之立門戶賣綠取媚於權奸之醜態者未可與密同日語也

宮半邨曰聽論王密實具慨時深心

姜西溟曰震之辭密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四知之外無一知者今之上官受賕狼藉而出首于錄兩之金旋以清廉晉秩矣其罪直百倍于贓吏此風不止世道日惡

文爲酬金者出脫可見此拿之罪重也

牢脩

後漢之敗也實成於牢脩一人何也脩之誣告李膺也爲報張善成之私怨耳而清流大禍遂釀於此漢祚不振閹豎專恣士類罹禍國之根本搖矣即欲不亡不可得嗚呼若脩者豈獨爲黨錮之罪魁而已哉

姜西溟曰脩爲千古罪人雖逃吳子之筆誅

孔僖

僖與崔駰論孝武時美惡固亦留心政事者而房生告之真可鄙矣然僖之論訓謗二字侃侃正誼可爲千載確論

仇滄柱曰所論明主難以情求可以理格

桓榮

榮爲少傅乃大會諸生盛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業稽古

之力也可不勉哉此雖鄙夫之見或亦有感世人不以讀書爲事而故爲是言耳然往往有稽古而不獲效者其如之何

吳汝紀曰實實勉人稽古勿鄙之

李善

善蒼頭也能存李續且歷官有聲異哉君子曰不背義不辜恩而能成其身者善其近之矣

魏惟度曰今日居士大夫之列而背義辜恩者比比矣不有媿于叙隸哉

胡廣

嗟哉廣其真小人也歟小人以畏死偷生爲計廣以不救李杜得生是生不如死也爲黨錮諸君子之罪人廣其何辭

戴元禾曰生不如死誅盡千古小人之心

欒巴

異哉闇人中其亦有君子也如巴之爲黃門令也覽經史親

賢哲不交接中常侍且以脩良著聲敢諫稱名而猶能救陳寶以死視世之厠名士大夫日偃僂於權奸之側者其又巴之罪人也

牛崗先生曰千古傾佩

呂强

昔强對靈帝曰黨禍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爲患滋大帝因赦至其詆中官救黨錮則錚錚然丈夫也其視岑晊張儉兩賢之逃似有霄壤之隔

陳其年曰呂强解黨禁張承業興後唐張而三

滿豫堂曰王承恩死煤山而四矣

彭方洲曰黨錮正氣至儉逃而一衰善哉言乎

朱暉

張堪初見暉即敬信之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時堪貴顯暉以後生未敢對後亦不復見及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躬往省

視且厚振之暉又與陳揖爲友揖早卒暉常撫其遺腹子後薦於南陽太守桓虞爲吏揖之子得以成立夫念死友於身后至終身不遺餘力者此其氣誼有幾人哉嗟乎今人處骨肉閒尚復殘刻不悛又安望其周旋友道耶其不下石者幾希矣若堪者可謂知人而暉豈非千古交情之獨隆者乎

陳其年曰讀此可爲泣下
王山長曰既歸歸以劍鳴亦蘇蘇而深下

張玄

余觀古之高尚者必有經濟才若徒藉口世亂不仕而無實效不幾同於處士盜虛聲乎如張玄被禍帶索要說張溫等語真有救世之策使溫能行之中常侍輩又安能遺禍使漢至不可救耶吾故曰玄非徒有曠節隱節實抱人家國之深憂者也

鄧孝威曰子班評品高士自是千古定論然愚謂以不材終其天年不猶愈于被文繡而入郊廟者乎

臧珍示曰如此論高尚天下得幾人願卑之無甚高論也
吳題望曰自命不凡

劉平

天下莫過於盜賊而其所殺者非最惡則庸鄙之流何也觀劉平朱暉之遇賊雖事有不同皆以氣節得免即盜賊且慕人之梗概也亦視其爲盜賊者何如耳加世俗小人之仇害正類其惡不更甚于盜賊乎

李子鵬曰世上如今半是君輩此盜竟是風流可見
梅景羲曰小人仇害正類其羅織鉤連之心至不忍言不如綠林之客尚以名義選人也讀此爲之三歎

李固杜喬

古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何言之深而痛之切也如李杜之在漢也主氣節正風教倡義理而立行業君子哉其有裨於國也遠矣天運將塞毒禍紛起邪惡高張正人顛沛而李杜首蒙鉤黨之害清流幾一網盡矣

帝廷因以漸落災變因之墜興噫善人之繫人家國不亦大哉

仇滄柱曰以纖筆抒論千古慷慨而吉儘若風霜在目

郭泰陳寔

論者謂東漢之亡成於黨錮以其氣節過激也吾甚非之使無黨錮諸公以名節相尚則漢不幾早亡於豎勢戚孽之手乎其所以延漢而不至速亡者實李范諸人若郭林宗藉黨以成名邀幸以免禍猶以爲名節之首賢於李范者吾不知之矣至陳寔之獨弔張讓迹近於依違而其心有可原者在也

臧珍示曰李范諸公胡可非邪論者亦深惜漢有諸公而無救于亡耳

李映碧先生曰張岱山獨爲林宗辨見此留答陸亥圖書
仇滄柱曰與歐陽朋黨論爭光日月

李氏文姬

文姬李固女也痛父忠直豫匿弱弟可謂見之早矣繼而託孤王成可稱知人成亦感其義即保其孤則李氏之得以血食者王成之功成因以不忘其師然非以文姬而孤何得全故存李燮者王成也成王成而幷成李燮以全李氏之宗祀得以復其仇以彰父之忠烈者文姬也文姬其女中之賢哲也哉至其諄諄戒弟數語則可作凡爲孤兒者之身箴

湄稼堂曰歸功文姬所見甚超
豫其年曰文姬之戒弟數語不可及也

馬融黃瓊

融以氣節自許學術自高即當時亦號爲通經之儒也其受梁冀之屬誣李固之奏至陷以死地者此罪匪之所不爲而融爲之融其東漢之首惡也歟其所爲氣誼學術者安在若黃瓊素與固稱密交亦坐視不救深可歎矣

景義

殺閻孝儒買道子顧師之及黨禍作顧偶脫名殺慨然自表免歸可謂真乘節不負師友者也豈獨皇甫規恥不與黨人哉

姜西溟曰慨氣節人能表真氣節

蔡邕

邕負逸世之才明忠孝之節中遭閹宦之難後罹董卓之辜雖以才節見遇而亦以不慎才節致爲王允所死是才節動人之忌也天下以才節而不得其死者亦甚衆吾願天下之有才者不可不善藏有節者不可不善隱雖然草木之朽金石之傾固自有別矣

王望如曰報卓哭尚爾況受他人恩才人知己之感生死不易

李映碧先生曰愚嘗屬屬霜之言末三節尤鍾鍾鄧孝威曰善藏隱二節滿爲書紳永佩

徐淑

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其與夫秦嘉詩札皆莊麗成章及夫死哀慟幾不欲生毀形守志益才德節操兼備矣列女傳不書其名何哉

姜西溟曰徐淑不載列女馮嫽無人歌詠滅足惋歎雖然垂百世後之才節兼備泯泯無聞者可勝道哉又豈獨女子爲然哉

王紹李曰人止知嘉淑文章耳不知其節烈如此小山真能搏拭古人者

馮夫人嫽

明妃文姬皆失節傷化之婦古今詩文往往歌詠之吾不知何所取義如馮嫽漢宮人也持節和戎全節而歸有奇男子風度而竟少表見於詩文豈馮夫人之不若明妃文姬也歟

方泗盖曰每表節概足見關幽之意

管寧王烈

漢季避地遼東者惟幼安以隱節著曹丕辟之就而不仕其謝辟疏則猶稱臣稱陛下也同時王彥方烈亦避地遼東丕屢徵不至竟卒焉其可稱終身於漢者乎或曰幼安賢則賢矣然以彥方視之相間爲何如也

顧同東曰視近時隨士何啻天淵

董承耿紀

漢末董承耿紀俱破家殉國稟稟名教之千城也史書之曰逆何以激揚天下萬世之人又何以慰忠魂於九泉之下其可歎又不獨此也如晉之諸葛毋邱儉之劉康袁粲周之王謙尉迥皆忠烈彰著而諸史亦皆著爲逆使忠臣義士含冤千載能不痛哉後世史家多如此類拘忌形跡蒙昧大義詎非南董之罪人哉

宋既庭曰大義凜凜真史筆也

范式

讀巨卿本傳至元伯夢中數語及巨卿即元伯之喪數語悽惻篤厚之誼哀入肝脾淚潸潸下矣今人低回而不能已友生之情若此千古莫匹視今之故交矛盾者又深人長太息也

王山長曰今之反脣相詆者即平時所謂性命之友也吾儕以此文藥之

薛宣

薛宣爲守時薛恭令頻陽大縣職不辦而尹賞有吏治材令栗小縣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不數月而兩縣大治宣可謂能用人亦可以爲法惜爲相六年無足紀也

晉葛武侯

孔明之忠智後世無兩出師二表有天地不磨之志節亙日

月而長存矣而陳壽譏其將略未嫻何也余亦有疑焉當其出祁山專任馬謖爲前軍致有街亭之敗故不得申其志況昭烈臨終屬謖不可大用而孔明不悟猶引爲參軍亦未免一時之誤耳然陳壽之議盡出於私怨其撰三國志略蜀而詳吳魏帝魏而賊蜀漢壽之罪案又烏容逃耶

工山長曰用謖非過
陳其年曰機史之祖始于陳壽
仇滄柱曰千古大義得紫陽而定案

蒲元廖立

木牛流馬之法迄今美爲武侯之制而不知爲元等所刱也按元牒與武侯曰元等作一木牛連仰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云云則法爲元立輩所制無疑矣而屬之武侯者由武侯能用之故幷其名歸之耳亦所謂衆美集於高明也

姚大康曰此正武侯之所以集思廣益也

張飛

飛勇冠三國諸將人盡知之然守涪陵時存有刁斗文甚古字跡甚工孰謂飛獨以勇稱哉

陳子萬曰才是關微

姜維

姜維之指顧一時偉矣哉氣銳志大而時不與議者謂其窮兵黷武自取衰敗則天下事固一息委可乎然事未成而才略足嘉矣

陳其年曰可爲伯約吐氣子班不以成敗論人故所言極快

王望如曰武侯不云乎一州之地不可與賊持久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子班可謂伯約知己

李子鶚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坐而待禽者正不解此語

孫權

當羽之擊樊城虜魏將威震華夏誠威事也惜權聽命於操用計於蒙遂敗羽軍漢室因以不振權真非人類矣既不能助羽滅操而反爲操殺羽則權亦漢賊也哉

彭興公曰權傀儡
王山長曰朱紫陽有言昭烈君臣方少有置立孫權便與仇倒權真漢賊

曹操

操之子非丕不能殺操之孫非懿不能盡此兩人者皆操當日傾心而樹之敵也操惟知漢之子孫盡於己之手孰知己之子孫即盡於己之手哉

陳其年曰我爲盡一斗
潘稼堂曰以數語斷操足爲千古快論
陳子鶚曰曹瞞聞之能不潸然淚下而生悔心乎

呂布

當布受縛於下邳而求援於先主曹瞞意欲存之而先主即以丁董之事激以使殺豈先主無憐才之意乎實恐布爲操所用而故翦其羽不也此雖先主陰用之術而其勝人者亦在此此操與布所以落先主之掌中矣

方泗盖曰是妙理確論昭烈應首肯地下矣

周瑜

夫君臣之義位無大小未可揣貳恩有厚薄惟以忠貞不得以恩位之別因以責報施也觀曹操聞瑜才使將幹往說之瑜示以倉庫軍資器仗服飾珍玩之物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當時以此多之余謂瑜言不知君臣之大義者也何也幸而孫權重託於瑜瑜得以折幹說使權而不重託於瑜瑜未受權之知則瑜不待幹說而蚤爲人所移矣是所謂責報施於君臣之閒懷二心以事君者瑜豈高士也

哉

李映碧先生曰機力高人一籌
汪昊墟先生曰宜榜湖堂爲人臣誡論

劉公幹王仲宣

曹瞞之篡逆史載荀彧佐其謀而不知公幹仲宣之陰戴者更甚于彧兩人之詩一曰元后一曰聖君皆尊操之詞也佐逆之罪烏容逃

潘稼堂曰誅奸討逆全在鋒鋩

禰衡

士之出處當審於成敗利鈍之先複度其彼此之勢未可逞一己之才氣而卒之徒爲天下所扼腕也如衡之辱曹瞞詈黃祖氣概雖足以蓋天下然終無濟於世既知操輩不足與言即當匿其才以待賢主何以區區舌鋒餌殺身之禍耶況操亦徵武侯矣武侯不樂出操謝而遣之后世桓溫亦請王

猛矣猛終不與並世溫亦不強斯爲兩全假使武侯與景略不明於彼此之勢而輕身一出操與溫終能容哉余故曰衡才氣有餘而智不足之過也若田豐之見殺於袁紹魯徽之喪身於趙染是又智有餘而才氣不足者也

陳其年曰才士何不自愛

鄧艾

漢之絕也不絕於曹魏之手而絕於艾何也曹魏雖幷吞猶存一息而艾則甚於曹魏之罪幷甚於幷之篡矣莽篡後猶中興艾滅後漢其死矣夫以漢四百年之血食稍存一綫於西蜀而艾必鑿山開道破成都縛後主移其宗廟罪已極矣人謂其父子之死也冤吾謂其父子之得重誅也快

李映碧先生曰予亦有此論與余同心
宋既庭曰鐵案
仇滄柱曰子班見地高故有此奇論

孟達

達之死也不亦宜哉當羽圍樊城達不受命致羽軍沒荊州失漢不得恢復皆達之罪也武侯之不援新城以致達死有意哉

彭興公曰武侯此意人罕知之

仲長統

觀仲長統之倜儻敢直不矜小節豪士也蓋其論說亦多感憤語何又委身於操哉抑或時有不得已而然乎嗟夫世無全美人古今同歎矣

吳摩望曰誠此則知立身不可不慎

許攸

袁紹軍黎陽時攸勸紹襲許誠爲上策而紹不用始不納田豐之計繼不從許攸之謀奴也奚足與計而反驅攸一智士

子敵紹安得不敗乃攸之背主驕功又爲操所殺不亦宜乎

鄧孝威曰可爲反覆不忠者戒

魯肅陸遜

肅以借先主荊州爲短遜以襲羽荊州爲長而不知強吳者肅弱吳者遜也何也使遜不襲羽羽必不敗中原之事或有可圖矣吳之稱藩於魏魏因吳蜀之隙得以養其銳遂以取蜀滅吳皆遜有以致之也肅之以地資人原以備魏避安知肅之深計也哉

潘稼堂曰通盤打算方是老手
姚大康曰老謀深計洞達機要
冒辟疆先生曰創論

司馬懿

懿之包藏禍心竊窺神器一出於奸忍而即施之於奸忍之操然其子孫往往陰禍釀起所謂以暴易暴可不畏哉

吳摩望曰死諸鬻走生仲達其智勇不足稱鍾元陵以操尚有分奸結則一心神器可期定鑒以懿視操奸則奸矣而不可稱雄

羨丙寘曰余二十時嘗和西涯樂府哀晉東曰曾裒其主晉墟其社天之報曹假手於馬操分五部晉爲禍胎天之報晉假手于曹覬與子班之號相近

吳質

質在魏其立品著文非獨高自標置實有諷諭之微言然質之文詞亦過陳徐應劉不獨以材品自負也

張納人曰質之才品得此更足千古

楊德祖李重

德祖李重不在七子之列然丕兄弟論文必稱二子蓋二子不獨文詞之美良亦評騭之精耳

陳大匡曰此亦不獨文詞之美亦評騭之精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第二 癸卯

貴池吳孟堅

晉司馬炎

炎初竊位時尚能節儉自厲及平吳後即宴荒自佚何始勤終怠也哉語云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昔賢之言非無謂也雖然秦漢晚政俱以怠荒亡又何況司馬家兒乎

仇滄柱曰此論亦大有關係

文立

立本蜀人後爲晉武臣其請錄孔明費禕蔣琬輩后人一事不忘故土舊家誠篤厚君子也立少時何必受諸公之惠而能念念若此哉以今視昔良可浩歎

宋既庭曰今之自號爲古道君子者見此能不汗出

王裒

王偉元之痛父古今哀其孝至其立身行業無時無事而未嘗不涕淚者心誠痛矣嗟乎偉元豈獨孝也哉蓋辟不就而終身隱泣不敢言仇者勢莫可也時莫可也觀其無可如何之心又可見偉元之忠矣

陳其年曰忠孝原非兩事此論甚正孔五若曰拈出偉元忠孝有深意存焉

張華

茂先博雅君子也於事故常具先識其不能免禍者未免貪位之故耳惜哉

吳雁望曰古今負高才絕學爲貪取禍者不獨一茂先也

阮籍

籍始不應蔣儉之辟繼不得已而就吏復病歸卓哉高士之風歟其所作箋記猶陶詩之於顏謝也蓋不以藻麗爲能而逸氣清詞自足冠冕一代

王濬

濬杜預羊祜皆一時之選濬之才略實出二人之上而功名不及二人者何也祜之讓功預之推善皆足以成其名濬則自伐其功而人忌之耳

仇滄柱曰風流名士如見于紙上

姜西溟曰嗣宗爲晉作九錫文亦是平生一大節

王淩諸葛誕毋丘儉

吾讀晉史而深有痛於王淩諸人也何也當王淩諸人之事魏執不知其爲忠而晉史書爲叛臣史固可信乎是猶齊史之書袁粲沈攸之劉秉爲賊黨豈不令忠魂抱屈千載乎嗟夫古今作史如此類者不可勝舉良可慨也

毛會侯曰發潛德之幽光

王猛

苻堅能專任王猛特見也當猛披褐時使桓溫能用之晉或後開疆以恢中原事未可知耳猛知晉之必不能用即用之恐亦未能盡其才故不得已而仕秦以指顧中原真英雄也獨臨終不可犯晉一語千載下可以諒其心矣嗚呼景略之致身苻堅豈其本願哉若姚許一流則又景略之罪人矣

李映碧先生曰一語深知猛心景略始終知己知六康曰苻堅于猛有特達之知猛爲知己用耳明眼人處處覷破

朱序

謝安謝玄淝水之捷論者美其功余謂謝公亦倖成耳使非朱序之夜奔密授以計俾秦兵稍卻渡河而戰及揚言秦兵敗矣之先聲安玄輩烏能以八千之師摧百萬之衆哉且序因以歸晉則序之功當居首矣史氏不爲特表焉余故嘉其行而許其志

王吳儂先生曰讀史高人數眉

潘稼堂曰桓沖以舸艦三千入援安石柳之余深以爲誠

王衍

衍爲宰輔後遭石勒之害豈不宜哉身爲大臣不能匡時濟國徒清談自詡鼓弄舌端則晉室之敗壞實此輩有以致之也

王昊廬先生曰是以鞠衣甫報父仇有奇男子之行視

趙娥

趙娥以一孤弱無援幼女能挺身報父仇有奇男子之行視世之忘大仇而不報者奚啻犬豕

鮑人吉曰若趙娥者瑤池星宿豈女流哉

石崇

季倫以不與綠珠爲孫秀所殺臨死曰奴輩利吾財耳時人哀之而季倫亦失言矣吾謂季倫亦幸以富致死遺名後世耳使寂寂保守死兒女子手中其與腐草何異哉

張芭山先生曰崇以愛珠見殺珠亦以墜樓殉崇視程松以納妻求知師旦以獻妻入關者何啻霄壤魂猶時有惟貞夫慚樓即以怙位者是又松旦一派耳

節孝戚曰見高語決

張軌李暠

余觀五胡之蹂躪也是時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魏晉以

弒奪相乘其受禍夫孰曰不宜及觀十六國之互相僭逆獨涼國張軌西涼李暠猶稱晉朔是亦自別於胡種也君子讀史至此寧不爲之長太息卯夫亦重可悲矣

李映碧先生曰可作五代史綱領

宋既庭曰留心大義不獨看史精深

卞壼

晉明帝時諸大臣皆溺江左靡習惟壼質直自樹仗節不撓青溪之難力疾戰死兩子痛父之沒同時被害忠臣孝子萃於一門奇哉

潘豫堂曰表章忠孝作者胸懷如觀

陶侃

侃都督八州諸軍任亦重矣覩蘇峻之亂而不赴坐視危亡強據上流此其心可問哉後爲溫嶠再三激厲勉強赴難是猶爲妻子之私非真爲國也若侃者其亦趙盾之流亞歟

陳其年曰侃九泉下亦應服罪

姜西溟曰侃原不可謂純臣子班責之甚正

雅雪唯曰胸中道理精故挺得駁綻出神畦人品定

祖逖

余觀英傑之士何代蔑有而時勢不如志願者又何比比也如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及中流擊楫其一腔忠憤激烈之氣真有不可一世之概未及恢復抱病而死窒不痛惜

宋既庭曰祖逖宗澤中道而亡自是晉宋氣數可爲抱腕

彭興公曰每聽雞聲輒想二公中夜起舞之概猶吳子一番痛惜尤令英雄墮淚

王山長曰蒼蒼涼涼可抵一篇弔古戰場文

王導

導柔奸也既不能大義滅親以致王敦叛逆而故猶豫其間使周伯仁負冤而死導之心不可問也心不可問罪可勝言乎然伯仁罹害史斷其有以自取之也然郎否郎而導則無辭於伯仁矣

李映碧先生曰語寬而意嚴

王昊廬先生曰一出一入字字狀風痛之氣

庾翼

翼以天下爲己任賞望之能臣也當鎮荊州時斷殷浩輩之不足重所爲有知人之哲而臭大任者也吾獨悲其憤憤而死耳

彭興公曰唯英雄能識英雄

周處

處性強野不善於鄉里尋聞一言自悔遂從師受學交薦於朝又以強直見惡出爲將盡忠而死誠大豪傑之資也其子孫後能以忠節著累封侯豈非忠孝之報乎觀處之事業人可不悔過歟人可不受學歟亦在人之勉強以成耳

顧同東曰子班之意在悔過受學卻不在論周處

劉實

晉室敗壞時人鮮能操持者實以清介自守復能模楷其兄難兄難弟豈獨二陳

姜西溟曰志在品節

皇甫謐

皇甫謐之作帝王世紀及年曆諸書上至三皇事實殊不可攷後世據爲典則推爲淹博吾甚疑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春秋編年始紀東周則前代之不可稽也明矣謐安可采無稽之談以欺後人乎即讓周陶弘景諸人之書亦皆有不可信者耳

李映碧先生曰余嘗謂汲冢周書竹書紀年雖史事多僞與語今得子班實獲我心

劉琨

余讀劉越石請北伐表進元帝表與丞相牋未嘗不慨然流涕想見其爲人也當山河偪側鐵鎖橫飛之時崎嶇艱難嘗志伏櫪思勇之氣聲烈響漢惜時不與而功不能成千載下有餘恨焉其表有曰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又曰伍員發怒手挺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旗之旗臣雖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觀此可以知琨之志念矣

姜西溟曰呼班每痛發忠義真足悲矣

鄧攸

伯道之棄兒存姪誼所難及未免恕情及後載米之官以清

愛著名抑何矯也如爲生民造福可爲之事甚多矣用區區米爲哉使無米可載將獨飲水治民乎第時處亂離能清儉自持亦可謂高士

仇滄柱曰棄兒存姪人知有節而道而不知有鄧伯道人事有不得者矣

吳隱之

隱之孤高爲當代重至賣犬嫁女人稱其行吾謂其刻薄矯情況職列御史子任郡守何難分祿賜少爲嫁女資且一犬值幾何而故意蕭然此殆不近人情者也與公孫弘布被皆同類也此余之所深疾者

李映碧先生曰不刊之論見解與人不同滄碧堂曰折辨痛快無可置喙

宋武帝

劉裕之伐秦也有諸謀臣宿將爲之盡力而中原幾可恢復及克長安欲經營西北可謂得其要矣惜諸將思歸而裕以

禪代爲念其志不克當是時使道和未死裕決不還況得王鎮惡爲之畫策夫復何難加矢于西北也乃委幼子于長安置中原爲緩圖無心恢復而急窺神器忍使三秦父老流涕遮道望斷雲霓大失計矣嗟乎此天之所以限南北耳

顧同東曰南北分崩二百餘年其可復中原者惟此一時裕竟失之真可惜

袁粲

當袁粲以謀誅道成事泄父子受戮所遺小兒又爲門生狄靈慶出以求賞世何有此喪心之小人而粲何以取爲門生也吾獨喜其犬能報仇則靈慶之不如犬也遠矣但粲之大節賢愚共歎惜之而沈休文獨疑爲作傳休文固賣國者流自不能爲景倩之傳耶

潘緣堂曰犬豕不食其餘靈慶之謂矣休文雖逸末減真

沈休文

燕翼山曰至言堪動鑄成

武后韋后

武韋之相繼竊政殄滅忠良淫禍益熾皆由太宗之人倫不正天故有以譴之耳人主立身顧可不謹哉然以內干外惟唐爲慘

黃仙裳曰宮人私作以劫父與叛王妃之納真犯天譴

妃王氏

婦人佻蕩者必不能載福以其無德也獨王妃不然其事武宗也常衣袍類天子仗馳游挾騎任意所之而武宗不立后故王妃得專寵及帝崩而妃即自縊以殉能自縊者德而兼節也獲寵者福也吾于王妃異之

魏惟度曰發人之所不能發亦發人之所不敢發

劉文靜

文靜因巫事受寃則當就事辨之胡以裴寂隙對獄此文靜之不智耳然秦王既知文靜與寂隙爲冤而不能強救者何也豈遂以其多才恐貽後患而故不救歟冤哉文靜竟冤而死也竟以小隙而泯其功與才耶雖然秦王不能救者以高祖先入裴寂之言耳然文靜不能遽害亦難稱見幾

王山長曰敏筆

裴寂

古大臣以爲賢爲國獨寂不然寂與文靜同爲創業臣寂忌文靜之才乃以妖巫事誣靜后寂亦坐與妖人通免尋卒相報不爽可爲臣鑒寂殆妒賢者歟又安望其推薦也

吳振望曰報之不爽千斯益信

李勣

高宗之立昭儀惟許敬宗贊之李義甫請之真亂臣也而勣亦陰示其言后遂易顧以太宗臨崩謂勣可大受使高宗信任之此太宗之不知人非高宗之過也然則昭儀之立勣有以成之勣固亂賊也哉

戴无忝曰勣真賊子斷以亂賊確當

魏徵王珪

楊雄美新而仕王莽孔穎德草禪而仕王世充諸如此輩未嘗無文才也顧後世不懲其罪而焚棄其文詞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未正矣王珪魏徵之于建成不可曰無君臣之義也即其于建成之變不可曰無死之之義也乃王魏之不死建成不書之曰不忠而稱之曰賢臣毋怪乎亂臣賊子之接踵而華歆馮道輩之稱能臣矣悲夫

姜西溟曰議論甚剡然其意總在激勵名節耳

王維

維死後敕諭搜緝遺詩褒譽甚隆然維詩集千卷亦皆工于格律以適意與興耳未若子美之語語不忘君父也後人詩文之過于維者甚衆而卒多湮沒不傳則亦安得悉如維而傳之雖然凝碧池閒維又何如其人哉

彭興公曰末二語王緣之罪難逃

王威高君雅

李淵在晉陽起義王威高君雅謀誅淵事不成而身死自隋言之忠臣也後人皆以唐得天下而泯其忠節不復表章可爲遺憾

仇滄柱曰隋自隋而唐自唐不以唐林殺隋千古公論

薛仁貴

世皆知仁貴爲唐名將而不知仁貴精子問學其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蓋卓有經術矣

王山長曰此事實是開幽

周興來俊臣

周興來之慘酷一時共為傷心其羅網不遺餘力所可快者與即為俊臣所鞫死俊臣尋復罹慘而斃當二毒之殘宗室大臣豈復知己有死日哉乃不意一轉瞬而亦慘死也嗚呼天之處惡類固不爽吾猶恨其遲爾

潘稼堂曰快論無比為之立歛一石

姚崇

崇始與五王定大事且能避禍真明哲也後復受知于帝簡賢任能因時維挽孰謂開元非貞觀也惜乎天寶以後矣

李映碧先生曰非深心讀書之人不知末二語之微妙

狄仁傑宋璟

貞觀諸大臣如魏徵輩人主稱其忠後世美其純蓋所處盛

時為幸耳及則天擅政李氏幾絕而狄公念念唐室挽回天下唐之所以復血食者狄公為之也時宋璟居下位剛方獨持後且振復朝綱幾同貞觀斯二公者乃真純忠也魏徵輩可同日語哉

王昊廬先生曰為徵易為狄宋難于班真有具眼

李白

白天才卓逸千古莫匹其從永王璘一事乃當時忌白者故為污衊之詞爾不然白智識超達洞徹時勢夫豈不知璘為叛逆而苟失身事之乎余不能不信白于千載之上也

郝當嵐曰東坡云太白識于儀之無成此理之所不可信者意正相類

郭孝咸曰王璘原非作逆別乃從逆

郭子儀

唐之功臣能終全者不數人惟汾陽功蓋天下位極人臣雖

叛臣賊夫以及夷鹵亦皆畏其忠懷其德而尊敬焉始終富貴子孫親故盡列顯要公卿將相半出麾下汾陽何由而至此其一忠貞以自全也聲妓滿前是何等作用退避虛杞是何等識見蓋唐室之一人哉易曰謙謙君子汾陽有其度矣然余益信太白之知人爾

盛珍示曰汾陽無可議亦無容贊知人一語專為太白洗冤

杜甫

人之稱子美者以其語有憂國之心故詩章盛傳千古且悲其遭逢不遇流離無依遂以子美之人之詩為不可及吾謂其不然彼以布衣進謁即授拾遺忤罪兼官又不之罪尋補參軍違召不赴後以薦授工部之任不久是唐之子子美不可謂不厚矣即子美之眷懷宗國亦情理所當然者後罹變亂狼狽艱難于秦蜀之閒奔走不遑若往往為妻子計以自

安于迂拙者何哉況其時故人在朝攀亂反正顧不能拮据從嚴武高適輩相隨入朝以圖報國而徒以崎嶇憂憤形諸言詞吾不取也子美之人之詩固已不朽其子君國事則亦無才之甚矣

潘稼堂曰從來未發之論子美亦滿心折

劉晏

晏才臣惜為楊炎譖死若使崔祐甫在必能保全信乎為天下得人難而有才者常不得盡其才也

姜西溟曰晏才一念不忘既往是何等氣概

高重捷

當朱泚之圍奉天也非渾瑊韓游瑰輩死力衛之帝幾危矣而重捷力戰死帝哭曰忠臣也結蒲為身以葬之忠烈之感動若是而盧杞猶然殘賊

徐氏

孫翊爲邊洪媽覽所害妻徐氏謀殺洪覽等以報夫仇壯哉徐氏真奇男子所不及者世之忘君父之仇而不報者是何心哉

姜西溟曰徐氏至今有生氣

韋月將

武后之淫亂當時在朝諸臣無敢直言其事者洛陽布衣韋月將獨上書言武三思濁亂椒房其膽氣甚壯惜身死名微殊可憫也然亦足以愧唐之諸臣矣月將寔爲不幸

仇滄柱曰單提公案至今動人

畢炕

嗚呼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史稱仗節死義惟一顏平原然豈獨一顏平原畢炕時爲廣平太守城陷家破守義捐軀而炕之名不列于忠義傳寔不愼哉通鑑亦失其事特書之以附平原之後

陳其年曰子班錄遺有心哉

宋既庭曰與天地不磨

劉安世

安世之貶梅州也蔡京章惇密遣轉運使殺安世郡將遣客勸其治後事安世談笑自若色不爲動忽報運使距郡二十餘里將至安世猶自若次早聞運使一夕嘔血死安世復自若無喜色此足徵安世之得力于學問者至矣吾獨異運使卒以死而全安世千斯須閒孰謂天之褫惜正人無深意于其中邪京惇造惡亦只自爲罪案耳其何損于安世哉

宋既庭曰華意詡似龍門

謝人吉曰安得事事如此

盧仝

仝博學高尚士大夫重之而韓昌黎尤禮敬焉獨貧時受鄰

僧乞米之供復罹王涯甘露之禍王涯何物而相往還鄰僧何人而受哀憐此皆由不擇交類失身公卿致爲隱德之累矣

李男城曰盧仝九泉亦當心服

張士巖

王祥之臥冰得鯉世以爲奇而不知唐之士巖因父病思鯉膾苦冰合不得即有獺銜魚至且麐墓有虎狼相依視祥之孝則更奇矣

宋既庭曰至孝格天信然信然

鄭縈

唐昭宗之起鄭縈爲宰相也縈未信既而制下縈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夫時事如此宰相豈甘心坐視不能維挽耶冒是詼諧而大有感傷也縈尋致仕其自處亦已得矣以爾時之強臣惡閹相爲怙奸宰相且爲之沈幾又何怪劉蕡之對策不收乎

姜西溟曰縈只自退避似無甚關係然使天下之豪才者皆能自甘退避又何無人之是慮哉

唐溪

溪之事陳敬瑄似不擇人但免行全一家死仁也不受箔金廉也其曰懷禍相餉義也仁義廉唐溪有焉惜失身于瑄誠爲不智耳

吳駿望曰溪兼三長可掩其一短而予班並不恕者或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太原僧

太原僧俱習禪死不殮以屍送郊野恣餓犬食嗟夫將以此作佛乎抑孽多而故自暴乎若今日之沙門又犬豕所不食耳

顏同來曰此事真謬何必如是乃謂習禪曜曾峰曰近世狡僧又恐爲犬豕所食學作石塔覆之矣

後唐李克用

朱全忠之篡國亂臣附之者衆惟克用不忘唐雖唐祚已絕而復用天祐紀年尊空名以存國號亦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也至其子爲後唐宜矣嗟乎宕山一賊可以稱帝乎故去温而作四代史始爲定論惜歐公見未及此若竟删五代以後唐繫統未必非帝蜀而出魏之遺意也但宋則遲卻九年帝系矣作史者未嘗不顧惜于其間耳今試以南唐事按之誰曰不然

張志山先生曰開拓心胸之論是同甫一流人識力
李映碧先生曰歐陽公猶云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余深不平此語是作知言哉

後唐莊宗

莊宗承晉王遺業克荷父志亦偉矣哉滅亂賊定天下五代之得其正者至封嫡母爲皇太妃生母爲皇太后則大失于禮矣況劉后之佐晉王以才德名太后之尊稱禮不可易或亦當時無經術之臣致令悖謬若此即莊宗之心當亦有所不安然劉后晉王正配也受太妃之封絕不悖怒且以賀曹后爲言真賢母也后欲祀陵寢宗廟決不遷魏致鬱鬱以死莊宗能無罪乎吾故曰莊宗承志于父抱歉于母有人君之才無人君之德其不能長享祚也宜矣

活稼堂曰確論
李映碧先生曰亦見大義

温韜

朱温之逆韜實輔之其發唐山陵殆徧罪尤甚于朱温及莊宗入洛韜多齎金帛賂權貴伶官復得重鎮此不獨賞罰之失其何以慰天下義士也嗟夫温韜又何可數也有錢十萬可以通神古今爲之浩歎

彭興公曰詞嚴而意憤

王彦章

彦章以智勇爲一時名將與後唐戰鬬十五年勢窮力竭屢諭不屈其臣節固足嘉矣獨失身于梁又何取焉

宋侃庭曰朱梁李晉統屬雖可獨是堂堂帝胄正位西京失身曹魏之徒操莽丕懿逆已行終身事賊不識反那緣正抑獨何哉
鄧孝威曰彦章之忠歸人女子之節不足取也

宋令詢

唐閔帝之出奔衛州遇敬瑭于途爲喜冀圖興復而敬瑭反盡殺其從騎致閔帝終窘受從珂之害非從珂害之也實敬瑭有以害之耳然則豈獨從珂反即敬瑭亦反矣敬瑭之罪可勝責哉獨刺史宋令詢慟哭盡節誠五代閒臣節之表表者吾謂閔帝之臣惟令詢一人而已

王山長曰定褒貶示勸懲坐木天館必推良史——

李從曮

五代時武人之驕橫極矣文士之輕辱極矣農民之疲苦極矣文士卒之暴亂極矣而曮有鑒于此輕武人重文士愛農民嚴士卒此五代之不可多得者曮其節度使中之賢者哉

臧珍示曰留心世道之言

馮道

明宗以國事深任馮道而相之及從珂軍叛入朝閔帝出奔道此時宜急趨難何屢以勸進爲言道于從厚亦太忍矣然亦不獨忍于從厚矣更有無恥之甚者抑更甚于弒君之流亞也何晉漢周之君遞以之爲臣邪道真賣國之徒也蓋當時之爲君者皆篡賊之類亦宜乎有是臣耳第歷事五朝八姓自號爲長樂老其立身爲何等邪百世之下猶復稱爲吏隱甚矣禿翁之誕也

仇滄柱曰急表其言以爲定論
宋既庭曰癡頑二字直可作諡

張元吳昊

余觀元詠鷓鴣詩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此英雄託興之語而心未嘗不念切宗國即吳亦刻詩自喻矣惜兩人不得用而奔夏以助夏之興也當元之禍宋也以殿試被黜後嘉祐二年遂詔殿試不復黜與王仙芝之亂唐韓延徽之奔夏其事類同可勝浩歎嗟夫此皆以中國士亂中國耳有才者不得志而至于遺臭萬世豈得已哉

彭興公曰不流芳百世則貽臭萬年此二語斷送多少才人可恨可惜

楊業

始北地鮮邊患而契丹不敢常犯者以業在也及業沒而邊患漸深臭業爲王佐等所忌致令業父子所部一軍盡沒而悲哉太宗盛世即有忌功嫉能之流而不加誅何怪契丹金元之流禍不與宋相終始也邊事之蠹自茲始又不獨爲業惜

陳于鵠曰知己之難古今同慨

劉伯壽

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結巷隱嵩山下其登頂凡七十四次矣伯壽有二妾名蘧草芳草善音律時相唱和聲滿山谷出入乘牛牛行則行牛止則止不自拘意于行止時以爲隱者之樂余則以爲仙家者隱耳即爲仙隱亦未有如伯壽隱之之樂者也

宋子發曰此即桃源中人

孫甫

孫甫素具識量人推莫及客偶與一硯云值三千金甫曰硯何異而值此價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不呵而自出水故貴甫曰一日呵得一擔只直三錢買此何用噬夫世之好珍玩者觀此可以自省而甫則未免于鄙俗矣所稱識量固若是

吳

王昊廬先生曰採原之論見識力倪閒公曰末一語有無限感慨

呂誨

王安石甫執政時朝廷稱得人惟誨決其必禍天下獨早劾之疏內所呈事一一先發其弊時皆稱其有知人之哲吾獨服其以膽勝也

盛珍示曰一膽字能使呂論心折

陳同甫

陳亮少有大才志存經濟喜談兵及朝廷大事嘗以人龍文虎自喻不屑爲章句之學以書生見重于孝宗眞傑出者矣然獨怪當時有國士之知者自葉適周葵而外即朱文公亦目爲龐雜知己之難也如此及擢第而孝宗方欲大用竟以暴疾終此天意亡宋不欲亮之展其才也惜哉

章惇

惇附惠卿以得勢專以傾仄正人爲事即屢黜而不悔雖豺狼之性固然亦由正人姑息之過也至于誣宣仁構大獄幾無天日矣而宋之天下亦岌岌乎危哉人知宋之亡終于秦檜

張芭山先生曰東溪之黨以權此時之黨以氣其于誤國也均李子鵬曰具此辣手操白簡作彈文風采不讓明叟

檜之手而不知宋之亡起于安石惠卿伏于惇卞之流吾故曰靖康之禍皆章惇成之耳

李映碧先生曰天地先覺吾以評斯文

陳其年曰千古正論

程魚門曰惇之反骨千古同恨

石工安民

司馬光之文章德行元祐開莫不尊重而敬憚之其拔引人材盡出公忠乃卒後不免蔡京章惇之毒竟奪謚貶其碑京復以光等立姦黨碑命安民鐫安民知其正直惟涕泣辭嗟乎安民一石工耳且知司馬公之品行何當時在朝諸人無一敢抗疏爲之辯者紹聖間無人矣曾士大夫之不若石工耶

姜西溟曰近代稱功頌德以立碑爲承奉之資者其愧安石工何如子瑜言外之旨甚深

華岳

華岳武人也上疏斥韓侂胄之罪其略云程松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閤黼陟之權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死于獄岳誠傑士哉舉朝不敢言而獨言言之而死忠節炳炳足愧宋一時在廷之臣矣名臣奏議中不載其書亦缺事也

宗子發曰得此一論可抵名臣奏疏十通

蔡京

蔡京父子既刻黨籍碑復又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可謂奸惡之極後金人至汴見鼎問之太息曰宋室君臣顛倒如此安得不亡怒碎之夫以夷狄猶知正人君子而惡小人不識宋之所以親信諸奸而譽正人者是何心也

王山長曰賢奸定評幣在敵國即才能優劣亦常在敵國讀此說無深慨

陳子鵬曰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家國均然宋之享祚不久不亦宜乎

呂好問

好問本世家以德位著聲都人士美之顧其貧時不問來鹽黍于所生郎後遭國變罹張邦昌之局未能持節而第云忍死以圖復趙未免虧于臣節況其有世臣之責乎豈忠與孝有不能並全者乎好問亦不得辭其罪矣

宋晁庭曰非爲好問出脫正是求全忠孝

陳東歐陽澈

甚矣哉國家之亡也殃及善人夫東澈二諸生也其死天下莫不哀悼雖由黃潛善之譖實由張浚指使浚安得名正人哉何也當李綱欲按僭逆僞官罪此大法宜正也而浚劾之潛善因以殺東澈嗟乎二生之慷慨抗論忠義激發不拔于

朝廟之上而反遺奸惡之害其與武穆父子使千載下憤惋憑弔恨不追檜與浚等之魂而磔之鳴呼宋安得不亡哉

方洞蓋曰張浚殺曲端忽武穆惡跡種種豈止黨潛善殺陳東畢哉此論最正

邯鄲民健武

虞允文之城唐鄧欲規取長安時陝西州郡盡復而卤將竊定遠夜走汴梁健武獨聚義兵遮殺其歸騎以待宋師而宋師終不能至武遂死義嗚呼忠勇若此史并遺其名誠足悲也

潛稼堂曰武以死傳死以此駁傳

汪彥章

宋二帝北轅時張邦昌之逆罪不容誅汪彥章獨爲謝罪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證聖悖逆黨姦助惡更甚于逆高宗南渡不正其罪猶復

楚家人樂從于是盡生平所積書籍器皿環于樓縱火自焚火不及身殊快快復偕子女共投子井歷久面目如生宋之諸生慷慨報國如鯁者亦甚多也余獨異鑣之于女喜從其父以殉節而水火亦若有以表之嗚呼以諸生而報國若是何朝廷之不重諸生也

潘稼堂曰諸生報國百倍于食祿者褒恤不及誠可痛也

李庭芝姜才

李姜二公之忠節人比之爲唐之張許誠哉是言但張許竭盡心力而唐室復興姜李鞠躬勉支持而宋氏終絕抑亦姜李之才不如張許耶此有天焉不盡關人事時勢之有幸有不幸也豈不重可悲哉然以庭芝而尚疑文丞相則又可歎矣

陳其年曰觀風雨舟與潮汐不至皆當極首問天

陸秀夫

端宗流離海上時秀夫獨端整侍朝其悲愴涕泣之狀令人酸辛然厓山之敗宋祀絕矣天耶人耶皆奸臣誤之耳亦迫于勢萬不容已但負帝沈海雖從君死社稷之義未免不失于迂闊或可避匿以復圖存何遂沈死以絕東望耶是秀夫立千古大節于一身致宋室絕祧于億世矣哀哉

李男峨曰明末亦有其人

張世傑

觀世傑之崎嶇厓山盡力捍衛圖存宋系力已竭而心已盡矣人臣爲國若此而天地不爲之感動以留一綫者何哉

陳其年曰膺大如斗豈希天賜

謝皋羽

宋亡皋羽節行獨標千古同時有胡餘學黃東發劉會孟楊鉉翁皆高自立隱君子之錚錚者何皋羽獨威彰于後世也

名之隱顯亦固有幸不幸哉

宗子發曰西臺痛哭千載同悲皋羽故不可及

京口舟子

當文丞相之脫京口也欲渡儀真苦不得舟乃以白金千兩求渡者渡者曰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千兩白金哉堅不受竟艤舟渡文山于儀真吾因歎忠孝之感人若此此與漁父之渡伍胥不受佩劒可爲曠世奇事惜史氏俱不載其姓名余故悲其行紀其事使不與荒煙蔓草同滅沒者是余之志也歟

李映碧先生曰議論與文章俱佳

王山長曰與伍子胥墓歌同一悲感

杜架閣滸

文山爲國萬死一生而再生圖興復者杜滸之力也杜滸爲文山亦萬死一生抒心捍力而竟死于難夫子崎嶇險阻無可奈何之時而共嘗艱苦指心誓天跋涉從君視當日朝廷倚畀者安在而杜滸乃僅附文山見也嗚呼用人者之責亦史氏之責矣

陳其年曰余在通州見有金將軍墓將軍蓋亦杜架閣滸一流人也附記之

文相國天祥

文丞相之忠烈無以復加其慟厓山歌慘入肝脾正氣歌則文氣浚霄漢忠並日月矣然其慷慨經營流離困苦從容就義之狀幾令人痛哭流涕不欲生矣吾獨忿當時諸臣共忌文山之名不協力以致敗亡彼何時也而尚存媚嫉之心乎此天也非人也適以昭文山之忠節耳文山其終宋室之一人也哉

李映碧先生曰予班論史輯筆于文相國旨哉

鄧孝威曰黃石齋云江南尚半壁不肯留文山請質之予班當如何贊歎

陳其年曰余過文山墓有紅塔忽來知有劉黃冠繚遠究

讀史漫筆卷第二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二

何焯傳，舟欲話與亡事千古難逢落照時可與黃石齋句參看

讀史漫筆二卷吳孟堅撰華黃題識作一草亭隨筆陳鈐跋

雁宇詩作讀史詩斷陳維崧序見集中者作讀史漫衡一卷屬與此并首者小異其文曰貴池吳孟堅撰讀史漫衡一卷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憶歲戊寅從余師遊余才年十四耳記一日者余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爲葉公語孔子及太師摯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編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鄒虎臣先生於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師見余賢人假道于虞以伐虢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余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輔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決於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於史其教維崧也亦必令其精熟於史今先生

沒二十年矣愧余將老而無成篋中僅僅保守樓山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既傷余之老而無成又傷余縱旦暮不死有所纂述卒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節共相揚抑也已嗟乎余以是不得不泣然於余師之既沒也云云孟堅字子班樓山家嗣又號小山樓山殉國後先生孤苦流離卒能讀父書尤遂於史今讀所撰史論起關龍逢訖文文山凡三百三十有三人斷制謹嚴不稍寬假匪獨能以史學世其家而能得樓山論史之遺其誅奸闡潛詞若作作一本忠孝之心藉論史以發其蘊結鬱鬱孤忠別有懷抱亦可以於此見之矣書爲王子堅州判 朝忠 寄自里中函付刊以傳適同里王滌齋大令 凍 來都門館於余齋爲覆勘一過因並記之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初十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紀事約三

夏陽孟傳

張書鉉 范鏡畫傳 趙星圖跋

鈺從父兄避寇於通州之鄉暇與仲陽孟所致周騰虎書讀之而壯其志其詳且命鈺爲之傳鈺不學謫陋何足傳君然君爲吾夫子長嗣故能知君之素其仲季又嘗與鈺同學鈺在通吾夫子及其仲季亦皆在靖江故詢之而得其詳既不敢辱命謹綴其行事以冀君子採錄焉君諱勤墉宇陽孟其宗出自會稽爲姒夏後故姓夏及明初遷於江陰以儒世其家祖諱映宸邑諸生父名煒如恩貢生鈺之師也子三人君其長者君少勤於學稍長爲文章俶儻多奇氣以試亦用是常見斥於有司及爲諸生好讀異書論兵及天下大事人見其大言謬相與應未許以爲可時粵寇潰楚沿江東趨寇江甯恣肆橫出會侍郎國藩駐兵江西以禦之能薦士有賢聲常州人周騰虎捷口辨龍神怪羣和騰說聳動鄰邑後十餘日事無實

以書入見與語虎論急糧儲且請自效許之返爲之募饟於上海得數十萬并募勇於邳得三千其弟入江陰於坐上見君間進與語意洽君邀之歸言終日乃大駭服歸以告虎來招君往一見以奇相合君出所著車礮圖說及平素議論示之彼亦以必薦之會侍郎爲許閱數月書來致聘幣且告以邳勇去期約以俱赴君家苦乏父母年皆近六十皆重君蹈險地固止之乃爲書累數萬言授虎使代上之且致以書曰塘此次雖不得相隨家君亦非永永不許儻後日終得馳驅效命疆一日之長則非特塘一身之幸也山東義旅行止何如河獗所鍾定多豪俊壝不獲周旋其際憤恨曷窮然身雖不出門庭而心則營四海撫劒西顧其魂魄久已折衝江右矣遂留不果去明年夏城中有傳君將爲亂者囂然聲四應訛言君嘗往江濱諸沙上坐受諸江盜拜甚或言其通術數能策風雷拘禁蛟龍神怪羣和騰說聳動鄰邑後十餘日事無實不自矜行常以才自負聞其名走往謁之先獻

言稍衰然君及諸弟出行市上人往往震以相
指示君遂承嚴命往遊於皖南入婺源縣幕時
婺源新被寇城野荒民多散者君爲善後事宜
十數條上之令民賴以安庚申春寇南破廣德
趨浙江人杭援師至而退環而北協江甯之寇
以夾擊屯防之師師不支下潰君闔之自婺源
治裝疾馳歸道所經常與寇間日相先後過杭
州市廛寥寥人未集君獨往泛舟西湖謁岳忠
武墓徘徊久之然後去四月寇逼常州江陰警

君與里中諸儒士相論說首著守城條約乃與
廩生徐思錯等十人上言於學使且入見遇縣
令祥和於坐卽授之書思錯哭祥令亦哭出遂
設城防新局外人多慕義來助者邑人詰謀者
皆來告君城友西鄉秀才吳英素望於其鄉夔
季子裔因來詢君以鄉守之法乘民之志萃各
鎭之丁束以隊伍行列之法而已將之歃血於
季子之廟額約素以爲別金而聚鄉城通聲援
火藥鉛鐵資於城城置數騎以偵望宵旦相代

救援者賊且退耳邑人出東門寇乘閒啟而入
遂入城局遇鄭姓者於堂刃之流血被面君自
樓上疾趨下隨刺之仆遂殺之鄭自寇中出乃
言之寇嘗去城君弟入城求其尸多不可辨識
者故未獲君卒年三十歲君娶常州李氏繼爲
鳳臺縣諱兆洛父爲監生諱紹華有存者其
嵩次曰棠幼者名岷君素所著書罕有存者其
詞賦經義之屬藏於家亦以寇擾盡失之

人生不過百年而世事千變萬化數千年中有事吾未必生其際也數百年中有事吾未必生其際也即生其際天下之人至眾未必當其境也吾生百年不過百年之事吾當百年之事而論斷之安能值千變萬化之事而措施之耶但措施之效驗可立見論斷之當否不自知吾於史書論之斷之極千變萬化之事而參酌之其果當耶否耶倘一日措施之其效驗何如耶吾不敢自惑吾又安敢自信耶史莫要於通鑑而紀事則因鑑而類敘其本末者也故取袁樞陳邦瞻之紀事本末自春秋後以迄於宋據其編次而條說之名曰紀事約言蓋觀眾言

之至詳而成吾言之至約也夫數千百人之事吾何能以一身一時歷千百年之事數千百人之事端居安坐而是非成敗之故治亂得失之化而是非成敗之故治亂得失之由如指掌矣數千百年爲之數千百人爲之極千變萬化而我鑑之別之法之質之古創我仍湯曰日新說曰時敏孔曰學習吾惟以此爲將來效證之資耳不必生其際不必當其境展卷而千變萬化如盡處之復以百年覽效證之期古勞我逸古嘗我悉後生者抑何幸耶無聖智之資而可循聖智之則有聖智之志即可冀聖智之功後生者抑何幸耶然而讀史者未必有得自課而自定焉抑何幸耶

江陰夏勤邦

通鑑紀事本末

三家分晉

論者謂三晉之分天實啟秦吾謂三晉之分天實拒秦使智伯兼三家而有晉安能杜函谷乎嗚呼趙襄魏文韓景之賢且強非秦之福也

秦并六國

六國自亡非秦能亡之文襄短折始皇尚幼非呂不韋彌持其閒而山東有令主秦其危哉

袁傑亡秦

廢井田滅封建築長城焚書坑儒皆非常之舉未嘗召亡也秦之亡亡於以詐力并六國人心未靖而有紂之暴穆之荒趙高在內項王在外不亡何待

高帝滅楚

漢高非楚匹也楚霸王初誤於范增之立楚義帝再誤於項伯之脫沛公卒以滅亡非戰之罪惜哉

諸將之叛

漢高豈善將將特以姦險取成耳諸將果叛何以克平諸將不事項王而死於呂后自取之也

匈奴和親

高帝困平城而欲更嫁公主呂后畏冒頓而使報謝嫚書先親後和匪寇婚媾君子謂漢於是乎無人矣

諸呂之變

高帝不能制婁惠帝安能制母若立趙王禍愈速耳天假后年實所以殲諸呂而授孝文也

南粵稱藩

尉佗之地非不大兵非不多而臣服者畏高帝之威懷文帝之德也然高帝忍分杯羹尉佗恐傷宗墓雖僻處南越吾心重之

七國之叛

文帝忽賈誼之策而釀七國之憂至於景帝不可制矣鼂錯發之冤忠臣哉

梁孝王驕縱

孝王以母弟之親七國之功有縣四十日以驕縱初無反志也其謀反也傳位之言啟之也然卒能彌縫以安太后之心景帝可謂孝事母諸臣亦孝事君矣

漢通西南夷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孝武能闢西南夷而不能行其政教是所病耳

淮南謀反

既以大國封之復以非法驕之傅相不嚴奸邪搆禍勢所必至何獨淮南

漢通西域

武帝雄材大略控制西方匈奴亦因之不競惟降主之計猶承懾德耳使秦始復生必不爲此

武帝伐匈奴

功成於衛霍謀發於王恢恢雖死忠臣也秦皇漢武能禦外患西銘謂其志大計左無救子孫之亡嗚呼子孫之昏而責攘狄之主

冤哉

武帝平兩越

兩越既不相依又不自振臨以武帝之勢諸將之才其爲縣也必矣

武帝擊朝鮮

蕞爾國取之如寄耳封尼谿而誅僕胥善用賞罰哉

武帝惑神怪

好文者終於女色好武者終於神仙洪範所謂

罔念作狂也然穆王納祭公所招之詩而悟武帝從東方朔田千秋之諫而悟非所謂克念作聖者耶

巫蠱之禍

帝非不愛太子太子非不順帝巫蠱之事帝畏死不疑太子也江充誣太子殺江充帝知其不反乃丞相屈氂不知彌縫始而遁逃既而力戰罪難逭矣

燕蓋謀逆

強王在外公主在內上官父于身爲將軍女爲
帝后深根固結而事卽敗者霍光爲政之力也
然非昭帝之明且斷光墓之木拱矣主聖臣賢
燕蓋何患

霍光廢立

田延年忠臣也佐光定計者也嚴延年姦臣也
劾光不道者也光受武帝寄託爲廢爲立出於
至公伊周之心也妻子驕亂遂以不軌似宣帝
亦不得不然但光初立宣帝謁廟驂乘帝嚴憚

之若有芒刺在背是帝早有異心矣稽首歸政
而不受徐福請抑而不聽旋赤其族忍哉

趙充國破羌

充國之破羌也離其黨與屯田待敝未嘗恃武
力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匈奴歸漢

武昭之威久積匈奴之勢日衰此單于所以稱
藩也不然馮奉世破莎車而蕩望之沮其封陳
湯斬郅支而匡衡指其罪豈執競之時哉

恭顯用事

元帝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者也周
主也匡衡佞顯失勢始奏其惡顯徵待志時阿輔
不暇姦臣也然恭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卽見
信任宣不明也

成帝淫荒

成帝博學容直非昏主也使許后班倢伃不廢
而飛燕昭儀不入炎祚未衰也

河決之患

河決之患

不思所以疏導而防塞之此河之所由決也治
河者不必泥禹之舊蹟師其意而河治矣

丁傅用事

王氏根柢已深哀帝不能治復亂以丁傅天啟
莽也

董賢嬖倖

孔光劾王嘉佞董賢阿王莽漢祚中絕董賢不
足責也若孔光者可恨也

王莽篡漢

莽承四父當國之勢乘三帝乏嗣之朝太后在內諸王在外劉氏衰微天下無事苟非詐僞自亂竊取順守安必不如魏晉

光武中興

新莽無秦之强加秦之亂光武以復漢爲名德業又過高祖赤眉子陽之流遠遜項氏其得天下不亦宜乎

光武平赤眉

更始殺子嬰赤眉殺更始光武於是乎名正矣

光武平漁陽

漁陽之役光武將親征者懼匈奴之乘隙也

光武平齊

梁王永光武所忌也其終爲戮者德不敵起事晚也

光武平隴蜀

隗囂始受聖公之制既又聽光武之命其失機也甚矣子陽據有天險不能乘時闢國而竊帝自大斯二人者得可爲之勢而自敗者也

楚王英之獄

光武破王郎使書以安反側明帝究楚黨按錄以誅名士後雖感悟冤已甚矣

馬后抑外家

章帝非孝子也馬后以寥光輩不慕節儉之化傾資結客服御奢侈恐難保世故重抑之帝不承此志而强封諸舅使馬后抱萬年之恨會是以爲孝乎

竇氏專恣

竇氏之橫章帝縱之也章帝不知馬后抑外家之意竇氏之縱也宜

西域歸附

光武之世西域願附帝以中國未定故勿置都護耳班固乃謂盛德在我無取於彼非至論也班超克平西域不煩兵餉復拒月氏之求尚主賢哉

兩匈奴叛服

匈奴之分南北匈奴所由衰弱也竇憲既勒燕

然倘立北單于而並徙南單于則荒服更難爲中國患矣

諸羌叛服

馬援不使羌有隙中茵鳳請屯二榆皆制羌之要也安帝之世議棄涼州微虞詡爭之函谷以西非漢有矣然恩信不孚其誰懷哉

鮮卑寇邊

匈奴分而漠地空漠地空而鮮卑啟消長之道然也

嬖倖廢立

鄧后不能擇子親立安帝安帝逆焉乳母姁妻外連奸黨非孫程等立順帝漢社之屋矣侯曹丕

梁氏之變

和帝不斥竇后而侯諸梁爲母故也順帝既閹至桓帝而梁冀之惡盈矣黃瓊名士乃比之鄧禹詔也質帝以毒死李固知之固在相位得民心若於此時聲明冀弒君之罪誅之易易耳卽不克誅天下必不容冀何則冀無寸德可稱霍山之勢又無王莽之深心無能爲也獄中寄書胡廣自謂於義得矣夫誰欺

宦官亡漢

宦官用權未有不亡者也與君近者莫如宦官近君則君之權可竊也與后近者莫如宦官宦官后則后之權可竊也以宦官而弄君后之權斯外制臣僚內擅廢立一旦得志且猶不可況自安至靈百年之久乎陳竇事敗而黨錮興何袁

事成而董卓入才不足也

黃巾之亂

宦官盛而黃巾起皇甫嵩等滅黃巾而宦官封侯矣

韓馬之叛

韓馬皆人傑也若得其心而用之能忠於國者也

袁紹討公孫瓚

瓚不挾劉虞以觀變又不治幽薊以開基愚悞

甚矣

曹操篡漢

操先挾漢而後篡漢操得天下以漢漢失天下不以操也當操之時人人欲爲操所爲天之棄漢久矣

孫氏據江東

堅策權非常人也周瑜之志大哉在三國時操瑜亮皆有大一統之量而瑜較盛然三人皆不克遂者操爲吳蜀所阨又有內憂亮晚出而後主無能地狹而年不永也若瑜者天假之年未可量也

劉備據蜀

先主得入蜀郡周瑜不存故也使瑜不死先主不易入蜀即入蜀瑜必奪其荆州分兵乘蜀先主未得高枕卧也據蜀而以諸葛爲相趙雲諸人爲將瑜雖復生未由兼并

吳蜀通好

先主喪於內關張喪於外蜀與吳和而吳遂絶

魏通漢可見諸葛武侯之能國矣

諸葛亮出師

魏延隨亮出師請以精兵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取長安亮從斜谷相會亮以爲危欲平取隴右此亮之失機也然亮豈不知兵哉但以主弱國小一舉不成將受其禍且魏延之爲人能定此謀未必能任此事觀馬謖之敗於街亭趙雲之退於箕谷而知魏亦未可輕也雖然以曹氏司馬氏之盛氣僅足相敵亮不死

天下不得一統異哉

吳侵淮南

陸遜之才猶能詘伯仲耳安能成大功

魏平遼東

公孫度撫有遼東威行海外氣量甚大西銘以爲張魯祭酒之徒過矣使其子孫富國强兵乘時創造魏方憂吳蜀如遼東何嗚呼諸葛尚存仲達奚有一年之暇以平此土也

明帝奢靡

魏非司馬氏明帝幾亡矣明帝不亡以司馬氏
司馬氏所由代魏也

司馬懿誅曹爽

懿閉城勒兵爽不用桓範奉帝走許昌之計如
懿何

吳易太子

孫權自周瑜死後日漸以衰至晚年昧昧甚矣

魏滅蜀

姜維能治兵不能治國好奇險而不守正至求

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鄧艾卽卽鍠鄧不入蜀維亦必
死黃皓矣黃皓屢勸諸葛瞻據險霍弋保全南
中維與張翼廖化董厥尚守劒閣蜀豈無人始
於黃崇之計不行終於南中之計不就護周勸
後主出降罪倍黃皓矣嗚呼北地王哭廟將士
斫石使姜維之謀得成恢復易耳

淮南三叛

毌丘儉文欽不能待師死諸葛誕先拒儉欽而
後舉事欽見危仍助誕復殺之此三子者匹夫
有志耳

司馬氏篡魏

魏之昏亂不如漢末然曹氏基淺司馬氏根深

蜀亡吳早亡矣其後亡者司馬氏內顧也況暴
亂乎

羌胡之叛

馬隆孟觀雖名將然止平一時之難耳郭欽江
統之言不用晉欲無亂得乎

陳敏之叛

敏據有江東而旋夷三族者任顧榮周玘且不
道也

西晉之亂

論者謂亂晉者三賈后也諸王也胡羯也予曰
此皆武帝爲之也興晉者宣也亡晉者武也

劉淵據平陽

淵以文武之資因其故部遂據平陽其國若未
可量乃聰粲暴亂旋以滅亡惜哉

慕容據鄴

慕容廆假託東晉并吞強鄰若非逼石氏父子則慕容氏世有明德莫與京矣

成李據蜀

李特笑劉禪卒以流民創業雄實成之皆人傑也

張氏據涼

張氏世篤忠貞保全民社父子慈孝兄弟友愛用才用兵各盡其道美哉

王彭平淮漢

王敦聽讒而欲殺陶侃然初能任侃平荊州者亦敦也杜曾猖于杜弢周訪克之功同于侃矣

石勒滅前趙

王浚愚妄劉琨夸大石勒從而侮弄之幽并一去勢震江淮矣

前趙平秦隴

南陽王模以長安叛晉保以上邽收兵至奄有秦隴父降子死可謂劣矣陳安雖得士心徒勇而已

石勒滅前趙

劉曜才非勒匹復酗于酒關險不守石氏父子宵肝血戰前趙之亡蓋有以夫

氐據仇池

憑恃險阻而無遠謀終遺人擒耳

祖逖北伐

元帝無志北伐而逖誓不清中原不濟江卒能徒手立功掃清河南氣吞冀朔元帝未嘗予之

以兵而忽遣戴淵奪其兵西銘比諸孔明李綱其言信然

王敦之亂

王導馮道德之賊也人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之姦東晉所以不振也導之贈謚周礼也謂往年敦破建康殺諸王宰相逆節未彰故礼開城迎之皆爲忠臣嗚呼是何言乎

蘇峻之亂

温嶠大臣也陶侃重臣也庾亮庸臣也王導佞

也

燕討段遼

燕王皝能并强敵而不能容兄弟雖兵力精銳不足取也

趙魏亂中原

趙魏大亂燕并其地而晉人不闚寸土殷浩桓溫之罪也殷浩內忌溫而外無以制勝坐失機宜不足責桓溫非世所稱英雄乎而不爭先也

江左經略中原

桓溫伐秦而不渡灞水桓之過也苻十上請都洛陽而穆帝不許非溫之過也

桓溫伐燕

伐燕而敗溫才不敵燕也且不乘趙亂而後圖燕敗已兆矣

桓溫滅蜀

蜀之亡非李雄不立子之過也

桓溫廢立

桓溫之不禪代謝安有力焉

苻洪開創之主也而爲麻秋所鴆苻健非不英偉而徼騎至臨終謂太子生除酋帥大臣繆矣以生之昏暴覆亡可待不有苻堅秦安得興乎堅之殺生爲宗社民人不可爲篡至苟太后賜法死而堅不言是何心哉

苻秦滅涼

張氏世篤忠貞而祚始篡弒是滅涼者祚也至秦兵問罪豈天錫所能抗哉

苻秦滅燕

燕勍敵也非評執政垂出奔秦未必卽滅之也苻堅厚待垂仁也王猛欲殺垂智也不殺評堅猛均失之

慕容皝秦復燕

苻堅英主也授任慕容氏而遷諸氏亡之徵也王猛奇材也臨死而言晉不可圖以慕容垂故也慕容垂姦雄也夫人得幸于堅而不恥勾踐之流也姚萇逆臣也苻宏中主也苻丕苻登賢

嗣也張夫人堅嬪也中山公堅子也皆自殺順陽公主樂夫從宏毛后不辱姚萇其餘殉國之臣亦復不少苻堅之教化也

翟斌燕之先驅也首奉燕而又叛燕愚人也

拓跋興魏

魏興于珪然珪之先世有偉人其氣脈深遠矣也其不知討賊耳

乞伏據金城

乞伏氏有志者也國仁乾歸善反覆固胡性哉

禿髮據廣武

禿髮氏兄終弟及骨肖和順求諸夷狄不可多得烏孤用紛陀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志量宏遠而走馬暴卒不亦惜乎利鹿僞檀尚有才略外逼强敵終以不振時勢限之也

蒙遜據張掖

蒙遜矯詐忍刻人也

秦滅後涼

呂光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勢已不永況內難外縱以人望據有巴蜀使足有爲劉裕其如之何

呂光據姑臧

光之歸國未有異心也而梁熙欲閉境拒之是叛者熙也光破龜茲平西域存堅加以爵賞道已不通則光之據涼非得已也其稱公稱王皆在堅死之後西銘謂與葬垂同于無君荀矣惜也其不知討賊耳

乞伏據金城

乞伏氏有志者也國仁乾歸善反覆固胡性哉

禿髮據廣武

禿髮氏兄終弟及骨肖和順求諸夷狄不可多得烏孤用紛陀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志量宏遠而走馬暴卒不亦惜乎利鹿僞檀尚有才略外逼强敵終以不振時勢限之也

蒙遜據張掖

蒙遜矯詐忍刻人也

秦滅後涼

呂光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勢已不永況內難外

敵哉

馮跋滅後燕

跋亦人傑也始佐高雲遂有燕地雲苟能民豈必代立

蒙遜滅西涼

李歆達其父暠之政不聽尹太后之言宜其亡

乞伏滅南涼

乞伏乾歸困于姚興奔南涼以熾盤爲質熾盤以逃被執僞檀芘之乃滅僞檀者卽熾盤負心報父恥事雖敗可謂孝矣

蒙遜伐西秦

熾盤足敵蒙遜至暮末非遜匹矣

劉裕滅南燕

慕容超慮難而去社稷乃猜忌失人復不知守險遂爲裕所滅忽諸

劉裕滅後秦

裕非不知關中不可去特有內顧憂耳

赫連據朔方

赫連氏與魏接壤而都統萬有關中假令不驕不虐後嗣日强豈遂亡乎

魏滅北燕

馮弘本不足以守國況結怨於魏耶

魏滅夏

魏之滅夏也竭其心力以翦除之夏亦勍敵哉

魏滅北涼

魏日闢國而牧健以淫亂承蒙遜之業安能久乎

魏平仇池

楊氏兵精地險而不與者無遠略也

劉裕篡晉

劉裕兼司馬懿師昭炎四人之才亦行四人之事至觖殺恭帝德更薄矣

元魏寇宋

南北之人才勢力適足相敵魏不勝宋猶宋不勝魏無論伐喪也

徐傳廢立

徐羨之傳亮無霍光之德望而有不順之迹何以免乎謝晦則事更危矣

彭城王專政

義康初無叛逆之心劉湛范曄陷之耳觀其侍疾嘗藥受命流涕讀淮南厲王傳而自嘆後人悲之

宋文圖恢復

宋之將相不如魏而連兵動衆以圖恢復非恢復不可圖圖失其道也

宋愛逆節

愛刑餘閹竪而迫一太子弒二君羽林郎中劉尼振臂一呼誅逆城而立皇孫濬功烈偉哉

太子劭弒逆

魏有宗愛之亂而宋有太子之逆此宋所以先衰也

南郡王之叛

義宣未嘗欲叛也叛者臧質耳然非武帝淫其

諸女質安能使叛哉

竟陵王之叛

誕建績兩朝未有不順而武帝討之寧恩哉賀弼飲藥不降范哉誓死不變呂臺濟死保其子知其冤也

廢帝之亂

廢帝淫亂明帝代之幾爲尋陽所覆素非人望故也

明帝北伐

當明帝初立若魏乘亂事不可測乃幸無變而不知休兵息民培養國脉反啟禍釁不亦愚乎

蕭道成篡宋

袁粲死忠裴子野議其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誠哉是言

魏遷雒陽

欲移風易俗制禮作樂何必遷都而後可哉

蕭鸞篡弒

繆林無道海陵無權諸王制于典簽鸞何忌之

有

元魏寇齊

南風不競北運亦衰不然齊之亡易易耳

蕭衍篡齊

懿爲忠臣衍爲禪代一以義重一以才雄非常人也

南北交兵

魏不乘衍初動之時用元英計據襄陽斷黑水至寶貪痛哭乞師而後南伐失時甚矣然非梁

武初政挈叡奇才未易當也

魏伐柔然

沙漠之地代有強梁柔然盛而元魏無如之何柔然衰而突厥又起矣

肇忠用事

高肇之罪浮於于忠然皆庸才也

邢巒寇巴西

繼之才不減鍾鄧而巴西無良將使魏主濟師王足不退如取諸囊中耳

梁魏爭淮堰

國之強弱全賴人才豈在堰哉梁傷財勞民惑矣

元乂幽后

胡后不顧身死願生太子其初心非不善也及臨朝之始淫蕩漸彰元乂幽之實后自取特乂非其人耳

六鎮之叛

魏主不聽李崇改鎮立州加恩府戶卒致大亂

傷哉

元顥入洛

顥藉陳慶之銳師自發鈐至洛陽以少破眾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旋即死亡西銘謂非爾朱榮能制顥顥背梁而猜慶之所以速死其誰曰不然

元魏之亂

爾朱榮葉卓之流兆不如袁紹高歡曹操之流也

魏分東西

高歡宇文泰才智相若泰伺歡之後而乘其隙勢更順耳

高氏篡東魏

洋不及父兄而禪代者積威之勢使然也

宇文篡西魏

高歡病逐君之醜恭事靜帝宇文泰藉以爲名而身弒二君是泰之心更不如歡矣

侯景之亂

梁祚雖衰何至厄于侯景特君臣恬怠不備不虞耳景力雖强非太子許和援兵四集臺城未可破也

梁氏亂亡

蕭繹奮兵討景人望中興使推赤心以待諸王共復大業事成之後雖東面讓三南面讓五誰得而僭之哉

西魏取蜀

侯景陷臺城武陵王不知臥薪嘗膽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而自言符瑞遂卽帝位嗚呼蜀且不保何論其他

蕭勃據嶺南

勃何人欲制陳霸先乎

王琳奔齊

琳忠義奮發深得人心其才過於吳明徹使陳霸先旰食者實此人也不幸敗而奔齊齊人不能用竟爲明徹所窮觀其旣擒之後麾下爭爲請命其死也哭者聲如雷一叟祭而收其血朱

瑒請其首茅智勝等送其柩入不忘琳如是琳之所以感人者蓋可知矣君國變易獨得其正生可敬死可思聖賢之志哉

齊顯祖狂暴

齊三世無令主而不亡者鄰國皆亂故也

安成王篡立

文帝以世子昌次當天子故沈昌于江安成以海陵王嗣爲天子故弒王于道其事畧殊其心一也

周陳之叛

周迪陳寶應亦小有才特不知量耳

宇文護逆節

北周明帝有識量不能誅護而見弒仁而不武者也武帝深智晦匿而出不意擊護于含仁殿右而拔君從逆不如尉遲迥遠矣楊后惋憤天可謂神矣然明帝深知武帝舍子而立之非有大識量何以及此

周伐齊

齊專任段韶斛律光而周以護爲帥雖有韋孝寬楊忠未能驟勝也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以馬鬬之故辭慕容廆而西別創疆宇其後兄弟叔姪惟賢是立孝友之性諸夏所無予深美之至夸呂在位百年驕淫既久又失慈愛天倫薄而國祚亦微矣

周滅齊

斛律光死齊無大將復有馮如擾亂政事周師屢出而後滅者武帝之不善用兵也

楊堅篡周

堅雖有異相使非天元荒暴得中主而輔之未能卽篡也韋孝寬功業聲譽北周之朝罕出其右而拔君從逆不如尉遲迥遠矣楊后惋憤天性尙存悲哉

始興王謀逆

長沙王叔堅揔始興拔太子可謂忠矣

隋滅陳

後主君臣靡靡並如婦孺隋人取之囊中物耳

臣有任瓌親有叔慎不知早用徒令亡國之後與高涼洗太夫人抗節傷哉

隋易太子

獨孤后之妬晉王廣之姦相搆而太子勇廢矣

突厥朝隋

隋以極盛當勞運之衰兵懾之財縻之公主娛之

隋討高麗

隋不克高麗兵多將眾事權遙制故也

煬帝亡隋

煬帝兼秦皇漢武五胡南北季世之主而有之後雖卒亡天之縱帝亦茂以加矣

高祖興唐

李世民以隋室大亂奉高祖起兵晉陽進據關中收豪傑拯生民何異湯武使行王政東向征天下誰敢不服哉乃奉恭帝行禪代與魏晉六朝無異繆矣高祖之妻竇毅之女也幼恨隋篡柴紹之妾高祖之女也能合羣盜此其英武皆亦高祖之志乎

唐平東都

楊玄感過王世充李密過玄感玄感密死世充何爲

唐平河朔

夏王以仁武之資撫有河朔拔賢才褒忠義救民伐罪其地險兵力與唐相若也謀臣猛將與唐相比有過無不及也然救王世充而爲唐擒者何也不用凌敬之策也使用敬之策命將守懷州河陽而自帥師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天下未必非夏之天下也乃敬爭不從婁諫不聽戰而敗敗而見獲又無子人謀不臧天命亦不佑也

唐平隴右

薛舉雖強仁杲暴虐無能爲也

唐平河西

李軌親信諸胡奢妄漸著復不從安興貴舉土歸唐興貴結胡圖之如取嬰兒耳

唐平江陵

劉武周得宋金剛所向必克元吉棄師裴寂敗績高祖欲舍大河以東非世民血戰太原失而關中危矣

唐平江淮

蕭銑阻長江之險承大梁之業非猜忌功臣可守也

杜伏威輔公祏皆將才惜不知擇主耳

唐平山東

劉黑闥竇氏之名將也亦竇氏之忠臣也竇氏德澤尚在人心黑闥復英武使竇氏有子唐不安枕矣

太宗平內難

唐之興世民力也而高祖不早立世民爲太子使開嘗月相殘之始是建成元吉非世民殺之也

太宗易太子

太宗無賢嗣易猶不易耳然太宗無如何也

太宗平突厥

突厥雖强唐亦甚盛況可汗有二唐因得而間之乎

唐平鐵勒

太宗許薛延陀婚契苾何力請敕其親迎以絕之卒行其計以乘其弊不然未易平也

唐平西突厥

唐人銳意取北狄而西突厥地分人亂自敗久矣

太宗討龜茲

布失畢恃險而獲郭孝恪恃勝而隕

太宗平高昌

高昌王文泰自恃險遠驕慢已甚侯君集不乘其會葬雍容奏績降其君臣以貧下吏太宗猛哉

太宗平吐谷渾

呂夸之後吐谷渾莽亂李靖伐之摧枯拉朽耳

貞觀君臣論治

太宗英敏宏達躬行節儉房杜良輔魏徵直言皆能盡其才觀帝之議論丰采巍乎煥乎但少驕耳

唐平遼東

太宗不克高麗者以親征兵多且不用道宗之計也

吐蕃請和

太宗之世吐蕃稍强于諸國若併力勦除不難
前滅乃降主和親辱國甚矣然玄宗之世犯邊
創德宗以後薦食上國唐祚有盛衰虜運之
强弱哉

突厥叛唐

突厥之叛藉口武后非無名也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扼其要地突厥漸衰後併于回紇使唐能
守三城謹山北千八百烽堠金湯之業也

唐平奚契丹

奚與契丹臣服唐室皆因武后而叛其後叛服
不常元宗時平之者祿山二虜平而祿山反矣

武韋之禍

武后秦皇漢武之量曹操之姦煬帝之侈韋后
與晉賈后伯仲耳狄仁傑心不忘唐武后非不
知也五王之忠申宗志之唐室危矣非玄宗孰
興之

太平公主謀逆

太平公主武后之肖女也

李林甫專政

元宗敗于楊氏而始于李林甫之相依武
惠妃是何亂唐者皆由武氏也然元宗初政不
減太宗晚年不減中宗林甫國忠爲之亦自取
之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元宗有焉

姦臣聚斂

元宗晚年用財如糞土故姦臣以利中之

楊氏之寵

貴妃淫妬國忠姦亂元宗縱之亦以平治日久

民和年豐可共爲娛快耳非徇美色甘心亡國
如紂王煬帝也觀其檢貴妃立太子中興之運
已啟焉

安史之亂

唐德未終民心思慕逼以安史之殘虐激以李
郭之精忠動以顏張諸人之貞烈故亡而存耳
不然如肅宗者內惑張良娣外任李輔國始則
不先取范陽既則不知制史思明而出師必以
魚朝恩監亦昏矣哉

劉展之叛

展之叛中使邢延恩欲以計去之也夫展本不叛而欲誅之懼以兵權而崇位以誘之事又不密繆哉

李輔國用事

輔國敢逼上皇張后庇之亦有以窺肅宗疑父之心也輔國殺張后元振裁輔國天之贊唐甚矣不然恐代宗癡聾未必能除此三人也

僕固懷恩之叛

懷恩之叛迫于姦讒使代宗用顏眞卿計以郭子儀代之事易平耳懷恩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復兩京而卒以叛死帝養其母不言其反良有以夫

元載專權

載能誅魚朝恩才非駕下特貪縱甚耳帝初知之而不輕其權勢勒令致仕卒至戮妻孥毀墟墓獨載之罪哉

吐蕃入寇

元宗以前邊地險遠復有折衝之將至代宗之世程元振壅隔蔽警至邠州以北皆淪左衽輒動京師雖有郭子儀輩何如限制萬里哉

兩稅之弊

西銘有言兩稅之病不病更法而病加斂嗚呼加斂豈楊炎意乎租庸調之弊多于兩稅兩稅非加斂何弊之有

裴延齡姦蠹

延齡有聚斂之事而無聚斂之才妄人耳陽城本名士又居諫職其直言固當若武臣張萬福者可敬也

吐蕃叛盟

力足以制夷狄則盟可久不然雖盟何益

藩鎮連兵

不擇人而授以兵權土地又非上所願與其叛已兆矣況復政事不修駕御無術乎

伾文用事

伾文皆愚且躁以順宗狎臣乘疾專柄朝政紛

然順宗知之內禪于憲可謂明矣

憲宗平蜀

憲宗信杜黃裳黃裳信高崇文君臣一心卒擒劉闢宜哉

憲宗平吳

李錡之叛也武元衡請討之裴行立能除之憲宗用以成功而愀然不受賀其既誅也蔣乂請赦其宗族兄弟盧坦請全其祖考冢廟裴垍李絳請以逆人金帛賜浙西百姓代租稅憲宗又

用之嗚呼仁矣

魏博歸朝

憲宗用李絳計寵任田弘正亦忠順美矣哉

憲宗討成德

田弘正效忠吳元濟服罪王承宗不敢復叛矣而承元恭順一如弘正豈非天授唐室哉惜乎憲宗使宦官監軍已不能如初政之遠大也

憲宗平淮蔡

德宗所用非人吳氏遂不可制憲宗明斷終能克之

憲宗討淄青

裴度爲相李愬田弘正爲將師道已窘況劉悟從而圖之乎

河朔再叛

田弘正足以制王庭湊而奪其兵權使不得其死悲哉李愬病歿裴度受讒迫敬宗立已失時矣

南詔歸附

閣羅鳳之臣吐蕃也刻碑國門明非本心特以張虔陀私其妻子不堪誅求耳李晟破之韋皐招之至杜元穎而復亂至李德裕而復靖人才之關係如此

宦官弒逆

憲宗晚年奄誕敬宗昵比羣小皆爲閹弒而不聞臣子有討賊者宮禁秘密逆黨森連矯詔挾君裴度輩疏遠老邁無可如何也文宗有志而

甘露致變良由信任非人然非宋申錫之冤仇
士良王守澄必不敢無君至此觀李德裕相而
宦官屏息知文宗之受制家奴亦不用賢耳使
文宗用裴度言相德裕事成矣

朋黨之禍

牛僧孺苟安姦矯處極亂之朝而以爲太平庸
妄人也李德裕薦拔賢才建立功業朝綱內振
兵革外靖非常人也性異冰炭安能相合哉武
宗任德裕而宣宗廢之天厭唐哉天厭唐哉

武宗平澤潞

李德裕駕馭河北激勤諸將敗不變計降不受
奸澤潞區區不足平也

裴甫矯渙東

夏侯孜薦王式可謂知人王式知勇足以破賊
亦可謂不負知己

龐勛之亂

勛藉思歸怨卒唱亂剽掠非有大志令狐綯縱
之東下故遂難制耳然杜悰死守泗城以扼江
淮之衝幸譙奮身出入郭厚本張存誠援之冤仇
承訓有異才又善用朱邪赤心勛于是滅不旋
踵矣

回鶻叛服

李泌和回鶻以討吐蕃李德裕招唱沒斯以逼
介烏冊黠戛斯以靖回鶻皆馭狄之長策也

吐蕃衰亂

唐非能復河湟也吐蕃內亂思附大國張義潮
尚延心二人爲之耳使二人不歸唐唐無如何
也

蠻導南詔入寇

不能服以兵威而和以公主國之恥也

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奇才也心歸乎唐而唐不能用唐所以
亡也其後諸鎮相攻克用忠于王室唐忘其勳
而猜忌之當張濬孔緯之時信任者朱溫而已

黃巢之亂

巢縱橫天下竊號京師勤王百萬之眾無如之

何李克用一至勢如破竹尊王滅賊桓文何足道哉

藩鎮之亂

李克用滅黃巢之後一討朱玫一斬王行瑜凡三救天子大難乃昭宗恐沙陀太盛不使入朝李茂貞韓建得以逞志愚哉克用不恃大功奉詔歸鎮略無怨志可謂純忠

楊行密據淮南

行密乘時而起能用人才據有淮南亦人傑也不然久爲朱溫併矣然有田頵安仁義而不終其績惜哉

王建據蜀

建當僖宗幸興元時流離奉君頗有小忠其後破關進兵據有全蜀非不英偉但與田令孜爲父子終無顏自立耳

諸鎮相政

無日不思篡者朱全忠無日不効順者李克用然朝廷每惑全忠而忌克用所以不得不亡也

朱溫取淄青

王師範始奮義而後降朱溫半塗而廢良由偷生之念中之也誰料後日卒無遺種哉且起兵以來戰無不克楊師厚奮攻青州遂不守土何其繆哉

朱溫篡唐

崔胤誅宦官而任朱溫與何進召董卓一轍朱溫遂弒昭宗篡唐室朝中無不畏服輕溫者獨其子殺之則爲篡弒友珪眞溫之肖子也

邠王篡弒

朱溫弒昭篡唐普天下之人殺溫不爲篡弒而李茂貞外强內懦令終其世抑何幸乎

錢氏據吳越

錢氏世守臣節父子兄弟和順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智也

王氏據閩中

王潮能得眾心舍子立弟審知審知讓審邽邽不受其開國之初何異錢氏哉乃後嗣不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亂逆何以永世

劉氏據廣州

劉龔不能宏隱之德侈僭殘酷嗣復淫亂亡已晚矣

高氏據荊南

從誨賢于季興而所向稱臣不驕不侈妾婦之道也

徐氏篡吳

徐溫及知誥司馬懿之流也

馬氏據湖南

張佶知士也馬殷豪主也奉天子睦四鄰兵強國富而卒亡于南唐子固不肖其晚政亦已荒矣

晉王滅燕

劉仁恭反覆小人守光逆賊妄亂已甚晉王滅之理勢然也

後唐滅梁

莊宗幼年志度遠大既襲位白服出兵百戰百勝世傳其錦囊盛矢係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祭天告廟可謂大孝矣然急于稱帝好自矜大天下未平驕盈已極吾方病其器小也

莊宗滅蜀

唐祚方隆蜀主不道俎上肉耳

鄴都之變

莊宗矜功好色吝賞信讒寵用伶人宦官而不恤戰士宿將身被焚弒有始無終哀哉

安重誨專權

安重誨讒人也其欲殺潞王猶殺通王雅王也豈爲國忠謀哉歐陽氏謂爲志勤王室過矣

秦王之亂

秦王握兵驕虐將相避禍潞王早有窺伺之心然禁關稱兵喪亡相繼而潞王不敢聲罪致討入都定計是懦人也使朱弘昭馮贊暗爲之防

不使有所藉口或發難而能制其死命潞王何能爲乃但知激變而戰守兩無君臣失色閔帝奔波馮道勸進路王始願詎及此哉

契丹入寇

阿保機不受七部之代并吞其地遂思南牧李克用約爲兄弟而晁背至莊宗無如何者失榆關之險故也夫克用之將周德威功最多而失榆關者由德威恃勇不設備可哉

孟知祥據蜀

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兩川交爭范延光請乘其隙使石敬瑭輩及時圖之知祥危哉

石晉篡唐

敬瑭之篡晉也父事契丹割十六州藉其兵力以竊帝號人皆恥之敬瑭不恥者何也不如是契丹不助事必無成也敬瑭何能不爲契丹所賣幸耳然使唐以奇兵出雁門向虜庭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命龍敏郎萬金救張敬達于晉安則契丹遁而敬瑭授首矣

范楊之叛

范延光素有重名敬瑭稱帝不卽討賊失時甚矣旣降復叛事固宜敗楊光遠擁兵驕恣愚人耳

契丹滅晉

景延廣雖挑强虜然晉失十六州之險契丹憑陵已甚趙延壽復時時勸之契丹亦未能和親無事也契丹兵入初爲李守貞等所破使非杜重威心豔赭袍晉或不可卽滅晉滅契丹去劉

知遠安坐取天下矣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郭威雖握大權未必遂有無君之心隱帝信蘇逢吉李業之言忽殺楊邠史弘肇王章族威之家而使郭崇威等殺威以此激變然隱帝聽李太后之計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威未敢顯爲叛

逆也隱帝死于亂兵擁立幼主威固安然受禪矣劉崇不早逾太行據孟津本不足以敵威況世宗仁武更勝于威哉

世宗征淮南

司馬君實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贖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戮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復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

其宏規大度非五代帝王可同日語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嗚呼豈徒近之哉

宋史紀事本末

太祖代周

嗚呼世運之不幸也天道之難知也胡爲而生宋太祖哉古之篡弒者非已有危險之勢卽國有可乘之隙太祖之篡何哉世宗富貴之至孤兒寡婦而奪之耳三代之後漢文光武唐太宗史推聖主然剛大正直無少間然莫如世宗世

宗不讓堯舜湯武恭帝無太甲之失而有成王之賢使太祖盡忠于周豈不甚盛乃忍爲此事是太祖非特周之賊萬世之賊也其子孫俘辱于金而高宗臣服仇讎爲天下恥不亦宜乎若韓通李筠李重進忠臣也死賢于生多矣

收兵權

從容杯酒遂收兵權鎭將固無英雄亦天縱此賊耳

平荆湖

高氏周氏本將覆亡況復自亂不足平也

平蜀

蜀主荒淫將相愚妄險隘不守能無降乎

平南漢

劉鋹無道甚于孟昶潘美知兵愛民取之猶反手耳

平江南

宋惟利是視南唐猶以事周之禮事之誤矣況不恤政事不用林仁肇復江北舊境之計而鴆

殺之誰復禦曹彬乎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不能法周世宗而反斥之天良絕矣小善安足論乎

議禮樂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治河

西銘曰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宋臣喜功强使東能無囷乎且宋

詩命江淮漕臣而河患殷勢使然也誠哉是言

金匱之盟

杜太后何必有遺命太祖何必欲傳弟皆太宗爲之耳太祖貢周世宗竊神器太宗遂負太祖弒而篡之矯太后命以文飾之復殺太祖之子然則太祖不過一身爲天子且不得其死天下永爲太宗之天下回思陰謀詭計黃袍加身亦甚矣

燕越歸地

紀事約言　卷二　三

錢俶以先世所傳之土地與人與滅亡何異非賓融以河西効順比也

平北漢

劉鈞雖云哀辭求存亦藝祖無從取之耳鈞死不迎繼文于契丹而立辭劍兒遂啟喪亂太宗除之尙費兵力何能更復燕薊哉

契丹和戰

周世宗已服東南專心西北不幸而死子孫繼之以全盛之勢使藝祖太宗任攻取之責契丹

可滅也周易爲宋南風不競甚矣

西夏叛服

太宗不能平李繼遷而夏强夏强而宋已小朝廷矣

交州之變

陳邦瞻曰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不振甚矣

弱盜之平

張詠再鎭西蜀化賊爲民宋初諸臣誰與伯仲

紀事約言　卷二　四

哉

太宗致治

太宗愛民容有一二可觀然自愧不如唐太宗信哉

營田之議

何承矩陳堯叟陳靖之議皆足以富國惜不見用也

至道建儲

寇準定議于前呂端持正于後此眞宗所以正

始也楚王元佐聰敏素著以救廷美之故遂發狂疾焚宮罪廢歷年眞仁觀其志意豈眞狂哉彼蓋心非太宗所爲欲嗣位則不忍欲讓國則不能欲逃隱則彰父之惡不得已而爲狂疾亦仁人孝子之極思耳民無得稱世無得知并太宗眞宗亦絶無覺其所以然其爲至德非泰伯孰與比哉

咸平諸臣言時務

王禹偁所言減冗兵冗吏艱難選舉汰僧尼親

大臣遠小人皆爲至當惟論赦繼遷與夏臺爲失計耳

契丹盟好

澶淵之役寇準決策其後富弼使北不許降主割地使守此勿失不聽王安石割河東盟好猶可恃也

天書封祀

秦始漢武唐元皆德威極盛天下和平始有封禪長生之舉乃宋眞屈辱於遼夏四方殘破覓

以天書自娛昏妄甚矣李沆逆料其然故屢奏災異王旦不知姑爲將順幸仁宗以天書殉葬克幹父之蠱也

丁謂之姦

謂足以害寇準而王曾足以去謂者準不學無術曾才智克濟其忠也

明肅莊懿之事

劉后英明攘李后之子爲子李后隱處羣嬪死無怨言仁宗初不知劉后死而後知之后卒能

用于曾呂夷簡魯宗道范仲淹故母子君臣之間賴以完美庶幾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郭后之廢

郭后雖有失德仁宗未忍即廢呂夷簡以修怨之故勸帝廢之使乾帥有所傾陷其罪深矣

天聖災議

承天書封祀之後而羣得因災異暢言此國之福也

茶鹽榷罷

秦漢以上有鹽無茶至唐始有茶稅茶既盛行不必無取使行貼射通商之法不復滋弊亦未爲酷也

正雅樂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然歌工以照樂濁不成聲使鑄工減銅齊以協歌照絕不知胡瑗改朴編鐘叩之弇鬱後得古鐘聲與朴鐘合則朴樂固非高者也

慶歷黨議

明黨之說起于呂夷簡之詆范仲淹羣小借之離間君子後仲淹懼讒西行夷簡以爲不宜去朝鳴呼使夷簡早引仲淹不開黨議則仲淹任用而夷簡亦與鮑叔竿虎爭烈矣

夏元昊拒命

以元昊之强非募用韓琦范仲淹麗籍种世衡狄青諸人未易當也

儂智高

仁宗用龐籍之言導任狄青青即罷交趾助兵斬邕節敗將出奇制勝遂平廣南美矣哉

只州卒亂

王則盜據只州使朝廷輕之不任文彥博未速滅也

沒六塔二股河

不因北流之勢而强使同東連與大役徒傷財害民耳

英宗之立

仁宗無子育英宗於宮中竟傳大位內外安治者韓琦之功也琦固大臣復有司馬光歐陽修包拯范鎮諸人同心共濟然後愈見仁宗曹后之明聖盛矣哉

刺義勇

韓琦以士兵賢于召募故刺之司馬光以刺民必至成邊故止之使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何嘗不善但琦不能保其後光所憂耳

濮議

英宗先正東宮始繼大位以帝統所在不顧私

親司馬光立議甚正惟欲尊濮王以高官大國則非是王珪皇伯之稱更爲繆戾宜韓琦歐陽修曾魯公不服也程頤欲不稱親而加禮尊爲皇伯父濮國大王猶珪意也于謂英宗既久爲仁宗後上承大業非濮王所得私特係濮王所生何可稱爲皇伯且子不爵父宜仍濮王昔日封號稱本生考而稱殺天子禮以祀焉

王安石變法

安石心術非不正志趣非不高特才量不及好勝剛愎無知人之明以此自誤誤國當英才林立之際而崇長儉王宋之不幸也

學校科舉之制

范仲淹請立學校司馬光十科舉士美矣王安石更經義法非不善但以一家私學鈞餌多士故爲敝耳

元豐官制

官制原可更正特治道不明雖正何益

西夏用兵

王韶之謀河湟非不可行特將帥失人耳幸夏運衰弱時或奏捷若如元昊之强必取屢焉

熙河之役

河湟宜復不宜棄不得以王安石章惇蔡京而疑之

交阯

熊本能制柯陰韓存寶林廣不能制乞弟才不同也

元祐更化

宣仁聽政即罷新法相司馬光悉拔羣賢盡革弊政故元祐之間號稱極治然光自元豐八年五月留閤至元祐元年九月辛用事不過一歲有餘耳呂公著四年卒宣仁太后八年崩而紹聖之議行矣論者或病更化太驟有以激之不知神宗之末舊染滿朝以太后擁幼孫去邪任賢其勢豈容遲緩若元祐之初不即更化光與公著早卒元凱舊臣久已得志何待宣仁沒世始起邪說耶

宣仁之誣

哲宗十歲卽位主宣仁崩已十有八歲矣娥臣縱善熒惑非其至昏至愚亦誰敢誣宣仁也吁宋祚盡矣

洛蜀黨議

西銘謂頤軾相爭小人乘間不自固其藩籬不知頤軾之道本不相謀頤以迂腐之故不入章蔡之黨軾之惡頤猶惡元豐舊臣也司馬光大賢而以蔡京爲有才以程頤爲有學信任薦拔

卒致反覆變亂頤訐于內京叛于外知人則哲良難矣哉

紹述

元祐之治變爲紹述指司馬光輩爲姦邪幷誣廢宣仁太后而哲宗甘心者豈卽位年幼彼昏不知耒見王安石諸人新法之害司馬光諸人更化之利耶抑太阻圾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至宣仁以老太后攝十齡昏幼其治轉出先人上故造物者忌之耶

孟后廢復

孟后以宣仁高太后向太后所愛遂冊爲皇后章惇以元祐故誣宣仁遂附劉婕妤讓成廢后之事然后亦以此得元祐名初雖復而旋廢至劉后不謹自殺后卒經大難立高宗足以係天下望者亦廢之力也

建中初政

徽宗初立卽貶章惇諸人昭雪元祐乃曾布一相紹述復起事不可爲矣

蔡京擅國

徽宗非不知京之姦而屢屢用四擅國政其子攸媟孽其短乃勒致仕然已無救汴宋之亡矣

花石綱之役

徽宗玩物喪志爲蔡京所誤童貫雖橫然見花石之困民而創作手詔罪已罷花石諸務吾取節焉

道教之崇

徽宗當危亂之時而花石神仙縱欲敗度宜其亡也

金滅遼

遼享國日久土宇開辟乃阿骨打舉兵而竹破瓦解不祀忽諸雖金之强亦可知遼運之衰非一日矣

復燕雲

宋不能敵遼安能敵金使不先與金通受郭藥師張覺之降則涿易平三州既坐致之復撫遼紀事約言 卷二 十三

主爲屏藩選兵擇將守邊備費無窮終我有也奈何卑詞重幣以求金將童貫而敗績遂爲金所輕侮也

方臘之亂

方臘因民怨花石綱而變幸無才能不然宋不南矣

羣奸之寇

陳東請斬六賊欽宗不肯諸市朝而但使貶竄怏矣

金人入寇

金人懸軍深入頓兵都城邊鎮尚存援兵四集使欽宗專任李綱种師道戰守有備不待寸和割地而金人退矣

二帝北狩

以一國之强而困于都城邪不去賢不用割地見欺而復割求和不遂而更求城破不死而爲金人括金銀搜後宮二帝親造其營隨之北去使遲幾歲異哉

紀事約言 卷二 十四

張邦昌僭逆

邦昌庸人也金不能有宋地故立異姓使相猜耳

高宗綱統

康王擁兵觀望忘父兄之恥不急復讎南渡即位信任黃潛善汪伯彥爲祖宗者亦何用此子孫爲哉

李綱輔政

綱之相也議戰守正僭逆定經制改弊法定幸

都之謀當討賊之任簡拔忠才分布要害乃小人讒譖七十七日而罷高宗之爲人何如

宗澤守汴

宗澤能守汴京連結河北號召忠義挫折金人方召申前之匹也高宗媚讎使之憤死悲哉顧澤之見任實由李綱綱罷而澤無從生矣

兩河中原之陷

守土之人非無忠義但高宗棄之度外內罷李綱外亡宗澤廢張所傅亮等招撫經制忌信王

棣而不用故四京全沒半壁亦幾不得耳

南遷定都

高宗之不肖讀史者皆切齒焉子不肖論矣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本朔稱臣金人莫肯哀而赦之韓世忠岳飛邀諸長江之險兀朮安能創始畏南牧使專用二人猶有望也

苗劉之變

高宗棄忠簡宦以此致變非朱勝非保帝生張

浚治兵與元閣復中夏雖有富平之敗克保全蜀由端固將才亦難駕馭縱有小失不可謂非賢臣也

吳玠兄弟保蜀

吳玠吳璘智勇兼勝足以克敵不爲秦檜史浩所沮璘之功業尚不止此高宗最恨忠臣而忠臣獨多何也

岳飛規中原

飛之乘勝規復中原也秦檜惡之久矣大功方建遽令班師求和于金遂陷之死嗚呼諸葛亮以時未可爲而死岳飛以時可爲而死亮死于軍旅之中飛死于姦臣之手高宗不肖不足責何天道之難知也然二人相較飛更不幸矣

順昌柘皐之捷

劉錡之破賊班師大約與岳飛同時傷哉

秦檜主和

孔子曰君君臣臣構爲君宜檜爲臣構忘父兄母妻檜之爲人殆不若也

金亮之惡

金自海角起師百戰百勝滅遼殘宋戮辱甚焉無或如之何者乃天生迪乃古弒君篡國母子兄弟宗族讒肆剪屠姑姊妹姻戚悉充嬪御大臣貴姓更無論焉嗚呼人不能虐金而亮自虐之人不能辱金而金自辱之報亦捷矣

金亮南侵

亮之寇宋烏祿乘之高宗所以得歿於臨安也然時有陳康伯在內張浚劉錡尚存復有李顯忠虞允文李寶魏勝王友直諸人使乘閒恢復猶易易也

建炎紹興諸政

高宗忘二帝母后不納張守六思之疏殺忠媚讎恬不知恥而乃紛紜禮樂粉飾太平寃乎哉

孝宗之立

高宗育太祖之後老而禪位孝宗承繼絕無間言稱其父曰本生授受尊崇皆合于禮西銘謂構一生行事足告天地祖宗者止此信哉

隆興和議

孝宗雖賢于高宗而和戰兼用乾綱不斷太祖之後天亦不佑乎抑自棄也

孝宗朝定議

孝宗嘗垂言和無實效復讎之說廢而格致誠正之論興生機絕矣

陳亮恢復之議

亮英才卓識屢以恢復爲言非空談理學比也
孝宗知而不能用誠天下之不幸哉

道學崇黜

宋儒之病大約在空疏無用然如周惇頤程顥
邵雍楊時諸人亦皆能見道陸九淵聰明而有
實用朱熹嘗言子靜兄弟盡廢講學而務踐履
此爲大病噫朱氏豈不務踐履耶

兩朝內禪

孝宗至孝而光宗漸違天性以內禪掩逆非問
退也

韓侂胄專政

侂胄小人耳趙汝愚不與節鉞反使居內怨生
奸橫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北伐更盟

北伐未嘗不可特侂胄非其人耳

吳曦之叛

曦雖不才然因其世業據險結援宋無如何也
乃倘巨源出奇取賊而安丙忌掩其功且殺之

史彌遠廢立

皇子竑輕脫與彌遠交惡卒成廢立西銘謂眞
德秀既秉宮教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
身保俸不無愧德然竑實不賢文皆非帝后之
子以此引去是或一道將後不當復立理宗之
朝耳

金河北山東之沒

金爲蒙古侵凌復爲宋夏蠶制日蹙百里又何
謂焉使金人并力戰守尚有望也

蒙古取汴

鐵木眞之殂也遺言金兵聚潼關必下唐鄧搗大梁則坡於奔命後人卒以此取汴然金主初亦死守使終不棄去崔立何得獻城淫虐金主何必不收合餘燼也

會蒙古兵滅金

金主守緒能死國忽斜虎能殉忠比宋二帝榮矣

三京之復

能復而不能守反啟釁端輕視蒙古而將帥非人也

蒙古連兵

宋爲蒙古所困幸有孟珙折衝西北呂文德杜坱保禦江淮不然戎馬度江久矣頡冈政不修亟亡固宜縱延旦夕曾幾何時

余玠守蜀

以玠之盡方守蜀從合州城于釣魚山復因山爲十餘城以護蜀口卒由讒死巴蜀于是非宋

金主守緒能死國忽斜虎能殉忠比宋二帝榮矣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史氏三相天下積痛彌遠死嵩之卽謀起復土論不與卒令終喪患失者懼矣

史嵩之起復

理宗用史彌遠若賢亟斥彌遠死而用眞魏諸人業已晚矣然亦不過一諫官耳而理宗時猶難之

眞魏諸賢用能

理宗之朝羣陰互進宮寺嫗戚小人不獨董丁也

公田之罷

南宋初籍蔡京等莊以爲官田賈似道託限田之名遂奪公田僱田于民民受其患宋亡後人猶以公田之稅均入民田嗚呼其貽禍遠矣

蒙古諸帝之立

太祖之卒也四子拖雷監國耶律楚材與之立窩濶台二人可謂忠矣楚材能正太宗太宗死

乃馬眞后專政楚材憂死定宗不永而拖雷子
憲宗繼之憲宗之弟爲元世祖始雖自立亦人
心所服也拖雷爲忠臣世祖爲賢主偉哉

蒙古立國之制

耶律楚材輔太祖太宗立課稅定戶賦嚴驛令
用儒臣且知周孔之道立國制度皆其所爲世
祖增之耳

北方諸儒之學

姚樞竇默許衡劉因文學之士耳西銘責其相率
北惟士所之樞聘本不仕宋何不可仕元乎抑
雍容學校文章華國元主亦惟博崇儒隆道之
名非專恃以立國也至耶律楚材以天下爲己
任豈宜以小節拘之哉

蒙古南侵

蒙古主死合州城下忽必烈復渡江鄂州被圍
時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即位實無心南牧使似
道不許和稱臣亦必速退矣

郝經之留

元世祖無心南牧故經久拘不卽加兵然似道
之惡所以稔宋室之亡所以速亦由乎此使元
早問罪宋卽警悟或猶延旦夕也

李璮之納

璮都督江淮蒙古信任乃世祖立而忽歸宋自
取滅亡愚哉宋得璮而不能保愚又甚矣

賈似道要君

度宗固昏頹亦朝廷無人不佞似道耳不然夫
事虜無海上之節過矣況宋卽弱無道在南在
北惟士所之樞聘本不仕宋何不可仕元乎抑
雍容學校文章華國元主亦惟博崇儒隆道之
名非專恃以立國也至耶律楚材以天下爲己
任豈宜以小節拘之哉

何敢

蒙古陷襄陽

呂文德雖可以利誘而以誤國自恨死文煥初
能死守范天順牛富被圍四年而死張貴張順
犯火伏水百戰而死凡襄陽困于蒙古六年而
後陷使早遣大將救援猶可保也

元伯顏入臨安

伯顏有言宋得天下于小兒宜失天下于小兒
嗚呼元自破襄陽長驅入臨安宋舉國皆小兒

耳李廷芝姜才苗再成李芾輩死節亦不乏人然不若文陸張謝爲烈也

二王之立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以一旅之師崎嶇嶺海天祥才望較大而困躓愈甚天時人事皆不可爲而毅然爲之至死不怨忠臣何不幸而遂宋室早不見用宋又何幸而得忠臣于國亡主降之餘也太祖以不忠取天下太宗以不忠繼天下故子孫不能盡得忠臣之益爲金元所俘虜

臣妾徒使在天之靈悔愧而已

文謝之死

謝枋得之死古猶有之文天祥則不見知于度宗又不見用于少帝盡心二王而二三不遇六尺諸孤未嘗執政穿山度海隨處激發忠義即隨處被厄不以少帝死不以使元死不以用兵死不以二帝死而終歸于死此殆造物者苦心玉成顯其至奇至變之節以示人臣者歟

昔宋孫氏作唐史論斷竭一生精力專注於論唐史篇帙不多而論定持平自成一子與近世偏舉一端任刻深疏略之見鰓鰓然以翻案爲能者相去奚啻霄壤也頃客鄂垣督署承夏君彥保以哲兄紀事約言遺稿見示瀏覽之餘足與孫氏相頡頏因識卷後以誌欣挹

光緒七年春二月歙縣後學汪宗沂仲伊敬跋

史徵

武林王晫丹麓輯

天都張潮山來校

二十一史微

仁和徐汾武令著

史記

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始黃帝至漢武獲麟之年。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

槐廬叢書二十一史微 卷四

馬遷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而固反譏毀之。不知已作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竊腐史。昭宣以下復竄於賈逵劉氏。

後漢書

范曄撰後漢書九十卷。十帝紀。八十列傳。刪取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及前劉珍等東觀記。孔衍續漢尚書。爲一家之作。其天文志三十卷。又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以反誅。儼悉以竇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注而成。

前漢書

班固前漢書一百卷。十二帝紀。八年表。十志。七十

列傳。皆因司馬遷馬商楊雄向歆崔文而作。其八表天文志。亦附憲哀永竟而卒。和帝詔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至唐顏師古以太子監爲班史忠臣。

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故世號杜征南顏

何益

思精未有如此。不知戒及鬼履羊鳴。其於史家

陳壽作三國志六十五卷。魏四紀二十六列傳。吳二十列傳。蜀十五列傳。當時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及南北朝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群說。於王沈魚豢魚豢魏文帝韶悝李氏衛恒索靖韋曜裴暅李氏衛恒魚豢列艾張華魏文帝韶悝之孔衍傅暢司馬彪山海皇甫謐荀綽袁陸二氏胡冲陰澹袁子孫盛曹嘏陳壽謝沈習鑿齒虞溥李軌諸葛氏張儼樂資郭頒王隱干寶何法盛徐爰何之元裴子野蕭子顯張緬陸機干寶曹嘉鄧粲劉謙之何承天崔鴻等十八家晉史並行。而宋代以前史書。惟此最古。

晉代最重三十四家分入晉中。

世但譏壽榮米而闕丁儀。雪譬而短諸葛。不知其書。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事。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壽亦寓春秋之褒貶焉。

晉代最重三十四家分入晉中。

高於諸史也。惜書多載裴榮期語林。劉義慶世說。幽明錄。干寶搜神記。及沈約說。與謬妄之言。殊乖史體。

十六國春秋

前趙劉淵漢　後趙石勒趙　前秦苻洪氐　後秦姚萇羌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　前涼張軌安　後涼呂光氐　南涼禿髮烏孤鮮卑　西涼李暠　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　南燕慕容德鮮卑　北燕馮跋　前燕慕容皝鮮卑　後燕慕容垂　西秦乞伏乾歸　夏赫連勃勃匈奴　成李雄　李特巴氐

崔鴻弱冠便有著述。志在晉魏前史。晉成一家。無玄黓典籍遂良齊敬宗之徒。更加損益。乃爲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其事例屬李播。天文律曆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穎達。而宜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論。皆太宗所自爲。故稱制曰制。

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馬班是也。至唐始用羣才。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如淳風志寧則授之以志。如師古穎達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所以晉志獨

所指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傷苻健慕容垂姚萇
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
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
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
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卷末爲過耳
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謐之書又恐識
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魏宣武間其撰錄遊超
邑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
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

國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自正元以前
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
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譜然鴻經綜既廣多
有違繆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
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僭於廣
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
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也

宋書

沈約作宋書一百卷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

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貧於事
爰之說頗爲精覈

王郁嘗刺休文書作奇事以誣前代如琅琊王
妃適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
時人多有異論之類世稱載舌未爲過耳

齊書

蕭子顯撰齊書五十九卷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
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
子顯爲齊寧都縣侯入梁降爲子職其於斯文

喜自互騁所更改破析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
史體愈下其志天文止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
乃反自解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未敢竊載嗟
乎博不足也

梁陳二書

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
中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爲史官察之子推其父
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微惟著總論而已
筆削次序皆出思廉　陳書三十六卷六本紀三

十列敘其父察在陳宰相撰梁陳事未成陰陷陷文帝召之察以所論載勿一篇成帙上之觀訖而沒察以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思廉多採謝吳顧野王等諸書總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史家之繼父業者。馬遷以下。又有姚思廉之梁陳書。李延壽之南北史。合之北齊書

後魏書

魏收作書一百三十卷。追敘魏先祖二十八帝。下

至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諸於齊書。最為所重。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九十二卷。今不傳。而收書獨出。唐張太素作後魏書大文志二卷。

收採魏書不甚能平。諸人。凡先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風有怨隙。多沒其善。所云何物小子。收其魏收作史。又且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揚其善。時謂之穢史。故宋劉知幾史通。謂

北齊書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始百藥父德林與秘監王劭。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嘗著述紀傳。唐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諸史稱帝號。史傳百藥避唐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

北周書

令狐德棻北周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牛弘二人。各有撰次。率多牴牾。貞觀中。勅魏澹更作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庾儉共成之。

史云。蘇綽秉國政。軍國詞令。多準古。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隋書

唐初詔成隋書八十五卷。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

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志無志上之論編第八隋唐
人亦號五代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李淳風獨作
馬貴與文獻通考書隋志極有倫理遷固以下
皆不及也蓋班馬只敘事虛言不求典故雖其文
采蔚然而於實用則無有也余竊謂不然史漢
書志豈盡不備典故不足徵實用者此言未足
深信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紛淆亂
豈易貫穿然讀其書則了了在目良由當時區
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

南北史 南史宋齊梁陳 北史魏齊周隋

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延壽父太師當
世實錄陳周隋天下參酌南方謂北爲索虜北
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書其
失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後頗修晉隋
書因完盡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自魏孟
帝二百四十二年南自宋武帝二十年爲一史
凡一百四十卷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十表四
舊書成於五代文章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
失中論贊多用俪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
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
雖太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多奇澀窒類
虬戶銑鈐體識者病之

石晉時宰相劉昫因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
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略不均多所闕漏此書唐
書也至宋嘉祐中曾公亮被詔刪定歐陽修掇紀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附十國世家

吳楊行密　南唐李昇　前蜀王建　後蜀孟知祥　南漢劉隱　楚馬殷　吳越錢鏐　閩王審知　南平高季興　東漢劉崇

宋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歐陽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付史館

宋遼金三史　附柯維騏宋史新編

元脫脫與揭傒斯歐陽玄等作宋遼金三史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遼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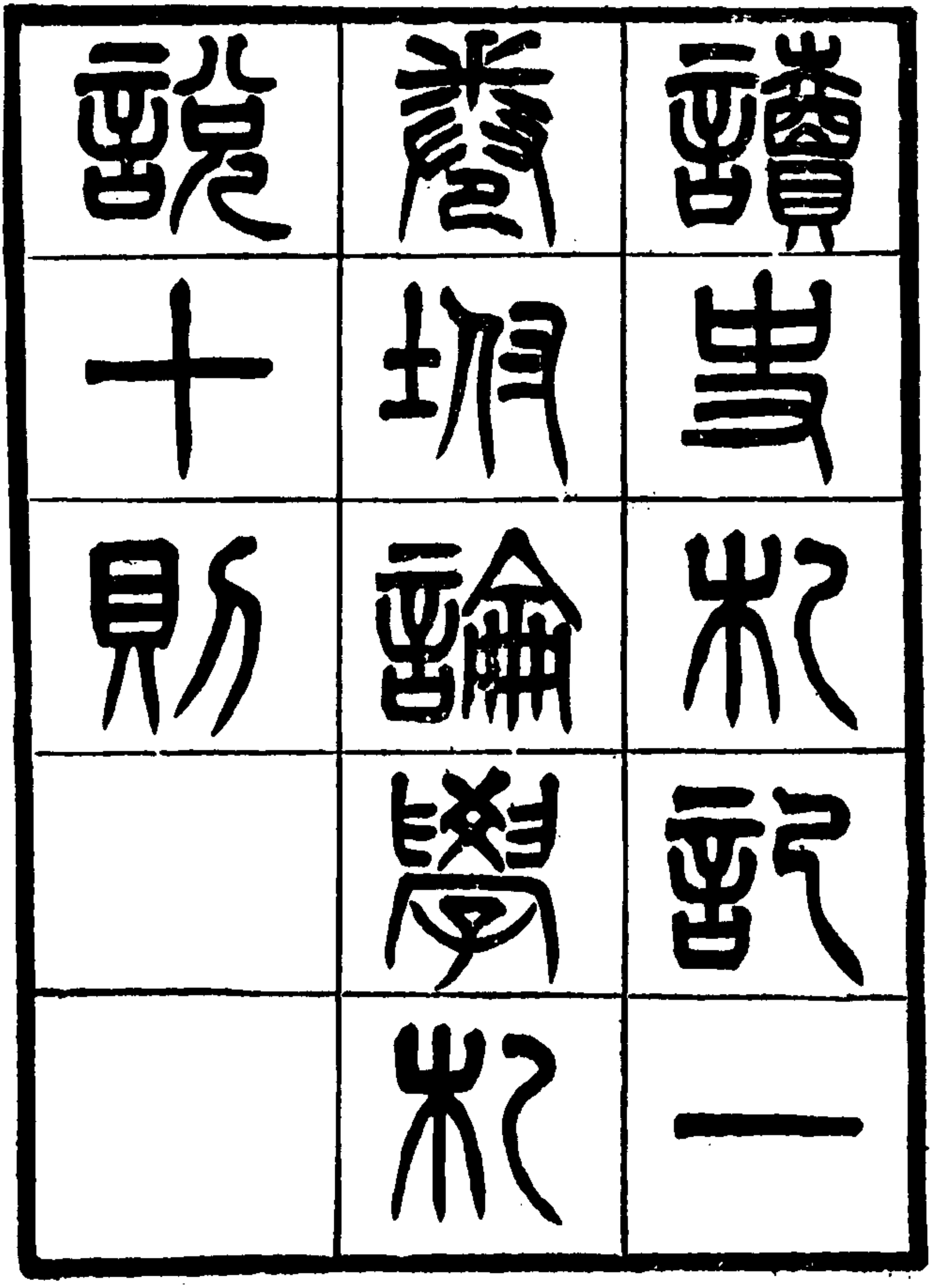
元史

元至正間揭傒斯僎與歐陽玄同修斯乃附歐陽之私情進楊廉夫之公議並列以為三史而各自為統非柯維騏新編何以辨正統乎

明洪武中詔宋濂王禕撰元史二百十卷始元史

國史惟稱新五代史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雖然永叔亦忠君愛國之念非有他也　歐公嘗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專本誅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紀事所以愧奸曲之二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之義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更事歷代之徒誅矣

史自舊唐語多俚雜而宋書裴駰尤甚若元則更瑣不堪並論



抱經先生生平喜校書所校不下萬卷其立意在愛惜古人啟迪來學而於己之名望無與也故所自著書唯鍾山札記四卷生前所刻後來又纂龍城札記未竣而歿今所刻三卷非全書也余去歲在杭州孫頤谷侍御言先生讀史亦有札記一冊未得付刻因以授余余屬宋君斗爲錄此副本斗爲卽諉余校勘余受之五月餘矣因以餘閒爲校一過此書非先生經意之作然立說殊精審中有趙敬夫夾簽趙亦先生之老友也因竝附著於簡端而以書歸斗爲吁知己云亡不可復見展卷莊讀曷禁怦怦嘉慶四年己未孟夏朔後二日私淑門人嚴元照謹記

讀史札記序

讀史札記一卷盧學士抱經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鍾山龍城兩記業已付梓此冊孫頤谷侍御從其稾本錄出擬付刻而未果戊戌八月予從毋自欺齋假得嚴修能先生校本乃手錄一副藏之它日當壽諸棗棗以公同好也道光己亥涂月朔日裝成幷識後學仁和勞格

讀史札記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餘姚盧文弨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春秋三傳皆出於曾子

元郝文忠經嘗著春秋三傳折衷其書世未之見也其序謂三傳皆出於曾子劉向刖錄言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孟子傳之也豈春秋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曾子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議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也又世咸謂公穀受經於子夏亦不然公羊於昭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四年稱高子者一莊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元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十一年定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三年二十三年僖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六穀梁於桓二年三年十四年僖十六年成五年昭四年哀十三年稱孔子者七定元年稱沈子者一隱五年桓九年桓三年稱子貢者一襄二十三年稱邊伯玉者一皆不及子夏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於昭十九年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

之弟子益可證魯子爲曾子無疑也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皆非出於子夏明矣案郝氏之說頗可據依今加考訂錄之

吳淵穎詩

吳淵穎詩集中有貞女引一篇云北方有達者官守託閩壖一笑侍盥櫛千金得嬋娟晨歌雲母幌夜舞荔枝筵春桃獨不豔秋柳遽無年於焉榛笄毀遂以槨棺遷音容詎可睹涕泣空餘漣墓塲但未殉牀第更誰妍越鸞悲掩鏡齊雉痛鳴弦人子當盡道妾生敢移天手澤尚不忍家風豈其愆吾何惜吾軀汝懼辱爾先郡庭

給過所江驛遞歸船郵兵即前防纜卒復後牽時時數釵珥處處閱蠶氈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飢涎世故日已下民彝敦能然狹邪情比絮桑濮步安蓮閥氏弄琵琶青家俗易鐫昭儀出感業椒壁孽多羶況茲大丈夫自許古聖賢百行偶一敗反經欲稱權疇知生死閒便見蔡與淵吁嗟此貞女儻或繼史編近注此詩者以爲刺聚麀而作大謬此詩蓋表貞也余考之元史列女傳有哈剌不花妻雍吉剌氏脫尼者年二十六夫亡前妻二子皆壯無婦欲從其本俗脫脫尼以死相誓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卒以貞操聞與此詩所云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飢涎語正相合但

傳云哈剌不花妻而詩意似指人之姬侍雖微有異然吳自以爲得之傳聞則容有不盡審者吾故以爲當即一事無疑

前漢書

班固書人稱爲前漢書此在尋常稱道則可若其本書標題自當作漢書不當冠以前字蓋從孟堅當日作書時之本名也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班氏無緣豫立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觀昔賢援引亦並無前字

卷目

唐以前人於古書卷目往往不敢輕改如漢書本一百卷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是也師古注之則其文繁矣一卷或析爲二爲三爲五分計之當爲一百二十卷而顏氏並不改百卷之舊一卷之中祇以上中下別之五行志分爲五行志上五行志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又如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既分爲上下二篇上卷祇當題嚴朱吾邱主父徐傳下卷祇當題嚴終王賈傳而師古懼失其舊不敢少有紛更在今人則笑以爲拙矣李善之注文選雖析三十卷爲六十卷而本卷首有標目其析出之卷則標目仍在前卷中昔賢重於改作如此可以爲後人之法

漢書非失於限斷

往往見人議漢書不應爲范蠡子貢白圭諸人立傳以爲失於限斷此說非也漢書中如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等傳皆因事立名並不可分析屬之於某甲某乙也自後人妄造目錄冠於本書之前於是羅列姓名若一一爲之專傳者其去取全無義例遺漏正復不少貨殖傳可列范蠡子貢白圭諸人儒林傳之商瞿橋庇何以不列田何楊何亦皆從刪又如貨殖傳中猗頓用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只此二語乃目錄大書猗頓之名而郭縱則不之及程鄭之下尙有羅裒亦復不著甯成周陽由皆酷吏也乃甯則大書周則旁注全然錯繆顏氏注本尙無此必趙宋始有板印時一妄庸人

所爲以便於翻檢耳乃使古人史法亦從而晦蓋因事名篇則元元本本稱引古昔以爲造端雖唐書宋史亦曷禁其稱述堯舜乎惟其不專爲立傳故夏侯勝既有專傳又見儒林張放已附張湯又見佞幸亦不可譏之爲複出也欲爲史漢作目錄者但取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中所條列者抽出以冠於前庶乎其可耳

高帝紀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注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最得本文語意乃有朱子文者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若如朱說索然有何意味今本漢書載朱子文及宋祁劉攽之說甚多大半皆屬謬妄朱子文吾不知何以非也

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自字仲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而可爲吏位是妄說余案後漢郅惲云未聞師相仲父而可謾之劉攽曰管仲爲仲父非甫音也古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諸侯異姓稱舅天子亦有以父老稱其臣民者記曰敬老爲其近於父也養三老之禮天子親執子道故蕫鈞謂三老不

當答子拜朝廷從之後世目不見此等行事耳不聞此等議論無惑乎竝以爲妄說也

律曆志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注此爲甲寅之歲也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余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元法也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九會而復元故志又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合經歲災歲而計之一元之數也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復得

上古甲寅之元耳豈謂干支重逢哉自劉貢父欲改一十七歲爲一十一歲不復將前後文推尋謬妄可笑且卽如其言亦甲辰非甲寅也古書之不可輕易議改如此

歲星熒惑鎭星見中法下班氏皆注云見數也太白辰星見中法下注云復數也此皆班氏本注非師古所加蓋五星中唯金水二星晨見而伏伏而又夕見與本火土三星不同故下五步木則云凡見三百六十五日若干分伏三十三日若干分後又結定其數云一見三百九十八日若干分其火土二星數不同其曰見曰伏曰一見計算之法則同至金則云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又云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後結定其數云一復百一十五日若干分則前所云見數復數卽一見一復之數復者猶言再見也其明白如此乃劉原父校此書云云三百九十八日幷餘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今作一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下凡一見一復等字無不以爲後人妄改眞强不知以爲知矣

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丁酉距徵公七十六歲案七十六歲者四章之數也四章盡而無餘分下又以朔旦冬至爲一蔀之首亦云府首故下

云距獻公七十六歲距懿公七十六歲以至元帝距建武七十六歲皆當於此句絕下又別爲一段乃諸刻或以易代爲閒隔或以一君爲始終皆失志之本意蓋志是推朔旦冬至之日以明曆竝非紀世紀年何有是紛紛者乎太史公曆術甲子篇所列亦七十六年此古曆家之法也

魏書太宗紀

此紀魏收所撰已亡宋館閣校勘書其後云史館舊本帝紀第三卷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案隋書魏澹傳澹之義例多與魏收不同其一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二曰諸國君皆書曰卒今此卷書法不同隋書稱魏

濬書甚簡要不應如此重復乖戾疑此卷亦殘缺脫誤
今本校勘則云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修文殿
御覽附益之案此紀大致亦與諸紀類例相合但時有
舛誤耳與北史殊不類
永興三年六月姚興遣使來聘案前後例皆書朝貢此
不應獨異
泰常二年五月西巡考北史七月乙亥還宮今本脫去
若接十二月庚申田於西山癸亥車駕還宮之文則歷
八月之久非也明係脫誤
七年四月封皇子燾爲秦平王並不書立爲太子下突
云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下又書云是月秦平王攝
政其後或書皇太子或書秦平王參錯不一皆屬史法
北史書云五月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便自
秩然

北史魏明元紀

永興三年春二月戊戌詔簡宮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
賜鰥人又云辛丑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
自立者又云夏五月景寅復出宮人賜鰥人一事而三
書考之魏書只有戊戌一詔下皆不重出若辛丑之去
戊戌只四日政即奉行詔書一事耳尤不當重出此固
盛德事然書法殊不應如此覆查

南史閻沈田子傳

沈田子林子劉宋時名將沈約從祖也約爲宋書載其
事於自序中唐李延壽爲南史當爲立傳乃亦闕如何
也考鄭樵通志於毛修之傳下有沈田子傳弟林子及
林子之子璞皆附焉豈樵時所見南史本有此傳邪今
當據以補入

沈攸之與蕭道成書

沈攸之宋室忠臣宋書本傳載其襄斂修費亦當時之
辭耳不足爲攸之累南史稱順帝即位攸之尚未得即
起兵乃上表稱慶升與齊高帝書推功今考其書云少
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
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閤管籥悉關他

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是乎足下既有賊宋之
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此書鄭樵通志載之正詰責之辭
耳何推功之有當時史臣曲筆延壽何以亦沿之吾讀
攸之傳觀其處置皆得事宜忠義感人至使被鞭者忘
怨而臧寅邊榮宗儼之徒皆甘與之同死千載下猶
凜凜有生氣也

柳元景傳

南史柳元景傳殊不成文如以爲後人轉寫譌落則可
若出延壽所刪此手何可作史宋書劉道產深愛其能
下有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十字南史無之則下去
服闋文無所承書北侵事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書

龐法起軍去弘農城五里便詣然而止若得弘農可不
書則此去弘農城五里之語亦屬孤贅又云魏城臨河
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
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云云中閒脫
去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衆二萬度峭來救一段則所
云待者不知何指豈以延壽而如此憒憒乎

宋書宗慤傳

慤從兄綺爲義恭征北府主簿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
慤殺泰而云綺壯其意不責也此語可謂全無肺腸者
矣南史改爲義恭壯其意不罪也方合情理今律許親
屬捕姦當時想未有此條耳

讀史札記

十

沈慶之傳

宋書云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此兩句既率直亦復
重沓南史云慶之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
如此方得情事勝於宋書多矣

竟陵王誕傳

宋書竟陵王傳具列陳文紹劉成陳談之三人所訴甚
爲無冗此必當裁翦者也及觀南史所刪頗使情事不
明如云陳文詔與宋書名不同訴父饒爲誕府史恆使入山圖
畫道路不聽歸家下便云誕大怒使人殺饒殊不言所
以致怒之由既不聽其歸家下直接云誕大怒其可通
乎考宋書乃其姊訴臺敕解吏名誕見符至始大怒敢
持疑家遣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人縛錄廖死井中其
事之顛末如此如以爲繁則如通志云自是屢有人告
誕圖逆及巫覡呪詛之事誕輒賊殺告者事皆閒上只
以數語賅括而情事亦無不盡南史縱或傳寫脫誤所
致然以大勢觀之究爲辭費矣

饒娥

新唐書饒娥傳云娥父勤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
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此本之柳子厚其事在
寶應閒娥饒州樂平人也元時邑人許道傳得大厪四
年邑令魏仲光孝女竊謂勤涉河采薪爲木物所覺不
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閒仲光
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聚子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得之
傳聞容有未詳許因集其事爲顯孝錄見元番易李仲
公集（困學紀聞已云史誤魏仲光光字作兕）

元史姚燧傳

姚燧傳云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
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
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
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二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
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

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余嘗讀而疑之謂有
歐陽子之道自足以傳於後也則何但以言幾於古爲
遂足乎辭意迂晦殆不可曉求其文讀之則傳所采在
其送暢師文純甫序中其言曰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
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
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人之恨古之
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
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
快而失之爲悲歟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
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
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

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達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
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
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
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
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
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定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
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傳割截其語以爲燧自信其文
足以傳後則殊非本旨燧之所云鼓缶亦自謙之辭正
謂純甫之愛其文如厭空桑之瑟而樂聞鼓缶耳其人
足傳則其文亦必無不傳而古人猶以知己不可多得

爲悲使其人而無可傳也則其文疑亦不足以傳而顯
有好余之文若純甫者不可謂非快也文氣跌蕩初非
自敘元史不知其意而謬加剿節或謂世無知燧者下
便隔一日字便已不通矣則信乎讀而能句句而能得
其意者之不易易也

畏答兒博羅歡傳

元史畏答兒及其曾孫博羅歡兩傳俱以姚燧所作神
道碑爲粉本多有不如本文且失其用意者如姚云帝
與王罕陳於曷剌眞彼眾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尤徹台玩鞭馬鬣不應畏答兒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爲先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

兒將軫聖慮元史改玩字爲橫字不知玩字雖生卻幷
其神情意態寫出改橫字則成閒文矣下改云畏答兒
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
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惟上念之此段斧鑿
之喻姚語簡而明改語繁而舛我猶鑿也句突而拙鑿
匪斧不入意轉鬆懈下直接屬子於帝之語與對諸軍
自奮之語牽併一處亦失節次又姚文云博羅歡入覲
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
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
元史云入朝請以泰安州所入五戶絲四千斤易內庫
緡帛分給忙兀一軍不言其用意所由則疑若私其所

部以市恩矣五戶歲入絲一斤亦可見其賦法畏答兒受封秦安戶二萬則一歲所入正得絲四千斤如欲省文止當云秦安州歲所入絲四千斤不當仍贅五戶二字以疑誤後人

吳逵傳

宋書以孝義傳吳逵也云父母兄弟姨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凡五十字乍讀竟似所埋者逵也後若破土而出者然事太不經南史僅刪去弟字及逵疾得瘳四字亦尚有複沓處晉書則云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

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全云云只三十字而敘次更分明休文延壽皆不及也

宋書良吏傳

良吏傳有王歆之諸本皆另行作專傳目錄良吏亦大書其名萬承蒼云此傳內止敘歆之世出及所歷之官並未及居官政蹟安得謂之循吏大抵因江秉之傳末載孔默之與歆之薦太守李元德等五人遂以歆之世系官位附記於此其後又載申季歷郭啟玄諸人則自王歆之字叔道以下皆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斷不可以歆之爲循吏中一人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削去余謂王歆之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此言甚當南史固如此矣謂歆之爲循吏中一人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削去余淡焉虛止文相承接足爲明驗如使非其所出豈以靖

宋書陶潛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書南史並同晉書又云祖茂武昌太守考侃傳有子茂者爲散騎侍郎官名互異諸史多有之不得以此爲非一人乃近代山陽閻百詩徵君之千名詠者辨淵明非侃之曾孫以陶有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大司馬卽漢高時功臣舍也若侃果爲淵明曾祖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余謂沈約去淵明未遠紀載不應有誤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文相承接足爲明驗如使非其所出豈以靖

節之高懷雅尙而顧妄援近代一顯宦津津然稱道之以相誇詡哉顧獨無解於路人之疑余謂五世親盡則爲路人者此其定名也亦有親未盡而所居異方所習異業乍面至不相識深叩之而後知其源之同者近代亦多此比此則淵明之所謂路人也已正不必拘牽於五世親盡之詁訓也閻又謂昭明太子誤讀陶詩而爲淵明作傳不知休文已在前矣今本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後人所妄改也宋書作或云淵明字元亮蓋南史避唐諱淵作深而後人但熟淵明之名於是易南史之深仍爲淵而又疑或有深明一稱故并改云字深明名元亮鄭樵通志中所取者皆書也於

首數語反從南史之誤者殊不可解唐人又每稱爲泉明豈可謂亦一字歟

朱百年傳

相得輒酣對飲盡懽案飲字衍酣對卽對飲意已包矣南史無飲字是也

索虜傳

宋書索虜傳謂與太祖書曰我纘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否字疑當爲不如二字之譌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上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云云傖人謂換易爲博非本書也以訓釋閒廁其中唐人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及鄭康成序亦閒雜以辨釋之語今似當改爲小注諸經正義內多有連引經注不分隔者

宋書后妃傳

傳首有兩段係注與正文雜如貴嬪魏文帝所制以下十四字又昭儀漢元帝所制以下三十四字皆當作小字旁寫餘尙有譌誤當以南史爲正

光與戶主當與紫極戶主並不宜置於下層

孝懿蕭皇后傳高祖踐阼有司奏曰伏惟太妃云云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猶稱太妃也案此段有脫文至不可解蓋本當云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宣訓高祖未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猶稱太妃也

於參字下補十六字方明

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案幸字大誤當作所生後文云文帝沈婕妤南史作明宣沈太后皆卽此沈美人也文帝沈婕妤諱容下本缺四字今本作不知何許人也於文不類定係後人妄增

明帝陳貴妃傳改諸國太妃曰太妃注妃音怡案字同而以其音別決無此理南史作改諸國太妃曰太姬又宮曰弘化四字亦在置家令一人句上皆當以南史爲正

傳亮傳

亮乃傳咸之玄孫此云祖咸脫一高字

亮計出已夜新本改計爲郎未是從南史通志改爲既可也又此句上下文皆有亮字竊以爲亮計二字皆可省

弄鏡迪墓今本作弄趨迪墓不成文當考南史補兄字爲得

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日論當作目論范蔚宗論班固曰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目論本史記越句踐世家

謝晦傳

濬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濬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案下晦死時年三十七則此爲荆州時當從南史作三十五又晉荀羨爲都督時實年二十八南史作二十九亦錯互

晦傳有兩庾登之一爲晦司馬不肯爲晦守城卽以司馬讓周超者後原免之庾登之是也一見晦檄中所稱南蠻司馬盧遠將軍庾登之卽後所云同黨庾登之伏誅者是也

非矽石之圖照孰達禍以取福矽石當作矽石易介于石釋文云古文作矽此圖照亦先見之義

王鎮惡傳

可擊便燒其船艦案通志作可擊卽擊之若不可便燒其船艦此脫六字

訪副使劉珍案宋濂以汪克寬之請爲澤民神道碑書此事云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曾羅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副使劉安仁云云案史之敘事尙闇然於貞淫邪正之辨必當分明不可少有蒙混楫妻亦貞婦正宜牽連書之以旌並著其節今但云以奸淫事而已則與人通姦懼其失之覺而致之死者曾何以異作史者何惜此數字而不爲之一昭雪乎

廉訪劉安仁今云劉珍當由與錢珍相涉而誤又澤民死時年八十三史作七十亦誤克寬爲澤民族子當可據也

孝友祝公棄傳

傳云祝公榮字大昌案宋濂所作墓表公榮乃字而大昌則其名也昔夫子於門弟子皆稱名獨於閔子則稱曰孝哉閔子騫說者謂夫子即因人之所稱者稱之耳濂傳亦云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再則曰公榮至今無閒言云然則變史之常例而先舉其字亦無不可但下當云名大昌方合

許謙傳

元史以謙爲舅之子少孤世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考黃溍誌謙墓云舅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曰宣之次子嗣即謙也陶乃其本生母諸史傳有以兄弟之子爲嗣者多敘明其所自此所敘從略非也曰宣殆其字名無可考即但書其字何嫌

阿剌罕傳

至元六年敕中書參知政事許有壬爲銘又爲祠堂碑具載阿剌罕卒後贈謚云年四十九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追封曹南王謚忠宣至正元年敕建祠於集慶此皆不容不書者而本傳失載又傳云子拜降襲卒弟也速迭兒襲考許有壬文皆言二子一爲也速迭兒官終集賢大學士一爲脫歡時以中書平章政事改南臺御史大夫無所爲拜降者又傳中蒙古漢軍上萬戶許作蒙古軍馬上萬戶似皆傳誤

馬祖常傳云曾祖月合乃許有壬集正同至祖常所爲碑銘則稱月忽乃足以證此傳之皆誤倒也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當依碑作贈鎭國上將軍恒州刺史恒州卽上谷郡傳末附載祖常亦失參勘但當云曾孫祖常白有傳

余闕傳

闕妻耶律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宋濂集作妻蔣氏子德臣文安安姓名稍不同

何伯祥傳

傳云何伯祥易州易縣人考郝文忠經爲其神道碑云伯祥字世麟易州淶水季路里人又傳云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邊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邊云云又云命爲五營營火十炬又云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考碑載伯祥語曰由所來而歸必爲敵所邊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巢窟彼不我測乃可出也今刪去由所來而歸一語則此必爲敵所邊乃似懸料察罕之辭並非本意又碑云命人爲五竈火十炬卽增竈示衆之意今改云爲五營營火十炬每營而祇減削無此處道之理又碑云黎明令士卒盡行而後鼓盞使諸軍皆先退歸令敵不覺俟其旣退而復詐爲鼓以示仍欲進戰之意不使敵得卽乘我耳今云令士卒

速行而鳴鼓則行軍曲折全然不見

吳澄傳

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案虞集作文正行狀云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危素所作年譜亦同傳但欲辭簡然不明白似當從本文爲是

郝經傳

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今本脫力冒無限之五字自西南隅抵東北隅今本脫抵東北隅四字此皆鈔錄脫誤又巨船大艦比次而至比次猶言櫛比鱗次也今作以次非是考當從集校正

董士選傳

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有亡也案吳文正撰神道碑敘此事云權姦桑葛卽桑哥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復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船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船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沙福丁黜商船必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士選曰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易驚疑初阿合馬以要束木賊湖廣忽辛賊江淮其毒甚於忽辛民怨之入骨二賊誅民曰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如也桑葛以沙福丁賊江淮其毒甚於忽辛民怨之入

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貲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乃世俗相見寒暄常語不必贅辛苦而已案勞問乃世俗相見寒暄常語不必贅辛苦二字柳待制貫所作狀本無之前敘其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棄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傳獨少刑法二字如以爲學者所不必講則非矣當是鈔者偶遺此二字而於後復妄增二字以就行數耳又徵言懿行宜後生所當法傳作徵言亦不如徵字之當

郝經傳

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

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鴈
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
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案此乃好事
者因蘇武事而依託爲之者也當時荀宗道撰行狀盧
摯撰神道碑閻復誌墓皆不書此事卽本集亦不載此
詩唯宋景濂曾見所爲帛書者而題其後云帛書爲安
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
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敕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
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
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
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當獲雁時會公

已北歸故不以聞耳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
會無一人如雁之歎遂與師伐宋此傳會之談不知有
信史在也且云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
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是當時皆信此事爲眞
有矣不知九月非雁北鄉之期夫人知之今云九月於
儀眞放雁三月於汴梁獲雁皆非事理所有而景濂信
之載入正史亦好奇之過也今傳更誤作至元五年又
後人强作解事者之所妄改矣

張庭珍傳

連居親憂起復南京路總管案姚文公燧誌其墓云至
元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丁內

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
制書爲民行有知不可奪歸之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
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案奪情謂之起復如誌所言旣
云丁內艱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則是已得終制矣何云
起復得無沿世俗所稱耶否則當云又丁外艱不當云
又終外艱也庭珍遭母喪至欲棄官行服則其居父喪
也亦宜不異此等處有關大節書法不應蒙混

賀勝傳

虞伯生爲誌所敘尤詳云世祖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遽
聞者上欲亟賜報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有使事輒見
遣復命無後期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

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
不得出所司奏誅之勝曰此有故非闌入也爭之得不
死其書富人張弼事云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賂爲折
辱留守使易辭出之勝持不可吏以爲實奴所殺丞相
受其賂不爲直亦徼有異

張珪傳

御史大夫鐵失旣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
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追案密疏之云殊覺突
兀考虞文靖集誌其墓云鐵失逕入中書柵遽矯制奪
執符印公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
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

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云云據此史當言珪密疏晉邸言賊黨罪不可逭增二字便分明

史天澤傳

笑乃觸髑怒忿民之從賊怒忿二字複當刪去怒字又云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案耶律楚材傳亦載此事當是天澤奏行於眞定等路而楚材在中書復推其法於各州郡也西北賈人宋子貞以爲回鶻子又嘗見吳淵穎萊所爲富陽潘生傳當大德間江南大饑生無所得食自備回鶻人回鶻人得生

轉資遼東然則元時回鶻人之富而橫至於倍息牟利販賣人口皆彼所爲廟堂之上不爲之禁何邪

明史藝文志

晉隋唐宋之志經籍志藝文者皆兼載前代之書其所不載卽可以知其亡佚矣後世書籍倍多亦有難悉其有無者其不能徧載也固宜今明史藝文志但專載有明一代之書然古之爲志者不拘拘於限斷而兼補前代之缺竊以爲宋史所未及收并遼金元之書亦未嘗詳嘗怪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月日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錄則由正德十二年間前後推尋以迄於通紀列卿錄梁儲本傳以及名山藏李氏藏書諸書甚徧並無泰王請地之事夫藩府請地子奪必書如晉府請屯田徽王請莊地類明明可案況此時當寧藩請復護衞之際關繫匪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盈庭執奏中堂草制宸斷獨止之一大事而實錄不載者及窮究其事則在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泰王惟焯奏始祖

梁儲

蕭山毛西河奇齡在史館草梁儲傳削其爲泰藩請地詳嘗怪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月日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錄則由正德十二年間前後推尋以迄於

分封之國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渭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被奸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乃反稱舊賜夫潼關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而可乎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大抵請地只一事觀實錄開語即云先此則其請非嘉靖年間可知若云正德又一事豈有相距止七八年以大行特止之敕而無一援據者世無是理其辨甚明今明史儲傳仍增入草制事或有謂正

德時因儲草敕而後使撫按查勘亦事理所常有者予又以爲不然既云廷臣執奏則其所言利害豈皆不及儲敕中數語帝盡排羣議而覩敕草乃始適然驚亦豈事之可信者乎今以撫按之勘與儲之敕中語相較孰爲明切儲之空言固不如實事之著明也

附傳

史之有附傳也馬班俱不別標姓名惟范蔚宗始有之劉知幾所譏歷短行於卷中叢細目於標外者是也考附傳之體或以行可比倫或以事相首尾或以先世冠篇或以子孫殿後絲牽繩貫端緒可尋晉唐以來率遵是式然未有既非因事類敘又不預爲提明而遽移乙就甲强相併合者明史薛斌傳以李賢附其下吳成傳以滕定金順附其下徒以事迹寥落不屑與爲特傳故耳然非史法矣何不略詳於表而刪去此傳之爲愈乎至如陳選傳選爲中官韋春誣奏詔遣官會訊引選所黜吏張褒令誣證褒不從被拷掠無異辭選死又上書訟其冤其書俱載選傳此義士也於例正合顯標其名於陳選之下而又不然必當補之爲是

孫承宗

明史孫高陽傳敘次磊落亦足以見其爲人矣子讀高陽詩有一題云予起家應召日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夜半轂脫兩足相摩快相得也聞雞結轂日不爲例此事史所不載其英毅之氣堅忍之力處危苦之中而刻自振厲如此至今猶栩栩如生其幕下有歸安茅元儀字止生者常贊畫軍務後亦被逮謫戍有詩集及雜說十數種其一詩云邊圍不難靜廊廟易爲喧七尺若弗計半職不肯捐國辱如弗聞努力爭片言一朝風塵起其散類飛煙咿息得少安但誇飛鳶肩鄙夫不可羣如守漁筌此詩切齒於廟堂之儥國事者徇私喧競而使忠義之士不得有爲最切中明末之弊止生性豪邁事勇從軍遇事生風其詩格調不醇又多狹邪之作然能開闊從往危言高論切中事情固可謂豪傑之士孫傳兩見其名其事則不能詳也

鄺埜傳

既扈駕出關力請回鑾振怒令與戶部尚書王佐皆隨大營案王直爲公神道碑云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疏之敕與王佐隨老營此欲疏之三字不可削去益使之不得常見上也又傳云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懼碑云何得以死懼我論語意當從碑爲是辭簡而意不達亦曷貴乎

孝子李德成傳

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夢母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旦與其妻王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濱臥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久之乃歸此段敘次有誤處考劉三吾誌石云

吳與弼傳

吳與弼字子傳非字子傳也與弼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一節傳引顧允成之言斷以爲好事者爲之竊以爲此正不必爲康齋諱舉主之誼自漢已然康齋不求人舉而人自舉之朝廷降敕遣使就家徵聘禮已隆矣豈容不至至則必與亭相見以孔子答陽貨之饋一事衡之即謂亭爲舉主庸何傷不避其迹而顧欲辭其名乎此正適如其分而止耳今此跋見康齋集中其門人裒克貞輩初不爲之少諱亦可見其本不必諱也黃梨洲宗羲謂亭薦康齋以炫耀天下正欲自居舉主之名向若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善歸其處此殆有甚不得已焉者余謂遜詞避禍此亦尚有作用在康齋祇順理以處而已觀其因服公庭亦可見矣

危素傳

高麗遣使祭開平王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黃帕文不署洪武年號曾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即令易之案宋濂所撰碑書魯責使者之辭云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邪皆命易去之今改云龍帕誤耳文意不明僭用龍帕與不書正朔自是兩失魯之責辭微分輕重最爲得體奈何改去豈作史者誤認年號當書龍帕上邪下即令易之亦當作皆令易之於義何居語泛亦不如本辭之嚴

傳云危素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案宋濂所作墓碑素祖龍友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然則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九字不當書又傳云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案碑云輩而出之此輩字亦誤也

王翺傳

傳云帝眷翺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案明代繼世之君有稱其臣先生者大率皆以青宮舊學故翺未必如今所改本直是厭厭毫無氣力眾改師敵改賊皆遵元本乃實事當從之

徐善述

徐善述附鄒濟傳云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

考葉盛水東日記載永樂十六年仁廟爲太子時與善述書問其疾又善述卒後遣鄒濟致祭文中有云豈期一疾遽然而逝又十七年十一月楊士奇等祭文亦云夫何一疾竟殞厥身其非坐累死明矣又仁廟卽位後諭祭文稱其爲故贊善贈太子少保此云太子少師亦非也

劉定之傳

諸傳中所載章疏刪繁蕪撮其精要如解縉羅倫等疏俱較之元本爲勝微似助語節去過多氣不甚流暢耳此傳載其景帝時言事疏中有云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既不能舊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作史者蓋因前已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二語故易之不知複舉何害若如今所改本直是厭厭毫無氣力眾改師敵改賊皆遵元本

藝文志

鄧球泳化類編一百三十六卷雜記二卷載史部雜史類乃故事類又載鄧球續泳化編十七卷案析置兩處非是宜併附雜史下

雜家類載王可大國憲家猷五十六卷下注云萬曆中御史言內閣絲綸簿猥無可考惟是書載之遂取以進案顧起元欽此事云神宗朝御史疏有言內閣絲綸簿者奉旨詰問出何掌故時倉卒他無可考獨此書載有之遂據以復奏今史翦截其文殊失事實使讀者昧厥所由竟以檢尋故事於絲綸簿中倉猝不得而卽取是書以相參證然者大與本事相左矣

坿論學創說十則

二顏警學語

顏延之云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慌若迷塗失偶矚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嘿嘿而歸顏之推云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噫二顏之語其形容不學之人致爲刻酷夫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若夫不知恥者又安望其能免恥哉

不言而躬行

或問馮少墟先生從吾云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人有好議論人及向人矜誇所長者君子曰何必議人何必誇人此則所謂不言而躬行也若自家能孝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此段剖析極明徹至云講學不論人之信否只是盡己此正聖賢人己兼盡之學也

息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息有止息生息二義朱子釋水火相息義云滅息而後生息也貞下起元理實如此孟子言夜氣之所息俗間常言乃以睡爲困周萊峯思兼述唐一菴檻之言曰困字不好古人只說息字若困倦昏睡反無益所以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棄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又嘗聞明李祭酒時勉督諸生課至二更即止云三更乃陰陽交會之時不可不養此亦勤學者所當知也

戚御史雪厓

明金華戚雄字世英正德辛未進士令建陽南海有聲擢南御史侃侃敢言嘉靖中坐劾武定侯郭勛黨比反賊李福達落職歸里以研索踐履爲功學一本之程朱

所著鄙見日鈔八卷考究精審權衡允當洵佳書也明史不爲立傳是書亦不載藝文志雄尚有雪厓文集及婺賢文軌等書余所見者日鈔而已

學道紀言

學道紀言五卷又補遺附錄一卷明雲閒周萊峯思兼日錄所得以自體驗者也嘉定陸翼王元輔曰余師陶菴黃先生深歎是書純正而精確非程朱之徒不能爲也及訪諸鄉人多詆其怪僻者先生不信後再三訪之知爲篤實君子甚矣世俗之樂放達而惡拘檢也蓋慶曆之時三王之學盛行狂瀾既倒非莊列釋老不談獨萊峯以正學砥柱其閒宜眾吠之猶猶耳余得此書讀

之其刻厲處識不可及然古今聖賢之精語其可爲吾之藥石膏粱者何限而萊峯則幷氾濫於禪門釋典其所述白雲禪師高峯和尚等語皆彼家了當義也卽謂與吾道無二致可乎擇之不精殆有道憾高忠憲攀龍序萊峯西齋日錄卽此書也

嘐言

嘐言十卷明方伯新安范涞原易之所著也明史無傳是書亦不載藝文志考其言近有得於道者其辨儒與二氏之異亦極明確他所議論皆可以藥輕浮淺躁之病其門人詹光陛稱其律身嚴密取予不苟出處有道果爾則非徒有言者俟得新安志再考之明志集部載

范槐明蜀都賦一卷乃其仲子也原易亦有文集又有筆記尙未之見云

二氏與吾儒之異

范氏涞嘐言云念起便揣釋氏之學也善念起便引而伸之獨類而長之吾儒之學也又云佛氏要空此衷使形神相離道家要守此氣使形神相聚皆是安排吾儒之言則在正衷非欲空衷也在養氣非欲守氣也踐形窮神盡其在己還其在天夭壽不貳何安排之有

身長生佛欲萬物元

本朝魏環溪象樞庸言云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元拋書午夢長睡覺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謂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噫是其文致亦太酷矣元城奈何右之元城又有論歐陽棐疏目爲回邪亥惡又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參預密論號爲五鬼此皆出於當時愛憎之口元城初不核實徑行入告棐乃永叔之子因亦佳士況正叔大儒豈有結交權貴之事觀乎此益信知

人之不易而爲學者所當急務也

元城云子弟寧可使終日不讀書不可使一日近小人

余嘗聞明儒之言人當見識未定時尙不知何者爲君子何者爲小人唯有使之讀書習正業則邪僻之人亦自無由得至此所見又殊勝也

水喻君子油喻小人

魏環溪先生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白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儻熱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案此比喻極確旣知其所由分而調停中立之說皆謬矣

光緒辛卯冬日從書友吳申甫假得此本係傳鈔仁和勞君錄本原本不知歸誰氏矣諸暨孫廷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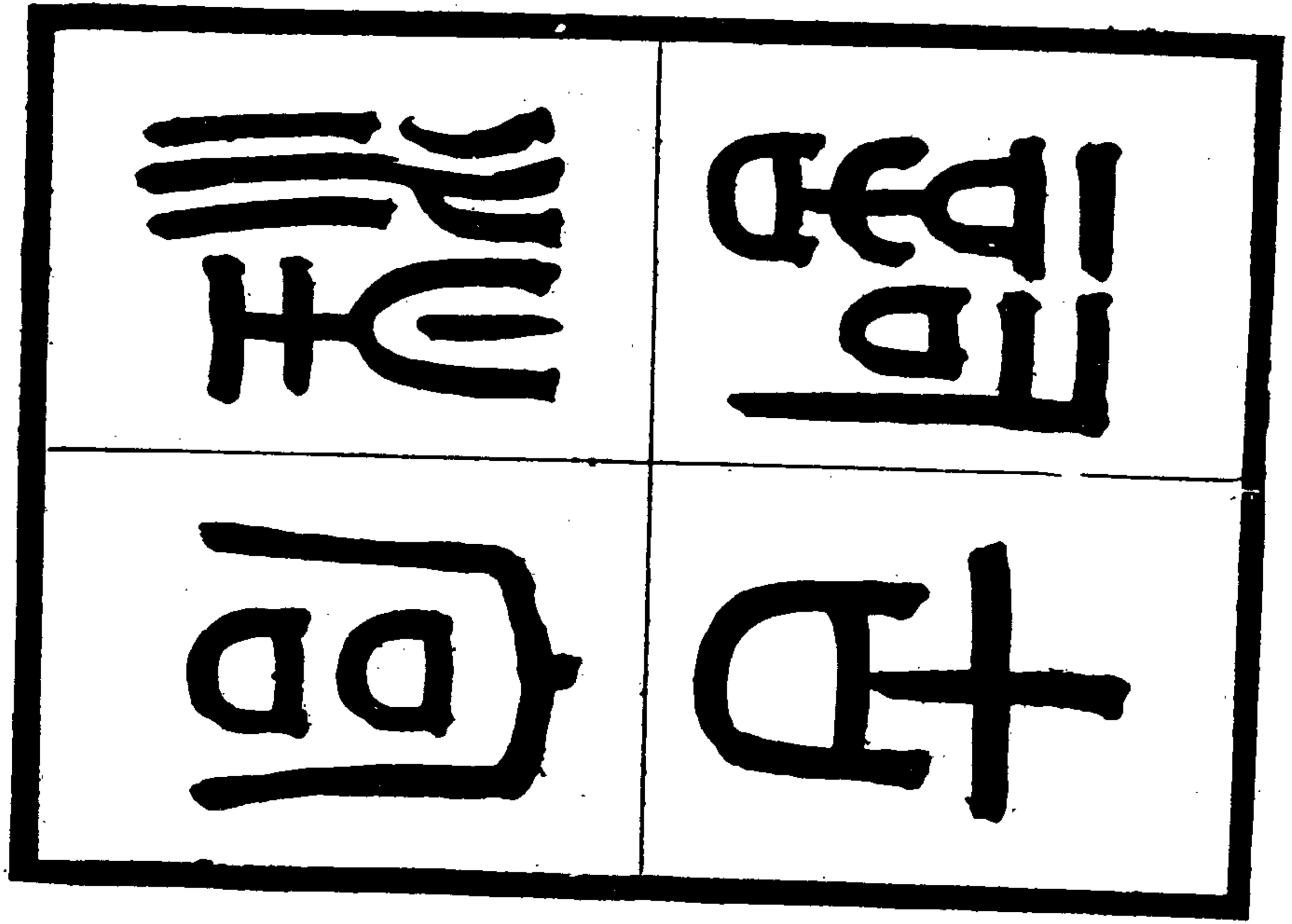
光緒乙未孟冬倩人至問清太史家鈔成此冊丙申仲夏復照原本校勘一過寄贈墅廎世兄先生刊入所纂叢書中庶幾以慰勞孫諸老九京之靈也桐城蕭穆

乙未夏南還過滬濱謁桐城蕭敬敷先生先子友也贈以余聚學軒叢書初刻先生乃出其鄉張孝廉春秋左傳杜注辨證屬余刻入二編且曰有抱經學士讀史札記因懇代鈔亦未刻書也以入二編符初書體例皆國朝人經史撰述也越年丙申秋蕭先生來甯手此冊示讀余惟讀史之難一誤於作史者一誤於說史者而說史之謬有過誣於作史者余於浚儀蓋所韋佩子京貢父亦無譏焉然則史固不必說乎史之作也恃乎識讀史之識能副乎作史之識則不特能識說史之非史而亦庶能識乎作史之是史非史後之讀史而因以識史非是之恃而矣恃抱經學士今之王伯厚也曩見先生所校漢書本綴說精審具窺史法今讀此冊夙所疑者數則若去癥結其尤獲我心者爲兩大誼則說史者之繆與作史者之繆皆恃以滌吾識而因以鏡吾觀也顧不快哉光緒丙申十月貴池劉世珩翼鷗跋

石餘姚盧抱經先生讀史札記一卷乃孫頤谷侍御從其槀本錄出者仁和勞氏遞錄藏之至桐城蒙古崇藻覆校丹徒茅迺登再校時九月付梓十月竣于汇都李義和刻

蕭敬敷先生倩鈔以貽予付梓蓋已數易寒暑矣蕭先生多讀古書好校讐與抱經先生同此本之來有蕭先生朱筆點勘手民初以朱式刊書字體呈樣余覆核凡見焉烏帝虎及句讀凝澀處檢閱原冊則硃點爛然然後知老輩之不可及深歎佩焉又原書本從抱經先生蔵稿錄出初無體例又非盧先生所手定目次其後數頁自二顏警學語起皆無與於讀史頤谷之增鈔者特以其精讐有裨學者讀書識力書非鋟板故未有區別而蕭先生所鈔雖未剖其名義然乃別起紙頭而不蟬聯於札記之後蓋雖合而仍分也老成爲學舉動不苟於斯可見茲之書人竟連寫著一頁上因令別錄而題

檢仍曰盧抱經先生讀史札記一卷坿論學劄說十則標目九則而論元城則爲兩則故曰十也其曰論學者以第一則標名警學也其曰劄說者亦札記之謙不敢乖原書本指也覆校既蔵書其委折如是因筆之世珩又記



此余弱冠所作腸肥腦滿視古今事靡不可爲初不自意其沈頓至於如此壬辰正月朔三日閉戶無事披閱殘稿屈指已四十餘載不能毀棄有浮屠氏三宿桑下之戀因命兒子輩雜錄成卷後有嗜痂者焉知不以樹雞榆肉處之昔鄭寒村晚得瘅疾改其名爲風今取同聲曰蹇猶鄭志也越三日壬子立春烏程張蹇書時年六十有五

通鑑傳琅邪少年腸肥腦滿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南史劉穆之傳子邕爲太守嗜創痂　朱彝尊銀盤菇詩未殊榆肉脆更較樹雞肥　廣菌譜木菌卽木耳亦名木蜨南楚人謂雞爲蜨樹雞曰蜨因味似也黃庭堅詩

雁門天花不復憶況乃桑鵝與樹雞　浙江通志鄭寒村名梁字禹梅浙江慈溪人康熙戊辰進士善畫既歸里旋得末疾右手不隨遂以左手驅染如平時

古宮詞三百首

烏程 張鑑春治著
桂榮琴甫註

十家宮詞以王建居首然竹垞以爲關睢亦房中之作則其源遠矣余能疑餘閒輒引伸之得三百首工拙不計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十家宮詞序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之詩各百首焉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閣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僊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 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卽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 李肇國史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揑飢

金線盤龍五色旂春宵宮殿試戎衣鞭絲走過桃花馬爭似將軍演陣歸

國語吳王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撤行百行行頭皆官帥纔鐸拱

雙蛾不寫采香行碧杜紅蘭葉又生花裏飛來雙燕子大家留爪記分明

梁史太平寰宇記香山吳王遣美人采香於此山以爲名故有采香徑　長興縣南顧山昔西施種香之所上有蘭蕙畹　潛確類書吳宮人翦爪以驗其來也

金錢市上那能同秋到琴川細細風未必君王愁勝我一籠疏雨下梧桐

孫奭孟子疏西施每入市欲見者輸金錢一文　任昉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畜園也一名鳴琴川古樂府云梧桐秋吳王愁

館娃深院月如鉤別喚笙歌繞下樓響屧聲中喧笑語涼風應避殿西頭

述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伎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吳郡志響屧廊相傳吳王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步屧繞之則響

翁山如畫綵紗張消夏灣環追響涼水殿乘風歸去晚繡裙幅幅白蓮香

宋王伯虎詞聞說吳王避暑宮滿山六月絳紗紅　吳郡志消夏灣在吳縣西南相傳吳王避暑處　李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美人宮外作春寒薄試羅衫卍字闌一夜花梢微雨歇親來潔畦種秋蘭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句踐習教西施鄭旦宮臺也　蘭亭攷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

章華禁殿鬱迢迢激楚聲中翠翹辛苦不辭三飯減年來忍餓腰纖瘦

史記司馬相如傳鄧鄧繽紛激楚結風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細腰墨子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然後帶緣牆然後起

醉倚高臺不倩扶試將飛雪鍊紅鑪宮中不見吹簫侶虛憶雙雙跨鳳雛

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築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　漢史紀荒誕丹與弄玉登之即水銀鼠粉也

羽陽殿角玉蟾升繡戶簾寒夜不勝聽到曉轆轤人夢醒閒挑青玉五枝鐙

漢書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皇起　葛洪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鐙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鐙鐙然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梳罷參鸞鏡匣斜琴彈漏月豈宜誇自從三尺屏風越賜得羅裙五色花

段成式髻鬟品秦始皇宮有望仙髻參鬢髻凌雲髻董斯張廣博物志引古琴錄荊軻擊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聽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髻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屏注文髻或作逾月　中華古今注始皇元年宮人令口服五色花羅裙

渭水澄波複道開阿房雲閣鬱崔巍深宮鎖住猶難信又遣青銅照膽來

史記秦始皇紀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歷無疑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三輔黃圖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漠漠春風綠草滋銅人十二立丹墀幾回興樂宮中過但聞昭華玉琯吹

三輔黃圖興樂宮秦始皇造　史記秦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鏤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瑟筝笏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有玉琯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

辭御梁山住望夷上林春苑落花時寸椹要乞神仙藥渭北山南那得知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悉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三輔黃圖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以爲名　金樓子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並一寸椹一曲迎神黍一杯夜深靈女廟中間不須扶上宮車去逐隊行歌赤鳳來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女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時嘗以弦管歌舞相爲歡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聯臂踢地爲節歌赤鳳來曲

新月彎彎百子池于闐罷奏對涼颸莫嫌身在長楊住七夕還羈五色絲

三輔黃圖上林有長楊宮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絲相繫謂之相連愛

風雨重陽一片斜定須添壽度年華內人連夜團蓬餌相約明朝醉菊花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在宮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門閉建章漏點移冥冥花影娥池夜深觸月船頭坐借得秋波照鬢絲

史記封禪書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青鳥更西飛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青鳥更西飛

招靈閣迴夜休歸翠羽麟毫見亦稀王母不來仙藕盡如何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

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

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集於殿前上問東方朔東方

朔曰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青衣相隨乃先二鳥也　拾

遺記西王母進洞淵紅蕖嶰山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

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

玉籠抽開翠羽輕虛將候日挂丹楹此心未卜君王過飛上

羅衣叫幾聲

洞冥記元封五年勿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

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

人常以此鳥候時亦曰候日蟲帝置於宮中旬日而飛盡

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裙因名蜂

御鑪香暖繡簾斜昨夜吹笙宿九華女弟不勞頻問訊隄防新注守宮砂

西京雜記漢成帝趙飛燕女弟昭儀居昭陽殿其中庭彤朱丹漆壁上金釭衔明珠翡翠怕大如雞卵切割百和香著火燒一銖許香聞百步合歡之被紋如蟬翼重不及五銖人著之溫暖如三月時

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張華博物志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飼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惟房事則滅故名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

招靈閣迴夜休歸翠羽麟毫見亦稀王母不來仙藕盡如何

青鳥更西飛

點盡龍膏玉漏頻哀蟬落葉總酸辛蒲萄宮內秋風緊不作
蒲萄夢裏人

拾遺記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
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
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
聲玉階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
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
龍膏之鐙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見帝容色愁怨乃
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
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蒨蕪之香帝驚起
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遂改延涼室爲遊芳夢室

三輔黃圖蒲萄宮在上林苑西

內寘安排酒半醺侍兒翟扇兩邊分殷頭傳報魚龍戲自起
悤悤掠鬢雲

崔豹古今注雉尾扇漢朝乘輿服之 漢書西域傳贊天
子負黼依冀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內林以饗四
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
禮之 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
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作九賓臚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
庭極乃畢入殿前潑水化爲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
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
芳苡鐙寒分外明珠襦甲帳夜初平神仙合燒荃蘼供鹿觸

難臣衛叔卿

洞冥記嘆嗽細聚出嘆嗽山山臨碧海止萬年一實如今
之棗聚咋之有膏膏可然鐙西王母握以獻帝帝然芳苡
鐙光色紫有白鳳黑龍舞足來戲於閣邊 波祗國亦名
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閣
如竹節其皮如絲可爲布握一片滿室皆香 漢武故事
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
乙帳甲以居神仙乙以自居 葛洪神仙傳衛叔卿者中
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聞
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
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
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勞朕臣也可前
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
勞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流蘇寶輦七香輪鳳羽分開展繡茵遙撒同心花果去滿身
卻中子多人

蘆斯張廣博物志引原始撒帳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
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其坐飲合巹
酒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
云得多得子多也

扶上雲游艇子時春風積草水漸漸不愁明月宵來盡南越
初賚絳火枝

拾遺記漢成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貫其不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鴛首一名雲舟

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辟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

二八宮娥未按班如簡吹氣亞雙鬟風前慣笔迴風曲妒殺生芝殿裏顏

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不欲衣裸拂之恐體痕出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生芝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新得披香殿上行洞簫度曲太愁生亦將琥珀裁環佩步步

珊珊骨節鳥

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洞冥記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異也

宮娃小隊立前頭雁足鐙邊索進裘等候嫌奸來院裏便開筵席賭藏鉤

詞林海錯漢宣帝上林苑中鐙棨名雁足　太平御覽引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蔽有太棨加五升餅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棨　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

鼓吹西園夜未眠內廚不食棨新鮮含消棨子青華棗定向秋前供御筵

飛鴻翔鷺夜不稀商臺黃月照秋衣木蘭舡畔無人見手拗蓮花踏曲歸

拾遺記昭帝元始元年穿淑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以文梓爲船木蘭爲舵刻飛鷺翔鷁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景素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大悅起商臺於池上

窮袴初加坐半宵黃金買賦總無聊蒭蕘小紙懸鍼體不寫長門寫洞簫

漢書外戚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　漢書孝成趙皇后傳發篋有裹藥二枚蒭蕘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注蒭蕘小紙也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閒相如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得解悉愁之辭後陳后復親幸　漢書王褒字子淵宣帝時以太子體不安詔褒娛侍太子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賦令後宮皆誦讀之

海肺銷餘禁漏催似聞青瑣集高臺一從承露盤空後認得

金雞碧馬來

洞冥記帝舁望月臺時瞑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藩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綺各握錦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後漢書班固傳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注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香匳買笑錢

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周圍四十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班固武帝內傳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　買氏說林漢武與麗娟看花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曰笑可買乎帝曰可娟奉金百斤爲買笑錢

燕釵分賜髻頭簪細雨昭陽夢裏心只恐君恩無買處休將誤筆賺黃金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

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

守宮槐蕊露如絲玉匙收來入硯池雲母屏風羅面帽薔薇花露手中書

帖子上昭儀

西京雜記上林苑守宮槐十株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中有金花紫羅而衣雲母屏風玉牀牙簟未教安畫燭明光薰骨寒燕趙三千誰得似何須舞上水晶盤

西京雜記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　太眞外傳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意覺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閉以諸香安其上恐其四肢不禁也

畫堂甲觀曉清涼徐試慵來別樣妝鴉鬢一雙親洗鏡蘭膏曾進九迴香

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

伶元飛燕外傳帝取后五綵組紋手籍爲符以召合德合
德新沐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
小朱號慵來妝　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善賣餙常教后
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
翠袖留仙自翦裁屏安龜甲灺香煤分明夢到昭陽殿不見
花閒七寶臺
飛燕外傳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
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
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
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愿我使我仙
去不得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嫵愛后他日宮娣幸者
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玉漏棠梨抵死長女巫度尼貴評量緣熊席上涼生骨蕤願
重熏燕卵香
三輔黃圖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雲陽南三十里　西京
雜記趙飛燕女弟昭陽殿中設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
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見坐則沒膝
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博物志漢武
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大如燕
卵三枚與棗相似燒一枚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
月餘香猶不歇

或擘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洞冥記上起神明臺有金牀
象席雜玉爲龜甲屏風
西風太液月如鉤不住添香摺翠裘燒盡兩行紅蠟燭一宵
人在曝衣樓
史記封禪書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
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西京雜記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樓七月七日宮女出后
衣曝之
一朵晴雲泥畫廊羅袍半卸避風涼不消沈水和山藥別煮
花陰荳蔻湯
飛燕外傳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燎降神百和
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
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木犀花底月涼時團扇秋風嬾賦詩好事年來隨意卜竹林
深處　圍棋
漢書班婕妤扶風安陵人越騎校尉況女少有才學成帝
選入宮爲婕妤其後趙氏日盛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
后長信宮作紈扇詩以自悼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
成合歡扇團團如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
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西京雜記
賈佩蘭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辰房竹林圍綦勝者
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纏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石華廣袖蜨雙圖吹起金缸內又呼唱徧房中新曲子殿頭
時倚女珊瑚

飛燕外傳飛燕與其妹合德共坐誤唾其袖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華令上方爲之未必能如此乃號石華廣袖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形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述異記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枝葉茂盛至靈帝時死　貪哆櫻桃結禍胎赤瑛盤子更休開腰支恰似三眠柳倚偏銀牀不許擡

太平御覽引拾遺錄漢明帝於月夜讌羣臣櫻桃盛以赤瑛盤羣臣視之月下以爲空盤帝笑之　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初寫丹青便入神紫綃雲帳燭如銀夜來扇扇屏風上描出麒麟閣內臣

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飛燕外傳帝用樊嫕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嬌額塗黃寶髻偏無端織室過流年濯龍殿裏春歸去又見紅蘭上箔眠

王安石詩漢宮嬌額半塗黃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

昭儀初賜鳳皇舞種種絲絃歷內官昨夜鼓聲新習得又來

殿下墜銅丸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嵇舊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漢書史丹傳建昭之閒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賫銅丸以擩鼓鼙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正字封章動石渠隨班點勘破三餘那須盡乞肖明草偏照宮人入夜書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　拾遺記宣帝地節三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焉

茵犀浴罷上簾櫳渠水香流內院通玉色宮娥還擁檻闌將商曲喚涼風

拾遺記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遠山如畫映橫波斜倚流黃更覺歌夜靜裸遊涼館去月中齊放望舒荷

西京雜記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閒采綠苔而被

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濠使宮人乘之選
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
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
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掩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
清絲流管歌玉息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
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
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宮門山色武擔高秋影遙分蜀錦袍御學南來諸女伴纖腰
都挂鵾鵜刀
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
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
作家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
三國志劉先主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
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
月中聚雪貌來殊宮女梳妝繞御廚試向白綃帳裏坐得教
勝似玉人無
拾遺記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
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
置后側畫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
芝田羅韉夢生時費盡陳王八斗辭金錯鏡邊相對罷幾人
銀燭寫烏絲
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
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
承露盤於芳林園　魏志明帝鑄承露盤長一十二丈銅
龍繞其根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　初學記魏在鄴有漳
水瓊華疏圃元武靈芝池　太平御覽引廣志蘼蕪香草
春宵宮伴隔窗紗巾拂匜某笑語譁記得君王初著賦慣將
局勢譜長斜
太平御覽引世說彈棋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
於此技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言能帝使爲
之客著葛巾拂棋妙逾於帝　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惟彈棋略盡其妙乃爲之賦中云然後直扣
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開造長邪迭取
玉井花開映綺闈九龍深殿卻輕寒夜來門外鑾輿過一路
東風長合歡
太平御覽引魏略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闌　拾

遺記魏明帝起凌霄臺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牙籌輸卻鳳皇簟坐覺芳林晝漏沈翻得西來雙陸譜明朝更打海棠陰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聲譜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

尙衣歌舞一宵同憶得還家祇夢通宮裏不知人世事雙雙紅淚墜壺中

中華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辟夜來陳尙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尙衣能圖飾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

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　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谷習出守常山郡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

寶髻晨窗盡百花銀盆清水進宮娃好將紫粉盈盈洗別漬胭脂闘曉霞

段成式髻鬟品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張泌妝樓記夜來初入魏宮一夕

文帝在鐙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曉霞妝

雨中鏤鼓隔華林蟬翼牀梳擁綉衾休道鴛鴦叙須火樹九重賜與辟寒金

魏志文帝紀注黃初四年十二月丙寅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案芳林卽華林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　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

明帝卽位二年昆明國貢啄金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囿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稱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一曲難分兩曲聲香添石葉伴深更鐙前白髮宮奴在聽話當年玉虎鳴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能分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拾遺記石葉香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癘之疾此香腹圍國所進也　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宮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宮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卽

中左目比往取觀椎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
池井不復有物文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眼有傷血
痕尚湮
紫綃帳裏曳銀鐙倦暑昭陽晝夙稱欲得君王彈指誤更將
墨點作蒼蠅
拾遺記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吳志趙達
傳注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數點因就
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會將如意舞當筵獺髓新調側鬢鈿祗恐畫圖難省識愁容
不許似神仙
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
誤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婉彌苦自祗其瘡命太醫合藥
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
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　吳
主潘夫人父生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同
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
圖其形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
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愁容
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春院無聲玉漏長朝來媚寢侍君王環槐臺畔吹笙過賸得
羅衣百濯香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

紅燭照屏風
中華古今注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蟾屏風鏤作瑞應
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重重瑞應奏江東一樣金蟾刻鏤工宮女夜闌歌舞罷高燒
汗濕涼衫暮雨餘萬年枝下看紅蕖偶從寒露臺邊過欲乞
迎風觀裏居
太平御覽引晉宮閣名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謝元暉
詩風動萬年枝　潘岳關中記晉帝作迎風觀寒露臺以
避暑
芭蕉抽葉雨初濃蛤吠華林上曉鐘併入宮鶯喚破夢綠窗
誓子試芙蓉
太平御覽引晉宮閣名華林園芭蕉三株　水經穀水下

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出閤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
蟇私蝦蟇侍臣賈允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蟇在私地爲私
蝦蟇令曰若是官蝦蟇可給廩　段成式髻鬟品晉惠帝
宮有芙蓉髻
水殿雲房好護持金羊到處少人知紅鐙睡斷秋霜影不見
青鹽砥竹枝
晉書胡貴嬪芳傳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帝嘗乘羊
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隔院銀箏妙選誇葡萄圓外碾香車幾人絳縷添清淚難話
會封繫臂紗
太平御覽引晉宮閤名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鄴有鳴鶴

園蒲陶園華林園　晉書胡貴嬪傳泰始九年帝選良家
子女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　太平御覽引王
隱晉書曰武帝采諸葛沖等女五十餘人采女皆憂不食
帝使縵障楊后曰可但入障其中者以絳紗繫臂胡芳泣
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
住徧新宮咸歲華怨風酸雨聽宮鴉貴嬪賦稿曾鈔得嫻向
秋深詠菊花
晉書左貴嬪傳名芬兄思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
聞而納之拜脩儀後爲貴嬪　太平御覽引左貴嬪集有
離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柏賦芍藥花頌鬱金頌蒲花頌
寒御臺城燕子回嫩黃露葉長宮槐內人曉起量紅綫添卻

花階日影來
事文類聚晉魏閒宮中以紅綫量日影自冬至後日添長
一綫
春風夜繞護窗紗幾樹寒香拂鬢斜一自含章人臥起滿宮
山額畫梅花
太平御覽引雜五行書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
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
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
花妝是也
一枕珊瑚憶舊陪竹林堂裏倦身回不知若箇君恩重置得
山陰面首來

南史宋前廢帝紀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身相
逐　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姦與陛
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
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玉柄霜毛不住麈衣皮閉閣卻嫌遲內人羨殺司風令枕簟
長來侍繡帷
宋書明恭王皇后傳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嘗賜帝玉柄
毛扇　齊書虞愿傳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
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
葛龍鐙前熨素衣往來深殿錦綾稀夢回聽得龍輿過御仗
湘宮寺裏歸

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鎧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　齊書虞悰傳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願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憫罪高浮屠有何功德

澹黃舞袴著還同綠綾絲輦越布籧篨好憶梅根估客樂龍船侵曉發江中

楊愼丹鉛總錄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弦帝遂乘龍舟遊江中以紝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繂鈿石爲篙足篙旁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　文獻通考估客樂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嘗游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敍

芳林月轉露華濃一片晴雲度遠峰多少深宮春夢裏曉風吹上景陽鐘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于景陽樓上宮人聞之早起妝飾

梳掠梧桐一院秋層臺觀內月如鉤金盤祀卻天孫罷正要穿鍼倚畫樓

顧野王輿地記齊武帝起層臺觀七月七日宮中多登之穿鍼以乞巧謂之穿鍼樓

神女雕窗翡翠櫺夜來紅蠟閉銀屏遙知玉壽飛仙帳夢裏風搖九子鈴

南史齊東昏侯紀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閒盡畫神仙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　金樓子齊武帝內殿則張雜色錦複帳帳之四角爲金鳳皇銜九子鈴夜深涼露浥金階鬢插剛辭琥珀釵明日看花芳樂苑鐙前試取綠絲鞋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閒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　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褲著綠屬帝自戎服騎馬從後　南史齊東昏侯紀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鄧奇極麗當暑種樹插葉繫花取樂俄頃別築神仙殿內行繡欄四面卷簾旌不愁貼地黃金盡買得蓮花步步生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屏壁香濃燭影遲鴨爐初煮桂薰時數枚玉律江南物付與

宮奴鋼笛吹

南史茹法珍傳宮中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謠云趙鬼食鴨劇眾鬼盡著調俗聞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劇　齊書潘妃傳帝與潘妃以江左古玉律數枚悉裁以細笛柳枝初種未勝烏閱武堂前酒細沽年少宮娃剛選到不梳雙鬢已當壚

齊書東昏侯紀于苑中立店肆與宮人奄豎市販而以妃爲市令自爲市錄事有鬬者就潘妃罰之自有所失亦就妃受杖又自坐店屠肉潘妃當壚百姓歌曰閱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割肉潘妃沽酒

華林僊石翠蒙茸絕曉看花繞禁鐘閑豫南頭元苑北錢龍不見見銅龍

南史到溉傳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至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玉海梁有閑豫池池有龍影五采遂鑄銅龍其上　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敕所司即日徙數千萬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徙數千萬鎮於蛇處以壓之

皁帳清宵感翠璣蟒蛇殿角語依稀尚方記得頒新禁莫繡黃羅獸錦衣

南史梁武帝紀身衣布衣木緜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梁武德郡皇后傳后酷妒忌及終化爲龍人後宮通夢帝或現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敢置后　天監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文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裁翦裁有乖仁恕

阿育回廊護淨雲犧牲只合禁膻葷他時若到長千寺願捨珍珠五色裙

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有胡人劉薩何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之　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敕郊廟牲牷皆代以麪　南部煙花記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眞珠爲飾

淨居殿上走驊騮菩薩鸞輿下鳳樓好是鐵鍋新解脫蓮花供養佛前頭

南史梁武帝紀中統元年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

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眾開
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
眾默許已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　名勝志
甘露寺中鐵鏡甚鉅梁天監十八年造在解脫殿前銘曰
滿口甘泉種以荷藥供養十方二切諸佛後二行書官名
并五十石鏡四字
吳歌西曲竟成非銅磬聲聲隔禁闈空向竹林堂裏過一枝
和雨折薔薇
古今樂錄梁武帝改西曲製江南弄七曲　渚宮舊事湘
東王繹竹林堂庭前有劉宅紫薔薇唐家四出薔薇白馬
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並以長格架其上下有十閒花

房仰而望之枝葉交映
簾角焚香髮未梳經繙三慧愛樓居夜來會到龍光殿聽講
青牛老子書
梁書武帝紀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
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
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　梁書元帝紀承聖三
年九月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
經
金管批書侍御牀猪宮秋冷夜初長不曾觸忤君王看何似
花陰半面妝
事類賦引梁書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紀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
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　南史元帝
徐妃傳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
見則大怒而出
疑嬌卻扇對銀蟾殿影光昭歷翠簾多少花陰人未寐玉階
休報舊時籤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曲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笑態相
迎　南史陳後主張貴妃傳至德三年乃於光昭殿前起
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陳書世祖紀每雞人伺漏傳更籤
於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云吾
雖眠亦驚覺也
擡過薰籠搡夙香雀釵初映白銀牀一雙柘彈春林過驚起
流鶯落海棠
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鶴籌晨啟雀釵曉映　南部煙花
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狎客飛箋細細商瓊花璧月照長廊紅衫宮女傳詩出認得
班騅過陸郎
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
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
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
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
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

美張貴妃孔貴妃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
朝新　樂府曲陳孔驕赭白陸郎乘班騅
沈香亭檻月初低讌桂花開奏刺閨藥曰不殊霜兔在玉顏
難與駐刀圭
陳書世祖紀性明察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
後相續　南部煙花記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於
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采恩庭中
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曰使麗華恆馴一
白兔麗華被素袿裳梳淩雲髻插白通草蘇孕子跋玉華
飛頭履獨步於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呼麗華爲嫦娥
庾信詩量藥用刀圭

著盡羅袍綠玉環水晶宮冷隔仙班新聲玉樹重重唱祇有
嫦娥未許閒
注見前
臂垂曲子按懷風鶴籥晨開處處同但有流光庭樹在也須
休放燭花紅
王灼碧雞漫志遜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鵬留金釵兩
臂垂並陳後主造　南部煙花記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
懷風　陳書張貴妃傳論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
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
欄檻之類並以沈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
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未有每
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
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曲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宮井膩脂碧草肥景陽樓角送春歸柳枝慣送誠卿意又糝
飛花上舞衣
南畿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
中以避隋兵舊傳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名臙脂
井一名辱井　廣博物志引類記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
園有柳絮點衣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誠
卿意也麗華笑而不答
綠紗車仗出宮庭永慶禪房敞畫櫺一龕浮圖高九級無廊
迴處不風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
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
一千尺剎上有金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
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
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
漆扉上有五行釘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
殫土木之工窮造作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
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
里

烏程 張鑑春治著
桂榮琴甫註

繡旗隊隊幸西林華箭腰弓在柳陰眾裏一枝飛電過誰能
巧射比穿鍼

後魏書宣武胡皇后傳后幸西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
中者罰之又自射鍼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閒居藍若雨霏霏聽罷談經列炬微何似賁山神女子此身
竟作彩虹飛

洛陽伽藍記魏永平元年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
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木土之美 通鑑魏主親講佛

書作永明閒居寺 劇怪錄後魏時首陽山中有晚虹下
飲於溪泉樵人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五六問之不言
乃告浦津戍將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美問之曰我
天女也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抱擁聲如鐘磬化
爲虹霓而上天

彫零宮樹少行車日落長秋聽暮鴉喚起銀鐙眠不得大家
聯臂唱楊花

水經注長樂宮西有長慶長秋永壽永昌諸殿 樂府詩
集引梁書邁文楊華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
胡太后逼幸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
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
甚悽惋焉其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

新翻續命歌

北史齊文宣帝紀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絲拔刃張弓遊行市肆　北史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

宮女紅鐙工視酡添香鳧藻倦秋波知併飲量春來減不比花陰腸巨羅

采蘭雜志馮小憐有足鑪曰辟邪手鑪曰鳧藻皆以其飾得名　北史祖珽傳齊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梳妝纔畢換羅衣戰決城頭過鳳闈絕勝三堆圍獵陣卻拋絲鞚倩扶歸

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城已欲破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放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宵還晨出聽行車院鎖銀魚怯鬢華天后夜來初賜詔一宮官去上金花

北史周宣帝紀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

天左皇后

春苑逍遙一夜開畫闌歌舞動春雷眾中卻怕花鈿墜偷照君王玉鏡臺

晉書劉聰載記在逍遙園李中堂　世說溫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

御鑪香暖引來遲五色雕花案好移元日千官朝賀畢華鐙面面照金枝

鄴中記石虎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爲五色花　石虎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鐙以鐵爲之

上巳東風嫩綠苔千金隄畔者番來一池春色天泉水句鼻桃花落又開

鄴中記華林園中千金隄上作雨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

卅丈高樓雨乍晴芳塵吹徧晚風清美人歸後笙歌歇一路珠簾玉佩輕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高樓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黏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綠扇桃枝夾兩行繡衣時得近銀牀昨宵分賜三臺物寶鏡
盤龍詩許長
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虎出時以此扇夾
乘輿亦用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
紺色或作鬱金色　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
者純金盤龍雕飾
別住空房不計年夜深嬾到繡帷前恩恩正斷承恩夢錯認
流蘇斗帳眠
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
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綠光錦或用緋綈登高
文錦或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絛百二十斤白縑裏名曰

複帳帳四角安金銀鏤香鑪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
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綩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
之四面上懸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氈帳低垂絕早眠監宮催起貼珠鈿高燒寶炬謙光殿紫玉
橫吹上舞筵
太平御覽引晉書張駿霸西河於姑臧起謙光殿畫以五
色飾以金玉窮極珍巧　涼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
紫玉簫紫玉笛
路轉漸臺好向西明光新築苑鶯啼應教分與宮娥住金箔
珠簾院院齊
太平御覽引三秦記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
箔
酒泉南去敷金箔萬仞銅駝一帶斜昨夜戎車初采到內人
祇願鑄菱花
崔鴻北涼錄酒泉南有銅駝山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
數萬斤
摩訶兜勒唱來遲半醉蒲萄月上時辮髮宮奴渾不寐更將
綠繢譜龜茲
晉書樂志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
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惟得摩訶兜
勒一曲　崔鴻後涼錄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
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壞　南史北狄傳辮
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
蓬萊方丈浸虛無西苑秋風碧浪麤挽得祥雲新髻子殿頭
祗合叫仙姑
韓偓海山記煬帝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內爲十六院聚
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
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不知其數此不具載
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
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脩
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帝自製名
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寶之每一
院選帝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

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
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搆殿庭屈
曲環繞燈碧皆窮極人閒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州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
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　炙轂子隋有九眞髻淡虛
髻祥雲髻　馬編中華古今注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
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妝
煙花南部又春深一帶離宮覆綠陰姊妹並房空妙選不曾
金盒結同心
北史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陳滅選入宮有寵煬帝
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進金蛇金駝等物

以媚陳氏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
人與皇太子同侍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
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
何堪付大事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
兒勇速巖出閤爲敕書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
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宮俄聞
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
股栗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盒貼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
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盒
中有同心結數枚
踏青鬬草旋簪酣玉管冰絃仔細諧唱罷五湖湖上曲湖
花柳似江南
海山記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
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
仙槎光景好輕影望中斜清露冷浸銀兔影西風吹落桂
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雨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
東風搖弄好腰支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綫拂
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
墜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連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
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漲通津脩帶不爲歌舞緩濃鋪
堪作醉人茵無意視香衾晴露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
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
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葩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
漫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
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
采蓮人清唱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珠絃鬧盡
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眞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
板聲輕銀甲後酣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
豔捧杯盤湖上風光眞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
安湖上水流遠禁園中斜日煖搖青翠動落花香暖眾紋
紅蘋末起清風開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沈
沈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

唱此曲

奇獸珍禽滿畫闌都來十六院中看雅鬟輸與芙蓉鳥北海新封幾品官

陶穀清異錄隋官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按徧當筵十二時橫波無賴夜歸遲鐙前枕隱金釵嫋身人君王雜憶詩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翍萬壽樂藏鉤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縷雞子闘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大業拾遺記帝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薰香黛殘枕隱金釵嫋笑動上林中除卻司晨鳥

花司迎輦直嚴更畫就鶵黃繞殿行學士行邊看草敕被伊卻笑太慙生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寶兒注目於卿卿可便朝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鶵黃半未成垂肩薄袖太慙生生緣慙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清夜遊翻曲調新風前歌唱動纖塵涼蟾一苑澄如水爭看桃花馬上人

劉義慶大業雜記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女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事乃匿清夜遊之曲數十首　馮贄南部煙花記侯夫人顏色美如桃花

御屏香散水沈風積翠恩波院院通昨夜賞花歸去晚銀瓶宣賜醉妃紅

海口記煬帝闢地二百里爲西苑詔天下進花卉易州進二十種牡丹有赬紅輕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顏風嬌等名

錦衫御盞換春紗內殿東風戲綵霞莫道魚龍看不足君王又遣試山車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隨龍鱗鱗蘧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俄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徘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藏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　通鑑隋煬帝紀初齊湣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復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散

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
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
龍鱗渠院繡簾垂玉笛時聞海上吹羸得幾升蛾子綠宮娃
相對畫長眉
大業拾遺記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四十餘里爲
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
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
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　南部煙花記煬帝宮中
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
除夕殿更未卸裝火山數十繞回廊君王只在觀文殿空費
笙歌十里香
南部煙花記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爲堂各十二間每間
十二寶廚前設五方香牀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女
擎香鑪在輦前行　紀聞貞觀初天下又安時屬除夜太
宗盛飾宮掖明設鐙燭盛奏笙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
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焚沈香木根每
一山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
十里一夜用沈香二百餘秉甲煎過二百石
邗江楊柳碧彫彫銀燭經宵照舞筵曉起翔螭舟上望都將
錦纜作征帆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自長安至
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南部煙花記煬帝樹隄柳詔民
閒有柳一株賞一縑　大業拾遺記行次洛口御龍舟皇
后御翔螭舟　韓偓開河記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
繼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電窗紅蠟檢文書翡翠牀頭侍起居擘就紅箋詩數首可能
贏得女相如
南部煙花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奪
目號閃電窗　煬帝以合歡水果腸吳絳仙絳仙以紅箋
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梅花妝倚繡簾前汴水龍船雜管絃唱到人持金鏤檄虛勞
殿腳女三千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執雕板
鏤金檝號爲殿腳女　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謂
謂嘗曰古人言秀色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檝
綺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妝豔落梅將身傍舟檝知是渡
江來詔殿腳女千輩唱之
金鋪玉觀早黃昏度曲歸來酒半溫一路蒼薇衣帶窄怕教
窺見小黃門
大業拾遺記帝幸月觀煙景清明中夜獨與蕭后臨前軒
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
映薔薇數調宮婢衣帶爲薔薇窄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
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急行撝之乃宮婢

飛馳驛騎謝恩渠果進瓜州仔細吟猶有空房寒入骨不須惆悵合歡心

大業拾遺記殿脚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回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騎馳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詩云驛騎馳雙果君王寵念深口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黃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　迷樓記侯夫人自傷詩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颯颯步庭下幽懷空自傷

片片荷衣拂水斜繒纏宮樹聽金鴉內園一夜秋風起又被收來剪綵花

大業拾遺記宮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至則去冰而布之

景華宮冷夜迢迢法曲新吹碧玉簫但放流螢三兩斛勝他明月照清宵

隋書煬帝紀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驍壺投罷隔窗紗裙子爭裁夾頧花憶得新安公子曲自移銀燭譜琵琶

文獻通考驍壺投壺樂也隋煬帝時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爲驍壺　中華古今注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　北史藝術傳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問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毋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

對人嬾簇鬢邊鴉避暑汾陽又落花一覺十年金殿夢吹笙伴去玉鉤斜

隋書煬帝記十一年五月乙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　揚州志玉鉤斜江都西煬帝葬宮人處

芳名別署住迷樓憶伴鑾輿幾夜留一自江都行幸熟可憐寶帳散春愁

南部煙花記迷樓經歲而成幽房曲室玉欄珠楯互相連屬煬帝喜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迷也　韓偓迷樓記帝將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南部煙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夜月

兩兩詞臣立苑頭昆明春色鳳山浮昭容近掌吟詩局帳殿當前結綵樓

尤袤全唐詩話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

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
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
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評曰二
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
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
服不敢復爭

鼓樂喧填鎮殿春升笄蘭掖展香輪一宵撒帳錢分去應是
長命富貴人

李商隱詩鏡檻芙蓉入朱鶴齡注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
壁皆安鏡爲白晝祕戲之所楊廉夫詩鏡殿春深祕戲多
玉肌相照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全唐詩話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擇壻紹尚
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郭正域詩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
皆納妃出降之意也　洪遵泉志舊譜曰徑寸重六銖肉
好背面皆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富貴背而
皆爲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降睿宗女荆山公主
特鑄此錢用以撒帳敕近臣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
散貯絹中金錢每十文則係一綵條

苑樹東風醉碧桃鑿龍門外列分曹不知應制詞誰好賜出
花枝繡錦袍

劉餗隋唐嘉話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
左史東方虯先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左

右莫不稱善乃奪錦袍賜之

銀鵝金鳳簇羅裳得寵人來各下牀看點花陰雙陸罷又催
脂盤鬬宮香

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徧舞時
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又一時起立吹簫管得寵人來
滿殿迎　舊唐書中宗廢后韋皇后傳帝在房州時嘗謂
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立受上官昭容邪
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
聲頗聞於外　唐書李德裕傳詔浙西上脂盤妝具
清異錄中宗朝宗紀韋武閒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
名曰鬬香惟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衣裳雲氣認迢迢學養紅鸞費暮朝報道房中三浴過穠絲
多唱韋桑條

唐書中宗韋庶人傳神龍三年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
衣筍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
迎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
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
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盖后
妃之德專蠶桑其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

宮綾初添日又晴霑絨簇角費工夫滕王蛺蝶翻應徧繡得
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
黃筌沒骨圖

鄭處誨明皇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綫之功　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嘆場得滕王蛺蝶圖　沈括夢溪筆談徐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筆墨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

金鳧銀燕盡紛張安福門當夜未央何必覽裳譜金屑蹋歌輪下月分光

雲仙雜記正月十五夜元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鐙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閬江錦荔支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正月上元日夜上御安福門觀鐙出內人連袂蹋歌

雲仙雜記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金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樹底繫金鈴

春御史掌之名曰括香　全唐詩話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淩晨百花齊放咸服其異　開天遺事寧王至春時於園中紉紅綫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稍之上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之鈴索以驚之

花朝纔過雨晴天揭鼓頻搜總可憐種得牡丹紅一捻鉤簾深院擲金錢

南卓羯鼓錄元宗朝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院內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乎高力士遽取羯鼓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發坼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　青瑣高議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迹名為一捻紅　開天遺事內庭妃嬪每至春時各於禁中花夢樓高不倩扶靜看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也　王建宮詞往來舊院不堪脩近敕宣徽別起樓　雲仙雜記明皇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文官

宮娃催進牡丹莊花放宜春院院佳撲盡海棠枝下蝶一時傳覺鬢頭紋

范元凱詩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　張祐詩號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放花枝

下仗聲中侍立稀朝來深殿拜黃衣多因玉案勘書苔敕賜紅綾餅餤歸

王建宮詞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旁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避暑錄唐御膳以紅綾餅餤賜之爲重光化中進士會宴曲江令大官特作餅餤賜之

別院秋深冷畫屏冠巾人去雨冥冥大家蟋蟀黃金籠閉在紅紗枕畔聽

開天遺事明皇宮中每至秋時宮人皆以小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

唐制宮人給令者皆冠巾柳枝加髮曉含煙阿監宣呼貼翠鈿隨例引來花下點芙蓉園內試鞦韆

白居易長恨歌 椒房阿監青娥老

大平御覽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回七十里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宮中以小角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扇扇紗窗午日開宮韓翃詩 破蒼苔徑須南海祇洹寺翦取金盤射粉團

維摩美髯來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晉謝靈運美髯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

闘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

徐黃粉本妙纖毫學就團花試錦袍夜半鵲鹽聯唱罷教人殿角聽秋濤

夢溪筆談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顯狂楚客歌成雪軟媚吳姬道是鹽文獻通考鹽者途歌引曲之類也

沈括夢溪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

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衛大將軍

畫皆超絕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畫掩障夜
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
枝枝石竹繡羅裳齊挽宮鴉鬧埽妝解道別人眉樣好綠紗
窗下試鴛鴦
李白宮中行樂詞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段柯古髻
鬟品貞元中有鬧埽妝髻　楊愼外集唐明皇令畫工畫
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曰遠山
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
曰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曰橫
煙眉十曰倒暈眉
玉環新賜撥長筵寶燭玲瓏繞篆煙夜夜龍香槽板上驚飛
火鳳出鵾弦
次柳氏舊聞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無人乃命奏玉
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　鄭嵎津陽門詩注上皇善
吹笛常寶一紫玉管貴妃妙彈琵琶其樂器聞於人間者
有邏逤檀爲槽龍香柏爲撥者上每執酒卮必令迎娘歌
水調曲徧而太眞輒彈弦倚歌爲上送酒　合璧事類貞
觀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鼈奴火鳳傾杯樂三曲
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以束帶使執畫燭列於宴席
之側目爲燭奴貴戚之家皆效之
驪山極頂是華清墜鈿羣遺輕看取伶官呈劇本諸姨
天半下簾聲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
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
用鐵撥彈之
桂堂東畔畫簾披一縷長竿日影移繡得花旛齊五色金鈴
處處妳封姨

花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芳馥於路　王建宮詞下簾聲在半天中

箜篌擘罷炙笙簧弟子梨園枉擅場十五點來深院住並房學唱荔枝香

文獻通考箜篌唐制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以合二變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　唐書禮樂志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苑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教人屬內監自寫金花才子新依供奉班花箋銀燭對雙鬟未央楊柳秋宵月併作清平調裏顏

樂史太眞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得數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

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清平調裏顏

樂史太眞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得數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

動九天妃子宮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　劉餗隋唐嘉話八月初五日明皇生辰爲千秋節　通鑑天寶十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命宮人以綵輿舁之上閤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視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鐵距花冠種絕殊鬬雞勝得御坊無買家調養憑誰識賜錦多分堦地夫

陳鴻東城父老傳父老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閒清明日鬬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閒

素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
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
戚家貴主家列侯家槓囊破產市雞以償雞價值都中男
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
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
羣中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疫之候
皆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
承恩言于元宗召試殿庭中元宗意悅卽日爲五百小兒
長　王建宮詞宮人曉起笑相呼不識階前埽地夫乞與
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閒無
度尼薙人內殿頭冷脩羊味總須休祗因愛吃櫻桃病願給

防風粥一甌

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爲酺食士女湔裙度尼　清異錄
天后好食冷脩羊賜張昌宗冷脩羊手札曰珍卽殺身以
奉國　王建宮詞因喫櫻桃病放歸三年著破舊羅衣
雲仙雜記白居易住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剔取防風得五
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蠲忿犀分一段犀禁樓寒雨溼紅泥春愁卻逐諸花惹龍口
渠頭不轉西
杜陽雜編咸通中同昌公主有蠲忿犀圓如彈丸入土不
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　雲仙雜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
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
盡春月尤妙
松風石障對涼天鎖住深宮不計年不信角仙年紀大閉門
高枕夢遊仙
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及松
風石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影若古松偃蓋颯颯
焉而涼颸生於其閒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颼颼
卽令撤去　清異錄華清宮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爲
角仙　開天遺事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
如玉其製作甚樸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
中帝因名爲遊仙枕
月明魚藻焚心香南內新翻曲數行不許外邊偷撥得夜深

攔笛遠宮牆
李石開城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
泉先於池底鋪錦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
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元
稹連昌宮詞李謩撅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行曲注明皇
嘗於上陽宮夜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夕潛遊鐙下
忽聞酒樓上有笛聲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
笛者詰驗之云其夕竊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
橋上插譜記之臣卽長安少年善笛者李謩也明皇異而
遣之
續衣親製賜邊頭金井棲鴉一夜秋正憶還陽征戍苦不須

灑淚聽伊州

孟啟本事詩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綫含情爲著緜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徧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大唐傳載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爲其聲煩碎　王建宮詞學得管絃尚羞澀側商調裏唱伊州

拔河畢靜雨絲絲嫩柳豐城見幾枝若得金階宣賜出祇宜種法問花師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球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視之　景龍文館記清明節中宗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組兩頭繫千條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爲輸　本事詩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言付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左右具以對之因東使命取永豐坊柳兩枝植於禁中　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闕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

翠羽明珠各一行玻瓈空記舊碑堂舞彩曾到朝元閣不賜蓮花第一湯

鄭嵎津陽門詩注溫泉堂碑其石瑩徹見人形影宮中號爲顧黎碑　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綺繡爲鳧雁於水中上時於其閒泛銀鏤小舟以嬉遊焉　朝元閣上老君見湔裙又趁祓除辰千片桃花紅近人細柳圈旁加敕字須知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　王建宮詞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知入月教人相伴洗裙裾又一一旁邊書敕字中官送與大臣家

上已賜羣臣

唐書李適傳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宮女吹簫對舉樓勝常道罷即梳頭君恩得在深宮住紅葉休教出御溝

本事詩顧況在洛乘興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拾得大梧葉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

題詩欲寄誰越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題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唱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范攄雲溪友議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有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亦後任苑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視紅葉而吁歎久之曰當時偶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迹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貪使朝朝點勘殊碧桃甘露味清腴貴人敢闕蓬萊殿千面銀盤出內廚

明皇雜錄天寶中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　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白以上所賜甘露羹與之食一夕而髮如鴉

海日紅升射曲橋重明枕上睡初醒新來五色奇鸚母又誦多心一卷經

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眞人衣服簪被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鸚鵡　牧樓記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語呼爲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

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范攄雲溪友議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有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亦後任苑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視紅葉而吁歎久之曰當時偶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迹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貪使朝朝點勘殊碧桃甘露味清腴貴人敢闕蓬萊殿千面銀盤出內廚

明皇雜錄天寶中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　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白以上所賜甘露羹與之食一夕而髮如鴉

海日紅升射曲橋重明枕上睡初醒新來五色奇鸚母又誦多心一卷經

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眞人衣服簪被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鸚鵡　牧樓記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語呼爲雪

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擣一大筠紙扇竊太眞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鞠雙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進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痞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目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痞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同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驅邪魅兼

靖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悉　升庵外集皇祐中金陵發
一冢有石誌乃宗懿母鄭夫人宗懿有妹名道後世遂訛
傳爲鍾道嫁妹耳
枝枝如意散天花手進君王一笑詩記得禁中施妙術龍行
一道嘆裟裟
鄭嵎津陽門詩注上頗崇羅公遠楊妃尤信金剛三藏上
嘗幸功德院將謁七聖殿忽然背痒公遠折竹枝化作七
寶如意以進上大喜顧謂金剛曰上人能致此乎三藏曰
此幻術耳僧爲陛下取眞物乃於袖中出如意七寶炳耀
而公遠所進即時復爲竹枝耳後一日楊妃始以二人定
優劣時禁中將栁小殿三藏乃舉一鴻梁於空中將中公
遠之首公遠不爲動容上連命止之公遠飛符於他處覺
三藏金欄袈裟於籠中守者不之見三藏怒又咒取之須
臾而至公遠復嘆水龍符於袈裟上散爲絲縷以盡也
一騎飛塵未許遲傳來驛使不教知中和殿裏三元節若箇
新嘗錦荔枝
杜牧過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
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唐書元宗貴妃楊氏
傳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
已至京師
銀鐙拍板唱玲瓏上直歸來月正中白面內官偷問得昨宵
蜆斗記崖公
瓜果祀天孫
開天遺事帝與貴妃每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
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
捉蜘蛛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之稀密以爲得巧之候
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閒效之
須來方貢謝恩深過雁紅生顆顆金爭似蓬萊宮內橘一雙
寫出合歡心
海碎錄事用柿樹接桃樹早熟者謂之絡絲白晚熟者謂
之過雁紅　樂史太眞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
十枚種於蓬萊宮內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有一合獻
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

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侲坐同食焉因令畫工圖傳之於後

霏霏細雪灑闌干綠玉停敲琵琶彈年少宮娥偏耐冷拾來冰筯一枝寒

鄭縈開天傳信記太眞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搏拊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黎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采藍田綠玉琢爲磬尚方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珍怪之物雜之　開天遺事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因寒所結檐溜皆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回問所玩者玉筯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衆可愛也

棲鳳樓鑿玉漏稀卻寒簾外報春歸海棠睡足梳頭懶解道

催茶嚼雪衣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　太眞妃於時卯醉未醒命高力士及侍兒扶掖而至醉顏殘妝叙橫鬢亂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海棠春睡未足耶　鄭嵎津陽門詩注太眞養白鸚鵡西國所貢辨惠多辭上尤愛之字爲雪衣女

龍皮扇子愛涼身每先清秋苦欠伸慣向花陰逃瘴過虛勞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鶴往來笑舞於大桂樹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頭天師急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回爾天夜上皇因製霓裳羽衣

扇子也　令狐澄大中遺事唐宮中以診脈爲對脈　郭湜高力士傳高公患瘡敕於功臣閣下避瘡　王建宮詞日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唤女醫人

皇金小匣貯宮香花裹心經寫數行半是君恩半是佛更書

皇帝李三郎

張端義貴耳集眞定大口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皆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匣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敕書有塗金小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貴寵罷奏更挑琴銀燭高燒夜醉沈輸與永興諸女少珠喉

如串僊千金

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霧濡衣袖皆溼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滿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鶴往來笑舞於大桂樹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頭天師急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回爾天夜上皇因製霓裳羽衣

舞曲　開天遺事宮嫉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
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值千
金
桂葉金鑪夜夜燒虹霓屏角漏迢迢女牛誰誓長生殿臆有
琵琶度綠腰
太眞外傳帝以虹霓屏賜太眞雕刻美人三寸許水晶爲
地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眞珠綴之乃隋煬帝所造賜義成
公主置在北胡貞觀時蕭后持歸中國　陳鴻長恨歌傳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讌避
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
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閒尤尙之
夜殆半休侍衞於東西廂獨待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
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各執手嗚咽　段
安節琵琶錄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
內邊催促按歌聲五鳳高樓倚玉笙莫道曲終無小誤記來
紅豆忒分明
唐書元德秀傳明皇在東都鋪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
令刺史各以聲樂進　樂府雜錄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
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聞其喉音響亮仍有眉
目卽納爲姬嘗有樂工自撰歌未進聞先脩歌於青青召
紅紅於屏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
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用以聲得爲宮人
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紿云某有女弟子曾歌
此曲非新曲也卽令隔屏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
請相見欽伏不已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
宮中號爲記曲娘子
道場結得佛鐙挑講席談經鎭寂寥堪笑金剛神主隊試敎
菩薩侍清宵
通鑑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戌以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
道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奠拜
圍繞
內閣春寒喚起遲金衣飛上海棠枝開箱檢點羅花帕憶著
元和學士詩
開天遺事唐明皇於禁中見黃鶯呼爲金衣公子　詩話
唐學士善賦詩者宮女以扇與手帕索題之　唐書元稹
傳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號爲元和體往往播樂府
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爲元才子
天顏苦未認分明桂葉添描寶鏡橫休道臂環偏賜得銀屏
遮著聽歌聲
杜陽雜編上於內殿前看壯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
丹賦云俯者嫮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唱吟罷方省元輿詞
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柯滿
子調聲風態率皆宛轉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所從來阿
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用以聲得爲宮人
含元深殿夜鐘沈內道場開動梵吟省識君王圖畫在歸來

水月繡觀音

唐書王縉傳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　類書纂要吳道子水月觀音人月動搖神生畫外者也　王建宮詞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綫繡眞容

擬碧池頭木葉催秋風高譜記鈔來何人長笛倚樓角更撫當年阿濫堆

玉海太宗御製述聖賦序因茲餘暇乃脩苑囿其勝地則積翠凝碧其川阜則有濯龍平樂　張祜華清宮詩紅樹蕭蕭閣半開上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傳阿濫堆

吹阿濫堆　尉遲偓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

芙蓉臺上簇宮鴉寶帳香薰舞袖斜鈿盒金釵應賞徧九重傳語結金花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豐頰首蘭氣融洽冬不擁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橙實金屑龍腦衣輧羅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綴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發一聲直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於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舞龍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爲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陳鴻長恨歌傳定情之夕授金釵鈿盒以固之　王建宮詞內中人議從來去結得金花上貴妃

圖番峽嫗總堪珍海眼雙飛刺繡輪我記移鐙花裏見金錢無數撲羅巾

酉陽雜俎滕王圖一月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峰云嘗見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榮花子

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無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遷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以絳纏絆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座中

其後開寶廚覩金錢玉扉之內有蠕蠕將化爲蜕者宮中方貴焉

嬾對青銅整碧螺琉璃如水影婆娑紫眼供奉應相笑未許頭銜稱阜羅

清異錄武宗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球蜜擣山藥油浴既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鐙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阜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讀尚書無逸篇數徧脉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尊罍暫時隔破

酒船行過酒生鱗犀角宵明更辟塵休唱聲聲河滿子盡才

人是斷腸人

大業拾遺記作小舸子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酒船二人盪槳繞曲水池隨岸而行每到坐客處即停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　杜陽雜編寶歷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縉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　王灼碧雞漫志張祜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自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洩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温而腸已絕

宣到球場一段羞黃金馬索彩雞裝御前不敢施身手讓卻君王作狀頭

鄭嵎津陽門詩注雉堞雞殿與球場迤邐尚在　通鑑僖宗廣明元年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球帝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擧球進士擧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放駁上笑而已

池開興慶殺紋波平福公閘綻芰荷曾破買花三月俸青錢十萬賜雙鵝

烏程 張鑑春治著
桂榮琴甫莊

浴鷗宮殿晚涼臉欽博歸來對藕花聽得鑒輿樓外過御教避暑大臣家

五代史張全義傳梁太祖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全義妻女皆遇淫之

御花朵畔侍塡詞清暑樓高玉漏遲記得落花煙重句曉來內苑捐殘碑

清異錄後唐瓊花公主自總角養二貓雌雄名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爲麝香騶妲已洋子菩薩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獻金杯

後唐莊宗憶仙姿詞會宴桃源仙洞一曲舞鸞歌鳳是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調統或曰莊宗脩內苑掘得此碑有此三十三字

宮女三千玉不如半教絃管半教書班頭初押朝天子度曲聲中雜起居

五代史伶官傳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今汾晉之閒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曲也

步出樓臺處處人澡池花木總疑眞一從榜作蘼芳園玉輦龍輝月幾巡

陶穀清異錄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沈香爲山阜蒼翠楊爲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園

冷飛白賓鴻初來元武樓門向曉園恰好千春賽祝罷一時奉進獻金杯

清異錄老伶官黃世明常言遼事唐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舊五代史晉本紀高祖天福元年琴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舊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 清異錄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詠之唐朝奚詩先成曰金相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洋子菩薩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獻金杯

薰薰秋華露珠凝內苑西風纔夜經須及君王開獵陣國干新綉綠鞲鷹

五代史補晉少主立契丹舉國南侵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尹叩內閤求見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

片片晴雲度檻前春風料峭杏花天夜來宮綫初添得又向高樓放紙鳶

五代史李業傳漢隱帝與業等狎暱多爲廋語相戲謔放紙鳶於宮中

黑霧黃沙夜夜飛無端風力卷雙扉殿頭話斷銀鐙影憶著空房不肯歸

五代史李業傳漢隱帝卽位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

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
均田圖式搨來忙清夜紅鐙立御旁聽話條桑多墜淚明朝
應認養蠶娘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宋史陶穀傳世
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宮中
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
珍華擘描兒宸衷佛像會銷幾處銅昨夜六宮齊奉旨更將
寶器碎庭中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

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尙在苟
利於世猶欲截割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 舊五代史周
本紀太祖廣順元年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鏤寶裝牀几
飮食之具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
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華燭諸天作道場燕開三昧梵音長錯緣佞佛承恩重一夜
黃金鑄寶皇
淸異錄閩主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
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
宮設三昧宴 五代史閩世家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
爲正一先生更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事見
幸事無大小與輒以實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
淸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
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絕云
如此可求大還丹
九龍帳冷不成樓長夜迢迢喚曉雞放卻瓜皮銀葉盞宮娃
眞笑醉如泥
徐熙陳金鳳外傳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晳加玉延鈞雙
之嘗呼爲歸郎日侍禁中貴緣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
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歸郎以通於金鳳可殷聰明有智
巧歸郎令造機金五綵九龍帳，長春宮織八龍帳外以

延鈞爲一龍旣成進之極其華靡 五國故事延羲在位
爲長夜之飮鍛銀葉爲酒杯以賜羣下飮銀葉旣柔弱因
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
翠輦嬉春試繡衣金櫻枝裏燕初飛教人憶著君王語陌上
花開緩緩歸
蘇軾陌上花詩引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開緩緩
吳越王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遣妃曰陌上花開可緩
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舍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野
鄙爲易之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
度垂垂老遊女猶歌緩緩歸又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
看翠輦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又生前寓

貴草頭鏡身後風流陌上花已到運運君去魯猶歌緩緩
妾歸家　吳處厚青箱雜記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
謂石榴爲金櫻
鳳山舍利有還無出得宮門嘆女奴龍蟄鬚釵先拔去倩人
布施木孚圖
咸淳臨安志後晉天福四年己亥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
光就地視之得奇香木命孔仁謙刻成觀世音菩薩像會
僧從勳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開妙相具足冠
頂晝夜放白光錢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王寤而有感
乃即其地創佛廬號天竺觀音經院　清異錄吳越孫妃
營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節僧不以爲珍僧出示海
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蕊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聲聲彈子度牆頭一樹棠梨映畫樓瓜戰初閒無箇事先王
墨竹揚雙鉤
吳越世家錢瑨時鑄銅丸於樓牆外以警直更其勤動如
此　清異錄吳越稱謂上瓜錢氏子弟逃暑者取一瓜各
言其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醼謂之瓜戰　畫史彙
傳吳越王錢瑨畫墨竹善於草隸號稱神品
除夕銀鐙照麗春酒饒風過地衣新搜將畫篋調丹粉欲寫
鍾馗上賣瘨
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
一棚花影霧昃昃喚到球場酒未醒宣旨卻須連夜擊十圖
金蓮六尺高
陸游南唐書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
試之　馬令南唐書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官給彩緞

解闕腰支賜錦袍龍船重午未辭勞卻輸內苑菱風態更盤
照夜珠懸直宿深風簾不卷海棠陰法香方子新搜得試取
鵝梨注水沈
王銍默記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鐙輒
閉目云煙氣易以蠟鐙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
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
如日中也　南部煙花記江南李後主帳中香法以鵝梨
蒸沈香用之
解闕腰支賜錦袍龍船重午未辭勞卻輸內苑菱風態更盤
金蓮六尺高
陸游南唐書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
試之　馬令南唐書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官給彩緞

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綵碗諸之打標舟子皆精其
名　穀耕錄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
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纏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
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中回旋有淩襲之
態唐縞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爲窅娘作也
承恩錦洞天
清異錄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酷春日與妃侍遊宮
中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
獻時從謙乘馬擊球乃引轡至花底痛折芳菲顧謂妾曰
吾之綠耳梯何如　馬令南唐書元宗酷作浣溪沙二闋
高燒百尺樓
鄴文賓南唐近事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
私擊鞠無虛日酷秉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
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加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
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言固
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江南通志百尺樓在上元縣南唐
宮中頻說云唐主宮中作高樓召羣臣觀之眾歎美精儼
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
綢罷蜻蜓午日加深宮佞佛誦楞伽多情何似蓮菜藁與
舍風殿裏花
清異錄後唐宮人綢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
作小折枝花子金縷籠畜養之兩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
之售於遊女　馬令南唐書國主與后頂僧帽衣袈裟誦

手寫賜感化曰薝蔔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
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出玉笙寒
簇簇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卷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
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愁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
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
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清異錄李後主每
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筒齊插雜花榜曰錦
洞天
清異錄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
作小折枝花子金縷籠畜養之兩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
之售於遊女　馬令南唐書國主與后頂僧帽衣袈裟誦
新破恨來遲
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通書史善歌

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　清異錄廬山僧舍有麝香蠹花一蘂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之舍風殿賜名蓬萊紫

涼露垂垂滴桂枝衣翻天水碧初滋簪香郤下金階立蝴蝶飛來繞鬢絲

宋史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令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之望也

落花如雪點鴉鬢醉舞當筵破酒顏無那紅梅亭子上幾人同唱念家山

江休復鄰幾雜志李後主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

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東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陸游南唐書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

九龍深殿燕初喧紅雨無聲拂繡旛好與隔樓諸女約明朝須早會春園

五代史前蜀世家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

宣華歌舞夜休遲妹妹承恩總不知莫道胭脂雙臉重君王曾賜醉妝詞

五代史前蜀世家衍年少荒淫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後宮皆戴金蓮冠衣道士衣服酒酣免冠其髻鬖然更施朱粉號曰醉妝　宋居白幸蜀記徐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棄思及建入城聞有娶色納於後房　孫光憲北夢瑣言蜀王衍嘗作醉妝詞云

若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青城山下御鑪前舊藥盤開月樣圓好是道家裝束慣花冠正要結金蓮

清異錄蜀主孟昶月旦必素餐性喜舊藥左右因呼舊藥爲月一盤　五國故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

靈境須登第一層玉香焚罷漏初增碧雲寂寂光如水人倚行宮上聖燈

何光遠鑑戒錄前蜀徐公二女美而黠徐自寫其女眞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政歸國母頃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爲名恣風月煙花之性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刻於玉石順聖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

度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遐空泉漱
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
極平臨日腳窮寂來齋室上倡集講堂中頓覺超三界渾
疑證六通願成脩偃化祉穆保延洪翊聖和曰聖鐙千萬
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溼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
金華宮殿好句留翠驛紅亭取次遊嬉得講筵人疋後絳紗
鐙下唱甘州

鑑戒錄順聖又題金華宮云再到金華頂元都訪道回雲
披分景象鶯斂顯樓臺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
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繼云碧煙紅霧撲人衣露宿蒼苔
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
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
夷順聖又題天迴驛云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
行所恨煙光看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
亭近玉京夢魂猶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境盡被江山
看出行　唱甘州見前注
玉石雕劉句易成卻陪金輅往來輕幾回丹景山頭住應似
鸞鶴過上清

蜀檮杌衍至青城山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竭建鑄
像及丈人觀玄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各有倡和詩
列於石　鑑戒錄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
遊丹景因與眞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
丁當松梢月轉禽棲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揲六銖冥禱
祝唯期慝莋保遐方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
榦駐遙空軍拷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
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
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云尋眞遊勝境巡禮到陽平水
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號碑暗係師名夜醮古
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扈陽平直似鬱蕭
至上清風起半崖闕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聽
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
生

吹落宮槐臥翠幪錦衣步障列當樓酒闌狎客須歸去分付
宮奴擊綵球
五國故事衍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
市衍爲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民昏高障之類也　五
代史前蜀世家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官而以韓昭潘
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
一段琉璃破嫩寒怡神亭角倚欄干鑾輿昨夜微行去虛奏
雙開白牡丹
清異錄王衍伶官家樂侍醼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
一段聖琉璃　五代史前蜀世家衍又作怡神亭與諸狎
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　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

蜀檮杌孟蜀廣政五年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

桃符貼著又新年羅體圈成別樣鮮看罷水嬉齊候旨忘憂花外櫂龍船

黃休復茅亭客話先是蜀至每歲除夕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　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纏金於花上曰獨立仙　蜀檮杌廣政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谿時蜀中富庶夾江皆栁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翫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

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鳥艘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

鬢鴉高綰目橫波合與夫人奩小娥殘月摩詞池上見玉簫吹出洞仙歌

蘇軾洞仙歌序僕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常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　漫叟詩話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詞以塡此詞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紅錦泥窗夜轉涼秋風扇翦繞迴廊花枝染得芙蓉帳亦抵鴛鴦被內香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人謂黏窗爲泥窗花蕊宮詞云紅錦泥窗繞四廊非曾遊蜀者不解　趙抃成都記孟後主成都城上徧植芙蓉以花染繒爲帳名曰芙蓉帳　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玉堂珠殿曉曈曈遙聽宣傳女侍中鐙下倉忙梳洗畢鬢頭香透素馨風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好奢侈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劉氏興亡錄盧瓊仙者故中宗宮人也乾和中與黃瓊芝並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　廣羣芳譜昔

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家上生此花因以得名

膳訖花枝各罷尋蕭閒天子院沈沈樓羅春裏傳名過闕去

長輸買燕金

清異錄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又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剪花淩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較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者抱關宮人出入者皆搜懷袖置樓羅以驗姓名法制甚嚴負者獻耍金

耍銀買燕

扇子仙風拂酒鱗荔枝初熟賜嘗新狀元對食遙相待知是紅雲會裏人

清異錄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嘗與宰姬李蟾

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

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起扇亭歷代詩話劉鋹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宮刑羅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　清異錄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

劉鋹每年設紅雲宴正紅荔枝熟時

鳳州春柳拂金絲曲院花開繞御池記得君王遊賞處侍臣多進釣魚詩

宋史禮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輪直歸來夜漏遲羅江犬子吠花枝倉忙報到黃衫吏不信丹封擢婉儀

輟耕錄汴梁宮人詩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擲月賜錢　魏泰東軒筆錄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猝時人謂之宋羅江　文獻通考宋眞宗置淑容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

建州方貢赴天家八餅龍團勝綠芽一一封題黏小鳳翰林初賜纏金茶

澠水燕談錄建茶盛於江南辺歲制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

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亦未嘗輒賜惟郊祀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　宋史食貨志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

一派黃雲透畫檐麥秋風過雨冥冥寶岐殿裏龍輿到無逸圖開六曲屏

宋史仁宗紀置通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帝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花拂春風雨露妍玉釵墜砌卜機緣東宮憲得銀盆婉賜徧

金錢與酒筵

宋史李宸妃傳眞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不耐金奇兩袖風院頭親與卷簾權玉顏不及唐妃戴圖跋無人到後宮

續通鑑宋仁宗皇祐三年唐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緣閣寺通宮掖以得執政萬歲山前斗柄斜殿中院本總新誇不愁演過三跳澗教拓珠簾看百花

網目政和七年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皇山號曰萬歲　輟耕錄院本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兄爨人來朝衣裝鞾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諸雜院爨如三跳澗爨百果爨百花爨不一其名

警鞭聲促繡幃開延福宮門御仗來遙聽千官呼喚畢駕前雙鶴接朝回

宋史禮志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殿上扇合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降輦即坐簾卷扇開鞭鳴樂止鑪煙升符寶郎奉寶陳於皇帝坐左右　宋史紀事本末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　輟耕錄汴梁宮人詩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

春宵預賞各成班宮正前頭簇簇攢得一輪貂尾扇繞闌鐙火看鼇山

宣和遇事宣和四年令都城自臘月朔放鼇山鐙至次年正月十五夜謂之預賞元宵

夾城簫鼓散濃薰帖子迎春翰苑分一帶景龍鐙下影上元正試縷金裙

武林舊事學士院進春帖子帝后貴妃夫人詔閣各有定式絳羅金縷華采可觀　宋史禮志上元觀鐙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鐙宋因之政和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詔於景龍門預爲元宵之具教坊幾部姓名通斜插鵾釵瘦玉蟲又看水嬉銀鈎啟金明池上立春風

宋書樂志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爲競渡之戲擲銀甌於水開令人泅取之因御船奏教坊樂岸上都人縱觀者萬計帝顧親高年皓首者就賜白金器皿

羅衫薄薄鬢鬆鬆寂寵陽華醉玉容警向珊瑚林下立竹簪自品密雲龍

張舜民畫墁錄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

寶籙花宮夜漏分譙壇清磬護仙雲一年千道須頻會執得長旛侍帝君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徽宗政和七年幸上清寶籙宮命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徽宗政和七年幸上清寶籙宮命

靈素講道經凡設六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
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飯屢而襆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
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夏四月道籙院
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
元子爲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
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
帝於是道籙院上之

小車斷過草如茵花石綱邊卻苦春轉向瑤華宮外過總教
憶昔失恩人

宋史紀事本末崇寧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
及花石綱於蘇州　文獻通考仁宗廢后郭氏以後宮嬖

球路鐵題積內廚梔禽寫出妙還無聽來嶽觀移仙仗御試
分題孔雀圖

齊東野語御府臨六朝羲獻唐人法帖用球露錦　宣和
畫譜吳元瑜有孔雀圖二易元吉孔雀圖四太湖石孔雀
圖一併花孔雀圖一婆羅花孔雀圖一山茶孔雀圖一吳
元瑜梨花孔雀圖木瓜花孔雀圖楸花孔雀圖瘿花孔
雀圖

飄飄窄砌絳衣單菩薩蠻妝隊舞看艮嶽夜深明月去回鐙
卻倚卷雲冠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
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　王偁東
都事略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陂詔閹
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
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千態萬狀

索架鸚哥赤羽長金牌初賜住迴廊朝來方響休教誤須聽
聲聲喚卜孃

綠雪亭雜言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高宗一日
問之曰思鄉否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
者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者賦詩云隴口山深草
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

唐　楓窗小牘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
臺承塵上口呼萬歲宮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
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比上膳草草無樂鸚鵡太
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卜葢道君嫥
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爲罷膳
泣下

按徧笙簫壓眾流仙韶院子總重脩春鐙筵上梁州舞贏得
人稱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
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
即稱疾告歸一日德壽宮案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

闕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卽令宣喚于是再入披庭

盤龍袖溼醉仙醒好女花邊掩畫屏夢裏渾忘深殿冷秋鶯喚雨過冬青

王珪宮詞盤龍新織翠雲裘　楊后宮詞節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樣起盤龍　宋史藝文志有練花露仙醴訣一卷　四朝聞見錄金鳳花如鳳咮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華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都中習聞宮闈嫉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鸞儀於墨民名曰鳳孃迫正坤極六宮避舊稱曰好女兒花　聞見後錄萬年枝者冬青也玉樹者槐也宮中多植此二本易以美名

香遠堂西乍放晴秋蓮花裏月波明夜涼南岸晶簾卷記得人吹白玉笙

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閒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球進中食看木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長六丈餘並用奚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闌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造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芙蓉岡一帶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繚繞聲滿空間入座樂少止太上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竟衆中序上自起執玉盞奉兩殿酒并以墨金嵌寶注椀杯盤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曾覿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云素颺颺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案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時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肖信羣仙高會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碗一副上亦賜寶盞名香至一更五點還內

南來靈鳥最相宜讀罷碑文一繫思願賜詹家雕竹籠碧紗窗下念新詩

陶宗儀輟耕錄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王林詩話高九萬觀思陵墨本詩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君王御製詩白髮內人和淚看爲曾親見寫碑時

佩帶傳香侍內家鬢雲齊戴石榴花賜衣節近薰風至艾虎爭裁別樣紗

武林舊事端午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

用朔日謂之端一或傳舊京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
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綵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
翠葵榴艾虎蠏蛇蝸蜥蜴謂之毒蟲又作糖霜韻果糖
蜜巧樓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插葵榴梔子花瓔綵
殿閣又分賜后妃諸閣大璫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
扇眞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綠白舊
紅蕉之類　楊后宮詞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常得笑時
誇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又近臣詩賜金書
扇侍御爭傳佩帶香
鳳山寒浸御池流集翠裘生一夜秋釣得鯽鱗三寸許月校
剛上小龍舟

楊后宮詞禁水一溝清徹底晚涼時迓小龍舟又涼生水
殿樂聲遊釣得金鱗上御鉤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
小池頭又小樣龍盤集翠毬
花破芙蓉上綠苔香醞亭角酒千杯內宮排當遷齋設恭候
逍遙御輦來
宋史新編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芙蓉閣香蘭亭
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武林舊事大抵內宴初
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淳熙
元年孝宗幸玉津園乘逍遙輦　逍遙輦官用十六人
樂隊時停出輦模玉虹金露雨初收內人揮杖騎紅汗各自
花邊認綵毬
陶宗儀輟耕錄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
四尺尖頂上諠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
西制度同金露　李謹言水殿曲朝來自覺承恩重笑倩
旁人認綵毬
梳妝曉畢下銀臺帷殿簾衣一桁開每到酒圖呈院本擘燈
新製軟金杯
輟耕錄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　堅瓠集金
明昌初有勞橙爲軟金杯者章宗賦生查子詞曰風流紫
府郎痛飲烏紗岸乘軟九回腸爭怯玻瓈盞纖纖白玉蔥
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
軟障暗安細仿摹松壑御墨塌來處何如衍慶宮中過徧寫

岳珂桯史金酋亮遷施宜生來賀天申節隆畫工於中使
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謂
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閉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
山絕頂貌己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
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金史習失傳世宗思太祖太宗勳業艱難求當時畫臣繪
業最著者圖像於衍慶宮
雪堆萬歲曉冥冥獵陣齊開酒半酣紅汗馬頭昭嵐帽綠纓
初試海東青
陶宗儀輟耕錄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

瓊華島中統三年脩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峰巒掩映松桂隆鬱秀若天成　元史文宗紀命興和建屋居鷹鶻　楊用脩冬日文宮詞障風貂鼠縕溫火象牙牀

金樽一丈酒頻宣殿宇清寧夜似年唱徧紅鹽銀燭冷繡衣無縫賜當筵

元史類編世祖二十二年春造大樽於殿以木爲質銀內金外鏤雲龍高一丈七寸　蕭洵故宮遺錄又後爲清寧宮宮制大略亦如前宮　元曲譜有烏角鹽紅鹽　元史世祖紀于尙衣局織無縫衣

五千樂部總奇姿御苑明光芍藥堪博得天顏鐙下喜翰林才子進新詞

高啟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歌詩仗中樂部五千人能唱新聲誰第一又建章宮裏長生殿芍藥初開敕張宴又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

學疾與隆臥繡茵紫檀殿內閉殘春花邊索取蒲萄酒昨夜高麗進美人

馬端臨文獻通考輟耕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眾管於柔韋以象大毬土鼓二韋橐案其管則簧鳴簨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眾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紫檀殿在大明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　陶宗儀元氏掖庭記酒有琥珀濃蜜蜂兒酒玉花盞領宮中

贈得巧者焉　徐一夔元故宮記樓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甜可食盈盈纔砌翠草同芳

槌髻宮娃別撰班窄衫唐帽破花顏扶來不用吹龍笛更向當場舞刺殺

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爲舞名爲十六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緩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簇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安送不花管領宮中

讀佛則榮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幾人得入餘不得預
五花殿上照銀盤催舞天魔上戒壇裁著銷金裙子罷宮奴
捧進象牙冠
元氏掖庭記大內有五花殿殿東設吐霓瓶曰玉華西設
七星雲板曰金華南設火齊屏風曰珠華北設百藥龍脈
曰木華并中央木蓮華紫香琪座千鈞案九朵雲蓋爲五
花
殿殿珠簾搴玉鉤龍鱗金碧半天浮昨宵海子春潮長又拍
胡笳上御舟
元氏掖庭記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
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日千後宮海

子內游戲船行則龍首尾眼爪皆動　蕭洵故宮遺錄廣
寒殿內外有十二楹皆刻龍雲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皆
用香木鑒以祥雲數千萬片攢結於頂仍盤金龍
承天門外入秋風女史班頭校錄同裁出資青團扇子一枝
疏影桂花紅
明史稿正南曰承天門　明太祖紅桂詩月宮移向日宮
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霞承雨露丹心一點爲誰開
鴛瓦繁霜一夜飛鐵牌深禁漏聲稀殿頭捧御黃綾案賜得
炎州翡翠衣
明史宦官傳明太祖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
得干預政事　后妃傳洪武五年又命工部制紅牌鑄戒

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牌用鐵字飾以金
不分文章便擅長宮中初立內書堂封章閫票重重到古刺
薰餘侍御牀
明史宦官傳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
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此
輩多通曉文墨　徐宇昭故宮詞侗得內家剛浴起一杯
古剌水先呈　厲太鴻詩一灑羅衣長不滅氤氳願與君
恩終
香霧冥冥宿雨停離宮別館啟窗櫺長來內庫觀書畫圖得
豳風上翠屏
明史稿宣宗紀七年秋七月庚辰賦豳風圖詩揭之便殿

寫偏丹符繡閣開珍盤蝴蝶禁輦來夜來卻被妃嬪喚恐要
方書學五雷
董說夢華潭口聽客話嘉隆閒大內舊事詩蝴蝶珍盤出
御廚秋聲夜繞謫城湖竹簾涼月澄如水鏤得秦樓跨鳳
圖　明史佞倖傳憲宗好方術李孜省孜乃學五雷法結中
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
焉支塗抹上疏花九九銷寒冷黛蛾那得春風簟外過早將
紅杏換窗紗
帝京景物略昇平之日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九消寒
圖冬至畫梅花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
九畢則春深矣

花帽監丞一兩行西華門外爭秋霜絳紗車仗吹香過去伴
鑾輿宿豹房

董說詩宮門過盡絳紗車環碧池清殿影斜拾得水晶雙
彈子黃鸝聲隔海棠花　毛奇齡武宗外紀又別構院禦
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於兩廂句連櫛列名曰豹房初日
幸其處既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曰豹房祗候
深宮煙火奏新年四面鉤闌入夜妍好向簾陰停角觝東風
吹上試鐙天

武宗外紀上自卽位後每歲宮中張鐙爲樂所費以數萬
計庫存黃蠟不足令所司補買之九年宸濠獻新樣四時
鐙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挂其鐙製
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

不一多蓄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於廷軒閒依欄設氈幔
而置火藥於其中偶勿戒遂延燒宮殿上笑曰是一棚大
煙火也　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踢毬之戲

毓秀亭空繞篆香傳來祕錄置盈箱佛經梵語從初學好侍
西天大法王

明史佞倖傳嘉靖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伍分行
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　武宗紀五年六月帝自號
大慶法王命所司鑄印以進　武宗外紀帝於佛經梵語
無不通曉　先是烏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
國人謂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大監劉允往
烏思藏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

高燒黃蠟夜旗紅西苑風吹白玉弓記得元戎侵曉到繡衣
小隊各花驄

明史稿武宗紀十一年帝又作中軍自領大閱西苑名曰
過錦

殿開環碧漏聲遲白象青鸞說偈時鐘鼓初停花燭冷侍臣
先進步虛詞

明史西域烏斯藏大寶法王傳有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
有道術稱之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三年命司禮少
監侯顯僧智光齎書幣往徵其僧隨使者入朝帝將薦福
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
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

藥王灣口水粼粼繡菊單衣日幾巡宣進銀盤生菜薄明朝
花下試咬春

高士奇金鑾退食筆記明時重九或幸萬歲山或幸兔兒
山清虛殿登高宮內臣皆著重陽景菊花補服吃迎霜
兔菊花酒　蕪史立春日無貴賤食蘿蔔曰咬春

繡鳳羅衣綠玉環白鷹案過畫堂閒內人手裏親調養射獵
還來萬歲山

董說詩江南風景藥王灣霧穀單衣綠玉環紅芍花邊棋
局罷白裁團扇畫秋山　蒲荷半醉出仙臺萬歲山前獵
陣開千騎蒙茸貂鼠帽石橋飛雪帶猱回

秋風玉輦碧流寒紅篆神芝奏大官讀罷靈碑齊上馬清宵

宮裏侍扶鸞

董說詩一封紅篆奏神芝翠輦朝巡玉蝀池雲髻三千齊上馬高元殿下讀靈碑　明史世宗紀三十七年冬禮部

覓進瑞芝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明史

佞倖傳顧玨以扶鸞術官太常少卿藍道行以扶鸞術得

幸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益

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啟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

喜　輿服志東曰仁壽宮西曰清寧宮以奉太后

安樂堂深鎖車闌千十二曲廊斜水晶彈子雙雙打飛起

黃鶯蹋落花

毛奇齡彤史拾遺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謫居

安樂堂久之孝宗生

太液清宵玉磬長雷壇建得泥秋涼明朝聖壽脩齋醮索進

龍涎一段香

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太液池舊名西海子在西安裏門

周凡數里上跨石梁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鼇

明史佞倖傳陶仲文詩建雷壇於鄉縣祝萬壽　嘉靖時

采銀鑛龍涎香中使四出

凍雪纔消暖閣天內皇城裏動絲弦宮中乞寫迎春板手壁

桃花十樣箋

董說詩柏葉千門苑柳青西宮簫鼓雨中聽桃花不寫迎

春板翦作鴛鴦貼翠屏

秋水文叢外集卷下終

右張氏古宮詞註一卷　先外王父桂公琴南之遺著也公爲秋水先生入室弟子淹通博雅所爲詩古文辭具有師法然絕意仕進以廩貢終治漢學撰述甚多惜經兵燹散失獨古宮詞註猶存於家埜縣潘文勤公師事秋水先生宦達後博求冬青館遺書得此宮詞註本刊入功順堂叢書中而不著注人之姓氏乙卯之冬子平則氏出所藏原槧見貽證正訛謬注視潘刻加詳亟爲編次先後重付剞劂以惠藝林而公當日露鈔雪纂之勤不至湮沒亦一快也昔人謂王建花蕊楊后各家宮詞惜其無注令人不知所謂況上下千餘年宮闈祕事大半出自短書得注而詩之才調益顯注人何容隱沒史稱馬遷氏之書賴其外孫楊惲傳述而後宣布於世以遷之鴻文鉅製猶待傳述然則鈐衡之刻是編庸得已乎

歲次柔兆執徐六月張鈞衡謹跋

讀史吟評

伍員

只須覆楚休亡越家恨消時將英會開金會賈舟湘澤去豈教骸骨沿香山

于零實無可去之義但當寧結用事將謝政閽門蔵鋒不用便是沈舟五湖之局於父仇已復夫椒之役又為夫差報越殺而父之怨家恨既消國讐亦雪為于零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矣而必欲成越以通結異將鋼鍛鴟夷固等開事机蓋以前之事零不能為之以後之事零不能為之徒以身先死無益于吳豈不惜哉

藺相如

氣懾強秦五步內當車豈畏廣將軍意公謀國臣心若不是逢人饒一分

五步之內匹夫王相如溝池膽氣如許粗豪後來與廣頡頏以却能和衷欲奸並無半點劍客習態雖古大臣度量何以加焉妙在引車相避先降其憤激盛氣徐將為國意公是意逆逢使開宣按叙相看者轉不負荊謝罪也乃廣頗氣品亦自不俗不然武夫釋憾杯酒不以文臣外和內忌李晟戒子延賞不忙有慚廣藺尤不若寇恂貢侯之高矣

侯嬴

虎符能令如姬竊背卻旅救趙上　十篇道信陵名公客即奉一箇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留趙不公遂後還軹為將合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王屠而無忌之名高著益無忌之名全于毛薛而實發於侯生蘇頲演以為毛薛之正侯生之奇殆成一不可云毛薛二公一為賣酒漿一為傭作而侯生則賢而老為夷門監竹以是服信陵若之能知人能薦士也

魯仲連

浙垣屈膝奴顏原奉于貴多滿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却賠童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開壯繆不肯事曹可與同發戮悔禍遲

國三國兩人而已孔城竹仲連為高士從游之強作不已之頑余以為猶經生之論也大義激於中廉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范雎

忿雪恩酬歸相印四頭早處是知幾請看貪却商於者更有成陽悔禍遲

秦無併天下皆商鞅范雎李斯三人之力然范雎李斯皆以不止不貪其奉欵君子者予逆觀止傳恪立法之弊臨命發五蓉之悲則范雎者早一步退一步人也若斯等其謀慮過鞅斯遠矣

荊軻

三晉將藩楚獻地燕丹從此識荊卿奉密之餘人謂

大不平

荊軻入秦溫公以為桃怒速禍不知三晉既滅秦豈一日忘燕者燕丹以為坐而待斃不如陰發以制之荊軻行賴爰燕丹伐秦奇兵也謀存宗社原志可嘉如謂桃怒速禍使當時不謀此舉秦其肯存燕耶至謂荊卿懷奮奮之私欲以七首強燕弱秦其愚實甚則視荊卿為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為上卿惟意所欲遲而未發者欲待其人與俱耳太子不悟以卿有燮悔欲遣秦舞陽先行荊卿怒叱太子即日就道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悲歌易水有壯士不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濟也知其不濟然且行卒以為六國之大勢將垂盡竟無一人發憤誅無道秦者用是齎不顧身挾匕首行使天下明風起義士之知過無負田光一飯蓋士為知己者死以為天下先報太子之知過無負田光一飯蓋士為知己者死以為天下先固不在區區奉養之私也温公未免以成敗論人耳雖然事成與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亡燕國未嘗亡也何以明其然也夫以六國之大豪傑之眾無不唯唯事秦獨此兩人欲起而圖之白虹貫日精誠動天事豈偶然哉海內來予壯夫奮臂則是六國無人而燕為有人也六國無人而燕有人則雖謂六國亡而燕未嘗亡也亦可

張良

懷椎狙擊武陽陰匕足包天讖更沉豈是少年誇使倜儻明五世

威恩深

"始皇既殺荊軻以脅箝天下之口於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重以弱黔首之民"始皇既殺荊軻以脅箝天下之口於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重以弱黔首之民

洛陽遊說相逢巧縞服關中大義明獨出一奇與漢室風馬牛不相及

項羽曰懷王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然則自家立之亦得自家殺之乎使項羽不殺義帝挾之以令諸侯天下戰爭當未有已而自行篡逆以為天下討罪之端則羽甚矣然漢王數羽十罪以負約為先以弒義帝為羽末罪亦未為當自重公應詘縞素關中使義而西而天下知所向矣故嘗論先漢高而用此籌者柏文蔚周宋朝是也後漢高而用此籌者曹操也許昌未遷昭宗於洛陽是也漢高雖不挾義帝而為義帝發喪更神於挾自古霸王奸雄之得天下心術雖不

固而其機括未之或異也董公此來實為破項第一儀括良平智謀之士斯舉亦誕董公一着蓋良平好出奇計者也而董公之計則奇而出于正夫制天下以奇而服天下以正漢高兼奇正而用之正載而成帝業豈云幸乎

銷印

漳雄用武我無地逐鹿看收利虎功樹黨孤秦謀制楚此時不是武關東

石勒使人讀漢史至勸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至酈侯諫曰賴行此非由斯以觀勒之機警過漢高一着乃曰吾過漢高當北面事之何也政以漢高之知人從諫為不可及耳然勒之治侯其智器不下于房言聽計從又不類項羽之勢與漢高並驅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得士者昌夫士者亡嗟乎帝王之興也豈不以人哉

項羽

南公曾說亡秦者三戶江東衆八千消盡函關當日恨烏江不用罪皇天

白起之賜劍杜郵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阏率四十萬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用為江陵命自引其生平過衆一級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自起龍悔之林郵品羽不能悔之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咸秦懷王之恨以滅六國之警亦刷身經七十餘戰破可取代之志酬矣即伏劍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落落乃情勢不平乎天委咎吾以為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而復為秦也天其如羽何哉

虞姬

四面聞歌顧影羣紅顏不惜委飛塵江東從破知多少拔劍殉君一美人

八千人渡江而西為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已然虞姬婦人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是八千人實無一人為項王死也自王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從項王陣亡者有從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為項王死必若虞姬之義烈伏劍方可謂之為項王死也田橫既洗海島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為虞姬者絕少海島中五百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虞姬為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覩事仇不旋踵者則尤八千人之羞使其聞虞姬伏劍想當愧死無地矣

韓信

寧可山頭望建尉莫教建尉望山頭預知老盡應烹狗莫為辭般謀

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信知之矣雲夢就擒淮陰侯時日過咎侯談赤松子事亦一策也使蒯通在長安為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既已誅乃與陳豨謀叛時日之中起非其時矣時者雖得而易失事後多悔英雄固有所不免乎

汲黯

不拜將軍紀岸珠平者亞相五如終胡為卻卻堅子士故書陽
理薄書
韓子云龍之惧下有逆鱗徑尺攖之則必殺人余觀長孺之在
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賢則謂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正相弘
肯約順者賢則謂其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深文指奇賢則謂
其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衛青尊貴大將不稱上或不禮卻立
不前然則其為媚疏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魯
言其守城深堅可輔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為社稷臣也然則苟
不大用乎重建弘與湯也益是時弘湯用事賢於二人遠甚
者用賢則必後賢乃可全賢若之淮陽為所以全之也
未十載而七貶之不幸也不然入為御史大夫丞相封侯豈足

為賢難哉即其時畫圖托孤亦不用他未矣嗟乎賢既淡而相
梁建太山封白將待吾來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
者使賢尚存豈無匡救一二乎史稱去而漢廷無人賢誠非
欲紫振落者比此淮南之謀所以寢也
李陵
賢者匪惟居一國何須再入雁門閼淩慘血戰降胡後漢將誰人
到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提卒不滿五千衆寡不敵也孤深入後救
莫至也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宁盡抵山入匿谷走絕地
也舍騎而步不敵匈奴長技也數者皆犯兵家之戒而又
有戒師貴人之恨路博德老奸之謀能勿收乎陵臨降司馬遷

以為欲得當以報漢家故有之且其時天子
不救陵者而勞其餘軍迫公孫敖嫁禍于陵
族陵家陵子是誠忘親忘師漢矣雖然後發山漢將未有引去者陵之
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誣也陵雖負漢漢亦寡恩漢武無法外
之仁君子當有原情之論耳
蘇武
孤村淚帛伴穹廬喘雪吞氈北海居節毋丹心能貫日何魯飛雁
解傳書
蘇武在漢有為武議漢者亦有為漢議武者為武議漢者曰武
留匈奴十九年來節不辱其歸也從拜典屬國未免爵不賞功
迫甘露中單于入朝天子思股肱之美畫其人于麟閣典屬國

與馬雖丞相黃霸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列
此以知其選矣其為漢議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于元與上官
桀同謀坐死武自匈奴時胡婦遂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
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有訟武娶胡婦為非是者不知十九年中
矢志皎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
之以女立為右校王後世君子猶名其志而原之如武者宜可
過為貴倚于然則漢之虧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而無容議矣
霍光
讀宋世卿書魯史之卦身後一何愚不須歎羨安世平謀千秋
為不如
光之子禹當與安世長子千秋從征匈奴陷沒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無所忘失禹不能記但曰啓有文書光曉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此則光知子之明也夫春秋訊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光不學無術似難語此若驕恣子弟宜加檢束豈待學而知之乎安世光所心折者旋副光輔政凡事謹慎周密光能師之時舉以教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每辭對祿是殆以光自鑒則學不學所由分耳嗟乎學則保身昌後不學則覆家滅族學之關係大矣哉

王嬙

呼韓稽額丈人箭十一將軍此日功麟閣久應圖玉貌王家夫將

熱顧紅

說鈴續史冷評

漢與匈奴叛服不常至李武時率十二部將軍自將待逆匈奴謹不敢出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自李元以王氏昏姻呼韓邪從是給首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此以後若此何逆順之殊也柳遵真會歎昭君號為寧胡閼氏余嘗為之語曰王嬙制勝安邊過十二部將軍遠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劍誅張歐上寒君王震怒轉恩寬詔旌直節尊偷盜老佞何顏醜面看

張禹妄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漢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請劍斬佞老奸露醜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出方之倒衣納履誠之舒徒旌亦何

益哉

馮昭

運逢四七元黃戰二八摯騄盛漢才咄咄子陵狂最甚清風不肯拂雲臺

觀歷代逸士未有若子陵之高者觀歷代逸士之高未有若子陵之高者後此謝脁避梁武之徵逃匿年餘似有高尚一旦輕舟詣闕祖子禄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子陵而不成者而子陵之風山高水長矣

馮昭

一飯必酬稱俠者漢家天子報恩年巾車河北不相負試看并州綿上田

晉文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宮門所以有懸詩也詹卒賜飯世祖嚮嚮不忘其存心仁厚絕異西漢刻薄寡恩由是保全功臣定武勛舊無一誅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唐訓

涼州不棄爭朝議綏得朝歌又武都自信生來漫盤錯三公側目復相圖

不棄涼州識也朝歌設科平賊才也武都無稽進道勇也為司隸欲從史魚尸諫忠也唐訓是眾漢名臣中矯矯者

李膺

獨秉風裁司隸卿不輕容接氣高稽何須門户私標許生堪婿公

李元禮被名自高實為黨人所
王謝以雄品自別遠公創蕭寺
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此
季士習蓋尚清流遂成白馬之
史至御李登龍感慨係之矣

黨人

廿陵南北自分曹彼有鉤鋒任貶
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則東漢之黨人非君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小人之黨雖充斥在上共驅此周有所不免若君子有黨四凶家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

蓋小人之黨容速禍小君子之黨速而禍大是故東漢之禍甘陵之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靖國之禍洛蜀朔之黨先之楚錮偽學之禍道學之黨先之如依而雪先集惟震發之史載歷然不爽此最不可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平曰君子無黨豈是易事自非北子所容必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定而鉄券謝玄敗符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山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溫驚魂相卿金陵梁人喪國此宋以來韓世忠屯兀术于黃天蕩之類又有劉錡于順昌楊沂中擒于淮西岳飛文北于朱石是此與赤壁之戰之有閒焉不可不知也讀此段議論係為

赤壁

為足盡成須約警當年赤壁似溫臺曹公北去孫劉境自此三分氣運開

天下三分分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矣當古今不救見之戰有九豈赤壁而十馬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定而鉄券謝玄敗符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山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溫驚魂相卿金陵梁人喪國此宋以來韓世忠屯兀术于黃天蕩之類又有劉錡于順昌楊沂中擒于淮西岳飛文北于朱石是此與赤壁之戰之有閒焉不可不知也讀此段議論係為

唐碑誰尋損溫溫玉潤金明黃共論至寶蓋辨無真處林宗猶是病名言

申屠蟠

大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厮殺閧鐵不歷徒喜其一場
熱鬧耳

關羽

許攸圍中則要殺華容道上却統之生來氣量包天地直把曹公
作小兒

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公之正
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于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
也許昌之曹操不可得而殺公殺然欲
殺之公之正出于公之恩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
殺而殺公制然不殺之公之大本于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
義炳于日星惟公始當得一篇正字褒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

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有公之大德堪渾忘同乎殺戮惟公始
當得一篇大字褒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
否夫論古今人物者必推正大正大者天地之情也惟公正大
充塞天地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俱壽也

孔明

二表警師遠北伐和山六出不辭頻陰中已屈三分指持為炎劉
疼此身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來頻年北伐毋乃陰圖
與迫觀其除中時語倘可跨有荊益保其若阻兵修武事外觀
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秦西川之
間矣鳴呼成統趙我趙結孫權力外觀時變時也深高陽
三顧白帝托孤實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事君先資其
言拜旨獻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感遇報恩之舉尊帝
一方于陽井底蛙耳豈孔明而為之哉

魏

山陽殛國炎劉統三馬寧知共一槽銅雀于今鄴水上春深疊畔
泰雛高

勝國遺基何代蕊有崔臺泰雛何必為曹魏典漢但須問其先
世何如耳文武既沒西周故宮行役大夫感慨係之自非然者
姑蘇楊柳長安銅駝君子觸物賦詩便有許多含剩矣

蜀

天下英雄惟使君力爭漢鼎定三分陰平失險痴兒恨車爾奇男
北地孫

魏之總世芳髮廢弒吳之嗣君和叅不祚良由司馬睥睨恪峻
擅權吳魏之間不君不臣固非其國也後主四十年來主臣相
安將相和豫延熙以後雖有奄豎國之憂而無強臣脅主之
禍享國長久史傳所載不多得焉後世七國安樂作公而最異
者北地王秉節亢宗父有子而祖有孫以余觀之殆天所以報
昭烈也

吳

生于當如孫仲謀長江據險睥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造者蒸堪悲
入洛秋

自三代秦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踰百孫權偏霸
越唐數百年石南唐又有餘年石南宋皆帝江南者也論虎踞
開統當以孫權為梟祖嗚呼權亦人傑也哉

晉

奄有三方天下平銑戎無策又釣兵華林帝子堪委棄教者銅駝
在棘荊

徒戎之議郭欽言于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移邊地惜乎其
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大郭欽不能得之武帝宜
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
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復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況
以處此矣然晉武所失在于憂去郡兵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

郡無備不能捄制則亂晉者不待五胡也蓋帝無經國遠圖何
曾侍宴已慮其後矣故論自古得天下而疏馭失策未有若晉
武之甚者

祖逖

三更喚醒英雄夢頗倒衣裳豈是癡墝嘆清言江左家槽腠夜醉
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惟有三日醒江左風尚如此神州陸沉如何登頃
得起祖士稚聞雞起舞與勾侃廣州運甓各具一副精強志氣
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即陶侃控制八州祖逖收復河南地能
使石勒畏威懷德憑藉以寧可為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猛

捫蝨世務玩風塵不許桓公却許秦只為相承存正朔
問江濱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當世之務溫曰江東無卿比北方與俱
歸猛還山洛師即日次與桓溫豈亟世者哉山甫是猛為苻堅所
用而與溫沒世不相治與此固兩賢不相厄抑正統有在猛故
不以晉為意則不待于臨沒遺言而知其明于春秋大一統之
義也異時韓延徽高書克用回鶻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
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延徽之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
得以偏安吾以為景界有造晉之功焉猛與溫功名相等但
溫不識君臣之誼猛獨明夷夏之分猛之識器根器殆非桓溫
所及六朝豪傑之士當為梁冀第一指豈不過人遠哉

謝安

臨戎賭墅秦為戲浸信風流可折衝直是知人能內舉功成淝水
鶴唳中

謝安却秦存晉直是以凡子玄石應詔倫遷然亦有天幸焉不
然使符堅以百萬之衆為選出之舉雖百玄石無能為也後世
學謝安而敗者唐房琯是也琯喜賓客好談論頗類謝安然所
任劉秩等書生平不足以擬玄石成陽遇賊以車戰覆軍于是
淝水之功奇矣故如謝安者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陶潛

萬族相欽各有托孤雲自暖獨無依其能氣類恬情易
付酒巵

淵明節槩全見之擬古咏貧賤之作成韻以述其人殆不止可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字若鄙夫来詞五柳先生傳不過自述其飄然霞舉淡忘世味可于高士中列一傳石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隋

天下分崩綄混一如何短祚似秦隋獨孤誤我緣何事拋却扶蘇不與四

秦隋喪國如出一轍使扶蘇嗣秦秦不二世而亡太子勇繼隋隋不十三載而滅矣然扶蘇必不得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繼隋何則秦皇無道隋文篡奪天實不祚之而欲速其斃也夫扶蘇之不立也以趙高太子勇之不立也以獨孤后此二者卜推所

謂婦寺也秦皇欲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隋文五子同母亮兄必寧知萬世至二世而亡同母兄弟竟至弟殺兄而母殺子子慕州士秦者非胡亥也滅隋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由斯以觀便婉承歡皆有鋒及枕席言笑無非酖毒婦寺之能禍人國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畧隋文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大計操縱于婦寺之手卒之邦家喪敗為天下笑斯固天奪之鑑而禍起于細微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容

黎陽師聚老無功洪容陳蕃似實鴻早向江都求一戰不教喪敗在山東

徐洪容一書有與漢高進據陳留同策然漢高用食其之計以入關李容奇洪容之書而不能從當時李勣魏徵在容所亦不能賛決其謀豈容剛愎自用如項羽有范增而不見聽卽卒之洛口米盡收干世充歸身閿中事無可為矣乃快快不平復叛山東為盜彥師擊敗抑何謀之不臧哉蓋奸雄失策固天所以開聖人也

魏徵

勝師十萬一言中更有名言利英窮他日出雲封豕動魏徵曾議能降戎

魏徵事太宗嘉謀讜論史不勝書惟有區處突厥一議是魏徵一生第一籌畫太宗於魏徵數言聽計從古今未有惟有不用徵策處降胡于出雲諸州是太宗一生第一錯誤

投龍駿虎尋常事還汝盧陵社稷功此是龍中真藥物醫身醫國妙無窮

狄仁傑

當垂拱之世犯顏敢諫者號忠讜之臣魏元忠宋璟等是也全身免禍者稱渾厚之士婁師德蘇味道等是也然排擊二張所爭者一日之事模稜兩乾所全者一生之名若夫帝在房州執盧陵復辟東宮反正伊誰之力與以余觀之其胆識機權尤非當時諸賢所及卽當代第一流人物也而論者猶以對主

張九齡

風度何如風鑑優果然逆鱗亂典刑

淚波流

張九齡貴知人故謂其不難知安祿山而難于知李林甫也其爭祿山曰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其論林甫曰奸邪為宰社之憂則是知祿山以其相而知林甫以其心也質後二人俱不出九齡所料而玄宗事後之悔則不悔其先識林甫而悔其先識祿山然則玄宗雖悔而不知所悔亦可謂不善用悔者矣雖然悔不悔俱逆人主安可不有悔哉

張巡

風塵辭色知天地居父人倫譬死生不待睢陽冷若勻雇血城上

說分明

睢陽不于城長驅江淮東南遠動雖有郭李難為功矣或曰睢陽非克不守江淮何以無虞曰巡據孤城大小四百餘戰抗死多日遠近得以為備三月而救至十日而城亡豈非皆久之功與夫三日而救至雖無益于睢陽之陷然十日而城亡實有賴于睢陽之守是不可以成敗論雖敗亦功事如郭與其食人肉若去之以全人是使睢未至而棄城者得以睢陽為詬口也非所以立論矣善乎史氏之傳曰廣待於江淮則用以奔中興引

楊大真

馬嵬雖失罪安身君王誤國許多臣忙煞道淋鈴若不盡紅塵笑裡人

為太真辨冤應得末成若嶺南民役不願則難免馬嵬一死矣

郭子儀

位極功高忌令公何以處危疑升精一點星臺宿三十年來人不知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然代宗委任不專是上疑之也魚朝恩程元振之能讒譖百端是下疾之也而卒完名享福以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所最畏者涇陽且虜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格不相入之人耶可

韓定辭

胡亞思亦言此行不戰見一大人而還大回後為頡也所殺胡亞思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忠信格于與類見神也乃處人背盟謀人國言前難言最苦跟相慚功參未息地非未惟有是浙山

李泌

佛稱李卿佐好大言真神仙故為世所敬慕可行而神仙一道又泌所托以寄其明經濟之心也天地隱心前未千載而後千載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泌之出處大節大抵以天下為己任其始終本末千古人道之大全不必紀本末求旁證者在泌不人人子弟之所要大于事是真知泌

矣顧世人不知而輕之嗚呼此其所以為世人也與

韓愈

敢燒佛骨表忠胆意得湖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深處君王未肯悔前愆

閻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奏事燒毀佛骨如此心胆天海為之震動良非誣也昌黎文章山斗惟諫佛骨一疏力持人心有功聖教當為集中第一文字宜其然乎

裴度

主文不泰劉黃策儲議緣何却縱國此事應知極難耳姑遺半葉切時疏

劉黃之策力諫宦官裴度等處厚抑不敢進無怪其然者然君子深為裴度惜之也至于立儲大事太子永沒已多年度不及時言之死後半葉以儲嗣未定為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穆宗以來八世七君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猶己肇度即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倉卒之際羌立所好速足以取禍再度欲言不敢不言又不可遽之又久費志以沒半葉藏家天子求而得之差平度以良弓矣夫身後遺表即生前奏對度始以死諫者蓋嫉我文宗之一悟也請史者以言不及私為忠忠則忠矣非言不及私之謂也

鄭綮

宰臣道上施行乞相問庭中苦借家嗜利貪名惜鄭尤誠謂自定品懷佳

說鈴識史吟評

壬

馮道

天生佛子救苦殫五代如同一代臣勢目金剛能作禍低眉菩薩活多人

善乎耶律德光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至滅今中國者道一言之力然則道真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魔王也非瀛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靡有孑遺矣景延廣挑勁後機便有許多陰禍當蓋思瀛王耳誠瀛王者多暗為責備之論余是以論其世也

道學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浩陵欲恨初忘却榻前承詔泣請開金櫃看遺書

太原之賞不行太宗有心普忖度之德昭既斃廷美自危柴禹錫止變普出一言而浩陵欲恨突然普此言亦是大誤夫太祖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爲後世法史傳所載未嘗有焉果若普言是太祖至公無我之心反爲違經悖正之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惟顯斥太祖實亦有礙太宗耶楊前紙尾之署記謂何嗟乎李勣一言而武氏以立趙普一言而廷美以廢唐宋大臣一言誤主此最可爲異世同恨者也

寇準

何事金陵兼向蜀渡淵孤注是奇師文章兩府空能賦敢學萊公獨出奇

孤注猶可背城借一遠害楚弱則無一可借矣後準竟以此語罷相蓋從矜生也張乖崖謂準不學無術政爲其好剛使氣須有一段涵養以善用其奇眶使之博涉章句非復吳下阿蒙之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欽若以末名擅著江南馮拯以文章致位兩府而一則天雄無策束手誦經一則澶州望敵渡河畏懼學人不足下事如此雖學而多亦何爲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爲準病也雖然準非不學者也夫準所學者特如欽若馮拯等所學耳乃若五日決勝之畧百年無事之策胸中獨抒無書可讀而運籌幄算動與古合夫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能學者量不學而能若是哉

韓琦

弗避危疑堅似鐵無形喜慍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腹旋轉乾坤若等閒

韓魏公作事敗不滿于王荊公嘗曰魏公以談之及讌一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荊公則自信所見魏竟不回魏公不形喜慍荊公則不涊不洗不近人情魏公自許以胆荊公則自執其拘而至于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荊公似是而非是之與其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盡力事君生死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決大策以安宗社讓魏公作事直從胆性中來豈區區形相好乎荊公以魏公爲壽虎若荊公則所謂壽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新法之行荊公初意何嘗不欲利民但出自一人意見稽之古則是施之用則疎且但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與同有異同則必有讒毀有讒毀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賊害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聲天地徵之而爲氣夫聲氣至能感禽鳥徵天地豈偶然哉而究其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

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前和和則國家之福也蓋非執拘者之所知也

鄭俠

頒行新法任姦臣白骨荒原徧是烽堪畫流民猶未死君王只見蒿中人

二月貴新絛五月耀新谷醫得眼前瘡刻却心頭肉此語豈不酸楚傷情然耳聞不如目睹觸目可以驚心鄭俠以仁人君子之懷為忠君愛國之計却將風沙霾曀扶攜塞道光景繪圖進呈帝覩圖長吁越日果停止青苗十八事雖群奸共阻一切如故然方田暫罷亦民受一分之賜也未幾安石竟以此去位則斯圖是大有功者昔王會計去丁謂蓋有術存其間焉安知俠非陰去安石之術乎不然將人之病死苦之詩終是隔靴搔癢唐炯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狂藥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起當時之病哉

洛蜀朋黨

十人那可制千虎況各乃心似越秦且受調停消外恨早須和解室中人

以十人制千虎勢固不敵而十人中又分門戶自相角勝是未嘗有一人制虎者也常安民有防奸之慮呂公著不以為意禍胎伏矣既而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一平風怒是或一道也而格于蘇子由之議不行宜仁謝世哭吟死噬莫之敢撄怒毒之于人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賢諸君養虎遺患春秋責備賢者不容恕也

頭諫閉上熙寧客端禮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灑淚公然石匠敢陳詞

是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直發出來耳安民不忍刻司馬光奸邪此其是非也乞免鐫石未恐得罪後世此真羞惡也是非說得真羞惡發得真殆温公所謂誠字也石公不學但到此田地堪傳温公衣鉢祀温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享

陳東歐陽澈

時事垂方孰憤秋陳書先後兩人奇君王賜劍饒奸佞特殺諸生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鄭俠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也徽欽高宗之朝用人舛謬奸臣誤國舉朝不言而陳歐陽澈先後極諫是言責在太學布衣也英州編管猶有生望就戮東市則贖刑甚矣差乎太學士論所在布衣庶人之公高宗殺此兩人何以為國君子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貪位忘親須殺將人言殺將買歸覲湖山堤背休深恨不肯留若不姓秦

丁謂之貶寇準也帝曰召日中何久不見寇準乎岳飛之召國家大將擅專權安敢擅殺秦史所載飛既死高宗並無一

言然則飛之死非秦檜殺之高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檜與金人以太后使高宗以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還九未遑檜書曰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檜不之詳也安知不以書白高宗乎方議殺飛時檜曰此上意也殆信然也由此觀之史書秦檜矯詔殺岳飛乃奉詔殺岳飛耳嗚呼古有大將被譖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君王無意中原事宰相貪和忘武臣二十年來功第一西湖深處作閑人

世忠所向克捷大儀一戰議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

鼓勇于藕塘劉錡奏績于順昌吳玠和尚原之勝岳飛郾城蔡州震動卻被秦檜和議牽制供化作一場夢境豈世忠之見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戰優游以終豈非計之不出假月堂中無與上蔡逐兎之悲空有華亭鶴唳之嘆悔無石吳恭世忠晚好老氏之學其知慮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雌之義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富平挫敗驚閉陝郤向符離又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豈獨有雲卿

張德遠長于知人此語未能為德遠定案也方秦檜用事晏敦復猶有憂色浚為所薦乘其事方知其闇

秦事萬言同請劍擬將奸佞蒙衛除江南被詔無人答猶有如一試書

魯仲連在邯鄲圍城中貴新垣衍帝秦極其醜詆秦師或之為却五十里胡澹庵封事下兵師古鐫其書于木金人裹以千金其奪魄褫魂不啻却師五十里也金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忍孱誰敢騰書河北者賴有此奮壯氣本朝以作金甌可洗詔諭江南之辱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澹庵為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為南宋第一文字

趙汝愚

升龍莫鴻賓宗室欽恨事功太承州何事五王定策不參聽曲大

劉忠求謂桓彥範司空忠尚存公畢終無葬地五千不以為然
辛文其褐韓侂胄能為國忠宜侂
忠求之慮也奈何不悟五王復辟以宗臣自異竟為所搆畢辛
衡州真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成而竟為小人
所取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養禍伏于玩忽而人心難則也
秉之汝愚二公有幼唐宋而皆坐此患豈天之不祐人國與何
知焉之不終也

謝偉榮輯

山中信宿招湯恨徑作採戈人室冰殊悵婺州呂處士上書昭雪
老忠臣

胡紘勉考亭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蚊之後為侍御逐附
侂胄逐汝愚論考亭為偽學亦二異也呂祖太婺州處士上書
言道學所以為國乞斯侂胄復汝愚書出中外大駭竟訛欽州
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紘者當時之向趨而呂
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文天祥

才疎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丁孤苦
到燕京

宋事為貫似通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為者所建諸策當時未
必能用即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迄燕山終無一人出而正氣
參之一介相馳萬死不顧沛然不容抑時命人天地
之義已存相馳萬死而正氣何益于亡宋而不然沛然不容抑時命人
謝疊山之死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
值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戕以死豈有所感而
然與推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爭光日月可也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棟梁兩書堅志亦堪傷采薇歌罷千年後又見燕山
一首陽

讀三禮金鑑凡例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開國雄圖始漢城宮闈神策定兼并鹽池杯酒戎機伏
却勝天皇十萬兵

薛居正舊五代史阿保機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別
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　葉隆禮契丹國志初
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
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
年則以次相代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
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
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

臨業堂校刊

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
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
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　又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
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
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
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又神冊元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
陳桱通鑑綱目補編阿保機即皇帝位北宰相蕭
阿只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號曰天皇帝
后述律氏曰地皇后

鑾角聲中響佩環指麾胡馬度熊山黃頭臭泊都驚竄
親見鑾輿破敵還

田況儒林公議契丹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
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譁傳指顧
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晝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
鉦或吹鑾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
明不遺一騎　元混一輿地要覽大甯路遼爲中京
有琦瑁山熊山　脫脫等遼史后妃傳述律后簡重
果斷有雄略太祖行兵御眾后嘗與謀太祖嘗渡磧
擊黨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襲之后知勒兵以待
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

四樓粉雉列崇墉千里榆關久息烽聞說至尊喜游獵
彎弓寶扉射黃龍

趙志忠虜廷雜記太祖於所居大部置樓謂之西樓
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
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
之北樓太祖四季常游獵於四樓之間　許亢宗奉
使行程錄薩嘗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　路振乘軺
錄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　契丹國志太祖游獵彌
旬不止有黃龍在其寶屋上連發三矢殪之龍墜於
前後太子德光於其地建州黃龍府卽其地也

渤海妖氛已蕩平遼東山色馬頭迎短簫盡唱饒歌樂

車駕歸來鐵鳳城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神冊四年契丹主阿保機并渤
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收復故城鑄鐵鳳鎮之號鐵
鳳城　遼史樂志鼓吹樂一曰短簫鐃歌樂自漢有
之謂之軍樂
小隊弓鞬簇錦褕毗貍黃鼠滿芳厨葡萄酒熟天顏喜
新進燕雲益地圖
王闓之滙水燕談契丹國產大鼠曰毗貍形類大鼠
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
膳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北
使嘗攜至烹以進御　沈括夢溪筆談刁約奉使契

丹爲北語詩云押宴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
裂密賜十貔貍注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
肉遼人以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劉績霏雪錄北
方黃鼠味極肥美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
得擅取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契丹主作冊書命石
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割幽薊瀛莫涿檀
順新媽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
輸帛三十萬匹　遼史太宗紀會同元年十一月晉
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媽儒新武
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
東來紫氣接天閶聖母宮中賜酒漿却喜還荒備文物

盡收圖籍到遼陽
資治通鑑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
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
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遼史太宗
紀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
百工圖籍厤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
懸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通天冠峻九旒垂袍笏分班拜舞遲紫袖昭容誇創見
龍庭誰識漢官儀
資治通鑑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
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下制稱大遼　契丹國志會

同十一年二月朔帝冠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視朝
華人皆法服北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百官朝賀
歐陽修五代史大同元年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鞾袍
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
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眞天子耶
捷書昨夜過龍堆闕外銀牌火速催贏得六宮齊一笑
石家新婦表函來
張舜民使北記銀牌形如方響刻番書宜速二字使
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
易無敢違者　王易燕北錄銀牌三道上番書朕字
用金鍍級成見在內侍右承宣朱璘處收掌用黑漆

匣盛每日於戎主前呈封一徧或有緊急事宜用此
牌帶在項上走馬於南北大王處抽發兵馬餘事卽
不用之　契丹國志晉皇太后降表稱晉室皇太后
新婦李氏妾言
天錫神州降聖皇懷中黑兎早呈祥祭山儀畢回龍馭
禮佛先來菩薩堂
遼史地理志降聖州本大部落東樓之地太祖春月
行帳多駐此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
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兎躍入后懷因而有
娠遂生太宗　又禮志祭山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
綾袍絳帶縣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鞾

又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
尊爲家神於拜山儀過樹之後增詣菩薩堂儀一節
　秦再思洛中紀異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
花冠美姿容韜鞬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
金骨朵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兎入德光懷
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
其母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卽前神人也衣冠甚
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
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
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決旬石敬瑭
反於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
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帝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
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衄立石
敬瑭爲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
其母曰此卽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
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兎入懷
此其兆也
殿頭歌舞脫戎衣南國花枝見亦稀卻笑胡兒偏眼熱
盡停酒瑟看唐妃
孫光憲北夢瑣言莊宗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
爲德妃契丹入中原陷於虜廷宰相馮道尊冊契丹
王虜帳宴集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

也
挑酒燒羊侍宴游春寒纔換黑貂裘椒房易姓都從漢
勳業何人媲鄴侯
契丹國志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
　又契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
房凡后族皆以蕭爲氏　周春遼金元姓譜太祖慕
漢高以后族比蕭相國故命爲蕭氏　通鑑補編契
丹之后族多乙室氏拔里氏契丹主慕漢高祖命耶
律兼稱劉氏后弟敵魯既爲北府宰相遂自比蕭相
國由是與乙室拔里兼稱蕭氏
塞垣曉日射旌旄海淀波光映戰袍一騎紅塵南使到

瑛盤分賜紫櫻桃　遼史太宗紀會同四年夏四月晉遣使進櫻桃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天福七年閏三月遣殿直官馬延理內班王延祉送櫻桃於契丹

沈沈宮禁靜無譁五鳳樓開理饗鵝怪底君王眠不醒　春風閒煞掖庭花

王士點禁扃樓之扃曰五鳳　契丹國志穆宗年少好游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弓開滿月箭流星鴛泊迷漫水氣腥毛血亂飛鵝鴨落　脫韝新放海東青

孫世芳宣府鎮志鴛鴦泊在雲州堡西北一百餘里境周圍八十里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　遼史地理志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鴈所聚夏秋多菱芡國主春獵衛士皆衣墨綠各持連鎚鷹食刺鵝錐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鶻擒之鵝墜恐鶻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鶻得頭鵝者例賞銀絹　契丹國志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眞每歲遣外鷹坊子弟趣女眞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卽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其後女眞不勝其擾　遼金紀事海東青出於女眞東北鉄甸等五國遼主延禧酷愛之每歲大寒發使趣女眞以海東青入貢發甲馬數百取之五國界巢穴中往往戰爭而得國人厭苦　葉子奇草木子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眞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面契丹以亡其物善捻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　王佩東都事畧女眞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鸇鵰鶚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於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眞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　徐昌祚燕山叢錄瀕海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禽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女眞女眞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眞不勝其擾　李

可見俟天鵝至半空欵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鵝
驚鳴相持隕地　陳元龍格致鏡原北山產海青鳥
小而捷能擒天鵝然羣燕撲之則墜亦謂之海東青
爪白者尤異
馬上貂瑞壓錦韉四時捺鉢恣游畋官家只愛從禽樂
虛住中宮十九年
遼史營衛志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捺鉢
曰鴨子河濼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秋捺鉢曰
伏虎林冬捺鉢曰廣平淀　通鑑補編契丹之制居
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龐元英
文昌雜錄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

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
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曰是契丹家
語猶言行在也　契丹國志穆宗體氣卑弱惡見婦
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
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
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牽皆閹人性好游畋窮冬盛
夏不廢馳騁萬幾事繁蕃漢諸臣共莅之帝不以屑
意
諢子懽呼侍從班雕弧射柳手親彎番歌一曲胡琴鬧
氈帳遙傳木葉山
契丹國志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

東向龍樓面面開看花臺上看花回大官初進頭魚宴
親賜功臣琥珀杯
富弼行程錄上京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穹廬
亦皆東向　舊五代史阿保機得燕人所教爲城郭
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
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　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鈎
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契丹國志大
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今上京是其城與宮殿之
正門皆東向闢之　周仲士懷柔縣志看花臺縣北
三十里遼蕭后避暑北上嘗登臺看花　程大昌演
繁露達魯河鈎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

然非鈎也鈎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
月而泮其鈎是魚也虜主與其毋皆設帳冰上先使
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
而驅之使集虜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
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
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
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
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候也魚之將至伺
者以告虜主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
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
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方以
智通雅牛魚北方之鮪類也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
以其得否爲歲占　無名氏名山秘錄遼蕭后有琥
珀杯二枚形如半桃核合之無縫容酒半升許每朝
會則酌酒以賜有功大臣當時惟耶律斜軫得賜數
次國人以爲榮
虎旅桓桓部伍分賀蘭山壓磴車雲承天法駕憑誰扈
一色黃旗控鶴軍
契丹國志統和年間舉國南征承天皇太后親跨馬
行陣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
等皆后自統之

明良喜起共賡歌甘露卿雲瑞應多新製樂章五百首
自敲檀板教宮娥
契丹國志聖宗於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久羣
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
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
妃以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以下賦
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
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盡懽而罷
也愛塗黃學佛妝芳儀花貌比王嬙如何北地胭脂色
不及南都粉黛香
使北記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　王鉅野
記趙至忠虜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

修國史著虞廷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
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
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北都教官因覽此書
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
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
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
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
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
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
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御還時宿
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渡沱岸

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
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
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
酒闌泣無言偏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
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
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
不見李君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游廬
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眞風觀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
碑有泰甯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
孰是也
剔盡金缸一穗紅夜深寒月滿簾櫳商量舊曲翻新譜

私啟龍閘召樂工
契丹國志齊天皇后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
蕭元妃屢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
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
圓衫羅髻皆巧妝梳金翅銀梯飾鳳與領畧江鄉好風景
玉盆灣裏去觀魚
脫脫等金史輿服志婦人服襜帶多以黑紫上編繡
全枝花周身六襲積上衣謂之圓衫用黑紫或皂及
紺直領左衽掖縫兩旁復爲雙襞積前拂地後曳地
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皂紗籠
髻如巾狀散綴玉細於上謂之玉逍遙此皆遼服也

金亦襲之 遼史儀衞志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
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枸欄絡帶皆繡雲鳳銀梯
玉輦八十人 又聖宗紀統和元年十二月皇太后
觀魚於玉盆灣
瓊華仙島隔塵凡寫翠呈紅啟鏡函掩映貂蒨好黃額
洗妝樓外夕陽銜
高士奇金鑾退食筆記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其巔古
殿相傳本遼太后梳妝臺 沈德符野獲編大內北
苑中有廣寒殿舊聞爲耶律后梳妝樓 毛奇齡西
河詩話遼后梳妝臺址在太液池東小山上一名瓊
華島即今白塔寺址是也

脫卻鸞鞾換鳳鞋深宮女伴笑相偕閒鋪葉格花閒戲
輸去同心七寶釵

高士奇天祿識餘唐同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耶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　金學詩牧豬閒話唐李洞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晁氏讀書志有葉子戲格一卷云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也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遼穆宗與羣臣爲葉格戲疑即葉子皆紙牌所自昉乎

三朝宮詞

獵獵輕風拂釣竿瀼河鮮鯽乍登盤長春宮裏花如錦催割黃羊宴牡丹

奉使行程錄自清州九十里至瀼州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闊三百步亦拄扼之所也水極清泚臨河有大亭名曰灌清爲塞北之絕　陳士元瀼志長春淀在州城西南一百二十里遼蕭太后建長春行宮　遼史聖宗紀統和五年三月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宴累日十二年三月如長春宮觀牡丹　遼詩話少陵詩黃羊飫不羶注云大觀四年郭隨使遼舉以問遼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重陽時節想題餽射虎平原意與豪叨賜天廚菊花酒駱駝山上共登高

遼史聖宗紀統和三年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羣臣菊花酒四年重九登高於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　又禮志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爲鬻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洒門戶以禳穰國語謂是日爲必里遲離九月九日也

燕北雜記遼俗九月九日打圍斗射虎少者爲負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食之　契丹國志九月九日國主與羣臣爲葉格戲疑即葉子皆紙牌所自昉乎

尙儀孫氏和儀　又地理志祖州西北隅有內城殿
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中京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
天皇后御容殿南京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
盧雉微聞隔院呼小窗淸晝罷擒捕五鷹殿角閒行徧
笑看南征得勝圖
遼史聖宗紀開泰七年秋七月詔翰林待詔陳升寫
南征得勝圖於上京五鷹殿
腰懸雕箙懸戎旆宮壺英謀列聖傳千里平沙飛鐵鷁
太妃奉詔定西邊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契丹謂精騎爲鐵鷁謂其身披
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鷁之搏鳥雀也　遼史聖宗紀

統和十二年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
及永興居分軍撫定西邊
沙臘婆陁習教坊鈞天仙樂舞霓裳明朝記是千齡節
新試宮袍進壽觴
遼史樂志大樂調雅樂有七音謂之七旦一曰婆陁
力平聲二曰雞識長聲三曰沙識質直聲四曰沙侯
加濫聲五曰沙臘皆應聲六曰般贍五聲七曰侯利
筆舟先聲　又聖宗紀統和元年九月有司請以帝
生日爲千齡節
燕京年穀慶豐登聖主頒酺酒似滹傳語金吾先放夜
微行來看六街燈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
賞獵人有差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
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
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
緋衣銀魚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竿木逢場一笑看內家妝束易黃冠君臣宴樂團欒坐

始信天朝禮數寬

契丹國志興宗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番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尙爲之若女何人耶

道場頂禮集名緇壇帳羣羊角共劏喜色滿筵番樂合後宮新報產麟兒

燕北錄皇后生產如過八月先啟建無量壽道場逐日行香禮拜一月與戒主各帳寢預先造團白氈帳四十九座又內一座最大徑圍七十二尺皇后欲覺產時於道場內先燒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

帳內其四十八座小帳於大帳周圍卓放每帳各用有角羊一口以一人紐羊角候皇后欲產時諸小帳內諸人等一時用刀紐羊角其聲俱發內外人語不辨番云此羊代皇后忍痛之聲也仍以契丹翰林院使抹卻眼抱皇后胸穩婆是燕京高夫人其皇后用甘草苗代稈草臥之若生男時方產了戎主著紅衣服於前帳內動番樂與近上契丹臣僚飲酒皇后卽服酥調杏油半盞如生女時戎主著皁衣動漢樂與近上漢兒臣僚飲酒皇后卽調黑豆湯調鹽三錢其羊差人收放不得宰殺直至自褥皇后至第九日卽歸戎主帳

丹青點染人纖毫殺粉調鉛不憚勞誰信萬幾多逸暇卻拋心力畫翎毛

續資治通鑑長編宗眞嘗以所畫鵝鴨來獻上作飛白書答之　契丹國志興宗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鴨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眞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興宗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獻於宋旁題年月日御書宋仁宗命張圖於太淸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閤宣命婦觀之

畢藏於天章閣

初更玉律管絃新旛勝分頒徧侍臣笑倚殿廷看撒穀蝦蟆小機寫宜春

遼史禮志立春皇帝戴旛勝等第賜旛勝臣僚司辰報春至鞭土牛三匝矮鞭止引節度使以上上殿撒穀豆擊土牛撒穀豆許衆奪之　又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靑繒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

象銜之或爲蝦蟆

契丹國志立春日婦人進春書以靑繒爲幟刻龍採艾剛逢討賽離大黃湯熟泛瓊巵合歡定荷君王寵纏臂新添五綵絲

契丹國志五月午日午時採艾葉與絲相和絮衣七事國主及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爲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爲

討賽離又以雜絲繫合歡索纏於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燕北雜記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縣相和絮衣七事遼主著之番漢庶僚各賜艾衣三事渤海厨子進艾糕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縣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面臣僚各賜三事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國語謂是日爲討賽咿兒討五賽咿兒月也

團蕉亭外好迎涼水漲鵝池荇藻香朝節未過先進扇紅羅爭繡粉脂囊

宣府鎮志團蕉亭在懷來縣蕭后游息之所　又養鵝池去懷來城二十里水四時不竭相傳遼蕭后所鑿　遼史禮志夏至之日俗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

燕臺巡幸六龍閑黃纛遙開識聖顏一路歌謠聽不斷又催仙仗到人間

金史樂志熙宗天眷三年九月幸燕京所用鼓吹導引曲尚仍遼舊按其辭云五年一巡守仙仗到人間

問稼檣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戈玉斧臨香火馳道六龍閑歌謠到處皆相似天子壽南山

帕絡縫烏鞾

昨聞星使急歸驂茶藥攜來味最甘誇說六朝金粉地那教人不憶江南

陸游南唐書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三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

絳帕蒙頭拜紫宸敢塗小殿步遂巡禮帷昨夜新承寵又報南唐進美人

契丹國志會同元年五月吳徐誥欲結遼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遼帝亦遣使報之　馬令南唐書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

北通契丹欲覘之以復中原

膽瓶香放旱金花絃索新腔按琵琶解渴不須調乳酪

冰甌剛進小團茶

北陷北記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

此其水泉清冷草輭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

三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二曰青囊如中國

金燈而色類藍可愛三查慎行人海記旱金蓮花瓣

如池蓮較小色如眞金暴乾可致遠扈從出古北口

寨外山多有之開花在五六月間入秋莖株俱萎矣

張舜民畫墁錄熙甯中蘇子容使遼姚麟爲副曰

盡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疇敢與遼

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遼人非團茶

不貴也常以二團易蕃羅一匹

日月宮開壯帝居金鋪玉碣敞階除轆轤遠引穿花去

青幰香飄貴主車

遼史太宗紀天顯五年八月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

之所號日月宮　又儀衛志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

飾以銀駕用駝公主下嫁以賜之

銅壺蓮漏晝沈沈鳳閣拈九孔鍼愛煞韓娥詩句好

丁香連理繡同心

蔡寬夫詩話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爲歌詩知名襄漢

間依古佛學趺跏纓珞莊嚴寶相詩一歲飯僧三十萬

他生只願住中華

王宗沐宋元通鑑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

髮三千　晁說之嵩山集契丹主洪基以白金數百

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

山近巫閭落照移屬珊軍帳颯牙旗行宮洗琖排芳宴

次第羣臣射虎詩

明一統志鹽巫閭山在廣甯衞西五里舜封十有二

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鎭　遼史兵衞志皇后逝律氏

居守之際摘蕃漢精銳爲屬珊軍　又地理志應天

皇后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　薛廷寵

全遼志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戶二萬　陳

士元諸史夷語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

技藝者置之帳下爲屬珊蓋比珊瑚之寶云　遼史

道宗紀咸雍元年秋七月以皇太后射獲熊賞百

官有差冬十月幸鹽巫閭山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

獺裘貂帽朔風揭大獵狼山雪滿郊唱罷黃麈歸騎疾

一彎寒月上弓弭

遼史道宗紀詔夷離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奴賤不得服駝尼水獺裘　元混一輿地要覽蓋州本唐地後屬契丹有東山白狼山　劉昫等唐書唐如意初里忠孫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師仁王孝傑將兵百萬討之大敗於黃麞

山棚花檻柳絲齊彩伴相邀手共攜閒倚銀屏望河鼓

蓬萊宮外玉繩低

彭汝礪鄱陽集廣平甸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

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箔爲藩垣上不去其

花以爲飾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白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濶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

八門迢遞接燕京觸座垂裳仰聖明鹿鬣雞林通治化宮闈偏解頌昇平

遼史地理志燕京城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　王鼎焚椒錄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

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鹿鬣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孤穩搔頭女古簪妝成法相比觀音一篇奏上稱才子佳詠爭傳伏虎林

王鼎焚椒錄懿德皇后蕭氏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清甯元年冊爲皇后宮中語曰孤穩摩帕女古鞨普薩喚作耕幹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

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登而瘡羣臣皆呼萬歲　按耕幹麼遼史作耨幹麼國語解麼亦作改耨幹后土稱麼母稱　遼史營衛志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

回心院子繡簾垂雨後芳苔綠滿堦靜鎖重闈秋月冷更無人唱十香詞

焚椒錄后上疏諫獵秋山上雖嘉納心頗厭遠咸雍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其詞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

作堆積歲壽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
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
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
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
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
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卻御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
樣裝繡帳待君睨墾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
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墾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
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
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
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熬熏爐能將孤悶蘇若

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熬熏爐待君娛張
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
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
趙惟一能之耶律乙辛因誣后與惟一通欲乘此害
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
作內家妝不知眠枕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
閣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豔蓮
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
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
人所獲元妃生三女宮人生二女俱爲金人所獲
江萬里宣政雜錄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
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

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織織春筍香鳳鞾拋合縫羅
鞾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輭鉤香解帶色已戰觸
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欵唾千花釀肌
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
契丹國志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真之禍
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游不以爲意一時忠臣多
所疏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莫嗟塞上暗紅
塵莫傷多難畏女眞不如塞卻奸邪路選取好人人
直是臥薪而嘗膽邀壯士之捐身便可以朝清漠北
夕枕燕雲詞多不備載又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劒
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
罰不明親戚並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昔
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
天祚見而銜之
但憑揮泪對宮娥玉葉金枝忍辱多無數落花飄泊去
莫教重唱蓬上聲蓬歌
遼史公主表文妃生一女余里衍封蜀國公主爲金
人所獲元妃生三女宮人生二女俱爲金人所獲
江萬里宣政雜錄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
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

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其歌曰蓁蓁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遼識故京師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阬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遼識然兆禍可怪

遼宮詞

日出曈曈照海東金天突起有神功龍荒草木呈符瑞
三月宮廷芍藥紅
無名氏弔伐錄天輔元年宋遣馬政來書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　脫脫等金史太祖紀天會十三年二月立開天啟祚睿德神功碑於燕京城南嘗所駐蹕之地　郝經陵川集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讀金太祖睿德神功碑詩平地突起金天龍面如紫玉眞英雄化行江漢服羌戎百年以來誇僊功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阿骨打之十四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爲瑞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　張暐大金集禮雜錄天眷三年三月一日奏

大安花宴禮儀新高邏山樓署萬春獻壽要添瓜五色
故將七夕作生辰
樓鑰北行日錄乾道六年庚寅正月一日壬子使副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三間爲日華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垂紅緣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高麗使相鄰西夏使相對客省茶酒罷已初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賀畢先退乾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罷喝與卿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致語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離位而立赴坐宴罷謝恩拜於殿上又拜於丹墀而退御酒時卻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又三日甲寅赴花宴於大安殿大率如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四趯國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翁綵爲之惟欒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爲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幞頭四角後垂柳四枝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　張暐大金集禮雜錄天眷三年三月一日奏

稟生辰正旦花宴亡遼時令用山樓一座奉勅旨依例起蓋貞元二年正月山樓以萬春山爲名大定五年二月廿一日學士院撰擬到仁壽山名額奉勅旨今後綵山以仁壽山爲名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勅旨今後正旦以仁壽山爲名萬春節以萬春山爲名　大金國志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黏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亶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豹子河邊駐屬車臨潢關外降鑾輿春秋捺鉢供游幸
孤負相如諫獵書

大金國志天會二年三月國主之豹子河避暑　金
史程寀傳熙宗時上疏畧曰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
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
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
鬱易於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
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
行在竊惟陛下膺祖宗託付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
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衛
之意也

彈棋賭酒更分茶爐有清香墨有華消得清閒天上福
風流不讓趙官家

大金國志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
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
新詞誰唱柳屯田

大金國志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
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
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
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
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
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
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吳江姑蘇
錢塘西湖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
不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
決意南征　宋无咎嘯雲集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
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金主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心時人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

聽說山河似寸金漫嫌邊徼苦相侵臥薪嘗膽讐難復
不盡蛾眉報國心

馬擴茆齋自叙金人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
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上阿骨打詩云君王
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大金國志太子之
妻金蕫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貌罕之妻蕭氏乃遼
主天祚元妃各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
臨安山水畫中傳桂子荷花別樣妍遂欲投鞭向江上
新詞誰唱柳屯田

大金國志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
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
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
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
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
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
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
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吳江姑蘇
錢塘西湖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
不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
決意南征　宋无咎嘯雲集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
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金主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心時人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

荷香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
愁
夢裏天門訣蕩開硬軍南下疾於雷尖鞾短策誇輕便
立馬吳山頂上來
岳珂桯史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海陵御武德殿
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
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官中事
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
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
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鎧鎧將從之前而朕
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儻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

賀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
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
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
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眾皆喏而應既覺聲
猶在耳卽遣人至廄中視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
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
通等皆賀主戒無泄於外　大金國志金主令諸處
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爲聯甲紫
絲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王嘗自
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郭象睽車志海陵末

年自創尖鞾頭極長銳云便於取蹬而足指所不及
謂之不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　桯
史金主將圖南牧遣施宜生來賀天申節隱畫工於
中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
事大喜嘵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輦屏更
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己之狀策馬而立其上詩
云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屯兵百萬西
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
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卽勅密寫臨安之湖山
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輿壁而圖己像策馬於吳山絕
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混一同南人何事費車工

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　王毓賢
繪事備考海陵煬王嘗遣使入宋藏畫工於眾中潛
寫西湖圖歸國而繪己象於吳山最高處因有立馬
吳山第一峰之句　劉祁歸潛志正隆南征至維揚
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其意氣亦不淺
飛龍吼虎戰車馳鞭箠中原大柄持自詡英雄同項羽
故教嬪御學虞姬
大金國志正隆二年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
儀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劉
祁歸潛志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

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皆知其大志
元好問續夷堅志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
視之因爲說垓下事顧謂眾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
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爲之縮頸者
中秋明月舉杯邀宸翰親揮賦鵲橋要認嫦娥眞體態
劍鋒橫截紫雲腰
程史金主遷汴之歲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
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
雲來做許大通天障凝髭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
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
遂前謀

儉德曾聞卻異香更裁珍膳罷鷹坊如何營建窮奢靡
不惜黃金滿斗量
金史海陵紀天德二年十二月野人來獻異香卻之
三年四月罷歲貢鷹隼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
鵝鴨等悉罷之　又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
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
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
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衍慶宮開殿宇高打球拈韻各分曹金瀾酒熟芳筵啟
恰值甯江獻瑞桃
張棣金圖經亮從燕遂建巨闕於內城之南千步廊
之東曰衍慶之宮　王士點禁扁宮之扁曰衍慶
金史太宗紀大定三年五月重五上御常武殿賜宴
擊球自是歲以爲常　又地理志燕京有常武殿有
廣武殿爲擊球習射之所　曹勛北狩聞見錄上皇
北狩至眞定金人高會擊球請帝賦詩云錦裘駿馬
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分奪得頭正須過口休令綽
撥入斜門注綽撥斜門皆打球家語也　周麟之海
陵集子慥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先朝內侍官也傳
旨賜金瀾酒二瓶銀魚牛魚二槃瓶槃皆金銀爲之
升龍交錯形製甚精且并令留之古樂府云月穆穆
以金波又云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金

澗之名其取諸此乎然金澗者金運其將闕也　周輝北轅錄燕山酒頗佳館宴所餉極醇厚名金澗蓋用金澗水以釀之者　大金國志貞元元年六月甯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木而連實者三羣臣稱賀少海星明碧漢間龍樓侍宴近天顏中宮解識閭閻苦垂誠休忘稼穡艱

金史海陵紀天德三年三月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卽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爲獻朕甚賢之

假斷新換蹋鴟巾雜事無嫌語秘辛姊妹承恩唐括氏

定哥妍笑石哥顰

金史后妃傳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　范成大石湖集蹋鴟巾詩題注接送伴使田彥皐愛予巾裹求其樣指所戴蹋鴟有愧色　北轅錄金人所頂之巾謂之蹋鴟巾　金史后妃傳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海陵納之封爲貴妃石哥定哥之妹正隆元年封柔妃三年進麗妃

開宴剛逢撇雪時數峰青斂遠山眉樵村漁浦都如畫點綴荒寒入小詞

王惲秋澗集江神子詞序金朝遺風冬日大雪令僮輩圍取比明拋親好家主人見之卽開宴娛賓謂之撇雪　洪邁夷堅志建康歸正王和尙濟南人能誦金主小詞其詠雪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玉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翦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

新來馬上認郎君列隊旌旗五色分聖主臨戎馳玉敕只憑總管領紅軍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金人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爲禮　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　又兵志東北路部族紅軍曰迭剌部曰唐古部二部五紅戶五千五百八十五西北西南二

三朝宮詞

路之紅軍十曰蘇謨典紅曰耶剌都紅曰骨典紅唐古紅霞馬紅木典紅萌骨紅咩紅胡都紅凡九　邵遠平元史類編紅音冥

春雷絃上雪風吹燕北天寒出手遲特賜尙方貂鼠帳九重恩遇到琴師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金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　鮮于伯幾困學齋雜錄京師名琴云耶律丞相春雷金內府物名曰承華殿春雷鈺重修張丑清祕藏春雷宋時藏宣和殿萬琴堂稱爲第一章宗沒挾之以殉二後歸金章宗爲明昌御府第一凡十八年復出人間畧無毫髮動復爲諸琴之冠天

地間尤物也　元好問琴辨引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指據耳卽賜之貂鼠帳燃炭其前使鼓之

綵樓深處電光凝白玉闌干夜共凭笑指六街人似蟻踏歌齊鬧上元燈

大金國志金國加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鬬雞擊鞠之戲俱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爲者莫知其說

又大定二十七年正月元夕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爲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

至十八日而罷

曲唱迴鑾玉鐙敲釣臺游幸近西郊海蔥時果都休進尙食無嫌減御庖

公鼐問次齋集西郊有地名釣臺是金主游幸處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七年五月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蔥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曰蔥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

泗上新聞置推場北珠南貨往來忙後宮分賜江淮物

金橘堆盤橄欖香

金史食貨志推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　大金國志大定八年五月詔增推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推場凡推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推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貨之來蔡泗唐鄧鞏州鳳陽壻場宋亦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靡鎭盱眙軍皆置場與葉隆禮契丹國志遼先是有推場金人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密蠟麻布之類爲市甯江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　金史食貨志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栀子九十稱犀象

丹砂之類不與焉

尊開婺尾饋春時建茗香浮耀白瓷奏上金花牋一束侍臣爭和牡丹詩

周煇清波雜志煇出疆時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鎭燒瓷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一有破碎卽棄於河一夕化爲泥　大金國志大定十七年四月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　又章宗博學工詩曾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

島號瓊華景色佳薰風十里唱蓮娃此間已是清涼境
道暑休尋望國崖

堯山堂外紀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樓於都城東北
隅今禁中瓊華島妝臺本金故物也　金史志瓊林
苑有橫翠殿甯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
金史地理志中州路城北離宮西園有瓊華島　元
好問中州集史學儁宮詞寶帶香禑水府仙黃旗彩
扇九龍船薰風十里唱蓮娃此間已是清涼境　大
金國志皇統八年四月國主至望國崖避暑
香垂佛頂寶螺青笑擲犀錢滿內廷要祝皇儲無量壽
盡繙貝葉禮金經

大金集禮皇太子誥授儀皇統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翦髮文代致語云於赫吾皇丕承帝眷慶積德於椒
房遂發祥於蘭殿少海與福海同深前星與壽星並
見上帝是依彌月不遲溫文玉德岐嶷天姿騰歡心
於緜字擁嘉貺於皇基習習兮風和遲遲兮日永得
美數於神策占祥光於圭景寫香浪於龍湯垂寶螺
於佛頂神祇祖考盡歡欣沛澤均沾浹兆民玉葉金
枝增福壽共扶聖祚億千春剃頭人念文聖主當陽
中宮積慶元子誕生萬方表正七花湧於金磚九龍
噴其香泉留髮之後福壽增延　金史洪輝傳承安
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甲申
次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
七日
天風吹籟入箏弦院近仙韶駐玉輦監國東宮勞旰食
瑤池花放懶開筵
大金國志顯宗亦嗜詩曾於世宗朝次高駢風箏韻
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濶無
尋處聲在亂雲空碧中　金史地理志南京路山莊
西南曰翠微閤苑門東曰仙韶院　又顯宗紀世宗
幸上京詔帝守國近侍報瑤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
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游廢事采致數花足矣
明昌七印抵璐璵錦賜藍籤畫卷舒嗜好不嫌甥似舅

標題都學瘦金書
湯允謨雲煙過眼續錄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
印其二羣玉中秘其三明昌珍玩其四明昌御府　周嘉
五御府寶繪其六明昌中秘其七明昌御覽其
胄裝潢志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貼籤
　周密癸辛雜識金章宗之母徽宗某公主之女故
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逼眞金國之典
章文物惟明昌爲盛　鄭元佑僑吳集李皐馬圖詩
外、甥似舅明昌帝取法宣和尚工伎注金章宗母宋
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明昌書畫悉效宣和　陶九
成書史會要章宗喜作字專師宋徽宗瘦金書　陸

友仁研北雜志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章宗書圖
字從厶可驗以知也
燈市喧闐鬧彩嬉草青幾度歲華添縱偷都遂桑中約
只恨宮闈禁例嚴
大金國志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
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
洪皓松漠紀聞金國治盜甚嚴惟正月十六日則
縱偷一日以爲戲　劉侗帝京景物畧燈市金元時
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　燕北雜記正月十三日放
契丹倣賊三日如監及十貫以上者依法行遣
清聲監女隔紗幃綵鳳爭看向裏飛一月日邊明更好

輕拋羅扇障元妃
金史后妃傳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
母王盼兒皆徽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
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
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坐上曰二人上上坐
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
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
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
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
宗以建言求得之　大金國志明昌二年五月封監
女爲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

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　歸潛志泰和南征
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爲妃皆指以罪章宗
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爲奴婢屬監戶
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卽位大被寵嬖
專房拜爲元妃勢敵正后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
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
文遂能作字知文義　金史后妃傳章宗宴宮中優
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
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見其詳優曰其飛有
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
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

而罷　通鑑金臺集南城詠古收臺詩廢苑鶯花盡
荒臺燕麥生鉛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
秋潭石鏡清誰憐舊時月曾照日邊明注李妃所築
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上上坐
妃應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中州集麻九疇傳新
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召入宮賦元妃素羅扇畫梅
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
離宮堦覓水中央羅韈凌波蓋菱香月榭風廊隨處住
金蓮川北好乘涼
趙秉文滏水集金蓮川詩一望金蓮五色中離宮風
月滿雲龍向來蓋菱香銷盡何許薔薇露染濃秋月

明邊羅韉步夕陽低處紫金容長楊獵罷迴天仗萬
燭煌煌下翠峰　金史世宗紀大定八年五月改旺
國崖曰靜甯山曷里浒東川曰金蓮川　又地理志
西京路桓州曷里浒東川更名金蓮川世宗曰蓮者
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　陳剛中玉堂嘉話
蓮川詩注金章宗與李宸妃避暑於此有泰和宮今
廢　續夷堅志引碣石錄山後涼陘金蓮川在都西
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
七刻
御宴朝來勅大官乳酥芍麵佐新餐酒闌故事添茶食
分得金剛鐲似盤

大金國志女眞多白芍藥花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
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素齋則用之其味脆美
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
置楪中以爲異品　又金俗飲客佳酒則以金銀舡
貯之其次以瓦舡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
三行進大輭指小輭指如中國寒具次進蜜餞人各
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論建若留上客數人啜之或
以粗者煎乳酪　海陵集俗重茶食開國之初尤尙
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飣高
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鐲最大詩
云猶存故事設茶食金剛大鐲胡麻香

洞庭春色上桃顋游醾宮中笑語陪消得葡萄三百斛
貴妃手進輭金杯

歸潛志章宗擘橙爲輭金杯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
烏紗岸柔輭九迴腸冷怯玻瓈盌纖纖白玉蔥分破
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

妝飾新添七寶鈿花珠十二映金蟬明朝令節逢天壽
先飭丞儀草賀牋

金史輿服志皇后冠服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
絹襯金紅羅託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球一
朵前後有花珠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隊
仙人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鐏金兩博鬢

以上並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
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
一　又章宗紀詔以生辰爲天壽節　又百官志皇
后位下女職丞儀掌左右給事宣傳啟奏經籍紙筆
之事

傳奇雜劇競排場末旦裝成出教坊蹺索上竿陳百戲
隔牆又聽打連廂

陶九成輟耕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
而元因之　又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
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
謂之雜劇　大金國志大定六年正月大會羣臣於

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踃索上竿之類　西河詩話金作清樂倣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祗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異

會景樓高瑞靄濃香山巡幸後車從祭星臺下幡幢過一碧亭亭護駕松

徐善洽然志香山寺卽金章宗之會景樓也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　帝京景物畧香山多名跡有金章宗祭星臺西南道上章宗經此有松密覆因呼爲護駕松

臺護駕松　蔣一葵長安客話祭星臺西南道上章

岡下黃牛一磴斜八亭都被五峰遮巡行又報星九漏無數青山擁翠華

宋啟明長安可游記下黃牛岡口取仰山道轉一岡爲南莊復歷峻阪土中有三斷石讀之知爲大興府西連山棲隱寺金大定初建有五峰八亭章宗屢游之嘗題詩刻石今亡　長安客話仰山峰巒拱秀中

頂如蓮花心旁有五峰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中多禪利金章宗嘗游焉有詩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疏林萬壑風今刻石尙存　金史麻志張行簡進星九漏章宗

車駕巡幸則用之

瓊林小苑絕塵喧朵殿千官散鳳鵷傳語都監排法駕宸妃今日幸西園

金史地理志中都路瓊花苑有橫翠殿甯德宮西園有瑤光臺　又仁政門傍爲朵殿上爲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內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

宣和墨價重朱提大字飛虹御筆題先代丹青留畫軸葫蘆小印押紅泥

堯山堂外紀章宗喜書畫宣和間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章宗僅購得一兩價黃金一勭欲倣爲之不能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慶壽寺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　歸潛志題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夏良彥圖繪寶鑑顯宗畫獐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雖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章宗每題其籤

燕京八景縱游觀飛雨空濛積雪寒卻喜邊關無寇警但憑球鼓報平安

趙正夫寄圜寄所寄北平舊志載金明昌遺事有燕

京八景元人或作爲古風或演爲小曲所謂八景者
居庸叠翠玉泉趵突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
西山積雪蘆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至永樂館閣諸
公相集倡和更薊門煙樹和者相屬
胡廣文穆集北京八景圖詩序明昌遺事有燕京八
景前代士大夫賦詠往往見於簡策　丁特起靖康
紀聞拾遺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
鼓凡有數搥搥上悉綵球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
暮天欲曉其時不常
佛法須參最上乘薦亡資福大工興經營不費天家物
九級浮屠五萬僧

大金國志趙太后寢疾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
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志乎我家三四百口
爲煬王所殺叢家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
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自有錢七萬可以辦
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
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
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
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
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
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旁建八寺以處之
崇隆宮殿碧雲遮玉檻晶窗不厭奢日費編工千二百

果然富麗屬皇家
金史張汝霖傳章宗新卽位有司言改造殿廷諸陳
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
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
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
之云
熙春閣上曉妝殘如雪楊花撲畫欄黃額要添蜾子暈
宮眉初試麝香團
研北雜志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徽宗稱道君時
居之在撷芳園中俗呼八滴木閣者汲郡王惲仲謀
有熙春閣遺制記　歸潛志南京司樂園故宋龍德

宮徽宗所修其間樓觀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
五六月荷花開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
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
樓亭材大者則爲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爲礮矣迄今
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
杪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
良匠也　又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其宮
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
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楊花　帝京景物畧畫眉
山在西堂村之北產石黑色浮質而膩理入金宮爲
眉石　中州集劉從益覓墨詩注宮中取張遇墨燒

去膠以之畫眉墨　元好問遺山集楊生
玉泉墨詩注宮中以張遇慶香小團爲畫眉墨
笑對名花倒綠醅解愁一曲慣相催君王乍入陽臺夢
不許門孃報事來
大金國志國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諸
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
不知　又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
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
飲達旦以是爲常　王惲烏臺筆補金制監察有急
事至撒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自宮中傳入奉御傳
於門孃門孃傳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寐承御直
部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既所司得旨登時勾當趁
明日入朝奏對
新興宮髻綰靈蛇釵朵翩翻玉燕斜不爲畫眉加膝上
要看批勅學簪花
大金國志宸妃者故南宮華嚴郡居中之曾孫女也
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
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
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
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
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淵

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言主令改姓鄭
宸妃
酒坊新釀十分甘雙靨微紅飲半酣莫怪比來新病渴
至尊已勅罷傳柑
金史百官志酒坊使掌醞造御酒及支用諸色酒醴
又章宗紀泰和元年十一月諭工部曰比聞懷州
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得無重擾
民乎其誠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
南朝遺物屢摩挲犀帶魚盆閱歷多玉石也關興廢感
細揩款識認宣和
王明清揮麈前錄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其
主所繫帶倒透中正透如懸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
視久之金主曰此石晉少帝歸厥耶律氏者唐世所
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晉
少主所獻有雙畫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
他矣二物誠絕代之寶也盆蓋見之范蜀公記事矣
大金國志承安三年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
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
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
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
飛瑁仙筵列御園南來鮮果佐開樽釘盤不識枇杷子
詞賦名家笑狀元

歸潛志金朝取士止於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卽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官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四面紅窗映碧芙芳華仙景擬方壺漫言花石能傾國屏障新添艮嶽圖

三朝宮詞

大金國志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白石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巖洞於芳華閣凡用工二萬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於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帝運東南花石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

海鷹鶻臂放圍場從獵嬪娥盡豔妝博得諸姬開笑口親彎玉兕射黃羊

金圖經金人所喜者莫過田獵自昔都會甯之際四時皆獵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冬月則一出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所在以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於圍中金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追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飲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金史章宗紀明昌五年七月獵於黏米赤大獲鹿二百二十二次魯溫合失不親射獲黃羊四百七十一痛飲休言國事非且看並馬出龍闈新翻酒令教宮女月上紅簾醉不歸

三朝宮詞

大金國志時國兵屢敗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

小馬命宮人擔酒羯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國主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點慧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效市肆歌勸又章宗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閒出觀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游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

選舞徵歌樂未休北朝天子也無愁一聲檀板輕敲罷已報平灘失數州

大金國志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閒有少捷卽以示主且喜且

笑會甯陌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
太液波光照晚葉蘭篙驚散戲蓮魚日長水榭迎涼坐
新試槀丸學國書
金臺集西華潭金之太液池也　中州集朱宮教瀾
宮詞云太一芙蓉上下天秋波淡淡白生煙采蓮宮
女分花了笑把蘭篙學刺船　金史太祖紀天輔三
年八月頒本國字　又太宗紀天會三年詔耶魯赴
京師教授本國字　又希尹傳金初用契丹字太祖
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
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字其後熙宗亦製字與希
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大字熙宗所撰謂

之小字
峰巒突兀拱皇城同樂園林接帝京消受人間好風月
五雲樓閣似蓬瀛
大金國志天德二年冬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
十步其東爲太廟西爲尚書省正中曰皇帝正位後
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歸潛
志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
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
東風無處不楊花眞帝王詩也　金史熙宗紀皇統
二年四月五雲樓重明等殿成
碧蘿窗外有松杉湖石玲瓏面面嵌打罷鞦韆無箇事
殿廷來看太平巖
大金國志汴京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
一石有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嵗峰西一石刻獨
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塡金　楊煥汴故宮
記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嵗峰右曰玉
京獨秀太平巖
拜天射柳蒼隆儀弩手成行繡子隨左右衛軍金骨朶
黃麾細仗閃龍旗
金史太祖紀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
拜天射柳歲以爲常　又禮志金因遼舊俗以重五

申元重九日行拜天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
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爲盤如舟狀赤爲質畫雲鶴
文爲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
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臺爲拜天所泰和三年五
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下官侍宴
魚藻殿　又世宗紀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
園射柳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則賜物有差　又
章宗紀明昌元年五月拜天於西苑射柳擊球　大
金國志熙宗始設儀衛將軍寢殿中底擎手繖子
金史儀衛志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一曰行仗
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繖子曰長

行　又左右衛將軍展紫金束帶各執玉
水晶及金飾骨朵　又黃麾細仗攝官八十八人執
擎一千三百五人編排職掌九人
夜半傳餐酵玉缸宮壺蓮漏響淙淙承恩原不嫌卑賤
新得佳人白酒麗
金史章宗紀泰和元年八月詔有司修蓮花漏　歸
潛志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
史白酒麗指三外戚家也
浮碧池頭煙草生宣華殿上野狐鳴牛車三萬遷都去
仍送圖書到汴京
大金國志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

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去內侍曰幾日
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
此不去可乎　又貞祐二年五月降旨會三省及禁
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萊院貴文館書籍計用三
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
交卸
兵臨城下議和親綵繡金珠擎書頻上國知名小姐姐
眼看玉貌委胡塵
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三月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
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　宋濂等元史太祖本
紀金主遣使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

五百馬三十匹以獻　大金國志貞祐二年三月復
國燕京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
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馬三千匹
金銀珠玉等物甚眾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
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
予之
中都宮闕盡成灰金甕銀槽捆載回忙煞掖庭諸女伴
馬頭爭逐愛根來
大金國志燕京宮闕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
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寶貨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
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　又出宮女二千四百
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
子弟　又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
黃河東下短兵鏖御劄紛紛降墨桃苦念邊軍花帽冷
敎人辛苦繡征袍
王惲中堂事紀嘗議亡金時給降劄子上畫墨桃紀
數今宜印以墨馬遂用之　大金國志有戶部令史
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
名其軍為花帽軍　歸潛志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
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公其軍號花帽子
內廷有詔放宮娥敵騎連宵渡汴河留取金珠酬士卒
隨身衣履已無多

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放宮女聽以衣裝自隨金珠
留稿士卒
念家山破涕汍瀾始信堅金不壞難慟哭六宮俱北去
千秋遺恨滿幽蘭
金史太祖紀上曰遼以寶鐵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
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尙
白於是國號大金　又后妃傳哀宗皇后徒單氏城
破北遷不知所終　又哀宗紀大軍入與城中軍巷
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於幽蘭軒

金宮詞

金甲神祇異夢徵龍荒萬里聖人興一輪瑞日中天麗
驗取旛竿最上層

宋濂等元史太祖紀太祖諱鐵木眞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覩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牖中入化爲金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卽孛端叉兒也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周伯琦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注上京西山上樹鐵旛竿高數十丈以其中海中有龍用梵家說作此鎭之

世皇儉德萬民知詔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
青青茇草滿丹墀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　草木子元世祖思創業艱難故所居之地青草植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　柯九思丹邱生棄宮詞黑河萬里連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
數尺闌干護春草丹墀留與子孫看注世祖建大內
命移沙漠莎草於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也　張昱

盧陵集輦下曲墀左朱闌草滿叢世皇封殖意尤濃
艱難大業從茲起莫忘龍沙汗血功

聞說龍驤破敵回乍看降表笑顏開還荒從此儀文盛
勝國新收鹵簿來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二月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爲藩輔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牋　又伯顏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青草平原走畫輪風暄納寶煖回春捷書奏進金公主
齊揭璫簾看美人

澡京雜詠詩注凡車駕行幸頓宿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　元史太祖紀九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遣使諭金金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

笑酌葡萄酒滿杯紫檀小殿晚風來宮娥手進齊紈扇
纔報紅欄芍藥開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敕平陽路安邑縣葡萄酒自今毋貢　又二十八年五月宮城中建葡萄酒室

又文宗紀至順元年三月木八剌沙來貢葡萄酒西番哈剌火州來貢葡萄酒諸王兒蠻遣使來貢葡萄酒　又三年十二月西域諸王禿帖木兒遣使獻西

馬及葡萄酒　又三年二月諸王答兒馬失里哈兒蠻各遣使來貢葡萄酒西馬及金鵝鶴　又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三月發侍御兵營紫檀殿　又英宗紀至治二年閏月作紫檀殿　大都宮殿考延春閣後仍爲主廊東有文思大殿西有紫檀小殿　禁扁殿之扁西曰紫檀　陶宗儀輟耕錄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鏤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髹綠其皮爲地衣　蕭洵故宮遺錄東有文思小殿西有紫檀小殿後東有玉德殿殿楹祺皆貼白玉雲龍花片中設白玉金花山字屏臺上置玉牀　柳貫待制集觀失剌斡耳朵御宴回

三朝宮詞

詩注上京五月芍藥始花盡日閒怪道擯嬙歡笑劇瓊華島近白雲間鬬草拈花

鑾輿新幸六盤山

元史世祖紀至元元年二月修瓊華島　元掖庭記順帝爲英英起采芳館於瓊華島內　藏司成集瓊華島在內苑之北自山麓至顛百三十餘步周二百餘丈皆疊石而成者石磴陰洞古檜喬松紫紆蔭鬱隱然仙府也　遺山集壽甯宮有瓊華島　西元集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梁至島有巖洞窈窅磴道紆折皆疊石爲之　涉水亭雜識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談可稽也石移自艮嶽

仙音院裏樂初終儀鳳簽名喚樂工伊尹扶湯新進劇簫聲吹徹廣寒宮

元史世祖紀中統元年十二月立仙音院復改爲玉宸院括采工立儀鳳司　又仁宗紀復玉宸院爲儀鳳司　瀛京雜詠注儀鳳司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雲和署隸儀鳳司掌天下樂工　元史憲宗紀十一年十一月起閣南直大殿及東西殿增選樂工八百人　楊維楨鐵崖集壽甯宮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

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

年十二月瀆山大玉海成勅置廣寒殿　禁扁山上

曰廣寒中統三年夏四月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四年九月作玉殿於廣寒殿中　故宮遺錄廣寒殿皆綫金朱堉窗縱以金鋪內外有一十二楹皆繞刻雲龍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木鑿爲祥雲戴千萬片攢結於頂仍盤金龍殿有間玉金花玲瓏屏臺牀四列金紅連椅前置螺甸酒桌高架金酒海窗外出爲露臺繞以白石花闌旁有鐵竿數丈上置金葫蘆三引鐵綫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凭闌四望空闊前瞻瀛州橋與三宮臺殿金碧流輝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翠華高下而海波迴同天宇低沈欲不謂之清虛之府不可也　輟耕

錄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頊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檻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懸殿之後有小石筍二內出石龍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側堂一間　張太岳集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爲遼蕭后梳妝樓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其文曰至元通寶則殿叔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　西元集其巔古殿結構翔起周迴綺牖玉檻重階而上榜曰廣寒之殿　戴司成集頂有廣寒殿四隅各有亭左曰玉虹曰方壺右曰金露曰瀛洲詐馬筵開醉綠醽只孫盛服滿宮廷玉盤捧出君恩重勅賜功臣白海青

楊允孚灤京雜詠注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席所以犒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又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稱吉思皇帝禮撒於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　近光集詐馬行序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設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如是者凡三日而罷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隻馬三匹它費稱是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元史禮樂志朝畢宴饗殿上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　丹邱生稟宮詞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宮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眞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注諸侯王及外番來朝必錫宴以見之國語謂之質孫宴質孫猶漢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　輟耕錄只孫宴服貴臣見享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

服亦如之　近峰紀聞畧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

丹邱生臺宮詞注海青者海東俊鶻也白者尤貴有數十金者　湯炳龍北村集白海青詩玉食所需誰可得夜來丹詔賜元勛

日月精華耀國門殿頭玉斧禮儀尊中宮第二加金璽新冰官家冊立恩

禁扁門之扁左曰日精右曰月華　元史禮樂志冊立皇后前期二日儀鸞司設冊寶案於大明殿捧冊官由月華門入捧寶官由日精門入　輟耕錄皇后宏吉剌氏後至元二年三月立性節儉不妒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爲言后無幾微怨望意

三聖莊嚴寶蓋颺好憑宮覲作壇場至尊虔設周天醮笑看黃冠奏赤章

元史世祖紀中統三年長春宮設金籙周天醮　又五年九月至元元年三月設周天醮於長春宮　輟耕錄劈正春正月長春宮設周天金籙醮七晝夜　又十四年春正月命嗣漢天師張宗演修周天醮於長春宮

又十五年十二月敕長春宮修金籙大醮七晝夜

又十六年五月命宗師張留孫即行宮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十月命五祖眞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十二月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於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爲例　又十八年三月命天師張宗演即宮中奏赤章於天七晝夜六月命天師張宗演等即壽甯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八月設醮於上都壽甯宮　又二十五年十二月命天師張

宗演設醮三日　又二十八年春正月命元教宗師
張留孫置醮祠星三日　又泰定帝紀十二月命道
士吳全節修醮事　又文宗紀至順三年三月召亭
州太清宮道士馬道遜沐梁朝天宮道士李若訥河
甫嵩山道士李亦然各率其徒赴闕修普天大醮
又順帝紀至元三年六月設醮長春宮
國俗相沿故事留皇城偏許帝師游旃檀香裹旛幢麗
傘蓋迎來近綵樓
元史祭祀志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啟建白傘蓋
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傘蓋周游皇城內外云與
眾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　又正月十五日泰請傘

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前諸色社
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
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
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至德
殿門外搭金吾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社直送金
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
罷散歲以為常謂之游皇城　又泰定帝紀泰定元
年二月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游
京城　瀛京雜詠詩注每年六月望日以百戲入內
從西華門入然後登城設宴謂之游皇城是也　丹
邱生棗宮詞注故事二月十五日迎帝師游皇城宮

中結綵樓臨觀之
興隆笙奏鳳來儀懿範門開綵仗移忙煞六宮侵早起
王姬今日降高麗
輟耕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眾管於柔韋以
象大匏土鼓二革橐按其管則簧鳴簨首為三孔雀
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眾樂皆
作笙止樂亦止　又懿範門在延春左　元史憲宗
紀十一年五月以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
世子王愖
諸王宴射斡兒河飛放郊原樂事多齊縱臂鷹昔寶赤
天顏有喜得頭鵝

元史太宗紀六年甲午春會諸王宴射於斡兒寒河
經世大典序錄國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
蓋鷹人也及一天下又設捕獵戶俾致鮮食以薦宗
廟供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
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
搏擊以為游豫之度曰飛放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
朕不飛放且敕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　輟耕錄
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有獲頭鵝者
賞黃金一錠頭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
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玉龍棧外塞雲孤避暑年年幸上都駐蹕芳坰斡耳朵

又看舞隊展紅綸

元史憲宗紀七年冬帝度漠南至於玉龍棧　又太宗紀二年庚寅夏避暑於塔密兒河四年夏四月避暑官山　又世祖紀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廷所在加號上都　草木子元世祖定大典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須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無他游幸巡狩之事　待制集觀失剌斡耳朵御宴同詩注車駕駐蹕卽賜近臣灑馬妳子御筵設氈殿失剌斡耳朵深廣可容數千人　周春遼金元姓譜斡魯那亦曰斡耳

朵亦曰斡里根帳房之名

太常仙樂響飄風喝盞聲傳曲未終嘈雜不須誇北調江南新到老伶工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四月以宋太常樂付太常寺　輟耕錄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

其義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徙江南樂工八百家於京師　精巧文房畫不如珊瑚硯匣玉蟾蜍深宮晝靜無人到笑看皇孫學國書

元史憲宗紀六年二月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　廬陵集宮中詞誰得描金龍鳳紙學摹國字教皇孫

絲絲碧柳間紅桃太液波光綠滿篙繡局新翻花樣子池塘小景入宮袍

禁扁池曰太液　戴司成集太液池在西苑中南北亘四里東西二百餘步　燕都游覽志太液池在子

城西乾明門外周遭凡數里其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水流入都城德勝門滙爲積水潭亦名海子至北安門水闊流入西苑人呼西海子　元史世祖紀中統三年出工局繡女鬻其婚嫁　丹邱生豪宮詞觀蓮太液汎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注大麻間御衣多爲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

扎撒新頒到壻隣骨朵平分列近楓宸大明宮殿朝儀盛獅吼能教百獸馴

元史太宗紀元年秋八月已未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頒大

扎撒注華言大法令也　又御膳亭東有拱宸堂蓋百官會集之所名曰掃帚隣　輟耕錄掃帚隣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　又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箝衛供奉之士爲四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骨朵於肩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　禁扁大都宮殿考大明殿後連爲柱殿之扁正曰大明　上廊十二楹四周金紅琐窗連建後宮廣三十步殿半之後有寢宮俗呼爲拏頭殿　輟耕錄大明殿乃登

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連後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礎白玉石圓碣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飛雕冒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　故宮遺錄大明殿基高可十尺前爲殿陛納爲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下每楯壓以蠃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楹四間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

雲楹下皆白石雲龍花頂高可四尺楹上分間仰爲鹿頂斗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面皆緣金紅琐窗間貼金鋪中設山字玲瓏金紅屏臺臺上置金龍牀兩旁有二毛皮伏虎機動如生　輟耕錄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鷄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擘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熨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

辟易也

鶺尾宮奴驟錦鬣西涼亭畔月輪圓又醲馬妳開芳宴

聖駕纔回九九泉

廬陵集宮中詞謝恩都作男兒跪拜起深深鶺尾斜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注上京之東五十里有東涼亭西百五十里有西涼亭其地皆饒水草有禽魚繞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山獸置離宮巡狩至此歲必獵較焉　元史憲宗紀七年秋駐蹕於軍腦兒醳馬乳祭天　又祭祀志每歲駕幸上都以八月二十四日祭祀謂之灑馬妳子濼京雜詠注每年八月開馬妳子宴始奏起程元史太宗紀三年夏五月避暑於九十九泉

百花小輦錦茵鋪羅綺香風盛女奴御筆題牋勞傳送
自頒金幣賜皇姑

元史仁宗紀延祐四年五月加封大長公主忙哥臺
爲皇姑大長公主給金印七月賜皇姑大長公主忙
哥臺金百兩銀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百匹　丹邱
生稿宮詞玉椀調冰湧雪花金絲纏扇繡紅紗綵牋
御製題端午勅送皇姑公主家注皇姑者魯國大長
公主皇后之母也天厤二年端午上賜甚厚并御詩
送之

燒飯初過臘鼓催寶雲殿角早梅開頒來鳳厤新年近
又沐天恩賜襖材

元史祭祀志每歲九月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於燒
飯院中用馬一羊三馬潼酒醴紅織金幣表裏絹各
三疋命蒙古達官一員偕蒙古巫覡掘地爲坎以燎
肉仍以酒醴馬潼雜燒之巫覡以國語呼累朝御名
而祭焉　輟耕錄寶雲殿在寢殿後　禁扁殿之扁
北曰寶雲　丹邱生棗宮詞珠宮錫宴慶迎祥麗日
初隨綵綫長太史院官新進厤棚前一一賜諸王注
每歲日南至太史進來歲厤日　又傳宣太府頒宮
錦近侍承恩拜榻前製得袍成天未曉着來香殿賀
新年注臘前分賜近臣襖材謂之拜年段子

圖戒爭持百八珠伊蒲精饌出天厨君王崇信西方教
不惜黃金滿地鋪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帝
師亦憐吉卒勅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卽大都萬
安寺設齋圓戒賜衣　又二十五年萬安寺成佛像
及窗壁皆金飾之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
四十斤

天語煌煌戒百官求賢難得聖心安奢華服御休輕進
詔御淮東七寶鞍

元史仁宗紀詹事院臣啟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
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
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
以珠玉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
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又
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
之戒諭如初

延華佛座湧蓮花寶蓋紛翻映彩霞三十六宮同梵唄
金輪大會本無遮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三月命西僧作燒壇佛事
於延華閣　輟耕錄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
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其簷脊立金
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蓐咸具　故宮遺錄延華閣
規制高爽與延春閣相望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元

年冬十月帝師作佛事於延春閣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又世祖紀中統三年敕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

頻開禁雨止風壇詔寫金經到上蘭目是慈悲關聖念又傅綸碑赦雜竿

灤京雜詠注西番種類不一每卽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於殿隅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四年三月命西僧作止風佛事　又文宗紀至順元年春正月遣使賫金千五百兩詣杭州書佛經　又仁宗紀皇慶五年八月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　又泰定帝紀泰定三年十一月命帝師修

佛事釋重囚三人

綾殿功添綵縷長尙衣新製袞龍裳明朝令節逢天壽宮錦先薰篤耨香

輟耕錄鐵錢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鐵錢殿後　元史仁宗紀皇慶元年以生日爲天壽節　又文宗紀至正元年春正月詔天壽節禁屠宰　又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十月羅斛國王遣使上表以金書字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耨龍腦等物

山勢岧嶤接上京玉虹亭外彩雲橫敎坊美女花冠麗歌舞深宮賀太平

禁扁亭之扁廣寒西南曰玉虹　輟耕錄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　故宮遺錄由東而上爲玉虹殿殿前有石室如屋每設宴必溫酒其中　元史世祖紀每宴敎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灤京雜詠注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敎坊舞女引導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樣出玉階乃止內曰御天之門

水晶殿宇晚風多窄窄輕衫試越羅閒倚銀屏望牛女月宮山子近秋河

故宮遺錄新殿後有水晶二圓殿起於水中通用玻璃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　灤京雜詠注上京大內

別有水晶殿　元史文宗紀至正十三年十二月造清甯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

內院歡呼雜管絃棕毛殿裏微華筵供張都入儀鸞掌宮燭頒來大似椽

故宮遺錄又東有棕毛殿皆用棕毛以代筠瓦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元年十二月新作棕殿成二年閏月作棕毛殿　輟耕錄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

灤京雜詠注棕毛殿在大幹耳朵

元十一年二月初立儀鸞局掌宮門管鑰供張燈燭　元史世祖紀至

輟耕錄西華南有儀鸞局　又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

御庖異品進黃羊侍膳新叨禁臠嘗卻喜今朝分玉饌
八珍都出小廚房

燕京雜詠南土至奇珍鳳髓北陲異品是黃羊注黃羊北方所產御膳用白埜續演雅注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流野駝蹄鹿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元玉漿是也元玉漿卽馬奶子 燕京雜詠注御前厨常膳有曰小厨房大厨房則內人八珍之奉是也大厨房則宣徽所掌湯羊是也由內及外外膳旣畢羣臣始入奏事每膳羊一膳其數十六餐餘必賜左右大臣曰以爲常

榴花紅上玉搔頭小飲初停畫鷁綠蟾浮酬節涼餻剛啖罷笑沿海子看龍舟

燕京雜詠酬節涼餻猶未品內家先散小絨繩注重午節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帝於內苑造龍船委內官供奉少監塔思不花監工帝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彩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 故宮遺錄西出內城臨海子海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繞爲石城圈門散作洲島拱

門以便龍舟往來 又龍舟大者長可十丈繞設紅綵闌前起龍頭機發五竅皆通餘船三五亦自奇巧引挽游幸或隱或出 廬陵集羣下曲直教海子望蓬萊青雀傳言日幾回爲造龍舟載天姆院家催造畫圖來

方壺爲瓦碧參差金井閒行步屧遲齊側帽簷瞻麗旭日華初上萬年枝

故宮遺錄山半有方壺殿四通左右之路幽芳翠草紛紛與松檜茂樹蔭映上下隱然仙島 禁扁廣寒東南曰金露又東南曰方壺 輟耕錄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

復道登焉又曰綴珠亭 元史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傳胡帽舊無前簷帝因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卽益前簷帝大喜遂命爲式 故宮遺錄延春堂丹墀皆植青松卽萬年枝也 又後爲興聖宮丹墀皆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

椒房纔報石麟生繡褓花棚照眼明綵段新頒撒答海盡來氈帳聽啼聲

元史祭祀志凡后妃嬪身將及月辰則移居於外氈帳房若生皇子孫則錫百官以金銀綵段謂之撒答海及彌月復還內寢其帳房則以頒賜近臣云

塗黃纔了又施朱鹿頂兩隨彩伴呼聖主不忘勤儉意

故將蠶麥繪成圖

故宮遺錄西有鹿頂小殿　元史英宗紀爲皇后建鹿頂殿於上都　又至治二年八月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以時觀之可知民事

水心亭側睡鴛鴦御苑風來茜香眞箇人間勝天上清歌一曲賀新涼

輟耕錄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　又太液池在大內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　故宮遺錄又有花亭瓊閣環以綠漪歇閣綠障觥窗左右分布異卉幽芳參差映帶而玉牀寶座時時如泥流香如見扇影如聞歌聲出戶外而芳度雲霄又何異人間天上也

元披庭記己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魚鳥羣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往來便捷帝乃開宴張樂令宮女披羅曳穀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

銀罌連朝賜貴嬪羊酥馬湩膩沾脣煎蒸都在沙糖局鮮果南州又貢珍

燕京雜詠乳酪羊酥塞北奇　壯馬湩馬妳子也　元史百官志沙糖局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貢果木

碧沼珍禽刷羽翰流杯列坐足遊盤掖庭新得高麗女聽取琵琶續續彈

輟耕錄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　故宮遺錄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牀如玉臨流小座散列類多刻石爲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罰必盡歡洽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元年六月遣闊闊出等詣高麗取女子三十人　胡兆鳳韞光樓雜志元制崴責高麗貢美女故張光弼輦下曲云宮衣新尙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　鐵崖集宮詞北幸和林幄殿寬句麗女侍婕妤宮君王自製昭君曲敕賜琵琶馬上彈

香殿氤氳佛宇崇珠袈裟上寶光融帝師勸受如來戒衣鉢相傳到六宮

輟耕錄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　又香殿在宮垣西北隅　又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琐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　元史武宗紀至大元年八月李邦寧以建香殿成賜金五十兩銀四百五十兩　又英宗紀至治元年三月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又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修上都香殿

又英宗紀至治元年三月遣咒師朵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製御服珠袈裟　又泰定帝紀泰定元年六月帝受佛戒於帝師二年冬十月皇后亦怜眞八剌受佛戒於帝師十二月帝復受佛戒於帝

師三年七月皇后受牙蠻答哥戒於水晶殿　又文宗紀大厤二年十一月帝受佛戒於帝師作佛事六日至順元年春正月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

妙樂文殊盡佛冠銷金裙袖百花攢君王自愛天魔舞只許宮妃秘密看

元史順帝紀時帝怠於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舞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緩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

鼗勃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簫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故宮遺錄又後爲厚載門上建高閣環以飛橋舞臺於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於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

盧陵集輦下曲西方舞女卽天人玉手曇花滿地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長在月宮聽　薩都剌雁門集上京雜詠涼殿參差翡翠光朱衣華帽宴親王紅簾高卷香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　張翥蛻庵集宮中舞隊詞十六天魔女分行錦繡圍千花織步障百寶貼仙衣回雪紛難定行雲不肯歸舞心挑轉急一一欲空飛

臙粉亭空鎖歇環靜聽燈漏響潺湲寢宮香燼稀臨幸玩月同登萬壽山

輟耕錄園亭又曰臙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　元史志大明殿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龍珠二隨珠俯仰又可察立水之均調燈球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

虎烏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辰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丹邱生稟宮詞注大明殿有燈漏飾以眞珠內爲機械以小木偶人十二捧十二相屬每辰初刻偶人相代開小門出燈外板上直御牀立捧辰所屬以報時　元文類郭公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輟耕錄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捧牌而出　鄭曉徵吾錄洪武元年冬

十月碎元水晶宮漏　明卓異記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治天下何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故宮遺錄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爲掌頭殿龍牀品列爲三亦頗渾朴殿前宮東西仍相向爲寢宮中仍金紅小平牀上仰皆爲實研龍骨方楯綴以彩雲金龍鳳通壁皆昌蒲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間每有小雙扉內貯寢衣前皆金紅推窗間貼金花夾以玉板明花油紙外籠黃油絹幕至冬則代以油皮內寢屏幛重覆帷幄而畏裘以銀鼠席地皆偏細簟上

加紅黃厚氈重覆茸單至寢處牀座每用褥褥必重數盞然後上盡納失再加金花貼薰異香始邀臨幸　羅宏運大都宮殿考寢宮俗呼爲拏頭殿東西相向至冬則白殿外一周皆籠護皮帳夏則黃油絹幕內寢屏幛重複帷幄而後畏以銀鼠席地皆偏細簟上架深紅厚氈後露茸單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以貯妃嬪　輟耕錄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華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盤玲瓏石爲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　又國家起沙漠日寒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

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眾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搆宮殿以爲游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

新添比甲曉寒濃毳幙香溫睡起懶細貼花鈿罷梳洗飛仙已報午時鐘

元史后妃傳昭睿順聖皇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倣之　又順帝紀帝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

半之造木爲匱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四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爲前代所鮮有

秘閣簽題翠墨叢石芸香襲錦函中開元納諫圖新貢寶篆親添押尾紅

丹邱生棄宮詞四海昇平一事無常參已散集諸儒傳宣羣玉看名畫先進開元納諫圖　元史泰定帝

紀至正九年六月刻小玉印以至元秘玩爲文凡秘
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
煖殿晨開帝座遥蛸拱鵲立有羣僚官家媳婦眞賢德
纔聽雞鳴又早朝
輟耕錄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
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
寢殿西制度如慈福　元史后妃傳裕宗伝裕聖皇
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稱之爲賢德媳婦
西來刺馬帝親迎灑殿燒壇結綵棚願乞諸天無量壽
三官仙眷共長生
楊瑀山居新話刺馬卽帝師　元史泰定帝紀泰定

二年二月命西僧作燒壇佛事三年九月帝師還京
修灑淨佛事於大明興聖隆福三宮致和元年三月
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又武宗紀敕
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經爲三宮祈福
繡帷金鴨爇沈檀一抹貂煙細
鏡奩新試麝香團
遺山集賦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宮中以張遇麝香
小團爲畫眉墨
傻臘剛逢射狗辰脫災迎福禮儀新消寒九九圖梅瓣
點到明朝是立春
元史祭祀志每歲十二月下旬擇日於西鎮國寺牆
下灑埽平地太府監供綵幣中尚監供細氈綫武
備寺供弓矢環刀東稈草爲人形一爲狗一翦雜色
綵段爲之腸胃選達官世家之貴重者交射之射至
糜爛以羊酒祭之祭畢帝后及太子嬪妃併射者各
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覡祝讀之讀畢遂以與之名曰
脫災國俗謂之射草狗　又每歲十二月十六日以
後選日用白黑羊毛爲綫帝后及太子自頂至手足
皆用羊毛綫纏繫之坐於寢殿蒙古巫覡念咒語奉
銀槽貯火置米糠於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煙薰帝之
身斷所繫毛綫納諸槽內又以紅帛長數寸帝手裂
碎之唾之者三併投火中卽解所服衣帽付巫覡謂

之脫舊災迎新福云　瀼京雜詠試數窗間九九圖
餘寒消盡煖回初梅花點徧無餘白看到明朝是杏
株注冬至後貼梅花一枝於窗間佳人曉妝日以臕
脂日圖一圈八十一圈旣足變作杏花卽煖回矣
金紅欄檻戶千重雉尾初開識聖容莫怪御袍光耀眼
大珠錯落間盤龍
故宮遺錄寢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前繞金紅闌
檻畫列花卉以處妃嬪清宮後引抱長廡遠連延
春宮其中皆以處妃嬪幸也外護金紅闌各植花卉異
石又後重繞長廡無前虛御道再護雕闌又以處嬪嬙
也　丹邱生豪宮詞注御服多以大珠盤龍形嵌以

奇珍曰鴉忽曰琍者出自西域有直數十萬定者
內園芍藥異香含銀杏金桃味亦甘卻恨龍沙春色少
詔求花果到江南

輟耕錄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　瀼
京雜詠注內園芍藥迷望亭亭直上數尺許花大如
半揚州芍藥稱第一終不及上京也　元史泰定帝
紀泰定四年三月遣使往江南求奇花異果
半臂初裁樣入時薰風吹瘦小腰肢昨宵新病楊妃齒
恰值南州進荔支

鐵崖集宮詞薰風殿閣日初長南貢新來荔子香西
邸阿環方病齒金籠分賜雪衣娘

猊鼎香煙百和凝金浮屠頂寶光騰羊酥乳餅休輕進
天子今朝正飯僧

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六月作金浮屠於上都藏佛
舍利　瀼京雜詠乳餅羊酥當啜茶　元史成宗紀
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國忌卽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
萬　又泰定帝紀泰定元年九月以昭獻元聖皇后
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

一瓣心香寶殿焚厭雷禁電咒紛紛外廷章奏慵披省
細繹金書貝葉文

元史泰定帝紀命僧作佛事於大內以厭雷三年修
佛事厭雷於崇天門　盧陵葉菶輩下曲竹扛金鑄百

皇后肅良合氏生日百官進饌皇后諭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卻之

秀色宮娥足療飢殿廷行樂少人知番僧運氣多神術秘戲新傳演揲兒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天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灤陽烽火羽書馳殿角頻聞叫餓鴟自是阽危先有兆枉緣佳讖祀龍絲

草木子至正戊申九月有一餓鴟鳴端明殿上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五年五月京師天雨氂長尺許或言於帝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胡樂纔終戰鼓催雁門關外有塵埃避兵倉猝梳宮髻爭逐龍輿北狩來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閏月帝御清甯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至夜半開健德門出奔　草木子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即命北狩

元宮詞

國逾年不爲所容思庇翁吉剌氏魯王所封之國以求生即應昌府也府有西江瑪庚申心知不可爲因泚數行下未幾以痢疾崩子愛猷識理達臘立五日我師奄至愛猷識理達臘僅以身免二后愛猷識理達臘妻子及三宮妃嬪扈從諸將軍將帥從官悉俘以還元氏遂滅至是始驗當初指望說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之讖云

遼金元宮詞三卷夢花亭駢文四卷陸長春簫士撰簫士一字藕香烏程人道光甲辰副榜嘗客禾中吳下所至知名晚年教授里門蟄居不出著有綠鸚仙館詩及此宮詞駢文身歿稿多散佚僅存此耳先生熟於遼金元史宮闈遺文雜事命詞爾雅與南宋雜事詩相近文出齊梁音節和諧色澤新穎亦與有正味齋芙蓉山館相近先生在日與　先大父同游其子子璜直刋與　先君尤爲莫逆桑梓聞人紀羣交誼搜尋遺稿急爲刋傳然詩文卓卓可傳膾炙人口在近人中猶爲不易得矣歲次柔兆執徐冬月吳興劉承幹跋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況二十二史乎宋元諸儒所撰史學提要歷代蒙求皆四字爲句以便兒童誦習然不過敘一朝之治亂大綱而已惟唐李瀚之蒙求詩就紀傳中摘取其事琢爲偶句并以便詞章之取資而五行志怪異者不與焉沈水吳信辰明府博覽羣籍兼長於詩關中自李天生孫豹人諸公而後明府乃繼起者也所著松花庵詩草卓然可傳暇日又取史傳逸事爲三字韻語凡習見者不與焉非特童子便習即施之酒邊花下以作談柄亦無不宜至其古樸之氣雖史游急就篇不能過也同人慫恿將以付梓屬余題其首然此特元豹之一斑耳他日巨製鴻篇裒然成集與孫李諸公並垂不朽余又將拭目挨之書巢胡德琳

吳信辰先生臨洮之詩人也先大父撰隨園詩話時各省之投詩者麕至麻集汗牛充棟至顏其齋曰詩世界每以甘肅一省闕如爲憾後得先生之詩一再稱之以爲足補生平之憾蓋欽遲之實甚也余生也晚其松花菴詩草末由展讀今讀三言韻史宏通博雅窺一斑原序一篇即余祖姑丈胡書巢觀察所撰文字因緣一展卷焉殊令人低徊神往

一三言古今間作如梧宮秋吳王愁及崔宜四民月令三章月令註蜻蛉鳴又水經註射的白等皆是而成集者絕無蓋長言詠歎固不徒以減字爲工也予暇日詠古偶拈及此以四五七言前人無體不精創此以博藝林一是編用事務取生新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帘使人恨其少不快人厭其多也故凡平平無奇及習見者悉置之

一唐宋小說每令覽者神怡是編取材皆本正史不敢經山海而誌齊諧也至咎徵冥契必有關儆戒者始收之其誨盜誨淫而千古猶稱佳話者皆所不錄

一蘇子美漢書下酒東坡强客說鬼皆千古韻事亦申生訴帝呂后戕腋之類也是書旁搜曲引雖山精水怪木魅花妖不妨奔赴腕下二蘇若在故應絕倒

一禪家云我不愛祖師禪只愛祖師不與我說破作詩文而必自註是嚼飯與人喫也書中稍隱僻者止撮其梗概或曰見某書之士自可游觀而得焉若載酒雲亭博古之君豈敢

一予性素懶尤苦作字一切文稿皆倩人書茲則斗酒百篇不過千二百字卽又手擊鉢亦不愁十吏腕脫也

一是編於奇異事往往鋪敘多而斷制少然加議論如頰上添毫

一予首撰此體恐少見多怪貽笑方家倘望海內名公和而傳之果其所見畧同何妨後來之居上耶

一是編脫稿後遠近索觀者多因付梓以代手抄其實僅畫家之粉本耳點鐵成金是所望於能手

邵伯絅也見泰本紀

松花庵韻史

白鴿血出列子

松花庵韻史

松花庵韻史

弗忌爲宗伯而躋僖於閔上後死其柩中烟自出天罰之也

宋文公用人殉

初聲伯姜涉洹水
或與巳埂魂食之
泣而為瓊瑰盈其
懷懼不敢占也後
三年言之而卒
左師向戌也

虎豹皮請和戎金石樂實大功
齊莊公
拘楹歌步遲遲八勇士殲一豮
聲伯
涉洹水食瓊瑰夢而泣珠盈懷
宋芮司徒女
赤毛女來堤下饋左師有錦馬
子產
老黃熊求胥祀洧淵龍何不祭
鄭子來朝
見鄭子問官日孔聖人二十七
陰不佞
寶珪沈浮河淵實則石乃獻之
邾莊公
怒瓶水為便旋爐炭災潔使然
渾良夫
昆吾虛瓜綿綿披髮鬼亦可憐
吳王夫差

杜註作二十八

佩玉蔡臣則無溺人笑一簞珠
曹伯陽
社宮夢振鐸哀姑少待白雁來
秦始皇以下史記
三神山海漫漫儕眞詩入歌絃
季札
魚腸隱湛盧飛挂樹劍有光輝
屈子
楚天秋半風雨山鬼外與誰語
趙主父
夢中人顏如者襲臺月照孟姚
漢薄后
美人笑帝子憐蒼龍種四百年
尹邢二夫人
慧婕妤望婬娥低頭泣損橫波
鈞弋夫人
手藏鈎棺藏履通靈臺青鳥至
神君

神君下風肅然霍將軍正少年
　田橫
薤上露何薄薄五百人欲盡難
　陸賈
使南越乘斑騅山覆錦陸郎歸
　霍去病
驃騎冢像祁連李將軍死誰憐
　司馬相如
酒壚旁人汎汎王吉難矧狗監
　又
慧女子解琴心陵雲賞大知音
　武帝以下漢書
既聞喜又獲嘉兩縣名合自誇
　湫淵
朝郍水湛不流閟靈怪善女湫
　石艮
盜入門持兵矢格殺之狗而已
　樂人實公
誼曾孫
　朱買臣莊助
盲老公作琴仙壽一百八十年
　臨江王榮
臨江王車軸折燕銜土人悲咽
　江都易王建
易王建淫且虐人畜交以爲樂
　王褒
宮中人誦洞簫碧雞祀路迢迢
　賈捐之
君房筆妙天下准過秦珠崖罷
　會稽二太守
會稽守朱與莊畫錦遊俱故鄉
　館陶公主
賣珠兒穿綠幘主人翁何避客
　蘇武
蘇武在匈奴娶胡婦生一子名通國
羝不乳雁能飛通國毋怨卿歸
　楊惲
田南山一頃豆痛奇才酷似舅
　陳萬年

郊祀志
五行志
藝文志

語半夜僵屍風教兒謂若煩公
楊王孫
因裸葬古今傳作石槨笑三年
張敞
章臺街好走馬畫眉山更風雅
梅福
九江春煙水暮棄微官遂仙去
陳遵
瓶居井愧鴟夷帳投井何忽爲
鄧通
黃頭郎吾爾憐銅山在且鑄錢
董賢
斷袖恩不可諼竟禪舜胡戲言
李夫人
坐而步是耶非帷中望夢中歸
王莽
王子喬皇叔祖白頭公笑迎汝

和帝以下後漢書

五行志
郡國志
生龍眼與荔支唐伯游諫罷之
靈帝
進賢冠著弄狗鴉六飛四驢走
人化禽
江中龍黃氏母簪銀釵猶在首
菊水
飲菊潭多壽考七十者猶爲天
粉水
巴子國古塗山出粉水膏紅顏

陰識傳
陰氏世祀管仲謂之相君佛字公超

弔烏山
鳳死處萬鳥啼雉雀弔倍酸斯
馬援
飛鳶跕憶少游大蛇靈寄壺頭
陰子方
竈神見祀黃羊徵管仲世亦昌
張楷
三里霧乃作賊五里霧行不得
楊喬

璞妒賓客或言太
客怒曰吾并日
而食以供賓客而
反以獲譏士大夫
不足養如此然性
不能改奉祿盡於
賓饗也

以此見今人雖巧
終不能過古人

樂志論杏難期如君言樂者誰
厲參

并日食供賓饗士大夫何足養
崔琰

水一盂薤一本抱孫人待予忖
孟薤

以
楚元王英

浮屠法最先學笑金龜與玉鶴
仲長統

擬楊郎宓貌美將乘龍不食死
楊震

侍中解經逓奪坐席五十重
甄宇

甄博士取瘦羊誰瘦名譽彰
王延壽

王文考夢不祥天祇許賦靈光
李充

說奇士甘於肉强啖我壞人腹
許楊

鴻卻陂惱蒼天何壞我灌龍淵
王喬

鳧鳥飛玉棺下緱山笙待鴻翥
賈長房

札葛陂魅涕流東海君又陽侯
又

社公馬妖貍騎赦汝罪趣還之
劉根

反縛鬼亡父祖拘太守聊戲汝
廩君

侍中翟方進事

東海君見葛陂君
因淫其夫人長房
劾繫之三年

乘土船射鹽神化白虎祠以人
瓜牛炙　焦先
殷玉墜化鴛鴦金帶枕嗟孤糠　盧焦先居卧雪中迴白如
刑邱儉諸葛誕人琴亡廣陵散　周宣
天人欵出郡鄧終焉志在魚山　曹子建
稻叔夜

酒一斛鹿三斤知君術聊試君
鄧喜以下晉書
人頭來食懸肉射中之聲繞屋
韓尸尸
異香偷頗風流韓尸尸螟蛉愁
犬孽
土中犬名地狼忽而吠類不祥
鶴穴老人
鶴穴翁驅青牛易而乘入涇流
玉馬
方丈雪獨消融嗟玉馬口齒空
石崇
斬美人勸飲酒墜樓哀空回首
羊祜
桑樹裏探金環墮淚碑在峴山
杜預
老虬精稱武庫瘦何如狗頸瓠
衛玠
趙達

羊車過殊從容江東兒看殺儂
張華
張壯武賦鷓鴣恨不鑒海鳧毛
王濟
解馬性好驅鳴駁牛割太不情
王澄
攀樹巢探鵲殼鐵馬鞭不相救
劉伶
幔者天席者地醉荷鍤殊多事
謝鯤
黃衣人呼幼輿斷鹿胛怪乃阮
畢卓
左酒杯右蟹螯佳吏部醉隣槽
陸機
黃耳犬寄家書華亭鶴恨何如
陸雲
世無孔誰鑄顏王輔嗣在人間
劉柳
周浚謂人曰陸士龍今之顏子也

柳嘲傅迪
導子悅疾篤導甚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曰僕蔣侯也來爲公兒請命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龍挂壁網梭亦限經數遂不見悅亦可以事神天明客事

我所讀惟老子卿務多書能工
王導
中書病勿復憂飽食去笑哉侯
陶侃
龍挂壁鶴沖天八州督豈偶然
又
八裏夢或有之非常志告誰知
王鎮惡姑女笑牛濟妖嗔犀照
溫嶠
靈鼉怪詩鵠豪日中數不可逃
郭璞
幽明事罪福眞先死者報生人
王坦之
修道德濟神明金石語度三生
又
廿五字畢君傳志怪書今誰見
謝安
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其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畢君傳傳宇去聲

東山志夢中迷十六里見白雞

王羲之

以野鶩換好鵝

顧和

遇貴人方擇婿王景畧堪甲乙

袁山松

行路難渌淵三絕唱繼羊桓

每出遊唱挽歌君不樂余愁伒

又

酒泉山卽崑崙祠王母玉堂存

張駿

駿聽馬發言立王母祠於酒泉南山

泚數見一人自稱姓龔名負舒伸久乃悟曰此謂子舍西北五中人也乃尋得骨收而葬之後鬼來謝

鄒湛

甄叔伸枯骨有春霄不憶峴山人

張翰

周小史曰方中鱸魚膾感秋風

夏統

激湛歌作水戲較丹珠尤奇異

劉驎之

淡侃之孫

石囷開暴水阻桃花源迷紅雨

陶淡

習辟穀結茅屋誰與伴一白鹿

陶淵明

二萬錢送酒家當九日但菊花

隗炤

遺妻子曰易臨終書版有詔使來姓龔負之至吾金以版索之版請使者簽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人掘之果然

顧愷之

視吾版儥吾金君善易胡沈吟

韋逞母宋氏

宣文君立講壇隔絳紗授周官

符堅載紀

風鶴唳阬魚羊壯陰鬼刺姚萇

宋殷貴妃以下宋書

帷中見宛如眞何所擬李夫人

南史

王仲德渡暴水像白狼作童子

徐羨之

開風亭起月觀湯惠休時遊玩

蕭思話

文帝使思話鼓琴因賜以銀鐘酒曰

相賞有松石閒意

松石間坐彈琴銀鐘酒賞清音

齊建安王以下齊書

建安王南豫州金色魚獻一頭

參南史

文惠太子

孔雀毛織成裴金翠光過雉頭

鬱林王妻何氏

楊婆兒好少年莫柱殺使儂憐

王戢

小褚公獻彤廷蟬雀扇風泠泠

庾杲之

庾郎貧風采逸食鮭菜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

魚復侯賜姓蝌父子恩感猿跳

南郡王子夏

金翅烏搏小龍龍兒夢果大凶

夏侯亶

夏侯妓簾作衣肉屏風笑汝肥

何點

謂楊氏也本傳作好年少

世祖七歲子亦爲蕭鸞所殺世祖小字龍兒

王儉問顒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味孰勝曰蕓初早韭秋末晚菘○何尊以倒薤書換顒題芽齋壁顒笑而不與

何居士娶少妻築別室乃孤栖

何尊

瑞室頌煩鍾嶸紅色鶴作鷗盟

周顒

葵與蓼韭兼菘菘倒薤書戲菜蟲

沈彬

賦枯魚擬窮鳥人蝦蟇已虱蚤

張融

白鷺扇玉纖纖賦大海豈無鹽

徐秋夫

徐秋夫眞醫聖鍼劒人愈鬼病

虞悰

黃頷臛笑豫章醒酒鮓獻秘方

梁武帝紀以下梁書參南史

浮鵝女年三百渡海來獻紅席

梁元帝

帝子兮降北渚目眇眇何愁予

又

附融傳

浮鵝山名○山有紅鳥居草下以蓆爲席故云紅席詢爲狀則鸞也

化蟒見南史蟒作龍與元帝書

淮水壞堰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

天門山獲野人三日死不可馴

郗皇后

銀鹿盧姬龍露井殿兩情鍾

巴陵王斷汝舌奏赤章將誰訐

衡山王恭

仰屋梁苦著書厝與月笑人愚

沈約

羊元保

羊元保棋第三賭宣城殊不慚

陶宏景

三層樓松風至感幽冥作夢記

蕭綜

聽鐘鳴悲落葉東昏兒眞淒絕

何遜

均不均遜不遜朱异異臺城困

任昉

彥昇死有西華何不憶綠沈瓜

康絢

頭魚身或龍形馬首豕類詭狀不可勝名

後主有黃鸝留金釵兩鬢垂等曲今止傳玉樹後庭花耳

壽陽堰忽奔壞人頭魚雜百怪

何遠

煮隻鵝信君廉一語妄謝一縑

沈麟士 以下陳書

織簾翁居成市賦黑螬八十矣

後主叔寶

歌玉樹與金釵黃鸝留音益哀

虞寄

瑞雨色如寶珠觀卵頌虞不思

馬樞

雙白燕何翩翩巢庭樹三十年

王固

昆明罷娛南賓施佛兕無一鱗

徐陵

五色雲化爲鳳石麒麟天上送

張譏

玉塵尾易松枝賴周四助君師

孫瑒

講師周宏正宏正弟宏讓輒代答之譏曰四兄欲急難乎曰我自助君師耳

講座每細其

紫者陳留公李業興融者韋武王融皆以所首過多故也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職我則甚
北史段承根傳

舫中池植芰荷誠資佐醉江波
魏孝文以下北魏書

鴛鴦孤悲不勝感仁主罷名鷹
武靈胡太后

賜布絹任負取裳傷腰融折股
李預

餐玉肩七十枚躭酒色終衰頹
段暉

泰山兒作同志贈木馬騰空逝
段承根傳

夏侯夫人至中國鑄琉璃成五色
北齊神武以下北齊書參南史

拓跋魏分東西黑黃蟻周與齊
又

臂白鷹逐赤兔識大家乃盲嫗
瑯琊王儉

白蛇出龍子敗和上開殺殊快
崔瞻

緇衣人所救雉也
此中國有琉璃之始

鬼擊怖者其兄止之
北史段承根傳

虎石虎豹西門豹
鞭虎

大眼妻潘氏
傳中一人

今世傳高王觀音經
默而誦觀音經剌刀折乃免刑

高洋問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元魏子孫皆死韶亦絕食而卒○韶有衣鉢相傳西域鬼作北魏攻劉宋嬰兒投空中承之以製高洋之誅元氏亦然

攜七客眞名士請子我當異是

男嬪御赤拓跋求瓦全愧玉鉢

元韶

又

漳魚腹人爪甲嬰兒槊用君法

徐之才

識蛤精辨人瘤不可醫在中毒

魏收

鷲蛱蝶鬬獼猴入梁館吳婢愁

祖珽

祖僕射慣作賊金叵羅髻中得

權會

二鬼逢牽驢去誦易經乃得路

李廣

身中人辭君去苦精神因何故

周文帝以下北周書參北史

沙苑柳旌武功嗟黑獺眞英雄

楊忠

八柱國龍門獵挾猛虎拔其舌

賀拔勝

見南烏思報梁雙鳧中拜周王

韋夏

河東酒日一斗逍遥公快樂否

獨孤信

獨孤郎帽微側欲效顰那可得

申徽

楊四知晝寢處清水亭題詩去

陸通

孝魚泉日供膳嗟姜詩今再見

王褒庾信

燕歌行調悽切哀江南聲斷絕

鄭偉

吃逐鹿問牧兒兒亦吃悞殺之

劉璠

病居家作雪賦謝惠連難獨步

龜孃以下隋書

夫人幸後帝作神傷賦

魅宮人乃神守祈以刀落牀走
魚怪
翁白魚變剖其腹得秔飯
莫氏兒
疫鬼眼在頂作絳帽母何憂
僧化蛇
州僧化爲蛇尾繞樹餘裳裳
宣華夫人
金蛇馳獻夫人同心結反傷神

萬歲征南鬼見諸葛亮紀功碑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勝我者過此碑萬歲後孔明知
盧思道
鳴蟬篇弧鳴賦入米郎堪獨步
薛道衡
南客謂蚓投魚名下士本無虛
又
花前思發何早隨意緣堂庭草
樊子蓋

樊性嗜殺

杜作白鸚鵡賦

劉北齊刺史孟載州刺史

積翠亭賜金杯斷頭鬼有時來
辛公義
獲黃銀輸內帑金石音空中響
辛彥之
有功德仕天堂修玉斧聲鏘鏘
劉臻
訪儀同悅還家咄吾子亦來耶
杜正元
白鸚鵡下筆成眞秀才繼禰衡
唐高祖本紀以下唐書
劉殺鬼名已奇孟敬鬼解人頤
武后
卅太后號先天猶龍母應曠然
荔支香
李三郎新曲奏荔支香梅花瘦
甘蕉
人面鳥自名甘怒而飛綠毵毵
鷹化鵡

光宅元年追尊老子母爲先天太后 歡樂志○荔支香曲名梅花瘦謂梅妃也

鷹化鶉賜武衛創血枯仍精銳
雷墮地若豬形咋赤蛇雨冥冥
宣州雷
蛇數萬聚窠祠溺而死待三龜
辟元敬
元宗王皇后
崔湜
端門路野風秋嗟薑桂性愈烈
闊立木
畫翼鳥波上游丹青相亦風流
殷崇龜
珠與翠不堪分荔支圖寫贈君
辟元敬
小記室難親疎三鳳圖寫鳳愛鵷雛
崔湜
鷗賦以諷而終不
崔附炎日或作海
時謂右相馳驅丹
青
王證作翠羽帳賦
洋僧妻鄭氏以履
抵元嬰之面
翠羽帳擬長門紫半臂惜心魂
勝王元嬰
履抵面廊穿錢蛺蝶圖何翩翩
松花庵韻史
玉
琵聲多琶聲少臥吹笛更了了
漢中王瑀
黃臺瓜子離離喪輒動待挽詞
建甯王倓
啾人賊翁潭弄笑醉客以糟豚
朱泰
雲母粉強服食尉遲杯乃本色
尉遲敬德
泰叔寶
瑀知音律
挽詞李泌作
尉遲杯大杯也宋
詞名
松花庵韻史
卷
時謂右相馳驅丹
青
暫官南海親友有
求者但寫梧支圖
與之
崔附炎日或作海
鷗賦以諷而終不
挽
張昌宗
簫聲起鸛徘徊勿仙去五王來
張嘉貞
美男子拜婁豬請上簾意何如
韋皐
豎道難今何易兩英雄分美刺
呉湊
種榆處易以槐蔭行人綠滿街
徐浩
武后引見嘉貞以
簾自隔嘉貞奏天
威咫尺若隔雲霧
恐君臣之道未盡
后曰誥詔上簾
陸暢作蜀道易以
美韋皐

舊例駙馬皆爲公主斬衰三年

八體書若怒猊五色鴝賦尤奇　王績

蘇柳書洵無價笑銀杯乃羽化　柳公權

喪禁嬴服三年杖而期今始然　杜悰

鵞之山柳之水桂團團神在此　柳子厚

屢報罷仍上書盲宰相愧鱷魚　韓文公

完

續醉鄉記以次酒德頌

白牛溪教授笥三珠樹在兒孫　昭宗

本林邑也

飲血者壽五百歲牛壽亦如之森音廩古大泰也

紀干雀凍安之斷人腸三柳枝　吐蕃

青麶者麥之屬稞從禾無皮穀　詞陵

白鸚鵡獻唐帝十紅毛首達翅　天竺

稍割牛血甚美或不割輒困死　拂菻

綠毛鳥狀如鷺食有毒輒鳴呵　環王

白鸚鵡兼五色數訴寒詔還國　晉王李克用代史以下五

百年歌奏三垂置酒處感奇兒　唐莊宗

翡翠盤賜亞子討賊梁快三矢　漢隱帝

宕鶻鴿因食蝗郭雀兒已高翔　莊宗后劉氏

劉山人謁皇后奮黃鬚遭槩掊
餅家女花見羞一盂飯愴難留　明宗王淑妃
萬勝鎮强徘徊君臣淚灑愁虛　元行欽
太白神乃崔浩讐者談何所考　劉延剛
詩道士居廬山賈島佛挂壁間　孫晟
齊雲樓望京師菩薩蠻愴三詞　韓熙載
咄錦衾何爛兮涉陀種安得奚　康福
擁厚貲稱地仙勝庸奴但守錢　韓建
三不開佛佞汝生無言死能語　張鎬
王建高從誨

沙陀自稱貴種福武人候以夸爲奚而恕奚謂奚契丹也

春燕子謂婢春燕
夫戰敗而逃因封所乘黃騮爲自在將軍

長春宮名

突欲

戚王八侈四靈高賴子謝五經　明宗王淑妃
衣錦山衣錦城錦將軍樹亦榮　閻王鏻
九龍帳貝錦裹郎春燕子滄雕梁　劉晏
厖黃騮爾幾殆此將軍宜自在　韓熙載
五柳公不可干試一使泰弱蘭　孫晟
遠聖宗以遼史下遼聖宗賜牡丹編近臣　興宗
玉盆灣金鱗躍萬魚燈雙溪照　義宗
名花發幸長春賜牡丹編近臣　興宗
黃花山風蕭蕭日射熊三十六　義宗
醫母閭望海堂誰藏書東丹王　王建高從誨
又

營衛志卽行在也

從五代史契丹傳收入

獵雪騎千鹿圖小泰伯畫尤殊

宣懿后賦十香呑月暴掩淸光

春捺鉢

海東靑決雲際刺鷲錐早握伺

夏捺鉢

吐兒山近子河金蓮色映綠波

湯城淀

湯城淀野花香旱金開又靑蘘

陳昭衰

嫫壯士捉虎耳騎上山乃殺死

三鼎

王虛中臥榻飛天上去俄復歸

宋徽宗以下宋史

稱金仙諸佛是餘菩薩改大士

雞禍

雞頭人高丈餘當白晝見郊墟

雄州鼉蛇

文學傳。○鼎嘗恕於人俄有暴風雖擺卧榻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劒正主可徐置邪無須臾風之遂止

紹熙元年崛山縣石工採石而山壓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發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

楊洪裕子廷璋傳

龜如錢蛇如筋妖與祥銀奩匜

武甯縣龍鬬

崛山石工

山壓人出而喜俄微噤化石矣

周漢國公主

貂裘復塘村墜大珠如車輪

九頭鳥大如箕集砧石鳳樓悲

楊洪裕

貂裘陂二石雁北獄遺忽不見

辛仲甫

多種樹夏可休補闕柳徧彭州

王延澤

鬬小園樂琴酒牡丹詩至千首

王欽若

黃鶴樓光煒煒生攫相冠五鬼

陳堯佐

鱷食兒網得之繼韓公亦一奇

楊礪

孺文繁無法制語
注怪見者嘅之
白牡丹人名一
見與卿者
嘉定卿先世好道
初冠卿弟世卿監
延豐倉掘地得古
云昭王大丞相聶
甄有濕書可辨者
又云公先世倉霞
棲安高尚不仕又
云水龍夜號夕雞
二駭飛其年九月十
日李壽五十有
五冠卿始見而惡
之後校所卒歲月
及其享年無少異
者

每一題數十詩迂狀元人笑之
題白牡丹人名一　孫河
風流事屢遭彈醉人心白牡丹　聶冠卿
水龍號夕雞飛古甄書同所歸　燕肅
又云公先世倉霞　王大丞相聶
棲安高尚不仕又　甄有濕書可辨者
云水龍夜號夕雞　延豐倉掘地得古
二駭飛其年九月十　初冠卿弟世卿監
日李壽五十有　嘉定卿先世好道
五冠卿始見而惡
之後校所卒歲月
及其享年無少異
者

緋衣鬼行火災禁訛言不復來　陳希亮
蓮花滿海潮圖枯竹木畫尤殊　王居安
風流事屢遭彈醉人心白牡丹　孫河
水龍號夕雞飛古甄書同所歸　燕肅
逐白鷗不肯去刻杖頭直名著　聶冠卿
王招正　江公望
胡桃文鶺鴒色皆炭何有費民力　王招正
八夕詩古來少傳故實續乞巧　江公望
二冉至意閒閒笑余玠　王居安
包恢　余玠
殺活佛禁邪巫沈妖妓化爲狐　包恢
考亭師氣超越如冰壺映秋月　李延平
聶崇義　聶崇義
我三耳君二心善戲謔傳儒林　李延平
梅堯臣　梅堯臣
山溪間雙鯉戲龍且鬬雷雨至　陶翰

二心嘲郭忠恕

小峨眉小斜川蘇小坡繼清仙　蘇過
逐白鷗不肯去刻杖頭直名著　江公望
王招正　王招正
胡桃文鶺鴒色皆炭何有費民力　胡桃文鶺鴒色皆炭何有費民力
八夕詩古來少傳故實續乞巧　八夕詩古來少傳故實續乞巧
二冉至意閒閒笑余玠　余玠
包恢　二冉至意閒閒笑余玠
殺活佛禁邪巫沈妖妓化爲狐　包恢
李延平　殺活佛禁邪巫沈妖妓化爲狐
考亭師氣超越如冰壺映秋月　考亭師氣超越如冰壺映秋月
聶崇義　李延平
我三耳君二心善戲謔傳儒林　我三耳君二心善戲謔傳儒林
梅堯臣　聶崇義
山溪間雙鯉戲龍且鬬雷雨至　梅堯臣
小峨眉小斜川蘇小坡繼清仙　山溪間雙鯉戲龍且鬬雷雨至
逐白鷗不肯去刻杖頭直名著　小峨眉小斜川蘇小坡繼清仙

松花庵韻史　卷三

狄遵度父斐傳

王荊公贈詩云風流謝安石瀟灑陶遵度明〇遵徙池州喜曰使我自擇不過陶李大臨傳中事

石曼卿

呂洞賓

契丹擄生二男爲完顏之祖

宛陵詩纖弓衣窮乃工是耶非

彈頭花壁上吐芙蓉城倩卿主

劉潛

相對飲石與劉二仙人在酒樓

錢維演

風流守錢王孫賞雪妓送龍門

陳摶

蓮峯下臥千春好酒友呂逸人

種放

山中相頗風流雲溪醉乃自侯

辛棄疾

簽離人青兒相墓頭聲夜悽愴

南漢劉鋹

司銓選內太師用大臣先閹之

金始祖以下

聘老女用貳牛貞不字六十秋

世宗

雪曙亦未盡行

劉妃

五行志曰初水面有冰一兒兒爲一兒承以日見金龍長久而不沒乃有六蟾蜍凡三時前後郡人競往觀之○熙州卽今狄道之地

梁琉傳

所戴皆無耀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紅袍金帶乘白馬紅袍金帶少年官狀馬前如乘白馬六蟾蜍隨水下有聲仰視見風雲杳杳中車馬臨空北行者來幾海陵自促南伐有語而南伐不成促還汴京正隆六年六月聞宮中車馬聲漸遠正隆亦未盡行

墮驢人過翠華憫汝醉送還家

又

莫妄射兎懷孕仁及物小毒舜

又

殺馬禁庖肆騶憫勞犧鹿代牛

海陵

貶衾褥待劉妃嗟大定一戎衣

熙州水異

紅袍郎乘白馬六蟾蜍隨水下

神兵

神兵過海陵南促汝死漫眈眈

貞獻郡王廟

蒼頡剏祀賢臣罷葉魯祠谷神

內族合周

台參政好作詩括粟榜變雀兒

王若虛

崔立碑不可作黃幙峯死足樂

李汾

俚語以爲戲笑常
自草括衆榜文云
淮無翅兒不飛蛇
無頭兒不行以而
作兒操吏知之不
敢易也京師日之
日雀兒參政

至正王年事其朱
書云有旱御言無
旱無災御道有災
木盾殲厥渠魁且
擊庭前小吏

老君髭菩薩綫
綫彰德雨暫未
祭祀志

前簷帽簷比甲衣
名巴面衣兩面式的
斤傳

李長源作書寫睨蔡公誦右與
元好問
中州集野史亭不仕元炳日星
元太宗以下元史
罰妒婦乘騅牛河東獅爾應愁
永興縣雷
永興雷擊糧房朱書背行琴堂
石笑
南山石笑而開大都火佛身來
雨毛
漢關公威儀肅監佛壇三百六
監壇神
益前簷製比甲千古人以爲法
世祖宏吉剌皇后
神光降繞樹杖樹瘦裂生五兒
和林山
岳柱

手金釧中金釧詰之曰
即翦髮爲也何大驚
夏人常八斤以造
弓見知於帝每自
匠者須哉耶矜曰
可不用治天下詢
耶律楚材曰治弓
耶帝聞之甚喜

金釧在酒堪沾何恨畫翦髮圖
燕鐵木兒
鴛鴦會見雕人貴異物乃家珍
小雲石海涯
梁山濼遇漁翁蘆花被卧西風
耶律楚材
治弓匠氣不平匠天下在儒生
李洞
山東李稱才子高清邱云如是
石明三
報母仇殺五虎死如生牢執斧
察罕
韓擲鴟有蛇墜匪惡禽喜神至
常熙二龍以下明史
黑白龍作紅雨二十舟空中舉
海鹽縣海馬
萬海馬岸上遊一巨者高如樓
借屍復生

死已三年袁馬頭
人名
隆慶年事

見郭婼傳皆殉葬
妃家賜錫衣世襲
者然則英宗遺詔
罷殉葬眞聖主矣

司牡丹身化土袁馬頭屍借汝
龍目井化醇醪汲者醉笑酬糟

雞雞怪啼啾人其形猴其頭
雞怪　水酒

朝天女戶
鼎湖哀銀海鋼痛朝天有女戶
甯獻王權
一囊雲買廬山臞仙子勝劉安

王艮
王敬止鴟已吞胡光大方視豚
黃觀妻翁氏
清淮月照貞魂血影石今尚存
周新
廉吏死乃爲神嗟嶺外有斯人
張昺
伐大樹叱妖神空巢裏出婦人
劉吉

時柳絮糊三閣老
泥鰲六尚書

來官新建教諭時
甯王以諸生充樂
舞來請易以道士
諸王府設樂舞生
始此
東陽家居頗以潤
筆自給一日夫人
方進紙筆東陽有
倦色夫人笑曰今
日設客可無魚菜
耶偉作西苑賦云洛
水熏籠三獻瑞陽
九數陰九數九九
八十一數數數還
歸三教道中擊
壤元始天尊一誠
有感丹山彩鳳翩
翩來儀帝一笑萬
靈俯伏稽首稱臣
有化鄉作龍等語
葉宗人錢塘知縣
時呼爲錢塘一葉
清○周新御宗人
出潛入其家見廚
中惟銀魚腊一裹

三紙糊六泥塑劉棉花彈不去
威甯海雪漫漫賞小校賜雙鬟
小道童充樂舞思榛苓慰庠序
公毋倦力疾書方設客可無魚
丹山鳳洛水龜雛腐死貓又龍獅
茗溪隱共優游歸而倦上神樓
蛇訴狀得死人銀魚腊感周新
高巍巍除怪碑石骷髏爾何爲
梅花屋畫梅翁梅道人韻界同
王晃
張簡

新覃息持少許去　潮州西湖山上有大石爲怪源鑿得石骷髏怪遂息乃象爲碑大書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梅道人指吳仲圭

賦醉樵冠高楊黃金餅爛生光

袁凱

黑牛入畫圖亦風流

袁白雁騎

李空同

渡彭蠡鞭水神壽甯侯爾何嗔

康海

鷹滂釋稍阮閒琵琶聲滿康山

王九思

中山狼堪髮指繹交情非康李

唐寅

桃花塢醉春風詩雖率畫猶工

花雲妾

蘆花洲風嫋嫋送孤兒有雷老

王履

華山松畫家無煙雲繞四十圖

韓貞女

從征女其姓韓千載後又木蘭

招遠孝女

父山螳腹其屍猶全

亟巨蚌有雷公求汝父在腹中

秦良玉

石柱女請長纓左良玉不如卿

三言之詩古今傳者絶少洮水吳信辰明府以博雅之奇才創新奇之著作編成詩史誘掖童蒙誠爲罕見潤州包曉村明經藏有原稿郵囑付梓以廣流傳受而讀之覺琢句鍊字了無痕迹雖屬詩人之游戲實含闢者之見聞發爲重加校對亟付手民固不獨成童舞勺之流所宜取而吟哦也時在光緒四年冬十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紹興題襲圖

光緒乙未冬

賴鶴年題

宋本紹運圖一卷昔年從使
日本時所獲中國逸書也晁
子止馬貴與諸先生均未之
見余幸天假之緣遨遊海外
得見此驚人秘笈豈非生平
快事時同志傅懋元郎中游
歷至日本出是編相攷證亦
驚爲未見書欣爲之跋書目
跋語早緒人游歷日本圖經
中國逸藝文志東國所獲逸
採入及余所製序跋郎中多
逸藝文志書百餘卷書
進呈
御覽仰蒙
天語重褒著書詳細業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元釋覺岸
撰釋氏稽古略唐代紀年於
昭宣帝後別有少帝濮王紃
一代謂朱全忠所立史全無
壽旋復被鴆求之正史全無
事實不知其何所依據而此
編亦列有濮宗年號天壽等
語與覺岸所引正同足徵所
引有據嗟乎史家疑案幾無
從攷證矣乃獨此編載之其
足補史事之缺已略見一斑
登之棃棗以廣其傳誠榷史
者所宜留意也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孟冬貴陽陳矩撰并識

歷代帝王紹運圖歷代編年雖見于經史而各著在一書不見其所傳首尾之詳間有撰集而爲圖之者曰五運統紀洎通歷之類亦疏略而不可考甚者又載盤古天皇之說徒以怪誕駭俗於經固無所驗惟孔子有曰處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楊雄亦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諒處犧之前洪荒寂寞不足以爲法故先王有所不取苟先王之所不取經史之所不載而獨存之於編年之圖

亦無所用吾友諸葛深字通甫討論之暇綜集歷代帝王年紀斷自三皇而下至于大宋編之爲圖名曰紹運覽古廢興傳授之跡灼然可見圖成出示於余美其用心之篤且能革捄咎人繁略不當之弊使覽者易見寔有補於時者也熙寧九年仲冬月會稽鄉貢進士虞云序

三皇

名氏所出	德	都	興作	在位壽終
太昊 虙犧氏 風姓	大昊之始有甲曆	水 墟今陳以龍紀官百郡是也始畫八卦五		百十五年

○女媧氏○共工氏○大庭氏○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昊英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混沌氏○中央氏

已上十五代合方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經史不載莫知其詳

炎帝 神農氏 姜姓	魯	爲耒耜始教天下播百種五穀	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八代五百二十年末年諸侯相伐黃帝征之天下咸歸焉	與炎帝戰于阪泉與蚩尤戰于涿鹿用兵凡五十有一戰	百四十
黃帝 有熊氏 公孫名軒轅	土				

少昊 金天氏黃帝之子名金曲阜 用度量有鳳鳳之瑞立四百以鳥紀官
摯字青陽 高陽氏黃帝孫昌意水帝王 今生八才子謂之八凱平九黎之今濮陽是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
顓頊之子姬姓 帝嚳高辛氏黃帝曾孫木亳今南師是也 元平共工之亂帝嚳于帝摯立而七十不善在位九年禪于唐侯不承五運
帝堯 嚳之子姓伊祁名放勳 陶唐氏帝平陽 茅茨土階 麥莢生庭九十八百十八舉舜攝政
帝舜 有虞氏顓頊五代孫姓姚名重華時都蒲阪為都君 南巡狩三十有三載陟方乃死 彈五絃琴舉攝三十有三載 南巡狩崩於蒼梧 正二十二年 百五

三王

白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若高陽辛皆所興之地

夏禹 姓姒名文命 都冀今舜舉治水不貴尺璧而重寸陰十三年成功舜崩天下十五會稽而崩 南巡百
黃帝玄孫顓金河南陽翟是也 年歸之
項孫鯀之子
王啟禹之子母塗山女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九
太康啟之子好畋獵十旬不反五子作歌二十九
仲康太康之弟時羲和湎淫
王相仲康之子徙都商丘為羿所殺羿自號有窮書則又為其臣寒浞殺之三人合
中興
少康相之子滅寒浞復禹之跡
王宁少康之子
王槐宁之子
王芒槐之子
王泄芒之子
不降泄之子
王扃不降弟
王廑扃之子
王孔甲不降子 好事鬼神復為淫亂夏氏德衰諸侯皆叛
王皐孔甲子
王發皐之子
履癸發之子號曰桀淫湎暴虐以諫者為妖言輒殺之成湯逐于南巢夏氏遂滅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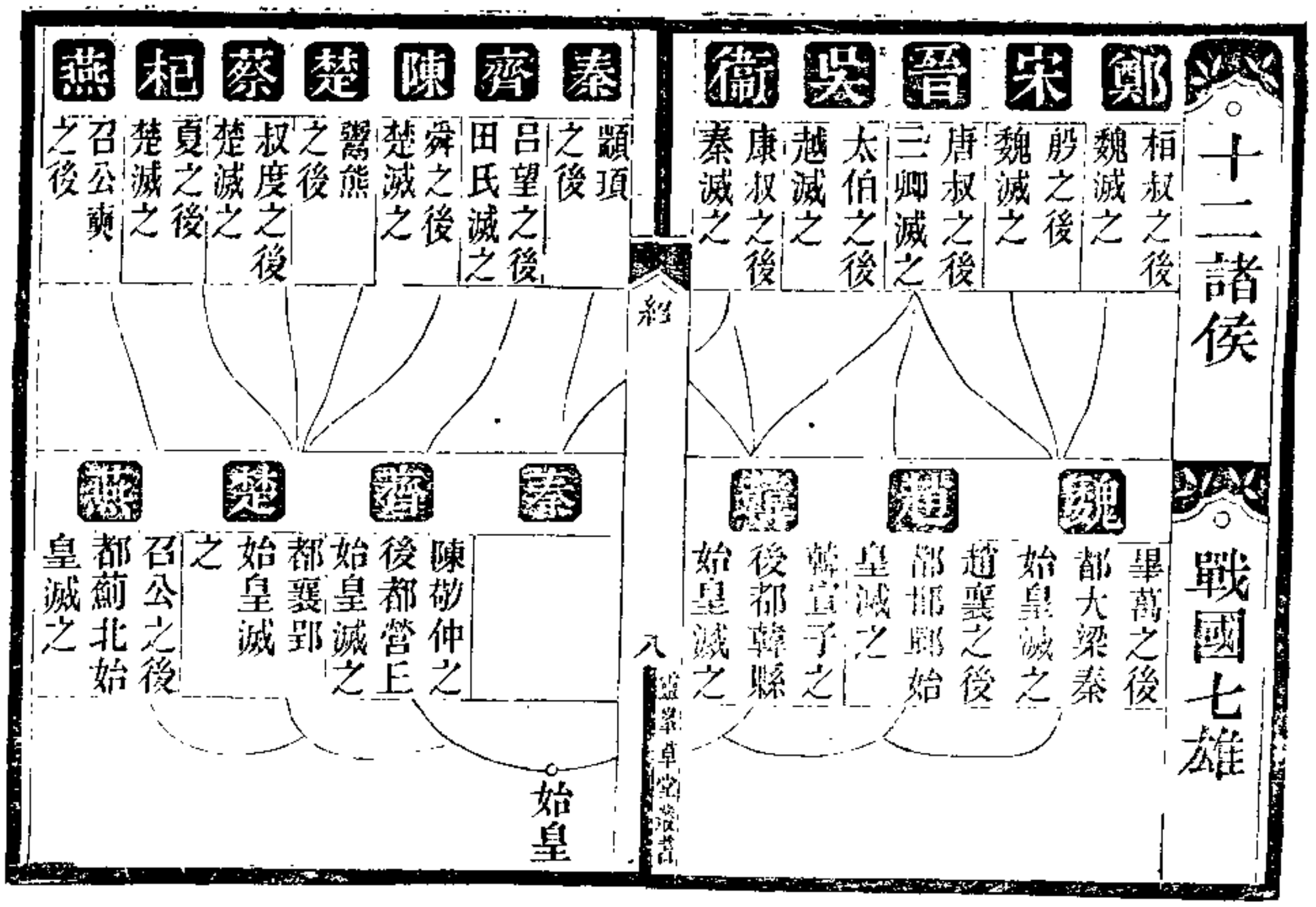
右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而天下歸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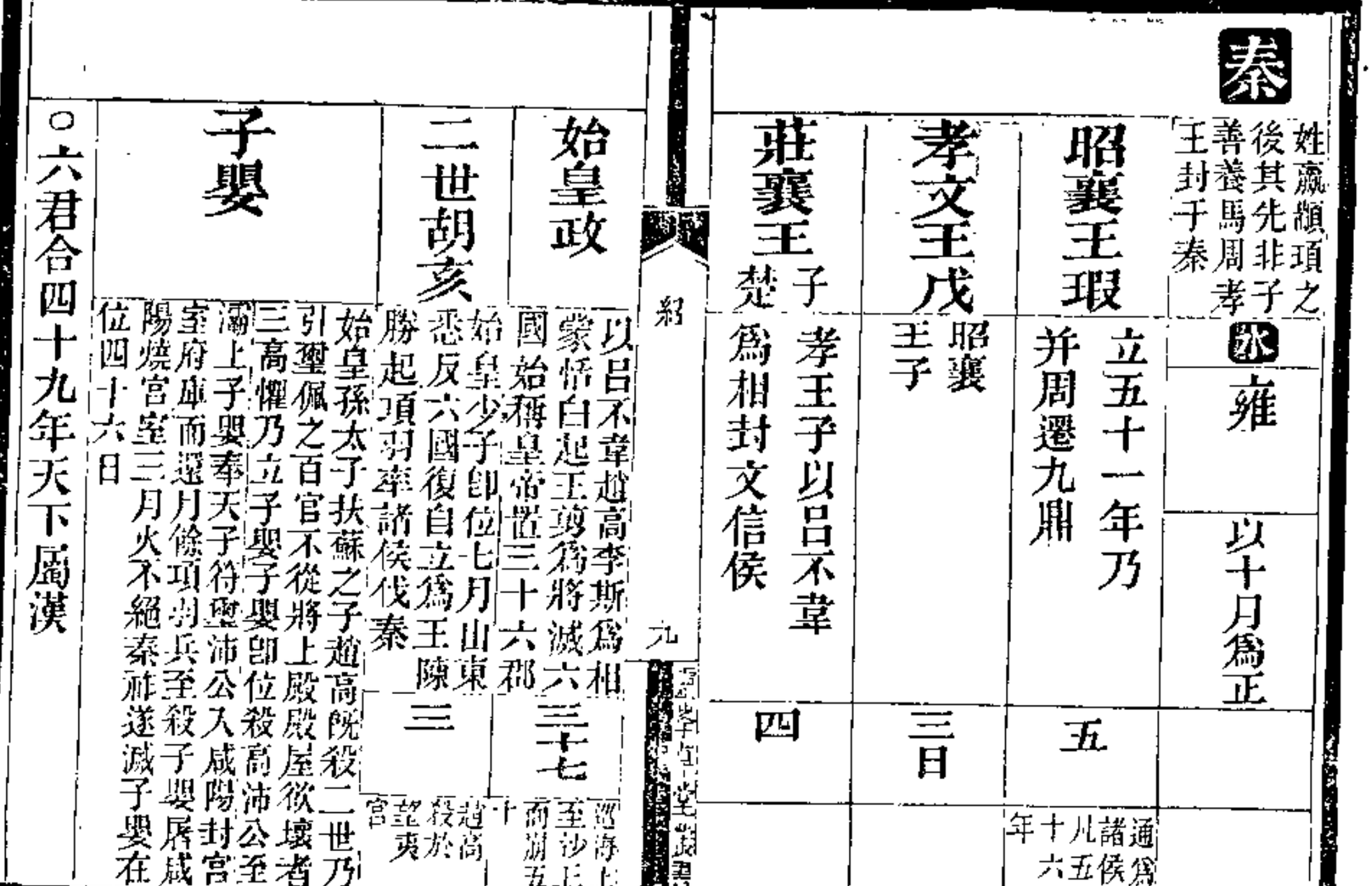
姓子名履字天乙帝嚳之後契水亳 十二代孫 夏桀不道與其臣伊尹伐之東征西十三百 怨南征北怨 外丙湯次子太丁早卒故立之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立而不令伊尹放于桐宮悔過而復 沃丁太甲子 太庚沃丁子 小甲太庚子 雍己小甲子殷道衰諸侯叛 太戊雍己弟以伊陟爲相桑穀共生于朝大戊懼而脩德殷道復興 仲丁大戊子自亳遷于囂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遷都于相 祖乙亶甲子遷都于耿 祖辛祖乙子 沃甲祖辛子

祖丁沃甲子 南庚祖丁弟 陽甲祖丁子自仲丁以來廢適立弟弟子或爭位相伐代亂諸侯莫朝 盤庚陽甲弟改商曰殷復歸于亳尊成湯之德殷道復興至此五遷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武丁小乙弟得傅說爲相興殷道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 祖甲祖庚弟在位淫亂 廩辛祖甲子 庚丁廩辛弟徙河北 武乙庚丁子遷都朝歌 太丁武乙子 帝乙太丁子殷道益衰 紂辛帝乙子一名受帝乙長子微子以母賤不嗣位紂以正后所出故立而無道 武王伐之

自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九年而天下歸周

| 姬姓名日帝號 | | |


○十二諸侯
鄭
桓叔之後
魏滅之
宋
胙之後
魏滅之
晉
唐叔之後
三卿滅之
吳
太伯之後
越滅之
衛
康叔之後
秦滅之
○戰國七雄
魏
畢萬之後
都大梁秦
始皇滅之
趙
襄之後
都邯鄲始
皇滅之
韓
宣子之
後都韓縣
始皇滅之
秦
顓頊
之後
齊
呂望之
後
田氏滅之
陳
舜之後
楚滅之
楚
鬻熊
之後
蔡
叔度之後
楚滅之
杞
夏之後
楚滅之
燕
召公奭
之後
秦
陳勝仲之
後都營上
始皇滅之
齊
都薊北始
皇滅之
楚
召公之後
始皇滅
之
燕
始皇
紹
八
溫掌卓堂校書


秦
姓嬴顓頊之後其先非子善養馬周孝王封于秦
昭襄王稷
立五十一年乃并周遷九鼎
孝文王戍
昭襄王子
莊襄王子楚
孝王子以呂不韋爲相封文信侯
始皇政
以呂不韋趙高李斯爲相蒙恬白起王翦爲將滅六國始稱皇帝凡三十六郡
二世胡亥
始皇少子即位七月山東悉反六國復自立爲王陳勝起項羽率諸侯伐秦
始皇孫太子扶蘇之子趙高既殺二世乃引璽佩之百官不從將上殿殿屋欲壞者三高懼乃立子嬰子嬰即位殺高沛公至灞上子嬰奉天子符璽沛公入咸陽封宮室府庫而還月餘項羽兵至殺子嬰屠咸陽燒宮室三月火不絕秦祚遂滅子嬰在位四十六日
子嬰
○六君合四十九年天下屬漢
雍
以十月爲正
四
三日
五
通諸侯凡十六年
紹
九
溫掌卓堂校書

前漢

高祖劉邦 字季沛縣 火 長安 漢初用秦正 十二至三

豐人也 始用夏正

| | | |

世祖光武皇帝	長沙定王	洛陽	建武二十三	中元二	三十二	六十二
文叔字發六代孫						
顯宗明帝莊	光武第四子	○永平十八	十八	四十八		
肅宗章帝炟	明帝子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十三	三十三
和帝肇	章帝第四子	○永元十六	○元興一	十七	二十七	
殤帝隆	和帝少子	○延平一	一	二		
恭安帝祐	章帝孫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十九	三十二
		○建光一	○延光四			
北鄉侯懿	濟北王壽子					
順帝保	安帝子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十九	三十
		○漢安二	○建康一			
沖帝炳	順帝子	○永嘉一	一	二		
質帝纘	章帝玄孫	○本初一	一	九	梁冀弒之	
桓帝志	章帝曾孫	○建和二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三十一	三十六
		○永康一				
靈帝宏	章帝玄孫	○建寧四	○熹平六	子獻立	青龍二年	
		○光和六	○中平六	卓廢之	二十二	三十四
獻帝協	靈帝中子	○初平四	○興平四			
		○建安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九

○右十三主一百九十二年

末年操死子丕代立改元延康遂禪于魏時年四十魏封帝爲山陽公天下三分

○三國

魏

太祖武帝	曹操字孟德	譙	鄴			
沛國譙人漢相參之後						
文帝丕	字子桓太祖子建安末受漢禪卽位	○黃初七	七			
明帝叡	文帝子性奢侈	字仲元	○太和六	○青龍四	十四	十三
齊王芳	字蘭卿明帝養子	○正始九	○嘉平五	七	十三	三十六
高貴鄉公髦	字士彥文帝孫	○正元二	○甘露五	七	七	三十
陳留王奐	武帝孫燕王宇之子公卿迎而立之	○景元五	○咸熙二	七	七	三十

○五主合四十八年

蜀

先主劉備	字玄德漢中山靖王勝之後謚昭烈皇帝	成都	○章武	卽魏黃初二年	三	六十三
後主禪	字公嗣先主子事无大小皆決於諸葛亮		○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四十一	四十六
			○景曜六			

○右二主四十四年

亮死魏伐蜀遣降禪洛陽封安樂公

武陵伍 册一〇二版

吳

孫權 字仲謀堅之子初都武。黃武七。黃龍三 策之弟權文帝昌後徙。嘉禾六。赤烏十三 封爲吳王 建康 太元二 三十一 七十一

孫亮 字子明 權少子 ○神鳳二。五鳳二 七 六 丞相孫綝黜爲會稽王

孫休 字子烈權第六子 ○太平三 ○永安六 六 三十

孫皓 字元宗權孫和之子 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凰三。天冊二。天璽一。天紀五 十七 初號明主末年驕逸晉收之爲歸命侯

四主六十二年

西晉

高祖 宣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其先出於高陽氏之帝後 金 洛陽 武帝 追謚 四 電緑山房堂叢書

世師 字子元宣

景帝 宗帝長子

文帝 太昭字子上景祖帝母弟

武帝 世炎字安世文。泰始十。咸寧五 祖帝長子受禪位。太康十。太熙一 武帝 追謚 四十八

宗帝 字正度武帝第二子 ○永熙一。永元。永康 ○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 十七 四司馬 十越鴻八之

惠帝衷 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 ○永嘉七 七 三十 劉聰害之

懷帝熾 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 ○建興五 五 十八 劉聰害之

愍帝鄴 ○自武帝至愍帝四主五十四年

東晉 金 建康

中宗 元帝睿 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 ○建武一。太興四 六 四十六

肅宗 明帝紹 字道畿元帝長子 ○太寧三 三 三十七

顯宗 成帝衍 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后臨朝 ○咸和九。咸康八 十七 二十二

康帝岳 字世宗成帝母弟舅氏庾冰輔政 ○建元三 三 三十三

穆帝聃 字彭祖康帝子二歲即位褚后臨朝 ○永和十二。升平五 十七 十九

哀帝丕 字千齡成帝太子好黃老 ○興寧三 四 廢爲海西公 電緑山房堂叢書

廢帝奕 字延齡哀帝母弟 ○太和六 六 四十四 桓溫廢之

簡文昱 太宗 字道方成帝少子神恬惱陽先流世大暑 ○咸安二 二 五十三 武帝追謚

武帝曜 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崇德太后臨朝 ○寧康三。太元元一 元年帝始親政事 二十四 三十五

安帝 德宗 德字德文太子曾稽王道子輔政 ○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四 十七 四司馬 十越鴻八之

僞楚 桓玄 相大司徒溫之子自稱楚王遷安帝于尋陽 一 元忠起兵破之 三十三 劉裕何無忌起兵破之

恭帝 德文 德字德文安帝母弟 ○元熙一 一 三十六 劉裕弑帝 遜位于劉裕裕以帝爲零陵王後使人殺之三十六

○十一主一百四年自後夷狄雜霸中國者十六

夷狄雜處中夏接于晉魏之間十者

張軌據涼州號前涼 軌字士彥安定人漢張耳十七代孫晉大定中爲涼州刺史遂據之自稱假節護東羌校尉涼州牧封西平公傳玄孫大錫符堅滅之

李特據益州號後蜀 特巴西人少仕於晉起永興元年雄班期壽琀六主四十六年桓溫滅之

劉淵據平陽號前趙 淵匈奴冒頓之後晉惠永興元年起淵初四主九六年 石勒滅之

石勒據襄國號後趙 上黨人與八 爲流起晉元太興三年弘李龍世襲至批四年石閔滅之略陽氐人起晉永和十年雄生堅系

符健據長安號前秦 澄六主四十四年 姚興滅之

慕容廆據鄴號前燕 昌黎鮮卑人起永和元年號篤璋四主三十九年 符堅滅之

姚萇據長安號後秦 赤亭羌人起晉太元十一年興泓三主三十九年 劉裕滅之

乞伏國仁據金城號西秦 鮮卑人起晉太元十二年號歸熾盤桑末四主三十七年赫連勃勃滅之

露雪草堂叢書

呂光據姑臧號後涼 略陽氐人起晉太元二年紹紹隆四主十八年 姚興滅之

慕容垂據中山號後燕 禿髮烏孤據廣武號南涼 河西鮮卑人起隆安元年利鹿孤稱檀三主十八年乞伏熾盤滅之

慕容德據廣固號南燕 號少子起隆安二年超二主十一年劉裕滅之改元○建平○大上元

李暠據姑臧號西涼 字玄盛隆安四年起敦煌三主二十四年沮渠蒙遜滅之

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涼 胡人起隆安元年茂虔二主三十九年後魏滅之

馮跋據昌黎號北燕 信都人起義熙六年弘二主二十八年後魏滅之

何奴左賢王之後起義熙二年昌定三主二十五年後魏滅之

南朝 四代皆都建康

宋

高祖 武劉裕字德輿楚元皇王交一世孫元熙○永初三

少帝 義高祖長子符小字車兵 ○景平二

太祖文帝 義高祖第三子隆小字車兒 ○元嘉三十

武帝駿 字休隆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 ○孝建三○太明八

前廢帝 子小字法師業武帝長子 ○景和一

太宗明帝彧 字景休文帝第十一子 ○泰始六○泰豫二

後廢帝昱 字德融明帝長子 ○元徽五

順帝準 字仲謀明帝第三子 ○昇明三 元年當魏太和元年

齊

世宗武帝賾 頤宇宣遠高帝長子 ○永明十一

鬱林王昭業 文惠太子長子 ○隆昌一 西昌侯鸞輔政

海陵王昭文 文惠太子第二子 ○延興一

高宗明帝鸞 字景棟始安貞王子 ○建武四○永泰一

東昏侯寶卷 字智藏明帝第三子 ○永元三

和帝寶融 字智昭明帝第八子 ○中興一

○八主合六十年而爲齊

○七主二十四年而爲梁

梁

高祖 武諱衍字叔達蕭道成之後興於譙沛皇與齊同出郎大通七帝身爲大將三分有二仍好佛法捨大同十一。中大通六。中大同一。四三

簡綱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侯景。太寶二。大同十。大清三

太宗 文帝第七子侯景簒帝爲嗣

世祖 元繹字世成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

敬帝 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陳霸先殺。紹太一。太平二

○四五十六年陳霸先滅之

| | | |

西魏

文皇帝 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立卽位於城西

廢帝欽 文皇長子宇文泰立之 安 長 太統十七 十七 四十七

恭帝廓 文皇帝第三子宇文泰立之 後元不改號 三

○三主合二十三年禪于周

孝靜帝 善見清河王亶之子出帝入關後高歡立之卽位於城東 洛陽 ○天平四 ○元象二 ○興和四 ○武定八 禪位于高洋後殲之 十七 鄴

紹 三十

後梁

宣帝詧 昭明太子第三子元帝爲西魏所害遂爲魏附庸 安 長 大定八 八 四十四

明帝歸 詧第三子 ○天保二十三年 三

太子琮 歸太子寬仁友度博學善射 ○廣運二 二 入朝封莒國公 隋文帝徵

後梁始起與梁亡帝同年卽位陳後主貞明元年國滅之

○三主三十三年隋滅之

北齊

高祖 神武高歡字賀六渾歸尔朱榮榮委以軍事榮卒後封渤海王 鄴

世宗 文襄皇帝 澄歡長子 追謚

顯祖 文宣皇帝 洋歡次子惡過殺紹 ○天保 十

廢帝 肹字正道文宣之子 ○乾明 一 十七年爲王皇建二年殂於晉陽 十三 十令之廢以太后

孝昭 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 ○皇建 二 二十七

世祖 武成皇帝 武神武第九子其始記功忘過末年驕奢 ○大寧二年也 河清三年 四 十四年禪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天統五 四 禪位于太子

後主 緯武成長子 昏亂暴虐 ○天統五 ○武平六 ○隆化又改德昌二 ○承光一 十三 卽皇建二年也 隋文帝徵入朝封莒國公

○五主三十年後周滅之

後周

太祖 文宇文泰字黑獺 帝東魏戰士四五年 追謚

閔帝覺 字陀羅尼文皇第三子魏恭帝封周公後受禪 不改元 一

明帝毓 宇文護迎立之 不改元二。武城二 四

武帝邕 文皇第四子 保定五。天和六 毀去釋道二教 十六

宣帝贇 字乾伯武帝長子初甚矯飾其後淫亂 大成 改大象 二

靜帝衍 後改名闡 楊堅爲丞相 復釋道二教 一 九 介國公開皇元年卒

隋

○五主二十五年遜子隋

紹

高祖文帝 姓楊堅弘農人漢大尉十四代孫 開皇二十 都龍首山亦改長安城 二十四 帝崩安太子嗣位張儀拉決血濺屏風六十二

煬帝廣 一名英文帝第二子窮極奢侈 大業十三 十三 末年唐公起兵宇文化及大官號帝合狐行達以疎縱三十九年滅于唐高祖封帝鄭國公武德二年薨五

恭帝侑 煬帝孫 義寧 元年即大業十三年 二

○三主三十八年禪于唐

又有越王侗恭帝之弟年號皇泰

唐

神堯大聖光孝皇帝 高祖 李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戊寅年受隋禪 ○武德九 九

文武大聖大孝皇帝 太宗 世民高祖第二子 ○貞觀二十三 二十三

天皇大聖弘孝皇帝 高宗 治太宗第九子 ○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二。麟德二。乾封二。總章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二。調露一。永隆一。開耀一。永淳二。弘道一。 三十四

則天順聖皇后 則天 武曌高宗皇后廢太子爲昭一。大授又改載初二。長壽又改延載一。天冊萬歲又改萬歲登封一。萬歲通天又改萬歲登封二。神功聖曆一。久視一。長安又大足一。 顯高宗第七子 ○神龍二。景龍四 六

大和大聖孝昭皇帝 中宗 子旦則天帝 睿宗 皇高宗第八子 ○景雲二。太極一。 四

玄宗開元天寶十五載 三年改年曰載

玄宗至道大聖明孝皇帝 玄宗 隆基睿宗第三子 ○開元二十九。天寶十五載 四十四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肅宗 亨玄宗第三子 ○至德二。乾元二。上元二。寶應一。 七

代宗文武皇帝 代宗 豫肅宗長子 ○廣德二。永泰一。大曆十四 十七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德宗 适代宗長子 ○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一 二十六

順宗 誦德宗長子 ○永貞一 一

憲宗純　順宗長子。元和十五　十五　四十三
穆宗恒　憲宗三子。長慶四　四　三十一
敬宗湛　穆宗長子。寶歷二　二　十八
文宗昂　穆宗次子。太和九。開成五　十四　三十九
武宗炎　穆宗子。會昌六　六　三十二
宣宗忱　憲宗十三子。大中十三　十三　三十五

○二十二王二百八十八年

昭聖恭惠孝皇帝懿宗　濯　宣宗長子。咸通十四　十四　三十一
惠聖恭定孝皇帝僖宗　儇　懿宗。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　十五　三十七
昭宣光烈孝皇帝昭宗　曄　七子。光啓三。文德一　十四　三十八
景穆景襄孝皇帝　景宗　昭宗第九子。忠私昭宗。矯詔昭宗第四子。天祐四　四
濮宗　名忘　憲宗子。朱全忠立。天詐　未紀不載濮之又妳之　王一年事　一

○二十二王二百八十八年

五代

梁

太祖　朱晃字曰翌本名溫中和二年賜名全忠　都汴。開平四　四　三十一
友珪　太祖第二子弒　鳳翔。元年二月六軍大父自立未帝卽　擬先犯宮禁友珪　二　十八
位貶爲庶人　庶閻亂令馮廷諤先刃其妻而後自殺
末帝瑱　初名友貞卽位改今　都。貞明六。龍德三　六　三十二
名太祖第四子　禎明六。龍德三
象先誅友珪

○三王十七年李克用滅之

唐

武帝　李克用本姓朱邾不得志亡命代北於天復三年賜姓李氏追諡　都鄴。天成四。長興四　七　三十六
莊宗　存勗太祖長子。討梁　都洛　四　三十三
末卽位於魏　同光四　四　三十七
明宗　嘉其先勛宋部人　都洛。天成四。長興四　八　三十七
從厚明宗第三　從厚明宗之姓李氏帝卽太祖之昆弟　四　三十三
閔帝　子小字菩薩奴　應順一　一　三十四
末帝　從珂本姓王鎮州人明帝賜姓名曰李其母魏之簒爲己子時年十歲　清泰三。卽以應順元年爲清泰　三　三十五

○四王十五年石敬瑭滅之

晉

高祖 石敬瑭明宗贈馬溝泰中為太原節度使

會 汴天福七

少帝 重貴高祖從子 開運三

契丹 劉德光稱大遼皇帝晉祖以援立之功父事之後大汴執少主即位 會同一

○三主合十一年

漢

高祖 劉高本名知遠其先沙陀人晉少帝為契丹所俘中原 乾祐

隱帝 承祐高祖 紹

○二主三年

周

太祖 郭令威邢州堯山縣人以漢樞 廣順三

世宗 柴太祖養子柴皇后之姪受遺 顯德六

恭帝 崇訓世宗子七歲即位

○三主十年

顯德七年契丹入寇河東北征宿於陳橋將士推太祖陞位

| | | |

太祖	啟運立極英武○雍隆三○乾德五	十六	五十	
太宗	神功聖德大文大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	二十二	五九	
眞宗	文明武定章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	二十五	五十五	
仁宗	神文聖武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慶歷八皇祐五○至和○嘉祐八	四十一	五十四	
英宗	體天應歷文武聖孝皇帝治平四元年甲辰	四	三十八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熙寧			

紹興府志　卷之首　受牌　敕

貴陽陳子衡山縝學好古繇六合徐君少芝得中國逸書宋熙寧刊本紹興圖將付梓人屬雲龍跋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通攷竝云未詳何人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紹興圖一卷諸爲深通甫撰元祐中人未詳爵里書頗行世而經籍訪古志稱歷代帝王編年圖一卷蓋所見爲日本重刊者也益熙寧後紀年叙元終是本有熙寧九年會稽虞云敍曰友諸葛深字通甫綜集歷代帝王年紀斷自三皇至于宋編之爲圖名曰紹興訪古志易名編年圖何也其書成于元祐叙前九載書錄解題謂爲元祐中人亦似未碻以名氏所出與德與都與興作與在位與壽終分格列行表例也偶亦系連

紹興圖跋

譜體也而以圖名其十二諸侯戰國七雄沿革之系作蛛網形亦它書所未見半葉六行至十行字數有差殷匡敬貞恆字皆闕筆廢作廢歸作歸救作求攝作揷圖作畺古俗兼用覆而刊之不失宋本眞面可寶也已

光緒十五年夏五月二日德清俞雲龍跋

黟山

三

墨耕

合肥李湘芸君

勒錄瘞鶴銘本

臣封登仕郎江蘇江陰縣附生夏敬渠恭撰

按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朱熹因之遵春秋編年例作通鑑綱目仁山金履祥作通鑑前編以尚書爲據斷自唐虞以下弁于通鑑之前陳氏子極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溯自盤古迄于商辛通爲通鑑外紀以冠于金氏之編渭上南軒又本易傳以伏羲爲首曰前正通鑑前編明商輅等復奉詔作續通鑑綱目于是行世者有外紀有前編有續編而正編所引儒先之說惟致堂胡寅爲多其羽翼正編者尹氏起莘有發明劉氏友益有書法一時泰作廣義諸說釐然具備史學宜無不明矣顧自正編而外每存愆謬之談循習之說而胡氏尹氏劉氏以及周禮張時泰復多臆見不足發明推廣綱目徵意反以隔閡而蒙蔽之于史事略有會心深慨綱目一書爲諸說所充塞欲一舉而擴清之嘗以所見質諸嘗宿旁及同志下與門人講解而來棠成編恭逢

聖主右文

特命備臣纂修四庫全書伏念五經皆有

御纂而仝史未

賜折衷綱目雖蒙

御批而諸說尚仍舊本竊以綱目摭仝史之精要綱目有定論斯仝史有指歸而四庫中得

欽定之綱目與

御纂五經同垂不朽則仝者愈仝益昭

聖主右文之治矣用是焚膏繼晷竭蹶成書名曰綱目舉正蓋欲舉綱目中不正之論而悉正之也而家貧身老不克聞倚人都鬻篋有年歟芹無路嗣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伏讀軍機處補支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上諭以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于巡仝元事多有議論偏僻及肆行詆毀者

特命暈爲刪潤臣竊謂周禮張時泰之說流傳曰久非實指其謬而明辨之無以豁讀史者之迷則與其刪潤而曲序其說不若辭而闢之足以擴清其邪說扶此而正人心臣所著舉正一書雖兼正諸說不止專攻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而于發明廣義之偏僻而肆行詆毀者皆已明著其謬妄而痛斥之嘗豁然心開而共燭其狂肆之罪恭遇

皇上南巡謹呈

御覽倘芻蕘之見稍有一得伏乞

敕付史館效校議覆或列入綱目以正諸說之謬誌

特命備臣纂修通鑑輯覽臣所論刪去諸說以成一完善之

三陶書院校刊

綱目舉正凡例

一書名綱目舉正蓋欲舉綱目中不正之論而悉正之也前編如仁山金氏渭上南氏正編如致堂胡氏起莘尹氏友益劉氏剡有正當之論卽朱子所未及正者亦當舉正至續編周禮之發明張時泰之廣義則更有正之不勝正者矣明臣纂輯雖仿朱子之意而未能盡合周張二人復加窒塞而蒙蔽之貽誤後學實非淺鮮 臣每讀綱目輒爲發憤欲盡發其論而于前正兩編諸說擇其訛謬者一并去之以撤綱目之蔽而伏處草茅此志未由上達玆逢

聖主徵書敬集成編以獻野人之芹曝倘蒙

睿鑒采納使不託諸空言則于綱目一書未必無小補云

一舉正前編應主金氏但主金氏則無由舉正南氏之失主南氏則可并金氏之失而正之故是編所舉正前編之誤皆主南氏訂正之前編云

一綱目行世者復有仁錫陳氏批點一書其所批評亦有未正之論因止列于格外而未刊入書內卽欲舉正無條可附故置勿論云

一是編名綱目舉正故但舉綱目中諸說之訛誤者正之古今一切史論其未見于綱目者皆置勿論

云

一是編舉正分注不得不錄分注所載舉正書法發明廣義不得不錄書法等所云如蒙

詹鑒采納纂入綱目即無庸更存所引分注書法等辭繁複

但大書舉正二字冠于 按之上以從簡便以肯

一是編所引分注書法等辭俱從摘錄其無關舉正者不更復引摘處有文氣不貫者加貼一二字以聯絡之餘則悉照原文不敢妄有竄易

一是編名綱目舉正則凡綱目中所當正者雖先儒如范氏胡氏亦必舉而正之緣史爲萬世公論不

敢附會先儒以疑誤後學也

一先儒范氏意見公正持論極平其偶有未合者亦千慮之一失耳然亦不敢爲賢者諱以違論史之法至致堂胡氏雖亦南宋直臣而意見頗僻持論極苛尤不敢稍有避忌不以聲古人之冤而撤史學之部

一是編所舉正不特范氏胡氏即于朱子亦間有異同非敢得罪先賢也朱子與趙師淵手書云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云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又云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某衰朽殊甚

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是則發凡起例雖由朱子而纘集成書則由于門人復因了禮書不能細加校勘故手書屢云不能未及以諗聞幾道之結裹也于未加校勘者代爲細看以舉正之或非先賢之所罪而正先賢之所許云

一是編舉正處不特與先賢朱子間有異同兼有自昔先賢先儒所未及言者如辨僞歷節三統之冠昏喪祭諸聖毋慾生之謬據孟子以明舜典之誤論交食以指卦數之非放先天圖者出于伏羲宓太極圖之不出于老氏誅鄭莊公絕毋之惡摘屈原文不敢妄有竄易

一是編名綱目舉正則凡綱目中所當正者雖先儒如范氏胡氏亦必舉而正之緣史爲萬世公論不敢附會先儒以疑誤後學也

賈滅趙之誣聲伍子胥伐楚之罪著漢高帝忘父

之心不許平勃之安劉不信昭君之怨漢美陳壽志三國之文貶稽紹死蕩陰之節優光武而紐漢高斥全忠以儕王莽論周世宗之五大失譏張魏公之五大疵特表金世宗之賢不沒元英宗之美皆自昔先賢先儒所未及言者誠以史爲萬世公論不得不明目張膽以別白之而非敢竊附小知我罪我之說也

一是編所引分注間有稱上者必述其臣子之言否則或稱帝或稱某主以上爲當時臣子之稱謂非後世紀事者之可通稱也朱子凡例有帝主而無

上之稱分注則稱上者多其門人之仍習而未及正者故輒爲正之

一編中有犯

聖祖廟諱者改寫元字犯

皇上御名者上一字改寫宏字下一字改寫曆字犯至

聖諱者加邑于旁遇開帝諱則改寫某字以伸臣子之敬而避

功令有用筆圈者恐疑爲本字也其無可疑者則不更圈以從簡便

一因貧無藏書借閱雖係刻本恐有刊錯之字故于論內或致疑辭如宋太祖乾德二年宋范質本條

內之于其去官及書卒字宋仁宗元豐六年戶部

歲今歲民數條內之戶數宋光宗紹熙三年帝疾

寥曩臣請朝重華宮條內之不從字元世祖至元

十三年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條內之失字皆

以志愼非模棱也如蒙

睿鑒采納

敕付史館以定本校正各條改易數字卽無歧誤云

一進

呈之書字畫必應端楷裝訂亦須整齊是編因貧者

無力不能延倩工書之人雖極敬謹繕寫而目昏

手顫難免潦草錯落而裝訂皆不克整齊云

一是編于脫稿後接閱邸抄伏讀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載並非佳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于乾隆三十四年降旨加顯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證隱寓詆訐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證應改爲忠義第永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雖于更易舊文武英殿

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永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臣跪聆之下始知編中極口贊美陳壽三國志之處與

聖諭未符卽欲改易各條又恐非事君無隱之義竊念舜之大知在察邇言而執兩用中前人于三國志一書無不譏切陳壽卽稍有原之者亦未深求其意而曲明其故致無兩端之可執今臣論各條實足以備一端而不據實陳獻是自欺以欺

皇上也恐觀卽抄刊播

諭旨于前經准行之條奏不憚改易以歸于至是此誠

聖主虛公之度

德妙轉圜而不稍存一已成之見故敢不揣冒昧仍
昱原論以待
皇上之鑒察統兩端而用其中如中在前人之論則駁
改編內贊美三國志數條如中在 臣論則 臣論
于綱目以昭
聖主執兩用中之治至關帝之謚爲荆州之失也荆州
失而吳蜀爲鷸蚌之爭曹魏收漁人之利國勢遂
止于三分而漢祚終無由克復故出師表云吳更
違盟關棻毀敗孫皓跋扈丕稱帝以見失荆州
之所係甚大也當時議謚者以關帝不能周防呂
蒙之詭詐爲君子用壯致失荆州爲繆于事雖

以昭烈之友愛者爲之君武侯之明允者爲之相
不得以私廢公而聽用其謚陳壽之難爲論定者
亦以此耳然當日之謚但據其迹而未明其心以
關帝之力扶炎漢志節凜然而竟得此不美之謚
而于一時必伸于百世宜
世祖章皇帝之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而
皇上復加靈佑二字且改謚忠義以示尊崇也 臣愚以
爲原謚爲一時據迹之謚改謚爲百世明心之謚
雖若並行而不悖而據迹者止屈于一時明心者
常伸于百世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議禮則關帝之
義烈忠誠固必待
聖主之開揚而後普天共藏萬古爲昭非當日史臣及
陳壽之所得而與者也 臣管窺之見是否有當統
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綱目舉正目錄
第一卷　起三皇訖周敬王三十九年
前編　論凡二十七條又附論三條
第二卷　起周顯王二十八年訖周世宗顯德六年
正編　論凡七十一條
第三卷　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訖宋高宗紹興十年
續編　論凡八十五條
第四卷　起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訖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續編　論凡七十三條

地封登仕郎江蘇江陰縣附生夏敬渠恭撰

前編

臣按外紀載天皇地皇人皇兄弟相代各一萬八千歲辨疑云八千之千當作百引郁子元會運世之說以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每會一萬八百年爲據而不知郁子之說固測以數而求合于理者也孔子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有天而無地是有陽而無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生天已後寧有隔越一萬八百年而始生地之理又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如有天地而無萬物是乾不能知大始坤不能作成物也易知簡能之

謂乾坤既生天地以後又寧有隔越一萬八百年而始生人之理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天皇地皇人皇之年數究何所攷傳之者與辨之者同歸于無據而已

前編

臣按南軒讖陳氏外紀多不經之談而其所訂正之編仍載古所傳不經之談如炎帝神農氏母有蟜氏女安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黃帝于軒轅之丘少昊之母曰女節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顓頊之母曰昌僕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堯之母曰慶都感赤龍之神奇妖濫讖其要心附載蘇洵之論以闢之而於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堯則傳以爲信豈感神感電感虹感瑤光感赤龍等事不神奇妖濫于吞卵乎欲裒聖母之靈異而使諸聖父皆爲賢胔豈聖帝之祥獨鍾于母而不鍾于父乎是使諸聖帝皆可無父而生也其不經孰甚焉女子以貞靜爲德而曰遊曰感其要心較甚于吞卵者已而可以誣聖母乎宜悉芟之以正諸聖帝之始

前編

臣按仁山金氏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下即受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考平時始列學官尋□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萊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

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爲處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是謂話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于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老莊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拔重華崩于蒼梧之野而生帝顓頊之母曰女樞感斗樞之星如虹下臨于幽都之野而生帝嚳之母曰慶都感赤龍之祥生帝于丹陵皆不經之談也獨于簡狄吞卵一事以爲非至宋齊閒方作此附會也金氏述其師說而闕之如此

臣竊謂王氏以孟子證二帝之同典其理甚正即二十八

字字見于經傳不能奪孟子所云也仁山不信其師說而引楚詞淮南子以攻之南軒復據以㊀德爲老莊之言淮南子獨非老莊之言乎方興因楚詞有重華而以□□□乃云虞書當已有之何爲此莫或然之深論也孔壁古文失傳方興所上省厲本非眞本而後儒皆主之以疑今文伏生原本一節紀言一節紀事秩然有章燦然有文自始至終一氣貫注血脈流通方興厲本割裁聯綴氣脈斷絕文不成文章不成章矣伏生雖老其轉述雖被雖齊魯語音雖小異皆不應遺錯舜典兆首之二十八字在後之盤庚八誥數誓秦誓等篇不遺而獨遺開首之舜典伏生冕錯何至瞶瞶若此盤庚等篇文義

艱深字句佶屈舜典二十八字文義字句俱極明順不遺難記難述之盤庚等篇而獨遺易記易述之舜典亦非情理後儒因舜典說命諸篇頗多精要之語故不敢指爲贋本然正惟有此精要之語掇拾爲巴鼻乃敢與伏生爲梗豈知有孟子爲伏生先樹一幟邪二帝同興五臣同謨堯舜禪受合德同體之象史官繪之如見而必分典爲二分謨爲三以隔閡之也哉有主古文者而主今文者指厥然以孟子折衷之則古無舜典鐵案難移金氏之說固非王氏之說亦畧而不備故特爲詳辨之

前編 唐帝堯七十載

徵慶 舜登庸二女嬪于虞 目前編曰按史稱黃帝之曾孫帝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㊀孫也史遷之文如騎生鴟不施鞏勒史遷之識如登泰山下視培塿後之人奉其文爲楷法雖終身扪燭而以爲日也相

與頌之歎之至其指歸所在則羣起而非議之謂其輕儒術而重游俠憤時俗而肆譏刺進項籍于本紀則正僭之統不明辱孔子于世家則師儒之道不著一人倡之衆人和之史遷之文曰盜高而不知其所以高史遷之識曰盜卑而不知其所以卑嗚呼此史遷所謂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史遷之文有眞神大氣以運之若尋行數墨則枝節閒或有滯礙而學者專于枝節閒求之史遷之識有精思渺慮以達之若尋行數墨則枝節閒皆成枘鑿而學者專于枝節閒求之文不具論其識有超倫者六焉史記一書雖繼春秋而作實自開闢以來至于漢武帝獲麟之歲而止無識者爲之必且窮極荒渺如共工女媧鰲山煉石等說以惑亂後世而遷獨尊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之意而獨載黃帝以來此其識之超倫者一也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遷獨傳其版泉涿鹿之師與左氏相發明一切崆峒問道鼎湖龍髯之事概削不書并著其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及崩而葬于橋山以明世所傳升成上升之謬此其識之超倫者二也當戰國時異端蜂起儒術衰息秦既以焚坑爲事漢祖代興復深惡詩書至以儒冠受溺其勢不盡滅先王之道不止文景之世咸尚黃老武帝名爲好儒得一董子而不能用所尊顯者皆曲學阿世之僞儒也雖有申公伏生田何胡毋生等轉相授受以存經學而抱殘守缺習儒之文未聞儒之理而假儒術以文其姦者復繼橫排羣于其間孔子之教不絕者如綫耳而遷獨推尊孔子列于世家稱爲至聖傳贊嘵然特出子伯夷管晏老莊之上而于周秦本紀及列國世家皆紀孔子之卒以定一尊此其識之超倫者三也夫世家之不足以尊孔子固已而尊之之意誠不可得而沒也原孔子之意不敢以帝居孔子爰進于人臣之極如後世所尊爲文宣王者正以尊師儒之道不使儕于管晏老莊之列而豈反有所辱也叔孫通公孫宏輩既假儒術以阿世事業之卑卑者如是而文景之治于漢爲隆天下之視老與儒者爲何如哉故賢如劉向而贊聃像曰德合元氣壽同兩儀五行宗祖蓋象總持使以史筆任之其識之超倫者四也且夫史官之權直而不撓雖天子有過史官得以直書天王求金求車春秋直書其事而不爲尊者諱其明徵也高帝詠暴秦布寬令以解民倒懸之急功同湯武而內行不修居心黥刻分羹則口出梟獍之言擁篲則心善家令之語及置酒未央猶以太上平日之言反脣而稽與羣臣大笑爲樂此上逆其父討竇頗以揚巨嫂之過容辟陽以售呂后之姦此中懟其兄而烈其妻愛戚姬而屢謀廢立此下薄其子至若獄辭何族韓信醢

彭越封劍欲誅樊噲僇辱功臣同于草芥皆其過之不可掩者孝武嚮儒術徵賢良欲有所爲而好神仙喜戰伐任酷吏死天下之民耗天下之財幾與始皇同暴而遷能不避斧鉞據事直書使二主之功過不相掩蓋以無負史官之職此其識之超倫者五也而世顧以爲憤而肆譏者何哉正統之論自後儒發之當其時則固以宰制天下者靡之耳項籍定封而諸侯聽命各就其國謂是漢之紀乎楚之紀乎至其重游俠而輕儒術則所輕者以文亂法之僞儒而非眞儒也故季次原憲死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衰其津津道之者何故則其論亦未可遽非耳遷既具此超倫之識而文更足以振之宜其登山視下而絶跡後

來也學者既莊乎不得其指歸而好其文者復多捫燭之見嗚呼此史遷所謂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特其儕孟子于荀卿而雜入鄒忌鄒衍鄒奭淳于慎到諸人殊爲不倫顧孟子實難知其言性與天道既非遷所能契而明堂貨色之論疑于辨士者或求深攸其原本致與諸善談者相提而論之也然觀其屢書而嘆及比于孔子之不答問陳則又有猶致之禦焉彼其辭之所抑而意或揚之而更始可終否乎抑忽揚咎亂其辭以寓意每使讀者惝恍而莫識其宗豈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遽見尊聞者道與余周覽其文獨以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一事爲重誣聖人其意固以

聖人之生不同于凡人而取荒唐之小說以實之也其不經甚矣至于記載之舛誤往往而有如以堯舜俱出于黃帝分益駰爲二人合重黎爲一人誤伯夷爲齊祖的人所已論之外聊摘一二列于左方以備學者觀覽當取其千里之長而勿襲其惡駕之短可也

五帝本紀舜臣二十三人無故加出彭祖明與倘書異而同舉之禹皋稷契伯夷夔龍倂益皆有命職未及彭祖一事當爰

衛世家釐侯薨太子共伯餘立（論見後）

秦本紀穆侯將以惠公祠上帝（論見後）

秦本紀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襄王殺王弟帶左傳

明言晉文公辭秦師而下以左師納王右師圍溫與穆公無與故亭醢命宥但及文公卽秦史官有居功之辭亦應刪去以成信史

秦本紀百里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按左傳但云蹇叔之子與師哭送亦止有蹇叔故獨蹇叔之辭詳載于篇無百里傒一語而晉臣亦曰秦違蹇叔不及百里也當以左傳爲正

秦本紀悼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是年孔子卒（此與孔子生年俱見後）

吳世家吳晉爭長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君此明與左傳國語異而晉世家又云卒長吳自相矛盾當從左國

及晉世家

魯世家添出成王病周公揃爪沈河藏策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而以金縢爲周公本後暴風雷雨禾偃木拔乃開金縢書云云按經傳無周公奔楚之事且云惟朕小子其迎周公既本將誅迎邪當削去前段而移後段于周公居東之時以合經傳

宋世家湣公九年臧文仲往弔水潛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及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御說之言故曰是宜爲子魚教湣公也按左傳係公子御說立是爲桓公正以證是宜爲君之說而子魚則終未爲君也況子魚著名于襄公

正

宋世家贊襄公之時修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襄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按此仍公羊之誤宋襄公滿口假仁而忍用諸侯爲牲貞臣諫而不聽肆行自古所無之惡其不仁甚矣不意遷亦爲其所愚至云正考父作頌以美襄公尤屬不經試讀商頌三篇有一字涉及襄公否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毛詩序謂得于周太師則非正考父之所作明矣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自戴至宣已七十年由穆至桓復七十餘年而襄公始立尙得謂正考父美襄公乎

晉世家贊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云云于是晉文公稱伯按文侯之命載在尙書既與晉文公撫楚之事且云惟朕小子其迎周公既本將誅迎邪謂嘉晉文公攘楚之功而揚其先世之德則不得云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也文侯當幽王之時去此百二十餘年亦不宜襄王爲之追命若誤認文侯作文公則尤屬話柄恐史遷未必混沌若此然究不可解也宜亟去之

晉世家景公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軍按頃公因敗發憤晉人懼使魯衛俱致所反侵地豈得有尊王之事春秋時勢迥異戰國揆之情理均屬不合六軍時廢時作亦不自景公時始作也

鄭世家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按書傳無兄事子產孔子世家亦不載宜刪

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爲司寇攻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諸見後

孔子世家匡人之難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諸見後

孔子弟子列傳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

族此事前人雖辨之謂或係闕止之誤而未窮究其事勢情理不能細史遷之說也按經傳並無此事遷何所據而言然且果與田常作亂則常之黨也何反滅族田常弒君與凡弒君者異不畏鈇鉞不畏誇議毋庸諱罪于其黨也左傳齊田完世家皆載子我欲滅田氏田常殺子我因弒簡公宰予字子我與闞止同字或因此致誤亦足備一說孔子云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宰我與子路冉有同列四科爲聖門高弟豈容有此大惡事勢情理均不可信秦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爲田常所忌不殺宰予則簡公不可得弒如孔父然而可反忠爲叛乎李斯去春秋未遠尤足

證史遷之說之誣宜亟更之以雪賢者之冤

孔子弟子列傳有若按有若無字後人皆以若爲有子之名攷論語于諸賢概稱字于曾子有子獨稱子尊之也尊之不應獨斥其名何以同一對哀公之問而于宰我則稱字于有子則稱名或以記論語者爲曾子有子之門人則更不容獨斥其師之名孟子一書兩見有子之名而同時所引聖門諸賢如曾子子夏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子游子張公西華曾晳琴張無一稱名者已非體例至子夏子張子游并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有子矣而于欲事者皆稱字于爲所欲事者獨稱名則尤不宜若是之倒置也然則若爲有子之字而非有子之名也無疑矣

孟子荀卿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按太王去邠係皆滕文公語梁惠王亦無以攻趙問于孟子事且欲攻趙而咎以太王去邠殊無謂也

孫子吳起列傳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 皆見後

魯仲連鄒陽列傳燕將見魯仲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皆見後

崑山浦孝子湘曰史遷既尊孔子繼春秋作史記胡不祖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而必起于黃帝書何居曰此史

遷之微意也微君問亦將于篇末發之漢自高帝溺儒冠文帝竇后及蓋公曹參之徒以黃帝之說倡于上天下靡然向風賤儒術而貴異學僅一仲舒堇堇力排百家獨尊孔子而位卑勢下莫能挽救且老聃之教同于黃帝黃帝之聖孔子所推卽欲抑老尊孔而黃帝之實不明則老聃之名不紐故必述黃帝之勤勞戰伐與老聃之清淨無爲如水火之異性黑白之殊形而莫乃不至混于老老乃不得附于黃然後老聃可得而抑黃不至混于老然後孔子可得而尊遷之不斷自唐虞而斷自黃帝者其功甚大而其意甚微矣此其識之超倫者六也

綱　禹治水成功因定九州貢賦秉元圭入覲告成　臣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　臣按前人皆謂江發源于岷山惟　臣邑人徐宏祖云江與河俱發源于崑崙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岷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本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瀾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宏祖遊跡幾遍天下著有覽客遊記一編爲世所珍信宏祖謂張騫鑿空未至崑崙則前人之論江源亦皆未歷其地所聞不如所見宏祖之言或有可採

本朝將軍富寧安奉使祭告長白山其紀事云出塞之遠爲從古所無而獨援山頂有江陰徐霞客題石爲證則宏祖實身歷崑崙非鑿空之言可知故謹志之以補前人之所不逮

前編　虞帝舜　四十八歲

綱　帝崩于鳴條　南軒云按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無南巡蒼梧之語而家語戴禮史記皆言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若葬于北都則非東夷之人矣書稱陟方乃死陟者陟降方者方域猶言巡方是即南巡蒼梧之說淵源所自舜既薦禹于天命攝天子事矣胡爲又自遠巡南裔邪即使有此行而崩于彼禹既宗舜矣胡爲聽其遠葬而不歸櫬于北都也揆之情理似均欠妥仁山金氏乃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當時禹雖薦益于天相之也非攝之也巡狩之禹固自爲之矣安可以此而例舜邪　臣按孟子云舜薦禹于天禹薦益于天無異辭也既曰薦則非特相之而已若但相之又焉用避邪堯之命舜曰陟帝位舜之命禹曰總朕師誠如金氏所云其攝有不同故觀諸侯省方巡岳舜行天子之事不聞堯復命之也徂征之師舜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事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然則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固不得以爲非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

所崩之處即所葬之處無可疑者禹宗舜而應歸舜之櫬豈啟爲禹子而反不應歸櫬乎渭上不疑禹而疑舜何也並疑爲妄孟子所云嗚條原以證舜爲東夷之人矣書稱陟方乃死陟者陟降方者方域猶言巡方是即南巡蒼梧之說淵家語史記不可盡信檀弓非後人僞作去古未遠恐未可上之攻金氏者誤矣

前編　夏仲康　二歲

綱　命胤侯征羲和　目于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詔卦用事所以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　臣按據王氏卦數則自古及今逢某卦即應得某占卦凶雖聖主亦凶卦吉

雖暴主亦吉全由天數不關人事而言理者窮矣如謂聖主值之惟能修德故變凶爲吉暴主值之惟不能修德故變吉爲凶則又盡人事而言數者亦窮矣況卦止六十四何以盡百千萬年之變而值此卦數之年有日食者即有不日食者有徂征者即有不徂征者推之而諸咎之徵無不皆然卦數又何所濫乎如卦數可憑則天爲印板之天無交易變易之道矣如天非印板變動不居則卦數爲虛設矣日月交食有一定行度本無吉凶可占而交食又每年常有之事必以爲訟卦之應將六十四卦皆訟而後可子產云天道遠人道邇豈不或中是亦多言則論史者亦論其可知者耳卦數之說即赤伏會昌推背諸符圖之術數豈不或中而不中者不傳而中者傳徒以惑亂民志而無裨于治道者也前後所載王氏卦數占驗宜悉屏之以定民志 臣按卦數之術出于邵子讀附錄皇極經世論于左

附錄皇極經世論

邵康節先生宋之逸民也其才則王佐之才其學則通儒之學也其品則璞玉渾金之品其識則徹地通天之識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生之胸懷似之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先生之知解似之使得遊于聖門曾晳子貢之間當爲先生設一座矣而惜乎其有皇極經世一書爲白璧之瑕也鄭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道邇夫人道者臣忠其君子孝其父無所釋于衾影無所逃于天地如飲食之于飢渴如寒暑之于裘葛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忠臣事君孝子事親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一切天時人事成敗禍福之見然後能盡人道而不愧乎臣子不愧乎臣子而後可爲聖賢而不爲凡民亦惟不愧乎臣子而後可爲人而不爲禽獸聖之與凡人之與獸其重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素隱行怪吾弗爲之誠以天道之遠而難窺人道之邇而詳天道數而支大廈者有之明知親祿之已盡則不能遵理不求理而求數數益精則理益蔽是則數者理之賊也康節先生者不廢人道而尚言天道著有皇極經世一書其明徹也與孔子弗爲素隱之意亦少異矣伊呼天椎心出血守析骸易子之孤城殉瓦解土崩之危國昊者有之卽勉狥焉而精意已漓欲如忠臣孝子之搶地臥堅冰而躍鯉哭孤竹而生荄者蓋亦鮮矣理可達數數不能達理不求理而求數數益精則理益蔽是則數者理之賊也康節先生者不廢人道而尚言天道著有皇極經世一書其明徹也與孔子弗爲素隱之意亦少異矣伊川每不喜皇極數明道偶通之而卽忘之皆重人道也天道任理而不任數之故也朱子嘗注參同契論者皆爲白璧之瑕然朱子注書汗牛充棟無非專務民義未有一言及于參同契者則亦大程夫子偶通之而卽忘之者乎而

康節則不能忘也羅整庵曰邵子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于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其斯爲白璧之微瑕云爾

前編　殷祖甲二十八祀

綱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位　目　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欲傳國季歷以及昌曰興王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旨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國民君事之號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渭上云軒按世家所載太伯仲雍事與吳越春秋大同小異但爲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恐非太伯仲雍所爲耳　臣　按于貢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短髮文身則太伯不文身斷髮而仲雍之斷髮文身明矣故朱子集注謂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又何疑仲雍之不爲也哉

前編　殷祖甲三十二祀

綱　周西伯演易于羑里　目　前編云按大傳庖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因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其說及先天圖出乎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爲六十四卦而後定吉凶耳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別六十有四不知史公云何而獨爲此說也　臣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所謂經卦者初經之卦伏羲氏所畫卦有初乾初坤　坤　初離初蘧　震　初巽八卦其卦皆六畫效之歸藏自見故宋儒朱震云謂之在其中者蓋既畫八卦因而重之雖未爲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固已具然存乎其中矣是則伏羲止畫八卦因而重之故其卦六畫爲初經之八卦至夏商周三易始益爲六十四卦故曰其別六十有四別者別于初經之卦也金氏所據者先天圖然圖非天地陰陽自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爲六十四卦而後定吉凶耳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別六十有四不知史公云何而獨爲此說也　臣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所謂經卦者初經之卦伏羲氏所畫卦有初乾初坤　坤　初離初蘧　震　初巽八卦其卦皆六畫效之歸藏自見故宋儒朱震云謂之在其中者蓋既畫八卦因而重之雖未爲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固已具然存乎其中矣是則伏羲止畫八卦因而重之故其卦六畫爲初經之八卦至夏商周三易始益爲六十四卦故曰其別六十有四別者別于初經之卦也金氏所據者先天圖然圖非伏羲所手定特後人由伏羲之初經八卦因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次序推演而成耳上古聖人開物成務不過剖示其端如太羹元酒芻狗蓄以聽後人之踵事無盡洩精祕之理故謂先天四圖非伏羲之祕旨則不可謂先天四圖皆由伏羲手定則未敢信結繩之創制者是其縝密而精詳也如四圖皆由伏羲手定則歸藏之初經卦必不止八重卦矣繫辭必不止言始作八卦矣則史遷之說固未可盡非而金氏不遺餘力以攻之者爲未當也

前編　周宣王十五年

綱　衛釐侯薨少子和嗣　目　衛世家曰釐侯薨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七攻共

伯于墓上共伯自殺衛人葬之證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蘇氏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嫡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世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于王子曰武公少年奪嫡之舉晚年進修之功功罪自不相抵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于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于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爲法受惡武公不能無舉其後有修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爲睿聖是亦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

掩也臣按武公睿聖大學引以證至善而繼堯湯文武之後豈嘗弒其兄而奪之國者所得與王氏曲爲之說謂士置共伯于死而非武公之與聞乎弒顧養士而士感其兄既不討賊而更受其立與親弒一聞耳而但以爲爲法受惡乎且既盡排諸說而獨據史記則當字櫛句梳力指史記之足信諸說之不足信以獨伸其說不應復疑史記而曲爲之說也共伯既立則固衛之君也不證則已證則當爲共公柏舟之詩亦必無兩髦之稱矣而謂史記可信乎史記始于談成于遷非出一手孔多舛誤業已備見前論尚可執其說以盡廢諸證而誣睿聖之武公乎朱子不信詩序而于柏舟一詩獨仍共伯早死之說誠以詩無篡奪之文冤痛之意且兩髦爲人子事親之飾親死則去之如釐侯已薨共伯已立安所得兩髦而稱之故不信史記而信詩序也前編爲正編而設乃不亦謬哉

前編 周平王二十八年

鄭伯封其弟段于京目前編云莊公初意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理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臣按莊公志在殺弟絕母初意極惡極忍何云本美祭仲不識公意故欲早爲之所卽不致養成其惡何反云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姜氏惡莊公而莊公必殺之而後快故謂之太叔以侈其心而荅祭仲之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則養成其惡之意已洞若觀火祭仲老姦一提卽醒故其後雖貳與收邑滋蔓益甚絕不復言而但聽子封之饒舌也左氏此傳微獨金氏不識法左傳者不下數十家亦未有全識其意者也臣嘗著經史餘論有曰鄭莊公極惡極忍極深極深之人也左氏誅其惡與忍亦以極深之筆誅之克段一傳尤屬經營匠心而學者皆作兩半篇讀之埋沒左氏深心不淺緣解此傳者每以既而悔之句爲通篇樞紐前半極著其罪狀後半極寫其真心并有謂爾有母遺繄我獨無二語爲孺慕之

誠純乎赤子者眞所謂南面面望恒山者也卽有稍爲推
敲亦止管窺未見全豹而不知此傳前半猶用平筆以著
其惡養天倫之罪後半則純用深筆以繪其大姦用詐之
心蓋母子天性如果悔之閒悔心一動卽非舊所能制況于生身之母乎莊公處心
積慮必絕其母而特恐臣子之諷諫天下之非笑也故誓
以遂其願而悔以蓋其愆若曰吾非不深悔而無奈誓之
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悔者不悔者也悔于口不悔于心者
也想其愚祭仲子封雍以悔之悔之摯而特屈于舊之堅也者
于下邑無人不知莊公之悔而爲潁谷封人之潁考叔乃亦得而聞之也考叔明知莊

公之悔在口而不在心因有隧而相見一法可使其君不
得不從出國母于鄧宮全人倫于既滅雖觸吾主之忌萬
死而不悔也爰毅然入見而因事以探之莊公果復曰悔
以愚祭仲子封雍者愚之語之故而卽告以悔固謂考叔
之眞以爲悔而必無解于誓也而姚意考叔之如見其心
而又巧解其閉也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者解閉之法曰
君何患焉誰曰不然者見心之論此時莊公怫然于心而
無辭可諉乃不得不勉而從之也故從者不從者也從于
事不從于心者也皆左氏之深筆以著其大姦用詐之心
者也否則其悔果眞必有感激喜躍絕處逢生之樂如後
世所謂此天以先生賜寡人及高廟神靈等語而授以高

爵謝以殊禮皆所必至何以一切無聞而但曰從之也迨
入隧而既見其母亦必有心動辜衣泥首自責或致其積
念之誠或慰其幽居之苦甚則撫膺大慟微或泣下沾襟
而乃神閒心定卽事賦詩且曰其樂融融夫大隧之中何
地而忍言樂乎故姜卽答以大隧之外其樂洩洩洩洩者
舒散之意隱見大隧中之幽鬱而阨塞其苦爲不堪也然
後結之曰遂爲母子如初如初者如初時之母子也如初
時之母惡其子而子怨其母也此皆左氏之深筆以誅其
大姦用詐之心而顧謂後半極寫其良心也乎考叔因此
深中莊公之忌至于不得其死其說另載後傳亦以極深
之筆誅之莊公何不幸而遇左氏使魑魅魍魎惡獸形于

禹鼎又何幸而遇注疏諸家使山招鐵案牛搖撼于蚍蜉
也哉至前半之平筆注解者得失參半唯傳中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傳曰克者何能殺也取諸其母之
懷中而殺之也數語能極著其惡養天倫之罪凡所謂謂
之京城太叔多行不義必自斃毋庸將自及不義不曙厚
將崩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伐
諸鄢皆不出鄭志難之及能殺之義更不必爲之贅也雖
然猶有說焉凡此惡養其弟而志于必殺者特莊公之惡
之半而非其全也莊公養段之惡正爲絕母地也怨其母
而斷無可絕故養段之惡以絕之也將襲鄭夫人將啟之
注家指爲疑獄者非也段惡已成故將襲夫人惡莊公而

叔段故將啟非疑獄也如已襲已啟莊公幾不免矣不若是之需也如未襲未啟則弟不可殺而母亦不可絕矣不若是之躁也唯將襲將啟則外叛之形已著內應之跡已彰而後殺之絕之國人得以諒莊公莊公亦得以愚國人

臣故曰鄭莊公極惡極忍而又極深之人也非左氏其孰能誅之而金氏乃云莊公初意本美呂氏更謂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啟之是皆顛倒是非而不識左氏之意之尤者也

附錄後傳餘論

臣讀伐許傳而益惡鄭莊公之極惡極忍而更極深也君有母而絕之臣愛君而全之即不以爲德亦不宜以爲怨也而乃授命于賤人以殺之如鄭莊公之于潁考叔吁可痛也左氏記之不言莊公之殺之也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曰拔棘逐之至于大逵勿及曰潁考叔取鄭伯之旂鑿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曰使卒出獲行出犬雞以詛之者即既而悔之之故智也左氏謂莊公失政刑矣夫太詛射潁考叔者而結之曰君子謂鄭莊公何地授兵何事此受命祖廟出軍之始事也莊公最知兵軍政極嚴故能戰必勝攻必克無敵于一時當出軍之始有無故爭人之卒者已干軍政法所必及矣而乃若無聞也者爭之不得而拔棘以逐至于大逵則大亂軍政法所必誅矣而仍若無聞也者及伐許傳許而考叔先登則又首功之人也而更敢自下射之顚此一顚也快敵人之心慴全軍之氣敗三國之功此而不誅國政軍令蕩然無存矣更何論漏師違命後至亂行之律也哉雖使措于兵法者亦必立斬以徇況莊公之知兵者乎子都雖有寵苟非親受命于莊公而但竊窺其意揣猶不敢蹈此萬不可赦之法而但竊窺其意揣猶不敢蹈此萬不可赦之法也

綱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月前編云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隱于王室多曠禮雖請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憾于斯乎　臣按金氏責平王不之正而反成之者是而云隱之有憾于斯者非也隱公之立爲桓立也欲俟其長而授之公羊稱其賢穀梁譏其小褒貶雖異而皆以爲輕千乘之國故羽父請殺桓公而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葬裘吾將老焉是隱公始終一讓國之心明于皎日金氏乃以隱公之不朝王爲憾其錫賵不幾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乎渭上載之均屬重誣古人不可以不辨

前編周平王十九年

衛侯嘗殺其二子伋壽　日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宣姜與朔搆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伋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伋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衛宏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太史公曰宣公之子以姊兒誅弟壽爭死以相譖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臣按左傳云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則宣公已爲君之辭也宣公于桓王元年冬十二月始得爲君卽烝于是年而生伋至此年纔閱十八歲耳卽未冠而娶亦必十五六歲是宣公收子婦至此年纔閱三四年耳生壽及朔皆在孩抱何能一代伋死二構伋罪也而左氏傳之衛宏史遷述之卽朱子亦採入集註以註詩矣而深思其故究不可得豈宣公在位不止十九年次衛世者誤邪抑宣公爲公子時卽私烝夷姜而生伋而私屬諸右公子左氏言之未悉邪顧宣公之立與卒皆見春秋至聖筆削必無訛誤而私烝私屬又于理勢未協謹識其疑以俟論定

前編周莊王十二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　日前編云程子以桓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兄也　臣按周漢以來論者皆兄糾而弟桓不獨荀卿也然信傳不若信經信後儒不若信前賢春秋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以齊聚小白而不繫糾則國固宜爲桓得則桓兄糾弟可知也論語載子路子貢之疑管仲也反覆推究欲加管仲之罪卒未有一言及子兄弟者亦可見當時固無不知桓公之爲兄子糾之爲弟也設果桓弟而糾兄則以弟弒兄而攘其應得之位于路于貢有不執以爲辭而加仲以助逆倫之罪哉程子據之故得

以斷王魏之罪朱子據之故得以斷管仲之無罪然則信公穀等後儒之傳固不若信子路子貢前賢之見況重以夫子之春秋乎金氏不引公穀諸說而獨引荀卿之說豈荀卿賢於公穀而復在公穀之前也邪至以當時事體定子糾之爲兄則必竇指事體若何爲證尤不可茫昧其辭而輒云子糾之必兄也

前編 周襄王七年

夏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臣按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是三敗乃卑之壞非戰也渭上節去卜徒父一段而曰三敗及韓是以敗爲勝敗之敗矣是時尚未交兵何論勝敗林氏注云晉侯車三敗秦師進至韓地亦非也卜徒父筮吉及涉河而秦伯之車反敗則不吉可知故詰之而徒父曰乃大吉也林氏疑于侯字以爲晉侯之車遂井涉河侯車敗五字序事之辭作爲卜筮之辭牽强附會不成文義矣侯車君車也涉河而秦伯之車敗疑于不吉故詰之而徒父對曰乃大吉也干乘三去三句方是繇辭筮之本吉因車敗合于繇辭三去之去故詳述其辭而云三敗必獲晉君蓋以干乘爲秦伯三去爲三敗獲狐爲獲晉君乘爲晉侯則獲其雄狐之其字與前乃大吉也之乃字同一不成文義矣況下文卽云三敗及韓是時晉侯方在國卜右欲乘小駟慶鄭諫之勿聽然後逆秦師而使韓簡視師何由先敘其三敗邪秦伯車三壞而及韓故曰三敗及韓林注乃謂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將四字截作兩句無可著落無從解釋節錄前人之文者固可荒忽若是邪此戰在九月而經文係十一月杜注云經從赴渭上準聖經固當然應注明從赴庶見後目中所載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事不相刺謬否則十一月方戰而十月已獲晉侯盟飴甥改館饋牢俱不可解矣

前編 周襄王七年

㊀王命秦伯釋晉侯 月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爲秦穆公夫人聞之衰絰跣以太子罃㊀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
穆公曰今天予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臣按
史記穆公將以惠公祠上帝周天子聞之云云消上節去
祠帝句豈亦疑史記之失實邪然且信史記而不專信左
傳者非也據左傳則在途卽有皇天后土之要反國卽有
登臺履薪之劫乃許晉平旬日事耳安得聞之周而已來
請邪以惠公祠帝穆公固不至此況其言曰獲晉侯以厚
歸也既而竟歸將焉用之且晉人戕憂以重我天地以要
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哉君此皆未入國時之言安得有祠帝之意
而井閭之周而已來請邪不信數百年以前之左氏而信
數百年以後之司馬氏不信情理悖協之左傳而信情理
未協之史記謂上之意何居

前編 周紀王二十八年 無錫秦松校刊

綱 冬十二月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
周王叔桓公言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王子方城遇息公子
朱而還杜氏曰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
兵解故晉亦還胡氏曰當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
盟宜合諸侯肆討之命簒甲出武關齊以東兵掠陳蔡
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
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
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按胡氏以
晉主夏盟當合諸侯以討商臣弒逆之罪是矣而云以一
軍遠攻之無濟則與事實未合左氏明言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圍江因晉師與處父遇于方城是江圍已解非無濟也春秋書師師言
用衆也書救善之也楚圍江而晉用大衆伐楚以救江江
圍遂解不當復責以非其道也至次年楚終滅江則晉不
復救之故非此時救非其道之所致也是年秦方攻晉取
王官及郩晉人不出而命秦甲出武關亦于當時時勢未
合耳

前編 周紀王二十一年 無錫秦松校刊

綱 八月晉侯驩卒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目 左氏曰晉襄公
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
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雖必
而賢趙孟立之是以初故有此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臣按先王之法立子不
立弟無攝主之說也金氏謂春秋之初故有此例蓋指魯

隱公而言隱長且賢本宜爲君因諸大夫扳己恐己辭而
桓不得立故暫立以待桓以成先君之志與趙盾之受顧
命而背之者情事迥別矣殷人立弟亂至五世舍嫡不立
而外求君此何義也而惜盾之爲義不終舛矣靈公不君
後乃知之當其在抱可逆料之邪大臣親受其君之顧命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遺其舉可勝誅邪而反以爲詰論史
者當大經大法垂示後世乃爲此悖常逆理之說以開姦
權廢置家嗣違棄遺命之端金氏之罪浮于趙盾矣

前編 周定王十年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　南軒云左傳史記二說不同劉向說苑邵氏經世歷譜趙武始末俱與史記非淺說也且春秋本魯史而作而左傳亦據魯史釋經其于他國多畧而未詳耳前編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又是一事雖者□說理或然也　王按史記趙世家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爲司寇攻趙氏殺之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云云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韓厥以趙孤告于是召趙武程嬰徧告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考左傳趙朔卒後趙嬰齊與朔兄姬氏通趙同趙括惡而逐之姬怨同括乃誣以反以欒郤素怨趙氏證成其獄景公于是殺同括而族滅之韓

厥曰成季之助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焉武朔之子也是時爲景公之十七年武已十餘
歲矣春秋三傳國語及晉世家所載晉卿大夫百執事俱
無屠岸賈其人亦無司寇之軍行景公三年趙朔下軍
韓厥趙穿趙括趙旃皆爲卿卽有屠岸賈其人者爲司寇
既無君命又無軍行何能攻滅趙氏且敢人搜公宮況既
與韓厥言之遁之趙朔矣以趙氏之強宗趙穿之讐忍復
佐之以韓厥其視屠岸賈猶蟻螻耳而不統一軍之衆四
卿之屬先發制之僅求厥之不絕趙祀束手以待斃豈情
也哉豈理也哉且趙朔死而後嬰齊逐嬰齊逐而後姬氏
譖殺同括同括之殺在十七年何得于三年殺之且井臼
又安得程嬰杵臼二死一生以立孤于十五年之後也左
氏卽不足信春秋係至聖筆削其書殺同括年月甚明亦
不足信乎史遷每喜采掇異聞明知屠岸賈程嬰杵臼爲
屬子虛而貪其事之動聽爰筆之于書以資談說其意以
爲實事則既詳之晉世家矣其虛事不妨兼見于趙世家
俾後之知者據其實不知者樂其虛而以文爲戲也不然
豈不思兩世家之柄鑿不入而願自爲此必窮之說也哉
渭上補劉邵二子博極羣書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論史
者可因其人之博而遽信其說不攷其實邪彼左氏亦非

捐腹者況重以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之孔子邪二子果有別據必鑿鑿引之以爲證今既未有所引則所據者亦止史記而已劉之近古孰如左氏更孰如孔子乃不信周之左氏并不信孔子而獨信漢之劉氏者何居劉邵二子皆信史記而不信左傳者也無奈史記先不敢自信而于晉世家仍從左傳不異一辭則史記尚可信乎渭上更謂左氏于他國事多畧而以前編强分二事者爲理或有然左氏于嬰齊之逆姬氏之譖欒卻之徵同括之殺韓厥之言趙武之立詳哉其言之矣惟詳故足證史記之誣何反嫌其畧也金氏從史記而不能通故强分爲兩事殊不知兩事矛盾欲存屠岸賈一事則必去譖同括一事斷不可兩存邪從左傳則無事不在情理之中從史記則無事不在情理之外傳云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異辭論古之法信傳不若信經不信所見聞之左氏而獨信所傳聞之司馬氏不信至聖筆削之春秋而獨信史遷遊戲之筆墨則甚矣人情之好異也消上于分注但言殺趙朔而不言殺嬰齊同括是亦信史記而不能通之故也而必删其文以附會其說與金氏之强分兩事者正同皆孟子所謂今之君子又從而爲之辭者歟

前編周簡王五年

綱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

則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按左傳則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善乎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誼均爲絕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者毋乃詳乎臣按據左傳則韓厥薦屬趙氏時爲晉卿景公受莊姬之譖枉殺同括厥既不能力明其冤而但請立趙後公義私恩尚有所歉未可云絕代高誼也史記曰韓厥之感景公紹趙孤之于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說苑信史記而背左傳故云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耳渭上既據左傳以贊韓厥則不得更善說苑且據左傳又豈有程嬰之事而顧爲此騎牆之論哉渭上譏譚者未諳其詳臣亦謂渭上未究其實也

至綱目于前條大書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此條大書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屠岸賈程嬰皆子虛之人其攻殺滅復皆烏有之事豈可混入綱目爲識者所非笑當盡删之以成信史

前編周簡王二十一年

綱　十一月孔子生

臣按前編云據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攷按襄公二十一年曰再會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臣按史記載孔子之卒或在田常弒君之年或後二年或後三年其舛誤若此尚可據以易公穀乎公穀去聖人切近其所見聞何反不如史記之確

至以日食爲證尤屬無謂日月之行各有常度朔日入交
致月掩日事理之常古人凡杖盤盂皆銘以自警値此天
象故立救護之法以爲警心之政政放其實則本無吉凶可
言而以此移易孔子誕生之年則妄矣當從公穀歸正于
靈王二十年以合魯襄公二十一年之說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歷聘于齊鄭衛晉　目　胡氏曰札不
稱公于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金氏曰胡氏謂季
子辭位而致亂故貶之夫孚宣立而又辭在夷昧之卒爾
此方夷昧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之貶必于夷
昧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　臣　按金氏駁胡氏之貶之早固
是也

當而以爲辭國生亂則仍與胡氏之見同後人雖并駁辭
國生亂之說而未明穀梁亡字之義則胡氏仍得以辭國
生亂坐季子而其說終不絀　臣　故復爲詳辨之曰迂儒論
古每于事後論成敗夫辭國者前日事也生亂者後日事
也防後日之生亂而前日即不辭國此貪夫之所喜志士
之所羞也爲此論者將使廉夫頑立夫懦而一切高介潔
清之行蕩然廢之此　臣　每讀論史諸家所云輒爲之痛哭
流涕而長歎息者也吾夫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設曾蔡之叛得行則成王必廢周公必斥雖未知其弒殺
與否而已不免于亂矣亦將曰泰伯辭國而生亂也乎泰
伯慮後之生亂即不應讓泰伯不知後之生亂而讓則季

子亦不知也先儒不責泰伯而貰季子者于事後論成敗
也事後論成敗者迂儒也而不謂先儒之亦同其論也況
季子之辭國其辭父兄者辭也其辭姪者非辭也但不爭
耳當父兄同欲立之以爲君而季子不受者此叔齊之義
也孔子既以叔齊爲求仁得仁固不當責季于之辭國而
生亂也迨夷昧卒而季子適使于外夷昧之子僚已偃然
爲君而未嘗致國乎季子也豈國不可辭而并不可不爭
乎則何謂辭國而生亂也其後季子復使闔廬弒僚蓋當
于其反而致國乎季子則亂已成矣雖不辭亦不免子生
亂之譏矣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
爾殺吾君吾又殺爾是父于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眞得天理人情之至當而毫無可議者
也又安得謂其辭國而生亂也乎故由父兄時觀之則季
子爲辭其辭也以倫爲重以國爲輕與伯夷叔齊同爭光
于日月者也由王僚時觀之則季子爲不爭其不爭也亦
以倫爲重以國爲輕不與魯桓鄭厲同操戈于骨肉者也
且僚既偃然爲君不致國乎季子則季雖與之爭亦不聽
也不聽則亂不待異日闔廬之弒而始生亂也欲免後日
不可知之亂而先生此日灼可見之亂季子其忍爲否也
微獨王僚不聽也卽闔廬亦不聽也闔廬處心積慮竭力
殫能出萬死一生之計冒萬世不韙之名以得此國也而
謂其拱手以奉諸季子乎其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逆

知季子之不受而致國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不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我得者也僚惡得爲君闔廬之篡此者審矣國宜闔廬得則季子必不忍執弒君討賊之大義國宜季子得則季子必不肯居與聞乎弒之惡名夫是以坦然而致之也使季子受之則亦必爭是一亂不已而再亂也或曰是則然矣然先儒亦有所據也穀梁子曰季子使而亡焉僚也長庶也即之季之亡也辭也季子不亡則僚不即僚不即則闔廬無弒僚之事故曰辭國而生亂也曰季子使而亡焉之亡謂夷昧也非謂季子也如謂季子亡則何又言季子使而反也言使而反則不亡可知且奉君使而何敢亡也夷昧既欲以爲君則不使于疾病之時季子既奉命出使即聞有疾病亦不容逆料其君之死至知其君之死則雖不亡而歸僚之即之也亦已久矣而焉用亡也穀梁子既謂季子使而反以明其克終使事而論者必以夷昧之亡爲季子亡者何也使而反至而君之但不爭耳季子何如人而肯爲爭國之人也哉肯逆料後日不可知之亂而先生此日灼可見之亂也哉故曰先儒辭國生亂之論爲事後成敗之見而撫異于注儒者也

前編　周匡王六年　歲在乙卯

周匡王六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三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臣按此二事千古聚訟而其論

盡廢三子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之人之事且茫乎不知又曷從知其朝之何爲而朝聘之何爲而聘會盟之何爲而會盟征伐之何爲而征伐而徒執經之數事如弒父弒君殺世子殺大夫之有名可據者以信孔子則可信者一二而無可信者什伯也且即此有名可據者亦不知其臣之何爲而弒君子之何爲而弒父君父之何爲而殺其世子大夫將信孔子者亦茫乎不得其故而胡以信孔子也然則歐陽子之論非與曰歐陽子之信孔子者是而盡廢三子者之說則非也歐陽子謂弒君弒父大惡也孔子必不以弒君弒父之大惡無故加諸趙盾許止也顧三子之識誠不若孔子而弒君弒父之爲大惡宜無不知

之也趙穿實不弒君而故入其弒君之罪許止實弒父而故出其弒父之罪三子亦不爲也蓋嘗精心察之弒君者穿而使穿者盾盾使之而亡亡者避弒君之名也知穿之能弒而不能定故不出境不出境者欲速反而靖國也穿之弒盾使之盾惡得討之且不特不討而已也幷使穿逆新君以免之恐新君入而討賊則盾可免而穿不可免穿不免則將發盾之本謀而盾亦不免故必使穿逆以免之而因以自免也自古權奸簒逆親弒者無幾而皆有所使之人不坐其所使而坐使之者春秋之大法而卽爲萬世史官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故三子之言趙穿者據其事也孔子之書趙盾者斷其實也據事者案也斷也案非斷不定斷非案不明固不可有案而無斷斷而無案也至許止之弒父而並非由于不嘗藥三子亦不若是之誣竊以許買之病既由于疙許止之藥必出于孔子固不若是之刻如弒父而並非由于不嘗藥三子亦不若是之誣竊以許買之病既由于疙許止之藥必出于毒毒故不嘗而輒以進也夫藥不經醫已屬鹵莽且以毒藥進而不敢先嘗是以其父試藥也卽有欲生其父之意已有輕死其父之心況其父之死實死于其子之藥許止不嘗藥之罪小不以父病付醫而輕進毒病之藥以死其父之罪大此而不坐以弒父之罪則亂臣賊子皆得進藥以毒其君父而免于大惡而大法滅矣故三子之言不嘗藥之言以出其大心者斷也案非斷不定斷非案不明固不可有案而無斷亦不可有斷而無案也或曰傳但言不嘗藥耳胡以知其爲毒藥也曰傳不言疙乎治疙劫劑毒藥居多不經醫進劫劑可知因其有毒故不先嘗服而卽死益知爲毒否則許止實弒其君三子胡以同担一不嘗藥之言以出其大惡之罪許止之藥果非劫劑而偶未先嘗孔子又何忍遽人以大惡之罪也哉或曰子之論許止者然矣論趙盾者竊願復有請也越境乃免左氏所引孔子之說獨非案乎子既幷信三子何獨廢此說也曰良大夫之言非孔子之言也自此以下皆左氏之斷而非案也余之不廢三子不廢其案焉耳若夫斷則既有孔子矣又何庸左氏者爲之斷也斷也夫董狐之言固明以趙盾爲與乎弒者也左氏意中固竊以趙盾爲則以爲猶非爲實與乎弒者也左氏聞之古之良大夫也故本傳曰民之主也他傳曰宣孟之忠皆以爲良大夫也既以爲良大夫而又非實與乎弒故斷以爲法受惡而惜其越境乃免也然恐已之言不足取信後世故託之于孔子猶諸傳之託于君子以徵信也先儒辨之者衆矣固不獨歐陽子之疑之也歐陽子疑其斷者是而欲幷廢其案且盡廢三子者之案則非也案非斷不明固不可有案而無斷亦未可有斷而無案也

前編周敬王十四年　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臺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賦無衣七日不食晝夜哭於庭七日乃發兵救楚五戰及柏舉敗吳師昭王復國封包胥於申

梁子曰壞宗廟徙陳器撤之室而妻其大夫之妻臣按伍員以逋逃之子贏餓之夫一旦得志于吳興師伐楚五戰五捷入其國都走其君相與鞭其先王之墓分其君臣之室復父兄之讐快生平之志誠一世之雄也哉而惜乎不學無術以鬱忍之性逞血氣之勇創自昔所無之淫惡而亂于古君臣夫婦之大倫也夫殺伍奢者平王而實賚無極也伍員欲報讐報無極可耳而胡以報平王也使君而可報苟非聖帝明王刑罰豈能悉中則無不受鞭墓分室之慘禍矣有是理乎況伍奢之言亦有取禍之道而無周身之防也哉事君有死無二辭而天亦止施之以薄罰其爲是與是則伍員者固楚之亂臣吳之忠臣而伍奢之愚孝子也綱目仍春秋書法于

故君前則名其父父在得死其君有資于事父以事君無悖于事君以行孝盡忠子君即盡孝子父不忠于君即不孝于父誠以君即父之君而父即君之臣也而可孝父以仇君者乎孝父以仇君者似孝而非孝也似孝而非孝者不學而無術者也以鬱忍之心逞血氣之勇創自古所無之淫惡而亂千古君臣夫婦之大倫伍奢有知必不願有如是之孝子也然則伍員微論其不克盡臣道也又豈得爲盡子道者哉雖然其于楚國固爲悖逆而于吳不愧爲忠臣也屬鏤之賜夫差之失刑實甚後之論伍員者每多恕辭而天亦止施之以薄罰其爲是與是則伍員者固楚之亂臣吳之忠臣而伍奢之愚孝子也綱目仍春秋書法于

戰書爵而于入郢即舉其號其罪吳甚矣畀吳即以罪員也糾日暮途遠固可倒行逆施至于此極乎此千古君臣父子之大閑而未有詳辨之者故因綱目之書法而專論之

前編周敬王二十四年

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衛　史記云匡人以爲魯之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　臣按甯武子之殁已百餘年即云謚法偶錯而甯殖甯喜皆逐主弒君之人豈有使從者爲臣之理況甯喜誅于獻公後元年亦隔越四五十年喜之後無在位得謚者何從爲臣且畏匡之禍勢不旋踵至衛求臣事非旦夕必得從

者爲臣而後得去不幾索涸鮒于枯魚之肆邪應從曲三
終而圜解之說勿從荒唐之史記以惑亂後人也

前編周敬王三十五年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曰楚子期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林氏曰此延
州來季子不書誰不在季也按延陵州來皆季札私邑故
曰延州來季子蓋季札吳壽夢少于也壽夢以魯襄公十
二年卒至此七十有七年矣壽夢卒時季札已能讓國計
是時年當十五六迄今蓋九十餘歲矣 臣按季札之賢智
爲春秋名卿大夫冠冕豈有老不知止以九十餘歲而猶

主兵之事夫差亦豈敢以兵凶戰危之事煩九十餘歲之
王叔父邪攷季札生平惟奉使而未嘗主兵豈壯不足使
而髦乃足使邪況前傳云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國且
不入又豈有主兵之事邪林氏及涓上皆爲延州來季子
五字所誤不知延陵州來既皆季札私邑而季札之子孫
又豈不得以季爲氏如魯季友之後皆稱季氏則左氏所
稱延州來季子者非札之子卽札之孫而非卽季札也或
謂務德安民之言恐非季札不能道則以季子燕貽之善
豈不容其有賢子孫邪

前編周敬王三十九年

齊陳恒弑其君壬立其弟驁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

可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者特孔子之餘事也豈
計魯人之衆寡哉 臣按曾論集註并載胡氏之論曰仲尼
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但陳恒弑君孔子先告哀公後告三
子哀公不能主而三子復不可孔子討賊之心盡矣討賊
之法亦窮矣而胡氏乃別出一法以通孔子之窮曰先發
後聞夫陳恒者何人也能弑其君之人也又況世執齊國
之政世收齊民之心立其君于橐中而羣臣莫敢不從易
其君如置棋而舉國莫敢不順幷非凡弑其君之賊之可

比也然而遂臣遺老亦有傷心俠士義民豈無隱痛苟聞
討罪之師必致同仇之憤此孔子所謂其民之予者半不
予者半也顧不予者雖半而予者已半是半齊國之人皆
爲之出死力以抗敵者也而胡氏乃欲先發後聞孔子時
已致仕既無徒御而公室四分哀公幷無一民尺土豈欲
孔子隻身而闖然入于虎口邪而三家之甲之不可發也
則固斷如矣揣胡氏之意而不得則或以孔子有弟子三
千人爲可發之往討夫三千云者總計孔子一生在魯及
適齊衛諸邦凡得見一面以仰德容奉一言以爲明訓者
皆是而非受業于一堂常聚于一國者也故陳蔡相從止
于十人而且有皆不及門之歎四科皆高弟親炙最久猶

尙如此而況七十二賢乎況三千弟子乎且卽有三千弟子而申何在兵何在車何在馬何在糧何在一切攻城之具尊食之需何在而輕言發乎卽全備矣而欲以三十乘之師攻千乘之國亦與驅羊入虎口無異而輕言發乎至程子之言固異於胡氏而亦未熟計乎當時之事勢深察夫行軍之機要而但據理以折左氏焉耳當哀公時天下豈復有所謂天子方伯者哉前此數十年季氏逐其君昭公其時已無天子矣而齊晉爭霸似猶有方伯者然而景公則屬唁焉耳荀躒則掩耳焉耳卒至死子乾侯而季氏固無意也況哀公時乎哀公時之天子更無論矣方伯則政在四卿矣智趙韓魏之徒皆陳恒也特其勢分而爭尙未定耳使得如陳恒之專國卽無不欲爲陳恒之所爲者而告之乎是則上告天子卽無異于告三子也既無天子方伯之命而欲率與國其孰從之至云以義不以力則兵固以義起而亦必以力勝義猶風也力猶火也義能鼓力而使之強也猶風能鼓火而使之盛也一二人仗義以冒千百人之白刃未有不立斃者也而乃以勝齊爲孔子之餘事不必計魯人之衆寡則孔子雖勇逾賁育謀過孫吳亦無道以制陳恒之命而正其罪也必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如暴虎馮河之死而無悔者也故夾谷禮會孔子猶具司馬而況子兵凶戰危乎如但以義而不以力則萊人噪而孔子殆矣夫墮都出甲之舉以君與三子之命行之以重兵臨之而成不受命卽不能墮積重者難返而攻守之勢異也況強敵如陳恒可不計魯人之衆寡徒以義而不以力也哉故予者半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也力既足用而義乃得鼓之使強我戰則克者此也況欲違三子之意而強出其師兼之以小伐大以弱伐強尤必需此審勢料敵之言使知有勝而無敗以庶幾萬一之得遂吾請乎或曰是則然矣顧程子以仁者無敵何況存神過化之聖人孔子復有我戰則克之言故以勝齊爲餘事不必計魯人之衆寡而胡氏遂以爲可先發而後聞皆有此事不必計魯人之衆寡則孔子雖勇逾賁育謀過孫吳亦無道以制陳恒之命而正其罪也必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如暴虎馮河之死而無悔者也故夾谷禮會孔子猶具司馬而況子兵凶戰危乎如但以義而不以力則萊人噪而孔子殆矣夫墮都出甲之舉以君與三子之命行之以重兵臨之而成不受命卽不能墮積重者難返而攻守之勢異也況強敵如陳恒可不計魯人之衆寡徒以義而不以力也哉故予者半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也力既足用而義乃得鼓之使強我戰則克者此也況欲違三子之意而強出其師兼之以小伐大以弱伐強尤必需此審勢料敵之言使知有勝而無敗以庶幾萬一之得遂吾請乎或曰是則然矣顧程子以仁者無敵何況存神過化之聖人孔子復有我戰則克之言故以勝齊爲餘事不必計魯人之衆寡而胡氏遂以爲可先發而後聞皆有此機要爲耳

後學沙誌衙謹校

墨海金壺陶社校刊

貶封登仕郎江蘇江陰縣附生夏敬渠恭撰

正編 周顯王二十八年

綱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目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 臣 按孫臏田忌龐涓史遷豈皆羲皇上人乎試問自古及今有率十萬人入敵境止行二日未接一戰而卽亡七萬人者乎果如是孫臏亦皇遽遁歸耳抵魏城必無一存者而亦無用龐涓之拖擊矣齊師在前魏師卽踵其後此七萬人如妖如鬼如飛鳥魅魏師而過莫得而一切攻城止宿所需之具俱化爲異物而無一可見邪而孫臏謀之田忌從之龐涓信之史遷傳之非羲皇上人混沌未鑿者而皆是邪但言減竈示弱可耳而必實之以五萬三萬則甚矣其愚不可及也或謂綱目旣載之矣將朱子亦愚人乎曰綱目集于朱子之門人朱子固云不及細看且古來傳聞後順口讀過類此者多無愚智之可言也特謀之從之信之者之愚耳而史遷爲龐涓孫臏立傳卽非讀古人之文者可比愚之一字恐亦無可解免也

正編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綱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目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以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 臣 按國策誤以此書爲田單復齊之時致書中所引棄腹事不合故諸家謂係後人擬作但後人旣能僞擬此書豈不知棄腹事在後而自爲必敗之說史記云其後二十餘年最合特不應仍屬之田單于襄王十九年至趙爲將後卽相楚不復歸齊無更有爲齊將兵之事傳末燕將自殺田單屠聊亦非是當依國策燕將刎鴈而歸與書意相協仲連之排難解紛亦見如傳所言則仲連一書殞燕將之生死聊城之衆固有罪而無功耳豈所云排難解紛邪

正編 秦始皇三十三年

綱 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目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 集覽云贅壻徐廣曰男無聘財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壻索隱曰壻如人身之疣贅是餘賸之物 臣 按行卿注贅壻並引二說未及折衷讀史者將安所適從玩目中贅壻與逋亡人同列則卑賤之意可知古人重本抑末賈人逐末亦其類也男無聘財以身自質則貧而無志卑賤甚矣與賈誼所云家貧子壯則出贅爲秦俗之敗者正相合若依索隱則人孰非壻將何所區別以發之亦不得與逋亡人同列矣固當以徐廣之說爲是

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
韓公子成爲韓王目居鄭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
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
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
將皆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
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 集覽云瓚曰楚
人怨秦雖三戶亦足以亡秦索隱曰瓚與蘇林解同韋昭
謂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左傳以畀楚師于
三戶杜預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無疑南公識
興廢之數知亡秦必于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

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正誤云今按
三戶有二說以爲地名恐是但于雖字文勢不順豈南公
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爲疑似之語邪 臣按三說中韋說
固非索隱亦屬附會當以瓚說爲正楚人憐懷王故南公
云然范公引之之意正如是不得因有此地名遂別生枝
節致與雖字之義背謬正誤復曲爲之說皆失范增之意
矣南公纔識興亡之數或能決于何時豈能決于何地既
定其地而又故爲疑似之語支離益甚且羽雖破邯秦固
未亡也秦之亡亡于沛公之屠武關破嶢關而沛公固楚
懷王所命以伐秦者南公之言固驗也何必曲爲之說也
哉

綱沛公擊嶢關破之目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
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
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臣按程子稱張良有儒
者氣象而挾詐要利如此與戰國傾危之士無異其何以
爲帝者師乎綱既書擊破目中又詳注其反覆之實朱
子之意可知而尹氏既不發明劉氏亦不論其書法固當
有以補之也

正編 楚義帝心元年

綱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目沛公見秦宮室帷

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
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軍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
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臣按此
漢得天下之始事也而還軍霸上乃發于樊噲之說皆失
特將相無種豪傑亦無種也世皆以噲爲驁猛之夫而不
知其爲豪傑之士觀其瞋目而責項王流涕而諫高帝皆
有深謀遠慮非特斗斗武夫也沛公樂秦宮室婦女而貪
獨徹褰視之乃爲無用以發沛公之意其智乃在留侯
之先噲眞人傑也哉不知噲者鮮不以爲徒勇之夫也故

綱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目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矣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願與漢王挑戰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臣按分羹之言千古未有之大惡目中詳載而尹氏劉氏不置一詞迂儒或以爲行權救父則更失朱子之意遠矣綱目前旣備載漢王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致太公爲項籍所虜以明其陷父之罪後復

書楚與漢約和解而東歸王追項籍于固陵以蓄其忘父之非而此復載其分羹之言幷歷數羽之十罪以觸其怒則朱子之惡漢王洞若觀火而尹氏劉氏均不置一詞何也至行權救父之說不特大悖朱子之意而亦凡爲人子者所不忍言也子食父肉忍出諸口雖生于空桑者不能也項王雖云婦人之仁而刺縣令斬宋義弒帝殺子嬰掘始皇冢坑秦卒二十萬兇暴無比分羹之言一出而太公之肉卽腐此其常情常事乃忍以其父嘗試邪羽怒欲殺之幸項伯勸而羽適聽耳漢王能必項伯之勸且必羽之聽乎而更數羽十罪以激之是不啻藝以焰而速之烹也投鼠者忌器乃視其父曾器之不若太公雖幸而不死

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目漢遵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飢疲

今釋而勿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書法云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竇請而以楚歸爲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　按書楚與漢約者見楚之欲和太公竇請而以楚歸爲文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集覽云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　按綺里季獨未注爲何姓字人疑有脫誤而借　閻數本皆同姑闕以俟考　甪里先生河內軹人黍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綺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正誤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杜甫詩有黃綺終辭漢則固以黃爲氏也　按索隱既有考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羣輔錄皆同則黃非氏明矣正誤別無所本但以杜詩爲據不知詩人琢句別有鑪錘固不妨任意錯舉邪以綺里季爲一人則綺里其地季其行次說有可通以綺里季夏爲一人則不可通矣雖他說有以東園公爲轅秉與索隱互異者而綺里季爲朱暉則非綺里季夏也夏黃公爲崔擴則固氏崔而不氏黃也夫欲正人之誤必確有所見方可立說似此枵榍無據之說何以服行卿之心邪

甚而豈肯子以討賊之義乎劉氏之見與綱目書法正相反矣

正編　漢高帝十年

綱　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目　帝猶欲易太子于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集覽云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　按綺里季獨未注爲何姓字人疑有脫誤而借　閻數本皆同姑闕以俟考　甪里先生河內軹人黍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綺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正誤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杜甫詩有黃綺終辭漢則固以黃爲氏也　按索隱既有考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羣輔錄皆同則黃非氏明矣正誤別無所本但以杜詩爲據不知詩人琢句別有鑪錘固不妨任意錯舉邪以綺里季爲一人則綺里其地季其行次說有可通以綺里季夏爲一人則不可通矣雖他說有以東園公爲轅秉與索隱互異者而綺里季爲朱暉則非綺里季夏也夏黃公爲崔擴則固氏崔而不氏黃也夫欲正人之誤必確有所見方可立說似此枵榍無據之說何以服行卿之心邪

正編　漢惠帝七年

綱 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　平夏五
月日食既　書法云先是食三朝可爲大變矣不數月又
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發明云日食正
旦天下大變甚于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惠帝即
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　臣按日月之食皆有常
度本無災祥可言古人設救護之法借以爲儆心之具而
不必鑿指爲某事之應已論之于前矣今尹氏劉氏復鑿
禍一發必先除大臣之害己者將首戮交讎之平勃何劉
氏之能安勃既入北軍猶爲左右袒之令以持兩端呂產
入宮不得徘徊往來尙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但令章入
宮衛帝賴劉章入宮即擊產殺之并殺長樂衛尉呂更始
還報勃勃起拜賀乃敢捕治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是
安劉氏者章也非平勃也然則高帝之料勃與平勃之料
王陵者皆幸中而非出于必然也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
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
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胡氏
程子皆未察勃之本心故各爲此正論夫至軍中皆左袒
勃尙恐不勝況初得呂氏所掌之兵而敢不探軍士之心
而直驅之以義乎故必朱虛已殺產興更始然後勃起拜
賀而始分捕諸呂也曰左袒右袒曰尙恐曰未敢曰拜賀
曰遂遣史氏狀勃之畏葸而歸功于朱虛者詳矣至矣而
猶謂安劉氏者勃與平乎故即自已然論之安劉氏者朱
虛侯劉章也非平勃也

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胡氏曰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
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
陵讓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
後君亦不如臣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
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僅保而
已矣　臣按平勃之安劉氏高帝言之平勃任之論史者無
不然之即胡氏有僥倖之言亦以平勃爲安劉氏者也
則謂即自已然論之安劉氏者朱虛侯劉章也非平勃也
若平勃者幾危劉氏而未必能安劉氏者也陳平驅疆
邪說令台產得居南北軍復與勃阿后意封諸呂似爲王

綱 封宋昌爲壯武侯 目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歡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爲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于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于天下也 臣按史臣與胡氏之意皆以殺修代來功贊帝心之公且廣然朱虛齊王之功什伯于宋昌而求加毫髮之賞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則亦有示人不廣而私其故邸之屬者且不得言遠近歡洽乃修代來功也夫朱虛本意欲立齊王故帝衛之不加封賞昌則公廣之心益可以爲後世法矣

綱 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 目 光女爲上官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納之光以爲尙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言于長公主召入爲倢伃遂立爲后 發明云昭帝是年春秋十二而上官氏亦始五歲遽乃正位中宮此則霍光不學之故耳綱目書貴之之語特欲動淳于衍之詞迫許后旣前顯因勸光內女則光非有納女之意而爲顯所勸成可知乃硬坐光以悍許后之立而幷謂顯之邪謀蓋發于此豈不冤哉五歲至立時或不止五歲矣書法云后方六歲與此互異惟霍光不聽故安別求長公主納之亦未可遽責光之不學也桀與光同受遺詔長公主又共養省中光亦有不能強爲者觀後桀父子爲外人求封不許遂共謀除光奏上光卽止晝室中不敢入則時勢可知矣蓋自長主自殺桀安伏誅光始無所擊肘尹氏于此時責之明與目中所載違異殊屬不必也

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目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旣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于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與 臣按尊崇外戚優寵宦官皆爲政霍光以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深得治體厥後恭顯擅權王莽簒國非崇寵戚宦之所致邪何必深文求之指爲愠許后之立乎公卿心儗亦未有言調公卿但心儗而未有言非調光之未言文義甚明乃曰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何周內之甚邪光妻顯雖有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之語特欲動淳于衍之詞迫許后旣前顯因勸光內女則光非有納女之意而爲顯所勸成可知乃硬坐光以愠許后之立而幷謂顯之邪謀蓋發于此豈不冤哉五胡

漢王鑒等諫劉聰之立后曰刑餘小醜不足以塵汙椒房則公卿之舍許氏亦非逆理及詔求故劍而卽請立許氏不惜以刑餘小醜母儀天下則以曲成宣帝不棄糟糠之意而非立后之通義也后與天子爲配上承宗廟下演儲貳母儀兆庶表率宮闈其事至大所係甚重必當妙選清門淑質而可汙以刑餘小醜乎是則欲立許氏者宣帝之盛德而舍許氏者非公卿之逆理也但當博采賢淑不應獨儗光女耳霍光雖云不學而臨事頗有執持如不聽上官氏之內女不許丁外人之求封及是時許后旣立而不封廣漢以帝宣帝之指皆其特立不阿之節而後人每執不學無術之見吹毛求之深可嘆嘆胡氏更以愠許后之及求者矣漢章武時魏主丕欲追封卞太后父母尙書陳羣蔡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主是其議詔下臺閣永爲後式是太后之父母且不得封況后父乎霍光不封廣漢蓋兩得之胡氏譏之斯爲逆理耳

正編　漢元帝竟寧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歡喜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臣按范曄後漢書亦載昭君事與此互異後人襲謬承譌皆主後書不主前書猶傳

立坐之幷謂覆宗之禍亦由于此則雖吹毛者亦有所不及求者矣漢章武時魏主丕欲追封卞太后父母尙書陳羣蔡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主是其議詔下臺閣永爲後式是太后之父母且不得封況后父乎霍光不封廣漢蓋兩得之胡氏譏之斯爲逆理耳

正編　漢元帝竟寧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歡喜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臣按范曄後漢書亦載昭君事與此互異後人襲謬承譌皆主後書不主前書猶傳

屠岸賈事者主史記而不主左傳自劉宋及今未有辨其非者杜甫之詩世稱詩史其所云一去紫臺獨留青冢畫圖省識環佩空歸亦祇駁去青冢之說收句千載琵琶作胡語雖證明青冢之誣而分明怨恨曲中論則反成范史之誤餘所傳昭君緣詩歌樂府皆由范史附會而成論史者所當明辨之以定千載之是非者也後書云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此卽非是單于請婚從無以五人賜者旣以五人賜昭君又安得獨號寧胡閼氏云昭君因不御悲怨請掖庭令求行此更非是不特昭君不敢代陳前書云昭君生一男伊屠智牙師及妻後單于生二女長須卜居次次當于居次次當無上書求歸事後書則云昭君生二子而無生二女事且有上書求歸之說范氏于匈奴傳本不必入昭君事而特爲敘之乃明與前書互異此或由習俗傳聞候以王建女細君入胡悲怨及上書求歸爲昭君之事而妄翻前案耳攷前書作于班固與元帝時切近又嘗隨竇憲征胡見聞旣確而其妹班昭在宮教授后妃其弟班超在外都護西域于昭君單于之事尤所深悉范氏于數百年後妄爲改易旣無以摘前人之謬又無以證已說之信不知而作其蔑甚矣讀史者但將兩書對勘卽知前書之近情而後書之非理況孚帝時王莽欲悅太后諷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尤足證明前書生二女之是而後書無二女之非也說

正編　漢質帝本初元年

綱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立

吾侯志入卽位　目　冀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尙可活語未絕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言宜詢訪公卿廣求羣議冀乃召百官大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賜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夜往說冀不如迎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說太后策免固明固不免蠡吾不得立梁冀弒帝之謀必露故冀急白太后而免之固之免正由于討賊何反責其不能討賊邪夫所謂發明者將以發明綱目之意耳乃綱既深予固曰又并予喬而尹氏獨反綱目之意而貶之且不遺餘力以貶之可勝慨哉

正編　漢桓帝建和元年

綱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發明云李固杜喬之二君誠忠于漢者然冀負弒逆之誅二君不能營其罪于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遂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臣　按蠡吾侯既立梁冀弒逆之謀終已不讎何從營其罪于天下而貸其不達大臣之義乎綱目書而無補也　臣　按目中明載李固伏屍號泣推舉侍醫何云不明春秋之義夫推舉侍醫卽推求進膳之人考校致疾之由也不得其由可卽以冀爲弒君之賊而聲其罪于天下乎進膳之人爲梁冀所使必堅不肯承而議嗣又刻不可緩且必有賢明之君足以制冀而左右乃敢實吐其進毒之由則致書與冀欲期公議事非得已而謂聽命于賊

正編　漢桓帝建和元年

綱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發明云李固杜喬之二君誠忠于漢者然冀負弒逆之誅二君不能營其罪于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遂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臣　按蠡吾侯既立梁冀弒逆之謀終已不讎何從營其罪于天下而貸其不達大臣之義乎綱目書法例義非一不可執一律以論之也凡書下獄殺之抑又甚矣如以不書故官爲二君罪則前書策免太尉固太尉喬矣後又書求故太尉李固後矣前後皆書而此獨不書故官者甚梁冀也以二君皆無官矣而猶必殺之爲已甚也綱目例義有當合前後文考之者此類是也況目中備載王調之貫械上書趙承等之要領通訴

市里聞之皆稱萬歲吳祐之詆斥馬融戒廣之悲慚流涕亮班之臨哭不去楊匡之守護屍喪而或則終身不仕或則自免歸家皆津津道之不啻口出所以表二君至矣而謂責二君失職乎則甚矣尹氏之論之迂且謬也

綱 正編 漢桓帝元嘉元年

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臣袁

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

其邱山之惡而論其毫芒之罪詔以俸贖特書于册參議之也 臣按冀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弒質帝宮省事祕非

朝廷肅然 發明云冀身負大逆而張陵以帶劍劾之舍

推勘得實不能坐冀以弒逆之罪也李固欲推舉侍醫卽爲冀奏免其邱山之惡從何著明桓帝方德其立己極意推崇李杜既殺冀威震朝廷賴有一張陵不畏強禦叱出尊劍跪謝不應劾請廷尉論罪雖由桓帝失刑祇以俸贖而藉以折衝奸之氣肅朝廷之體綱目特書于册以示褒而尹氏乃參譏之傷忠直之志而失綱目之指不已甚乎

正編 漢桓帝延熹二年

綱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發明云綱目書伏誅而不去其官僅與發憲同科而不與莽卓比者譏漢人之失賊也

臣按綱目書法書免書殺而不去其官者免無罪殺無罪也不去其官而以罪書者免有罪殺有罪也至書伏誅則

舍生而辭者小諒不辭而從者大業也壽雖辭能禁晉武之不作魏史乎設以他人爲之則必尊魏以正統而篡竊之罪不彰夷狄于僭國而季興之業不著公是公非之義泯故國故君之痛深矣壽是以毅然而爲之凡所以彰魏之篡竊著蜀之季興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由是習鑿齒得以帝蜀于前于朱子得以帝蜀于後而後世皆咎昭烈爲正統抑強魏爲僭國皆壽之力也卽如發明所云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而不言昭烈討操之舉綱曰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夫范史之載董承據壽之蜀志也其不言昭烈討操則范史之失也綱目之特筆起義亦據范史所據之蜀志也非蜀志則朱子且不知有昭烈

與董承同謀誅操之事又何從特筆起義以誅亂臣賊子乎故昭烈之興操戰者數矣獨此書討者據壽之蜀志也壽安得徇小諒而辭晉武之命尹氏又安得以謬妄無理譏切陳壽也哉

正編 漢昭烈帝章武元年

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發明云陳壽著三國志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主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 按晉受魏禪若以天子之制予漢則晉所受者僞統而非正統矣壽爲晉武作魏史得如是昌言之乎是不得不以天子之制予魏也然壽之微意則帝漢不帝魏故不祖馬班史例而特

廢本紀且不曰魏書而曰三國志不曰蜀主劉備劉禪而曰先主後主不曰吳夫人張夫人而曰皇后吳主權孫亮直稱孫登孫慮孫和孫霸孫奮而禪永理璿稱太子稱先主子稱後主子並未以列國待漢也傳先主曰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傳操曰漢相國參之後繼漢統者宣帝之後乎宜漢相之後乎于先主則曰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宏世仕州郡世系何等光明于操則曰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世系何等污賤于先主則曰不甚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明其不爲儒生章句學深沈大

度同符高祖于操則曰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明其爲奸亂之徒于先主則曰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目能自顧其耳于操未嘗一字言其形貌明先主有天日之表而操無奇焉于先主則曰舍東南籬角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時于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于操未嘗一字言其符瑞明先主有有圖讖之祥而操無聞焉其評先主則曰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評操則云擧申商之法術談韓白之奇策壽之意爲帝漢乎帝魏乎至曹丕篡漢有李伏劉廣許芝辛毗司馬懿等先後表疏圖讖陳勸上

言然後獻帝下詔禪位羣臣屢奏獻帝屢詔凡十三丕辭亦十三獻帝傳所載至數萬言而薛盡刪之不存一字迨先主紹統則備載劉豹許靖等諸疏疏中復言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其畧丕之禪而許先主之帝明矣于丕之禪則曰乃爲壇于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成禮而返所記何事所成何禮率畧荒忽如不欲書至先主則于許靖等疏中明言建立禮儀上尊號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而即述其昭告之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汨亂四海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顯操乎丕藏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享祚于漢家永綏四海典禮斯穆詳命禹皇不特正統孝興大義彪炳而操丕漓忌篡奪之罪亦彰較紀丕之禪率畧荒忽者何如壽之帝漢而不帝魏也至明且切矣讀龍元年漢吳合盟盟辭四言俗字歷數操丕叡三世悉逆而分裂其地略無回護討賊之心治云者不過錄古事以資治道原非爲分別正閏統系而設非必温公之識大暗于朱子也北漢特無足相如諸葛扶之言以定蜀之爲帝都而許負之言則納薄姬于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闔謹扶之言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遂遣與服圖竊神器其戕甚矣觀益土吳氏之感歸昭烈則壽之意明以魏豹劉歆比爲而以光武比昭烈無疑矣壽于先主傳中不便昌言其得正統帝天下故首以二牧發之其指明其詞顯欲使人開卷了然也至通鑑之以魏紀年者宋受周禪周受漢禪與晉受魏禪魏受漢禪無異劉崇之稱尊于北漢與昭烈之稱尊于蜀無異而劉崇爲帝弟帝叔帝父較昭烈之遙遙華胄者更爲切近如以昭烈爲正統則必當以劉崇爲正統太祖創係僭號而太宗未滅北漢以前之位號皆僭矣明論前代之統系以暗削本朝之位號豈臣子所敢出此通鑑以魏紀年而不帝蜀漢之故也温公以劉崇之嫌尚不敢于帝蜀豈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陳壽當晉初受魏禪而敢明帝蜀漢乎至朱子則時世既遠且南渡偏安不敵中原之金國恐後人以地之大小定統之正閏而綱目一書又全倣春秋之例筆削則削非魯史舊文可比故不妨大書特書明昭烈承獻帝之後而紹漢遺統也在温公則時世切近何敢不避嫌疑且資治云者不過錄古事以資治道原非爲分別正閏統系而設非必温公之識大暗于朱子也北漢特無足相如諸葛

諡爲尤協而陳志之稱後主則別有故也壽欲陰以正統于蜀所最難者生時一帝字死時一崩字因後世皆以君爲主故以主字代帝而曰先主後主竟典有放勳乃殂落之文故以殂字代崩而曰殂于永安復恐後人未遽其旨或致錯會故于二牧傳補內下慶鍾二主句以見主之卽帝復特載諸葛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以見殂字卽崩俾帝蜀之意明如日月而不可叢蔽時若山嶽而不可動搖以鬼斧神工之技成天造地設之文讀至此當爲之擊節稱快讀歎驚喜而後人習焉不察且更吹毛索瘢之無已也有執魯子家之說以壽稱先主後主爲卑其後君也不知大夫稱主惟春秋時爲然至戰國則已非其例矣梁惠王初稱天下而魯侯稱於中興之業使得且稱爲主父在魯侯固不敢貶梁王爲大夫而武靈亦豈自貶爲大夫之父邪自是以後曰人主曰上皆稱其君父之詞又豈以其君爲大夫之有功于蜀漢者甚大後人不爲表章而反吹毛索瘢議論蜂起尹氏爲綱目發明勤輒譏訕以盡沒陳史之苦心則亦未嘗察夫陳壽之微意也

後主建興元年 改興云陳志昭烈稱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朱子偶未及改也 臣按汪氏據凡例以正稱後主之誤

處季興之業壽之功與諸葛相得益彰矣設壽不任史事而以他人爲之則主魏者必什九而主蜀者或什一其主魏者無論矣卽或主蜀既不敢明抑操丕以干時議復不能壓尊蜀漢以俟後人必且左支右絀勢屈詞窮而欲如壽之嘔心瀝血出鬼入神以成此天造地設之文斷不能矣此壽所由不靜晉武之命而毅然爲之也與

書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發明云司馬懿用兵如神然每與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懼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妄辭譏評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者非一可勝嘆哉 臣按諸葛有王

佐之才陳壽心悅誠服竭力贊揚不啻口出非諸葛不能當陳壽之詞非陳壽亦莫罄諸葛之美而尹氏以爲妄肆譏評謬矣請得據諸葛全傳而詳攷之其傳首至元本一段敘諸葛之本籍流寓姓名譜系既詳且明躬耕至信然一段表其形體抱負而隱以伊尹之耕莘比之時先主屯新野至凡三往乃見一段又湯三使往聘而幡然之趣也隆中一對縱論天下逆計大業瞭如指掌諸葛之卓識曠世後人讀之流連慨慕千載無已者壽之文章有以達之也魚水之喻固昭烈之任賢勿貳實諸葛之才力足以感之劉表長子琦至江夏太守一段雖于亮無輕重亦可見其居心之謹密慮事之精詳惟俄而表卒一段爲寫當時

事勢亦見時事敗謀臣離散惟亮一人說吳破魏獨開洪業也先主至于夏口至以充軍食一段其辭命則抉溜灌河其料敵則發覆觀火轉成敗于一旦定鼎業于三分非諸葛不能行非壽亦不能言也建安十六年至足食足兵一段言諸葛始鎮荆州繼守成都如蕭何之在關中寇恂之在河內轉輸不匱使高光無內顧憂而派江分定郡縣則非特守不喪員而攻亦破竹也二十六年至領司隸校尉一段敘諸葛之明大義定大計使漢業絕而復續章武三年至咸決于亮一段曲狀主臣一心形骸無間而孫盛無識顧指爲詭僞之詞非託孤之謂是不知先主之心亦不知壽之意指者也先主與諸葛其君臣之交至深極篤豈容有詭僞之詞旦先主豈不知諸葛之明而猶得嘗以詭僞之詞孫盛此言不幾以先主爲險不可測之人實又了不曉事之人邪蓋知于莫若父禪之不能先主固知之深矣與其爲袁本初劉景升兒子何如託諸葛宇下不失節于仇讐猶得世守藩服保其宗祀乎此先主之實心遠慮不知幾費經營幾經顧慮方爲此言而亮遂以死任之事無巨細咸自決焉雖念楊顒忠告至垂泣三日而終于手校簿書流汗竟日者所感至深而非爲詭詞所惑也上輔其誠下矢其赤表裏洞達纖悉不欺壽所以許爲舉國託孤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而古今之盛軌也視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避流言反若諸葛處之爲優此則時

勢有不盡同而要之忠可格天誠能喻物實有無忝于伊周者而非壽亦不克章明之也南中諸郡至國富饒爲一段乃使治戎至屯于沔陽爲一段言其東和孫權南平孟獲使無憂後顧然後治戎講武大舉北征以討賊而興復也閒載出師一表俾諸葛心事光明精白剴切纏綿至今如見六年春至總統如前一段言諸葛出師以律威震關中及馬謖傾敗猶能拔敵而還且戮謖而不狥其私自貶而不匿其過所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冬亮復出散關至射殺郃一段言諸葛出每斬敵拓土而俱以運難繼而退故無大功十二年至天下奇才一段言諸葛屯田以足糧大舉以興復魏雖死守而背水爲壘誓不再常諸

葛兵可久住志可必伸乃天不祚漢而卒于軍故結之曰宣王豪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夫以蠡之用兵如神而嘆服如此諸葛不死魏能久支乎故非壽之筆墨能委曲達之則一出而大敗屢出而無功以至于死或更如魏書所云糧盡勢窮一夕燒營遁走發病卒而已能使諸葛生氣奕奕一似旦夕成功而特爲命所限者壽之文爲之也而謂壽以成敗論人乎亮遺命薄葬數語志諸葛之識且明儉也詔策全載略一結束初亮自表一段追始要終以驗其公忠長于巧思一段兼稱其才技亮吉校書奏數語更美其文藝六年立廟恩在本國也鍾會祭禁誠感敵國也弟均于贍傳之通例也通攷全傳無一閒字贊句

表揚稱嘆盡情竭致文至此亦可已矣而壽復出奇借前箸助和嶠所奏將別應奏上之書闢人傳中重復咏嘆美其治國則云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原其志趣則云進欲龍驤虎視道括四海退欲跨凌邊疆震蕩宇內述其身後之思則云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推其致化之實則云以邀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惜其功業淩遲大義不及則委之于天命辨其文采不及而過于丁寧則比之于周公使諸葛之品超出于蕭曹良平之上而與阿衡公旦跨濟後先壽非諸葛公千古一知已哉而以爲成敗論人便也目詳列諸葛氏集目錄凡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以示諸葛之文無一字可遺評復摘其爲相之善重疊稱美其推崇諸葛盡矣蔑以加矣所不予者惟應變將畧耳蓋爲連年動衆未能有克及任馬謖而敗屢出而無功以至于死或更如中則曰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勢層層折算而諸葛之將略已不可爲不優況有天下奇才一贊而顧可云妄肆譏評也乎表中治戎貸之幹優于將略四語非陳壽不能知蓋諸葛一生自任只謹慎二字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寧拙而成毋巧而敗秉吾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而必不與暴虎馮河之徒置三軍之命爲孤注以幸勝于一擲此魏延子午谷之計

行險僥倖諸葛所斷不肯爲也夫以宣王之人傑且曰天下奇才則將略最優矣而理民之幹更優于將略與表首召公周公之比擬遜道生道之推究適相符合壽一意進諸葛于伊尹周召而尹氏必欲抑之如起翦頗牧等輩者何也更有謂壽父爲亮誅斥壽爲瞻吏又辱于瞻故挾嫌而議諸葛且不爲瞻立傳者壽因史書定萬世之公論不得參以一人一家之私仇然猶恐後人不諒而識其忘父故其本傳先下雖勞不怨雖死不忿數詣于廖立傳復載其垂泣而歎于李嚴傳更載其發病而死見諸葛之刑賞出于至公被罪者聞其卒且涕泣嘆嘆憂憤致死又何敢挾嫌而不極口稱贊乎壽惟不敢挾嫌故極口贊頌乃因

極口貴頌而反致挾嫌之譏此則壽之所不及料者也諸葛瞻既不能乘正以抑黃皓復不知守險以拒鄧艾故宋孫盛云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于賈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朱子謂其論甚精亦可見壽之權衡不爽矣至以索米誣壽尤爲妄論丁儀丁廙家產甫經籍沒何來千斛米且貪吏焉賦不索輕物而索至千斛之米以釁眩人之耳目有是理乎自陳晉以來譏切陳壽者雖名公鉅卿卓識曠解所不能免而未有大爲平反者故因尹氏之論而詳辨之

正編 晉武帝泰始十年

晉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

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發明云司馬師既廢其主儉欽討之名義甚正陳壽志魏乃以反書儉欽且壽前此以魏爲主故于討操之人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也壽既主魏乃復于爲魏討賊之人名以反逆何哉若壽者知其强弱而不知有逆順可謂逆賊之忠臣矣臣按壽寔晉武詔作魏史而司馬師卽晉武之伯父追尊爲景皇帝書亦可如綱目直書儉欽起兵討司馬師乎晉受魏禪不得不以魏爲主主魏者爲晉故耳豈于晉而反可不以晉爲主乎陳壽志魏則書儉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起兵反此不得已之書法也志吳則書魏鎮東將軍毋邱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于巢寨此可與權之史筆也于魏則削官于吳則具官于魏則書反于吳則書舊人善讓史者必求其故矣況明書舉兵權肇而肆口譏評然則壽非逆賊之忠臣尹氏而謂儉欽爲反乎盡沒其苦心權肇之無故而反乎而謂壽之眞以儉欽爲武帝泰始十年

晉以稽紹爲祕書丞 目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稽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事晉室可也稽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且無君臣之義也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母之書不共戴天紹之事晉逆也雖有濤陰之忠焉得免于君子之譏乎分注直載王儀之事儀子哀痛父非命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悲號樹爲之枯讓詩至哀哀父母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感蒙哉觀哀之痛父至于如此則紹之忘親事仇不孝已甚其死于君實死子仇愈傷父之心而不可謂之忠也然見固非司馬公之言亦非究極之論也夫則山濤之

正編 晉武帝太康二年

[illegible]春三月選吳妓妾五千人入宮　發明云此皆亡吳之物既不能舉姐己故事誅之以弔吳民反乃轉其罪嫩又甚益之遂至沈湎成疾以殞其軀大書于册爲後鑒也臣按姐己蠱惑君心荼毒四海誅之或可弔民吳之伎妾選充後宮勢不由己何罪可誅何民可弔而孫皓以暴虐亡國亦非由于伎妾況數至五千之多可濫殺乎但責晉武不當選可矣何必贊此無理之辭以啟世主嗜殺之心也哉

正編 晉成帝咸和七年

[illegible]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目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臣按此論史官記之通鑑綱目俱載之後人且豔稱之尹氏劉氏均不當一詞然實妄論不可不辨也光武統系中興業同開創戰昆陽則遇大敵彌勇拔邯鄲使反側子皆安初至河北即除莽苛政甫建帝號即褒顯賢良信馮異而不疑罷實融而勿替待赤眉以不死置銅馬以赤心伸刺奸之法賜强項之錢杜詩堰堨劉昆第五倫諸賢皆得擢用惠澤及民非若高祖之徒以馬上治也其他如

臺灣社校刊

視太學徵處士戒厚葬卻貢獻抑祥瑞不臣克勤克儉美不勝書視高祖之濫酒色樂宴安輕上傲黷草芥功臣拒諫而獄蕭何封劍欲誅樊噲征匈奴而幾喪其軀堨單于而貽辱後嗣者判若霄壤矣即以武功言高祖則戰輒奔敗至不保其父母妻子而光武未嘗挫衂高祖惟背約而死一有勇無謀之項羽光武則破滅羣雄不可勝數高祖每失籌策賴良平樊噲贊立時補救而蓋延龐萌吳漢等違光武教誡即致危敗且光武之臣不過如縣彭絳灌而無淮陰留侯絕倫之儔然則二帝之優絀可知矣而乃敢輕視光武邪勒自謂行事如日月皎然何乃狐媚王浚以天地父母欲其視之如子而因以襲而殺鹿死誰手則甚矣其論之妄也

正編 晉成帝建康五年

[illegible]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論止之　目亮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遏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太常蔡謨議駁之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書法云詔止之矣其書伐趙何予亮也自是庾翼褚裒司馬勛殷浩雖皆無成而書伐趙者四北伐者一皆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爲臣子狥國之勤也　臣按綱目之例凡正統加兵于僭國皆稱伐僭國加兵于正統皆稱寇況晉與趙有不共之

仇尤當書伐以示臣子之大義乎願不量力不度德輕舉以喪師蹙國者亦綱目之所深戒讀者又當詳攷分注以採綱目之微意未可因書伐而概予之也故諸葛伐魏書伐姜維伐魏亦書伐而分注于諸葛則有出師表作木牛流馬屯田諸法以艱大之于姜維則有仇國論以非議之是同一書法予諸葛不予姜維也明矣此條分注備載蔡謨之議明亮之輕動亡不終日則劉氏所謂予亮者非也自後唐翼伐趙則云百姓嗟怨褚裒伐趙則載蔡謨憂及朝廷之言殷浩伐趙則書罷遣太學生徒于前繼書浩走譙城于後皆非予之也惟司馬勛伐趙綱書拔宛城而目無示貶之意爲予辭耳劉氏不詳攷分注而概以書伐爲

予非綱目之意也

正編 晉安帝義熙八年

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目王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旂旂下置鼓諭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後若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集覽云鼓嚴師古曰聲鼓而戒嚴也正誤云此謂旗鼓嚴整也臣按鎮惡之意在驚擾江陵城中使恟懼慌亂故令將至城時擊鼓戒嚴令後若有大軍又分遣燒船以震駭之使城外人縣聞鼓聲兼見旗幟火光恇擾奔報而鎮惡突師猛士入城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計若但旗鼓嚴整江陵人何由而知且何必俟將至始嚴又何謂令後若有大軍狀也伯載正誤專攻行卿集覽十得八九此獨失之

正編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州軍事目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眞爲安西將軍守關中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宏之皆爲參軍從事沈田子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發明云方裕在長安已書夏人進據安定裕非懵于事機者于是舉峭函東還恐并江左而失之故寧舍峭函而歸非懵于事機也故王眞德云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念尹氏譏其疏畧非知裕心者也裕之失策在猛獸不如羣狐之言致沈田子敢于擅殺鎮惡鎮惡不死峭函未遽失也鎮惡既死而王修復爲義眞所殺峭函乃斷不能守耳司馬光曰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爲亂也以此責裕裕乃無得而辭焉耳

正編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綱六月魏太子晃卒　目魏主欲封其子潛爲高陽王旣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時潛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臣按晃卒于辛卯年壬辰宗愛弑魏主濬時年當五歲乃甫閱癸巳甲午乙未至丙申而卽書魏主立子弘以爲皇太子生三年矣是時魏主濬方當九歲而子已三歲天下豈有七歲生子之事哉放魏書眞君元年六月魏主濬生于東宮閱十一年至正平元年太子晃卒時濬年已十二歲正平二年十月卽皇帝位閱三年皇子弘生是時魏主濬已十六歲生子乃常事耳綱目濬生四年之說其誤明矣朱子與趙師淵手書所云不能細看者非虛語也發明書法均無一言故特揭之以正綱目之誤以杜後世之疑

正編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綱九月梁堰泗水以攻東魏之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目高澄使杜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際位班三事邑啟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投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　集覽云三事三公也職位在三公之班時梁以侯景爲大將軍故曰位班三事　臣按杜檄明指三事爲景之舊職離披不已方言其降魏降梁故云意亦可見而梁乃投以大將軍河南公之利器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也此最易明之文義何竟顚倒而錯亂之邪況三事本大夫通稱亦不必注爲三公集覽錯誤頗多賴有正誤以駁之讀者不爲所障此條正誤獨未及駁故補正之

正編陳文帝天嘉元年

綱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書法云奔矣書梁主何成之爲梁君也曷爲爲成之成莊所以義琳也　臣按陳高祖篡梁而莊爲方等之后世祖之孫固梁之嫡系自應成之爲君非以義琳而始成之也使莊有土有民則莊爲漢之昭烈而霸先爲魏之曹操寧第成之爲君也哉成之爲君綱目之大法而以爲義琳其義孰矣

正編隋文帝仁壽三年

綱龍門王通獻策不報　目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爲之功哉　發明云先儒謂通爲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淑其身亦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篋于齊王之門自取紬拏是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　臣按胡氏尹氏雖皆譏通特指其獻策而言未究其居心之敬肆學術之邪正也通所著書皆自擬孔子而以其徒擬顏淵子路子貢子張諸賢狂悖孰甚焉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隋文旣弑其君幷篡其國較恒之奪此

與彼者其罪更重通乃獻策其門欲與建太平之業與孔子之事若南北之殊轍水火之殊性其學術亦概可知矣即曰逆取順守而不惜枉尺以求直尋願隋文自即位以來二十三年中屢銷兵器屢築長城則秦始之侈心也屢殺功臣則漢高之忮心也壓制酷法則漢武之忍心也屢張異教則梁武元帝之邪心也周主闢即其外孫而盡滅其族是尙有人心者乎除秦國廢太子廢蜀王薄于所厚若此而欲其厚于所薄邪晉殺竇鳴犢孔子回車隋文殺其臣如刈草芥而顧寧袋就之邪世稱大儒者揚雄與通而兩人之居心學術正復相似雄著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卽通之自擬孔子也雄頌纂弒之王莽而比之伊周卽

通鑑纂弒之隋文而希致唐虞也雄稱莽大夫稱死其惡著其罪彰矣通書獻策不報雖錄胡氏之論以讓之而其惡未著其罪未彰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自唐及今好通者指不勝屈故特爲察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居四凶之一者通與雄者皆不免于此責也朱子譏其好名欲速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則其居心之敬肆學術之邪正亦概可知矣惜其論未入綱目入綱目之胡氏及發明綱目之尹氏又未克著其心術而好之者復以巨儒目之深恐貽誤後學乃不得不爲詳辨之耳

胡氏曰世充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恭帝而自立其罪爲重宜數其罪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書法云世充書赦何有罪也建德書斬不書誅何無罪也有罪者赦無罪者誅唐之得失見矣發明云世充誠有罪然唐既受其降則不可殺之建德則越境而來又于陣擒之戮之宜矣一赦一誅固非過也

以唐爲失刑而尹氏獨以爲非過讀史者將何適從然尹氏但以降者宜赦擒者宜誅而不論其有罪無罪非持刑之大法也況建德臣齊善行曹旦帥百官奉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非欲丐建德之生乎既受其降而仍斬建德過矣且唐以受禪爲詞則世充弑恭帝大逆宜誅雖降不當赦也建德誅弑煬帝之化及有功宜賞雖擒不當斬也論綱目者更當深探朱子之意建德之援鄭也書救非賣其越境而來也書斬不書誅明示無罪可誅也既備載胡氏之論而劉黑闥書故將書起兵唐與戰皆書擊其被執也書其君其刑也書斬且必黑闥亡而唐之年號始大書于册朱子之意可知矣而尹氏必欲反之尙得謂其書曰發明也哉

綱放宮女三千餘人　發明云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咏見之稱述不一而足　綱出宮女三千餘人目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帝命倂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書法云前書放宮女三千餘人矣于是復書又三千餘美之也終綱目諸選良家五而晉武居其三書出宮人九而太宗居其二合而觀之二君之相去遠矣　臣按太宗出宮女之事不獨書法美之昔人流之歌咏見之稱述不一而足誠有如發明所云者然觀百藥之言則但倂出老醜無用者耳其少艾而存者固基衆也必也遣若周武帝之省後宮如嬪近若竇建德之散遣

隋宮人方爲盛德耳武帝後宮不過十餘人而復省之建德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千數卽時遣散太宗能之否乎收巢刺王妃聞武氏美卽召爲才人使祖孝孫教宮人樂盧江王之姬非王珪諫不出也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非魏徵諫不罷也太宗之好色而不能遠亦可知矣畋之晉武亦爲美政而推究其實尚非令主之所難耳

綱裴寂卒　目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帝數之曰計公勛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諄復有罪流靜州卒　書法云裴寂劉文靜皆功臣最重豈可數易帝乃止胡氏曰凡爲人謀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高祖而又有功繼其有罪豈不在議功之列而免之而流之帝于愛其所親之義亦慊矣綱目卒裴寂而無可書之官所以深病帝也隋唐以來卒不書官者四十二惟裴寂非貶詞　臣按寂之功惟以宮人私侍高祖及劫之使叛耳至其罪則不特譖殺劉文靜也卽分注所載亦已指不勝屈況其功卽其罪之尤大者乎如此人而猶具官以予之不成爲綱目矣如謂無可書之官則綱目固有書故官之大法惟寂有罪故不書官以示貶而乃云惟寂非貶詞豈綱目之指乎至云愛其所親則當論功罪之輕重大小而不可徒拘其親之私曖也漢文帝寵鄧通而死于餓不聞者斷也目既詳列其罪案綱自削其官以斷而貶之而顯切切焉爲奸貪之閹寺稱冤其識闇且悖矣尙足與論書

故何獨于寂之免與流而病太宗且深病邪目者案也綱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目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弱恐不能守社稷奈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帝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成主儲副最重豈可數易帝乃止胡氏曰凡爲人謀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

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于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孰甚焉不幾何而子誅罔竟被誅絶不能自明于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爲大臣謀國營嗣不忠者之戒矣臣按史載太子承乾之廢魏王泰日入侍奉帝前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後帝悔立泰之言獨留無忌等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請帝所欲帝曰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卽御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帝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無忌初請立晉王者不予泰之陰謀奪儲也宜

也及帝悔立泰之言欲立晉王而無忌將順之羣臣且歡呼而同聲推戴矣是時太宗欲立晉王至抽刀自刺而並未有立恪之意無忌安得別出一見謂當立恪乎恪係龍如煬帝女所生恪爲都督數出敗績係長孫氏所生恪爲都督數出敗績頗損居民爲御史彈奏免官治以仁孝聞忠于晉嗣者宜立嫡而賢者乎立庶而不賢者乎況帝自欲立治至抽刀自刺而可罪無忌之不能援立晉果乎至晉已立而帝復欲立恪則以晉嗣爲比戲耳動搖國本尤大臣所當力爭者也胡氏不過因武后之亂以敗論事遂不顧儲位之不可輕易而詩賣無忌之私耳至并譏其不忠以爲成康媲美漢文而以爲萬乘之才不足過矣至論五君人品而以漢高爲首亦非確論也漢高雖有雄才大畧而不孝不弟縱妻溺妾屠戮功臣輕士謾罵君德實虧卽位以

通封比干墓 目帝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劉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尙矣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尙寬仁孝恥忠于晉嗣者猶酈衡之政也魏武太宗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短長蓋器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于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臣按臾觀之治繼軌成康媲美漢文而以爲萬乘之才不足過矣至論五君人品而以漢高爲首亦非確論也漢高雖有雄才大畧而不孝不弟縱妻溺妾屠戮功臣輕士謾罵君德實虧卽位以

後幾無善政可書井田不復封建無法守綿蕞之規而朝
常廢聽和親之議而國體虧辱大臣則蕭何可獄堕萬幾
則宰官可枕其規模建立如此而謂其足以範圍光武諸
君何哉昭烈全資諸葛得以鼎足吳魏境内治安前此喪
敗流離數死不贍豈能與光武之發揚蹈厲殄滅羣雄光
復祖業者同日而語魏武興太宗將畧俱優而建安末年
之治不逮貞觀者遠矣何云長短蓋畧相當乎

正編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冬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因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
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反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
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泣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
數行下左右皆悲 發明云以攻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
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
凡所施爲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泊張亮皆以小故
被殺而勃勒請更之事布告海内亦欲以此遣諸胸中而
終不能釋然也是以鬱鬱鬱乎比年以來勃勒之事或遂
不得志而張大之意滋泊張亮已不得謂其怒耳由而
色厚養實忘忌妄殺如虛祖尚張蘊古等皆在伐遼以前
何必恨亮泊之爲不得志而發乎主生日設宴樂以人
主孝思衛王美事綱目書之以垂法後世者而以書連遼
事以掩之則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矣論史者祇宜

就事論事不當節外生枝預存一成見以論古人必至煅
煉周內以誣之豈鑑空衡平之道哉

正編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冬司空梁公房元齡卒 目 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
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
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
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蓋踏人主爲
唐宗臣固宜哉臣 按論人者當攷其實元齡事實載在史
册何云無跡可尋即綱目所載如元齡言榮府舊人求遷
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新
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詢其賢不肖而

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
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元齡等皆頓首謝帝謂
元齡如晦曰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曰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元齡奏閱武庫甲兵遠勝隋代帝曰煬
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百姓又安此乃
朕之甲兵也華臣請封禪不許羣臣請不已帝欲徙之就
徵以爲不可帝聘鄭氏爲充華魏徵聞其許嫁士人陸爽
帝大驚命停册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魏王泰有寵或
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諸大臣讓之元齡等皆謝卽徵正
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折辱羣

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本皆夷滅又足法乎帝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房元齡高士廉遇竇德棻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棻奏之帝怒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不知何罪而謝亦何罪而謝也帝甚悅之元齡上高祖及太宗實錄嘗法云罪元齡也帝欲觀之而遂良止之使元齡亦以是對則帝意塞矣是太宗納諫圖治廷臣皆有讜言卽諂佞知封德彝矩亦時有獻納而房杜但有阿諛絕無匡救惟元齡至病篤始諫伐高麗而生前默無一言宗臣固如是乎故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皆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輔弼

齡與吾共取天下故知創業之艱魏徵與吾共安天下故知守成之難又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然自卽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君不得與魏比矣是則貞觀之治太宗明以歸之魏徵而元齡不與焉況如晦之爲相止八月乎太宗勵精圖治房杜不過承奉而所順之主政有闕失未嘗補救或更導諛井且逢君之惡佞爲賢肖而且以至德稱之乎然則綱目之具官及爵者襄其經營天下之功而非予其平治天下之功也夫

正編 唐高宗顯慶元年

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宏爲皇太子 目宏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于是遂廢忠而立宏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書法云廢未有書以者也此其書以何之易制而請之私也而遽從之綱目于此書以不書廢所以見其宜廢也 臣按皇后無子毋養妃妾之子爲太子者多矣未聞其擇賢而立之也後書梁王忠年長浸不自安則立時年幼可知亦無從見其不賢也況已經擇立可輕廢以搖國本乎晉太子遹母本屠家女其廢爲庶人終書梁王忠賜死凡四書以著武氏奪儲殺儲之罪而可謂之宜廢乎如果宜廢則不書以太子忠矣且無庸大書特書至四書之詞贅矣況目中明載宏止四歲及許敬宗迎合之奏李安仁涕泣而辭尙得謂綱目之意以爲宜廢乎其書以者見武氏之奪儲易易也儲位至重豈可無故輕易況出自奸臣之媚嬖后乎灰盜之論悖矣謬

遍天竺方士歸國 目帝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 書

法云譏也方士以長生爲術帝方極意女寵方士之方必多禁忌其不相入宜矣綱目上書隔日視事下書遣方士歸非美之也發明意同 臣按目者案也綱者斷也目中備載高宗正論爲案而綱以遣方士歸斷之明以予帝而絕無譏女寵之意也以遣爲譏則將以不遣爲美非其理矣隔日視事與遣方士歸同在五月無可離而別之而故生枝節可乎高宗之言頗爲格論綱目書之以正世主求長生服金石之謬毫無譏貶之意而必曲說以譏之失綱目之指矣

正編唐高宗總章元年

綱 冬十月以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 目 烏荼國婆羅門

華陽張校刊

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帝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娘藥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帝乃止 書法云前書遣天竺方士歸國矣于是又書以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帝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娘藥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帝乃止 書法云前書遣天竺方士歸國矣于是又書以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帝固非有定見者蓋當此時年逾不惑內寵之意輕而長生之念重矣書譏之也 臣按謂帝非有定見及書譏之者是也而必云年逾不惑內寵之意輕則又未免于鑿矣禮稱四十强仕血氣未衰豈能即屏女寵況好色之凡固有至者不變者安必其輕與軍不過欲實前之譏女寵耳而不自覺其言之鑿也太宗末年聞武士媛女美即召爲才人玄宗暮年寵貴妃益甚豈因無逾不惑而遂輕邪然則書遣方士美之也書以盧迦逸多爲將軍譏之也前事當美後事當譏則史家正法也合前後事書之而美者亦終歸于惜此綱目之微意也然目載因處俊之諫而即止不服猶賢于憲宗之貶裴潾而服柳泌之藥以喪其軀者遠矣則又不可不知也

正編唐高宗總章三年

綱 秋八月詔幸梁州不果行 目 詔以十月幸梁州議者多以爲不宜帝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辭刑大夫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餉寇倉廩虛竭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敝雖興所至供億百端外閒實有窃議但明制已行故諫臣不敢陳論耳帝然其言爲之罷行范氏曰高宗溺于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梁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使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于細行亦不免于大惡也 臣按范氏論是每生之念重矣書譏之也 臣按范氏論是每存公怨無堅執成見苛論前人之事獨此論幾與崔氏尹氏劉氏同病高宗雖有大惡而小善頗多其從諫之易即綱目所載已指不勝屈不當因溺愛一事而概沒其餘善也史既明稱曰善公敏之言爲之罷行何以知爲武氏之意雖用得非二字以虛活之乃益見莫須有之不可以定

獄耳至因有大惡而并不許其謹于細行又豈與人爲善之意乎范氏先儒之高明而公恕若尙有此失則甚矣論史之難也

正編唐高宗咸亨元年

詔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曰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謁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德公劉陛下外祖雖于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整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帝皆從之 發明云太子幽禁副君當以儒學端良之士與之游處今乃以夷狄醜類居之其輕國本甚矣高宗昏庸失德方且倚重中宮謂可付託他日至欽使

異陶君校刊

之攝政則其不顧厥子宜也書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謬可知矣 按尹氏但當責其敕之謬不當責其倚重中宮不顧厥子也論史者貴虛其衷不設一成見乃無煩周內之弊況旦中尙及齊廟一事而云帝皆從之尤與倚重中宮不顧厥子之說矛盾乎他日稱那文偉之直嘉王及善之正勞薛元超之諫皆得豫教太子之意但當不顧厥子而爲此煩周內之論成見之誤人固若此哉

正編唐中宗神龍元年

綱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胡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員宰相也胡氏曰卉木有小華于秋冬之交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爲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按冬月之花即非瑞非異而與其獻諛毋寧示直景儉之言未爲失也至責其不盡言以盜名也他日蘇味道以三月雪爲瑞而王求禮斥其諂諛宰相以三足烏爲瑞而求禮言其反常皆以著幸輔不阿用法平恕故有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之諺其矯矯風節誠足嘉尙分注所載正以其不面諛而非賣其淺陋而非賣其不盡言之過耳

羊陶君校刊

之諂而予求禮之直亦將以不能盡言爲求禮罪乎是時威刑嚴酷羣臣百計獻諛況后自由梨花宰相皆稱爲瑞而景儉獨折之不可謂非剛正胡氏之論苛矣

正編唐中宗神龍元年

綱遷太后于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歸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與焉昔唐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下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 發明云綱目深恉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備載胡氏之言于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耳邱瓊曰以義斷之毋

雖輕于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誅絕其宗族黨與以爲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臣按胡氏之論迂而不可行者也尹氏復從而附和之過矣爲人臣子殺其君之親母而不使其與聞不幾于亂臣乎春秋遜二姜若以自遜爲文而仍稱爲夫人爲小君意何婉也而胡氏直曰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亦可謂不善讀春秋者矣綱目原本春秋其前書討武氏之亂者即春秋之稱夫人稱小君而又以見絕之也此書太后者即春秋之稱夫人稱小君而又以見上尊號曰則天皇帝之失也使朱子而爲唐臣則已必不稱武氏矣況敢廢爲庶人而賜之死邪其存胡氏之論亦

非如發明所云特深惡武氏而書其罪言宜得如此之誅貶耳非謂唐之臣子當日可以加之君母而不使其君與二姜未纂稱武氏實纂唐使二姜亦如武氏之纂蓉秋必不仍稱夫人小君矣曰文姜雖未纂而預乎弒哀姜則幷幾于纂矣武氏之纂不改號爲周見于稱呼施之文移焉耳其是嗣則中宗也豫王也皆高宗之子武氏一死天下固唐之天下也使其實纂則必立承嗣爲皇嗣矣必不杖殺欲立承嗣爲皇嗣者矣必不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矣以母后而行君主之事

自戰國齊趙秦諸王后始至漢呂后踵行之而幾易漢祚則雖未改革漢號而纂漢之心較甚于武氏矣以武氏猶以高宗之子爲嗣而呂后則以他人之子爲嗣而呂后則以他人之子爲嗣而呂后則以他人

宗親毋隆基親祖毋固無弘號罷享發墓視服之情與理爲其臣子者又何可不顧其君父之不忍而强行之乎開後世權奸擅國蔑君之禍者將自此說矣當時大臣皆必奉隆基之命然後能號召百官即有悍然不顧如致堂者以召會之非衆睡其面即羣劾其罪言出而禍隨之雖欲爲法受惡不可得也讀史者不顧時勢不按情理但爲放言高論以駭俗而驚愚則亦何不可哉綱目載之亦以深惡武氏貽禍厥子之罪而非謂唐之臣子可如是以行之也否則于其遷于其卒必皆稱武氏而不書太后及太后崩矣此固綱目之意顯而易見者也

正編唐中宗景龍四年

綱 編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爲温王 目 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逆亂睿宗曾無討賊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自于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間變登樸然後舉付父子之閒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斷亂而智不獨微惜哉 臣 按隆基爲平王書法譏其自王發明原其功而恕之放異復引漢昭烈事以駁之要皆以自立爲非未有許其知變者爲平王且不可況爲天子乎隆基雖有討賊之大功大事已定于情于理皆宜以神器歸之相王使幽求獨倡邪說則不獨相王之罪人亦隆基之罪人也即相王貿然從之隆基坦然受之父子之閒所損多矣人臣謀國但當準情協理正是非于目前不宜滅情悖理探禍變于事後況相王與中宗先後爲武后舉嗣中宗被弒韋氏既誅相王理應正位即隆基非相王之子亦當以天位歸之況其親子可恃有討賊之功而攘其父應得之位乎致堂每以迂闊王道責人而此乃以悖逆霸道責人何與平曰正心誠意之說大相逕庭也可勝惜哉

正編唐玄宗開元三年

綱 九月置侍讀官 目 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高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

于宮中以無量贏老爲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不論其學術而取少壯之士其失滋甚懷素爲盧懷慎所薦必能勝任主無量則于太廟之壞后姚崇之諂諛稱宋璟嶷顏之忠諫于册服之議是履冰之合禮嘆俗情之棄制誠不負侍讀之職師儒之任矣玄宗重其學術故以充選因其贏老特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意至美也目中備載以深予之絕無惜之之意也尹氏乃以贏老不可充選譏之則讀書不折衷于老師宿儒

將安所就正君學不佚助于耆年碩德將安所取資況師儒非奔走之官何用少壯者乎其亦不思之甚矣

正編唐玄宗天寶六年

綱除絞斬條目帝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政書除十皆予之也臣按絞斬死刑以懲大惡辟以止辟雖聖世不廢也此而除之無國法矣由一兇犯則枉殺一良民故昔人以赦爲非況可并其條而除之以大惡奸宄屈抑良善乎綱目書法美惡不嫌同辭劉氏乃曰予之非辟以止辟之義失綱目之指矣或謂目中明言有司率杖殺之則除亦無害也夫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可陽減其刑而陰聽有司之杖殺乎如不聽而有司殺之是天子之令不行于有司也若政體何況權勢富民之壞法者多矣無除之之令猶且納賄于有司以祈減免豈有其令有司不陽奉朝廷之令甲陰遂權富之請託乎則所云率杖殺之者亦大約之詞而俾免者固不勝指也是豈鋤惡懲奸之道也哉

正編唐玄宗天寶六年

劉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目帝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以數萬衆授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貴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阻撓軍計三司奏忠嗣當死哥舒翰力陳其冤帝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而恤士卒之命然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抵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臣按范氏之論固當而忠嗣實有難守前議者其苦心惟光弼知之也讒人藉口光弼已言之而忠嗣寧以一官謝之不爲改計者緣忠嗣既不奉詔自行及延光請行帝命分兵助之則更無詞以拒命矣是前議可守而分兵之命斷不可遵如仍抗不奉命則與後之諸藩鎮擁兵跋扈不奉王命者何異此所謂不得已而奉詔也既奉詔分兵而不撓其謀則必立重賞然後設口可塞而士卒皆爲盡力石堡之得可定而內外數萬人已喪于數萬段帛之賞矣故寧使讒

人得以藉口而不以一信易之此誠古人之事而光弼所
嘆爲不可及者也然則忠嗣固思之至而范氏或以之未
至也邪

正編唐代宗大曆八年

綱元載請城原州目井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幸問
之對曰行軍料敵猶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
國從之大誤臣得罪宜遂寢
書法云事竟不行矣何以
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
屯之諱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臣按城原州之議
發之者元載踵之者楊炎由是涇州將士皆怒劉文喜因
之作亂朱泚李懷光討之不能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而
元載遺策帝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爲宜興
事召寇炎怒其沮己徵爲司農卿遂致朱泚之亂唐祚幾
于中絕而不原實始于元載綱目所以謹書之也又益徒
以使書土蕃城之爲惜當時之失策不知綱目之意正以
明原州之無益而深咎元載之妄議以啟禍也吐蕃未
城原州以前綱目書入寇書京城戒嚴書陷炎州書陷夏
銀綏州書劫盟書寇隴州書陷連雲堡其猖獗也如此既
城原州以後惟一書寇邠寧慶鄜州一書陷安西已其
餘則書寇西川韋皐遣兵擊破之書寇靈州回鶻擊敗之

臺灣社校刊

其將劉海濱殺文喜傳首原州竟不果城則綱目之書元
載請者志亂始也且文喜之亂猶其小焉者耳楊炎用
元載遺策帝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爲宜興
事召寇炎怒其沮己徵爲司農卿遂致朱泚之亂唐祚幾
于中絕而不原實始于元載綱目所以謹書之也又益徒
以使書土蕃城之爲惜當時之失策不知綱目之意正以
明原州之無益而深咎元載之妄議以啟禍也吐蕃未
城原州以前綱目書入寇書京城戒嚴書陷炎州書陷夏
銀綏州書劫盟書寇隴州書陷連雲堡其猖獗也如此既
城原州以後惟一書寇邠寧慶鄜州一書陷安西已其
餘則書寇西川韋皐遣兵擊破之書寇靈州回鶻擊敗之
遣使來獻俘書韋皐攻吐蕃拔五十柵書雲南擊吐蕃大
破之遣使來獻捷書韋皐大破吐蕃于雅州書吐蕃救維
州韋皐擊敗之獲其將自是以後終德宗之世無書吐蕃
入寇者其衰弱也如彼比事以觀而原州之城其無大利
害也亦可知矣友益不詳攷當時實事而妄以元載之策
爲善亦思載與炎皆喜事迂生其論邊事豈能如神功秀
實之宿將乎原州終不可城而文喜已小亂于前朱泚更
大亂于後其禍皆自載發之此綱目所爲特書元載請城
舊之強弱以見請城原州之無益而召亂若此其甚也使
綱目誠以爲善而書吐蕃之城屯爲借則分注不載神功
于前復書吐蕃城屯于後而未城以前既城以後歷書吐
秀實之言而城屯之下必如陷連雲堡之備載涇西恃連
雲爲斥堠連雲既陷西門不開樵采路絕等語以見意矣
然則友益之見與綱目正相反而顧可與論綱目之書法
也哉

正編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綱罷權酒目胡氏曰知治體者欲罷宮權酒使民自爲之
而量收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不
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已予
民之爲善也臣按罷宮權酒使民自爲而量取其利是月
攘一雞之說也既而牟利最急乃憲宗不恒其德輔相者
長而逢之所致非盡罷之咎也致堂每以正心誠意爲言

何德宗有此美政而反以不正不誠之說導之乎曰量取其利非王者之政儒者之言也論史者但當因事褒貶不可計其後此之虐政而并咎其前此之美政也德宗初政清明如罷貢獻罷梨園禁祥瑞縱馳象出宮女卻獻錢罷客省減貢錦服玩等善舉指不勝屈亦將因其後之牟利最急而概爲量取之說也邪

正編 唐德宗建中元年

綱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書法云宰相卒書具官賢之也終唐之世崔祐甫李泌韋處厚三人而已發明云歷肅代德順四朝等相之亦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楊綰崔祐甫李泌是也臣按綱目書法分號官爵謚四項四

項全具者惟郭子儀一人然亦惟子儀有號故得并舉其號耳其官爵謚三項兼具者惟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五人其或官爵或官謚或爵謚兩項兼具者則房元齡李泌琿咸姚崇蘇頲韋皐杜黃裳楊綰諸人餘皆或具官或具爵而不相兼崔祐甫具官尹氏乃云書爵誤矣楊綰係官謚兼具李泌係官爵兼具與祐甫之但具官者殊科亦不當並與如一律也劉氏以祐甫爲具官是矣而云終唐之世止三人則漏舉者多又以李泌之官爵兼具者同舉則攷核亦嫌未確耳

正編 唐德宗建中四年

綱 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眞卿宣慰之 胡氏曰

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逾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臣按魯公于僕固懷恩之叛辭命不往而讓子儀收其功今非不知希烈反形已著與懷恩一轍而前辭令就且就之惟恐不及者以懷恩有子儀可制今子儀已卒朝廷無一可制希烈者故思以忠義激厲之成則轉禍爲福以定國家之難不成則從容就義以伸臣子之節而胡氏固以君非知己責其不早致仕其視魯公者何淺也當國家多事之秋不能亡身殉國而但知保其首領智則智矣而臣道廢矣且子儀又豈有知己之君寧使父家被發猶眷眷君國而不早

爲懸車之計哉向使周魯等計得行則希烈除而河原等道兵不發朱泚憚光之叛俱無由起而四凶旦晚可殲且與子儀單騎見虜之功相埒而顧可以成敗論之乎全以與杞同朝及觸其所惡聞者爲不智則是朝廷有一奸權凡在位者則皆應棄官而去矯之往代既無此事理而盧奕死于王事杞爲其子與有榮施何以反有惡聞耶亦事後之論而非魯公之眞不智也況魯公以觸輔國貶蓬州以觸元載貶峽州其觸載也至云朝廷豈堪相公再壞及林甫復起于今日等語其不畏强禦之氣足以振撼山嶽豈肯求容于杞特以其父之忠節激勸之使其捐小知悔耳分注備載鄭叔則之留李勉之遜希烈之恫喝四使之

推奉以著魯公百折不回之精忠大節而于其身後復大書其贈謚綱目之予之也至矣胡氏之論豈不誣哉

正編 唐德宗建中四年

綱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目 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覬勒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實不知此而獨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臣按涇卒之亂變生倉卒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而謂秀實必知之乎況秀實但爲涇帥其將士則定亂之策重而羈勒之事輕故與諸將密謀不得不猶爲司農卿也而遽聞朱泚僭竊驚禍急燃眉則

又先爲詐符之計迨韓旻還而事已破始以多擊逆泚伸忠臣之氣而襯叛賊之醜其死爭光日月重于泰山何云草草而死也無論海濱不遽逆豎可誅即賺韓旻之還帝得安行至奉天稍嘗守備而不遽受掩襲之禍其功又豈出渾瑊等勤王者下哉至謂秀實所圖無濟理尤爲率論秀實詬嗣業之幾帥說李德之赴難斥馬璘之怒解郭晞之甲皆以忠義激厲正氣摧抑而豪傑靡不景從强暴俱爲懾服況何明禮岐靈岳劉海濱之久隸其麾下者哉放海濱之前事豈不能以殺文喜者誅朱泚況益之以靈岳明禮而秀實爲之謀主乎靈岳能獨承益

正編 唐德宗貞元元年

綱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繼死 目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瑒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瑒密言于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

璀亦自殺胡氏曰德宗既欲生之則宜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臣按李璀當密言之時卽定一死以抵其背父之罪德宗使之勿死璀固慷慨從容而死懷光使之勿死璀尤痛心刻骨而死以父之愛子者至則子之背父其罪愈難自贖也而顧謂璀可以不死是以常人之心測賢者何量璀之薄乎故李泌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責也璀亦曰使臣竇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設懷光使璀勿死而璀藉口以苟免則亦竇父求生不足貴之人耳胡氏之見不亦害義傷教而滅沒忠臣孝子之本心也哉

正編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綱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 目胡氏曰陸公在翰林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晚有遺于不可則止之義也臣按人臣事君之義非一端可盡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幾如水火之不相入矣而遁跡五湖范蠡固爲智士鞠躬盡力諸葛尤屬純臣當放其所處之時勢所居之分位以論其合道與否若執一端以律之則馮道之明哲且優于龍比矣陸公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是固潔己易者如但以明哲保身爲事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者多矣

朱子之稱李綱曰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證見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此卽陸公所謂止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者而亦將以不可則止之義繩之也邪古忠臣之諫君雖十不從一二猶不忍恝然舍去之以身殉之如龍比者況十從三四乎綱之身屢瀕九死而不止爲朱子所贊揚贄之言十從三四而不止爲胡氏所譏切則胡氏之論非綱目之指也明矣

正編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

綱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目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借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爲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鄰諸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臣按胡氏謂當是時乘其明而啟達之蓋謂乘德宗惜白麻之明以啟達之也而是時李泌已死陸贄已貶李勉盧翰劉從一更久經罷免何從諫止論史者可如是之荒忽乎若追究其從前則唐之以兵柄授宦官不自德宗始也高力士楊思勗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之于前代其孰比實霍爲更張矣而姚崇宋璟蘇頲韓休張九齡楊綰諸賢未聞諫止何獨責陸贄李泌以及于李勉盧翰劉從一乎積

重者難返不責開元天寶時論議弱諸之臣而責之貞元
舛矣況德宗亦止惜白麻耳雖乘其明而啟達之欲并奪
竇霍之中尉斷不能也方且以宦者爲宮市使矣方且杖
崔蕘流厓州矣范祖禹賀蕘病雖啟達之能舉積重之勢而一返之乎論史者祇當因
事而論必事外求事毛舉而瘢索之雖甚賢哲其得免于
責備者蓋亦鮮矣不亦過哉

正編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綱貶韓愈爲陽山令　目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
于帝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
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

寶陶社校刊

端誹謗朝廷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
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發明云無罪而殺
士則大夫可以去是時崔蘧既以察官杖流則君子可以
見幾而作矣況韓愈亦爲監察御史自可乞身而退既不
能然遂以言事坐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則夫致爲
臣而去歸憩邱園亦何不可之有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
綱目書貶韓愈而不書其御史之官其亦爲賢者諱乎其
亦惜其去之不早乎不然以言振職非失職也　臣按以不
書官爲賢諱無此書法尹氏之意亦不在此特譏愈之不
見幾耳然朝廷貶一御史而凡爲御史者即紛紛皆退既
無此政體至貶爲令而更可遽命不往尤無此法紀也以

太宗之明因盧祖尚固辭鎮撫尚至斬于朝堂況德宗乎
蔡京貶崖州不肯之官懿宗敕賜自盡使愈如尹氏之言
則亦祖尚之後彰蔡京之前車耳尚得謂見幾乎綱目書
貶陸贄爲惠州別駕貶陽城爲道州刺史皆非以不書官
爲貶尹氏亦默未有言況分注備載李實之罪則愈之貶
爲譏德宗之好佞而信讒可知何必曲爲之說也哉

正編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綱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范氏曰德宗疵政尤多而大
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
書法引賀善替亦云　臣按德宗本性喜佞而惡直其尤弊
也故相如蕭復公輔齊映柳渾陸贄皆以直罷而盧杞延

寶陶社校刊

賞延齡皆以佞容使能用諸直而錯諸枉則三大弊不戒
而自除矣聽蕭復柳渾之言則自不委任宦者從陸贄之
諫則自不聚斂貨財而姑息藩鎮之弊又豈諸賢之所肯
爲者哉德宗初政卻貢獻罷榷酒減貢錦服玩內莊宅官
租皆分給所在充軍儲皆非聚斂貨財者也邵光超受李
希烈僕馬杖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棄所得于山
谷雖與之莫敢受則非委任宦者也文喜求節予惟
岳請襲不許卒皆傳首京師則非姑息藩鎮者也白盧杞
相延齡用而三大弊蜂起矣國祚幾覆猶稱杞之忠清彊
介而其實不過云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則甚矣喜佞
惡直爲德宗之尤弊也

正編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綱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目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卽鼎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與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陸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卽淳也避太子名改之胡氏曰陸淳有功于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惇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臣按陸淳承執誼指示太子意以解其不親附太子之失故太子怒曰何爲預他事怒者怒其爲時相游說預他事者卽指游說之事非怒其講經而參之以世事也胡氏不繹前後之義而譏太子之失言舛矣淳爲太子直斥其隱惟有惶懼而出耳將何所對分注本以著太子之明而胡氏反以爲失言然則太子必何詞以拒之而後不失言也哉

正編唐憲宗元和元年

綱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目帝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子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不竭忠荷上疑其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之胡氏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因繁舉朝以聽政謹以詢問夕以修令諸語以補黃裳之闕臣按臣子承君垂問當卽其所問之意而敬對之非其意之所在固不必贅詞以煩瑣之亦不勝贅詞以煩瀆之也蔡

綱太皇太后郭氏暴崩子舉慶宮目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配也吾之母卽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世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

父可乎今宣宗嫡母無恙遽率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鴆削
儀數親行弒逆豈人理哉臣按胡氏譏斥宣宗及明嫡妾
之辨固當而謂妾猶父僕以躋妾于母比儕僕于父則擬
不于倫矣妾有子則爲庶母有母道焉僕則父之役耳胡
可擬也況在父爲妾而在子則爲母子爲天子而僕視其
母固爲惡逆卽仍妾視其母而無以尊崇之亦非人子之
心也故自漢以來皆尊所生母爲太后未聞有非之者文
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分注備載其孝誼事二宮如一以予
之如胡氏所論則蕭氏亦僕之比爲可與郭太后一視之
胡氏以妾比僕是使天下後世之爲妾子者皆可僕視其
母也蔑理喪心孰甚于此考胡氏不喪親母爲章慶所劾
雖出秦檜之意而未可以人廢言也慶疏云胡寅天資凶
悖敢爲不義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此其不孝
之大罪也寅非生于空桑安得執爲人後之義以斷兒乎
考胡氏以爲人後爲詞誠爲說說安國自有于禮應歸宗
方當執三年之喪可并期服心喪而俱廢之乎然則胡氏
之悖理有甚宜有此妾比僕之舊論也哉

正編 晉哀帝興寧元年

梁主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按宋史
因唐亡于全忠遂以全忠爲梁太祖而弁于後晉晉漢周
之首竊以爲失史例矣夏祚之中絕者垂四十年不聞以
寒浞爲僭統也西漢自孺子嬰傳位漢祚中絕者十五年

稱全忠之名嗣其位者亦然與前之書弑者畫一則雖若
與朱子互異而實以補朱子之所未及朱子屢云不能細
看未及細看則于其未及細看者代爲細看以舉正之亦
朱子所待于後人之微意也與

正編 漢靈帝乾寧元年

綱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目 何承訓斬之 發明云承
越王宏叡驍兵反預且懼召禍執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
訓請誅進思正也宏叡不從而殺之非德其立己與綱目
曷爲以伏誅書懲反覆也承訓始與宏倧謀誅進思矣既
而以告進思宏倧遂廢今復請誅進思是則反覆人也不
誅則宏倧之禍復見于宏叡矣綱目凡國惡反覆特書誅所以

示戒也攷異云按分注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胡進思則承訓無罪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誤作伏誅綱目以其無罪不去其官則知誤書誅也尹氏汪氏兩論柄鑿當爲論定臣按宏倧與承訓謀逐進思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遂廢宏倧是宏倧之廢由于承訓特書伏誅乃討賊之大法非誤也綱目于書伏誅皆討有罪去官固誅不去官亦誅如漢竇憲梁冀等皆不去官豈以綱罪故邪尹氏主伏誅當矣而以承訓復請爲反覆云綱目惡反覆特書伏誅以示戒則又非也承訓前承宏倧之命而反告進思背君父而從亂賊可以反覆誅之今復請去進思是去逆而效順也安得以反覆罪之綱目嚴討賊之義故特不敢與綱目異同故必立一說以明目之故未敢以尹劉爲非汪徐爲是殊不知綱目集于朱子門人朱子未及細看凡例則朱子定考異據凡例以正綱目之誤猶以朱于正門人之誤非背朱子也然則汪徐之論是尹劉之論非也明矣

正編 漢隱帝乾祐三年

綱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發

明云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故也權其輕重而折衷之綱目之所以爲綱目也與書法云威既書反其不書弒何承祐罷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耳故特書殺以爲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考異云提要作弒其

主按凡例僭國無統則曰某人弒其君某此郭威實漢主之臣上既書反下當書弒且湘陰未明綱目特書威弒以示戒竊意當從提要爲是攷正云殺當作弒發明以隱帝有罪而折衷之以臣弒君何折衷之有秦二世隋煬無道猶皆以弒書今正其悞猶恐惑于發明故并及之臣按尹氏劉氏皆主書殺汪氏徐氏皆主書弒論亦衮然隱帝之惡特減于隋煬在位三年較湘陰未立者懸殊彼皆書弒而此獨書殺其誤可知尹氏劉氏特不敢與綱目異同故必立一說以明目之故未敢以尹劉爲非汪徐爲是殊不知綱目集于朱子門人朱子未及細看凡例則朱子定考異據凡例以正綱目之誤猶以朱于正門人之誤非背朱子也然則汪

綱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發

明云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故也權其輕重而折衷之綱目之所以爲綱目也與書法云威既書反其不書弒何承祐罷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耳故特書殺以爲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考異云提要作弒其

正編 周世宗顯德六年

綱周淮南饑目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臣按世宗英武聰察良法美政史不絕書誠爲賢主尹氏于其殂也亦稱爲非五季諸君所及然有五大失焉違禮而不尊其父好勇而不重其身峻法而不體其臣黷武而不恤其民狗利而不仁其親如以天下養之義則不至

陷父于法矣知暴虎馮河之戒則不敢以身試敵矣知君臣一體之詣則不容淫刑以逞矣知善戰上刑之訓則不忍以兩國之民命易淮北之土矣知仁親爲寶之旨則不送葬爲大惡而必擇良將以禦師固封守以卻敵矣五季三君如太祖禁邊民俘掠而契丹犯境惟拒卻之唐明叛臣且歸其俘其保境息民之善勝于世宗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遠矣不過淮民之獲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不阻淮民之渡則曰彼我之民一也此試如天之度又豈世宗之因饑貸米但施仁于境內者所可及哉太祖惟殺王殷爲失刑然究非無罪而殺之也以視世宗之殺王得忠係成茂諸將之方面大耳者爲何如然則兩主之優絀斷可識矣而唐明宗焚香祝天之心與世宗取威定霸之心亦未可同日而語也

綱目舉正卷二終

後學沙誌衛謹校

吾鄉之深於史學者首推沙定峯夏二銘二先生定峯先生讀史大署一再付梓幾於家有其書二銘先生所著綱目舉正當時擬進呈未果先生沒後此書遂不知散佚何所識者借之清光緒閒其族裔孫彥保明經館平梁李氏課勤恪子弟讀凡居停宦轍所經明經輒隨之一日獲睹是書於逆旅中狂喜明經固業以網羅散失自任者況其爲族尊之著作乎遂假而鈔之書凡四卷竭數十日之力始竟既竟郵示其族弟滌初姑丈謀繕完玉軒集付之梓事未果而書存姑丈家此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姑丈與明經先後俱歸道山艇齋表兄宦遊雖倦倘滯燕平是書迄

綱目志疑

湛恩壬戌歲受業于安福夫子夫子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余尚可與道古因授以說文諧聲訂正十三經音韻復授以綱目誨之曰紫陽綱目書本不多發明書法既有盈辭集覽實更多蕪謬應都行蘄去只讀綱目原書爲是續綱目悉遵朱子凡例而發明廣義亦可不讀蓋綱目本于春秋一字不苟學者當奉綱目不須更設注腳而史外傳心之要瞭然可睹惟是宋元迄今歷七八百年轉寫鋟刻譌踳滋多莫布誤作黯布狄道誤作秋道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咎汪環谷著考異一書參互比校謹嚴精當誠綱目之功臣也惜乎所考未備遺漏尚多又續綱目書晚出汪氏未及見讀綱目者未免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之慮也湛恩承教從事綱目正續兩編凡千七百七十年每日以二年爲課至癸酉冬省親黔南始輟讀十二年中計讀綱目四徧復于汪氏考異之外不無管見輒錄而次之益以昔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因名之爲志疑今夏襆被都門溫習舊業略加銓次非敢謂補考異之闕亦以志緒書計課而已夫子雖已歸道山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時也編分正續二卷就正有道指瘢摘疵專望同心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秋七月華湛恩自識于西山旅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
大夫分注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于趙襄子
蔡字疑當作蔺
集覽云皐狼趙邑本春秋蔡地考趙不得有蔡
地通鑑胡注春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
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皐因以并鄭時蔡已爲
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皐狼爲蔡地
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皐
狼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境而蔺字與
古文蔡字相似意者蔡字其蔺字之訛今一統
志山西永寧州有漢蔺縣故城在州西又有皐
狼故城在州西北永寧州在春秋屬晉在戰國
屬趙與求地于趙襄子似相脗合則蔡字當作
蔺字無疑

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邴分注齊威王曰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
盼字疑當作盼
盼字通鑑作盼胡注盼匹莧切丁度集韻盼與
盼同史記作肸然按盼字正韻胡計切音係說
文恨視貌盼正韻匹襉切並攀去聲人名姓名
肸廣韻符分切音汾亦作頒禮王制名山大澤
不以肸是也盼唐韻莫甸切正韻音麵說文日
偏合也俗作盼此四字音義各別韻補盼一作
盼舉要盼亦同盼並非田盼子當作盼分注之

顯王十四年秦魏齊伐楚殺其將唐眛取重邱
眛與史記之肸皆傳寫之誤耳
重字疑當作芷
集覽云重邱在平原質實云在東昌府東南此
重邱在齊魏之閒而非楚也春秋時有二重邱
衞侯朔飲馬于重邱此曹地也在今曹州府曹
縣東北諸侯同盟于亳邱此齊地也在今東昌
府城東南時楚之境皆不及此呂氏春秋曰齊
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眛將兵應之夾泚
而軍章子夜襲之斬眛于是水經注泚

水又西涅水注之水北出泚邱山南入于泚水
意者重邱即芷邱之誤乎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四十三年秦置南陽郡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
南陽戰國時有二
秦本紀南陽作南郡在江陵楚地非韓地
當以南陽爲是但秦昭王已置南陽郡今又云秦昭襄王五十五年魏人殺衞君而立其弟分注弟魏婿也

攻韓南陽亦似可疑考戰國時韓魏皆有南陽
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
魏割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
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是也昭王十六
年拔韓宛城又魏冉封穰侯皆南陽郡地南陽
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
大郡或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
郡尙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
慮數十人不足以飼匈奴也似當從史記
秦王政三年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分注匈奴小
入侵北以數十人委之
十字疑當作千
史記作數千人通鑑與分注同皆作數十人竊

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因節信
馳斬長樂尉呂更始
輿字疑當作與
集覽從輿載就謁者同車共載史記通鑑作從
與載耳欲因其節信入長樂宮故從謁者與其
載也此說較優據此則輿字疑誤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年
元光元年
元朔元年

元狩元年始以天瑞紀元
建元元光元朔年號疑追紀
古無年號即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
如漢文帝十六年以明年爲後元年景帝七年
改明年爲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爲後
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刱爲年號然武帝亦非初
登極即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寶
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
時以後則但云其後而不著某年又云後
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
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號從前之
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
年也不然武帝六年史記即應云建元六年其
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
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邪
蒿字疑當作高

大初元年十二月禪蒿里
高里山名又名亭禪山在泰山下泰安府西南
三里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
蒿里師古辨之綦詳矣
昭皇帝元平元年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宣皇帝黃龍元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奭即位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疑當作皇太太后
考證于元平元年云太皇太后于病已入即位

之下宣帝實未嘗尊之當依漢書去此九字而
以黃龍元年元帝尊之爲是考異于黃龍元年
云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太后
此年再書疑該考漢書上官后傳宣帝卽位爲
太皇太后凡立三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
崩蓋宣帝于昭帝爲孫行故尊上官后爲太皇
太后元帝于昭帝爲曾孫行當尊爲皇太太后
綱目蓋將皇太二字顚倒書之考證之去九字
考異之疑爲羨皆非也

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
皇帝
太初疑當作太初元將
漢書哀帝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
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
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眞
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
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
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
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
之始必不自襲其先朝也元將二字似應照本
紀增入
新莽天鳳三年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傷蠻
亦殺其太守
太守疑當作大尹
是時莽已改太守爲大尹如建國四年西南夷
殺牂牁大尹天鳳二年益州蠻夷殺其大尹是
也綱目已屢書之矣是條仍依舊文作太守疑

未畫一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三年遣異擊延岑破之分注異
兵數甚盛
甚字疑當作漸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帝崩分注年六十二
三字疑當作三
光武帝本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
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二
年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

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一年又加
以中元二年始崩應是六十三歲東觀漢紀帝
生于建平元年乙卯十二月甲子夜至新莽地
皇三年壬午歲起兵乙酉即位改元建武三十
二年改元中元又二年丁巳歲三月戊戌崩始
乙卯終丁巳則六十三壬戌雖然無疑作六十二
者誤也

八年以吳棠爲度遼將軍分注南匈奴須卜骨都侯
等如漢與北虜交使內攜嫌怨欲陷密使人詣北虜

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
十月以鄭衆爲軍司馬分注前鄭衆爲越騎司馬使
北匈奴

鄭衆爲越騎司馬疑當在前衆出塞上

是條分注鄭衆爲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即前條
分注鄭衆出塞時事也通鑑先敘越騎司馬鄭
衆使北匈奴後敘鄭衆出塞于次第爲順分注
將爲越騎事移在下條追敘則鄭衆出塞匈無
本

盡皇帝中平六年

甲子分注疑當補光熹昭寧永漢年號

是年四月帝崩皇子辨立改元光熹七月誅宦
官改元昭寧九月獻帝立改元永漢十二月詔
除光熹昭寧永漢三年號復稱中平六年分注
皆未載似疑漏

獻皇帝建安五年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分注許攸奔
操操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
子卿疑當作子遠

集覽子卿許攸字攸字子遠非子卿也胡注呼
爲子卿實之也亦屬曲爲之解疑將卿遠二字
倒轉方子義始得當作子遠卿來吾事濟矣

袁紹遣劉備略汝潁分注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
應袁紹遣劉備將兵助辟
綱目劉辟與三國志異

劉辟之死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二年汝南黃
巾賊何儀劉辟黃劭何曼等衆各數萬操進軍
討破之斬辟鄧等又于祭傳禁從征黃巾劉辟

黃劭等夜襲操營禁擊破之斬碑劭等此事敘
在從征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今建安五
年復有黃巾劉碑豈當時有兩劉碑邪
二十四年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分注費詩謂
關侯曰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
當與君侯齊乎
室字疑當作升
漢室二字無着落考是時關侯固聞黃忠位與
已並故不肯受拜而費詩諫之也則室字當作
升字無疑黃忠字漢升隆崇漢升與上下意方
聯絡
晉明皇帝大寧三年後趙石生寇河南分注石虎擒
劉岳殺之
分注殺劉岳與通鑑異
通鑑成帝成和三年劉曜被禽石勒遣劉岳劉
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从爲
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據此則是年劉
岳未必爲石虎所殺也
穆皇帝永和二年趙攻涼州分注後趙遣將軍王擢
麻秋擊涼州
後字疑當衍
前趙以晉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至此已
十有八年是條不當有後字
哀皇帝興寧二年秦平陽公融等降爵爲侯
簡文皇帝咸安二年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分
注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爲政好新奇
陽平疑當作平陽
興寧二年平陽質實作堯之都邑以其地在平
水之陽故名三國魏置平陽郡即今山西之平
陽府也咸安二年陽平質實作晉時石趙徙陽
平郡治館陶即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地山西
平陽府在禹貢屬冀州山東東昌府在禹貢屬
兗州今分注云在冀州爲政則是冀州之平陽
而非兗州之陽平也咸安二年之陽平誤當依
興寧二年作平陽
安皇帝元興三年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

分注由是裕喊刁逵而德王諡蕭方曰夫蛟龍潛伏
魚鼈襲之
蕭方疑當作蕭方等
蕭方等梁元帝太子南北朝已已年梁湘東王
分注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辯謀反殺之
北第諸王侯疑當詳封爵名氏
北第諸王侯謂長沙王蓬蓬弟臨川王奕桂陽
侯覬新喻侯玠皆劭所惡也分注略而不書情
事未見分曉
朱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分注朱主以尚之素有令
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素有全脫
分注何尚之疑當補雍荆江事
分注所謂全脫蓋指救三鎮事也通鑑郤欲盡
殺雍荆江三鎮士民家口尚之曰大事者不
矣不知此係晉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
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權之元孫俊出嗣高密
王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
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是高密王爲司馬恢之
之封爵瞭然可知不得刪也惟依琅邪王德文
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似當刪司空二字德文
修敬山陵時爲大司馬僖司徒非無官爵可書
本
順皇帝昇明元年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
蕭道成分注攸之見蕭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
刻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

分注沈攸之疑當補蒼梧王事

通鑑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炯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蕭道成遣元炯以蒼梧王訃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專制朝權心不平云云分注削去蒼梧王遇弒至訃之具一段則謂元炯語爲無本且元炯是攸之長子分注亦未敢删

陵字疑當作凌

王陵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質實云事在漢高后元年然擬道成于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以自況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閻立受制于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而死盍當司馬擅權舉朝皆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分注刪去雍等數人下文其羽翼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白許爲忠臣今順帝幼沖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而攸

之獨欲舉義旗故擬蕭氏爲司馬而以王凌自況以賈充比蕭鸞也陵爲凌字之誤無疑

齊武皇帝永明十一年魏主追尊其父爲文帝分注廟號世祖

魏字疑當作齊世祖疑當作世宗

是年正月齊太子長懋卒四月齊立孫昭業爲太孫七月齊主頤殂太孫昭業立是爲鬱林王其父卽文惠太子也建康實錄十一年七月上崩廟號世祖謚武皇帝太孫卽帝位追尊文惠爲世宗文皇帝記載甚明分注以世祖爲文惠太子之廟號誤也此係齊字綱作魏亦誤

梁武皇帝天監七年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分注魏主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

分注入宴禁中疑當補高陽王等五人

通鑑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澤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分注刪去雍等數人下文皆字各字無本

普通六年梁豫章王綜叛降魏分注綜微服至曲阿

拜齊太宗陵

太字疑當作高

齊受宋禪爲太祖高皇帝太祖子爲世祖武皇帝世祖太孫爲鬱林王鬱陵王弟爲海陵悼王太祖從子爲高宗明皇帝高宗太子爲東昏侯並無太宗之廟號也綜是齊東昏侯寶卷之妃吳淑婉所出後奔魏呼蕭寶寅爲叔父則曲阿之陵當是拜高宗明帝之陵也

七年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

復殺洪業而自立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陵王深分注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

杜洛周疑當作鮮于修禮

大通二年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葛榮并杜洛周在梁大通二年卽魏孝明帝武泰元年也分注疑當補齊皇建二年四字于世祖武成帝之上

是年十一月齊武成帝始立歲首分注齊皇建二年仍應列入

中大通六年魏秦州刺史侯莫陳說殺賀拔岳分注宇文泰曰說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

原字疑當作涼

分注上文云岳衆皆不敢動而說心猶豫不卽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下文又云輕騎走平涼據此則平原乃分注之誤太清二年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如魏

魏字上疑當有東字

魏自梁大通六年魏孝靜帝立于洛陽改元天平是爲東魏綱目每書魏爲東魏是條無東字漏也

辛巳分注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分注疑當補齊皇建二年四字于世祖武成帝之上

二年仍應列入

陳太建十一年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分注胡氏曰孝伯于齊王憲烏九軌之死也諫既不力又贊成之

胡氏說疑當刪

北史周主謂孝伯曰公能圖憲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咸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王軌被殺更與孝伯無涉胡氏贊成之說似謬

隋文皇帝開皇九年以王雄爲司空分注左衞大將軍王雄貴龍特盛寬容下士帝陰忌之以雄爲司空實奪之權

王雄疑當作廣平王雄

隋書列傳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猶子也高祖受禪除左衞將軍遷右領大將軍封廣平王與高熲虞慶則蘇威俱見高祖陰忌之不欲其在朝叔達因卿在武德中有讒言故相報對曰當日之事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

通鑑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譖世民于上上信之二年明卿以爲王揚劉宋有南譙王義宣乃文帝之弟而元嘉三十年明卿以爲王義宣此何異于蕭梁宗室有上甲王韶南齊宗室有南陽王綽而後人乃以王韶爲上甲人王綽爲南陽人也

唐高祖皇帝武德九年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央軍國事分注上謂世民曰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

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間往洛陽無不喜望親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

分注上乃止下疑當補將罪世民陳叔達諫一事太宗皇帝貞觀七年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分注帝詔叔達曰卿在武德中有讒言故相報對曰當日之事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

通鑑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譖世民于上上信之

將罪世民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且性
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
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分注于九年削去此事則
此處太宗與叔達語無本
高宗皇帝開耀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
之分注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裴炎疾行儉之功奏
言伏念爲同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
渾瀋爭功古今所恥
奏言伏念下當補爲副將張虔勖程務挺所逼一

句
伏念爲同紇所逼通鑑作炎奏伏念爲副將張
虔勖程務挺所逼又同紇自磧北南向逼之云
云故行儉言若爭伏念之死是與虔勖務挺爭
功無異晉之渾瀋也分注刪御副將一句則爭
功無本
中宗皇帝嗣聖二年春正月帝在均州
帝指中宗不必辨
帝發明謂或疑爲豫王不得不辨邱氏亦謂每
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于睿
宗考元年大書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
又書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二年太后
遷帝于房州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
制夫既廢帝爲廬陵王當云遷廬陵王于房州
而仍稱帝不予武氏之廢也立豫王旦不書爲
帝歸政亦止稱豫王不予武氏之立爲帝且不
使疑于中宗也此等處最是大義炳然了無可
疑尹氏邱氏徒爲辭費矣

十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分注仁傑薦大州
刺史敬暉等
大字疑當作太
貲實大州莫詳沿革或謂敬暉前爲衛州刺史
大當作衛通鑑又作代考武德三年以并州之
太谷祁縣置太州意者大字其太字之誤與
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分注隆基微服
與幽求等入苑中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
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

隆基討韋氏疑當補入苑中王毛仲避匿事

元宗皇帝開元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分注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

通鑑臨淄王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分注于景龍四年誅韋后時削去毛仲避匿一事則所謂心持兩端爲無本

中宗皇帝神龍元年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元宗皇帝開元二十八年是歲戶口之數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文宗皇帝開成四年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武宗皇帝會昌五年是歲天下戶數

是歲上疑當有戶部奏三字

綱目是歲戶口之數似當如神龍元年戶部奏在晉州幕府免歸

三月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分注蘇彊之誅也兄宏

是歲戶口之數爲是凡春秋經文皆不須傳而事理完好今但云是歲戶口之數則必待目而

後成文且語勢亦殊未全也又開成四年數目

都爲大書餘皆截半爲分注于體例亦未盡一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劉闢反分注河南西道嚴礪

河字疑當作山

輿地廣記唐十五道採訪使河南道都畿採訪

使治東都城內河南採訪使治汴州無所謂河

南西道也惟山南西道採訪使治梁州如元和

元年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也分注作河

南者誤

元年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分注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于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番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

分注疑當補蘇彊事

通鑑元和元年高崇文敗劉闢于鹿頭關獲闢

婿蘇彊又云閻王長安并族黨誅之分注于元
年平蜀削去蘇彊則此蘇彊之誅也無本
十一年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分注奔
還定州
成字疑當作武
綱作義成自作定州義成軍治滑州今大名府
之滑縣與定州無涉義武軍漢之中山郡唐爲
定州今定州直隸州義武節度使
十四年羣臣請加尊號
昭代叢書 癸集 綱目志疑 卷第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左右軍中尉各賜錢萬緡分注賊平又進賀禮助賞
上加又進賀禮
分注上加下疑當有尊號二字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
太字疑當作大
大太二字易混唐文宗既楊溥年號皆大和非
太和也遵道宗年號大康非大康也晁氏歷代
紀年以字分類當必不誤今唐史遂史通鑑皆
作太字非也

宣宗皇帝大中十三年帝崩鄆王滋即位分注上長
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密以屬王歸長等
三人使立之
王歸長三人疑當詳官爵姓氏
通鑑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
院使王居方吏立之北三人官職姓名分注不
書疑太略
戊子夏六月以李師望爲定邊節度使
夏六月上疑當有九年二字
昭代叢書 癸集 綱目志疑 卷第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考戊子歲爲懿宗咸通九年綱子夏六月上不
書九年漏也
懿宗皇帝咸通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
薨分注請以其子簡會爲留後
夏四月以張公素爲平盧節度使分注張允伸薨平
州刺史張公素帥州兵來奔裘張簡會懼奔京師詔
以公素爲留後
平盧疑當作盧龍
幽州節度即今之順天府唐開元二年置幽州

節度使天寶元年改范陽郡節度使乾元元年
復改郡曰幽州寶應元年改范陽郡爲幽州節
度後又兼盧龍節度使平盧師今之山東青州
府唐武德四年改北海郡爲青州置總管府貞
觀元年府罷天寶元年復曰北海郡至德元載
置青密節度使乾元元年復曰青州三年改淄
青平盧節度使是條分注公素入高州代允伸
子簡會爲酋後是爲卢
在山東于地理有未合其爲盧龍之誤無疑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僖宗皇帝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分注令孜薦承範
等使將兵
分注承範下疑當有師會珂二人
黃巢入潼關分注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
脫走
通鑑田令孜薦左軍馬軍將張承範右軍步軍
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分注于黃巢陷
東都只云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未指出師
會珂二人則此處師會珂二人

中和元年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分注田令孜曰令
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
不字疑當作中
通鑑作嘗蒙中外胡注中外謂與之相表裏分
注作不外字誤
昭宗皇帝景福元年朱全忠擊朱瑄瑄聚破之孫儒
圍宣州
孫字上疑當有圍
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唐景福元年二月戊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兵于斗門甲申次衛
南是夜鄆州朱瑄率部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
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攻斗門不知友裕之
退酋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
魏河不及遂屯兵于村落間時朱瑄尚在濮州
丁亥遣朱瑄率兵將由于鄄遂來衝擊帝策馬
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後浚溝躍馬而過張歸
厚援劒力戰于其後乃免此宣武宣義節度使
朱全忠事也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孫儒引兵

逼宣州屢破楊行密軍景福元年行密欲退保
銅官牙將戴友規力諫乃止二月孫儒圍宣州
此吳太祖事也明是兩條宜用圈以隔之
夏四月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楊行密取楚州
楊字上疑當有圈
考景福元年四月唐陞杭州為武勝軍授鏐本
州防禦使此吳越錢武肅王事也四月吳張訓
李德誠敗徐兵于壽河俘斬三千級送取楚州
執其太守劉贇此吳太祖事也亦係兩條宜用
圈以隔之

乾寧四年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十一王名氏疑當詳
昭宗紀稱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
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山
允凡九王宣宗諸子傳則云十一王謂通王與
睦濟韶彭韓沂陳覃延丹十王也諸王皆疏屬
史家失其系胄獨沂王禋為昭宗子而昭宗諸
子傳不言禋為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禋次居
六其時未必與兵何故為建所忌又建所殺者
十六宅諸王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令有出
居者亦不應獨禋一人紀稱殺禋事未可信舊
史昭宗紀有儀王無沂王是沂乃儀字之誤紀
又妄益禋字也分注于是年詔罷諸王所領兵
下載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此時蒸益以覃

王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
十字疑當作卜
十年通鑑作卜年胡注以周成王卜年楚子問
鼎之事戲笑守光也
二年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皇而自立分注梁主
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恐
史字下疑當有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句
通鑑云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分注于
出友珪為萊州刺史下刪郤左遷句于恐字為
無本

丁丑分注漢乾亨元年10是歲嶺南稱漢
分注乾字上疑當有越高祖劉巖五字漢字疑當
作越字
劉巖于梁貞明三年八月癸巳卽皇帝位于番
禺國號越改元乾亨明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曰
漢至晉天福七年二月丁丑薨廟號高祖在位
凡二十六年據此則丁丑分注當作是歲嶺南
稱越六字戊寅分注當有是歲越改稱漢六字
己卯分注蜀乾德元年
乙酉分注蜀咸康元年
分注蜀字下疑當有後主王衍四字
蜀後主王衍于梁貞明四年六月癸未嗣皇帝
位明年改元乾德
末帝龍德三年梁將康延孝奔唐分注唐主問以梁
事對曰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
寇鎭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
董璋等分注疑太略
通鑑作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
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鎭定
分注疑當載王延稟還延州事
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引大
軍當陛下分注刪節似嫌遺漏
唐主入大梁分注趙巖至許州溫昭圖斬之復名韜
分注趙巖事疑當刪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分注巖至許
州亦爲溫韜所殺
分注殺趙巖一事兩見據綱當在敬翔李振條下
爲順不應先載于唐主入大梁時也
乙酉分注蜀咸康元年
分注疑當有是歲蜀亡四字
丙戌分注是歲蜀亡
分注是歲蜀亡四字疑當刪
唐同光三年十一月蜀主王衍降是蜀王當在
乙酉年分注載于丙戌誤也
唐明宗皇帝長興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
襲福州敗死分注延稟衆潰追禽之延鈞見之曰果
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
分注疑當載王延稟還延州事

同光四年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
時爲建州刺史順流先至執閩王延翰斬之是
夕延鈞至推延鈞爲威武留後明年正月延稟
還建州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
業毋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分注
則去延稟還建州一節則延鈞復之之言無本

癸巳分注閩王王延鈞龍啟元年

閩王王延鈞雖當作閩太宗延鈞

王延鈞于唐長興四年正月即皇帝位國號大

閩改元龍啟至清泰二年十月庚辰爲李倣等
所殺歐陽五代史云廟號太宗司馬通鑑云廟
號惠宗凡在位三年

甲午分注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蜀主孟知祥疑當作蜀高祖孟知祥

孟知祥于唐應順元年閏正月己巳即皇帝于
成都國號蜀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祔廟號
高祖在位凡一年

丙申分注閩主昶通文元年

閩主昶疑當作閩康宗昶

昶于清泰二年十月辛巳即皇帝位明年正月
改元通文至晉天福四年閏七月辛巳爲連重
遇等所弒廟號康宗在位凡四年

晉高祖皇帝天福七年晉以杜重威爲順德節度使

分注晉改鎮州成德軍爲恒州順德軍

晉主重貴開運二年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國字疑當作德

順德軍在漢初名恒山後避諱改名常山東漢

爲常山國魏復爲郡晉因之治鎮定後魏移治
安樂壘後周于郡置恒州隋廢郡存州唐閔元
閔改恒山郡置大都督府元和中改鎮州後升
成德軍晉改順德漢復爲成德周改爲鎮州宋
元至今爲眞定府未嘗改名順國也據此則威
鎮恒州當作順德爲是

漢隱皇帝乾祐元年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

分注方簡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秦州刺
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

秦字疑當作泰

泰州卽今泰州而隸州在甘肅省與易州及義

武相去三千餘里且與契丹又非鄰境惟五代

時泰州卽今直隸淸苑縣五代晉初入契丹開

運二年克復其地易州在北義武在西形勢互

相聯絡分注云契丹入寇兄弟奔命按之輿地

相合則泰州當作泰州

辛亥分注北漢主劉崇疑當作北漢世祖劉崇

北漢主劉崇疑當作北漢世祖劉崇乾祐四年

劉崇于辛亥歲春正月戊寅卽帝位于晉陽仍

用乾祐年號至唐乾寧三年十一月乙未殂廟

號世祖在位凡四年

續綱目志疑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八月癸巳義武節度使孫

行友

武義疑當作義武

漢隱帝乾祐元年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

使行友繼其兄方簡鎭易定卽義武也古

之狄都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初

爲中山郡後改中山國曹魏改定州晉慕容垂

都此隋改博陵郡唐初改定州後復爲博陵郡

尋更爲義武軍節度宋升爲中山府金因之元

屬正定路明復改定州屬正定府今爲定州直

隸州續綱目作武義誤也

眞宗皇帝咸平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追敗之

廷召疑當作都部署范廷召

廷召姓范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指揮使

宋初轉本班都知領貴州刺史太平興國中出

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領平州刺

史端拱中領澄州防禦使領涼州觀察使鎭州

副都部署淳化三年又爲平虜橋梁都部署都部署歷

并代環慶雨路副部署至道中爲環慶靈都部

署又爲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領河西軍節度

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加檢校太傅四

年卒贈侍中是書咸平三年正領河西軍節度
爲定州行營都部署時也續綱目不書官與姓
史無此法當仿契丹蕭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之例書官及姓爲是
仁宗皇帝慶秝元年三月貶仲淹知耀州
仲淹疑當作范仲淹
仁宗康定四年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
使韓琦范仲淹副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慶秝
元年正月李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

書諭之三月貶仲淹知耀州續綱目不書仲淹
之姓史無此法當仿貶韓琦知秦州貶范雍知
安州之例書姓爲是
元 世楷堂藏板
寶元二年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延州三月元昊陷塞門諸砦
寇三川諸砦
慶秝元年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二月元昊寇渭州秋八月元
昊陷豐州

二年九月元昊寇鎮戎軍元昊遂大掠渭州
三年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疑當皆書姓
宋太宗端拱元年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
姓名曰趙保忠淳化二年李繼遷請降以爲銀
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保吉子德明德明
子曩霄曩霄卽元昊承襲父賜姓封西平王仁宗明
道元年嗣夏王位景祐二年趙元昊反至寶元

二年創趙元昊賜姓官爵嗣後續綱目或書李
元昊或書元昊諸條各異當皆書李元昊書法
方盡一也
世楷堂藏板
慶秝四年冊元昊爲夏國主
八年夏元昊卒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
夏元昊卒疑當作夏主元昊卒
元昊子慶秝四年冊爲夏國主續綱目于元昊
之卒不書夏主何以于英宗治平四年書夏主
諒祚卒哲宗元祐元年書夏主秉常卒也朱子

書法僭國之君稱帝者某王姓某卒據此則夏
元昊卒于紫陽書法既不合卽續綱目前後亦
自相矛盾當仿夏主諒祚卒夏主秉常卒之例
書夏主元昊卒書法亦始盡一也
嘉祐六年冬十月起復宗寶仰宗正寺固辭不拜
宗寶疑當作濮王子宗寶
嘉祐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宗
實濮王之第十三子續綱目書起復宗實于書
法爲未合當仿綱目漢昭帝元平元年迎武帝
曾孫病已之例書起復濮王子宗實爲是
英宗皇帝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太平興國七年疑當補遼復國號事
後晉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于冊然
自後有事止稱契丹故續綱目亦仍之追太平
興國七年隆緒立復改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
四年而隆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夫改
國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固改而中復則當
特書復號契丹于前續書再改稱遼于後其事
乃有序而可稽也則當于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九月契丹那律死子隆緒立之下特書曰遼復
國號曰契丹是條復改方有本
二史疑當作左右史
通鑑修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
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
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修起居注
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許直前奏事
左右史也續綱目作二史于辭有未達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分注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紹興五年四月龍圖閣直閣學士致仕楊時卒分注
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紹興五年分注二句疑當刪
楊時列傳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
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
程氏正宗分注此語已載于建炎二年復載于

紹興五年夏也

五月封瓊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瓊字上疑當書官爵

建炎三年秋七月太子勇卒帝未有後紹興二年五月首泰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稱之子伯倚子宮中賜名瓊尋以瓊爲和州防禦使續綱目子紹興十三年書進封建國公瓊爲普安郡王三十年書以普安郡王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三十二年書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昚

更名眘此處單舉瓊字疑于書法爲未合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

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爲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爲天水郡公

追封昏德公封重昏侯書法疑失體

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于平陽封平陽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爲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爲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于建州也大約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紫陽書法權度精矣續綱目是條頗爲失體當遵朱子書法作金追封上皇爲天水郡王封靖康帝爲天水郡公

徽宗皇帝宣和七年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分注羣臣共冊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

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欽宗皇帝靖康二年遼耶律大石建都于虎思分注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餘日得善地建都城改元康國

高宗皇帝紹興六年西遼耶律大石死分注大石死子夷列幼遺命以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紹興十二年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分注夷列改元紹興

紹興二十四年西遼耶夷列死其妹普速完權國事

分注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泰天皇太后
孝宗皇帝乾道四年西遼普速完殺其夫蕭朶魯不
其勇幹里剌討誅之而立耶律直魯古分注普速完
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勇幹里剌遂
殺普速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寧宗皇帝嘉泰元年乃蠻襲西遼滅之分注西遼王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
直魯古爲太上皇直魯古尋死遼祀遂絕也

西遼紀年疑當從遼史

西遼紀年世次諸書皆無定論惟見子遼史天
祚帝紀末者爲正遼史云大石建號寶曆弟子
更繼迭承變九十年續綱目自乙酉稱帝至辛
酉乃蠻滅之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不合續綱
目謂滅于嘉泰元年辛酉然按元史戊辰屈出
律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則
西遼至戊辰未亡也已巳殺契丹所置建國等
官已巳在辛亥後九年則西遼至已未滅也
而綱目之所以誤者蓋以大石在位二十年作

十二年旣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
移前數年矣續綱目之以大石在位二十年作
十二年亦誤于遼史遼史云甲辰歲卽位改元
延慶延慶三年建都城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
云康國十年歿似乎大石止有十二年也今按
長春眞人西遊記云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
餘年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卒豈非在位二
十年之明證乎長春親到西遼舊部距西遼之
亡僅十數年其言必實而可信也今據遼史及

諸書考定世次紀年耶律大石改元延慶元年
甲辰在位二十年至癸未殂其妻蕭氏稱制號感天
太后改元咸淸元年甲子在位七年至庚午殂
大石子夷列嗣位改元紹興元年辛未在位十
三年至癸未殂其妹蕭氏稱制號承天太后改元崇
福元年甲申在位十四年至丁酉被殺夷列子
直魯古嗣位改元天禧元年戊戌在位三十四
年至辛未爲乃蠻所滅始甲辰終辛未年數八
十八年與遼史九十年之數相合今擬改年

月如左

宋薇宗皇帝宣和六年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高宗紹興十三年西遼耶律大石死

紹興二十年西遼耶律太后蕭氏死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西遼耶律夷列死

淳熙四年西遼普速完殺其夫蕭朶魯不其舅韓里剌討誅之

寧宗嘉定四年乃蠻太陽汗昭代叢書 癸集 綱目志疑 卷第十 八 世德堂藏板 理宗皇帝寶慶二年二月雄昭勳崇德閣分注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洪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分注張浚不誤

張浚通鑑作張浚宋史二人列傳皆未載其事考張浚每多舛誤如尤袤傳高宗崩浚一人吏傳稱浚與尤袤諮于衆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四人皆圖形其上

夏主廟號有二

通鑑作憲宗宋史夏國傳作獻宗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分注第六后作六皇后

綱第六后疑當作六皇后

西峯談話云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

正宮必滛吉哩氏舊作岌吉剌氏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然考元代每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卽如太宗窩濶台稱皇后者有巴喇嗚沁正宮皇后舊名孛剌合眞昻煇二皇后舊名昻灰克勤奇庫塔三皇后舊名乞里吉思帖尼塔納奇納六皇后舊名禿納吉納又有脫列哥那六皇后追謚昭慈皇后卽乃馬眞氏也綱作第六后目是年作六皇后滛祐六年亦作六皇后通鑑于是年一作第六后一作六皇后滛祐六年亦作六皇后據元史后妃表有二皇后三皇后六皇后之分則綱作第六后者誤也

徽宗皇帝宣和五年八月金兀朮同骨打死

高宗皇帝紹興五年正月金主吳乞買卒

寧宗皇帝嘉定二年十月金主璟卒

理宗皇帝紹定元年十二月蒙古鐵木眞死于六盤山

滛祐二年十一月蒙古主窩濶台卒

滛祐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

開慶元年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

卒死二字書法疑未歸一

綱目書法蠻夷君長曰死續綱目于金太祖元太祖皆書死自金太宗元太宗以下皆書卒豈以靖康二年始分注金太宗天會六年于甲子之下故金主書卒邪然元至景定元年始分注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年號若太宗窩濶台定宗貴由憲宗蒙哥三主皆未入注而綱目已書卒金元兩事相同而書死書卒各異其義例未能明也

瑞宗皇帝景炎三年分注五月帝昺祥興元年

改元疑當在明年正月

考黃潛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已酉朔顧氏曰知錄以續綱目五月爲祥興元年者非是又續通鑑作祥興元年正月元降封瀋王云云是以景炎三年之正月卽爲祥興元年也尤屬非是

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三月帝如上都九月帝還大都

如上都還大都疑當補書五年

如上都還大都自世祖至元十七年始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止凡七十六年每年皆書之揆以常事不書之義殆非也而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成宗元貞二年英宗至治二年順帝至元三年止書如上都而不書還大都又元宗大德五年止書還大都而不書如上都此五年皆續綱目遺漏處當補入又自順帝十五年三月帝如上都以後十二年中不復書豈以明太祖于是年六月起兵之故遂刪而不書邪

至元二十年三月廣州兵起討平之

兵起討平之書法未合

綱目凡例起兵以義曰起兵其起雖不義而所與爲敵者又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正統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討于亂賊曰平之據此則書兵起者不可書討書討者不可書起兵

地

分注脫三字疑當補入

分注流奴兒于地義不可曉考元通鑑時敕建

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奴兒以歲饑極諫帝怒遂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流奴兒于遠地

分注于以歲饑之上漏奴兒二字又于末句漏一遠字遂致不可曉當從通鑑增入

泰定皇帝致和元年分注文宗皇帝崩于上都八月皇太子阿

元年

分注疑當補幼帝年號

考是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八月皇太子阿

速吉八卽位于上都改元天順九月圖帖睦爾襲帝位改元天秝分注是年不書幼帝疑漏也當于致和元年分注八月幼帝阿速吉八天順元年九月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秝元年

八月發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遊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分注燕帖木兒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剌等下獄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亦從

諸王南來矣

分注疑當補明里董阿迎懷王事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顏殺參知政事脫孛臺分注初明里董阿至河南以密謀告伯顏伯顏從之遂殺其僚屬曲烈等而勒兵以俟參知政事脫孛臺手刃欲殺之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

續通鑑燕帖木兒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遂遣明里董阿迎懷王于江陵

明里董阿至河南以密謀告伯顏伯顏從之分注于前條刪遣明里董阿迎懷王事則此處明里董阿至河南句無本

懷王圖帖睦爾八京師　懷王圖帖睦爾襲帝位

襲帝位疑當作稱皇帝

考凡例繼世曰某襲位國家無主四方據州郡曰自稱某圖帖睦爾入京師發明曰八者造而不順之辭不曰至而曰入不予其至也是續綱目以文宗爲不當立也當書圖帖睦爾稱皇帝爲是若作襲字于書法未合也

二年正月周王和世球稱帝于和寧之北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太白經天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圖帖睦爾復襲位于上都

暴卒襲位書法疑未合

考分注致和元年九月簽樞密院事鄧祐本兒居守大都聞泰定帝崩號于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衆皆注目而立未知

所謝乃指使南向拜始知其意在懷王懷王八
京師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
以係天下之志胡粹中曰燕帖木兒奉皇帝璽
綬上周王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怒且
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
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文宗以燕帖木兒有
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不置左丞相則是燕帖
木兒擁立懷王固其本謀而文宗實與聞于弑
也況明宗皇后八不沙亦爲文宗皇后卜荅失

里所殺則文宗之篡弑顯然無疑武宗以弟仁
宗爲皇太子仁宗攻之明宗以弟文宗爲皇太
子文宗弑之兩兄以繼懿旨並有讓德兩弟有同
氣均至負恩其大惡無可諱也續綱目作王暴
卒國帖睦爾復襲位者非是當書八月庚寅圍
帖睦爾弑周王于旺忽察都圍帖睦爾復稱帝
癸酉四年分注順帝元統元年疑當作元統元年
順帝元統元年疑當作大書不應入分注
三年帝崩于上都十月廟王懿璘質班即位十
一月廟王薨是爲寧宗四年六月妥懽帖睦爾
即位于上都此正與春秋書定公元年同例不
當用小字分注也
英宗皇帝至治二年秋七月鐵木迭兒卒
卒字疑當作死
順帝順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
考凡例卒具官爵者爲美辭不具官爵者乃貶
之廣義君子曰卒小人曰死鐵木迭兒與燕帖
木兒同屬奸權故于其殁皆不書官爵乃一則

書卒一則書死事出兩歧且鐵木迭兒元史列
入姦臣傳其貶絕也尤宜據此則續綱目于至
治二年書鐵木迭兒卒者誤也
至正四年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分注六事備者升一
等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分注六事疑當列目
考通鑑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減盜賊息
賦役均及常平得法也分注削去六事便無着
落當從通鑑增入

十五年秋七月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冬十一月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

苔字上疑當有元字

考凡例兵以義起者曰起兵秦之末朱子于楚人陳勝起兵之後凡秦事卽書秦續綱目于明太祖起兵後凡元事皆書元如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是已據此則是條漏元字當書元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

世楷堂藏板

綱目志疑跋

國朝陳氏景雲著綱目訂誤盖以諸史原文規朱子之謬也芮氏長恤著綱目分注拾遺又以通鑑原文規趙師淵之謬也然蔡狻皋許子卿之類猶沿其舊華庶文子屏潛研于正續兩編者十二年著志疑一書以補汪環谷考異所未備無論其他如謂漢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年號必是元狩後追紀此則昔人所未言而于唐代通王滋等十一人各考其名號西遼耶律大石至直魯古能舉其本末則是書之有裨于綱目豈淺鮮哉壬寅五月吳江沈楙悳識

世楷堂藏板

校文格論

論史家之誤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紀傳之繇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而未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侯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名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與是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卷二十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禎總裁二年二月兩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固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鸞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即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禎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越壞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越君亦難免于疎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厘繕修正元史外誤其書猶中今其紕漏遂傳于世云

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自有開建以下十名為干圍敦以下十二名為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矣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史記歷書　建攝提格太初元年　云　云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云　云皆古法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子曰脈不脈此之謂也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已丑如已亥格庚戌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亂其名者

如稱垒極之年當曰洪武元年不當曰洪武戊申獏靖難兵入金川門之年在少帝時當曰建文四年在成祖時則當曰洪武三十五年不當曰建文壬午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並書干支不合法太祖當時實奉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者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窩臺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元一時發之于言或參五而不易或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是也又有紀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目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矣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而成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而成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論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傳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春無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大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濮上正紀也此曰齊無平之月壬寅公孫敖率其明月于虛立公孫洩及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雖于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又考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二字立號然則將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乎其謬甚矣

論年號地名必全書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

本宋始有點畫改宣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點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慶曆者此承宋人之失也

地名亦必全用如究大上江之類亦為不通　地名摘用二字如叁棠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左思蜀都賦綦連精健非是莫為詳刊二郡魏都賦恒碣磅礴于青雲是恒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

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人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自尚書春秋而後之為史者莫能改也亦有不盡然者史記伍子胥傳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此不月而日也專諸傳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于塞室中此不年而月也所以然者已見于春秋二世家故也

攷辨攝提貞于孟陬今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于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註曰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論史家書即縣同名之例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等字以為別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名加一小字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後人知此者寡矣以本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當互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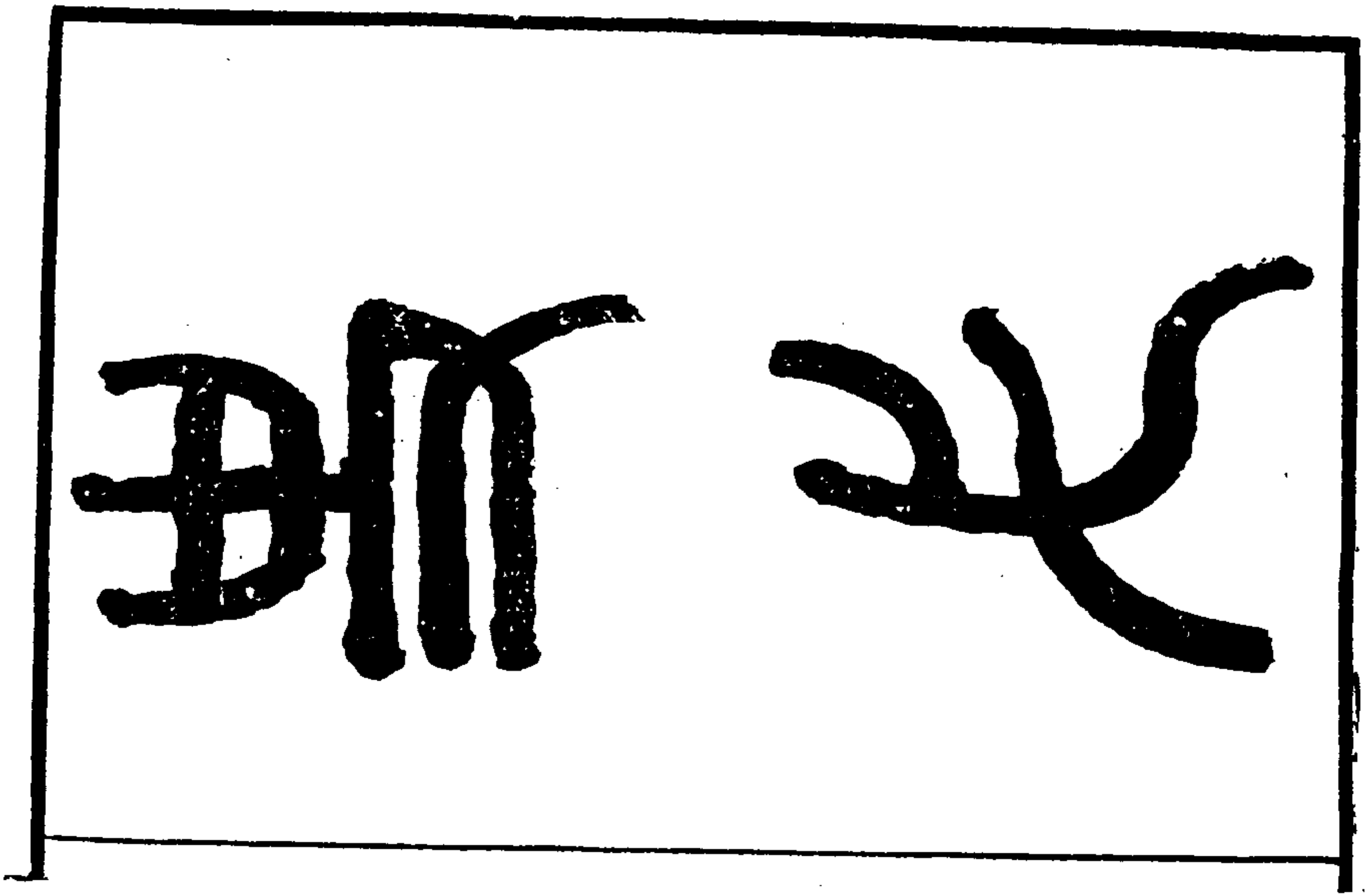
稱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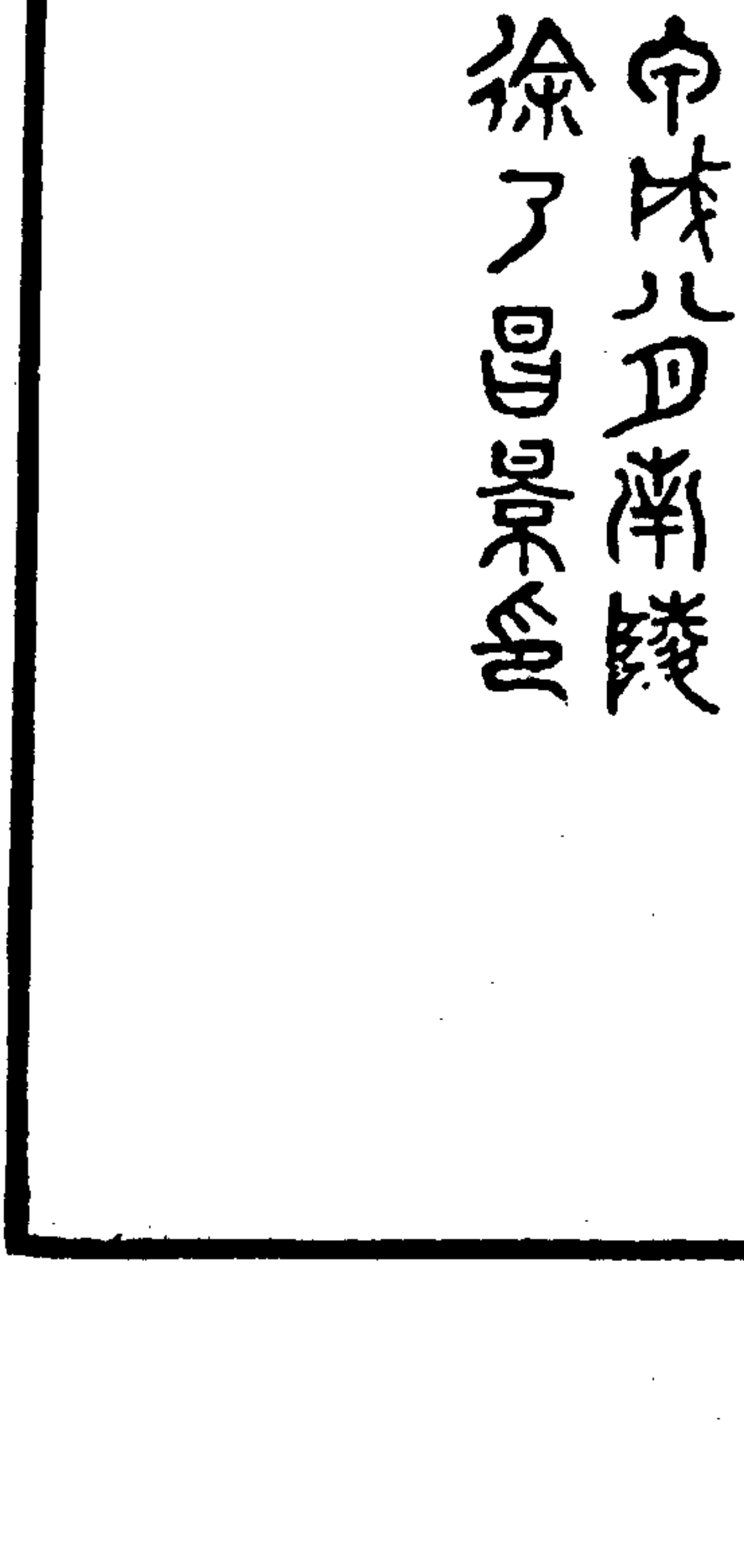
論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晉武帝紀上書泰始元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蒸帝紀書十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善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西平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後人不察而謂革除建文之號非也且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于四十八年泰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為嫌也

史家叙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未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十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善




始皇帝銭
徐了昌号

序

余友錢陸園作考訂資治通鑑綱目一書甚喜詞史家評論之祭如王氏好執倫釋蘇家好為曲說尹氏劉氏之作書法發明及閻聲剽竊之輩莫不人有其書以致黑白淆誠可慨乎其言之也因憶少年時氣盛憍於古人物不屑屑同之訊嘗云于廣坐中議論既發頗亦排擯衆說而自抒其所見往往不拘筆書以質於君子誠日知後見淺耶悉有謬於聖賢之心而為古人所不任受也

乃可論名知人而於古人為尚友之已年家同學弟方伸拜撰

訥溪先生出所著史論命余爲序久未相報也一日訥溪詣余曰君以是書爲誠治史耶宜序之之難也蓋余讀書訥溪園中嘗相與商畧史學以謂有儒人之史有文人之史有畸人之史撰善敗之源窮是非之歸如秦越人之視疾洞然知其癥結之處而思爲天下起之者儒人之史也善議論多感慨如奕秋之言奕指陳於利鈍進退之關而聽之使人知應機赴節之術者文人之史也摧毀已成之事乎反多過之

人如漢廷老吏書獄弄蕭何之律以意出入而人不敢問者畸人之史也訥溪曰引繩批根則范淳夫蘇子由諸賢其敢望焉若近世李温陵之屬孤行側出使人壯其辯而畏其口然言多害道亦固不爲郊居多暇非讀書無以爲樂茲所論著詞義雖儉志趣存焉耳即胡不用是爲序余曰然遂書之同學弟越撰

余性無他嗜好高齋岑寂每蒔花卉以佐讀書顧所謂汗牛充棟者未遑周覽也而雅意於史作史之難如劉知幾三長之云代不數遘矣至讀史者以一日之見進退古人此如法家治已往之獄其人其事既無從質詰案牘雖存亦多出煨煉之後非淑問卓陶不能聽也況於直任胷臆橫立議論求其是非不謬者渺矣余嘗仿世說條載諸史粗有端倪今秋無事偶作讀史小論隨所檢閱綴詞其間顏曰史弋蓋飛

孟時獲詩人之義言千慮之一得也又昔人評贊各具勝觀遷固在前殊有荃蹄未忘之意取抒所欲言不暇校及工拙初無詮次久之裒輯得二百餘首將益續成用寄一時嗜好云爾

皆

康熙辛巳歲冬月訥溪汪楨序

凡例

劉子史通呂氏博議談何容易就一時所感偶有筆記錄而出之古人云會心處不在遠用以解嘲

正史首史記余之論始自伯夷夏商以前闕焉未備亦所云盡則安能意也

古今人物浩若淵海然賢奸善敗之跡先後一轍覽其半豹可失全牛矣

事經前人論定余之漫陋未讀其書適與符合原非蹈襲若離經叛道以騁新奇吾則何敢

韓子云誅姦誅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史家志也宋儒又言治日少亂日多小人每浮於君子故余之評論取垂戒之義爲重

明遺石先生有史論未行于世歸震川序之述其老而好學語余何敢望遺石或髦不廢學差堪自信云

余別有讀史分類倣劉義慶世說新語例類各有引事辭錯出足資談助公之同好請俟異日

周
伯夷　里克　荀息　程嬰　齊莊公
仮壽　楚平王　甫瑕　吳夫差　伍員
豫讓　屈原　商君　蘇秦　張儀
范雎　藺相如　孟嘗君　平原君　信陵君
春申君　廉頗　魯仲連　優孟
秦
始皇　李斯　項羽　陳涉　呂不韋
白起
漢
高祖　武帝　韓信　張良　賈高　樊噲
陳平　周勃　張碎疆　霍光　張湯
嚴延年　桑弘羊　蘇武　卜式　郭解
張安世　蕭望之　丙吉　劉向　匡衡
朱雲　谷永　張禹　孔光　楊雄　王商
王莽　王閎　陳咸
東漢
光武　嚴光　馮異　馬援
馬融　陳蕃　張儉　范滂
王允　蔡邕　禰衡　孔融
後漢
昭烈　後主　諸葛亮　關羽　劉諶
曹操　曹丕　荀彧　管寧
張憬　司馬懿
晉
惠帝　愍帝　司馬孚　褚璩　何曾
賈充　庾亮　王戎　王導　周顗　謝安
祖逖　王衍　殷浩　王庋之　郗超
周處　龔壯　王仲
班起　梁冀
李固　茅容
蓋勳
華歆　孫權

史弋上卷

——同學諸子參訂——

——南陵汪　楨訥溪甫著——

周

伯夷

伯夷叔齊皆稱賢者史記獨列伯夷何哉蓋賢伯夷之讓國也雖然當父有立叔齊之命孤竹之國已非伯夷有而叔齊有矣叔齊以讓兄不獲乃亦去之吁齊之賢也曷可畧焉予特表之以戒後世之爲宋太宗者

齊莊公

莊公湣於棠姜難發登臺三請勿許遵射反隊而死與陳壺夏姬之事絕類然杼之惡浮於徵舒徵舒病其母之湣放賊弒其君禍由倉卒未若杼之處心積慮成乎弒也杼以姜爲餌欲殺

里克

申生之死驪姬殺之而助姬以殺申生者里克也姬欲發難所難者惟克耳使克明於大義銳然以死爭之姬未必不懼而止是之不圖而告以中立何耶傳謂其與中大夫成謀不信然乎惠公之殺克所以報奚齊卓子正所以報申生也

荀息

荀息受獻公命傳奚齊以死獲之忠矣乎觀復言無益之語永足悲已然息不輔君於道而從君於晉則其失也惟在信不近義耳嗚呼彼懷二心以事君者視息之死不又愧於心哉

程嬰

程嬰其亦人傑乎觀其全趙氏之孤人爲其易已爲其難其立謀固已深矣及匿趙武於山中隱忍觀變俟武成人方圖報仇以復趙氏仍不借一死以報公孫杵臼噫嬰之忠貞雖往古烈士何以加焉

齊莊公

公以悅晉非一日矣觀入室出戶之謀姜與共成之兼質舉爲間其視公不啻几上肉而公尚拊楹作歌亦何愚也雖然公不從姜氏豈無自啓故死於廢與死於踰牆二君之死皆禍階一女子耳噫尤物移人三代之亡皆此物也後之宦涪者可弗鑒哉

伋壽

衛宣公欲廢太子伋而立子朔乃使伋於齊而令盜殺之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盜其白旄以代死伋不逆父命以求生二子相爭而死可哀矣夫伯夷叔齊之讓國者仁也伋與壽

之爭死者義也仁至義盡各成其志而已嗟夫宣公之淫亂甚矣將有覆宗之禍天豈使其得保此二賢子耶

楚平王

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建取婦於秦秦女好王聽無忌而自取之已而使人殺太子與衛宣取齊女之事絕類夫伋以不違父命而死建以奔晉謀鄭而亡嗚呼二子以婦見誅何其悲也然平王不免身後之誅而宣公之孫卒爲狄所滅天之惡淫甚矣乎彼瀆倫傷化者可不畏哉

豫讓

豫讓眞所爲義士也方其漆身吞炭行乞於市志豈須臾忘襄子耶然不懷二心以詭事襄子乃殘身苦形必求報而後已豈毒而致吳之君不得其死賜之鴟夷而浮之江豈非天哉

商君

商君亦戰國傾危之士也由斐臣以干孝公及爲秦立法刻深騎而騎則並其初心而忘之爾

伍子胥

伍子胥之忠於吳也而卒爲伯嚭讒死所謂天道非耶方吳之破楚乃登平王墓以僇其屍倒行逆施其亦甚矣悲夫平王之殺爾父兄也王僚獨何辜乎已欲報仇乃假手於專諸以逞其毒而致吳之君不得其死賜之鴟夷而浮之江豈非天哉

荆軻聶政之流比哉太史公列讓于刺客之中其亦猶之以衆人待讓也已

屈原

余讀離騷未嘗不慕屈原之爲人也原爲懷王造憲令上官大夫見而奪之原不與讒構由是起焉意原竭忠盡智以事懷王而惟以文字賈禍卒沉汨羅豈不悲哉吾是以歎天下才人以文字賈禍如原者殆不少也

商君

商君亦戰國傾危之士也由斐臣以干孝公及爲秦立法刻深

寡恩怨之畜於民也亦已深矣語云利令智昏商君功成位高
猶貪商於之富不用趙良之言及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不
亦宜乎吁何以戮為法之弊一至此也

蘇秦

蘇秦遊說六國為從約長當是時王侯之咸謀臣之權莫不欲
夾於秦之策及從約解趙王為之讓而燕不復官於是徉為得
罪於燕而之齊卒破反間以死為天下笑吁秦謂以忠信得罪
天此非其不以忠信耶

張儀

張儀以蘇秦之激而遊說於秦爵為上卿然欺楚以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願得儀面獻黔中地儀不畏誅而往其智勇可謂兼
之矣及聞秦死卒暴其短於諸侯以成其衡說豈非所謂傾危
之士哉觀舌在足矣語蓋其所操持者素也

范雎

范雎以羈旅入秦辯說而取卿相撓四貴之權報魏齊之仇然
辱雎者魏齊而惡雎於齊者須賈也雎以綈袍之意而即釋賈
亦可謂恩怨得宜矣及與蔡澤立談間即解相位此雎之知幾
也噫使非澤奪其位又安能免於禍耶

秦以廣土強國為務豈以十五城易一璧者哉相如持璧睨柱
氣折秦廷可謂智且勇矣然使璧歸而相如見誅趙不幾棄一
臣而得一璧耶吁齊有四臣足照千里又何貴此璧哉

孟嘗君

孟嘗君致食客三千人及齊王惑於毀而廢其相諸客皆去而
孟嘗君欲辱客噫貴賤異交亦事之固然爾此豈客之過哉雖
然當孟嘗失位之時使非馮諼又安能復其相位而益其封地
耶由此觀之客何負於彼哉

平原君

平原君趙之賢公子也賓客至者數千人及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中取之者無以滿二十人尚安事客毛遂以三寸舌強於百
萬之師威信隣國然遂乃自薦耳勝之所稱得士者安在也噫
雖日斬美人以造趙者之門又何益哉

信陵君

信陵君虛懷禮士在魏得侯生於夷門在趙得毛薛二士於博
徒賣漿家及秦圍趙用朱亥矯殺晉鄙以救趙斯非其得士之
用者乎故公子在趙而秦軍悉解及其歸魏而秦軍不敢東向

亦以公子賢而多客耳世傳信陵君好客自喜名聞諸侯誠不虛矣

春申君

春申君說秦全楚及不畏死以謀太子歸可謂有功於楚矣追聽李園邪說而進女弟於王陰圖楚國何不軌也然不用朱英之言而爲李園所害宼夫欹既不能燭奸而反視園爲弱人豈不謬哉

龐煖

秦要趙爲河西之會趙王行而藺相如從龐煖送之境上決曰

■在能表相楚之功然敖爲相時素知孟之賢臨死而囑其子曰此吾友也豈以優待之哉虞仲翔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叔敖其優孟之知已耶

秦

始皇

秦有天下非與周代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當日非僭夷之楚卽分晉之趙韓魏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乎假令秦滅六國不燔詩書棄仁義雖罷侯置守天下猶相安于無事

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議者謂老臣深於謀國耳雖然夫秦虎狼之國也誘劫公子卬絜楚懷王何恤於趙王若頗逆知其危則勸君勿行可矣而甘以其君爲孤注此豈老臣謀國者之所爲乎

魯仲連

魯仲連齊之高士也義不帝秦而能獨行其志雖然秦之帝不帝初何絜於連哉而連輕世肆志爲人排難解紛終不受爵賞而逃隱於海上惓連之蹈東海其卽夷齊首陽之志歟

優孟

優孟世稱謂義俠非耶其於孫叔敖也不在能振其子之貧而敖其優孟之知已耶

秦

始皇

秦有天下非與周代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當日非僭夷之楚卽分晉之趙韓魏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乎假令秦滅六國不燔詩書棄仁義罷侯置守天下猶相安于無事

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也三族之夷不仁甚矣孔子謂爲偏者無後而況於赤族乎哉

李斯

李斯其持祿固寵人也觀其辭荀卿入秦書立志固已陋矣及佐始皇成帝業位三公不務修政以輔主聽高邪謀殺適立庶復行督責之術以固其爵祿東門黃犬之悲不亦宜乎孔子云荀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李斯之謂耶

項羽

奪取天下者先審其勢項羽起隴畝之中將諸侯以滅秦政由

羽出分封天下號為霸王可不謂雄矣哉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其勢失矣夫以羽而都關中亦易易耳顧棄以與三秦卒為漢有噫羽既不能審其勢雖得百范增又曷益乎

陳涉

陳涉傭耕時嘗言富貴無相忘及揭竿首難草澤之雄遂立為王號張楚略涉者扣宮門而呼舒言故情客本無知耳涉忘傭耕言竟殺之噫將不親附卒為御者所害豈非其苛刻之謂耶

呂不韋

呂不韋濮陽賈人也始謀立子楚為適嗣繼而獻姬與子楚其陰謀秦國也所謂善賈者耶及子楚立尊不韋為相國乃與太后亂卒以陋死噫不韋巧於取秦而不能使其子不誅其身豈可謂非天乎然不韋亡秦其在劉項之先歟

白起

白起取鄢郢定漢中坑趙括之軍其攻戰間知已知彼何其智而能恐當其王楚召辱已少年為中尉稱曰壯士蓋感少年能也及為應侯所制昭王三請而起不行賜劍而死起寔自取之知其志爾及為淮陰侯羞與絳灌等列夫信能不背漢於通涉說之時而天下已定乃不勝其削奪之憤卒以遘節誅夷又何不自重其死若此哉

張良

漢

高祖

高祖以布衣起沛提三尺劍誅暴秦用張良陳平計不五年而天下定信言天授良不虛爾然觀蕭樊之囚韓彭之族亦甚刻矣世傳高祖之大度過於光武豈不謬哉噫余嘗讀史至分我一杯羹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

武帝

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武帝之殺鉤弋夫人亦已過矣即為幼子遠慮豈無善處之道乎誠能據大義使母后不得擅政著法令以授大臣鉤弋雖欲為呂后得乎哉甚矣武帝其亦少恩也夫

韓信

韓信居困約負大志雖落魄不肯輕用其死故袴下蒲伏受辱而能恐當其王楚召辱已少年為中尉稱曰壯士蓋感少年能知其志爾及為淮陰侯羞與絳灌等列夫信能不背漢於通涉說之時而天下已定乃不勝其削奪之憤卒以遘節誅夷又何不自重其死若此哉

張良

張良家世相韓求客擊始皇博浪爲韓報仇及起下邳不從景駒而從高祖此其識有過人者在漢未有戰鬭功乃以三寸舌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位爲列侯聲施後世固其宜爾而其後欲從赤松子游其亦知高祖之寡恩也已

賈高

賈高謀逆非人臣之義然余觀其事成歸主事敗身坐語亦壯矣及敗帝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爭自死高獨輦車至獄榜笞刺剔終無異言以白王之不反帝赦其罪而高辛自死雖高知有趙王不知有漢然匹夫意氣之感亦足多歟

樊噲

鴻門之役雖出於張良之智而亦樊噲之勇全之也噲之擁盾帶劍裂眦怒髮其氣固足以制之矣及言勞苦功高未有封侯之實此噲以盟主尊項王也項王心滿意解豈復有害高祖之念乎

陳平

陳平所謂智謀之士乎從高祖滅楚出奇計以定天下及呂后時國家多難平誅諸呂安社稷以相位終雖然平之所謂理陰陽順四時者將安在耶平當日不過以大言塞其不知之過後之人猥以平爲得體不已妄乎

周勃

高祖謂安劉氏者必勃也亦謂勃可屬大事矣勃初從高祖定天下及諸呂作亂其振國家之患與陳丞相俱亞夫將兵以備敵文帝按轡徐行稱爲眞將軍然勃以功高而爲獄吏辱亞夫以蓬蒿而不得其死嗚呼漢待功臣何其刻也

張辟彊

呂氏之禍不在於王諸呂而在於將兵居南北軍孝惠崩太后哭不悲而張辟彊請拜台產等爲將居南北軍及諸呂據關中

欲危劉氏而自立使非郦寄紿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則劉氏不血食矣辟彊良之子也良謀招四皓以安太子辟彊謀將諸呂以危社稷何哉余謂張良不幸有辟彊之子視明劉基之有仲璟相去霄淵矣

霍光

霍光漢之賢相也觀其擁昭立宣雖伊周曷以加焉然惜其不審昌邑之賢否而遽立之此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嗚呼光之輔漢可謂忠矣而宗族夷滅世謂禍始發乘余謂顓弒天下之母光隱其罪而不發是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

張湯

張湯爲吏多詐舞智以御人其用法深刻已萌于碟鼠之日矣史稱其謹修內行調護故人子弟及昆弟悉厚然爲吏一惟深文刻覈猶義縱之重足一迹溫舒之郡中無聲也卒爲三長史所陷以自殺噫觀縱之棄市舒之五族爲酷吏者可不畏哉

嚴延年

嚴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彼其意欲撼霍氏以立名豈知尊朝廷者哉呂東萊謂夷齊後一人不已過乎

桑弘羊

桑弘羊一賈豎耳作平準法以理財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噫嘻何其詐也司馬光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誠哉是言也弘羊理財權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更甚于加賦武帝受其欺而賜爵左庶長後世之爲弘羊者殆不勝也

蘇武

蘇武所謂志士仁人也持節匈奴十九年嚙雪吞旃卒不辱命在鹵中聞武帝崩南向號哭不已及其歸漢詔奉大牢謁武帝陵廟朝廷亦知其忠也而祗命以典屬國將何以勸人臣之守節哉

卜式

卜式誠所謂長者觀其以家產讓弟及弟業破輒復分之則式之孝友視薛包何多讓焉迨願輸財以助邊亦式之本欲避名耳而公孫弘言式非人情不軌之人不可以爲化嗟夫式誠好名不猶愈於已乎彼夫蓄積富厚惟以利爲重不顧兄弟親戚者獨何人哉

張安世

余嘗謂人之于孫亦各視乎其自立而已張湯漢之酷吏也有安世之于而爲漢之純臣天之報酷吏也如是劉向之忠於漢也有歆以爲之後詔事王莽以亡漢室天之報善人也又如是噫所謂福善禍淫其不然乎故于孫之賢不肖亦視乎其自立耳雖父祖所不能必也

蕭望之

蕭望之經術大臣元帝以師傅之舊任之言治亂陳正言可謂尊用矣及爲恭顯所陷卒以自殺有足悲者呼元帝何其闇也知望之不肯就吏既不能懲奸而徒以涕泣不食何哉

丙吉

丙吉性深厚不伐善有古大臣風其爲獄吏時保護皇曾孫始

終不言其功及爲相黜陟有序刑罰得宜可不謂賢相哉然不
問死傷而詰牛喘其輕重已失矣而猶謂之知大體也古之賢
相所以理陰陽者果如是乎

劉向

劉向以經術起家歷事三帝始以恭顯擅權繼以王鳳專政正
言諷刺以納其忠其上封事言王氏與劉氏勢不兩立可謂直
言無隱矣何成帝之既悟而不能行也傳云向卒十三歲而王
氏代漢噫向之忠其可無負於漢也已

匡衡

匡衡世稱爲經術儒者觀其講經義言治道悉以阿諛爲容甘
爲右顯私人受惡名以固寵所謂經術者固如是乎及王尊劾
衡無大臣輔政體衡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罷于奪邑盜金之
時不亦羞當世之士乎哉孔子言鄙夫患失其匡衡之謂耶

朱雲

張禹天子師也朱雲請上方劍斬之何其壯也觀成帝輒檻以
旌直臣亦知雲爲直臣而不知禹爲佞臣何哉及後雲知王氏
之必取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亦猶梅福去吳門意乎噫朱
雲一槐里令耳憤志敢言幾爲所誅彼在廷諸臣求其直言如

谷永

谷永真小人之雄哉其一意爲王氏取漢假經術以濟其奸耳
故陰爲王氏謀專攻君身與后宮慷慨直言無所隱諱而悉出
之以經術使當時無王氏取漢事則永之言不幾爲賢良直諒
之言哉

張禹

張禹家居時特進爲天子師寵過渥矣成帝親詣禹第問以天
變及吏民言王氏事禹不言王氏但言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嗟
夫天變人言漢之存亡所係也陰爲王氏調護以固其寵所謂
事君勿欺者安在乎世言王氏篡漢始於欽永而成於張禹杜
欽谷永王氏私人耳禹以經術大臣而心爲王氏取漢則禹之
罪豈可與欽永同論哉

孔光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不能如申屠嘉之罪鄧通猶與幸臣同列
亦可自愧矣持爵祿之重乃尊禮董賢下車拜謁以求容媚傳
謂其不希苟合不結黨友將何以稱耶王嘉封還董賢詔書卒
以不食而死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楊雄

楊雄反離騷自以深慕屈原悲其遇不及時而爲此莫可如何之事其弔屈原深矣而自處獨昧也可不惜哉雄學古懷道欲以文章垂世在哀平間嘗與王莽竊列及莽篡位乃貪爵慕祿而臣事之所謂學古懷道者何在也劇秦美新其亦垂世之文耶

王商

嗚呼亡漢者外戚也王商其外戚之賢者乎商之內行篤有威重及單于來朝畏之邯步成帝稱爲眞漢相矣然爲王鳳所陷罷其相而身以憂死天以商之忠良而爲權臣害朝廷終不以罪惜哉

王莽

王莽起于外戚折節下士以要名譽及繼諸父輔政媚元后竊位南面何其盜國之巧耶漢之諸臣不能興師討罪猶且奉璽恐後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嗟嗟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奸言皆以滅亡彼劇秦美新之文其何以稱焉

王閎

王閎莽叔父也哀帝崩時以重綬受董賢閤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持璽綬將何爲耶及莽篡位出閎爲東郡太守隱忍二十餘年卒以三十餘萬户歸更始其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與其志可不謂賢乎哉范史以閎爲莽族屬乃與彭寵輩同傳而褒之叛逆之列不亦謬乎

東漢

光武

石勒謂遇漢高則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噫光武豈易及哉方伯升舉兵時衆懼而匿及見光武將衣大冠皆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則光武所以定衆心者固自有在也新莽閉位漢氏之統絕矣光武不階尺土剪除羣雄記漢配天其功烈宣後于高祖耶至於崇節義興學校保全功臣皆足爲後世法特不免符讖之惑耳

嚴光

嚴子陵剛介人也豈可以隱者比哉光武少與同學宜知其志趨所在及光高臥不屈務待以賓師之禮以資訪問或可相助爲理耳乃欲因而臣之宜乎光之不屈也

馮異

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馮異謙退不伐可謂德之至矣觀君臣

慰勞之言何婉摯而多風乎惜其大功甫就而卒于軍不獲茅土之報也可哀矣夫

馬援

馬伏波爲將軍出塞漠平交趾劬勞鞅掌亦甚忠矣年嘗衰暮猶且據鞍以堅其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抑何其不知止也噫伏波戒人之禍可謂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險悲哉

班超

史稱班超不修細行然內孝謹爲官傭書受直以養母夫人既有志節雖細行不謹又何傷乎迨超使西域爲李邑所毀超謂

內省不疚何恤人言乃去其妻而遣邑還抑何其忠之至耶嗚呼超之立功異域終思土以乞歸語云知足不殆知止不辱其有以夫

梁冀

梁冀專權利立幼弱之君得以肆志逞欲爾而孰意冀之誅族者其卽幼弱之桓帝乎嗟夫當冀擅權漢廷諸人盍亦討其弒逆之罪以申大義於天下而區區以恣橫怒面殺之何哉

馬融

馬融世稱爲經術師也然人師其經而不師其人耳融之一生所志惟溫飽而已及其遭亂饑困乃深自悔恨而爲之嘆息其與李斯倉鼠之歎又何異耶

陳蕃

東蕃與竇武同心誅奸務預謀賢臣白之太后卽導節甫而更之使不暇生變善矣顧身敢家滅致賢士義盡以貽國家患者謀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噫蕃將官屬諸生扳朮入尚書門將何爲耶忠有餘而謀不足惜哉

張儉

張儉其得謂之名士乎名士重氣節而以輕生爲尚儉平日負

氣矜高而一旦被收望門投止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嚢毛欽分取仁義孔褒一門爭死洵爲不可及矣迨儉爲少府衛尉有閭門懸車之安嗟嗟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人卽不言儉獨不愧于心乎

范滂

昔魏齊避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范滂漢之名士也天下皆重其壯志而爭爲之主及詔捕至吳導抱詔而泣郭揖解印綬欲與俱去滂自詣獄曰滂死禍塞何敢累君嗚呼范滂可謂善處死者矣

李善

天下僕妾中何嘗無人乎李善甘著頭也元死其子續生數旬諸婢皆欲謀害善潛負櫝陪山中奉之如長君及拜元墓日善在此吁善一著頭耳以忠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彼士大夫處高位而享厚祿者求其忠義如李善安可得哉安可得哉

茅容

平津以脫粟而見誑於故人茅容以草蔬而見賞於有道人之待友亦惟其誠而已雖然容當日殺鷄食母而以草蔬餉客使非郭有道鮮不爲容病者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勿慎與

王允

董卓焚宮廟遷天子當此之時天下已倒懸矣王允忠謀王室故屈意承卓而卓不覺卒使篡逆之賊一旦勦滅夫何不聰李郭之求救無以安反側之心遂及於難不亦悲乎馬日磾乃以滅紀廢典決其無後謂之何哉

蔡邕

蔡邕應董卓聘豈不知卓非其人惡鳥窮猿不得已也及卓賊受誅而爲之傷痛罪不至死而允以此誅之不亦過乎嗚呼與其附卓而死毋寧以辭辟而死乎然使邕死於劉郎所搆時宣不成一全人耶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而死卒不可得悲夫

補衮

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夫補衮之時何時也乃負才高氣引軀以就戮不亦悲乎漁陽摻撾既見忤于曹操矣而荆州江夏之行將何爲者耶稷貞懷潔當隱鱗息羽之際而何以濡首曝鬐屢屢以身試於怨毒之庭而不反哉

孔融

自古篡逆之賊必先除其所畏之人孔融固操之所畏者乎夫融志大論高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焉觀其論盛孝章郗鴻豫

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嗟夫當漢之季才如北海斯謂顛波之砥柱矣而遭害於操手可不惜哉

蓋勳

梁鵠欲殺蘇正和訪於蓋勳勳與正和有隙此可乘而報之時也勳曰謀事殺良不忠乘人之危不義諜鵠止之正和來謝勳曰吾爲梁使君不爲正和也怨之如初噫乘時而報人情也勳不沒正和之賢而有以匡鵠之失卓矣哉

後漢

昭烈

蘇子謂昭烈棄天下而入巴蜀非地也余謂昭烈非不知據巴蜀不足以爭天下當是時操據天下之半而孫氏世有江東昭烈雖王室之裔而無尺寸非棄之也適會劉璋庸懦故得以有益州耳萬一信諸臣之諫拒而勿納昭烈亦棄之何哉雖然孔明勸襲劉琮以取荊州使蜀有荊州亦可免後日之羣矣棄而不取此昭烈之不忍也吁何其不忍于琮而獨忍於璋與

後主

國君死社稷義也劉禪降晉不過僥倖以偷生耳及見奏蜀伎不悲謂此間樂不思蜀人或憫其故爲愚昧以免忌彼孫皓倔強而晉武容之又何忌于禪乎司馬昭曰人之無情一至于是嗚呼人苟有情又何惜其身而不狥社稷耶

諸葛亮

孔明有王佐之才方其高臥南陽衣食於耒耜何嘗有富貴之念動其中乎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將稿死于巖穴耳及受遺輔政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而後已迨進軍渭南司馬懿甘受巾幗之辱勢已窮蹙而天不祚漢功業不就謂之何哉

關羽

忠義之氣足以動百世而感慕者其惟關公乎當漢之季豪傑並起公提一旅之衆遨遊袁曹間亦安往而不得其志而必擇昭烈以從豈襲謀淺識者所能辨哉使公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亦當與蕭曹爭烈矣迨公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公之有功于漢也多矣然操知留公以傾權而權不能存公以排曹論者諍權爲漢賊豈妄也哉

劉諶

北地王諶有烈丈夫之風焉哭於昭烈廟而死觀其言凜凜然猶有生氣使漢之君臣能從諶言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嗚呼劉禪既不知社稷之義而又輕以其國與賊可謂上愧爾父下愧爾子矣

曹操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奸而歎其愚也當與袁氏相持之際強弱懸殊操恐恐焉惟慮不能自全而何至欲爲周文王乎及奉帝東遷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是寔以天下遺子孫顧讓還三縣意欲損專兵之謗滅不臣之責爾寔夫彼其弒后辱帝無君久矣猶沒世不敢廢漢以篡逆之罪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操雖奸乎抑何其愚也

曹丕

曹丕篡位襲父操意以成其謀故假禪代之名以飾其罪耳然已實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耶自丕以此舉而後世奸賊得以逼君篡國者皆自丕開之也嗚呼丕之父子豈獨漢世之罪人哉

荀彧

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此操之奸於取天下也而實自荀彧倡之或有王佐才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甘爲曹氏私臣故勸操擁戴天子以從人望此彧之隱情也嗚呼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私臣其可得乎雖然操以子房視彧篡漢之意見矣又何待九錫之議而後爲所殺耶

管寧

管幼安天下之善士也避曹操而渡海終身不屈及歸田後不食魏之一粟不亦卓乎

華歆

士君子處世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顧歆所處之時何時也值漢之末不能棄捐以保其身乃甘爲曹操私人黨惡恃逆脅害國母而徒以受千古之惡名何哉

孫權

朱子謂學者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誠哉是言乎權藉父兄餘烈宅盡心漢室與昭烈協力併謀同正曹操之罪乃稱臣曹氏以保江東何其不能繼父兄之志也觀其使呂蒙襲江陵其無翊漢之心也明矣吁權真漢賊也歟

張悌

張悌其可謂烈士乎悌自幼時曾爲諸葛瑾所識拔嘗兢兢焉惟恐不得其死以負名賢知顧及一旦臨難不敢貪生失節卒爲晉兵所害不亦悲哉然觀其告靚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矣

司馬懿

仲達用兵如神及與孔明敵輒以敗北豈非孔明之將畧有大過于人者乎當孔明軍斜谷屯五丈原懿寔患之其謂諸將無事不過諷言以安其軍爾故於畏蜀如虎之議婦人巾幗之辱甘受焉而不愧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乎

晉

惠帝

自古昏愚之君孰有如惠帝乎不辨菽麥何以理政即無此庵

可惜之諫武帝亦疑焉使以尚書疑事俾太子決之賈妃遣人代對張泓不以引書直以事斷此帝所以不廢爾噫有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而有時乎窮有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晉惠而可以不敗然廢后復嗣咸受制於人又何賴此閫蟆問糜之帝耶

司馬孚

司馬孚魏之純臣也典午篡魏舉國皆從而孚不與焉及禪位時猷猷流涕悲不自勝臨終猶欲書魏之貞士可不謂忠乎哉使曹氏諸臣皆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篡魏而自立也然則魏之臣能如孚之忠者幾人哉

衛瓘

孔子曰以道事君若不可則止衛瓘以晉惠不堪爲嗣有此座可惜之語可謂忠矣使帝悟而廢立則瓘無後患然一言階禍而結怨于賈妃瓘空勇退以保身夫何沉酣利祿而卒以滅族不亦惑乎

何曾

何曾其晉之鄉愿乎身爲宰輔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其子議君無經國遠圖是豈大臣之所爲乎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

國亦何賴此自全之臣耶曾曰食萬錢而子孫卒以僭侈亡族則曾之遠圖又安在也

賈充

賈充晉之趙穿耳在淮南即與諸葛誕言禪代事誕曰子世受國恩豈可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死陳泰請斬充以謝天下則弒逆之罪充不能逃臨死而自憂謚傳將何爲者耶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竟殺二子意假手姊婦以斬其後天所以報弒逆也

庾亮

蘇峻之反庾亮以外戚輔政召募稔禍至於國破君危使非溫嶠等殘力誅賊晉幾不血食矣誤國至此猶且泥首求活卞敦位列方鎮坐視國之顛覆而擁兵不赴秉國者不能正其典刑而又以爵祿報之彼卞壼桓彝俱死以徇國者將何以處也

王戎

古語云君亂世富而能貧得免於難王戎田園遍天下猶日持牙籌會計何保身之爲耶然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欲作清派態夫以戎之貪鄙而猶稱以爲賢宰乎後世之爲戎者蓋不鈔矣

王導

王敦之反導實與聞焉導既當國不能防之於始而反以恩怨之報假手於賊及聞敦死乃始爲敦發喪爲大義滅親之舉以欺天下而天下果可欺也耶觀伯仁由我而死之言謂不知伯仁救已耳嗚呼伯仁人望也必知其救已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用心哉

周顗

周顗之死王導假敦手以殺之也亦顗之自取禍耳方導求救時宜言朝廷自知忠邪非顗所得任也乃入而不顧出不與言既滋其疑矣而又言殺諸奴取金印語已侵及于導導能無恨哉此豈深心用之所爲乎故曰自取禍也

謝安

晉人有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惟謝公足當蒼之名乎晉室多事公以一身任國之安危故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人之氣迨秦師壓境從容應之捷書至而無喜色非深謀遠慮曷能致此議者謂其矯情以鎮物耳以視彼之倒執乎板賭墅失措者何如也

祖逖

祖士雅慨慷忠義人也擊楫渡江誓清中原及鎮雍丘石勒患之爲遜修祖墓置守冢且斬降卒首以送於遜而遜深德之噫勒爲國之仇敵百計欵吾彼何爲者耶夫豈私有德于遜也者玩憒不前縱敵養患不臣孰甚焉及聞王敦有異謀宜訓軍旅以張其氣使奸逆不敢動又奚快快焉卒自喪其軀哉

王衍

王衍清談誤國方且營三窟規睨禍敗及爲石勒執猶勸稱尊號而排牆夜厄屈節敗身貽笑外敵恥孰甚焉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不亦睨乎

殷浩

晉之負虛名而無其實者其殷浩乎浩本無才而當時望若管葛徵辟屢至不得已起應之及與桓溫抗毅然以北伐爲任天下事豈負虛名者所能僥倖哉兵敗勢窮桓溫上疏罪浩所爲抗溫者何在卒之咄咄書空望實俱喪浩而有虛名也亦浩之不幸也與

王彪之

桓溫入朝廢君王彪之不能正言力爭猶命取霍光傳何也蓋鬼之逆知溫篡志已成假令海西不廢則篡逆之謀反速矣姑

以霍光廢之使知廢立已有規則而强臣得以心服不敢肆然行篡弑事此虎之意也論者謂與温同惡相濟不已過乎

郗超

郗愔忠于王室其子超私黨桓温而愔不知也及見超謀逆書乃怒罵輟哭愔可無愧于忠矣然超不能體父之忠而徒念父之悲愚亦可謂之孝乎雖然夫人未有不爲名計者謀逆密書本欲焚毀慮父哀痛乃授諸門人以呈其父寧以身受惡名而不辭呼超之志可哀矣夫

周處

周處征齊萬年萬年曰我知其人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噫萬年可謂知將將之道矣夫以處之忠勇不得以自專卒以殞身於賊不亦惜哉

龔壯

龔壯父爲李特所殺壯請李壽攻成都及取成都報仇壽徵爲太師壯辭復勸壽稱藩于晉不從遂終身不入成都噫人之大節惟忠與孝耳壯之借兵以報父仇而勸壽稱藩于晉可謂忠孝兩全矣父仇已報即仕亦何不可而壯之不貪爵祿卓矣及勸奉晉不從而終身不入成都以視彼借兵他國不顧君父而委身事之者何如也

男 璞 度昭
瑗 又蘧 校字
璠 魯望

南北朝
宋高祖　謝靈運　檀道濟　謝朏　江敩
梁武帝　元帝　王僧　古弼　元暉業
羣祖思　楊素
隋
王通　房暕遠　王頒　許善心　蘇威
唐
杜亮

高祖　玄宗　肅宗　褚遂良　魏徵
李勣　武攸緒　魏元忠　重俊　宋王
李林甫　張九齡　哥舒翰　許遠　李泌
甄濟　郭子儀　李輔國　顏真卿　李璡
蔣鎮　樊系
五代
李振　王彥章　唐莊宗　劉后　周彬
晉高祖　皇甫遇　周世宗　楊承勳　馮道
宋

太祖　太宗　真宗　高宗　理宗　范質
李筠　陶穀　趙普　王旦　丁謂　呂夷簡
富弼　韓琦　范鎮　王安石　王廣淵
范純仁　李綱　徐晦　陳禾　李若水
張邦昌　陳東　張浚　趙汝愚　呂祖泰
韓侂胄　史彌遠　吳潛
元
胡長孺　吳當
明

高帝　建文　英宗　懷宗　于謙　楊士奇
范理　楊繼盛　沈鍊　高拱　張居正
傅應楨　李可灼　熊廷弼
五人傳

南北朝

宋高祖

宋高祖桓玄以後晉室武功亦甚偉矣頗身爲晉臣終取符璽篡弒之罪乎雖然光武昭烈之宏有天下惟亦其帝胄耳觀三秦父老之言則俗爲帝胄無疑矣況司馬氏輔魏滅漢則晉實漢之佗也予謂宋高之滅晉亦齊襄復九世之讎啟

謝靈運

靈運與兵逃逸將何爲耶既仕宋而食祿矣韓亡子房之詩曷以自處爲視泉明不仕宋而以節處士終者其得失不俱遠哉

檀道濟

檀道濟立功前朝固足以任干城之寄然少帝廢弒而道濟與謀彼羨之三人就戮而道濟得免爲呼豈弒君之賊而可以脇從爲辭乎夫濟之怒宋收戮亦其驕恣之至死而不悟耶

謝朏

宋齊禪代謝朏正氣侃侃不肯解璽綬卓矣哉及仕齊爲侍中

爲郡守又仕梁爲司徒解璽之抗不亦僞乎新故禪代之際有心者所大痛也朏則夜氣勃然久而帶亡耳當解璽時齊太子請殺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須容之虜外爾由此觀之朏之墮節其殆道成成之歟

江敩

齊舍人紀僧真請於帝曰乞作士大夫帝意敩亦士大夫耳爲敩接狀遠之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耶江敩登榻而坐宰臣所仰企天子不得而干涉之何其貴也而今之士大夫守令賤之乖隸得以唆之同一士夫也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哉

梁武帝

梁武之愚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祀不以其矣哉況梁武之愚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祀不以犧牲食不以生類不過信佛說以求福而已然以許力拽人之國而弒其君及作浮山堰以泄壽陽老少皆役而死者相枕是豈仁者之所爲乎

元帝

梁元擁強兵居重鎮不急君父之危蓋欲假賊手以去其逼初非爲父兄而討賊也逮強敵壓境不思保國之謀方戎衣誚老子將何爲耶及敗焚古今圖籍歎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嗚呼

元帝固未嘗讀書也天下有讀書人而坐視君父之危不一引手救者乎不孝不友卒之國破身亡而歸咎于書不亦謬哉

王儉

禮義治人之法廉恥立身之節王儉以公主子爲宋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臣節亦已虧矣而乃以素所比肩者甘心而臣事之及蕭衍當權即首先器異之窺其隱竝不欲以事道成者復事衍耶嗚呼儉之恥心亡矣而欲藉晉人風流自比於謝安也不亦妄乎

古弼

古人謂仗義死節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古弼以魏主與劉樹園供久不得奏忽捽樹殿之曰朝廷不治寔爾之罪可謂犯顏敢諫矣及宗愛弒魏主立南安王余弼爲司徒不聞其矯矯抗節也何弼之激于諫諍而阿于篡逆哉

元暉業

高洋受禪魏主遣彭城王韶親送璽綬而洋剃其鬚髮加以粉黛以嬪御畜之元暉業罵韶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碎之而卒爲洋所殺噫暉業憤激而死亦足稱已雖然暉業元裔也不能死節而死于受禪時不已矯焉使陔其死于受禪時不已矯焉魏之忠臣乎

韋祖思

勃勃稱帝徵隱士韋祖思思至而恭慢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奈何以非頓處我邪遂殺之嗚呼祖思方以拜免死豈知反以拜而致死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處世之道也祖思何以身入于怨毒之廷而不覺焉豈不惜哉

楊素

周主命楊素爲詔書下筆立成周主曰汝勿爲不富貴素曰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也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豈有來逼之理哉雖然素之嘗搆離宮譖廢冢嫡皆所以逼取夫富貴之報與也及後發塚滅族夫乃其逼取富貴之報與

隋

王通

王通獻太平策於隋不報而歸隱于河汾噫文帝豈可以太平期之待其不報而後隱不已晚乎夫人必有用我者而我不爲所用則謂之隱若因世不我用而遂放傲做物以自托之于隱乃曰我不爲世用耳嗚呼通之歸隱也其與臯浦希之充隱相去幾何哉

房暕遠

房暕遠隋季稱爲儒者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暕遠對以窮窕淑女鐘鼓樂之房中之樂著于雅頌嗚呼人臣不能引君以道而離合經文曲諛人主推其心不過迳君以固寵耳何喪心而不能決屈身於羣盜身名俱喪卒爲天下笑悲夫何惜死諂佞一至此耶

王頒

陳霸先殺王僧辨其子頒仕隋獻取陳之策自請從軍密召軍卒謀發覇先壠然恐不能卽掘其尸向衆流涕衆具鍬鍤一夕而剖棺焚骨噫頒之爲父報仇其猶伍員之報平王乎雖然伍

氏世楚臣而平王君也王氏梁臣而覇先梁仇也頒之報也以親負之倒行逆施不大相遠哉故

許善心

宇文化及弑煬帝受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可謂忠矣然善心初仕陳及聘隋而爲隋留陳亡善心號哭三日而文帝稱爲誠臣噫善心豈肯負于隋哉雖然善心不死陳安能死隋夫豫讓報智伯亦甚切矣君子猶不取焉謂其先事中行氏也而死善心乎

蘇威

蘇威在文帝時寵遇亦甚渥矣及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豈不皎皎爲隋之名臣乎夫何惜死而不能決屈身於羣盜身名俱喪卒爲天下笑悲夫

杜亮

杜亮蕭頴士之僕也頴士立心嚴酷亮屢受笞辱不去或問之亮曰吾非不能他往然所以不忍去者將愛慕其博奧耳嗚呼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亮殆頴士之知己與

唐

高祖

高祖之得天下皆太宗之功也高祖當諭建成以剪業之由俾其推讓使建成有讓國之美太宗無推刃之失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衆以自助是導之爭也卒之骨肉相殘而貽譏於後世可不惜哉善乎寧王憲之讓太子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玄宗

古來帝之求神仙者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爲人所欺也玄中閫室中語直自欺耳玄宗于宮內設壇爲百姓所禍室中語聖壽延長雖愚人亦知其僞也而帝乃曰吾將以欺天下爾

帝雖欲欺天下天下終不爲帝欺也而帝祇以自欺矣帝自欺而妙寶眞符之得則人亦羣從而欺之矣

肅宗

肅宗之卽位靈武也雖無成命而上皇西狩中原無主稱尊號以安人心其猶有辭爾獨是李輔國劫遷上皇肅宗猶有罪焉輔國疑上皇與外人交流高力士貶陳玄禮上皇飲恨而崩嗚呼夫人臣不可與外人通豈有爲天子父而以是爲罪哉宋光宗廹于李后而不敢朝覲皇帝居肅宗廹于輔國而不能保上皇是則唐之肅宗其亦宋之光宗與

褚遂良

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遂良直言極諫忠矣然昧于始壯勿取之義當武氏長髮之時深諫高宗割制邪念勿于先帝之私其事或可止耳雖然高宗欲立武后蓋踵太宗之失而行之也太宗殺弟而納其妃高宗遂忘其父而以其才人爲后故諸臣極諫而不從者亦以巢剌妃一事先存于意中爾遂良雖叩首流血又奚益耶

魏徵

魏徵受命而輔太子則建成其君也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矣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況爲其臣者乎徵已食君之祿不能死節其于臣道已虧矣而又從而事之雖立朝直諫爲唐名臣顧可以功掩其罪乎

李勣

甚矣李勣之佞也高宗廢立皇后決之于勣勣以家事無問外人不惟不諫反勸成之則武氏之禍我及强褓皆勣之一言致之也嗚呼一言喪邦李勣之謂矣太宗以勣爲忠托以幼孤謬矣哉

武攸緒

夫人生于逆亂之族而能保全名節者其唐之武攸緒乎緒當革命之日棄官隱於嵩山武后所賜器服悉屏不用立志清潔不爲富貴利祿所溷不亦卓乎然晉之司馬孚禪位之際欷歔流涕梁之朱全昱慷慨責溫滅唐祉稷二子之志固已善矣亦能潔身遠引淡然榮辱之外如攸緒耶

魏元忠

元忠慷慨論事無所屈撓其負忠貞之名素矣武后死三思矯太后遺制賞封百戶而元忠捧制感泣何爲耶嗚呼大臣國之桂石小人嘗其嗜慾人主亦伺其從違意外之寵毅然勿受可

也宋真宗天書之役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不敢異議君子恥之而況元忠受武后之遺制乎

李林甫

安祿山反楊國忠激之而所以蹇蔽明皇以成祿山反者李林甫也諸道節度使盡用祿山黨類以傾覆天下皆李林甫專寵之謀爾嘗遣人至祿山語安大夫須好檢點則祿山之謀林甫知之素矣而不思預防以致社稷幾危其奸孰甚焉夫林甫爲相擅權怨仇滿天下行則步騎翼身居則重閉複壁然則人亦何樂而爲此哉

張九齡

張九齡剛直之士也明皇欲廢三子九齡力爭而太子得無動然卒以剛直見忤而明皇愛重其人有薦士者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夫以九齡之剛直帝不思其氣節而思其風度何哉太史公作義縱傳稱其治敢行少蘊藉夫人不能蘊藉遂至流爲酷烈然則人亦何可無風度也

哥舒翰

哥舒翰唐之大將也爲楊國忠所促出兵潼關戰敗而降不忠孰甚焉嗚呼發塚之慘人子所深痛而思報者也子儀深衷大度道歸自艾其殆寡也所全不更大乎論者謂子儀之意雖忠且厚而乃薄于孝也則過矣

李輔國

李輔國一宦豎耳專恣兩朝劫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代宗新立務宜按法行誅以爲小人稔惡戒而乃遣盜殺之何哉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將何以號令天下乎

顏真卿

嗚呼眞卿之死其職豈足以盡公之節哉歷折權奸而始終不以死生爲顧慮非篤于道者何能致此雖然朝有元老如眞卿而出使希烈已歷年矣生死存亡德宗曾不之問也而卒爲希烈所殺豈不惜哉吁希烈何能殺眞卿也實德宗殺之爾

李璀

李懷光之反也其子璀以告德宗懷光敗璀與俱死嗚呼璀之死固其宜矣獨惜所以處死者有未善焉君父一也不幸上下相疑以致叛亂當是時懷光在咸陽內不自安璀宜乘間請曰臣父解奉天圍咫尺不得見天子實奸臣所搆爾即不然知懷光已有異志日夜奔歸一諫不已必再再諫不已必三三諫不聽移其死于懷光未發之先未必不悟乃密陳禍機于君而終從亂軍于父何爲者哉故曰死非難也處死則難矣

蔣鎮

朱泚反蔣鎮由亡爲泚獲而授之官鎮每欲自死而猶豫不果及劉迺卧病泚使鎮往說者再默曰鎮不能舍生豈復以不肖汚漫賢者耶推鎮之心非無恥者特以偷生一念瞻顧遲回而不決爾雖然鎮即不死往說劉迺是不可以已乎嗚呼士之見危授命未有可以遲回者

樊系

夫死非難也而處死爲難樊系爲朱泚撰冊文文成仰藥而死使系能拒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凜凜爲唐之忠臣乎嗟夫彼爲人草禪文以博貴顯者視樊系之死又何如也

後五代

李振

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深嫉搢紳之士逮黃巢爲亂教朱溫盡殺朝士謂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嗚呼才人擯黜固取士之咎豈知小人見厄遂以國事爲報怨之地哉吁何其慘也

王彥章

王彥章以單車事梁祖其功亦偉矣及爲趙張所譖以致中都之敗而爲唐所獲終不以朝事梁而暮事唐者其義烈豈不凜

禦哉憲章不以生死易心不以利害渝節洵五代之臣所難及也歐公列彦章爲死節之首不亦宜乎

唐莊宗

朱溫滅唐而晉王父子極力致討其志亦甚善矣然使莊宗滅朱氏復立唐後繼續唐統不已爲唐之功臣乎夫何朱氏未滅遽還唐祚及後禍慮不旋踵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固其宜也嗚呼張承業勗之臣也終其身居唐官承業其賢矣哉

劉后

莊宗妃劉氏幼爲晉兵掠入宮父業爲卜采謁妃恥其寒微言父死亂兵命笞之何其忍也遂爲后同莊宗幸張全義第請父事全義嗚呼劉氏莊宗后也安有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而況劉后拒真父而父全義不尤異哉

周彬

周彬讀書不事生產妻詬之彬曰耕田不如耕道及唐元宗辟之門下彬以所賜金帛列于庭謂妻曰視伯叔田亟孰愈噫彬之志在富貴斯所謂屠酒內以驅其妻妾也而猥以爲耕道不亦謬哉

晉高祖

石敬瑭不用知遠言乃父事契丹而獻燕薊十六州固敬瑭之罪而實桑維翰之謀也敬瑭雖以得國亦足爲千古羞已嗚呼劉元海匈奴耳猶知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敬瑭儼然君也乃欲據人之國而父事于人何所見之不如元海乎

皇甫遇

人臣當國免之際死非難也而處死爲難方晉軍之降契丹也名諸將列坐以告使皇甫遇奮然而起殺杜重威于坐中事縱不齊則誅奸而死亦可謂善于處死矣夫何俛首書名解甲而降其于臣節不已虧乎吁遇雖絕吭而死又曷能掩其罪耶

懷光敗璀與俱死君子猶有訓焉謂不能以死諫懷光于未反之先也嗚呼承勳責父求榮毋乃爲千古之罪人歟

馮道

語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道之歷事四姓不忠甚矣猶敘歷朝所賜官爵以爲榮何無恥若此哉然道之事諸君不過固爵爲全生計耳使當時有賢君如漢高之斬丁公殺道以爲人臣戒豈不大快而借乎五代無其人也

宋

大祖

宋祖受周厚恩同立盡心輔國以終臣節顧乃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遂移周祚曷能逃篡竊之名乎或謂宋祖先不與謀噫體上黃袍何以風辨袖中禪文何以預成觀其泣對范質之語亦未昧乎天理矣惟其心以弔民爲已任本仁心以臨民宜乎受天明命而垂三百之鴻基也

太宗

宋太祖不以天下與子而授之弟者亮舜傳國之心也太宗之于德昭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開軍中謀立德昭之言遂深忌之已知有負約之心矣及言太原之賞太宗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自刎豈非太宗逼而殺之乎嗚呼太宗之負太祖深矣抱哭癡兒以箝公議之口又何益耶

眞宗

城下之盟春秋所貶也澶淵之役寇準方欲擊之今其餐輸不返亦何畏于契丹而與之盟哉眞宗畏蒽退縮欲苟安無事而不知國家之失計此爲甚焉夫兩相交好之謂和今雖講好罷兵而彼安然受吾之賂而去其勝算固已在彼矣尚得謂之得計乎寇準亦曰不由數十年戎且生心借乎眞宗愚而不悟也

高宗

史言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由此觀之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者懼淵聖之立也此隱不可以告人惟秦檜知而逢之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乎及檜死高宗乃其奸逆獨不言其誤國且曰和議斷自聖心檜特贊成之爾嗚呼金以立淵聖脅之以和恒之檜又從而諫之即欲不受命也得乎

理宗

理宗讀中庸序言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朱子矣雖然覩了翁眞德秀非朱子之儔乎理宗不惟不用而反信讒言貶之遠

州何耶使人專權君子未有能善全者使寇與理宗同時亦猶了翁德秀之貶謫耳而又安望其能用哉

范質

范質周世宗賢相也國祚既移不能興師復仇即當仗節死義夫何不能死周而復臣事於宋其與馮道又何異焉吁臨死戒勿請誼悔已晚矣以視韓通率衆扞禦盡忠死節者不大相遠哉

李筠

嗚呼李筠可謂忠矣其與師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敢哉憑藉以忠義自許初何暇計其成敗也塑像對使而泣亦猶睢陽哭像意乎卒以軍力不勝戰敗而死謀雖未成而心則忠矣論者謂筠素以私忿忤于君而遂慶其晚節也不亦謬與

陶穀

陶穀以布衣爲周翰林承旨亦已榮矣國祚將移不能爲國報佐有心者所痛恨也宋祖受禪之際遂出袖中之詔以自售不亦喪心之甚乎噫未經宣召自進禪文以視謝朏正氣侃侃解圍殺者何如哉

趙普

甚矣人君之心慎毋爲小人窺也小人窺其心則逢君之術得以入矣趙美未死名在誓書而臣民以此觀望此太宗之深慮也乃以傳國意訪于趙普普卽用殺廷美以逢之耳故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何讒言諂諛一至此耶嗚呼太宗起晉普負約之意卒被惡聲于後世皆普之一言成之也普眞小人之尤哉

王旦

王旦有疾眞宗問張詠焉諒誰可代者旦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然則準果愈于詠乎夫賢者知人必有其所以然而不在區區繩尺中也然知人而用宰相事也短之帝前而顧重之面斥其求而陰薦之此豈僅有容已哉古之大臣但爲國家收公輔之用而不爲一己徇好惡之私若旦者誠無愧于古大臣矣

丁謂

王曾計去丁謂而非其罪將何以服其心哉謂之心未嘗移皇堂于絶地也從中和言以安子孫奚欲以此固寵豈料以此被竄乎雖然謂當日未始無罪也謂爲山陵使當允恭貴橫之時不能周詳慎重而唯唯聽命其負于山陵大矣卽非包藏禍心亦安能逃其罪哉沂公謂不如是則謂不可得而去夫去之

誠是矣去之而非其罪恐無以服小人之心也

呂夷簡

郭后未聞失德呂夷簡以已怨后則排而廢之是廢之者仁宗而實夷簡之罪也屏忠言黜直道天下皆知其奸矣及遣富弼使遼而口傳之辭與國書異使非弼落視易書以行弼則已矣其如國事何夷簡身任國政職司何在乃托于誤以自解乎蓋夷簡素不悅弼意欲藉是陷之顧欲快一已之私忿而不顧國家之成敗可乎哉

富弼

壯矣哉富弼之使契丹也呂夷簡怨弼直欲陷而致之死然弼入對時曰主憂臣辱何敢愛死寧凜然有古大臣風及單車入敵詰其君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雖古之良使何以異焉雖然梁冀以張綱守廣陵鄧隲以虞詡守朝歌實欲害之適以成之弼之使契丹也尊君命而振國威不已卓乎

韓琦

新法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韓琦力諫安石強辯飾非稱疾不起而神宗之昏庸得不被其惑耶然司馬光以不改新法辭戒韓琦以不攻青苗去位而神宗終不悟焉嗚呼天下事一小人敗

之為有餘衆君子救之為不足可不惜哉

范鎮

范鎮論青苗去國蘇軾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理受其福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嗚呼士君子進退之際未有不好名而避禍者好名則氣節自高避禍則委蛇自全誰為吾民者夫不以毀譽禍福為念而惟民是恒者鎮其得之矣

王安石

王安石秉政立新法老臣碩士多不協皆指以為奸邪安石不得已而用新進附已者待以不次故一時新政不日皆舉矣使當日諸臣平心而調劑之可行者行不可行者不行安石雖執拗彼其心亦未始不可挽回而何至黜豐紹聖之釀禍一至此也嗟嗟新法之立安石不能無罪而指以為奸邪則過矣

范純仁

大臣之當國也惟論其人之是非不顧一身之利害如為一身計則委蛇自全誰為朝廷執法者文彥博欲竄蔡確嶺嶠范純仁曰此路自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若確有當誅之罪亦可不加誅乎除君之惡惟以罪罪之豈可移為優容之則純仁不爽失

言耶嗚呼小人肆害無所不至此路卽不自吾輩開之終豈之禍安在其能免乎

李綱

小人之陷君子也亦顧其人之自命若何耳顏眞卿志在名節盧杞舉之以使希烈舉之者陷之也李綱素秉忠直不得已在圍城中料理兵事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彼豈不知李綱素不習軍旅哉小人欲陷君子置國事不問而藉以行其陰賊之謀使爲所陷者之不得辭也嗚呼剝卽已矣其如國事何哉

陳東

陳東一秀才耳非有官守言責也始焉請誅六賊繼焉請用李綱忠言正論可謂中時當官矣及爲汪黃所陷慷慨就義從容而死非涵養有素者其孰能之乎吁東之死也視有官守言責

而不去者不大相遠哉

張浚

張浚宋之純臣也三由師三敗北顧乃心王室而扶宋迄無寸功不亦傷哉雖然古純臣爲國家謀者亦惟其心而已不必以其功也如以功論彼劉裕之爲宋討桓玄李存勗之爲唐滅朱溫亦何嘗無功也彼其心之不可問也已久矣噫

趙汝愚

孝宗崩光宗有疾請太后垂簾寧宗內禪皆趙汝愚之功也雖

然汝愚秉政而行翊戴之事不謀諸召正而謀諸韓侂胄已閒於知人矣及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一宗臣一外戚何可以言功嗚呼侂胄何人也而可以不言功乎使聽葉適而以節鉞與之豈復有福州之禍耶

呂祖泰

韓侂胄專權而在廷諸臣無敢攻其奸者處士呂祖泰請誅侂胄以防禍亂可謂賢矣呼祖泰非有言責也心激不平慷慨上言自取貶配是不可以已乎雖然祖泰雖無明哲保身之道而有忠君愛國之心古今來不可無此人爲草野養忠厚之氣故

祖泰之忠義當遠出於在廷諸臣者矣在廷諸臣何此人之不若歟

韓侂胄

自古奸臣欲保爵祿以徼權勢者莫不欲立功以爲餌韓侂胄宋之奸臣也定議伐金豈爲國家計哉不過藉是立功以自固耳乃恢復洛費玉津授首其所恃爲固富貴之謀適足爲喪身之地也宜夫伐金之役肆名正言順之師豈可與春秋復九世之讐比耶

史彌遠

濟王竑之被廢史彌遠之罪也而竑實肯以自取之矣夫姦惡彌遠尚處青宮未可有爲固宜存于心俟天位已定然後下尺一之詔執大奸而戮之而輕浮寡慮言出禍隨可不悲乎雖然濟王既立復以與昔爲秉義郎將何爲耶豈待皇子嫉忌而始謀廢立哉

吳潛

鄂州之圍吳潛請遷幸而代帝死守其忠愛至矣理宗以張邦昌斥之及後賈似道告捷鄂圍解帝以爲似道之功而益咎潛言之誤孰意似道之奸不顧國家之恥竟遣使稱臣許幣乞和也哉使忽必烈非以憲宗之崩亟欲嗣位詐和而退一旦長驅而入則請降之辱首鼠之寓皆所不免斯時而悔不用丞相言亦何及矣而論者爭以遷幸爲丞相之失計也不亦妄乎

元

胡長孺

浙東饑同知肹歡察讓行勸貸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悉散於民既而索之長孺抱冊進曰錢在是脫歡怒而不問噫長孺屬吏也而能以擅惠及民可不謂賢乎哉雖然吏以擅惠及民而上官不以專擅罪之者

斯何時也而有此善政耶

吳當

吳當仕元陳友諒陷江西當黃冠道服杜門不出友諒碎之誓死不屈可謂忠矣雖然當澄之孫也澄本宋士使其黃冠道服不受元聘不已皎皎爲宋之處士乎吁澄不能守節於宋而當乃守節於元也何哉

明

高帝

蘇子瞻項羽不先入關而使沛公先之知其無能爲也顧明高

帝獨以東南收西北卒成帝業何也亦惟得之以道而已當元之季假以無道行之雖蓋西北又奚疏耶使羽當日入關去一秦復易一秦何先後之殊哉不計其俊劣惟教之以先着此審幾度勢之說非知本之論也故王者以有道爲先着而已矣

建文

論者謂建文更祖制制諸王以致靖難之變然削諸王過矣而變祖制是豈足以致亂乎夫以燕之强王之雄武即使諸王無削靖難無辭其能甘守北海以臣節終耶

英宗

王振一宦者耳而英宗寵之遂至蒙塵幾危社稷其卒能返國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然亦幸而立景帝耳景帝立而迎復之意不切彼以爲中國有主與其抱空質孰若歸之以樹大義乎使當時急於奉迎彼將挾以爲質亦如宋之徽欽遺骸沙漠終爲千古羞爾吁英宗之復辟也豈非天哉

懷宗

甲申之變懷宗命大臣條畫守事宏使言遷幸猶不失爲唐之玄代而當時莫敢言者嗚呼遷幸即非萬全不猶愈於亡乎然遷固難言守亦未易也爲守計者即當論以效死厚懸賞格則臣民翻而軍士振討不出此而遲回規避端拱殿陛何爲者耶當日諸臣不惟無寇準于謙之器而且懷有貞欽若之嫌邦國危猶鼠竊狗偷若此求其不亡得乎雖聖明猶國千古稟然而在廷諸臣不籌一策建一議坐而待亡此志士所以痛悼而不能已也

于謙

論者謂景帝不豫儲位未定王文讓立外藩而于謙未與謀也及廷鞫文反覆立辨謙倪首不言謂石亨輩意已如此辨之何益竟以意欲二字成獄其猶秦檜莫須有三字乎雖然景帝易儲謙爲

大臣獨無一言固不能無罪焉而評以謀立外藩卒以受誅不亦宜哉

楊士奇

燕師至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而士奇負約及與是修作傳語其子曰當時吾死誰傳爾翁者嗚呼人臣當國臨君危之際不能臨難死節乃負約偷生而謂無人作傳是不亦喪心矣乎雖改事成祖爲時名臣顧不能捐軀以報君又不能踐約以報友其瀆人倫甚矣哉

范理

楊溥君相其子來自石首言州縣饋遺之勤而范理不爲禮溥異之薦爲布政使或勸理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何以謝爲夫感遇酬恩賢者不免溥以不事苞苴爲賢理以不拜私恩爲貴二公可謂朝士之範矣

楊繼盛

嚴高父子專政而楊繼盛劾其罪奸雖死而不悔抑何其忠也及徇西市時咸曰此天下義士也雖市傭婦女未有不欷歔流涕者嗚呼當嵩擅權時朝之卿大夫莫不奔走其門而繼盛奮然欲爲天下除之慷慨排擊蹈死不顧彼奔走嵩之門者視公之死能不有愧於心哉

沈鍊

沈鍊慷慨發憤抗疏劾嵩何其壯也及謫田保安固宜用晦自處隱忍觀變而乃射木偶以快心作詩詞以訕黨何耶楊順嵩私人也殺人要賞鍊何與焉刺詩以獲罪不亦妄乎夫士無艱貞處晦之道而以氣節受禍身死家藉可不悲哉

高拱

穆宗崩拱與居正同受顧命馮保矯遺詔欲干預政事拱請專以票擬歸內閣此宰相事也乃居正陰貳于保縱肆毒螫何哉

嗚呼拱之慷慨直諒以天下爲已任可謂賢相矣居正不能協心輔國而反結宦官以逐之所謂顧命大臣者固如此乎

張居正

張居正奪情視事已有愧於子職矣吳中行等疏言詞懇切不過明大義以期盡孝思而已居正之怒甚不可解而反言聖怒不可測何哉夫以曹操之惡而恕陳琳以武墜之險而惜駱賓王噫居正何操與墜之不若耶

傅應楨

傅應楨以地震言事刺張居正坐誹謗下獄李楨喬嶽入獄進

藥餌居正以閹入禁獄論謫夫應槙以言事坐罪亦已刻矣槙
獄以入獄受謫又何暴也唐元忠貶崔慎貞餞於郊外張易之
詐稱與元忠謀反馬懷素鞫而原之慎貞等獲免夫以武瞾之
焰濟之以昌宗怙寵擠陷正入固其能事耳元忠等被讒懷素
力爭而止居正之橫而在廷諸臣乃無敢言如懷素者乎

李可灼

光宗有疾李可灼進紅丸致損聖躬雖無弒之之心已有弒之
之迹矣卽以誤論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而反頒之賞何哉
唐憲宗扶餘方士柳泌亦爲製長生藥耳徒豈不欲帝長生

也而但罪泌不效設之不以爲過方從哲身爲大臣人主有疾不
能愼重始輕信而薦之既受誤而賞之可灼之罪皆從哲成之
也

熊廷弼

憲宗起廷弼爲經畧所以節制三方也進退戰守不從廷弼而
從王化貞是節制之權化貞操之而非廷弼操之也化貞全不
知兵敢箚一鳴風鶴生疑尚隔百里外棄廣寧如敝屣化貞之
罪誅之不再計矣若廷弼之有功于遼也大矣且料敵之智遠
過化貞而以其罪與化貞同論不亦過乎雖然廣寧告急之時

男 琪 基 度昭
琰 錫介 校字
瑗 又遷
璠 魯望

往予讀書訥溪先生可園酒闌燭跋相與縱談史事於賢奸治忽之際未嘗不欷歔三致顧予性疎傭得大意輒放去無能有所發明先生老益嗜學矻矻不少休讀史餘暇偶有所觸筆而斷之爲將來法戒積如干卷今年春出以商訂大青持論平允寄呪遥深風神宕逸殆近范蔚宗或以同古爲疑譬之善游者終南太華三湘九派之勝亘古不易至于烟雲起滅魚龍出没風波景物之變態隨人自聆斯則盡各豈必攻高深之位始足盡山水之情哉宣城後學王可第識

史略

侯官蕭　震長源著

天地之初如止水一般其始上浮下沈浮者清而爲天沈者濁而爲地清濁分明清氣勝而多生賢聖則治末世清濁不分明濁氣勝而多生姦惡則亂歷代以來必有人焉澄之而清亦必有人焉攪之而濁治亂相乘禍福相因君子不可不知也

天地之精氣亦有限上古之世聖者大聖賢亦大賢風俗渾厚由生人少而精氣專故也三五以後雖聖賢開生而純德絕少由生人多而精氣分故也

風俗之變或以爲聖人爲之或以爲天地爲之皆一偏之言而未察相因之故也太古之時不言而化無爲而治三王誓誥便已多事至於誓誥不效又有盟詛愈變而愈紛矣故曰人非太古之人世安得成太古之世其使世不如太古之世者人也其使人不如太古之人者勢也非聖人之所能爲非天地之所能爲也

爲湯武易爲伊尹周公難而伊尹之作用尤難桐宮之舉不幾南巢之故事乎伊尹不以爲嫌天下不以爲疑尹之心可相信於天下也周公處流言畏懼遜避如後世人臣之舉動無復古風矣非公之不能取信於天下公之時勢有不同與

以周公處伊尹之時必能行伊尹之事以伊尹處周公之時必不能行伊尹之事

春秋責備賢者而後世持論略聖人而嚴小人何也略聖人者原聖人救民之心嚴小人者懲小人爲已之謀不然秦之長城隋之灃河其利在萬世行將與天地同休矣而不得與井田封建之法並稱者公私人已之分也

武王伐紂白魚躍入王舟亦偶然耳王乃俯取以祭此有得於太公陰符之術未必非太公教之也史稱以黃鉞斬紂頭亦已甚之詞但武成昭告皇天上帝自稱有道曾孫嗣已奇矣

微子抱祭器奔周受爵上公其子披髮佯狂爲武王陳洪範若在後世不多一番議議乎夫子與剖心之比干同稱三仁何也聖賢之行不同各成其是不可

寶陸伍 ル 101 版

以常格拘比干以諫死仁也弃周而存先祀存祀爲大君爲輕亦仁也天下既定生民有主洪範一書實百王之心學爲治之大經舍武王誰可與言者此時爲上天傳道知覺後人義不繫於宗國之存亡也然則爲箕子者亦難耳

三代以上臣不如君三代以下君不如臣三代以上君擇其臣

陳涉傭耕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項籍至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英雄氣色

如在目中始皇東遊欲厭東南王氣劉季即自亡匿其謹密處甚無謂甚不可測三人功業之大小成敗即此可定其優劣請史者自見案至咸陽數語本高帝事此云項籍誤

漢高帝是大權術人其成功大略不在將而在聽言詳觀漢史稽劉項之存亡若非從諫如轉圜高帝惡能成帝業哉

三代以後得天下之君或以攻戰或以詐力或以姦謀或以篡逆而皆不出用賢得民以爲根本其君能大德其小心愼密眞可爲百王法非沛公所及也蓋用賢材而得民心毋論其得天下之正與不正而有

高帝一種人如漢武帝唐太宗曹操司馬懿桓溫劉

裕之流所處之時勢不同而機軸則一特愈趄愈下矣非庸人之見所能識也

自漢以後得天下之君不足稱述矣司馬炎以中人之材僥倖而受魏禪使炎當三國羣雄割據之日炎未必能得天下也懷愍之時晉室已亡頼一時之豪傑維持而匡輔之奄奄百年授禪於宋亦其幸也南北朝之君無可紀述而隋楊堅英發夙成亦維主也李淵乘隋之亂以世民之雄才大略成功定鼎不以爲難而唐之三綱不振四維不張不如漢遠矣五季

之君歷世如駒隙承代如朝露然李嗣源柴榮二君其舉動設施皆合於義尤三代以後之人君所難不可以季世而略之也宋趙匡允祖述郭威大略已無可觀而敬道崇儒宋朝爲冠至於文弱不能復振以至於亡君子讀史至此未有不廢書三歎也

讀史至荆軻逐秦王環柱而走子房壯士沙中狙擊兀朮議欲棄汴快心矣至於事終不成反生懊恨惟項籍渡河沈船破釜之役韓信伐趙易漢赤幟之時光武定陵奮擊葬兵大潰趙雲數騎出營破曹萬衆謝元淝水之戰風聲鶴唳皆爲晉兵快心極矣如親履其地而爲之者世之君子當有同心

從來英雄舉動非忌刻之君所及曹操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桓元見劉裕曰裕風骨不常亦人傑也其妻請殺之元曰吾方延攬英雄以清四海周高宗如雲陽宮大將軍梁堅姿相奇偉嘗謂堅曰公眼如豺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此數事非漢高帝唐太宗諸君所能爲也鴻門之役楚殺沛公如几上肉耳項王卒不聽范增之言雖帝王不死自有定

數然英雄氣誼足以流芳千古君子不因成敗論也漢武殺鉤弋夫人而立其子雖懲前世子少母壯之弊揆之人情亦忍甚矣使當日鉤弋不死復踵呂后之禍後人又以武帝爲先見之明矣然從來未有無母之君也嚴託孤之任正宮闈之分不使其干預政事豈無有善處之道乎無故而殺之不可也噫忍人之無術至此哉

後唐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自是千古一人古之有天下者孰不欲爲

子孫圖萬世之業讀史至此益笑秦皇漢武之愚耳

天地之正氣生人在漢則汲黯張釋之祭遵宋宏剛方之概各見一長在唐則傅奕宋璟陸贄李絳韓愈或以大端或以一節皆可稱道至宋則有若不愧科名之王會魚頭參政之魯宗道呂誨之先見范純仁之勇決鐵面御史之趙抃關節閻羅之包拯不立黨之呂大防范祖禹是皆正直氣節有古大臣之風焉至於救時豪傑則有若霍光鄧禹王導謝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司馬光韓琦范仲淹之流練達明敏則異漢之黨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遊士相譽俗以風節自高人以不與爲辱而治之者中常侍曹節王甫諸人故漢季名賢受禍爲烈亦頗俊及厨橫議於下有以取之也唐之黨始於李宗閔對策之文流於相傾軋四十年之久人主孤立於上羣臣撓援於下賞罰不能行黜陟不能禁至以去河北諸賊猶較易於朝中之朋黨其弊可勝道哉若夫宋之將衰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爲魁元祐罷新法司馬光爲首安石得以黨名而光則未有黨名也及光歿而始分爲朔黨洛黨蜀黨之稱朔黨雖以劉摯諸人交遊

養其氣耳若其君好訐惡直其臣亦緘口不問正言開有持論剛方則既譴斧鉞隨其後亦安得有直言哉

陵母知興嬰母知竇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慟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襄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斷髮截髮此婦人之好名者也

親密議論浹洽未嘗合羣助而攻擊人也洛黨則以程頤門人代頤報復亦以黨稱焉若蜀黨之以蘇軾爲首者軾高才雄文兄弟同爲美官見頤之拘腐又爲學者所宗忿然嫉之則是軾有心於立黨而訾議之也使熙豐小人得以援援伺間大肆荼毒諸賢卒罹貶謫之禍雖呂大防引用楊畏之罪亦元祐諸人自相攻擊之過也

世上難測之事其在天度之差也河流之決也似人力不能爲功然亦不可謂人力無功故躔度雖差移而稍經訂正猶可按圖而知也黃河雖奔溢而分折疏流猶可緩弱其勢也惟人心之變幻窮天極地眞不可測自有天地以來皆無如之何矣李卓吾謂數百年後世人必變爲鬼魅此有心人憤世之言吾恐其愈趨愈下不能變矣正以鬼魅未必如今之人心之甚也

古今人品原分三項一曰行忠孝廉節是也二曰才經濟謀爲是也三曰文立言著書是也詞賦壯夫不爲制義愈不堪言矣今之能爲制義者輒以文才自居世亦以文人才士目之不知文與才已渙不相關況以立言不朽之文而止以八股之人當之何其視文人太易解文字太淺乎然世自有此三項之人取士者欲其相兼亦已難矣故有有才而無行者有有行而無才者則有有才而無行者故有有才而無文者亦有有文而不才者上之人不能審明人器使之方嚴試事奏功之法欲以訓詁帖括之末得天下士其安有眞人品哉古人之才行俱優者世皆知之姑不具論如李綱之忠李密之孝盧懷慎之廉蘇武之節不必其有才與否也荀彧郗超之流有經濟大才而有玷名節由其胷中技癢急於設施一遇豪爽得意之人遂爲所用雖心知其非而有所不顧耳士生衰世才亦累人此之匪人難以曉蓋然一身之功名事小千古之綱常事大字誤一身毋誤天下爲古今之才士明戒可也徐庶自是千古偉人其行徑在孔明之上卽孔明之功名事業已蚤定於庶之胷中矣處三國羣策爭馳之日有用世大才而能隱忍終身優游不出識見已

揚子雲作美新之文以頌莽原其心不過以半生奇
文未盡著明希荀活以爲述作計耳故揚子之文至
唐韓昌黎猶以孟子並稱則亦其文之善也然美新
之文千古同譏雖使元撱一書如六經之傳世亦何
以爲甚矣愛身之不如愛文也
漢光武起徒步而中興王業諸豪傑皆曰謹厚者亦
復爲之藩何石慶之爲丞相也皆以恭謹稱謹厚恭
謹今人看作鈍拙無能人矣才士亦愧以此名稱何
其謬也夫創業之君成功之相猶然而況其下者乎
以終天年之樂尚能知止不求聞達亦得以隱名乎

士大夫當官行事貴於近情事上使下一以眞實無
僞自然行之皆可格也若不近情必流爲矯矯之弊
而爲刻至於詩才妄作無所不至皆不學之過也
世上中材之人比比皆是眞正直廉潔者百無一二
眞姦貪巨慝者百亦無一二中材之人中無所據與
世推移在治世亦能潔已奉法在亂世則恣睢爲非
苟君相不躬行而能變風易俗成太平之治者從古
以來未有此事
周末戰國之時天地渾穆之氣盡洩於人材爲心之
身將隱矣焉用文是眞隱士榜樣悠悠當世豈無明
哲高人世未有知之者寧使世不之知不猶愈於世
之知之者乎

近人史論首推張西銘而李心水朱穴菴之名言尚旨荅然論世之識洵不朽之盛事也茲蕭侍御長源史略雖祇數十條而筆力馳騁思議展拓要自別開生面視彼拾高儒餘唾摭異學詖辭者相去遠矣

乙亥仲冬震澤楊復吉識

三 世楷堂藏板

合肥

十五

遊遼海梵刹書

翰墨場署檢

後敘

敘曰余以大唐顯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癸丑晝寢于并州太原縣之廉平里焉夢先聖孔丘被服坐於堂皇之上余伏於座前而問之曰夫子胡爲而制春秋乎余兄越石在側曰夫子感麟而作耳余曰夫子徒以感麟爲名耳其深旨何必在麟耶子曰然于時政道陵夷禮樂交喪故因時事褒善貶過以示一王之法豈專在於麟乎余又問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敢問何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余又問曰人之生也有夭壽乎子曰爾謂古之聖今之愚爲壽乎爲夭乎對曰古今一死也孰知其夭壽子曰然夫不死不生者自絕云住在生死之域則彭祖與殤子亦無以異也余又問曰夫子周人也奚爲尚也存乎夫子囅然而笑曰非爾所及也余又問曰夫子聖者也亦有居止之所乎乃指東牖下曰吾居是矣余顧東牖前有玄纓朱裏床上以鋪緋褥有二侍者立於前言終而寤懼焉而嘆曰昔夫子大聖也尚稱曰吾衰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小子何知焉而神交於將聖感而有述遂著是書焉

翰苑卷第

張楚金撰

雍公叡注

蕃夷部

夫餘　百濟　西南夷　後敘

匈奴　三韓　高麗　新羅　鼎愼　倭國　南蠻　兩越　西羌　西域

周稱玁狁焦穫致三捷之功

毛詩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廣室歸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注云將率之志往至征戎之地則焉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戰也

又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注云焦穫周地接玁狁者言玁狁之東侵乃整居焦穫據周之地也

漢曰匈奴平城表七重之罼

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史記天官書曰畢頭胡星也高祖小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時士卒七日不食者也

涇陽晝晦爲掩胡塵

毛詩曰周宣王時玁狁孔熾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幽王時居涇渭之間胡塵晝晦也

甘泉夜明由通朔燧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

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夜皆明漢兵王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

百金成列李牧收勳於雁門

史記曰李牧爲趙邊將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殺牛饗士諸烽火多間諜匈奴入盜即急入保不與戰數歲不亡失時皆以爲怯趙王怒使人代將歲餘戰不利多亡失乃復遣李牧如故牧杜門不出堅守益謹匈奴漢書云還百金之士十萬注云良直百金之士也

二部分駐耿譚馳署於塵寨

范曄後漢書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檀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河水西繞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也

連題上望帶十角以飛名須卜豪宗參四姓而標稱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上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爲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理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與之也

和親結好事藉劉敬之謀

漢書曰高祖時匈奴冒頓兵強控弦三十萬騎敗苦北邊帝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爲閼氏

備寒勸農本資醴酪之策

漢書曰文帝時匈奴數寇邊太子家令鼂錯上兵事三章又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代急務二事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而能寒故人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轉牧行獵於塞下親附之歡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甚匈奴桀御之方其望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未聞其害設使北虜稍強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　按前漢書鼂錯傳今使胡人轉牧行獵於塞下下接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云云一段方是備塞勸農正文本書引至塞下句而止是於前漢書原文有脫漏也又塞下句下接以親附之歡句按後漢書班固傳章帝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畔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聽曰云云則本書引後漢書亦有脫漏也曰一串引據兩書前後意義詞句均失連絡此兩文過厭處尤有脫漏也

戰車臨塞驗九世之遺骸

後漢書曰光武廿五年遣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十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議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也

文馬伏閑知五侯之暮化

後漢書曰光武二十六年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叛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云云也

西河置部骨都之陣猶長

後漢書曰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富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北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

朔方列隊溫禺之氣自解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卓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之者也

逢侯縱暴取敗於滿夷

後漢書曰永元六年諸雜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叛爭立前單于屯屠何于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逢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烏桓校尉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也

薁鞬抗衡退凶於美稷

後漢書曰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日渠伯德等復叛薁鞬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也

柏城有備杜崇之効克宣

後漢書中郎將杜崇度遼將軍朱徽等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叛請爲之徼備帶從之於是崇徽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反將誅右谷蠡王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衆落入曼柏城安國迫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杜崇等遣吏曉譬利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幷被誅乃格殺安國也

涿邪懷疑龐奮之功收著

後漢書永元七年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達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叛還人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也

句龍傳首方申馬邑之威

後漢書永和五年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

其四州漢安二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匈奴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塞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

單于跣足始驗韓琮之策

後漢書曰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殺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叛攻中郎將耿種於美稷遣車騎將軍何熙馳中郎將龐雄西域校尉梁慬遮東太守耿夔等擊破之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幘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皆之過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攣鞮乘杭實標廣大之名

漢書曰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

撑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也

屠耆雖性尤屬賢良之寄

漢書曰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也

鏡林課校龍城之敬逾深

漢書曰匈奴以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社云秋社八月中旬會祭處又曰蹛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其法拔小尺者死坐監者沒入其家有辜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也

候月稱兵鳥集之機無爽

漢書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冤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也

駾驪疊躍結蟻衆於白登

漢書曰漢初高帝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匈奴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騮北方盡騹南方盡駹青馬騹梁黑也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迺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圍出得與大軍合也

金貝駢羅叶審情於新望

漢書曰文帝時單于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月韶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擊與和親執便公卿皆曰和親使乃遣書云云駢羅裕綺衣繡袷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補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綈各四十匹遺單于也

眩雷爲徼睦梁之迹已衰

漢書曰烏維單于立而武帝始出巡狩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斷匈奴右臂之援又北登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冒也

浚稽且登款附之誠允著

漢書曰浚稽單于降漢漢遣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冀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涇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也

侯應十策利害之旨攸陳

漢書曰元帝時甘延壽等誅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日喜且懼上書親謁見又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絕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愍民猶尚犯

禁又況單于能必其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歸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輕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單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入奴婢恐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絕姦犯法如其發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費成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吏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閉塞狄之隙鬻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論單于云云也

嚴尤五難得失之機斯在

漢書曰王莽篡位發三十萬衆屯邊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接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衆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車接之單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苦寒春夏風多雹隨鏡薪炭重不可勝食糧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衛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纖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踵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離尤言天下騷動也

烏桓

崇基夙樹疏遠系於强胡餘類尚南創雄名於桓嶠

范曄後漢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初東胡强盛輕冒頓從索閼氏寶馬匈奴皆與之而不爲偏冒頓破滅之

穹廬寢息資拜日以訓恭

後漢書曰烏桓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開向日皆東拜日食肉飲酪以毛罽爲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

邑落徵科因刻木而昭信

後漢書曰烏桓俗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業相雄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侵

役之也

刺韋成繡爰示女功鍛鐵爲兵用標男伎

後漢書曰烏桓俗計謀從用婦人戰鬪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兒頭爲轎便婦人車線乃著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羅中國有幡步搖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鍍爲兵器也

饋馬牛以交二族

後漢書曰烏桓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增顯豐厚家貲家貧僕役一二年間豐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也

親鳥獸而別四時

後漢書曰烏桓土地宜麥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黍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即耕種用布穀鳴爲候之也

族茂白山假修蛇而示誡

漢名臣奏曰鮮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徙亡出塞始皇謂人鮮少者卑
者陋也言其種衆少陋也後稍昌熾東西萬餘里今其人皆兜頭衣褐手足
皆胝此爲徒人狀也

鳥飛寇掠猶歸建武之仁

應劭風俗通曰鮮卑數爲邊害來如飛鳥去如絕弦國家深以爲憂後漢書
云光武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附
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也

蟻聚貪殘尚感永平之化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工亡出依鮮卑山後遂繁息因以爲號
超自遼東西王燉煌萬餘里蟻聚天性忿鷙易報以惡無罷落之居君
長之師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元年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北詣遼東受賞賜青
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

祭彤作鎮納誠款而收功

後漢書曰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
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譯使其後都
護偏何等謁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
後偏何連譯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也

張顯臨邊違直言而致敗

後漢書曰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
馬據險授誡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
怒欲斬授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
死賊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賊俱歿於陣

永初之寇二部醜類猶迷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
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治寧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
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後遼東鮮
卑圍無慮縣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建光之分兩路重圍僅解

後漢書曰建光元年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
之兵敗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發虞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幷力並進攻
賊圍解

慶降吞氐方陋彈嫡之儀

後漢書曰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
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
遂娠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
令收養瑤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
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
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

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擿丁零東却夫餘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
鹽池甚廣

繢表觀魚自頓棄池之網

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鮮卑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遭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
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
得之問傔人善網捕於是擊傔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光和中檀石槐死孫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
離散也

夫餘

氣降清旻入棄離而納孕鮮流穢地曜濁水以開疆

後漢書曰夫餘國本穢地也初北與棄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
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

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圈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滈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南接句驪東鄰藋慎

魚豢魏略曰夫餘國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餘里南接句驪東接挹婁即藋慎國者也

四加在列五穀宜麻畜赤玉可珍黑貂斯貴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馬韓在西有五十西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穢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

騶標臣智都號目支

魏略曰三韓各有長帥其置官大者名臣智次曰邑借凡有小國五十六總十餘萬戶辰王治目支國目支國置官亦多曰臣智後漢書云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屬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

飾重緻珠不珍金罽之美

後漢書曰馬韓人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縗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赳頭跣紒布袍草履也

居崇仰戶詎資城郭之華

後漢書曰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室形如家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

尚勇標健貫脊之風猶扇

後漢書曰馬韓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懼呼爲健不以爲痛也

矜容表麗扁首之俗仍存

魏略曰辰韓俗喜歌舞彈瑟瑟形似筑兒生欲其頭扁便以石押其頭今辰韓人皆扁頭亦文身施德昇在戶西其俗盧國與倭界接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淨也

境連鯷壑地接鯨波

魏略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地方四千里一曰馬韓二曰辰韓古之辰國也馬韓在其西其人十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鑄鑿東

鈴鼓既懸用展接神之禮

後漢書曰馬韓人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亂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蘇塗之義有似於西方浮圖

鳥羽被設方盤送往之儀

魏略曰辰韓人常用馬韓人作主代代相乘其地宜五穀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俗嫁娶男女有別以火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颺

居城識秦人之風髡髮驗州胡之俗

後漢書曰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國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爲貨弁韓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淨而刑法嚴峻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騷其人短小髡頭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也

高麗

靈河演呪照日影以含胎伏鼈摘祥叩骨城而開壞

魏收後魏書曰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主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棄有九種曰駹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漢初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云

俗異三方獨禮八條之教

漢書地理志曰朝鮮穢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人以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酒歌舞彈瑟有笛出於三方之外故孔子

憚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官崇九等

高麗記曰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比一品書名大對盧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詆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衆次曰太大兄比二品一名莫何羅支次鬱折比從二品華言主簿次大夫使者比正三品亦名褐奢次皂衣頭大兄比從三品一名中裏皂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皂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丁遷授官爵次大使者比正四品一名大奢次大兄加比正五品一名繡支次拔位使者比從五品一名儒奢次上位使者比正六品一名契速奢使者一名乙奢次小兄比正七品一名失支次諸兄比從七品一名翳屬一名伊紹一名河絕還次過節比正八品次不節比從八品次先生比正九品一名失元一名賁人又有拔古鄒掌賓客比知屬卿以大夫使爲之又有國子博士大學士舍人通事典客皆以小兄以上爲之又其諸大城

置傉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比刺史亦謂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曰備諸小城置可遹達比長史又城置婁肯比縣令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一名莫何邏繡支一名大憧主以皂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未若比中郎將一名郡頭以大兄以上爲之其領千人以下各有等級

部貴五宗

魏略曰其國大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桂婁部代之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即後漢書桂婁部一名黃部二曰北部即絕奴部一名後部又名黑部三曰東部即順奴部一名左部或名上部又名青部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一名前部又名赤部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也一名右部其內部姓高即王族也高麗稱無姓者皆內部也又內部雖爲王宗列在東部之下其國從事以東爲首故東部居上

饗帝列東盟之洞延神宗禡穴之醮

魏略曰高麗俗好歌舞其人清潔自喜跪拜曳一脚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有童事赤各祭天祭牛觀蹄以占吉凶大加主著幘知幘而無後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幘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於國東而祭之無牢獄有罪則會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妻子爲奴婢其俗淫佚相聘誘其死體有棺無槨

南蘇表戍驗客恪之先鳴

南蘇城在國西北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皝十二年遣度遼將軍慕容恪攻高麗南蘇克之置戍而還即此城也高麗記云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

平郭關疆紀馮弘之失策

高麗記曰平郭城今名建安城在國西本漢平城縣也漢書地理志曰遼東郡有鐵官鹽官續漢書郡國志不改十六國春秋曰北燕馮弘大興六年爲魏所破遂奔句麗句麗弘于平郭即此城也

王頠北銘動不耐之城

高麗記曰不耐城今名盧內城在國東北六百七十里本漢不而縣也漢書地理志不而縣屬樂浪郡東部都尉治處後漢省魏志曰正始中毋丘儉征高麗遂東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麗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六年復征之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頠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燕晃長驅表績丸都之嶋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燕主慕容皝九年伐句麗乘勝長驅遂入丸都句麗王釗單馬奔竄乃掘其父墓戮其尸幷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禁其宮室毀丸都而歸

論碑倒在耿夔播美於遼城

范曄後漢書曰耿夔遷遼東太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案高麗記云故城南門有碑年久淪沒出土數尺即耿夔遷之者也

冠石猶存公孫創基於延里

魏志曰公孫度遼東襄平人董卓時爲遼東太守初平中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俗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明當有土地乃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度死至孫淵以景初元年自立爲燕王置百官二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果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淵遂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其父子遼東悉平也

馬多載辭出洞穴以罪雲

高麗記曰馬多山在國北高麗之中此山最大三十里間難通輿馬雲鬱歊蒸經日不霽其中多生人參白附子防風細辛山中有南北路路東有石號其高數仞下有石室可容千人室中有二穴莫測深淺夷人長老相傳云高麗先祖朱蒙從夫餘至此初未有馬行至此山忽見暴馬出穴中形小而駿

因號馬多山也

浿骨幢巖嶂二峯而拱漢

高麗記云浿骨山在國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東西二峯壁立千仞自是至巖皆是蒼石遠望幢幢狀類劉門三峽其七無別草木唯生青松擢幹雲表高臨於南北峽口築斷爲城此即矣落樞要之所也

狗玕擬擬授色重褐

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鎭醫無閭藉曰東北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孟郭璞注云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襄漢書曰遼東無慮縣有醫無閭山也

銀鍮涵輝凝鮮疊嶂

齊書東夷傳曰銀山在國西北高麗採以爲貨高麗記云銀山在安市東北百餘里有數百家採之以供國用也

波騰碧澈蔽天險以浮刀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西蓋馬醫馬醫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一千一百里應劭云馬醫水西人鹽澤高麗記云馬醫水高麗名鴨淥水其國相傳云水源出東北靺鞨國白山水色似鴨頭一名淹水今名鴨淥水其國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也故俗名鴨淥水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以爲天塹今案其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也

刀小船也毛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也

浪接黃川藕棲雉而驚箭

漢書地理志曰遼東郡望平縣大遼水出塞外其水西南流合契丹國黃水又西南經遼東城西八十里又南入海闊百餘步高麗記云其水闊百餘步平流清深又多鴻潭枝派兩岸生長柳叢密可藏兵馬兩岸彌平總名遼澤多生細草萑蒲毛羽族朝夕相慕須臾卷斂狀若棲雉即漢書所謂蹛氣

也

獸珍文豹暑重良弓

高麗記曰今高麗國彙有朝鮮貊沃沮之地也後漢書曰高句麗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句麗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東沃沮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畫種出檀弓又多文豹有果下馬又有馬甚小登山履險不疲以栗米飲口便得經日經日

也

佩刀佩而見等威飾金羽以明貴賤

魏收後魏書東夷傳曰高麗頭著幘風其形如弁傍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蕭子顯齊書東夷傳曰高麗俗服剔稍冠折風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玉融嗽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其俗拜曳一脚受令跪必走以爲恭梁元帝職貢圖云高麗婦人衣白而男子衣結錦飾以金銀貴者冠幘而無後以金銀爲鹿耳加之幘上賤者冠折風穿耳以金環上白衣髻下白長袴腰有銀帶左佩礪

而右佩五子刀足履豆鞋錄高麗記云其人亦造錦業地編文者爲上次有五色錦大有雲布錦又有貲白疊布青布而尤佳又造鄂曰華言接籠其毛即鞣縐緒髮也

新羅

開源拓構肇基金水之年

括地志云案宋書元嘉中倭王彌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此則新羅有國在晉宋之間且晉宋齊梁諸書並無正傳故其有國所由靡得詳也金水晉宋之口也

宅壤疏疆創趾弁辰之域

括地志曰新羅治金城本三韓之故地范曄後漢書曰韓有三種魏志曰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馬韓在西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韓割其東界地與之今案新羅白濟共有三韓之地百濟在西即馬韓之地新羅在東即辰韓弁辰之地

也

國苞賚路

魏志曰辰韓亦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十二國弁辰亦十二國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卞辰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

地總任那

晉書云加羅國三韓種也今訊新羅耆老云加羅任那昔爲新羅所滅其故地今並在國南七八百里北新羅有辰韓弁辰二十四國及任那加羅慕韓之地也

擁叛卒以稱强永附金而爲姓

括地志曰新羅王姓金氏其先所出未之詳也附東藩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代其先附庸於百濟因百濟征高麗人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二曰伊尺干三曰迎干四曰破彌干五曰大阿尺干六曰阿尺干七曰乙吉干八曰沙咄干九曰級伏干十曰大奈麻摩干十一曰奈摩干十二曰大舍十三曰小舍十四曰吉士十五曰大烏十六曰小烏十七曰造位

百濟

國鎮馬韓地苞狗素

東夷記曰百濟始建居狄城本馬韓之地范曄後漢書東夷傳曰韓有三種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魏志曰馬韓在西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韓割其東界地與之今案新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索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離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又西海中大島上有州胡國也

奉仇台之祠纂夫餘之曹

後魏書曰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又百濟王上表於魏曰臣與高句麗源出東將軍高祖踐祚遣號鎮東大將軍元嘉七年以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郡事鎮毗死子慶代立括地志曰百濟城立其祖仇台廟四時祠之也

八族殊胤五部分司

括地志曰隋開皇中其王名餘昌昌死子餘璋立其國有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八族其大姓也其官有十六等左平五人第一等達率三十人第二等恩率以下無員第三德率第四杆率第五奈率第六六等以上冠飾銀花將德第七紫帶施德第八皂帶固德第九赤帶季德第十青帶對德第十一以下皆黃帶文督第十二武督第十三以下皆白帶佐軍第十四振武第十五剋虞第十六又其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又有將長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綳部日官部市部凡此衆官各有宰官長吏在任皆三年一代王所都城內又爲五部皆建率領之又城中五巷士庶居焉又有五方若中夏之都督皆建率領之每方管郡多者至十小者六七郡將皆恩率爲之郡縣置道使亦名城主

西據安城南鄰巨海

括地志曰百濟王城方一里半北面黑石爲之城外可萬餘家即五部之所也一部有兵五百人又國南二百六十里有古沙城城方百五十步此其中方也方幾兵千二百人國東南百里有得安城城方一里此其東方也國南三百六十里有卞城城方一百三十步此其南方也國西三百五十里有力光城城方二百步此其西方也國東北六十里有熊津城一名固麻城城方一里半此其北方也其諸方之城皆憑山險爲之亦有累石者其兵多者千人少者七八百人城中人多者千人少者七八百人城中戶多者至五百家諸城左右亦各有小城皆統諸方又國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城邑有居之

雞山東峙貫四序以同華

括地志曰鳥山在國北界大山也草木鳥獸與中夏同又國東有雞籃山乙南又有祖粗山又國南界有爨五山其山草木冬夏常榮又有且帥山在國西界又有山且山禮毋山並皆在國南之也

熊水西流侶百川而濟鹿

括地志曰隋開皇中其王名餘昌昌死子餘璋立其國有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八族其大姓也其官有十六等左平五人第一等達率三十人第二等恩率以下無員第三德率第四杆率第五奈率第六六等以上冠飾銀花將德第七紫帶施德第八皂帶固德第九赤帶季德第十青帶對德第十一以下皆黃帶文督第十二武督第十三以下皆白帶佐軍第十四振武第十五剋虞第十六又其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又有將長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綳部日官部市部凡此衆官各有宰官長吏在任皆三年一代王所都城內又爲五部皆建率領之又城中五巷士庶居焉又有五方若中夏之都督皆建率領之每方管郡多者至十小者六七郡將皆恩率爲之郡縣置道使亦名城主

肅慎

彎弧縱毒帶巨壑以倫安標冷塗膏穴幽巖而自逸

後漢書曰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千餘里東濱大海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無城郭依山林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月以膏塗身以捍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穴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之也

北窮弱水南界沃沮

魏略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鮮卑極弱水其上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代爲君長無文理以言語爲約束饋貂毛以爲布以足挾肉嚼之得凍肉坐其上令膩地

插羽申交婚姻之旨爰通

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

肅慎國記曰肅慎俗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送禮聘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寡居終身不嫁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向也

澄繩知止送終之禮攸陳

肅慎記曰肅慎俗父母死男子不哭泣有泣者謂之不壯死即日便葬於野以繩繫於棹頭出土以酒澄繩腐即止無四時祭祀之也

周業斯隆姬誦銘其入賀

肅慎記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各以其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合德之致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王又以賜陳胡公成王時復入賀王使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也誥成王名也

漢風尚阻劉徹嗟其未通

肅慎記曰漢武帝時肅慎不至策詔慷慨不能致之也徹武帝名

馬首知歸明大邦之可謁

陸翽鄴中記曰肅慎在鄴之東北去鄴五萬里遣使四年乃達獻石楛矢問使者緣何來此答云牛馬西南向眠三年則知有大國所在故來耳恨以此爲候也

雒常入用驗聖道之逾隆

山海經曰在不咸山有肅慎國肅慎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雒常先人代帝於此取衣郭璞曰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倭國

憑山負海鎮馬韓以建都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珠崖儋耳相近魏志曰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亦有舊百餘國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到狗耶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南北市糴南度海至一支國置官及副同地方三百里又度海千餘里至末盧國人善捕魚能浮沒水取之東南五百里到伊都國戶萬餘置官曰爾支副曰洩謨觚柄渠觚其國王皆屬女王國也

卑彌妖惑翻叶羣情羣臣幼齒方諧衆望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元年有倭面上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宗女臺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其國官首曰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僕次曰奴佳鞮之也　按宗女以下漢書未載

文身點面猶稱太伯之苗

魏略曰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曰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也自帶方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昔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亦文身

阿輩雞彌自表天兒之稱

梁沈約宋書曰永初中倭國有王曰讚至元嘉中讚死弟珍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時遣使上表云自昔祖禰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今案其王姓阿每其國號爲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父子相傳王有宮女六七百人王長子號和哥彌多弗利華言太子

因禮義而標秩即智信以命官

括地志曰倭國其官有十二等一曰痲卑兜吉牒華言大德二曰小德三曰大仁四曰小仁五曰大義六曰小義七曰大禮八曰小禮九曰大智十曰小

智十一日大信十二日小信

邪屈伊都傍連斯馬

廣志曰倭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又南至邪馬壹國百女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次斯馬國次巴百國次伊邪國次伊邪分國次郁奴國次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

伊邪分國無布帛以草爲衣蓋伊耶國也

中元之際屑紫綬之榮

漢書地志曰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後漢書建武中元二年倭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

景初之辰恭文錦之獻

魏志曰景初二年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牛利等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二丈詔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正始四年倭王復遣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也

南蠻

犬戎縱暴克展槃瓠之功帝女降嬪仍搆蠻方之緒

范曄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之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髮著獨力之衣帨悲思遣使尋求輒過屋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毋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爛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伏波臨式因炎雲而致命

後漢書曰建武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

僚山振拒尙銜應奉之恩

後漢書曰桓帝時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

象林超超猾感祝良之惠

後漢書順帝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燒城寺殺長吏用李固議拜祝良九眞太守張磐爲交阯刺史磐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也

雕題列徼傍帶甘人之鄉

後漢書曰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之國生首子嚴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昧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楚詞招魂曰彼皆甘人魂往必遠也

交阯開遠前貢獻雉之國

後漢書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賞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也

玄犀牛獻通譯元始之年

後漢書曰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譯重譯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譯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也

白菟初祥懷仁建武之歲

後漢書曰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任延守九眞於是敎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也

徵側叛渙合浦申馬援之功

後漢書曰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乃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也

朱達懿浚日南著侯方之績

後漢書曰日南太守儁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乃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也

朱達懿浚日南著侯方之績

後漢書曰桓帝永壽三年日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進攻九眞屯據日南衆轉強盛延熹三年詔拜夏侯方爲交阯刺史威惠著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方開始詔誘之也

土舟既駕用興巴氏之宗

後漢書曰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之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也

鹽神且亡宜啓夷城之詐

後漢書曰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暴風來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悉掩殺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白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俗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登樓鵾伎方呈白獸之功刻石銘勳爰表黃龍之瞽

後漢書曰板楯蠻夷者柔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歲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蕳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人賓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之也

西南夷

夜郎啓搆爰契浮竹之靈

後漢書曰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池北有邛都國名豆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諸糸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辭變隨畜遷徙無常自嶲東北有莋都國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

哀牢創基實符沉木之胤

後漢書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娠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十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

父所感前點遂共推以爲王

三侯並建既配饗於牂柯

後漢書曰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或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初楚頃襄十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十子分曹竟馳誠於越瀕

後漢書曰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哀牢夷九隆兄弟十人皆取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擊附塞夷鼈茗鼈茗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遠害蔡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人賢

栗復遣其六王將萬餘人攻鼈茗鼈茗王與戰救其六王哀牢書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乃憘恐謂其書老曰我曹人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鼈茗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賢栗遂舉種人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

莊豪之將楚卒遂王滇池

後漢書曰滇王者莊豪之後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滅之因留王滇池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不敢多出鸂鶒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也

長貴之裔枚根乃居叩澤

後漢書曰叩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叩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叩池南人以爲叩河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爲越巂郡其土地不原有稻田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叩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爲叩殽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叩殽主後又授越巂太守印綬

仇池汶郡滄和於元鼎之年

後漢書曰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邊寇由醜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主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繞其尸七匝哭泣氐多寒盛夏冰猶不釋

槃木白狼慕化於永平之際

後漢書曰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

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沉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讋蠻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蔽等百有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皆種奉貢也

懷仁動詠覃帝澤於夷都

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稱祚都夷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一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悉備盤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二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異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三曰荒服之外土地磽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集撫百歸仁觸冒險阸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越毋爲邊害也高山岐嶮緣崖磵石木薄發家百室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東顧闕壤句踐跳其滯源

願臣儌沐德與謠漸皇猷於倉水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闡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闡津度闡倉爲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主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也

楊竦高績託像於丹青

後漢書曰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槃橀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二郡密徼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四千餘萬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離西與條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

張倉深仁表慕於闕宇

後漢書曰張倉爲巴郡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新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倉本縣安漢起墳祭祀留書嘉美爲立祠堂云

兩越南浦開基趙佗構其遺緒

漢書曰南越王趙佗眞定人秦并天下略定揚實桂林南海象郡秦末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畔遣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且萬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越毋爲邊害也

東甌闢壤句踐疏其滯源

漢書曰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叛秦無諸及搖率越歸番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擊項籍無諸搖帥越人佐漢漢復立無諸爲閩越王閩中故地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也

陸子馳軒僭擬之名斯替

漢書曰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趙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乃召陸賈爲太中大夫賜佗書佗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按此節以下疑有闕文

眩人入獻表安息遐通

漢書曰安息國王番兜城去長安一萬一千六百里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

卵及犂耕陞人獻于天子天子大說也

厎降烏孫泣對訪裘之俗

漢書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武帝令張騫齎金幣往賜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控虜爲室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夢傳天竺欣覩金色之容

後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百國數十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士出犀象瑇瑁金銀銅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紱攘有方龜茲以之入賀

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元康元年龜茲國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紱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錯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擊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寧爲非王所能也王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漸漬之亦甚親密也

招攜以綏琉勒於是來王

後漢書曰疏勒去洛陽萬三百里順帝時王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師子封牛等

舊鈔本翰苑殘帙失卷次卷尾有後敘以新唐書及日本見在書目所錄卷數推之當爲第卅筑前男爵西高辻君信稚所藏成審定以爲菅爲長卿書願其書法古勁紙黑芬郁不下貞觀元慶菅氏寶藏古本傳于西高辻氏者僅得以保殘守缺煦麻牋卷子首題翰苑卷第□張楚金撰雍公叡注次有目次正文大書體駢用儷夾注雙行稱引繁富楚金後敘言以唐顯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癸丑晝寢并州太原縣之廉平里夢與兄越石同謁孔子廟而興歎遂著是書言雖涉誕其著書之時可據以考焉按新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有張楚金翰苑七卷總集類重出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日本現在書目雜家有翰苑三十卷張楚金撰乃知唐志類書類所出卷數誤也崇文總目據倪侗輯本類書類有張楚金撰翰苑七卷卷數同唐志類書類宋史藝文志類書類亦有雍公叡注張楚金翰苑十一卷七字與十一卷殘文合以六畜名官中有猪加今本所無又引魚豢魏略東接形近宋志或承唐志之誤而字更訛也南渡以後無復著錄者則其書佚于彼者久矣其見于我邦古書所徵引者滋野貞主秘府略殘帙有四事（卷第八百六十四香藥部一事卷第八百六十六鱗魚部一事香藥鈔原無書名以所收止香部藥部）（舊說此名不知誰人撰其舊說知初鈔時在永萬以前）類書類有張楚金撰雍公叡注此書時所加未必魏略有三事（杜若條蕙草條各一事楚金事載兩唐書忠義傳中云少有志行與兄越石同舉進士歷仕高宗武后爲酷吏周興所構配死領表所著翰苑三十卷外有紳誡三卷亦出新唐志雜家類今亦不傳雍公叡仕履無可考然祕府略成于天長八年而所引翰苑各條皆有注則其人在太和以前可知矣其書體制甚近于吳淑事類賦但其時先於淑則淑實仿楚金等書爲之而其典實竟不及也書經傳寫譌奪滿紙往往至不可句其兩越條末至西域條首失去若干行故中間西羌條全闕無一字然已爲天壤間孤本其所援引司馬彪續漢書王琰宋春秋漢名臣奏魚豢魏略高麗記崔鴻十六國春秋梁元帝職貢圖隋東藩風俗記魏王泰括地志東夷記鼂愼國記陸翽鄴中記諸書皆千年已佚之舊帙賴有此書獲掇拾殘簡以備篤古者之輯錄其已有輯本者亦今之所出非皆昔之所經錄乃今世通行之書如前後漢書魏志應劭風俗通亦頗有異文佚章可資考鏡今略舉數條於左

鮮卑條引王琰宋春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新唐書藝文志編年類章宗源隋志考證引初學記太平御覽三事並無鮮卑事又引漢名臣奏著錄於隋志刑法類總集類新舊唐志刑法類（刑法類作漢名臣奏事別有陳都漢名臣奏事）章氏考證所引史記集解漢書注後漢書注文選注武后臣軌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十數事並無鮮卑事又引應劭風俗通今本亦無鮮卑事

夫餘條引後漢書北夷橐離國不作索離（後漢書作索離魏志引魏略作槖離）與太平御覽合以六畜名官中有猪加今本所無又引魚豢魏略東接挹婁下有即鼂愼國者也六字蓋雍公叡注此書時所加未必魏略舊文

高麗條引魏略舉五部異名與後漢書東夷傳注新唐書合而以五色配部名則加詳焉內部姓高雖爲王宗列在東部之下古書記高麗舊俗者所未道及尤爲有益考徐今西助教授疑其出於高麗記若括地志決非魏略舊語參之後漢書注信然大抵夫餘三韓高麗百濟鼂愼倭國各條所引魏略文皆與今魏志相出入可知陳壽作書時多襲魚豢舊文而其間有異同之處每可資以訂譌又引漢書地理志樂浪郡屬諸縣有天祠今本作夫租那珂白鳥箭內三博士皆考證漢志疑其誤寫讀此書方知三君之精審長岑（原脫岑字今以意補）駟望下有封箕子縣也五字今漢志無之引高麗記（又作高麗記）新舊唐志有奉使高麗記一卷未知即此書否其記建宮九等實隋書新舊唐書所本然皆悉略至其國語官名舊書一無所舉新書粗舉一二便有譌誤未如此書翔實可以考高麗古音其記南蘇城云在新城

穎瀋州記以爲新城即瀋州按即今奉天也迤北七十里當在懿路范河左右漢志南蘇水亦當以懿路河若范河蓋鉅燕作長城自遼陽達襄平秦漢邊塞率由舊規故蘇水之經塞外距襄平不甚遠也箭內博士嘗考南蘇爲今山城子與高麗記不合其以不耐城爲今名國內城本漢不而縣與下引十六國春秋爲丸都即不耐城皆可備一說金富軾三國史記引括地志與此同其記故城南門有碑後漢耿夔所建亦屬異聞又記馬多山馬骨山銀山三事皆古書所無記馬訾水乃通典所本又引南齊書東夷傳記銀山可補今本闕文又記其俗拜曳一腳亦今本所闕然其法俗與隋書高麗傳合又引後漢書有馬甚小亦今本所無通典云其馬皆小或本此也又引梁元帝職貢圖著錄於舊唐志地理類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言乃梁元帝畫外國會稽諸蕃土俗本末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章氏隋志考

證補錄是書引藝文類聚二事

新羅條引括地志云按新羅有國在晉宋之間以倭王彌（宋書作珍）通宋時所自稱爲證可謂精確引南齊書下有雍公叡按語云今訊新羅耆老云加羅任那皆爲新羅所滅其故今並在國南七八百里此新羅有辰韓卞辰廿四國及任那加羅慕韓之地也得之當時親所覩聞故鑿鑿有據如此引隋東藩風俗隋記今志止有諸蕃風俗記然通典邊防門所記實本于此其注亦明引隋東藩風俗記則當時此書自別行也

百濟條引東夷記隋唐志並不著錄引括地志多與北史合然其記國都至五方各城里數記國中名山大川亦北史所不及也

肅慎條引魏略肅慎國記陸翽鄴中記山海經綜而合之頗與晉書肅慎傳近然所引魏略文又略同太平御覽所引肅慎國記文中肅慎西接冠漫行國亦惟晉書有其語（晉書作窓汗國）晉書裨離等十國傳又有寇莫汗國遠在肅慎西北蓋皆本于肅慎記則此條所引魏略殆肅慎記之譌肅慎記隋唐志皆不著錄鄴中記今有乾隆四庫館臣輯本續百川學海本而並無此所引事惟晉書通典所記近之

倭國條引後漢書安帝永初元年有倭面上國王師升至與藤兼良日本紀纂疏引東漢書合引魏略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國與太平御覽引魏志合可證後漢書以拘奴國爲在女王國海東之非雍氏按語云其王姓阿每其國號爲阿輩雞彌（股其國之其華言天兒也與通典合又云王長子號和哥彌多弗利華言太子隋書北史並作利哥彌多弗利藤貞幹好古日錄云嘗見古太北史利作和西土印刻誤耳古本北史未聞有其書貞幹所言未可輕信但改利作和實有所見蓋以其精通國典能以臆正傳本之誤也引括地志官有十二等一曰麻卑兜吉寐華言大德日本紀聖德太子所定冠位十二階無國讀可徵因此佚篇獲知當日設官實有國名非徒仿西制和田博士英松已有考說載于史學雜誌矣

此書佳處多不勝舉姑據見聞所及參互鉤稽以見其所以宜寶重而未可摘其小疵以橫加詆訶云

大正十一年三月內藤虎

輸苑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三	二	二	二	遣	遣
三	七	一〇		塞	寨
一〇	九	五		容	容
一九	二	二		禁	焚
一九	二	二		容	容
一〇	九	八		晨	辰
二三	二	二四		北	此
二四	二	二		一	居上脫人字
二六	二	二		鵬	鵬
二六	一四	七		在第二十八字腳下	在第二十八字腳下
二七	二五	一四日		日	日
二九	七	二六		賓	賓
三一	二二	一		〇項	頃
三一	二三	一九		伸	在第二十字渠下
三三	一二	九		卬	邛
三五	七	一八		選	撰
一	一七	一五		隋	在第十七字金下
跋	一	三		條	條
跋	三	一九			
跋	三	二四			

盧長公史牒

劉振清金孝肅梓　男維瑜宗臣校錄
盧長公史隽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男來南薰屏參訂

史記

湘君湘夫人

始皇帝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故河圖玉版以爲湘夫人帝堯女也。列女傳亦謂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述異記言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博物志言堯之二女。舜之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揮竹。竹盡斑。皆承訛史記也。然博物志又云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不言堯女。元據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水經注云。九疑盤基於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雖巖九舉。各導一谿。曲壑百川。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于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殘缺。不可復識。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絕無堯女從葬之文。雖紀跡黃陵。畧存疑語。而參幽核實。都不及二妃也。又按離騷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湘江之有湘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禮記云。舜葬蒼梧。盡二妃來之從也。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又據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是也。原其始亂帝女云稱讀者疑曰矣。

虞舜家

虞帝紀云。舜卒於蒼梧之九疑山。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十二歲。何爲來此。宋司馬君實亦云。虞帝倦勤。禹爲天子。豈復南巡遠涉湘水。韓退之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蒼梧方也。竹書紀年。北帝王之殁曰陟。而後言方乃死。抑復何疑。據孟子舜卒於鳴條。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不宜在蒼梧之九疑山。家語五帝篇曰。舜陟方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注云。陳留縣有鳴條亭。在平

邱海州之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沈約注竹書亦云鳴條有蒼梧山帝崩葬焉今海州是雖編世幽奇疆理留移節圖考舉異猶得疏之佳證矣

妹喜

殷史蘇曰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桀後漢崔琦外戚箴曰末喜斃夏妲己斃殷周襄之云亡詒愆沐喜諸書所載閎口柑承而史記本紀獨不及焉讀竹書帝癸十四年扁師伐岷山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

專諸刺王僚

吳世家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王王前導

鱠其魚因以七首刺王僚吳越春秋曰置魚腸劍魚炙諸掌魚因以七首刺王僚吳越春秋曰置魚腸劍中據魚腸吳寶劍也越絕書所謂魚腸逆理卒以刺王僚者也魚炙詎兒置劍須是魚腹字誤作魚腸爾左傳亦曰寘劍魚口以進抽劍刺王注曰全魚故可置劍元謂但全豈遂容一劍乎

平王不鞭屍

伍胥傳攻吳越春秋皆曰子胥報仇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僅自然後已按越絕書吳入郢時荊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箠平王屍人遂已屬何殺辱亡國射貍之禮古故行之無緣爲胥宏創制也

射貍事曰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怪物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進人執殺萇宏注云貍一名不來故也按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爲節注云貍首詩篇名其辭亡圃射貍之禮古故行之無緣爲萇宏創制也

之墓而數之。穀梁氏亦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未聞鞭屍也。

馬生角

太子丹時馬生角。太史公謂其言太過。論衡風俗通亦重辟其謬。按漢家周書俞人雖馬注雖馬觸如馬一角又子虛賦射游騏。張揖曰觸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又西河舊事李廣利伐大宛得馬有角。五行志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漢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進書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靈寶。又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馬故有角未足過耳。

昭關

一日家大人詰元子晉奔吳艱於出關。今昭關在江左何也。元卒無以對。後考吳越春秋史記並云與太子建俱奔鄭。鄭殺太子建。乃奔吳。到昭關。幾不得脫。至江上漁父渡之。越絕書曰聞楚殺其父兄。聞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退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乃南奔吳。則不宜阨於楚關矣。且出關後至江亦不宜在江左。雖或疆理招移。亦未能遽

隔也。

秦始皇非呂不韋子

呂不韋傳云。取鄲郡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生子政。大期十二月也。此事疑甚秘。何足爲外人知而云知有身。自匿有身也。且業已十七十二月而生。離亭之則豈信史矣。

老子不入西域

傳言老子爲關令尹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郝善長水經注就水北逕大陵西謂之老子陵老子入戎化爲浮圖於此有冢事異昔傳然非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雖隱淪仙路終同物化亦孤文單證矣

道德經

又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按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述而不作則

元妙內篇老子至西域入國王靜妙夫人口中托生爲佛此明道家非欲右佛爲道之說

北亦道家欲尊其教故更托傳于上古吾猶疑苑德直後人托老子也

道德經非老子所著書矣

昆吾刀

史記注相如賦引尸子曰昆吾之金漢書音義曰琨琨石之次玉者也河圖曰流州多積石名琨琨石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元因郭璞赤銅贊云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率煉石作劍珥白難解景純學富當無過差昆吾刀復是劍成無緣爲鐵也

漢書

長人見

五行志始皇帝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黑衣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書言奢淫暴虐務欲廣地築長城以備胡越塹山堙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始後十四年而秦亡宋書用人符瑞志云是漢興之祥自高祖迄孝平適十二帝焉元按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闚其戶闃其無人則造阿房興徭役百姓愁苦至子嬰爲人擒之應爾於長城何與嗚呼妖祥一也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將來之符瑞當今之妖孽也

玉樹

楊侍郎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顏師古曰武帝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按三輔黃圖甘泉宮北有槐樹今名玉樹根餘盤時三二百年物也楊震關輔錄亦言耆老相傳咸以此樹即楊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隋唐佳話朱

國纂異長安記見聞錄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又按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翠玉爲葉則漢自有玉樹匪植甘泉楊子作賦誤入此事故左太冲三都賦序譏子雲賦甘泉不當言玉樹詩慈諸家好異遂爾紛紛也

李夫人王夫人

李夫人卒武帝念之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帳帷陳酒肉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形還幄而坐不得就視上益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來遲史記又云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形天子自帳中望見焉王夫人李夫人皆有寵早卒未知孰是王子年拾遺記言李少君刻潛爽之石而致夫人又非少翁矣

孟光舉案之案音椀

梁鴻傳鴻妻孟光每進食舉案齊眉齊眉者敬也說案與椀同今人誤几案之案王子淵僮約云滌杯整案校注引孟光事爲證云以設飲食之具焦弱侯亦引

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案與椀叶又史記高帝過趙趙王張敖自奉案進食漢書許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又貢禹傳云嘗從之東宮其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崔卓傳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斷其舌斬手足盤眼目以鏤煮之未及得死者僞轉杯案間卓飲食自若廣陵傳吳戒性剛直同業陳叔爲賊戒往見之叔爲設食戒曰汝爲賊奈何爲人設食因舉案投江後漢書王渙爲雒陽令病卒喪經宏農皆設槃解者深繆也

飲器非虎子

元帝時韓昌張猛與傅奴登諧水東山盟刑白馬歃於路以報恩羅證諸書知古人案椀通用作几案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其飲盟血則飲器宜如字以爲虎子者非矣

鄰是何妻封爵

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爰

封於鄗。七何鄗沛邑也。則何封鄗非鄴二字俱從乃反。鄗。或傳寫之誤顏師古注何封南陽之鄴說自師古也。按漢書呂后封何夫人同爲鄴侯。鄴故何妻封酈一經訛傳移附莫正矣。

辟雍

祭祀志云初營北郊明堂辟雍。注引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雍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元據楊用修引通典云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脩水名。僖公作泮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清宮。進之虩。新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咸池。堯大章。禹夏。湯濩。文王辟雍。則辟雍樂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材之意。非子云古來遠當得其眞。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水。予以藏氏之見卓矣。按左氏進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

彗孛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書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元按四出曰孛。又曰孛孛然四出也。惡氣所生。單指曰彗。彗本撫光。借曰爲光。故朝見則東指。夕見則西指。其末所指之國殃。又曰本類星。末類彗。彗之取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則彗自彗。孛自孛。孛考後一年光武起兵。卒滅莽而復漢。祚則所謂除舊布新也。雖不言形。當復是彗。

彗星不專占水

孝明帝永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范曰天船爲水。彗之出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元按彗星之占。惟除舊布新其義而不

及水旱者以色不以形也如赤爲火黑爲水之類亦往往有驗永平之水應在天船註容倘值水災遂覓彼彗星。

後漢書

裴竹非竹

水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物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矣百餘萬以給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氏編草木異毛注蓋毛以棄王氏編竹也。元按爾雅竹萹蓄也又陸璣毛詩草竹萹蓄也。

（晉供作篁字本通然裁據氏詩）

（毛集傳未見所謂竹萹梅陸璣下注則之竹亦此草矣竹也然自棄竹自一物與毛亦異）

蔡雍非邕

蔡中郎少爲碩雍所愛碩以其名與之又詩曰雍雍階階故名雍字伯階字當作雍也自後漢書以雍爲邕後世遂相沿不改矣惟進書劉逢爲左思注吳都賦序曰聊以餘思爲其訓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亦單文孤證畧足救訛矣。

（雍雍今詩作雝）

呂布之殺不繇先主

呂布就禽獻帝春秋曰布縛急碩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耶命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敵也其衆近在外不可緩也太祖曰本欲相緩奈主者何意含此而取二志也。

巨無霸是寫言

前書風夜連率薛博上書於慕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自謂巨無霸出於遂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輒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食以

鐵箸此皇天之所以輔新漢者也願陛下作大甲高
亜賈誼之衣遣大將一人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
門戶不能容者高大之博欲以風漢葬葬間惡之徵博
下獄以非所言棄市時葬方博奏有奇技術可以攻
匈奴者待以不次之職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
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
食藥物三年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卒皆不效故
博詞近優俳意衛譏剌則巨無窮無其人也或言葬
字仲君識其無窮理也書於昆陽之職遂以長人主

無窮為重譬矣

清照堂叢書　次編　史隙　五

清照堂叢書　次編　史隙　五　劉振清金氏孝棻校錄
盧長公史隙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魏志　男雒論宗校錄
何晏傳粉　男來旬謀屏參訂

魏略稱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動顧影按史
記佞倖傳籍孺閎孺以嫉倖貴幸與上臥起孝惠時
郎侍中皆傅粉化閎籍之屬也又馬季長為梁冀誣
奏李固云大行在殯路人淹滯固獨胡粉飾面搔頭
弄姿槃旋優仰從容步趨知粉飾不獨平叔矣

子長蠶室不為少卿

明帝問王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
記非貶武帝令人切齒肅對曰武帝聞遷述史記取
景帝及巳本紀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二
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
武帝不在史遷又謂衛宏漢書傳儀注云太史公紀
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刑去後坐
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西京雜記亦備載其事則子長之刑非以李陵也

嫁殤不始魏武
武帝幼子鑠舒死。求郤原死女合葬。當時以爲嫁殤。史譏其非禮。按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曰嫁殤。則古已有之。非始於吉利也。

吳志

周公瑾

赤壁之役。魏志曰。孫權爲備攻合肥。備至巴邱。遣張飛救合肥。權聞飛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引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吳志云。周瑜程普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之。唯江表傳乃言瑜普與備深愧異瑜。未許其能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爲進退之計。三書不同。元意備新破。必不能獨勝。若江表傳則吳人專美之詞。不足信也。

吳主亮知鼠矢

初。潭集吳主亮察盤中鼠矢事。本於吳歷也。按江表傳及南方草木狀。並云亮使黃門以銀桃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蕉鑠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鑠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鑠器入。問曰。此器既盡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實從某求宮中莞席。不敢與。亮曰。是也。覆問其服。事非有係。聊證識爾。

蜀志

矛矟之辨

張桓侯戰陣用丈八矛。張士環詩云。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是也。進陳安亦用丈八矛。隴上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驅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故唐人亦謂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是也。元按逸雅曰。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則桓侯所用者矟也。史乃以爲矛。又嘗讀北史載齊神武時范陽盧曹奉其徒自薊入海。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腔。骨長丈六尺。以爲矟。送其二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按劉熙釋名曰。夷矛長丈六尺。曹所製乃矛也。又以爲矟。

抑何罹子孟之多也。

諸葛瞻未嘗辱陳壽

壽厥傳云、自瞻厥弟統事姜維。皆征伐在外。宦人黃皓孫盛異同曰。進永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曰。進永和三年蜀嘗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所辱。故歸惡黃皓而言瞻不能匡救。按進書承祚傳、諸葛瞻輕壽未聞爲吏受辱之言也。

黃權不知天道

蜀記曰。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

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無恙。此其徵也。元謂黃權媚語安識天道。昔中平五年、侍中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牧益州。魏黃初二年春正月朔旦有食之。文帝安而昭烈崩。天道較然。毋容異議。雖天官書心三星天王正座。然熒惑之占多屬分野。周時守心天王不任其咎。宋君實修德以禳之。時豫州屬魏。文帝之崩又可知矣。

張翼德非武夫

裴松之引零陵先賢傳云、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憤恨。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慙。由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途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元據張翼德遊眞多山題云、王方平採藥此山。童子歌玉虛三淵雪。信宿乃行。又涪陵有張飛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故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八尺軀。洞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爲劉。如此則桓侯風雅。殊絕當時。較此繆上璽表詆足鴈行兵子之語。詎實錄矣。

魏武辟諸葛武侯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讓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武侯詎自德淵功峻。亦復出處不苟。國志失傳。拈錄於此。

拂舞歌

樂志載拂舞歌詩五篇。一曰白鳩篇。二曰濟濟篇。三曰獨漉篇。四曰碣石篇。五曰淮南王篇。碣石篇凡四詩。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士不同。四曰龜雖壽。皆魏武詩也。序曰拂舞出自江南。舊云吳舞。簡其歌非吳詞也。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鵠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思孫皓虐政。思屬晉也。觀此并非進詩。乃吳歌矣。王處仲傳又云。酒後輒歌魏武老驥伏櫪等句。以如意擊唾壺。盡缺。當是吳人襲用魏篇耶。

輓歌

禮儀志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元讀莊子紼歌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踈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詘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也。若

請乃敢表上曰亮才於治我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
幹優於將畧而所對敵或值人傑察此數語意存忌
諱人苦非之寃哉

武昌山作八字

臧洋說虞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固始不可
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
城至巳酉遷下秣陵陶公亦跨八年元因考僞漢陳
理於癸卯七月僭號甲辰二月歸命明太祖綜攝古
今據考興亡土地虛衰數不越八爲立國之艮篾險

陽之勝論矣

地如血

又祖約府地忽赤如血臧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
丹血九九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
飲淮水至其日石勒大至攻城元謂洋言驗矣然河
圖徵云當有下犯上者則約叛犯順之徵也故不逾
午而與蘇峻同叛洋雅擅先識故難言之與

謝安圍棋非張希祖

或辯謝安與姪圍基賭別墅事以爲張希祖非謝羯

者按晉稱苻堅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
征討大都督羯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
旨既而寂然羯不敢復言乃令張希祖重請安遂命
駕遊山墅親朋畢集叔姪圍棋賭別墅安棋嘗劣於
姪是日羯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頗謂其甥羊曇
曰以墅乞汝遂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羯特令希祖重請爾至親朋畢集方與謝圍棋是其
矯情鎭俗以示閒雅又羯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
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圍棋增戲正王謝
家父子間嘗事也張希祖雖稱吳中之秀亦復何預
輕重而曰安棋嘗劣是曰便爲敵手圍棋乃謝非張
也近因張謝同名遍鑑又云張希祖重請句好異者
遂以訛人爾

蘇門嘯非孫登

阮籍傳云嘗於蘇門山遇隱者孫登與商畧終古及
栖神導氣之事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
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按魏氏春秋
及世說新語皆云籍少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三皇五帝之義蘇門生肅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然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蘇門生非登殊自較然稽康採藥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亦不言登臨蘇門山作嘯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情神非嘗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率行五

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在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唐人蓋本於臧更宜陽爲蘇門則參之於孫氏也

王愷誤石崇

王敦傳云王愷石崇豪侈相尚愷嘗置酒王敦與等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少失聲顏愷便殿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顧導索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此是愷事何與齊奴世說濫及之

隸即是楷

衛恒書勢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漢字漢因用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或曰程邈獄中所增損者鄧道元水經注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

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又焦弱侯筆乘云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隸書蓋今之楷書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張懷瓘六經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王子敬傳云工草隸善并書又曰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則古又皆以楷爲隸自歐陽公集古錄始誤爲八分以王次仲始作楷法未信然矣

石崇致富之錄

石仲容臨終分財與諸子。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及。爲荊州刼遣使商客致富不貲。故史言崇頴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知奴輩利財。强作解語。東市之報正坐作賊也。

温泉寒火

陸機策秀才曰。有温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陽動而外陰靜而内。内靜柔弱以含容爲德。外動剛方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可鑒火日之光。外輝元按昔北朝有持火來江左者。色青而寒。又陸游云火山、其地鋤耘深入。則有火光。不妨種植。是寒火矣。

素問云。澤中有陽燧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亦是也。嘗瑯嬛志稱臨邛火井光映上郛。以竹盛其光。可攜行終夜不滅。艾儒職方外紀稱近小西洋入夜則海水通明。持器汲之器中皆作火光。滴入掌瑩然可玩。後漸次稍滅也。是金水之光外輝矣。何陸窮於物紀疎於理。董仲舒云。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董對殊好。紀陸大家詎宜都置未讀也。

進破符堅

肥水之捷。皆云謝康樂以八千卒破符堅百萬衆。元按堅雖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三十七萬。前後千里旌旗相望。而前鋒至壽春者止二十五萬。堅捨大軍於項城。唯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亦止二十六萬耳。進時已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琰、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奕等。水陸七萬踈融而劉牢之已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營破之。則此舉雖以少破衆。何至僅八千。元謂晨雞公采石之勝。較爲難爾。

蚩尤非彗星

符堅傳云。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按當時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箕尾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勸堅誅滌容暐及其子弟。堅不內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據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彗者本類星。末類箒。所指之國兵不足混稱也。當時所見自是彗星。太史令未嘗訛而進書乃云一名彗。抑亦謬矣。

歲星犯天關

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按分野畢觜參屬魏時石虎僭竊於鄴頻年閉關固其所也庾自憒憒乃復怨天爲之天者不亦難乎

流星無長星之說

宣帝紀云帝拒亮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又攻公孫文懿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西北墜於梁水城中震慴文懿大懼。

幟後突圍出走兵敗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拔長星氣也如一丈布著天非流星也流星中絕無所謂長星者據太安二年十月有星晝隕中天北下有聲如雷占曰名爲樊首樊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又宋書天文志曰景初二年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色白有芒鬣從首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淵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居城阬其衆時所墜者疑是樊首

清照堂叢書　朝邑　劉振清金序彙梓　男維瑜宗校錄
盧長公史纂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男來南薰屏參訂

宋書

公莫舞

樂志云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今其莫宰漢高祖也。今之巾舞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元按琴操有公毋渡河之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謂起於項伯非也。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渡而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毋渡河之歌。聲甚哀切。曲終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則公毋歌爲箜篌引始於麗玉。公莫舞自是巾舞始於項伯也。

箜篌

又云箜篌初名坎侯。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用樂。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蓋言其坎坎應節度也。侯者固工人姓也。後人言空侯音訛爾。元按琴操有箜篌引。則制作久遠不應始於武帝。劉熙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爲進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爲淫樂。則箜篌始於師延矣。或曰箜篌取其空中也。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與箜篌相似。懷遠後亡。其器亦絕。繞梁琴扈也。則武帝亦依琴作箜篌。彷彿琴制規模古樂。非創作也。坎侯則音訛爾。

焦尾琴

琴記云齊桓日號鍾。楚莊日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語本傅子琴賦也。世咸知焦尾是伯喈琴。中郎傳亦云爾。如傅氏言之則非也。元按齊梁間尚有不墮淚飲泣焉則公毋歌爲箜篌引始於麗玉。公莫舞自是巾舞始於項伯也。

琴當時新絕齊明帝詔五日一給仲雄。仲雄一日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曰。嘗歎百情儂。愈猜愧隱侯。豈未之見耶。

鄭衛之

鄭鮮之傳曰劉毅當鎭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楊蒲於是會戲既各鈆局皆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并之毅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容之四座傾屬既擲五子皆黑毅意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座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呼聲聲相屬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遂無復朔旦之敬書言道子劉盤龍勇也素與盤龍不協而領意於高祖元稽進書劉毅傳有東府聚楊蒲大擲一判主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毅及裕在後毅

次擲得雉褰裳繞牀大呼曰非不能盧不事此爾裕惡之因授五木良久曰老兄試爲卿答便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遂成盧焉毅意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元疑休文於宋爲近應有所據然盤龍與宋武瑕隙力搆道子卽不協於毅勢不容爾況勝劣邪

齊書

托政非李陵後

初匈奴女名托跋婁陵胡族以母爲姓故魏爲陵之後魏甚諱之有言是陵後者輒見殺主魏主宏始改姓元焉故雍州刺史曹虎答魏主宏書曰少卿忽諸曼頭不祀穢魏書及北史並云魏黃帝之後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豈魏甚諱故托於軒轅劉元海冒漢姓以自夸炫何李陵之足諱耶北史李賢傳云賢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則陵自有後非魏可知酉陽雜俎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亂也則兵衆之言或亦可據矣

服匿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後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元據漢書蘇武在匈奴北海上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繳弓弩於靬

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音服匿穽廬。孟康曰服匿如甕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進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許甘體製類異中酒鐘子良所得既止受七八升又云方腹巨細既殊形式遂別詎足遂云服匿也。

梁書

佛髮

大同五年扶南遣使貢獻。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沙門釋雲寶隨使往逸之。先是三年八月高

祖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曲如鑊形。元按南史扶南國人皆醜黑拳髮。所云鑊形。或即此耳。

又崔鴻十六國春秋、符堅建元十六年、新羅國獻美女云其國在百濟東。人多美髮。長丈餘。則諸國中髮長丈餘正復嘗事梁祖特爲人愚耳。又拾遺記稱頻斯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曰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韌類筋。伸之至一丈。置之白緒如蠶形。其誕一也。

漢書眞本

蕭琛爲宜城大守。時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於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有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深秘之。後以饟郡陽王範。範乃獻於東宮。按劉之遴傳。齊郡陽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劉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較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大畧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乙酉。郎班固上

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古本序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序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傳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遫云信惟餓隸布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古本遫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爲王侯。雲起龍

驟又古本第二十七卷解釋音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陳書

南史非實錄

南史於白土崗之役云後主逼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卒八千初無戰意以及於亡陳書蕭摩訶傳稱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陳猶未合騎卒潰喪駐之勿止摩訶無所用力焉使元亂幸災者不當於隋兵濟江時請兵逆戰鍾山之役復求掩襲又插竹灑鹹引車承寵嗚呼青鳥在御詎足勝車油素之過傳鉛摘之失實矣

魏書

羊車

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輜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髮數人引之名曰牽子又云羊車進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乘者也其制金寶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果下馬其大如羊

即漢書所謂小馬車也逸雅曰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進書傳訛遂誤謂武帝平吳之後並寵者衆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之過傳鉛摘之失實矣

魏書

五星聚井

漢王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崔浩因高允之辯歲餘告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崔浩聰敏博雅今古一人高允端重不苟言弗妄發以元淺識奚容異議然以歷法言太陽在箕尾則辰與太白宜不敢背日而違出東井以吉凶言則歲星所在不可伐可以伐人又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前三月聚東井則秦又不宜越數月而亡雖占書云有德受慶無德受罰然理亦矛盾難

解當時甘公說張良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於東井石氏稱象緯專家當時所見亦然則十月之語定非誤書也元拔天文志云三星若合是謂驚兵兵字或作立絕行其國內外有兵與喪民人饑乏改立王公秦之當日不爽毛髮吾臆度之必三星於十月聚東井從之者非金水或妖星耳

崔伯淵之族非以史

宋書柳元景傳稱其從祖光世紹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

魏相也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內應浩謀洩被誅河東大姓坐連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迺知伯淵族滅坐謀反正故宋武入關之役南藩內侵之詩事涉進宋力事周旋昔王慧龍之北也浩實奬成之長孫嵩言於世祖曰彼歎服商人則鄙諂國化世祖大怒召浩切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其未嘗須臾忘江左者榮頭亦深疑之特藉其知謀爾云以史事誅者亦子長之於少卿也

佛袈裟

高宗時疏勒國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領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猛火上經日不然觀者駭慄此西域扶南以南諸國火浣所製元曾親試之奈頭欲明其靈異以崇長釋教爾

北齊書

盲人騎射

祖珽之徙光州別駕張奉禮以蕪菁子燭熏其目因此失明故後主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及爲徐州會有陳寇珽乘馬自出親臨戰陣賊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歷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異之而罷在朝則須扶侍臨陳則便彎弧降人四手騎將雙盲諒爲誕矣

南史

李延壽不識海人

史言佞國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按職方外紀海人有二種一遍

體皆人髮眉畢具特手指相連如鳧爪爾西海有人捕得之進於王與之言不應飲食不嘗王謂不可卻縱之海轉盼視人鼓掌大笑而去又西洋嘓蘭達地曾於海中獲一女子能飲食可役使但不能言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但著體而生不可脫卸見十字聖架能敬拜伏且活多年徂異記稱宋侍制貞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入海中拜手感戀而沒即此也則李延壽所稱裸而醜者既非實錄且足役使不唯巾作食也

火浣布

又言自然洲有樹生火中洲左人取其皮紡之作布以爲手巾與蕉蘇無異而微青黑少小垢玷投火中更復精潔也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按艾儒言際波里島火浣布是煉石而成非他物也語雖不經然儒從利氏來自西域煉石之事定所目歷楊升菴亦曰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洞冥記石豚東捕國所產細如絲生石裏破石得之名曰石麻亦其類乎晉東尚踪較搜神記所謂非木之皮皮泉則鳥獸之羽毛東方曼倩之火光獸百勗鼠者爲更異矣

鄧后化龍

史言梁高祖鄧皇后性妒帝爲雍州時殂於襄陽官舍帝踐祚追崇爲皇后後化爲龍入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而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汲水騰踊帝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嘗置銀罌罏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雖涉迂怪亦足證誣釋典

黃鳥療妒

今傳梁高祖平齊獲侍兒子餘輩盡將成珍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以鵸鵌爲膳可以止妒梁祖從之鄧茹之後妒殆減半帝神其事左右曰願陛下廣爲蓄編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材捷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妒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教遂止元接南史帝爲雍州時鄧后殂於襄陽官舍帝踐祚追爲皇后不當於平齊之後

為子餘龍作祟也又山海經軒轅之山有鳥狀如梟而白首名曰黃鳥食之已妒絕非黃鸝帝故學問何嘗覓殺鵜鶘矣

北史

薛道衡之死不以詩

隋煬初嗣立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道衡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後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頻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頻乎付執法者推之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繼殺之非以空梁落鷰泥也

羊刺草

史稱高昌國有草名羊刺草其上生蜜而味佳元按高昌羊刺有二種生南平者無葉蜜色白而味佳生鹽城者葉大蜜色青而味薄李氏疏陋苦不能詳又據北天竺有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生因受霜露遂成蜜也是即鹽城羊刺乎近來賊方外紀載撒馬兒

青照堂叢書　劉振清金亭彙梓　男維翰宗臣校鐫
盧長公史隙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男來南薰屏參訂
唐書

西域種羊

書云拂菻國即古大秦也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但不能羣此西域種羊法也歐宋二公未之知耳姚桐壽樂郊私語曰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有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蘭爲絲疑以羊無種理師答之女往試焉果應手碎元聞西域有貘能食銅鐵齒骨最堅以詐佛齒物莫能破羚羊角擊之則碎顏師古曰貘似熊庳脚銳鼻骨無髓食銅鐵者是也又按子曰吾聞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

婆羅僧有佛齒所擊輒碎土女觀者輻輳傅奕謂其不同蓋西域諸國多能之正如句章種蚶無足異者

誤碎佛齒

象肓錄云天竺金剛鑽色同紫英石或云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肉遺糞得之則不中作佛齒且西域諸國皆有不必天竺也婆羅僧所持貘齒骨爾傅公誤中副車矣

火齊非珠

羅刹國出火齊珠大者如雞卵狀類水精日中以艾承之則得火　元按南史及異物志象肓錄並云火齊狀如雲母色類紫金有光耀別之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沓也則非珠明矣續漢書云哀牢出火精今從骨中生又有種羊皮書褥歌云當道剚刀羊可食

（西地有此羊皮作褥然實羧羊皮非羊皮也據此羊則誠有之又聞域記有牡種小兒俱冰如信否）

水精向日得火者名火珠歐宋二公故稱巨儒乃以火精珠作火齊也

白鼠之占

武侯謚聖初契丹李盡忠等叛詔王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進軍鉄州有白鼠晝入營蛆伏當時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爲天亡之兆及兵戰反潰孝傑死焉元按後魏書云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暴刻百姓人民嗟怨則白鼠至孝傑御兵乏紀律侵暴百姓所致乎以爲胡亡抑亡術矣

馬生石名鮓答

文明初咸陽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緣毛元按此名鮓答也近明嘉靖之庚子年靳州有侯屠殺黃牛于牛腹中得一物似石非石似骨非骨人無識者有番僧曰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靈呪霖雨立至不知呪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又按陶九成耕田錄云蒙古祈雨唯以淨水一盤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呪語良久即雨石子名鮓答

大者如雞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牛馬者最佳李時珍本草綱目亦曰鮓答生走獸腹中在肝膽之間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雞卵小者如棗狀色白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層又瓤方如紀曰勃尼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腹中生石能療百病西客極貴重之可至百換其國王多藉以爲利特未云有大如升者易妖曰兵强主武則馬腹生石則鮓答亦關人治亂耶

封

周仁軌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異日見堂下一斷臂惡之送於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氏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刃仁軌承以臂臂斷噴地乃悟妖祥之兆雖古來不爽然元按江隣幾雜志云徐積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無血懼而埋之此白澤圖所謂封者也食之多力後之遇之者豈可以仁軌故概謂凶而棄去乎

五代史

五代史失實

史稱錢氏自武穆王鏐嘗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穀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元據資治通鑑吳越王錢宏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積蓄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以武穆之粉盤駕枕嗣君之節愛復稅苛取之事勢所必無永叔之書理固難信據宋代別記載永叔爲推官時昵一

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及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永叔生平豈因酒色誣人祖禰者此陳承祚魏伯起所爲豈永叔而忍效尤乎野史誣毀訐容過聽然錢氏貪暴或失於考核長公之祖亦不能爲文忠左也

宋史

趙普

趙韓王寢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王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遵乎天意乃馮幽懇遏此强陽瞰臣血氣之衰肆彼壓呵之厲倘合帝心令勿發向空焚之章正奏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此楓窓小牘所錄宋人擬作或未可知然燭景斧聲千古遺恨惜隱侯赤章不傳得之足佐二史之缺

秦檜墓碑

程史云秦檜墓前墜碑有額無辭石卧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昔南史載謝太傅以時無麗藻有碑無文雖佳惡殊致俱爲快事宋史失之遂不能稱快人口

秦檜子孫

去予臣五十里爲烏傷地名八里橋楊梅崗相隔數里烟樹中望族皆秦姓相傳檜裔也世業與人無異卽富不得與於四民之列女雖佳麗終無容札足矣所謂丐戶俗至賤也宋勅書遺像猶存或云宋季將亡追暴其罪貶徙於此以侈辱之或云明初太守懲

昔勵令都不可考又其地有王姓者即其妻王氏之後也予曾過其家考其譜系觀檜遷像幞頭朝服鬚作三髭豐秀尊嚴不類優人所演予邑有曹氏亦世爲輿人即邑曹先生諱冠者之後當時在檜門下十客中之一爾嗚呼孝子慈孫百世不改法外之典人鮮知者岳墓鑄形雅更快矣附錄於此以備將來之采擷

今小兒元宵作秦倫燈更快不知即優山倒以反左祖檜耶

金史

水君

史言天眷元年夏熙州野水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七月出湟河溢壞民廬舍元讀古今注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一名魚伯大水乃有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博物志曰昔夏禹觀河見長魚身出曰吾魚精豈河伯也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元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幕則還河互參諸書非河伯使者即水君耳史紀

其異而不知其名亦云陋矣胡少宰以河伯西王母皆諸侯國名辯論甚確足破千古好奇者之惑然水怪中或亦有名河伯者如菓名之有簡子長卿也未可泥少宰之言遂疑之然胡論引據精至剖析周詳亦復快事讀書者所宜亟取矣

野氣

哀宗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城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明崇禎末河南開封府陸沈至宏光元年開封城郭廬舍亦復見如故元按埤雅曰蜃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雲氣各天官書曰海旁蜃氣成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史記像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此自多有無關五行作者淺鄙多所怪也

元史

山徙

仁宗延祐二年乙丑秦州成紀縣山徙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山者不

動之物今而動焉繇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元按金滕占曰山徙蓍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繇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先王仁宗之朝太后干政幸臣鐵木迭兒專權怙寵杖珪捕趙世延殺蕭拜住楊衆兒只皆以太后旨行之人君不能禁不出五年而帝崩山徙之妖無占不合使當時在廷之臣能依據直言當可及止馬祖嘗言不出此亦坐未讀霍光傳耳

元順帝爲宋後

資治通鑑

周紀

二張祿

范雎既出更姓名曰張祿按先是孟嘗君柄齊說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綵百純辭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宦遊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吾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課固不遇矣孟嘗君曰諾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此逸國策所載也秦固有二張祿乎或雖欲給人借此自諱爾

山徙由地震耳仁宗之感何必在成紀其亦不然然也

然則亡元名即宋也

子明宗適從北來早行見其寺有五采龍文氣回物色得之明宗大喜求爲子并其毋以歸文詩話所言世祖以公主配少帝一夕與內宴酒酣世祖恍忽見龍爪攫拏之狀因有獻謀竊除者少帝懼乃乞爲僧與公主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頂之復誕一子明宗時爲周王亦居沙漠與少帝往來遂乞幼子與其妻遁來的爲嗣即順帝也雖諸書所載稍異順帝果宋後無疑矣

資治通鑑

周紀

二張祿

范雎既出更姓名曰張祿按先是孟嘗君柄齊說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綵百純辭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宦遊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吾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課固不遇矣孟嘗君曰諾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此逸國策所載也秦固有二張祿乎或雖欲給人借此自諱爾

漢紀

韓淮陰報漂母

韓信既王楚召漂母賜千金。元觀水經注云淮陰城東有兩冢西即漂母冢也。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贈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則千金之報母未生存也。

雅春

楚王戊因削地。遂與吳通謀。申公白公數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注引進灼曰。高欽舂杵正舂者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

亭侯。今止稱壽亭侯。

程學士敏政曰。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元考雅樂器也。身而舂之。顏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元按左氏傳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元按左氏傳曰。虞不臘矣。是虞有臘也。記月令曰。孟冬。臘先祖。是周有臘也。王燭賓與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別。周固異用。鄭元以爲即周禮所謂蜡祭者亦非矣。

壽亭侯

程學士敏政曰。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今止稱壽亭者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樂記訊疾以雅注云雅狀如漆桶中有杵。蓋舂製類雅。因名雅舂正身木杵之解。未云當矣。

後漢紀

紫宮非太微

靈帝中平間有星孛於紫宮。注云即太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爲紫宮。元按天文太微十星。紫微十五星。匡衛十二星之說本於史記。或別有據而紫微不當即太微也。雖天道幽遠。按圖可知。乃誤注邪。

臘

臘日注據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元按左氏傳曰。虞不臘矣。是虞有臘也。記月令曰。孟冬。臘先祖。是周有臘也。王燭賓與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別。周固異用。鄭元以爲即周禮所謂蜡祭者亦非矣。

壽亭侯

程學士敏政曰。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今止稱壽亭者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樂記訊疾以雅注云雅狀如漆桶中有杵。蓋舂製類雅。因名雅舂。正身木杵之解。未云當矣。

後漢紀

紫宮非太微

靈帝中平間有星孛於紫宮。注云即太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爲紫宮。元按天文太微十星。紫微十五星。匡衛十二星之說本於史記。或別有據而紫微不當即太微也。雖天道幽遠。按圖可知。乃誤注邪。

今人博識者乃多辨蔓草爲瓊瑤

臘日注據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元按左氏傳曰。虞不臘矣。是虞有臘也。記月令曰。孟冬。臘先祖。是周有臘也。王燭賓與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別。周固異用。鄭元以爲即周禮所謂蜡祭者亦非矣。

壽亭侯

程學士敏政曰。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今止稱壽亭者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樂記訊疾以雅注云雅狀如漆桶中有杵。蓋舂製類雅。因名雅舂。正身木杵之解。未云當矣。

後漢紀

紫宮非太微

靈帝中平間有星孛於紫宮。注云即太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爲紫宮。元按天文太微十星。紫微十五星。匡衛十二星之說本於史記。或別有據而紫微不當即太微也。雖天道幽遠。按圖可知。乃誤注邪。

今人博識者乃多辨蔓草爲瓊瑤

臘日注據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元按左氏傳曰。虞不臘矣。是虞有臘也。記月令曰。孟冬。臘先祖。是周有臘也。王燭賓與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別。周固異用。鄭元以爲即周禮所謂蜡祭者亦非矣。

壽亭侯

程學士敏政曰。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今止稱壽亭者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樂記訊疾以雅注云雅狀如漆桶中有杵。蓋舂製類雅。因名雅舂。正身木杵之解。未云當矣。

後漢紀

紫宮非太微

靈帝中平間有星孛於紫宮。注云即太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爲紫宮。元按天文太微十星。紫微十五星。匡衛十二星之說本於史記。或別有據而紫微不當即太微也。雖天道幽遠。按圖可知。乃誤注邪。

以地不以邑。如魏武之先封費亭。孔愉之封餘不亭是也。後人增以國號。故與漢壽亂矣。

青照堂叢書　劉振清金亭景梓　男維翰宗臣校錄
盧長公史隙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男來南薰屏參訂

進紀

寧馨兒

山濤見王衍歎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注曰今人讀如甯武子之甯。洪邁隨筆曰今吳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爲言猶言若何也。綱目注又引王若虛之言曰邁引吳語爲證是矣。而云若何則義未允。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元

謂胡注故繆。桑榆雜錄之解亦未能當。寧字音義大率與恁逼而聲字當作樣解。未可遂云語助世說新語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旗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如爾馨又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興、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彊來捉人臂。詳讀二語殊可想見。如劉夢得詩爲問中原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宋太后曰將刀來剖我

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平仄佳惡又無定詞

踠非踠

王敦既敗有司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踠而斬之注云踠也字彙亦誤釋曰長踠也兩膝著地而立身也元謂踠字正如跂足之跂與踠字自別逸雅曰踠佗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踠昷也見所敬昷不敢自安也秦王見范雎屏左右踠而請曰先生何以教寡人秦王雖賢何至長踠而請楚漢鴻門之役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踠曰客何爲者噲雖勇何足使項王按劍而踠

菰菜

張翰因秋風思菰菜鱸魚膾注引本草曰菰又謂之茭歲久中心生白薹謂之菰米其薹中有黑點者謂之茭至後結實乃彫胡黑米也元按茭中白薹俗名茭白春種秋生不須歲久亦有春妛即生者其中生黑點乃茭之最下又采之經宿即生非以此別茭菰也陳藏器謂菰首小者勞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人亦食之進張翰思吳中菰菜即此亦未言無黑點者爲菰米也陳藏器謂菰首小者勞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人亦食之進張翰思吳中菰菜即此亦未言無黑點

進安帝時廣州刺史盧循遣劉裕益智粽注引交州記云益智葉似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

子子白滑四破之蜜漬爲粽味辛按益智既可蜜漬何今人遂無效之者不過陳藏器等耳睽盧循事遂襲爲蜜漬味辛之言也即李時珍本草綱目博采羣言亦未能深辟其繆蘇子瞻記云海南產益智其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觀其上中下節以候早中晚禾之豐凶豐則皆實大凶則皆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止治水而無益於智其得此名豈以其知歲耶則益智之義亦無所取今按廣雅曰益智龍眼也曹憲博雅曰龍眼謂之益智本草亦曰龍眼味甘

歸脾能益人智故謂之益智則盧循所遺者蜜漬龍眼爾古人以蜜漬物皆謂之粽今交廣以蜜漬荔支龍眼餉遺遠方想其遺製又進慧遠答盧循書云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如本草所稱何云異味耶

梁紀

淮堰

梁淮堰既成刺史張豹子以已不得掌其事而受康絢節度遂譖絢與魏交通上徵絢還豹子不復修淮

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綠淮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元考天文先是塡星守天江而堰實興至是退舍而決成不足爲絢功敗不足爲豹子辜

龍畏鐵

天監十四年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畏鐵乃運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蛟龍破堰事或有之愛珠惡鐵之言未能信也今覩封氏記海州堰壞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將成輒敗或說以梁堰用鐵之事知遠如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故龍辟之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人或造劍於池中淬之池魚皆死以此徵魚龍畏鐵非愛珠也又按古今注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耳見人良久乃入水

中本草海女直是女人下體則爲魚形以其骨爲念珠等物可止下血海馬首如馬身如鼠雌者黃色雄者青色婦人難産者手持之即易也所謂殊類怪狀海女海馬皆爾又奚怪也

燬燒入南斗

魏孝武之西奔也初梁武帝以諺云燬燒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厭之至是慚曰虜亦應天象耶元按斗爲九江廬江豫章丹陽等郡分野則其應須在江左且黃帝占曰太子疾見越有憂石氏曰

外國之臣在內而謀大亂。邴曼容曰火入南斗而守三月吳王死二月后死一月相死不死則出走。又留二十日以上出復入大人憂。綜稽羣占類在吳越故進。楊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戴洋洋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據楊州雖進書云南斗天廟也。天子行事占於斗。亦未聞下毀之言。熒惑之妖昭明死侯景亂武帝困死之祥也。而魏亦應之者。蓋諺從魏起特以熒惑紀其候如魯昭之出以鸜鵒興謠爾。蕭翁雅擅學問。

豈未明象緯乎。

陳紀

昭穆之昭非佋

通鑑於昭穆二字注云讀作佋。故字彙亦云父爲佋。子爲穆。俗作昭也。陳武帝永定間周用鄭元議立太廟二昭二穆爲五廟。注又引李浩之言曰昭本如字。爲漢諱昭爲韶。或曰進文帝諱昭。故讀曰韶。則與前注自爲矛盾。元按孝經注疏云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面穆北面則昭穆固如字不必更作佋。

糟屐非斧

世祖天嘉四年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謹升階正扆。帝升自阼階立斧扆之間西面。注曰扆屏風也。斧扆者畫文爲斧形。元按明堂位天子負黼扆。向面而立。注曰扆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則原作黼扆。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譌爲斧。三禮圖傳會其說云畫十二斧於其上。取剛斷之義。胡三省遂誤注爲畫斧也。據禮書白與黑相間爲黼。蓋畫黼於屏風之上。取分別昭

晰之義爾。

隋紀

翟原音澤

綱目注翟字云。據姓苑翟本音狄。後人姓乃音宅。故漢書翟方進音狄。唐書翟酺乃音宅。今通鑑載翟讓謂賈雄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乃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則翟故音宅。非始於唐。

隋音妥

隋文帝惡走字之義因改隨爲隋按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音姦宋均曰南北爲隋隋爲下垂也玉篇音柁柁落也懈也周禮大祝隋釁音厥注云血祭曰隋釁又守祧既祭則藏其隋音惠歷稽羣籍苦無垂音楊堅不學妄自改鑿後人亦習譌仍繆相沿弗察耳楊升菴云滇中人有呼隋煬帝之隋爲剁者或笑之亦可謂禮失而不知求自野矣

唐紀

李靖徐世勣

世民將誅建成元吉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繇是重二人據統紀云泰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見疑請等請申犬馬之力則靖勣固勸之矣又按太宗舉事之日令長孫無忌召房元齡等曰勑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太宗怒謂敬德曰元齡如晦豈叛我耶取所佩刀授之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衛公受恩過於房杜太宗於房杜如是何渠獨以長厚珍二公二公功名之士何渠能以長厚自處

菩薩鬟

樂府菩薩鬟西域胡婦髻也西域胡婦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佛像披掛瓔珞故曰菩薩鬟後人誤作蠻也通鑑貞元八年女王湯立志注引杜陽編云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優倡遂製爲曲則菩薩蠻故奚名不須更作鬟也

舒元輿東陽人

通鑑云舒元褒江州人元按新唐書及東陽縣志舒元輿東陽人與弟元褒元肱元迥俱第進士考其故居去亍族十里許後嶂截霞前流飛翠約以長堤遂成巨湖湖中素波綠漪風澤清曠晨鳧夕鴈聲羽亂流履歷其間極爲幽暢當其盛時酒榼伎槳簫樂時舉土人因事增名雅號船塘矣今歌吹埋音桂蘭屏跡無復曩時觀也堤下平坡弱隴竹篁相次故老相傳以爲花圃故址其地今屬亍外王父伯大徐公耡聖深入往往發石奇醜花圃之稱非濫傳矣

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注稱薩波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清淨爲蘭若史炤曰今若以由尺計之度二里許元按釋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

嶺南荔支

通鑑及綱目俱言元宗時貴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驛致之北至長安顏色不變蘇軾諸公皆云此時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楊升菴亦云今洋州子盆中迸散注引鮑宏博經曰楚辭琨蔽象棋有六博

後梁紀

投瓊

太祖與宗戚博飲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五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元按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遣信使者而扶之曰語汝劉信欲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存勞他日謁見義祖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倘不負

公當一擲皆赤誠如前旨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則此時已用六骰且加赤非如胡注所云也樓鑰攻媿譚云陳嚴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至唐來有葉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是矣

露布

乾化三年進王既破幽州俞擊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於布遣人曳之元按五代史、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托

跋以來佳儀勝事固知此公未是俊物。元

猛火油

梁主璜貞明三年、吳王遣契丹主阿保機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連律后哂之曰豈以試油而攻一國乎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元開海中有獸名曰猾其體大油油或沾水水即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噀之即滅但不可於屋下收故語曰水中生火非猾體而不能吳之所遺其即此乎特未有用之攻城者。

後唐紀

水火爲災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遊俾役取樂器焚之此非濫言水火也考五代史、其時楊林江中出火可以燃此洪範傳所謂火沴水之妖也昔進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中又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知詰自幡其以此乎

寒食墓祭

高祖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妃且死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注云五代會典言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韋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見聞錄云曹公過喬元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之禮實始於此元按漢書朱買臣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貧薪墓間飢寒呼飯飲之後漢書鄧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吏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

拜。雖獲罪司隸。無所辟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征扶風上冢諫冢。帝聞之不平。則墓祭不始於吉利。韓詩外傳曰。椎牛墓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知墓祭自古。又唐開元二十年勅士庶家許寒食上墓拜掃。則寒食出祭亦不始於唐莊。又據後漢書云古不墓祭。秦始出寢殿於墓側。漢因之弗改。墓祭之所始也自佳證矣。

是　孟子墟間之祭固墓祭

書照堂叢書　宋編史讎

晉　曹彬不妄殺

梅澗詩話稱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云。曹彬初下江南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而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驍頭就戮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以山名詩意觀之。與宋師不妄殺之言殊爲刺謬。

宋朝古文

紀云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宋初柳開始爲古文。尹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歐陽修早工偶儷之文。洙以韓愈之文示之。而修之文遂以名世。元拔新唐書歐陽修遊隨得韓愈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未云師魯授也。又曲消舊聞云穆修在宋朝爲初好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曰。天既蹩我以韓。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

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能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以此知宋文一夔韓柳同功所以振起之者穆力居多焉

陳希元亦逐鱷魚

陳堯佐字希元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以告捕而殺之鱷魚屏息將慕浪之之事而爲之平抑鱷故有知畏文士之筆鋒而輒能屏息也何古今事蹟合如符劑又東魏圖說占城訟不能決令兩

造過鱷魚潭理貧者輒食之如此不爲神羊獬廌乎又何逐焉

射熊非獲

逆亮有意南牧輟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施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詳賦中二語當是以日射三十六熊命題非獲熊三十六也鄉射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含文嘉曰天子

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氏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張及侯而棲其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以白爲質畫熊其中按此則熊乃王侯大射及燕射之禮亮時僭竊故用之況金史亦止云以日獲三十六熊賦試士外不添注一語安知不誤射爲獲哉岳珂作桯史以獲字之譌遂云因較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通鑑之訛想亦因此也不然賦中便須作雲屯八百萬騎日獲三十六熊何乃云射哉

元紀

金宋元相報

順帝之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慮集亦預焉馬祖嘗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嘗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倚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繇彼書生耶遽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兩

目喪明竟不至又按稗史曰初順帝爲西宗所忌遠竄海南虞集草詔有明宗在北之時自謂井其子之句後順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設乘輦詔虞集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其眼夾於兩馬間逮至大都至則以文宗自改詔草呈順帝覽之事遂得釋兩目繇是喪明二書詳畧不同可知帝非元種亦白知之金將以藝祖後身破宋順帝以少帝遺胤亡元天意人事都不可解稗史又載陳希夷有只怕寒在五更頭之語太祖因命宮中轉六更防之語太祖因命宮中轉六更防

不軌也殊不省更與庚同宋祖以庚申受禪玉理宗歷五庚申越十七年而亡五更之言驗矣又元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又幼帝趙㬎子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爲庚申帝劉尙賓庚申大事記是也興廢之際皆以庚申理更難解矣

通鑑綱目

前編

老泉卽子瞻

前編因簡狄浴川吞卵之事引老泉蘇氏之說元朡

焦氏筆乘引葉少蘊璅語云蘇子瞻謫居黃州因其所居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人墜有老人泉故云又坡公嘗有東坡老泉二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蘇葉相去未遠焦氏雅自學問無容過差歐陽永叔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自號老泉亦可證矣

箾韶誤注

帝舜五載作箾韶樂集覽引書傳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元按左傳注箾韶之箾音簫舜之樂名象箾之箾音朔舞者所執之物二字既殊不足誤引也

西王母

周穆王十有七年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注引竹書紀年然漢書稱張騫至黎軒等國聞其西有西王母賈未嘗見張騫之

言似屬地名則諸書已不可信又按吳越春秋文種告越王以九術一曰尊天事鬼越王因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西王母之名實始於此此越之君臣神道設教也後人飾繆增譌遂爲眞矣又爾雅釋四極篇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則西王母自是地名文種之言或本於此

狐白非狐腋

周赧王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云秦旣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得其白狐裘爲言於王而遺之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太史公曰千羊之裘非一狐之腋趙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集覽引諸書如此元謂狐腋雖善何至千金且秦之富强不能製一狐腋之裘必得之孟嘗也按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出記玉藻曰君衣狐白士不衣狐白注云狐之白者少蓋以少者爲貴張揖曰裘白狐子也則狐故有白何事於腋

正編

新豐

集覽注新豐曰京兆鄠邑也上皇思土高祖築城寺里市似豐縣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語本於西京雜記也元按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因命鄠邑曰新豐則新豐之稱止皇旣崩乃有雜記所載無容過信

金吾

集覽注執金吾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嘗元按

山海經曰金吾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性通靈不睡故巡警者用之耳顏師古亦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集覽之鑿且不學如此

騶虞

進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旣殺太宰亮等賈后使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集覽曰騶虞於幡上仰白虎幡也引說文云騶虞仁獸也有至仁之德則應之

召南詩于嗟乎騶虞文公傳曰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尚書大傳曰騶虞尾倍於身元謂幡繡白虎既承誤先儒集覽亦引據非是按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左傳進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說文亦曰騶廄也周禮曰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儀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爲主車馬之不能糾其繆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史隸　廿

廣固山川

劉裕圍廣固既久男女皆病脚弱遂多出降按崔鴻春秋云河間人元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嶷氣者以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虎從之而凝降降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攻段龕十旬不拔塞之龕又降降未幾又震開之今禪基猶存裕從之果相繼出降綱目但言脚弱而不明其故元作蘆漪兵解備詳其事此山川之奇蹟兵家之間諜矣

騶虞文王囿名也魯詩之解亦未詳核耳

周撫誤注

元帝大興中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質質曰爭陽人訪之子元考進書訪汝南人未云爭陽訪子撫寇殺有父風在梁州三十年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興嘗二年卒未云太興所歷州郡汝中江夏襄陽汝北益州未云彭城嘗從王敦作逆奉詔原敦黨撫獲免未云降勒蓋當時二周撫質實既妄正誤亦不能糾其繆也

金雞星

唐寶歷元年春正月赦鄆令崔發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氣絕斃刻乃蘇集覽云、武后時仗前有大槲樹赦日置金雞其杪竪金雞樹百官志曰赦日植金雞於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金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纏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老囚徒於竿下令衛尉宣制訖赦之。元考金雞星名也進天文志曰、金雞星見必有大赦唐人雞竿之設實昉於是集覽疎陋未足識此

朝野僉載可證通鑑誤

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不昏昏與婚古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曰知之爲昏。蓋誤以昏姻之昏爲昏惑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盡朱子門人趙師淵所編。豈子固撫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殊孤陋寡聞。及觀虞雍公之戰戰上將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迴轉如飛。則史筆矛盾詎復可信。元據朝野僉載云、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字竟作婚可爲通鑑釋矣

續編

秦檜爲金人草檄伐宋

洪皓之歸名節獨著。及遭斥逐續編但言與秦檜議論不合而不得其實。遂使檜惡不彰。元按宋史皓既歸以致金酋室撚語故編檜怒不一月逐去。室撚者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淮上檜篤爲草檄室撚見

追封濟王

帝景德祐元年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鎭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元按輟耕錄云平江會道觀主邵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單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謂吾且將兵繇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此夢殊可怪可就南高峯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澀太后望祀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文虎呂文煥堅守臣降於我者元謂潮候陰元亦陰也二陰不並盛故元盛而潮衰即使當日潮汐果作亦不過范家一軍耳於宋奚裨觀此知史多濫筆或後人斷章者之失也

殺元使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遣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元按輟耕錄伯顏既逾大江世祖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若遣使投拜三字及問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澀太后望祀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文虎呂文煥堅守臣降於我者元謂潮候陰元亦陰也二陰不並盛故元盛而潮衰即使當日潮汐果作亦不過范家一軍耳於宋奚裨觀此知史多濫筆或後人斷章者之失也

殺元使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遣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元按輟耕錄伯顏既逾大江世祖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若遣使投拜三字及問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

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遂勑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宮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云。云世皇及聞忠範等死。遂大怒。趣兵進攻。陶村曰。宋之亡也。非有桀紂之惡。特以始之拘留使者。釁天兵之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元意九成元人。必非妄記。披覽至此。不覺爲之掩書太息也。

晉照堂叢書　續史隙
盧長公史隙　胡邑　劉振清金亭蔡梓　馬維翰宗臣校錄
李元春時齋評閱　男來南蕙屏參訂

續史隙

五霸

胡文定於北杏之會云。其後宋襄進文楚莊共闔閭越句踐謂之五霸。元讀白虎通曰五霸者何謂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進文霸於周者也。風俗通亦引春秋左傳云。夏后太康昆於娛樂。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進文孔子稱之。至於三國既無數譽紀事者不察。同之霸功。杜征南亦曰。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進文。孟子亦曰五霸三王之罪人。如楚莊秦穆不宜云三王矣。證知胡荀之誤。而班應爲當補。

周破胡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吾使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饑餒趙攻鄄不知是子厚幣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而不加毀譽者不知是臣周破胡事權擅勢嫉賢妒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威王所烹乃破胡爾

黃帝不死

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此其言雖誕妄然故有所承譌作武帝詔云乃者有神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證開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注家主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僊僊旣無與於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證武帝不知合而不死者言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而文中子以爲圖機者

解音

解音蟹進書解系字少連嘗與孫秀爭車事更相表奏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秀幷收系兄弟梁王肜救之趙王倫曰我於水中見蟹且噉之左傳有解揚字子虎註亦音駭今人誤讀爲懈也又鍾繇之繇音陶故字元嘗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嘗之義也文帝嘗與陳寔共咡鍾會曰望卿遊遊不至會曰矯然

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皐陶何如。答曰上不及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其舉父名以相戲耳。

盧循益智粽兩見

進廣州刺史盧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元按南方草本狀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以益智粽餉魏武帝。益二事乎。抑誤書也。盧又嘗以益智遺釋惠遠。則當日貢獻亦或撫心。朱武何渠逆憶如是。度是相越王霸自爾霄淵。

隨侯之玉

脅融門若止取襄陽。親勞大駕。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此本於韋周讓王篇及不韋呂氏春秋也。

故班叔皮賓戲曰隨侯之珠。藏於蠭蛤。漢書西域贊曰興造甲乙之帳。綴以隨珠和璧。王充論衡曰隨侯用藥作珠。光耀如眞。干寶搜神記曰隨侯行遇大蛇被傷。因救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徑寸純白。夜光可燭室。劉向說苑亦謂隨侯行遇大蛇中斷。因以藥傅之。蛇乃能去。後名其地爲斷蛇邱。歲餘蛇銜珠徑寸以報。元按昆山一名斷蛇邱。在隨州隨縣北。則隨故地名卽昆山也。李斯曰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隨和皆以玉名。未云珠矣。

秦封其樹爲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不云松也。唯應邵漢官儀始稱爲松。邵去秦未遠。或須有據。今人遂譌云封其松五爲大夫矣。不知五大夫秦爵也。漢初亦多用之。秦制爵二十。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

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則苻堅之苻當作蒲音。如左傳崔苻之苻也。今讀作符。從竹者因車頗秦書謂已當王應符命之言。而誤草爲竹也。

雌霓蒹竹

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之連捲。沈撫掌曰。僕嘗悲人呼爲平聲。宋時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反。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

耳。非不可讀作平聲也。元按休文韻譜霓之音尼者。蜺之音尼者秋蜩也。蜺似龍者也。其音溺者雌虹也。蜺之音尼者秋蜩也。其音溺者雌虹也。不當以判者爲非。宋又試館職以詩之蒹竹爲題。或云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蒯。蒲試者指爲異說。黜之。元謂爾雅子夏書也。而謂之異說。又不可以蒲試者爲是。

伍員名其兄

吳越春秋楚平王之召伍尚及員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又曰。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又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雖古人過樸。何苦輒名其兄。

古人相稱

蘇代說淳于髡。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之類。古人等夷中往往稱臣。王無功寄于邑馮子韋書稱王君白。徐孝穆作書亦往往稱徐君白。則古人又自稱君。初量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譁譌。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者。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安。父曰。劉氏安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錯父乃謂子爲公子。胥又名兒爲尚。

古人逸名

召公名魏。伯樂名孫陽。孫叔敖名饒。子產字子美。段干木名李。崇毀即墨譽阿大夫之佞人名周破胡。楊王孫名貴。文翁名黨。韓王信名都。劉澤傳之田生名子春。周亞夫或名惡夫。馮子都名殷。

古人別名

司馬相如名犬子。魏武帝名吉利。石崇名齊奴。石勒

名石帶。荷堅字堅頭。梁昭明名維摩。魏收名佛助菴。
蔚宗名范禧。高歡名賀六渾。隋楊勇名睍地伐。盧思
道字釋奴。安祿山名阿犖山。史思明名史窣干。楊貴
妃名玉環。非明皇所彈琵琶玉環也。維隱原名橫兀。
此名斡啜。

王祥臥冰

世稱王祥性孝。母嘗欲生魚。時冰凍。因臥冰上。冰解
得魚。按進書王祥字休徵。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
解衣將剖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純孝所
感。鱗逐冰開。未聞臥冰矣。

南風阜財解

舜彈南風之操曰。南風之來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阜財之言。蔡解不得。一旦於王孫畢大參署中偶談
及此。因言山西有五絃洞。舜撫五絃琴處也。有爲貴
尤廟。北爲鹽池。鹽非南風不成。至今猶然。故舜歌之。
知鹹政之利。二帝已然。

古字通稱

水經注曰。綠楊被浦。則柳可稱楊。謝道蘊曰。柳絮因

風起。則楊亦可稱柳。老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膠。
者羸。羽者翼。鱗者則鳥可稱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
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曰猿。五曰鳥。戰國策虎將即禽。不知虎之即已也。
而相國史記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則獸亦可稱
禽。宋翁子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其饑寒
呼飯飲之。則飯可稱飲。干曼倩食酒至數石不亂。則
酒亦可稱食。

鯀元熊

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熊。以入於羽淵。
注曰熊亦作能。三足鱉也。解者謂獸非入水之物。故
是鱉也。是以國語作黃能。王嘉拾遺記亦曰。鯀自沈
於羽淵。化爲元魚。元魚黃熊。四音相亂。傳爲流文。鯀
字魚邊元也。元按任昉述異記曰。堯使鯀治洪水不
勝其任。遂誅於羽山。化爲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
禹廟不用熊白。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故說文及字林皆曰能熊屬。兒似鹿。吳越春秋亦曰
鯀入水化爲黃能。能。奴台反。熊屬也。又隨巢子淮南

子俱言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啓從索子。石遂破北方而生啓。水經注曰。至今啓母石尚在。儼然人也。則禹父子皆能入水爲熊何疑於獸不入水紛更立說。況左傳淮侯亦夢黃熊入寢。未云罴也。汲冢瑣語云。進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公之卿曰浮遊。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譁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浮游及鮌皆入水爲熊。又皆入進君之夢。又皆屬子產之對。汲冢書固不可信。第據其言化熊。又不止神禹父子。

鮌以判殛

王充論衡曰。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骨。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蓄心盛氣。阻戰爲彊。則羽山之刑。不惟治水也。

魏武食野葛

鉤吻殺人。即野葛也。按本草薤菜解野葛毒。陳藏器亦引此云。南人先食薤菜。後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無毒。取汁滴野葛苗。當時萎死。又朝野僉載云。冶葛食之必死。有冶葛處必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按博物志。魏武帝能啖野葛至一尺。應是先食此二物耳。吉利雜誌讀書鞍馬間。未嘗釋卷。故能欺人如是。知文人作奸。自有本領。

古人之功多埋沒

人知項王破釜沈舟之勇。不知九江王黥先嘗蔡軍。少利項王乃敢絕河而戰。泜水之捷亦牢之數勝以落將堅之膽。謝玄賴以成功。後人不察。遂沒二子之功。寃乎。

雲南叢書史部之三

史筌

共六卷

貳陸伍冊一〇二本版

雲南圖書館藏
甲寅年刊

是編爲鄉之幼學而輯也余家藏書之
下數十里間尠藏書家士之貧無力
十居八九於是學者童而習之一經卒業
於史氏之書詢以篇目且有缺焉未聞者況能問其中
之所得乎余不敏少既寡所聞見官京師久始稍稍得
全史讀之然亦遲矣法獵所經每思有以飼吾鄉塾中
之貧無力者既編次帝王世統始皇古迄故明某正某
閏某禪某篡某偏安某竊據撮其凡矣而政事之失得
臣宰之賢姦則取紫綸杜氏讀史論略詳注之合爲一
編編首列史鑑書目冀有力者之知所從事也世統有

圖紀年有歌備省覽而便記誦也歌不采之一家閒貫
窄以已意不書原著姓氏從簡易也芷畦鄭氏總略敘
次蕪蔓而亦列於簡端補杜氏論略之未詳也手鈔甫
畢請於吾師筠帆先生先生訂其譌凡數十處曰是足
以惠鄉之貧無力者矣適杜筠巢前輩翻見而嘉之與
三三同人出俸錢趣令付梓夫以吾師之賈而嗜學積
有年所其於鄉人士之貧無力者知之甚詳其諒余之
志宜也筠巢以累世著述之家有史左圖蔚然富而
賞善之勤且如此余敢不勉焉梓既竣顏曰史述而以
若干部寄諸鄉塾鄉之子弟誠由是而進取全史

楊侍御傳

楊銘杜字石臣尋甸人也幼聰穎性復凝重異於常兒年十四補學官弟子員試必冠其羣爲李銕梅學使所賞拔道光甲午以優貢膺鄉薦丙申成進士入詞曹尋奉檢討歷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年四十卒歸葬於其鄉銘杜素錢澧之爲人正色立朝凜凜有風采疏數十上言多懇上輒留中不發直聲益震益爲當軸者所忌以是久不遷遂滯於諫台以死昆明黃侍郎琮志其墓稱其有薑桂之性云銘杜之學以宋五子爲宗其生平所論著經兵火無存者奏牘則僅不六七有古名臣劉蕺

風獨史荃一書取便童蒙故世有傳本今亦微矣其孫道清謀再梓以付剞劂適有日本之行既反又有黔中之行故不果剞既以憂歸道清來索是書不可得予愧甚白以不能存其書遞爲之立傳以存其人嗚呼吾視鄉先輩書甚寶貴遞自剞手失之豈非大憾雖然侍御睇南園者南園劾和珅二十四款稿未上爲鄉人所燬劾國泰一事最煊赫文亦不傳而南園之名滿天下施於後世顧其人重耳何必書史荃雖在不足爲侍御重侍御自有足重者存吾之爲是言有至理焉非徒以解嘲也然道清爲人子孫惓惓有先人杯棬之慕亦賢矣

戕昆明陳榮昌撰

史荃目錄
卷首
史鑑標目
帝王世統圖
歷代世系紀年歌
太古三皇五帝夏商周秦編年略
卷一
帝王世統考上
卷二
帝王世統考中
卷三
帝王世統考下
卷四
讀史論略上
卷五
讀史論略下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始黃帝至漢武獲麟之年成本紀以敘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今考全書乃闕者十篇褚少孫補之 遷字子長龍門人維其父談爲太史

漢書一百卷 後漢班固撰書凡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表及天文志其女弟昭續成之 固字孟堅茂陵人 昭字惠班適曹世叔早寡有子〇師行若女誡七篇世號曹大家云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本紀八十列傳宋范曄撰入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八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三十列傳五十九卷 梁蕭子顯撰入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顯字景陽蘭陵人齊豫章王嶷第八子

梁書五十六卷 六本紀五十列傳唐太宗詔姚思廉撰思廉字行吳興人

陳書三十六卷 六本紀三十列傳亦思廉所撰初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竣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以王隱虞預臧榮緒沈約等十大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之

魏書一百十四卷 北齊魏收撰追敘魏先祖二十八帝下訖孝靜爲十三紀九十三列傳十志然是書亡佚者幾三十餘篇書錄解題云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考今本孝靜帝紀皇后傳皆闕以太平御覽所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補亡

十其事例房奉詔天文律歷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之傳論皆太宗所自爲故稱曰制 喬字元龍臨淄人 遂良字登善錢唐杭州新城人

也收字伯起
鄠縣人

北齊書五十卷　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始
百藥父德林與秘監王劭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嘗
嘗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薛居正等撰居正字子
以獻百藥字重規幽陵人
北周書五十卷　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唐令狐德棻撰
初德棻以柳虬牛宏之書率多疏略貞觀中請別撰
次乃詔與唐儉陳叔達共成之德棻宜州人
隋書八十五卷　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良採
史並列各自爲統楊慎夫嘗議以爲非宜不聽今考
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

百五十五源史本紀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傳四十
六叅與脩紀十九志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托克托字
元成曲城人無忌字
輔機洛陽人師古名籀以
字仲達河水人志寧字仲
謨壽陵人延壽字延年相州人淨風岐州人
南史八十卷　本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壽撰總敘八
代南自宋歷齊梁盡陳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列傳七
十北自魏歷齊周盡隋二百四十三年爲本紀十二
列傳八十八
舊唐書二百卷　晉劉昫等撰本紀二十志三十列傳
一百五十　昫涿郡人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本紀十
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修字永叔廬陵人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薛居正等撰居正字子
祁字子京安陸人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歐陽修撰凡本紀十二列傳
四十五司天欽方考三世家年譜十四夷附錄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史二百十六卷　金史一百
三十五卷　並元托克托與歐陽元揭傒斯同修三
史並列各自爲統楊廉夫嘗議以爲非宜不聽今考
宋史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三表三十二列傳二
百五十五源史本紀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傳四十
六叅與脩紀十九志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托克
托用蒙古人元字
陽人傒斯字曼碩清江人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一卷　明柯維騏宋史新編本紀十四志四十表
列傳一百四十三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之即
永樂大典本也維騏字希
泉莆田人
元史二百十卷　明宋濂王禕同修本紀四十七志五
十三表六列傳九十七濂字景濂浦江人
禕字子充克義烏人
明史三百卷十二卷　國朝張廷玉等修經始於康熙
二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告成本紀二十四志七十五表

十二列傳二百二十 廷玉字硯齋
安徽桐城人

右正史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馬光撰始周威烈王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國朝畢沅編始宋太祖建
隆元年訖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先是續通鑑長編
者有宋李燾作通鑑後編者明有王氏宗沐薛氏應
旂 國朝有徐乾學沅集諸本會萃而成之 沅字秋帆
江南鎮洋人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因司馬光通鑑之作別
為義例損益筆削而著此編亦始厲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訖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又別為舉要以提其綱
通鑑前編十六卷 金薛居正等奉敕撰通鑑
外紀大抵皆節取舊文而參以己意 金張棣撰棣
元載記凡十卷 國朝錢大昕撰始唐肅宗至元末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乾隆四十年奉
敕撰始明太祖元年戊申訖莊烈帝十七年甲申
庚申元乾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干宋 郭端撰素菴
續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國朝商輅撰始後周恭帝元年
領宗履祥號仁山 淳安人

帝王世統圖

右編年

天皇
地皇
人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帝堯
帝舜
夏
商
周
東周
秦
漢
東漢
蜀漢
魏
吳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梁
陳
魏
東魏
西魏
北齊
北周
隋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遼
金
南宋
元
明
大清一統萬萬世

總數

粵稽盤古生太荒開者天地人三皇伏羲炎帝暨軒轅
堯舜相承五帝傳夏商周秦西東漢蜀漢魏吳三國判
吳亡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定撱晉室者十六國
後朝分爲南北南爲東晉居金陵宋齊接踵又梁陳
北則五胡并後魏東魏西魏復如蜩西禪於周東禪齊
周滅齊兮旋禪隋隋復平陳始一統未幾唐興歷數水
唐終五代多更變梁唐晉漢周相篡更兼十國勢瓜分
宋祖登基啓太平金據汴梁宋南渡北遼西夏相侵侮
猜我朗兮億萬世試問古今幾甲子中天以上難屈指
自堯至明猶可求四千一年眞悠悠

唐虞

唐堯一百載虞舜五十年禪讓天下有子不相傳

夏

姒禹雖有虞二十有七世得年遐幾何四百四十

商

有商子姓三十世千日爲名無癸字六百四十有四年
天下歸周契不祀

周

姬周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
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平廟宣幽十有二朝居鎬邑
東都平王岐相傳五百歷王五元日平桓莊僖襄襄
頃匡定簡靈景繼悼敬元并貞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
顯與愼靚及赧王厥後秦人併王室

秦

秦人滅周自昭襄孝文後曰莊襄五三傳九載嬴秦亡
呂政繼立號始皇胡亥子嬰俱不昌三世凡經十五霜

西漢

西漢高祖起豐沛陶唐苗裔其姓劉始封於蜀國號漢
詠秦滅項寇九州惠文景武昭宣繼元成哀平遷子道
西漢傳祚十二帝二百廿四春秋新莽篡漢十五載
淮陽稱號歲兩周附於西漢同載記二百三十傳蒙求

東漢

雨漢帝姓皆劉氏高祖光武分西東東漢中興首光武
明章和殤安順沖質與桓靈獻十二十百九十六而終
兩漢合年四百十總括世數傳童蒙

三國

漢末海內沸羣雄三分割據成鼎足曰曹曰孫號魏吳

帝胄昭烈宇於蜀 蜀惟二主四十三魏有五君四十六
江南吳朝亦四主五十九年宗社喪是為三國各爭雄
自帝其號書簡牘溫公通鑑帝曹魏綱目正統歸於蜀

東晉兩晉

晉之司馬本河內 武帝創業開皇圖惠懷愍帝稱西晉
東晉元明成康俱 穆哀之後海西公簡文孝武安恭徂
西晉四帝三十七 東晉十主百四晝兩晉一百四十三
一斗五帝宗社墟

五胡晉末亂中夏 創作雖同紛僭竊十六國

迭乘名號相成衰 五涼四燕與三趙三秦蜀夏名可推
五涼前後西南北 四燕前後西南該前趙本漢後趙石
三秦前後西相排 蜀本曰成改曰漢更紀一夏數始該
亂始晉惠永興元 宋文元嘉十六灰兩周甲子終己卯
二百三十六年灾

南朝宋齊梁陳

東晉渡江都建業 從此始分南北朝庚申宋武始纂晉
陳亡己酉同風飄 三周甲子少十載一百七十紀斗杓
四朝三姓廿四主 宋為劉氏齊梁蕭陳之國號同國姓
各有載記舊史標 劉宋八主年六十蕭齊七君廿四昭

梁陳四主五十六 隋年卅三五君消

北魏

北魏拓跋起自北 漢將李陵是其先是為北朝首道武
孝文遷洛改姓元 十三主傳次弟一百四十有九年
開國當晉之孝武 太元十年書諸編梁武中大通太載
魏分東西各紀焉 東魏三主十七載西魏三主廿四年
合年一百七十二 十有七主魏祚顛

北齊北周

魏分東西各自帝 高氏宇文分而剖高齊六主起庚午
周有五君自宇泰 孝祚廿八周廿五隋之楊氏承周後

隋始文帝繼煬恭 三十三年祚不久

唐

繼隋者唐姓李氏 其先李昺為西涼太祖名虎稱柱國
有功周室封於唐 其孫神堯為高祖稱兵誅暴起晉陽
仍其舊號大一統 傳世二十歷數長高祖太宗高中睿
元宗肅代德順皇 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昭宣纂朱梁
歷年二百八十四 甲申一統于卯亡

五代梁唐晉漢周

朱梁三主十七祀 太祖友珪末帝是後唐四帝十四春
莊明閔末是為真 石晉二世十一載高祖之下少帝代

劉漢四年凡再傳高祖隱帝同一源郭周十載傳三世
太祖世宗與恭帝五代五十有三年其間八姓遞推遷
後唐凡三周凡二餘者舉皆同氣嗣

唐末十國 附

唐末藩鎮據一方十國稱強差可紀吳爲楊氏前蜀王
後蜀曰孟南唐李閩之王氏又改版南漢北漢皆劉氏
南平之高吳越錢與楚馬殷奉朝旨始於唐昭景福元
宋世與國四年邑首尾八十有八年更歷七朝亂乃止

宋

宋之太祖爲趙氏其先燕之涿郡人受周之禪建號宋

合紀南北十八君北首太祖太宗繼眞宗仁宗及英神
哲與徽欽合九主一百六十七而分南宋高孝光寧理
度恭端兮帝昺淪九主百五十三載南北三百二十春

西夏 附

宋世西夏李元昊先世竊據西北境元昊僭帝號景宗
傳世十主專其政起宋仁宗明道元理宗寶慶三年竟
壬申爲始丁亥終一百九十六年定

遼 附

遼本契丹東胡種崛起者曰阿保機其姓耶律其名億
是爲太祖初開基九主二百十九載起於朱溫終宋徽

金之本號曰女眞其種蘇鞨居於東太祖完顏阿骨打
宗政和年建號雄九主歷年百二十起宋徽宗終理宗

元

有元之姓奇渥溫其起本是蒙古部滅金平宋混六合
創業開基數世祖世成武仁英泰定明文寧順帝十主
一統傳祚九十年己卯戊申年可數

明

明祖朱氏興濠州元末羣生遭鼎鎩振衪一呼萬方應
靜謐寰區清沙漠始於太祖逮建文成祖起兵靖難託

遷於燕京傳仁宣英宗北狩景帝作憲孝武世穆神光
熹宗一朝權閹虐莊烈愍帝十七年甲申三月明祚創
二百七十七春秋一十六帝紀其略

太古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慶芷畦原本

吳曾初開首出御世曰盤古氏鄭元慶芷畦原本爲三才首君嗣是天皇氏濬泊化俗始制干支地皇氏定三辰分晝夜人皇氏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由肇以後諸氏荒渺難稽其最著者有巢氏搆木爲巢人民宅木取火繼之伏羲氏德合上下畫八卦造書契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神農氏藝五穀而農事興焉作方書而醫道立焉黃帝綜六術以定氣運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黃帝子曰少昊黃帝孫曰顓頊少昊孫曰帝嚳帝嚳子曰帝摯帝摯不肖不足授綱湯曰嚮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左欲右右者三子人妹喜笑以爲樂國人大病於是湯伐之而奴氏十七王四百四十一歲之運終矣湯爲諸侯時見有張網四面而祝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嚮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左欲右右

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尋伐桀放之南巢國號商以建丑月爲歲首政尚質變揖讓爲征誅亦時會使然湯崩大丁早卒太甲立伊尹相之始放於桐終歸於亳遂成令主號大宗若沃丁太庚小甲雍己至大戊號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或以子嗣或以弟嗣盤庚河決遷都改國號殷商道復興嗣者小辛小乙至武丁夢賚良弼號高宗三宗皆賢聖之君也高宗之後傳祖庚祖甲虞克勤受命治水儆災功不成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陸乘車水乘舟泥乘橇山乘樏遂過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舜崩乃踐位國

己下嬖妲己作淫樂酒爲池肉爲林焚炙忠良剖孕婦時微子數諫不聽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於是武王伐之而子氏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之傳絶矣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而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滅之國號周以建子月爲歲首政尚文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朝諸侯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崩子康王釗立康王晏出不聽朝而天下安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焉故昭王溺楚穆作祥刑其王懿王傳至孝王而非子封秦

追至夷王而覲始下堂屬王暴虐出奔於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號曰共和宣王撥亂中興王化復行至幽王寵褒姒褒姒不笑王乃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燧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笑王悅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伐申申侯召犬戎攻王殺王驪山下晉秦鄭衛迎平王立之東遷洛陽以逃之一會也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皆年姬始滅於嬴莊襄滅周不三載嬴卽亡於呂始皇帝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自謂德過三皇功高五帝廢封建置郡縣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銷鋒鏑鑄鏤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乃甫二世而陳勝吳廣之徒並起亡

王皆若存若亡思王考王以弟弒兄而自立追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三晉爲諸侯綱目通鑑於焉托始所以繼春秋之意也自安王烈王至顯王孟子魏適齊所已任歷愼靚王赧以微弱赧王盡獻三十六邑以入秦而周家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之統絶矣東周君苟延六綫者七年秦莊襄又滅之莊襄卒子政嗣并吞六國爲始皇帝綱目始以正統予秦則自此以前東周君以降二十七年無統已周自平王東遷五伯迭興惟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雖能定晉不得爲盟主楚莊征伐無虛日窺周而問鼎宋襄智略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徒以姑息卒殞其軀是時列國之大者同姓則魯衛晉鄭燕曹蔡異姓則宋齊陳楚秦天子不能制更相征討乃因筆削而有春秋之名至威烈王已三十世而益微燕楚秦爲春秋之舊國齊韓趙魏爲戰國之新疆七雄爭長不知有周故號曰戰國秦自孝公百餘年姬始滅於嬴莊襄滅周不三載嬴卽亡於呂始皇帝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自謂德過三皇功高五帝廢封建置郡縣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銷鋒鏑鑄鏤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乃甫二世而陳勝吳廣之徒並起亡

十四王凡二百四十二年絶筆於獲麟元王貞定王哀

宗一統僅十五年子嬰且自繫出咸陽矣

雲南叢書史部之三

尋甸楊銘柱石氏鑑定

帝王世統考上

三皇五帝說

三皇五帝說其見於秦博士所稱者曰天皇地皇人皇秦去古未遠意者三皇之稱此其庶幾焉至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然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若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後出亦曰帝太昊帝皇帝帝炎帝是知

安國以前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鴻荒遼遠不可得而詳考春秋元命苞所載十紀一曰九頭紀卽人皇兄弟九人也二曰五龍三曰攝提四曰合雒五曰連通六曰敘命凡八十有三君七曰循蜚八曰因提九曰禪通十曰疏仡皆有世次可紀禪通終炎帝疏仡則始黃帝以迄於周言雖雜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以盤古之前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卽吾不得而泯也孔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卽太史公之作史記亦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是以余次帝王世統其自三皇遠循蜚因提諸紀亦存其號而斷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云

三皇 三皇之前志盤古溯其原也

盤古氏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干當作百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干當作百

人皇氏 一姓九人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附錄循蜚因提禪通蔬仡四紀

鉅靈氏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柏皇氏 神民氏 犂靈氏 大魄涼媚切

氏 鬼魄氏 弇沽三切 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氏 空桑氏 神民氏 倚帝氏 次民氏

右循蜚紀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辰放氏傳四世 蜀山氏 陬呼回切一作隗傴姑回切一作瑰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 東戶氏傳十七世 皇覃氏傳七世

啟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遽氏 猶

韋氏傳四世 有巢氏傳二世 燧人氏傳八世 庸成

氏傳八世

右因提紀凡十三氏世之可考者十一

軒轅氏　祝融氏　太昊伏羲氏　史皇氏倉帝名頡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又曰
右禪通紀凡十九氏
疏仡紀始黃帝以迄於周
五帝紀　五帝論德本諸易繫少昊高陽高辛
因與軒轅氏統系相承故並列之
太昊伏羲氏　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曰
月之明故曰太昊帝生於成紀今甘肅秦州作都於陳今河南陳州在位百十五年　陵在陳州城北
或曰傳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一曰連山氏育於姜水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故姜姓以火德代伏羲氏
治天下故曰炎帝初都陳後都曲阜今山東曲阜縣在位百四十年　陵在湖南茶陵州南
傳八世至榆罔而亡
黃帝有熊氏　帝生於軒轅之邱在河南新鄭縣境因名軒轅
姓公孫國於有熊今河南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曰姬姓以土德王都涿鹿今直隸保安州在位百十年　葬橋山在陝西中部縣
案帝子二十有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少昊以降迄於夏商周之君皆其裔也惟虞舜系出虞慕不祖黃帝云史記據世本敘寫蟜代孫者非橋牛謂舜爲黃帝八少昊金天氏　名摯己姓黃帝之子元囂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初爲帝子降居江水江水在蜀即所封之國也邑於窮桑在今山東兗州府境及即位都曲阜今山東曲阜縣在位八十四年　葬雲陽今山東曲阜縣境在位
顓頊高陽氏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帝生於若水在蜀境初國高陽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故號高陽氏以水德繼金天氏都帝邱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按一統志帝邱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境在位七十八年　葬濮陽今河南滑縣境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姬姓祖曰黃帝父曰蟜極初封於辛地名未詳故號高辛氏以木德代高陽氏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在位七十年子摯嗣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伊耆姓帝嚳次子也初封於陶復封於唐故曰陶唐氏摯既廢諸侯奉堯立之以火德王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在位七十有三載讓於舜又二十有八

載崩葬城陽一日穀林今山東
帝舜有虞氏　帝祖虞幕為諸侯故曰有虞氏生於諸馮
姚墟故姚姓居嬀汭諸馮嬀汭皆河東地今屬山西平陽府故又以嬀
為氏非黃帝裔也受堯禪以土德王都蒲坂今山西蒲州府
在位三十有二載命禹總師又十有六載癸酉崩
葬蒼梧之野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古零陵也
夏紀　起大禹甲戌盡癸乙未凡十七王并羿浞
通四百四十三歲
大禹姒姓崇伯鯀子黃帝五世孫也初為夏伯故曰夏
后氏以天下大功故曰大禹受舜禪都安邑今山
西安邑縣以金德王起甲戌盡癸未凡十歲按舜崩禹避
始踐天子位當以丙子為元歲計在位凡八歲居陽城踰年
帝啟禹子起甲申盡壬辰在位凡九歲
太康啟子逸豫滅德畋於洛表后羿距之甘弟五人御
母以從遂都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十九歲
仲康太康弟羿立之起壬戌盡甲戌在位凡十三歲
帝相仲康子政稽歸羿逼居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
鄩氏羿遂篡其位起乙亥盡辛丑在位凡二十七歲
羿有窮之君遂帝相而自立善射不修民事其臣

寒浞殺羿自立殺帝相於斟灌斟鄩氏後為庶皇陶之後夏
黃臣也所滅起癸卯盡辛巳凡夏紀中絕者三
十九歲
少康相子初相之亡也后緡方娠逃歸有仍國君之女
而生少康浞使人求之奔有虞今河南虞城縣有虞舜之後封於虞
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時
遺臣靡在有扈今山東平原縣收灌鄩二國之燼以滅浞而
立少康復禹舊蹟起壬午盡癸卯在位凡二十二歲
帝杼少康子起甲辰盡庚申在位凡十七歲
帝槐杼子起辛酉盡丙戌在位凡二十六歲
帝芒槐子起丁亥盡甲辰在位凡十八歲
帝泄芒子起乙巳盡庚申在位凡十六歲
帝不降泄子起辛酉盡己未在位凡五十九歲
帝扃不降弟起庚申盡庚辰在位凡二十一歲
帝廑扃子起辛巳盡辛丑在位凡二十一歲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淫亂諸侯畔之起壬寅盡壬申在
位凡三十一歲
帝皋孔甲子起癸酉盡癸未在位凡十一歲
帝發皋子起甲申盡壬寅在位凡十九歲

帝履癸發子是爲桀滅德作亂湯放之於南巢起癸卯
盡乙未在位凡五十二歲以亡
商紀 起成湯乙未盡紂戊寅凡二十八王六百
四十四紀
成湯子姓名履契十三代孫世封於商因以爲有天下
之號以武功告成故曰成湯以水德王都亳今河南
所謂西亳是也商有三亳公羊穀梁以爲南亳爲北亳湯始居
蒙城爲北亳湯受命地偃師爲西亳湯徙都此起乙
未盡丁未在位凡十三紀 葬亳北今山西
案史記成湯之後有外丙仲壬而經世書脫
書湯崩大甲踐位與諸家言卜丙仲壬未嘗

即位而卒之說合今從之
太甲湯孫太丁之子初立不明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悔
過復位克終湯業號爲太宗起戊申盡庚辰凡三十
三紀
沃丁太甲子起辛巳盡己酉在位凡二十九紀
太庚沃丁弟起庚戌盡甲戌在位凡二十五紀
小甲太庚子起乙亥盡辛卯在位凡十七紀
雍己小甲弟商道寖衰起壬辰盡癸卯在位凡十二紀
太戊雍己弟商道復興號爲中宗起甲辰盡戊午在位
凡七十五紀 陵在今河南
仲丁太戊子亳有河患徙都囂今河南滎陽縣東北起己未盡辛未
在位凡十三紀
外壬仲丁弟起壬申盡丙戌在位凡十五紀
河亶甲外壬弟囂復苦河決徙都相今河南彰德府商道復衰
起丁亥盡乙未在位凡九紀
祖乙河亶甲子以巫咸爲相商道復興遷都耿今山西
起丙申盡甲寅在位凡十九紀
盤庚祖乙子起乙卯盡庚午在位凡十六紀
沃甲祖辛弟起辛未盡乙未在位凡二十五紀
祖丁祖辛子起丙申盡丁卯在位凡三十二紀
南庚沃甲子起戊辰盡壬辰在位凡二十五紀
陽甲祖丁子起癸巳盡己亥在位凡七紀
盤庚陽甲弟復遷於亳今河南偃師縣西亳都改號曰殷於是商道重
興起庚子盡丁卯在位凡二十八紀
小辛盤庚弟起戊辰盡戊子在位凡二十一紀
小乙小辛弟起己丑盡丙辰在位凡二十八紀
武丁小乙子得傅說以爲相商道復興號爲高宗起丁
巳盡乙卯在位凡五十九紀 陵在今河南
祖庚武丁子起丙辰盡壬戌在位凡七紀
祖甲祖庚弟起癸亥盡乙未在位凡三十三紀

厲辛祖甲子起丙申盡辛丑在位凡六祀。
庚丁厲辛弟起壬寅盡壬戌在位凡二十一祀。
武乙庚丁子遷都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卽朝歌也褻天無道暴雷震死起癸亥盡丙寅在位凡四祀。
太丁武乙子起丁卯盡己巳在位凡三祀。
帝乙太丁子起庚午盡丙午在位凡三十七祀。
帝辛名受是爲紂帝乙子無道周武王伐之自焚死起丁未盡戊寅在位凡三十二祀商亡。

周紀　起武王己卯盡赧王乙巳凡三十五王八百六十七年。

武王姬姓名發后稷十五代孫初稷封有邰今陝西武功縣傳至公劉遷豳今陝西永壽縣古公亶父遷岐今陝西鳳翔府國號周。
亶父生子三泰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昌有聖德是爲文王。文王生發伐商而有天下以木德王都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起己卯盡乙酉在位凡七年。
成王誦武王子周公攝七年而後歸政起丙戌盡壬戌。
在位凡三十七年。
康王釗成王子起癸亥盡戊子在位凡二十六年。文武成康四陵俱在今陝西咸陽縣
昭王瑕康王子南征不復溺於漢水今湖北漢陽府境起己丑盡己卯在位凡五十二年
穆王滿昭王子起庚辰盡甲戌在位凡五十五年。
共王緊扈穆王子起乙亥盡丙戌在位凡十二年。
懿王囏共王子王室始衰遷都槐里今陝西興平縣起丁亥盡辛亥在位凡二十五年。
孝王辟方共王弟是時周道陵遲起壬子盡丙寅在位凡十五年。

召共理國政天下謂之共和王居彘十四年崩起癸未盡癸酉凡五十一年王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
宣王靜一作靖厲王子二相立之周道復興起甲戌盡己未在位凡四十六年。
幽王宮涅宣王子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後申侯以犬戎入寇弒王驪山下西周遂亡起庚申盡庚午在位凡十一年。

西周自武王受命至此共十二王凡五百五十二年。

東周

平王宜臼幽王子申侯立之始遷都洛陽今河南府河南府是爲

東周政自諸侯出起辛未盡辛酉在位凡五十一年

案孔子作春秋經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己未卽魯隱公元年也

桓王林平王孫繻葛一戰王室益衰起壬戌盡甲申在位凡二十三年

莊王佗桓王子起乙酉盡己亥在位凡十五年

釐王胡齊莊王子時齊桓公始霸起庚子盡甲辰在位凡五年

惠王閬釐王子時莊王少子子頹作亂王出奔溫今河南溫縣頹自立四年鄭虢伐而殺之王乃復位起乙巳盡

己巳凡二十五年

襄王鄭惠王子卽位之十六年王後母子叔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十七年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時晉與秦穆公未襄公始霸起庚午盡王寅在位凡三十三年

頃王壬臣襄王子起癸卯盡戊申在位凡六年

匡王班頃王子起己酉盡甲寅在位凡六年

定王瑜匡王弟時楚莊王始霸起乙卯盡乙亥在位凡二十一年

簡王夷定王子時晉悼公復起丙子盡己丑在位凡十四年

靈王泄心簡王子起庚寅盡丙辰在位凡二十七年

案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

景王貴靈王子起丁巳盡辛巳在位凡二十五年

敬王匄景王子先是王兄悼王猛立庶子朝攻殺之於是晉人攻子朝而立王王不得入晉率諸侯入之其後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奔晉又入之起壬午盡乙丑在位凡四十四年

案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於是又二年壬戌孔子卒春秋始平王己未至敬王庚申共二百

四十二年

元王仁敬王子起丙寅盡辛未在位凡六年

貞定王介元王子起壬申盡己亥在位凡二十八年

哀王去疾貞定王子王立三月弟叔袓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而爲少弟嵬所弒庚子一年

考王嵬哀王弟起辛丑盡乙卯在位凡十五年

威烈王午考王子始命晉大夫韓虔魏斯趙籍爲諸侯起丙辰盡己卯在位凡二十四年

案司馬光作通鑑始威烈王之二十三年

安王驕威烈王子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起庚辰盡
乙巳在位凡二十六年
烈王喜安王子起丙午盡王子在位凡七年
顯王扁烈王弟時秦始僭稱王諸侯效之起癸丑盡庚
子在位凡四十八年
愼靚王定顯王子起辛丑盡丙午在位凡六年
赧王延愼靚王子先是威烈以後秦日强至是復大大
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旋卒起丁未盡乙巳在位凡
五十九年

東周自平王始遷至此共二十三王凡五百十五
年而亡
東周君初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桓公號西周
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又封其
公子班於鞏曰東周公而立長子曰西周公於是
二周分治迨赧王入秦秦昭襄王遷西周公於憚
狐聚今河南府城外而河南亡又七年莊襄王遷東周公
於陽人聚今河南汝州城西而洛陽之鞏亡周遂不祀
案周自赧王入秦又七年而秦滅東周自是
至秦王政之二十五年凡起丙午盡己卯天
下統者三十四年

附錄春秋諸國十有五　初周封五等諸侯
凡千八百國其見於經傳者百二十有四然
史記列之世家有年表者十有五國也今從
之

魯姬姓周公旦封國也始魯公伯禽十三世至隱
公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世又歷
悼元穆共康景平文頃九君至報王入秦之又
七年王子爲楚所滅凡三十四君有國八百七
十四年魯國今山東兗州府

衛姬姓康叔封國傳三十六君至秦二世元年始
廢有國九百五年衛國今河南衛輝縣

晉姬姓唐叔虞封國二十二世至文公晉始霸周
安王二十六年乙巳韓趙魏分其地晉亡凡三
十八君有國七百三十五年晉國今山西太原府

曹姬姓曹叔振鐸所封也周敬王之二十二年癸
卯宋滅之凡三十五君有國六百三十六年曹國
今山東曹州府境

蔡姬姓蔡叔度所封迄周貞定王之二十二年癸
巳楚滅之凡二十五君有國六百七十六年蔡國
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境

鄭姬姓周厲王少子友封國也傳二十三君滅於韓周烈王元年丙午也有國四百三十三年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燕姬姓召公奭封國也傳三十世至獻公獻公十七年周元王之元年也入戰國燕國今順天府薊州境吳姬姓泰伯既三以天下讓遂與其弟仲雍君吳傳三世至周章武王求得之卽以吳爲封國凡十四傳至壽夢始與諸侯通又六世至夫差滅於越時周元王之三年也吳凡二十一君有國六百五十年吳國今江南蘇州府吳縣

右爲周同姓之國八

皆伯爵吳子爵計同姓之國八

齊姜姓太公望封國也始呂伋十五世至桓公齊始霸又十四世至康公爲其大夫田和所篡時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齊凡三十君有國七百四十年齊國今山東青州府

陳嬀姓舜之後胡公所封國也周敬王四十二年楚滅之陳凡二十四君有國六百四十五年陳今河南陳州府

杞姒姓禹之後東樓公所封國也傳十九世至簡公楚滅之周貞定王之二十四年凡二十君有國四百三十三年鄭同

宋子姓商之後微子啟所封國也傳三十世至獻公獻公十七年周元王之元年也入戰國燕國今順天府薊州境

公宋始霸又十三世至王偃齊楚魏共滅之時周赧王之二十九年宋凡三十二君有國八百四十八年宋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境

秦嬴姓伯益之後傳世十九至非子周孝王封之秦僅附庸耳五世至襄公平王以討犬戎功始賜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又八世至穆公秦始霸又九世至厲公二年周元王之元年也入戰國今甘肅秦州有故秦城

楚羋姓初鬻熊爲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後至熊通僭稱王通五世至莊王楚始霸又七世至惠王惠王十九年周元王之元年也入戰國楚都郢今湖北荊州府

越姒姓少康之後國於會稽歷般至周慎五十餘世曰允常而越始大子句踐遂滅吳周元王之三十五年爲伯七世至無彊楚滅之周顯王之三十六年越國今浙江紹興府

右爲周異姓之國齊陳杞宋皆侯爵秦伯爵

楚越皆子爵計畏於之國七

附錄戰國七雄（平王後爲春秋後爲戰國）

燕獻公十七年爲周元王之元年七世至易王爲燕僭稱王之始時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又五傳至王喜秦滅之時秦王政二十五年也燕起始封訖亡凡四十二君有國九百一年（始封見前）

楚惠王十九年爲周元王之元年楚僭稱王至是已十三世又七世至懷王爲秦所執又四世至王負芻秦滅之時秦王政二十四年也楚起始封訖亡凡四十一君有國八百九十三年（始封見前）

齊田氏始周安王二十三年田和并齊而姜氏之齊絕和稱太公再傳至威王爲齊僭稱王之始時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又四世至王建凡七君有國一百五十八年

韓韓虔晉大夫韓厥之後其先與周同姓世爲晉卿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命虔爲諸侯後其先與晉君分其地是爲景侯（在今山西平陽）

趙趙籍晉大夫趙衰之後其先與秦共祖世爲晉卿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命籍爲諸侯後二十八年乙巳與韓魏共廢晉君分其地是爲烈侯（直隸廣平府）

魏魏斯晉大夫畢萬之後畢公高其祖也世爲晉卿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命斯爲諸侯後二十八年乙巳與韓趙共廢晉君分其地是爲文侯（在今河南開封府）

秦厲公二年爲周元王之元年厲公八世至孝公徙都咸陽傳孝文王爲秦僭稱王之始（時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四世至莊襄王納呂不韋所進邯鄲姬生子政是爲始皇帝乙卯嗣位訖於己卯二十五年韓

年間以次減薪俸銀燕明年庚辰滿還郎
帝位計房縣自縊於室莊襄王凡二十九世有
國五百二十四年

史銓卷一終

帝王世統考中

尋甸楊銘柱石輯輯

秦紀　起始皇帝庚辰盡二世甲午凡二帝十五年

始皇帝政姓呂氏冒姓嬴秦莊襄王之子嗣立二十五年滅六國并天下更號皇帝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以十月爲歲首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起庚辰盡辛卯在帝位凡十二年前二十五年天下遍三十七年葬驪山今陝西臨潼縣

二世皇帝胡亥始皇少子李斯趙高言矯詔殺

太子扶蘇而立之後爲高所弒起壬辰盡甲午在位凡三年　趙高既弒二世立扶蘇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討高夷其族沛公入關子嬰降距其立僅四十六日後爲項羽所殺秦亡

案秦亡於甲午當是時起兵稱王者曰楚陳勝初名涉二世元年與吳廣首舉兵伐秦國號張楚其臣莊賈弒之　曰趙武臣其將李良弒之　曰齊田儋田齊宗人也儋死田假自立後田榮逐假立儋子市　曰燕韓廣廣將趙人也兵敗於音邸自殺　曰趙公子咎咎兵敗於項梁　曰楚懷王孫心　曰韓公子成　曰魏公子咎　曰楚景駒　曰楚懷王　曰項梁　曰韓襄王孫　曰韓成　曰魏豹　曰河帝都盱眙後爲項羽所弒項梁立　曰齊田榮　曰齊王建　曰齊王田安　曰齊王田廣　曰齊王田市　曰燕王韓廣　曰燕王臧荼　曰燕王藏荼　曰燕王臧荼　曰燕王韓廣　曰燕王韓廣　曰燕王韓廣

復趙號而陳餘封代韓公子信成弟封韓凡十二國丁酉趙代皆滅於漢王七國戊戌齊亡滅於漢凡六國其後西楚項羽滅於漢燕臧荼滅於漢臨江共敖子驩降閩衡山吳芮長沙徙之皆以次亡盡自乙未以迄戊戌天下無統者四年

漢紀 漢都長安故亦曰西漢起高祖巳亥盡孺子嬰戊辰凡十二帝并呂后新莽帝更始甲申通二百三十一年去呂后稱制實二百八年

高祖姓劉氏名邦字季沛人秦二世元年壬辰以布衣起兵乙未入關滅秦巳亥滅楚乃即帝位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府起巳亥盡丙午在位凡八年前四年末一天下通十二年

惠帝盈高帝太子起丁未盡癸丑在位凡七年葬安陵今陝西咸陽縣

文帝恆高帝中子封於代諸呂既滅大臣迎而立之起甲寅在位凡二十六年改元二後元七

景帝啟文帝太子起乙酉盡庚子在位凡十六年改元三前元七中元六後元三葬陽陵今陝西高陵縣

武帝徹景帝中子漢初猶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帝即位改正建寅行夏時也始立年號起辛丑盡甲午在位凡五十四年改元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葬茂陵今陝西興平縣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起乙未盡丁未在位凡十三年改元二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葬平陵今陝西咸陽縣

宣帝詢初名病已史皇孫之子戾太子之孫其父武帝曾孫也初昭帝崩無嗣迎立昌邑王賀武帝孫二十七日淫戲無度霍光白太后廢以爲海昏侯乃迎帝立之起戊申盡壬申在位凡二十五年改元七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一葬杜陵今陝西西安縣

元帝奭宣帝太子起癸酉盡戊子在位凡十六年改元五初元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葬渭陵今陝西咸陽縣

成帝驁元帝太子於時王氏秉政權移外戚起己丑盡甲寅在位凡二十六年改元七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鴻嘉四永始四元延四綏和二葬延陵今陝西咸陽縣

哀帝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康子起乙卯盡庚申在位

凡六年。改元二（建平四。元壽二。）葬義陵。（今陝西咸陽縣）

平帝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興子。九歲即位。政出王莽。

卒爲所弒。起辛酉。盡乙丑。在位凡五年。改元始（葬康陵。今陝西咸陽縣）

孺子嬰。宣帝五世孫。廣戚侯勳子。年二歲。莽立之。居攝二年。遂篡。廢爲定安公。起丙寅。盡戊辰。凡三年。改元初始（一）。

新莽。王氏。孝元皇后。元帝兄子也。簒孺子嬰。篡漢。

建國號新。以十五月爲歲首。漢兵入長安。斬之。起己巳。盡壬午。篡位凡十四年。改元三（始建國五。天鳳六。地

更始帝聖公。景帝七世孫。春陵戴侯熊渠之曾孫也。

新市王匡（陳牧廖湛等）平林（陳牧廖湛等）兵起。立以爲主。後赤眉（樊崇等）賊皆朱其眉故名）立朱虛侯（高祖孫誅諸呂有功之後）劉盆子而帝亡。尋被殺。光武封爲淮陽王。起癸未。盡甲申。凡二年。（一作改元更始）

附錄 漢末竊據之國九

楚黎王秦豐據黎邱。光武遣朱祐討斬之

朔寧王隗囂據天水。子純降漢。伏誅

成公孫述據成都。稱帝。光武平之。

光武帝炟。劉氏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起庚子。凡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獻帝辛子。凡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年

魏帝丕。曹氏。武帝操之子。簒漢。

後漢起甲寅。都洛陽。改曰東漢。起光武帝乙酉。盡獻帝庚子。凡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蜀帝備。劉氏。景帝七世孫。涿郡涿縣人。起光武帝乙酉。盡

延康元年。（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葬順陵。（一作陵。今河南河南府。）

改元三（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葬順陵。（一作陵。今河南河南府。）

和帝肇。章帝第四子。起己丑。盡乙巳。在位凡十七年

淮南李憲據潁川稱帝。光武平之。

梁王劉永據睢陽稱帝。睢陽人斬永以降。子紆復稱梁王。睢陽人復斬之。降。

邯鄲王郎詐稱成帝子。據邯鄲稱帝。光武斬之。

西平王盧芳詐稱成帝曾孫。匈奴立爲漢帝。死。匈奴中

張步據東萊。劉永立爲齊王。光武斬之。

趙王劉盆子。立爲帝。光武降之。

後漢起甲寅。都洛陽。改曰東漢。起光武帝乙酉。盡獻帝庚子。凡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蜀帝備。劉氏。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起庚子。興復漢室。又稱帝於蜀。都成都。起己巳。盡章武三年。（建武三十一。建武中元二。

葬惠陵。（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起乙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起戊午。盡乙亥。在位凡十八年。

改元永平。葬顯陵。（今河南河南府）

章帝炟。明帝第五子。起丙子。盡戊子。在位凡十三年

改元三（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葬順陵。（一作陵。今河南河南府。）

和帝肇。章帝第四子。起己丑。盡乙巳。在位凡十七年

改元二永元十六年 葬慎陵今河南府
殤帝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鄧太后臨朝計丙午在
位一年 改元延平葬康陵今河南府
安帝祜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孫也年十三而立鄧后
猶臨朝起丁未盡乙丑在位凡十九年 改元五永初
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 葬恭陵今河南府
順帝保安帝太子初廢爲濟陰王安帝崩閻太后立北

鄉侯懿未幾薨中常侍孫程等奉帝立之宦官與后
族擅權終漢之亡遂不可復制起丙寅盡甲申在位
凡十九年 改元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 葬憲陵今
沖帝炳順帝子二歲卽位梁太后臨朝政全歸大將軍
梁冀繼渤海王鴻之子章帝五世孫梁太后立之年九
質帝繼渤海王鴻之子章帝五世孫梁太后立之年九
歲爲冀所弒計丙戌在位一年 改元永嘉葬懷陵今河南府
桓帝志翼吾侯襲之子章帝曾孫梁太后立之起丁亥
盡丁未在位凡二十一年 改元七建和三和平一
永壽三延熹九永康一 葬宣陵今河南府
靈帝宏解瀆亭侯萇之子章帝五世孫竇太后立之起
戊申盡己巳在位凡二十二年 葬慎陵今河南府
六中平六 葬文陵今河南府

昭烈帝姓劉氏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中山靖王勝景帝
子之後初并巴蜀克漢中稱漢中王曹丕篡漢乃卽
皇帝位於武擔山名在今成都府西之陽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府起辛
丑盡壬寅在位凡三年 改元章武葬惠陵今成都府西
後帝禪昭烈太子魏兵入蜀帝出降魏廢爲安樂公皇
子北地王諶死之蜀漢亡起癸卯盡癸未在位凡四
十一年 改元四建興十五延熙二十炎興二 葬禪陵
案山陽之廢後漢已亡而朱子於曹魏不以
正統予之則炎劉一綫其在後帝癸未以前
固非曹氏之所得而爭也自此至晉一天下

起甲申訖己亥天下無統者凡十六年

三國魏　五主四十六年　魏有中原地

魏主丕姓曹氏魏王操之子操卒丕嗣篡漢稱帝始都鄴今河南彰德府繼遷洛陽今河南府起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盡漢後帝延熙四年丙午凡七年

改元黃初

魏主叡丕子起漢後帝建興五年丁未盡後帝延熙二年己未凡十三年　改元三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魏主芳叡養子初封齊王既立曹爽專政後司馬師廢以爲邵陵公起漢後帝延熙三年庚申盡延熙廿年丁巳凡十八年　改元正始九嘉平五

十七年癸酉凡十四年　改元二正始九嘉平五

魏主髦操曾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初封高貴鄉公司馬師立之既而師弟昭秉政髦勒兵誅昭兵敗爲所弒起漢後帝延熙十八年甲戌盡後帝景耀三年己卯凡六年　改元二正元二甘露四

魏主奐操曾孫燕王宇之子初封常道鄉公司馬昭立之後爲昭子炎所篡廢爲陳留王季漢之亡奐

景元四年也起漢後帝景耀四年庚辰盡乙酉凡六年　改元二景元四咸熙二

三國吳　四主五十九年　吳有荆揚二州及交州地

吳主權姓孫氏堅老子初因漢末代領兄策之眾據江東稱帝拒魏都武昌今湖北武昌府徙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起漢獻帝建安十三太元一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壬寅盡後帝延熙十四年辛未凡三十年　改元五黃武七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太元一

吳主亮權子初封侯官侯十歲嗣位以謀誅孫綝反爲所廢起漢後帝延熙十五年壬申盡景耀元年丁丑凡六年　改元二建興二太平二

吳主休權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孫琳立之起漢後帝景耀五年壬戌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凡六年　改元永安

吳主皓權孫初封烏程侯後降於晉起甲申盡庚子凡十七年　改元八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皇三天册一天璽一天紀四

晉紀　晉自司馬炎庚子平吳始一天下至愍帝爲漢劉聰所弒起武帝庚子盡愍帝丙子凡四帝三十七年

武帝姓司馬氏名炎懿孫河內溫縣人也其纂魏以魏主奐咸熙二年至平吳之歲庚子始一天下都洛陽今河南府三傳至愍帝爲劉聰所廢而東晉興武帝起庚子盡己酉凡十年　前十五年未一天　改元三泰始十年

十咸寧五年　葬洛陽陵今河南洛陽縣
太康十年　葬洛陽陵今河南洛陽縣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昏愚不能任事變難蜂起後因食餅中毒崩或云司馬越鴆殺之起庚戌盡丙寅在位凡十七年　改元永康永寧太安永興光熙
太陽陵今河南洛陽縣
懷帝熾武帝第三十五子劉曜石勒等入寇陷洛陽執帝去廢以爲會稽公卒爲所弒起丁卯盡壬申在位凡六年　改元永嘉
愍帝鄴武帝孫吳王晏之子惠帝既爲劉聰所弒乃即位於長安遷長安爲南陽隆聰又弒之起癸酉盡戊戌在位凡四年　改元建興
東晉紀　懷愍既亡五姓相劉淵後趙石勒燕慕容皝秦苻堅後秦姚萇
雲擾元帝中興江左故曰東晉起元帝丁丑盡恭帝庚申凡十二帝一百四年
元帝名睿司馬懿曾孫琅琊王覲之子或云覲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帝猶冒姓司馬愍帝既遇害時帝居江表今江南民思晉咸往歸之遂即位都建業即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起丁丑盡壬午在位凡六年　改元建武太興永昌
建武平泰興葬建平陵今江南上元縣
明帝紹元帝太子起癸未盡乙酉在位凡三年　改元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初封琅邪王劉裕立之卒爲所篡廢以爲零陵王居秣陵（今江南上元縣）使人弒焉晉亡起己未盡庚申在位凡二年（改元元熙葬沖平陵今江南上元縣）

附錄兩晉割據之國十有六

成起李雄傳班壽勢勢改號漢降於桓溫遂亡計自雄據成都時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也其亡以東晉成帝咸和三年丁未僭國四十四年

前趙起劉淵據平陽國號漢傳和聰曜凡三世曜改稱趙是爲前趙勒滅之計自淵稱漢王時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也其亡以東晉成帝咸和三年丁未僭國四十四年

據中山稱帝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也其亡以安帝元興三年丁未僭國二十二年

後趙起石勒傳虎世遵鑒及冉閔慕容儁滅之計自勒據襄國稱趙王時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己卯也其亡以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僭國三十四年

前燕起遼東公慕容廆傳皝暲三世苻堅滅之計自皝據薊稱燕王時東晉成帝咸康七年辛丑也其亡以帝奕太和五年庚午僭國三十年

後燕起姚弋仲傳襄興泓滅於宋主劉裕計自襄叛晉降燕時東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也其亡以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巳僭國六十四年

西燕起慕容沖傳永慕容垂滅之計自沖稱帝入長安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也其亡以太元十九年甲午僭國十年

後燕起慕容垂傳寶盛熙高雲篡之遂亡計自垂據中山稱帝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也其亡以安帝元興三年丁未僭國二十二年

馮跋弒高雲自立仍襲燕號是爲北燕始東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傳弟宏元魏滅之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僭國三十八年

南燕起慕容德傳其兄子超劉裕滅之計自德稱帝滑臺時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也其亡以義熙元年乙巳也

前涼起張軌傳寶茂駿重華曜靈祚元靚天錫苻堅滅之計自駿始稱王時東晉穆帝永和元年乙巳也其亡以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僭國三

十二年 通計前後凉州之
歲總七十五年
後凉起呂光傳紹篡隆姚興滅之計自光始降凉
州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也其亡以宋武
帝元興二年癸卯僭國十九年
西凉起李暠傳歆恂二世蒙遜滅之計自暠稱凉
公時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也其亡以宋武
帝永初元年庚申僭國二十一年
北凉起沮渠蒙遜傳其子牧犍爲元魏所滅先是
蒙遜據張掖凉號建康公蒙遜篡之遂稱王時東
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也其亡以宋文帝元嘉
二年篡晉稱帝都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起庚申盡王戌凡
南朝宋 凡八主六十年
宋武帝姓劉氏名裕小字寄奴彭城人以恭帝元熙
三年 改元永初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爲徐羡之等所弒起癸亥盡甲
子凡二年 改元景平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義符既廢徐羡之等迎立之
後爲其太子劭所弒起甲子盡癸巳凡三十年
改元元嘉○前一年即景平二年
孝武帝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討逆劭誅
之遂即位起甲午盡甲辰凡十一年 改元二孝建
三大明八
廢帝子業孝武帝子爲壽寂之所弒乙巳一年景和
十七年
夏赫連勃勃傳子昌弟定爲元魏所滅計自勃

明帝惑文帝第十二子起乙巳盡壬子凡八年　改元二　大始七泰豫一　○前一年即景和元年

昱明帝子蕭道成廢之稱後廢帝起癸丑盡丁巳凡五年　改元一　元徽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所立旋廢之而受其禪宋亡起丁巳盡己未凡三年　改元二　昇明○前一年即元徽五年

南朝齊　凡七主二十四年

齊高帝姓蕭氏名道成南蘭陵人以順帝昇明三年簒宋稱帝都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起己未盡壬戌凡四年

武帝賾高帝子起癸亥盡癸酉凡十一年　改元一　永明

昭業武帝孫改元隆昌蕭鸞廢以爲海陵王又弒之鸞其弟昭文改元延興復廢以爲東昏侯弒之起甲戌盡戊寅凡五年　改元二　延興一○前一年

遂自立總甲戌一年

明帝鸞始安貞王高帝弟道生子起甲戌盡戊寅凡五年　改元二　建武四永泰一○前一年即延興元年

寶卷明帝第二子蕭衍廢以爲東昏侯弒之起己卯盡辛巳凡三年　改元一　永元

和帝寶融明帝第八子蕭衍所立旋廢之而受其禪

齊七起辛巳盡壬午凡二年　改元一　中興○前一年即永元三年

南朝梁　凡四主五十六年

梁武帝姓蕭氏名衍南蘭陵人以和帝寶融中興二年簒齊稱帝都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後爲侯景所逼憂憤而殂起壬午盡己巳凡四十八年　改元七　天監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太清三○前一年即中興二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爲侯景所弒起庚午盡辛未凡二年　改元一　大寶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誅景即位於江陵起壬申盡甲戌凡三年　改元承聖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陳霸先所立旋廢之而受其禪時後梁宣帝詧猶在江陵此也起乙亥盡丁丑凡三年　改元二　紹泰太平二

附後梁　凡三主三十三年

宣帝詧武帝孫昭明太子統之子也初封岳陽王臺城既陷詧附於魏與湘東王繹日相攻既而魏使于謹襲執元帝害之詧遂稱帝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時王僧辯陳霸先已奉晉安王方智立於建康是爲敬帝未幾陳霸先篡梁詧即位之三年丁丑也起乙

亥盡辛巳凡七年　改元大定

明帝諱寶晉元帝第三子起壬午盡乙巳凡二十四年

改元天保

琮明帝長子弈陳隋文帝滅之稱莒國公起丙午盡

丁未凡二年　改元廣運

南朝陳　凡五主三十三年

陳武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人以敬帝太平二年篡

梁稱帝都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起丁未盡己卯凡三年

改元永定其始丁丑一年猶屬梁敬帝太平二年

文帝蒨武帝兄子起庚辰盡丙戌凡七年　改元二

天嘉六年

伯宗文帝子爲安成王頊所廢起丁亥盡戊子凡二

年　改元光大

宣帝頊文帝弟卽安成王也起己丑盡壬寅凡十四

年　改元太建

後主叔寶宣帝長子隋文帝廢以爲長城公陳亡起

癸卯盡戊申凡六年　改元二至德三禎明三

右南朝四主武帝盡陳後主總二百六十

八年

北朝魏　凡十三傳而分爲東西魏東魏一傳

西魏三傳共三百七十二年

魏道武帝姓拓跋氏名珪代王什翼犍之孫以東晉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僭號稱元改國曰魏已

卯稱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爲清河王紹所弒

起是年盡東晉安帝義熙四年戊申凡二十三年

改元登國十皇始二天興六天賜五

明元帝嗣道武帝子初封齊王討逆紹誅之乃卽位

東晉恭帝之元熙二年庚申東晉亡時帝泰常五

年也起東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盡癸亥凡十五

年　改元二永興五神瑞泰常八

太武帝燾明元帝子中常侍宗愛弒之起甲子盡辛

卯凡三十八年　改元六始光四神䴥四延和三

太平眞君十一

延和

文成帝濬太武帝長孫初宗愛旣弒太武遂立南安

王余旣而復弒之於是羣臣立帝宗愛伏誅起壬

辰盡乙巳凡十四年　改元六四興安二興光一

安五和平六

獻文帝弘文成帝子起丙午盡庚戌凡五年　改元

二天安一

皇興四

孝文帝宏獻文帝子始改姓元氏徙都洛陽今河南河南府

起辛亥盡己卯凡二十九年　改元三延興五承

明一太和

宣武帝恪孝文帝子起庚辰盡乙未凡十六年　改

元四景明四正始四
永平四延昌四

孝明帝詡宣武帝子母胡后淫穢帝不能制卒爲所

鴆起丙申盡戊申凡十三年　改元四熙孕二神

五孝昌三正光六
四

孝莊帝子攸彭城王勰子也初胡后既殺孝明帝及

迎臨洮王寶暉子釗立之是爲幼主既而爾朱榮

引兵渡河弒后及幼主而立帝卒爲榮子爾朱兆

所弒起戊申盡庚戌凡三年　改元永安○前一
年卽孝明帝

孝昌四年

節閔帝恭廣陵惠王羽之子初爾朱世隆起兵共推

長廣王晃爲主改元建明既而以晃疎遠乃廢之

而立帝時高歡據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復推章

武王融之子朗立之改元中興尋亦廢之歡既入

洛陽四節閔於崇訓寺明年遇弒起辛亥盡壬子

凡二年　改元普泰

孝武帝修廣平武穆王懷之子初封平陽王高歡立

之帝懼歡之逼乃西入關就宇文泰泰酖之而立

南陽王寶炬是曰西魏當帝之入關也歡復立孝

文帝之孫善見是曰東魏蓋魏自是始分爲二帝

起壬寅盡甲寅凡五十三年　改元天平四興和四武定八○前一年卽永熙三前一年卽節閔帝

東魏

孝靜帝善見清河王亶第高歡立之於鄴今河南彭德府後

爲歡子高洋所篡東魏亡起甲寅盡庚午凡十七

年　改元四天平四元象二興和四武定八○
後一年卽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

西魏

文帝寶炬華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立之於

長安今陝西西安府起乙卯盡辛未凡十七年　改元大統

廢帝欽文帝子爲宇文泰所廢尋弒之起壬申盡癸

酉凡二年不改元

恭帝廓廢帝子宇文泰立之復姓拓跋氏卒爲泰子

覺所弒西魏亡起甲戌盡丁丑凡四年不改元

北朝齊　凡六主五十八年

齊文宣帝炟高氏名洋歡子以孝靜帝武定八年篡

東魏而立都鄴今河南彭德府起庚午盡己卯凡十年

改元天保○前一年卽
魏武定八年

廢帝殷文宣帝長子承常山王演廢之而自立庚辰一

年卽改元乾明

孝昭帝滐卽常山王歡第六子。文宣母弟也起庚辰盡辛巳凡二年。改元皇建。○前一年卽

武成帝湛歡第九子。孝昭母弟起辛巳盡乙酉凡五年。改元二大寧一。河清四。○前一年卽孝昭帝殷乾明元年。

後主緯武成帝長子。周師至傳位於太子恆。後併于周。起丙戌凡十二年。改元三天統五武平六隆化一。○前一年卽武成帝河清四年。

幼主恆後主長子。獲於周與後主同還害晉亡丁酉盡戊申凡一年。改元承光。

北朝周 凡五主二十五年。

周孝閔帝姓宇文氏名覺泰第三子。以恭帝四年。篡西魏而立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府。兄子護弒之丁丑盡庚辰。不改元。卽恭帝四年也。

明帝毓泰長子。宇文護之旋爲所弒起丁丑盡庚辰。凡四年。無年號。○前一年卽孝閔帝元年。

武帝邕泰第四子。卽位誅宇文護復兩兄之讎起辛巳盡戊戌凡十八年。改元四保定五天和六。建德六。宣政一。

宣帝贇武帝子。已亥一年。改元大成。

靜帝闡宣帝子。爲楊堅所篡周亡起已亥盡辛丑凡三年。改元二大象二。大定一。○前一年卽宣帝大成元年。

石北朝三起魏道武帝丙戌。時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也又三十五年東晉亡當魏明元帝之泰常五年庚申盡周靜帝辛丑總一百九十六年

案自劉裕篡晉以迨隋興起辛酉盡戊申六下。無統者二百六十八年靜帝辛丑隋始篡周至己酉入陳乃一天下。

帝玉世統考下　　尋甸楊銘杜石臣輯

隋紀　起文帝已酉盡恭帝己卯凡四帝三十一年

文帝姓楊氏名堅華陰人也初封隨公其篡周以靜帝大定元年辛丑至平陳之歲己酉乃一天下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府）起己酉盡甲子在位凡十六年（前八年南北未一通二十四年）改元三（開皇二十仁壽四）葬壽一（作陵今陝西泰陵武功縣）

煬帝廣文帝第二子弒其父而自立唐公李淵兵起克

長安立代王侑爲帝而遥尊帝爲太上皇帝（時帝在江都）

其後宇文化及弒之起己丑盡丁丑凡十三年　改元大業（葬江都雷塘江都今爲縣屬江南揚州府）

恭帝侑煬帝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所立旋廢以爲鄭國公而受其禪起丁丑盡戊寅在位凡二年（改元義寧○前一年即煬帝大業十三年）

恭帝侗侑弟初封越王煬帝凶問至東都王世充立之卒爲所弒隋亡起戊寅至己卯在位凡二年　改元皇泰○前一年即侑義寧二年

附錄隋唐間竊據之國十有五

鄭王世充既弒恭帝侗遂據東都稱帝凡三年降於唐

楚朱粲據漢南稱帝凡二年降於唐

楚林士宏據鄱陽稱帝凡七年衆散國亡

魏李密先同楊元感起兵黎陽時大業九年癸酉及元感敗死丁丑密略取河南諸郡自號魏公明年降於唐後以叛誅

定揚劉武周初突厥立以爲定揚可汗尋稱帝凡四年唐討之敗死

梁梁師都據朔方稱帝凡十二年唐討平之

秦薛舉據隴西稱帝傳子仁杲降於唐

梁蕭銑據巴陵稱帝凡五年降於唐

夏竇建德據河北自號長樂王凡四年爲唐所禽

涼李軌據河西稱帝凡二年唐滅之

梁沈法興據毘陵稱梁王凡四年爲李子通所襲走死

吳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凡三年爲唐所執國亡

漢東劉黑闥竇建德將也竇亡據山東稱漢東王凡二年唐滅之

煬高開道據北平稱王凡三年其部將殺之
宋輔公祏據淮南稱帝凡三年唐滅之
案戊寅鄱公之廢隋祚已亡然而皇泰紀元
東都猶帝厥後羣雄四起瓜剖豆分唐室雖
興海內猶未一也起戊寅迄癸未蓋天下無
統者六年
唐紀起高祖甲申盡哀帝丁卯凡二十帝二百
八十四年
高祖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人仕隋襲父爵封唐公
值煬帝無道起兵太原既受隋禪仍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府）

蓋始受命於戊寅之年逮削平羣雄海宇混一實惟
甲申今起甲申盡丙戌凡三年　改元武德。（前六年未一天下通）
葬獻陵（今陝西三元縣）
太宗世民高祖第二子唐有天下皆本太宗其後高祖
立長子建成爲太子建成不自安謀害太宗於是太
宗以兵殺建成高祖乃立太宗爲太子至是傳位起
丁亥盡己酉在位凡二十三年　改元貞觀葬昭陵（今陝西醴泉縣）
高宗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以謀反廢遂
立之起庚戌盡癸未在位凡三十四年　改元十四
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二乾封二總章二咸亨
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耀一永淳一弘
道一葬乾陵（今陝西乾州）

武氏聖高宗后太宗才人也高宗崩中宗哲立甫踰
月后廢之臨朝稱制既而遷帝於房於均遂改國
號曰周立武氏七廟計始中宗嗣聖元年甲申訖
神龍元年乙巳凡竊據滿亂者三十一年乃死
改元士三光宅一垂拱四永昌一天授二如意一長壽二延載一天册萬歲二萬歲通天一神功一聖曆三久視一長安四
中宗哲高宗子既立爲武后所廢三十二年乃復辟卒
爲韋后所弒起乙巳復辟盡庚戌凡六年（通武后竊位之二十一年）
睿宗旦中宗母弟初武后廢中宗而立之建元文明旋
又廢之遷中宗復辟進封相王及韋后既弒中宗矯
詔立溫王重茂於是臨淄王隆基（相王子）起兵討韋氏
迎相王旦復位即睿宗也明年禪位於元宗起辛亥
盡壬子凡二年（始二年即中宗嗣聖元年甲申復位之年即中宗景龍四年庚戌逼在位四年）　改元三文明一景雲二太極四　葬橋陵（今陝西蒲城縣）
元宗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其受內禪以太極元年後值
安祿山之亂奔蜀起王子盡丙申在位凡四十五年
改元三先天二開元二十九天寶十五葬泰陵（今陝西蒲城縣）

肅宗亨元宗第三子祿山之亂受命東征元宗既幸蜀因卽位靈武起丙申盡壬寅在位凡七年元年卽元年改元四至德二載上元二年寶應一年改元一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歷十四年乾元二年葬元陵今陝西富平縣

代宗豫肅宗太子起癸卯盡己未在位凡十七年改元一永泰一年葬建陵今陝西醴泉縣

德宗適代宗太子起庚申盡乙酉在位凡二十六年改元三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一年葬崇陵今陝西亭化縣

順宗誦德宗太子病風且瘖傳位太子純乙酉一年改元一永貞一卽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也葬豐陵今陝西富平縣

憲宗純順宗太子宦官陳宏志弒之起丙戌盡庚子在位凡十五年改元元和葬景陵今陝西蒲城縣

穆宗恒憲宗第三子起辛丑盡甲辰在位凡四年改元長慶葬光陵今陝西蒲城縣

敬宗湛穆宗長子中官劉克明等弒之起乙巳盡丙午在位凡二年改元寶慶葬莊陵今陝西三原縣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宦者王守澄立之後倚李訓鄭注圖中官遂有甘露之變起丁未盡庚申在位凡十四年改元二太和九開成五葬章陵今陝西富平縣

武宗炎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崩宦官仇士良廢太子成美而立之起辛酉盡丙寅在位凡六年改元二會昌六葬端陵今陝西三原縣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初封光王武宗疾革宦官馬元贄迎立之起丁卯盡己卯在位凡十三年改元大中

懿宗漼宣宗長子初封鄆王宣宗疾篤以第三子夔王滋屬中官王歸長及崩中官王宗實殺歸長而立帝起庚辰盡癸巳在位凡十四年改元咸通葬簡陵今陝西咸陽縣

僖宗儇懿宗第五子宦官劉行深等所立黃巢之亂奔鳳翔逾年還京而崩起甲午盡戊申在位凡十五年改元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啟三文德一葬靖陵今陝西乾州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宦官楊復恭迎立之後爲朱溫所弒起己酉盡甲子在位凡十六年改元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葬和陵今河南偃師縣

昭宣帝祝昭宗第九子朱溫篡廢以爲濟陰王旋弒之起乙丑盡丁卯在位凡三年仍稱天祐葬溫陵今河南開封府

哀帝柷昭宗第九子朱溫篡廢以爲濟陰王旋弒之起戊辰盡己巳在位凡二年改元二天祐四開平四乾化二葬哀陵今河南開封府

梁主朱晃唐賜名全忠後更名晃碭山人以哀帝天祐四年丁卯篡唐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其子友珪弒之起庚午盡丁卯在位凡六年改元二開平四乾化二

末帝瑱溫第三子初名友貞詠友珪自立後滅於唐
起癸酉盡癸未凡十二年 改元三 仍稱乾化二 貞明六 龍德
三

五代唐 凡四主三姓十四年

莊宗名存勗其先居沙陀以朱邪爲姓唐懿宗時祖
赤心以討龐勳功賜姓李父克用以功進爵晉王
憤唐之亡誓與梁抗至是滅之都洛陽今河南府起
癸未盡丙戌凡四年 改元同光

明宗嗣源本名邈佶烈克用養子也莊宗爲伶人郭
從謙所弒嗣源討之遂即位起丙戌盡癸巳凡八

年 改元二天成 仍稱長興四○前

愍帝從厚明帝第卽位五月潞王從珂反奔衞州旋
爲從珂酖死甲午一年 改元應順

從珂本姓王氏明宗養子石敬瑭以契丹兵攻之自
焚死起甲午盡丙申凡三年 改元清泰○前二

廢帝重貴敬瑭兄子爲契丹所滅起癸卯盡丙午凡四年
改元開運

五代漢 凡二主四年

漢主劉智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後唐明宗壻也父事契丹以
晉陽軍士推智遠爲帝徙都汴今河南開封府起丁未盡
戊申凡二年 改元乾祐

永祚智遠第二子郭威弒之起己酉盡庚戌凡二年
仍稱乾祐

五代周 凡三主三姓十年

周主郭威篡漢都汴今河南開封府起辛亥盡甲寅凡四年
改元二顯德

世宗榮本姓柴氏父守禮其姑爲周主后榮幼從之
故威以爲己子起甲寅盡己未凡六年 仍稱顯德
卽威之四年也

恭帝宗訓世宗第四子宋篡之封爲鄭王以奉周祀
庚申一年不改元

右五代起朱溫盡周恭帝總二十三年

案五季之衰可謂極矣凶穢如朱溫闢葺如
石晉而亦稱天下主豈不異哉此廣平宋寘
論所以有黜朱梁紀年之論與圖也其圖曰

唐亡丁卯後以晉(李克用)岐(李茂貞)淮南(吳楊行密)吳(楊渥)之仍稱天祐者繫年始五年戊辰終二十年癸未而岐亡後卽以唐莊宗同光紀元繼之人心之惡梁如此其甚耶蓋自朱溫旣篡迄宋祖平江南之歲起戊辰盡乙亥天下無統者六十七年

附錄唐宋間割據之國十

吳起楊行密以唐淮南節度使封吳王朱溫弒昭宗行密憤而卒傳子渥爲徐溫所弒立其弟隆演隆演卒弟溥嗣後禪於李昇爲南唐當梁之篡也渥仍稱天祐四年自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訖丁酉吳亡凡四世四十六年

南唐起李昇始爲徐溫養子名知誥及受吳禪復姓李更名昇傳子璟璟殂子煜嗣後降於宋國亡始自丁酉昇稱帝訖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凡三世三十九年

蜀起王建以西川節度使封蜀王唐亡遂稱帝改號武成傳子宗衍後唐莊宗滅之始自唐昭宗大順二年辛亥建克成都訖乙酉蜀亡凡三世三十五年

後蜀起孟知祥以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師蜀未幾稱帝傳其子昶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滅之凡二世四十年

楚起馬殷爲武安軍留後唐亡梁封以爲楚王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南唐李璟滅之始自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訖辛亥凡六世五十六年

閩起王審知以唐昭宗乾寧四年代其兄潮爲福建觀察使唐亡梁封以爲閩王傳延翰延鈞繼鵬延曦延政乙巳南唐李璟滅之始唐丁巳至此凡六世四十九年

吳越起錢鏐以昭宗景福二年癸丑鎮撫兩浙賜爵越王後更吳王梁末帝時封吳越王傳元瓘宏佐俶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以地來歸凡四世八十六年

南平起高季興爲勃海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改封南平傳從誨保勗繼沖降於宋時太祖乾德元年癸亥也凡五世三十九年

南漢起劉隱以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襲據廣州遂有南海之地傳襲初名巖玢晟鋹宋太祖開寶

四年辛未降之凡五世七十六年

北漢起劉崇以郭威殺其子贇憤後漢亡遂據河東稱帝傳承鈞繼恩繼元宋太宗降之國亡始自庚戌訖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凡四世三十年

宋紀　宋自江南平始一天下建隆改元之後海內尙七八國分爭也起太祖乙亥盡帝昺己卯凡十八帝三百五年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其受周禪以恭帝庚申又十五年乙亥乃定江南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至徽欽北狩

金人所逼乃禪位太子桓起辛巳盡乙巳在位凡二十五年

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嗣神后向氏立之後爲而南宋興太祖起乙亥盡丙子在位凡二年前十五年未一天下通十七年改元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葬永昌陵今河南鞏縣

太宗光義更名炅太祖母弟起丙子盡丁酉在位凡二十二年改元五太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前一年卽開寶九年葬永熙陵今河南鞏縣

眞宗恒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起戊戌盡壬戌在位凡二十五年改元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葬永定陵今河南鞏縣

仁宗禎眞宗第六子起癸亥盡癸卯在位凡四十一年改元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四康定一慶歷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葬永昭陵今河南鞏縣

英宗曙初名宗實濮王允讓子太宗曾孫也仁宗無子入嗣爲太子起甲辰盡丁未在位凡四年改元治平

神宗頊英宗長子起戊申盡乙丑在位凡十八年改元熙寧十元豐八葬永裕陵

哲宗煦神宗第六子起丙寅盡庚辰在位凡十五年改元三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葬永泰陵

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嗣神后向氏立之後爲金人所逼乃禪位太子桓起辛巳盡乙巳在位凡二十五年

欽宗桓徽宗長子金人陷京城以帝及太上皇並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而立張邦昌爲帝起丙午盡丁未在位凡二年改元靖康葬鞏洛之原

右宋九主都汴爲北宋

高宗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汴京既陷二帝北狩時王以奉使金軍行次濟州山東濟寧張邦昌遣使奉受命聖勸進乃卽帝位於南京今河南歸德府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誅邦昌是爲南宋起丁未盡壬午在位凡三十六年

改元三 建炎四紹興三十二年卽欽宗靖康二年前 葬永惠陵

孝宗眷初名伯琮賜名瑗秀安僖王偁次子太祖七世孫高宗無嗣立爲太子起癸未盡己酉在位凡二十七年改元三 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年 葬永阜陵

光宗惇孝宗第三子起庚戌盡甲寅在位凡五年 改元紹熙 葬永崇陵

寧宗擴光宗子起乙卯盡甲申在位凡三十年 改元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 葬永茂陵

理宗昀初名貴誠榮王希瓐子太祖十世孫初寧宗無子立沂王嗣子竑爲太子及崩史彌遠矯詔廢竑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 葬永穆陵

度宗禥初名孟啟福王與芮子理宗無子立爲太子起乙丑盡甲戌在位凡十年 改元咸淳 葬永紹陵

少帝㬎度宗第三子年四歲賈似道立之稱少帝理后謝氏臨朝元人入長安以帝及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起乙亥盡丙子在位凡二年 改元德祐

端宗昰度宗長子初封益王元兵既陷臨安以帝㬎北去帝奔閩卽位於福州後浮海至碉州在廣東吳川縣殂起丙子盡戊寅在位凡三年 改元景炎○前一年卽端宗景炎二年 葬永福陵

帝昺度宗第三子初封衛王陸秀夫立之於碉州遷厓山在廣東新會縣南九十里海中爲元兵所襲秀夫負帝赴海死宋亡起戊寅盡己卯在位凡二年 改元祥興○前一年卽端宗景炎三年

宋紀 卷三

古

右宋九主都臨安爲南渡

遼游牧先故鮮卑遙種也元魏時始號契丹 後陳稱遼 唐會昌克用稱唐天祐十三年丙 宋開保機乃稱帝都上京在遼東後至宋徽宗 實和六年甲辰爲金所滅凡九主三百十年

遼主德光阿保機第二子起丁亥盡丁未凡二十 年改元三天顯十會同十一

遼主阮初名兀欲德光兄子爲其子述軋所弒起戊申盡辛亥凡四年 改元天祿

遼主璟初名述律德光子也誅述軋遂自立起壬子盡宋太祖開寶二年己巳凡十八年 改元應

遼主賢阮次子 起宋太祖開寶二年庚午盡太宗

太平興國七年壬午凡十三年　改元二保寧乾亨

遼主隆緒賢子復號大契丹起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盡仁宗天聖九年辛未凡四十九年改元三統和二十開泰九太平十

遼主宗眞隆緒子起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盡仁宗至和二年乙未凡二十四年　改元二景福重熙二十

遼主洪基宗眞子起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盡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凡四十六年　改元五清寧九咸雍十大寧四太安十六壽昌十

遼主延禧洪基孫金滅之起宋徽宗崇寧元年壬午盡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凡二十四年　改元三乾統十天慶十保大四

金　金初號女眞當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稱帝都上京今遼東三萬衛其後滅遼復陷宋四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虞徽欽逼高宗南渡元世祖滅之凡九主二百二十年

金主姓完顏氏名阿骨打起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盡寧宗嘉定元年戊辰凡十九年　改元三明昌六承安五泰和八

金主永濟雍第三子起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盡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凡二十九年　改元三大安三崇慶二至寧一

金主珣璟庶兄起宋寧宗嘉定六年癸酉盡十六年癸酉凡五年　改元三貞祐四興定五元光二正大九天興二哀帝一

金主守緒珣從子起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盡二年丙申凡三年　改元二開興天興

金主晟初名吳乞買阿骨打弟起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盡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凡十二年　改元二天會十三

金主亶阿骨打孫其弟亮弒之起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盡十九年己巳凡十五年　改元三天會十三皇統九

金主亮亶弟弒亶自立後爲國人所殺起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盡三十年辛巳凡十三年　改元三天德四貞元三正隆五

金主雍初名褒吳乞買孫起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辛巳盡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凡二十九年　改元三大定二十明昌六承安五泰和八

金主璟雍孫起宋光宗紹熙元年庚戌盡寧宗嘉定元年戊辰凡十九年　改元三明昌六承安五泰和八

金主珣璟庶兄起宋寧宗嘉定六年癸酉盡十六年癸酉凡五年　改元三貞祐四興定五元光二正大九天興二哀帝一

金主守緒珣從子起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盡二年丙申凡三年　改元二開興天興

金主守緒珣子宋兵與元人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守緒
死焉國遂絶起宋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盡理
宗端平元年甲午凡十一年改元二正大八天興三

西夏　西夏出自拓跋氏至唐太宗貞觀時党
項以地來屬賜姓李爲夏州節度宋太宗時
繼捧以銀夏綏宥四州降賜名趙保忠其族
弟繼遷叛宋降契丹夏人之患始此其後雖
復降宋賜姓名趙保吉然不久復叛其子德
明遂稱帝宋南渡遒百年元乃滅之凡十主
一百九十年

夏主元昊一名曩霄德明子也始稱帝起宋仁宗
寶元元年戊寅盡慶歷八年戊子凡十一年
夏主諒祚元昊子起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盡英
宗治平四年丁未凡十九年
夏主秉常諒祚子起宋神宗熙寧元年戊申盡哲
宗元祐元年丙寅凡十九年
夏主乾順秉常子起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盡高
宗紹興九年己未凡五十三年
夏主仁孝乾順子起宋高宗紹興十年庚申盡光
宗紹熙四年癸丑凡五十四年

遼主純佑仁孝子起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盡寧
宗開禧二年丙寅凡十三年
夏主安全乾順孫廢其主純佑自立後降於元起
宋寧宗開禧三年丁卯盡嘉定四年辛未凡五
年
夏主遵勗李氏族子起宋寧宗嘉定五年壬申盡
十六年癸未凡十二年
夏主德旺遵勗子起宋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盡
理宗寶慶三年丙戌凡三年
夏主現德旺弟子元滅之宋理宗寶慶三年丁亥

也凡二年
元紀　元初號蒙古居烏桓之北世奉貢於遼金
當宋寧宗之開禧二年丙寅有名鐵木眞者稱
帝於斡難河在塞外滅乃蠻部是爲太祖宋理宗
寶慶三年丁亥滅夏已丑殂子窩闊台立是爲
太宗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滅金四傳至世祖至
元十六年已卯乃滅宋兹起世祖庚辰盡順帝
戊申凡八十九年
世祖姓奇渥温氏名忽必烈當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
始即位於開平立二十年乃滅宋一天下都燕京曰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世祖曾孫也英宗既爲鐵失等所弒帝以晉王甘麻剌之子入繼大統誅鐵失等起甲子盡戊辰在位凡五年 改元二泰定四致和一葬起輦谷

文宗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和世球之弟也初武宗以位傳仁宗約因次傳之和世球仁宗殂鐵木迭兒背約立英宗於是封和世球周王鎮海南後徙江陵及泰定帝殂燕帖木兒迎懷王入懷王鎮海南後徙江陵及泰定帝殂燕帖木兒迎懷王入大都襲位時周王已稱帝和寧之北圖帖睦爾迎之行次旺忽察都暴卒是則明宗也立前八月明宗既崩圖帖睦爾復卽位是爲文宗起己巳盡壬申在位凡四年

順帝妥歡帖睦爾周王和世球長子文宗殂時帝在靜江今廣西桂林府而弟懿璘質班以愛留大都故得立立月餘卒是爲寧宗於是迎立帝明兵至上都今直隸宣化府開平衛帝夜遁死於應昌宣化府清平鎮元亡起癸酉盡戊申在位凡三十六年 改元三元統二至元元六至正二十八葬起輦谷

附錄元明閒僭竊之國六

宋韓林兒潁州劉福通所立以至正十一年辛卯起兵十五年乙未稱帝亳州改元龍鳳二十六年丙午降於明

天完徐壽輝稱帝蘄水改元治平時至正十一年辛卯也二十年庚子其將陳友諒弒之

夏張士誠以至正十三年癸巳據高郵稱王旋入平江二十七年丁未明太祖克之

漢陳友諒既弒其主徐壽輝稱帝改元大義國號漢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明太祖伐之敗死其子理立於武昌明年甲辰降

蜀明玉珍亦天完將也至正十七年丁酉據成都二十三年稱帝改元天統國號夏二十六年丙午卒子昇立明洪武四年湯和平之

閩方國珍以至正八年戊子起兵海上二十七年
丁未降明
明紀　起太祖戊申盡莊烈帝甲申凡十六帝三
百七十七年
太祖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江南句容人當元政不綱
盜賊蜂起以布衣從郭子興起滁遂代元而有天下
至元十六年丙申克金陵（今江南江寧府）遂定都焉十二年
朔以次削平諸僭亂元帝北走乃建號明起戊申盡
戊寅在位凡三十一年　改元洪武葬孝陵（今江南省江寧府）

惠宗帝允炆太祖太孫太子標之子燕王棣反帝遜國
出亡起己卯盡壬午在位凡四年　改元建文
成祖棣太祖第四子封於燕建文四年舉兵反號曰靖
難金川門破建文帝出亡遂卽位徙都燕（今順天府）起癸
未盡甲辰在位凡二十二年　改元永樂葬長陵
仁宗高熾成祖長子乙巳在位一年　改元洪熙葬獻陵
宣宗瞻基仁宗長子起丙午盡乙卯在位凡十年　改
元宣德葬景陵（今順天府昌平州）
英宗祁鎮宣宗長子也先入寇帝用宦者王振言親征
師潰土木也先以帝北去於時帝弟郕王監國遂卽
位是爲景帝明年英宗還居於南宮又七年復辟起

丙辰盡己巳凡十四年又起復辟丁丑盡甲申凡八
年前後合二十四年　改元二正統十四天順八　葬裕陵
景皇帝祁鈺宣宗子英宗弟英宗復辟廢帝仍爲郕王
起庚午盡丙子在位凡七年　改元景泰葬金山
憲宗見深英宗長子起乙酉盡丁未在位凡二十三年
改元成化葬茂陵
孝宗祐樘憲宗長子起戊申盡乙丑在位凡十八年
改元弘治葬泰陵（今順天府昌平州）
武宗厚照孝宗長子起丙寅盡辛巳在位凡十六年
改元正德

世宗厚熜興獻王子憲宗孫也武宗崩無嗣皇太后以
遺詔迎立之其後議禮獄興遂至稱孝宗以皇伯而
興獻帝之主祔廟列武宗上過矣起壬午盡丙寅在
位凡四十五年　改元嘉靖葬永陵（今順天府昌平州）
穆宗載垕世宗子起丁卯盡壬申在位凡六年　改元
隆慶葬昭陵
神宗翊鈞穆宗子起癸酉盡庚申在位凡四十八年
改元萬歷葬定陵
光宗常洛神宗子在位一月崩庚申一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後神宗葬慶陵
一月卽以是年爲泰昌元年葬慶陵

熹宗由校光宗子起辛酉盡丁卯在位凡七年　改元天啟葬德陵

莊烈帝由檢光宗子熹宗弟李自成犯闕帝殉社稷死　焉明亡起戊辰盡甲申三月在位凡十七年　改元崇禎

雲南叢書史部

讀史論畧上　無錫杜　詔紫綸原本　尋甸楊銘柱石氏輯

朱子　薦　因司馬氏　光　通鑑作綱目上起戰國下終五代

凡千三百六十有二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終周世宗顯德六年自宋而下以迄明末又六百八十有五年起宋太祖建隆元年終明懷宗崇禎十七年其一統者八曰秦始皇姓嬴氏實姓呂名政寅武帝司馬炎曰隋高祖楊堅曰唐高祖李淵曰宋太祖趙匡胤曰元世祖姓奇渥温名忽必烈曰明太祖朱元璋偏安者十有二曰蜀漢昭烈帝劉備曰東晉元帝司馬睿曰宋高祖劉裕曰齊高祖蕭道成曰梁武帝蕭衍曰陳高祖陳霸先曰後梁太祖朱温曰後唐莊宗李存勗曰後晉高祖石敬瑭曰後漢高祖劉知遠曰後周太祖郭威曰南宋高宗趙構

劉據者三十六蜀漢時曰魏晉南北朝曰隋唐曰五代曰宋遼金元曰明

開曰二趙劉淵初稱漢至劉聰改稱趙曰三秦前秦苻堅據平陽後趙石勒據襄國後秦姚萇伐仲據長安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曰五涼呂光據姑臧稱後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李暠據敦煌稱西涼沮渠蒙遜滅之據姑臧稱北涼曰四燕慕容皝據遼東稱前燕慕容垂據中山稱後燕馮跋據龍城稱北燕慕容德據廣固稱南燕慕容暐據鄴稱西燕蜀李特據成都稱成漢李特之據昌黎曰馮跋李雄之據阿房曰成據蜀曰

夏赫連勃勃北朝曰後魏鮮卑拓跋珪據有中原後改姓元氏曰東魏善見據鄴曰北齊高洋篡魏

晉元炽安帝司馬德宗時曰遵始於完顏阿骨打都燕慎其閒治亂興

知洋據西川曰南漢劉隱據廣州北漢劉崇據晉陽曰楚馬殷據湖南曰

越錢鏐據兩浙曰閩王審知據福州曰南平高季興據荆南兩宋時曰遼始於耶律阿保機都遼東曰夏元昊據夏州曰金始於完顏阿骨打都燕慎其閒治亂興

亡之迹可約舉而論矣焉自古天下之亂莫如戰國燕趙韓魏齊楚合從擯秦卒爲秦并初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說諸侯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以合從說燕趙韓齊楚連橫以事秦秦惠王卒橫約解張儀說燕趙韓魏齊楚連橫以事秦秦昭王政四年秦約解東地長爲橫居之以西地廣爲橫秦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始皇一

遂初開東兵起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沛公攻入武關二世責讓高高懼使其壻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子嬰降於軹道子嬰二世兄子計趙高夷其族即位四日沛公至霸上子嬰降軹道旁亘凡三世一十五年而竟滅矣豈非無道秦亂極使然哉

自漢興而天下一治高帝邦三泗亭長秦時爲縣吏徙繇咸陽○徙繇咸陽爲縣法徙繇役徙作徙役多道亡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逃矣古謂芒碭山澤閒營被酒過大蛇當道拔劍斬之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帝閒之竊喜後益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沛公與項羽共逐秦鹿羽名籍下相人楚將項燕之孫少時學書學劍皆不成其叔父梁教羽兵法與起兵渡江而西後自立爲西楚霸王之沛公告諸侯絕秦討羽羽乃封沛公爲漢王○初漢王之入關也約法三章秦人大悅及羽至殺秦降王燒秦宮室火三月羽臧義帝而帝爲發喪○初子嬰降諸將羽入咸陽

申門令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丞相勃遂與朱虛侯劉章悉捕諸呂斬之 然安劉者勃帝固逆知之矣高帝嘗言勃厚重少文必勃也封絳侯諸大臣迎立代王是爲文帝名恆高帝中子先封於代 恭儉惠務以德化民其除誹謗法去肉刑蠲租稅猶其小焉者也諺曰誹謗妖言有罪是德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帝導民務本嘗賜之租稅十三之半後又詔除田租之半 匈奴三入而三拒之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十四年又入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須苦百姓即位封宋昌等六人皆爲將軍 十三年宮室園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奉先帝之先中人計家之產吾奉先帝乃下詔陳骸往世之意曰朕聞古之治天下

寤曰天使之也吉因求得史良娣母及其兄恭乃載曾孫付之光廢昌邑王而立之昭帝崩無嗣徵昌邑王賀繼統賀荒淫不道霍光奏太后廢之立宣帝宣氏十餘年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勵精爲治招選茂異五日一聽事及拜刺史守相親見問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又數舉賢良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良史謂功光祖宗業垂後嗣不虛也然不省徐福之言釀成霍氏之禍霍光卒侈陵人徐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省其後霍氏果以謀反族誅且用恭顯宏恭石顯皆以中書令而啟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宣帝許皇后外家史良娣母家太子史良相繼爲中書令而啟元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趙家與親外家侯者甚眾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廣漢爲京兆尹坐持魏相夫人殺婢事不實腰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劾奏丞相御史不舉按故事諸侯王薨遣中大夫弔視起居還奏事寬饒以爲非古制又奏言陛下以列侯爲諸侯王後不宜令典屬國及諸侯王薨遣

封褒德侯尋王霸爲臨淮大尹共禦寇賊稱名不稱臣　物色嚴光帝少與光同學及即位光投羊裘釣澤中帝以物色訪之三聘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牀上不起時稱嚴陵瀨焉　除諫議大夫不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東漢節義之風實基於此　雖廢郭后易太子帝寵貴人陰麗華立爲后遂廢郭后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　信圖讖帝每引讖記之文決事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解行封禪詔梁松等索河雒讖文封泰山禪梁父　不免爲盛德之累然論中興令主罕與爲儷明帝名莊光武子繼體守文史稱察察法令分明又垂情古典臨辟雍置五經師帝詣太學執於師前講論問難時圜橋門而觀聽者數萬人單子亦遣子入學故永平之政與建武光武年號並美惟是求書天竺爲佛法入中國之始帝聞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之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千古識之章帝名炟明帝子寬厚愛民尊師重學詔廉讞飢民勸農桑理冤獄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與焉　其失在廢太子殺梁竦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貴人梁氏子肇寶太后忌梁氏因譖竦下獄死　而容竇憲竇太后兄以賤直尊沈水公主田園侵奪百姓切責皇后爲毀服謝罪憲竟得免　奉祖名肇章帝子第不謀之袁安任隗安爲司徒隗爲司空而謀之鄭眾寺人之權從之而盛眾庶者謹敬有心機時憲謀逆帝察朝臣多附憲者遂與眾定謀誅憲官用權自此始　孝殤名隆和帝子崩在襁褓安帝名祜章帝孫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於是尽罷氏而用閻氏閻后外家

內寵益盛中常侍江京等及乳母王聖並中黃門江京等交通共毀短太后太后崩帝遂貶鄧騭而用閻后弟顯朝政愈亂矣　楊震疏諫不省卒以廢死　震字伯起時稱關西夫子有暮夜知卻不受或勸震爲子孫開基業震曰使後世稱我知子孫足矣官太尉數諫被讒飲酖死　及順帝名保安帝太子立而閻顯誅其謀皆出中黃門孫程十九人自是權歸宦官矣　初安帝聽閻后之讒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安帝崩閻后立北鄉侯慈慈尋薨孫程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帝以中常侍有迎立功封侯者十九人雖黃瓊邊韶子練達故事徵爲議郎○固爲太子保爲濟太山守政爲天下第一遷將作大匠相繼登用東京之士莫盛於斯而閻宦弄權梁氏用事皇后父商兄冀爲大將軍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沖帝名炳順帝子○齠卽位梁后委政李固己爲梁冀側目梁太后臨朝以固爲太尉錄尚書事固斥遣宦官爲惡者冀深疾之冀帝名纘章帝曾孫年甫九齠能面斥冀姦卒死冀手　嘗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而固與杜喬亦爲冀所陷並死冀聞遂進毒餅紿帝　獄中矣　質帝崩無嗣固與喬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當立與梁冀意不合冀說太后策免固固既廢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望冀復誣固喬與蒜通先後下獄死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力能誅冀帝與小黃門單超等陰謀盡誅冀族　而五侯建單超左悺唐衡徐璜具瑗同日封侯黨錮禍興捕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餘人下獄　靈帝名宏章帝元孫卽位曹節王甫等毒流更甚竇武何進同爲元舅武竇太后弟進何太后兄謀誅宦官而死而有大不同者武之所偕者陳蕃忠賢相濟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忠奏王室奏誅宦者曹節王甫等節等矯制殺之復治蕃黨殺李膺等百餘人

進之所召者董卓寇賊相資（司隸校尉袁紹說大將軍進悉誅諸宦宮太后不聽紹爲進畫策召四方兵脅太后時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宦官張讓知其謀伏兵殺進董卓既入都滅宏農少帝名辯靈帝子在位六月卓廢爲宏農王尋弒之立獻帝名協靈帝中子燒宮室發諸陵卓遷帝遷長安燒洛陽宮室發諸帝陵）幸王允以計誅之（司徒王允密結董卓養子呂布候卓入朝伏兵斬之）而山東諸侯羣起以討卓爲名（袁紹韓馥劉岱等）黃巾之徒復日以熾（張角鉅鹿人以黃巾包首作亂起靈帝時）操乘之（操收合餘衆破黃巾於濟北）遂有兗豫（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操素機警汝南許劭謂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以爭天下（建安元年操迎帝都許）曹操以平賊（操以討賊進用）隼行凶逆（操性奢肆）甚至弒國母殺太子天子不能禁（獻帝伏皇后密與父完書令圖操事洩操令郗慮收后后被髮徙跣過與帝訣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操下后暴室殺二皇子於乎）漢之爲漢（操子丕篡漢自立）泊獻而盡矣後魏比哉（魏之篡漢自丕及奐凡五傳丕稱文帝子奐）魏之篡漢以經高祖以來四百六十九年之祚夫豈曹明帝叡（丕子）不思建德以固維城之基（丕昌陵曰建平陵曰德陵）叡子芳（叡子）則司馬師廢之髦（丕孫）則司馬昭弒之奐（操孫）則司馬炎篡之而魏於是乎（晉龍驤將軍王濬造樓船自益州而下吳以鐵鎖橫）終（孫亮孫皓降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或倒刑也皓曰人臣姦回不）

漢昭烈劉備（涿郡人中山靖王之後少孤）以帝室之胄（備承漢統）賢與（與）寻（尋）聚（聚）人中山靖王之後少孤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後以督郵忤縣令棄官亡命涿郡與關羽張飛相友）好不（不）經（經）江陵襲取（初荊州牧劉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琮爲荊州刺史琮以州與先主尋復爭之遂分荊州先主得江南四郡）成都雖機權（權）不（不）遵（遵）節（節）（蜀郡人張松法正等）而寬（寬）厚（厚）誠（誠）信（信）（四語昭烈語）以仁（仁）操（操）以譎（譎）吾（吾）以忠（忠）（四語昭烈語）而宏（宏）毅（毅）寬（寬）厚（厚）誠（誠）信（信）（四語昭烈語）操（操）以譎（譎）吾（吾）以忠（忠）（四語昭烈語）與（與）尋（尋）無（無）不（不）可（可）成（成）也（也）第（第）孫（孫）劉（劉）之（之）好（好）不（不）經（經）江（江）陵（陵）襲（襲）取（取）（初荊州牧劉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琮爲荊州刺史琮以州與先主尋復爭之遂分荊州先主得江南四郡）

炎篡之而魏於是乎（乎）吾（吾）時（時）東（東）吳（吳）尚（尚）未（未）滅（滅）也（也）孫（孫）氏（氏）兄（兄）弟（弟）才（才）（吳夫人謂權曰我視公瑾如子汝其兄事之權嘗稱公瑾有王佐之才）秀（秀）明（明）遠（遠）策（策）福（福）祚（祚）不（不）終（終）（策長沙太守堅之子堅起兵討董卓爲劉表所射殺策結納豪俊爲）子（子）叡（叡）則（則）司（司）馬（馬）師（師）廢（廢）之（之）髦（髦）（丕孫）則（則）司（司）馬（馬）昭（昭）弒（弒）之（之）而（而）權（權）繼（繼）之（之）兄（兄）事（事）周（周）瑜（瑜）（權母）堅（堅）復（復）讎（讎）年（年）十（十）七（七）據（據）有（有）江（江）東（東）後（後）為（為）許（許）貢（貢）家（家）奴（奴）所（所）殺（殺）弟（弟）權（權）代（代）領（領）其（其）眾（眾）而（而）宏（宏）毅（毅）寬（寬）厚（厚）誠（誠）信（信）（四語昭烈語）操（操）以（以）譎（譎）吾（吾）以（以）忠（忠）（四語昭烈語）與（與）尋（尋）無（無）不（不）可（可）成（成）也（也）第（第）孫（孫）劉（劉）之（之）好（好）不（不）經（經）江（江）陵（陵）襲（襲）取（取）（初荊州牧劉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琮爲荊州刺史琮以州與先主尋復爭之遂分荊州先主得江南四郡）

戰（戰）老（老）瞞（瞞）褫（褫）魄（魄）瞞（瞞）曹（曹）操（操）小（小）字（字）（操兵東下孔明往說孫權合兵拒之權使周瑜與劉備迎擊於赤壁瑜遣部將黃蓋詐降蓋取隊艦載柴薪縱火焚操舟操大敗）惜（惜）與（與）漢（漢）背（背）約（約）甘（甘）心（心）事（事）魏（魏）爭（爭）荊（荊）州（州）襲（襲）江（江）陵（陵）權（權）因（因）請（請）臣（臣）於（於）魏（魏）僅（僅）得（得）保（保）守（守）江（江）東（東）傳（傳）三（三）嗣（嗣）主（主）（孫亮孫休孫皓）皓（皓）尤（尤）酷（酷）上（上）下（下）離（離）心（心）一（一）旦（旦）北（北）軍（軍）飛（飛）渡（渡）晉（晉）龍（龍）驤（驤）將（將）軍（軍）王（王）濬（濬）造（造）樓（樓）船（船）自（自）益（益）州（州）而（而）下（下）吳（吳）以（以）鐵（鐵）鎖（鎖）橫（橫）斷（斷）江（江）路（路）濬（濬）作（作）大（大）炬（炬）燒（燒）之（之）直（直）指（指）建（建）業（業）至（至）是（是）晉（晉）軍（軍）悉（悉）至（至）吳（吳）人（人）驚（驚）曰（曰）北（北）來（來）諸（諸）軍（軍）皆（皆）飛（飛）渡（渡）也（也）皓（皓）降（降）賈（賈）充（充）謂（謂）皓（皓）曰（曰）聞（聞）君（君）在（在）南（南）方（方）鑿（鑿）人（人）目（目）剝（剝）人（人）面（面）皮（皮）或（或）倒（倒）刑（刑）也（也）皓（皓）曰（曰）人（人）臣（臣）姦（姦）回（回）不（不）

興（興）櫬（櫬）而（而）降（降）晉（晉）矣（矣）不（不）能（能）不（不）面（面）縛（縛）

亮（亮）（諸葛孔明）奉（奉）遺（遺）詔（詔）圖（圖）中（中）原（原）鞠（鞠）躬（躬）盡（盡）瘁（瘁）十（十）二（二）年（年）而（而）天（天）不（不）相（相）

蜀（蜀）亮（亮）卒（卒）於（於）軍（軍）（亮初隱居襄陽隆中時稱爲臥龍昭烈三顧乃見以爲軍師受遺詔輔後主封武鄉

忠則加此刑司馬炎充默然甚愧晉武昭之子簒魏并吳都洛陽除吳苛政

輔之以羊杜諸臣羊祜督荊襄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與吳陸抗拒守嘗遺抗藥有諫抗無服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叔子祜字也祜卒襄陽人立碑峴山觀者流涕時謂之墮淚碑封南城侯○杜預代羊祜任督軍嘗晝平吳策曰兵威方盛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吳既平以預爲尚書損益condemned不可勝數時稱爲杜武庫封當陽縣侯開水利時又稱杜父性躭經籍自言有左傳癖似乎天下可治而平吳之後日卽怠荒頭裹詔册

得進奇技異服及吳平納吳宮女五千人選靡日甚既縱劉淵開五胡亂華之首淵匈奴冒姓劉帝以爲左部帥居并州淵幼習經史兼武謂漢隨何陸賈終題目而奏之時侍中山公敬事至尊以天下一統諸王州郡兵滿諫不納郭欽之疏不行欽請

晉紀 卷四

徙內郡雜胡於邊以分其勢又詔罷州郡兵山濤之言不聽濤爲吏部尚書拔人物各爲

明先王荒服之制繼以孝惠名衷武帝子昏愚帝性懿駭闇蝦蟆聲

問人曰爲公乎爲私乎歲大饑民至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賈后煽亂后賈充女凶烈多權略欲

干朝政弒太后殺太子八王構兵自相魚肉八王皆惠帝弟自趙王倫起兵討賈后於是河南王亮楚王瑋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東海王越互相攻伐雖張華模顧命輔政

協力同心華與侍中賈模僕射裴頠皆見殺而王戎專事虛名戎爲司徒與時浮沈無所匡救王衍清談誤國衍少時山濤見生者必此人也官太尉後爲石勒所殺延及懷名熾武帝子愍名業武帝孫

延二帝皆降劉聰遇害自孝武建一統之業至是凡四主歷五十三年天下分裂瑯琊王睿司馬懿曾孫瑯琊王覲之子愍帝遇害卽位於建康據有江東都建康爲東晉元帝史稱其光啟中興由是而

明帝名紹元帝子成帝名衍明帝子○康帝名岳穆帝名聃成帝子哀帝名丕康帝名奕簡文帝名昱

以迄孝武名曜簡文子王導謝安先後當國導主撫東賴之以安○謝安贈太傅薨受朝寄時憚之志少有重名爲布衣時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安石謝安字也有桓逖陶侃溫嶠初欲詣建康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事晉爲丹陽尹○桓溫桓彝子溫尚南康長公主○謝元安西忠王室○謝元安西兄子爲冠軍將軍故能諫王敦敦導之族兄從懷異志敦導之族兄從懷異志逖死益無忌憚嶠以陶侃討平之從容以消桓溫之心定計誅之斬蘇峻峻叛與祖約反溫嶠侃討平之從容以消桓溫之心閻帝與導同寢中夜聞雞聲起舞謂人曰常惡祖生先我著鞭陶侃爲荊州都督朝暮運甓當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溫嶠初欲詣建康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事晉爲丹陽尹○桓溫桓彝子溫尚南康長公主○謝元安西忠王室○謝元安西兄子爲冠軍將軍故能諫王敦敦導之族兄從懷異志敦導之族兄從懷異志逖死益無忌憚嶠以陶

石勒繼之勒自謂磊磊落落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勒嘗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猶以取天下也慕容廆於元帝勸進史特嘉之晉懷帝聰帝聰所虜廆遣使浮海勸元帝即位慕容垂威名尤烈垂初葬秦苻堅垂敗垂遂棄王苻堅能用王猛獨不聽其臨歿之言大舉入寇以迄敗亡猛初見桓溫揣溫世之降安而歎當世之降安而用之遂霸北方臨歿勸苻堅勿以晉爲圖及堅定晉兵敗曰悔不用王景畧之言以至此姚弋仲語諸子曰我死汝便歸晉當盡臣節其義有足稱焉弋仲有四十二子弋仲卒其子襄帥衆歸晉、他若乞伏赫連諸僭國可置勿論總之五胡之亂與晉相終始及晉之亡拓跋魏興天下遂分爲南北矣南朝則宋武劉裕篡晉而有天下傳至順帝凡八主而齊篡之齊太祖蕭道成傳至和帝凡七主而梁篡之梁武帝蕭衍傳至敬帝凡四主而陳篡之陳武帝陳霸先傳至長城公凡五主而隋滅之自晉以來篡弒之禍實自宋武啟之文帝名義隆武帝子元嘉之政江左稱最元嘉末年號而元凶之亂開闢未聞文帝破廢太子劭太子劭未決劭遂弒帝孝武名駿文帝三子誅劭而後劭子業孝武子幽諸父子業忌請父爲患恥於殺伯父遂使人逼後彼弒明帝文帝十一子名彧殺諸王以太子幼弱剪除諸王殆盡骨肉相殘經於滅族齊自蕭公齊太祖子武帝嗣立名賾太祖子永明之世可比元嘉史稱帝剛毅有

爲其下所殺湘東王繹即位子魏兵是爲元帝○繹梁武帝第七子魏兵出降而見殺宜矣魏梁兵至城下梁主繹尚講老子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其故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後魏并其太子殺之陳霸先立敬帝名方智元帝子而尋弒之躬蹈梁武之轍捨身幸寺江陵陷霸先奉帝即位既陷霸先弒帝自立是爲陳武帝又弒霸先子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帝介冑於階石之上使錄然有聲曰吾難服衮冕宣帝名頊帝弟亦有恢宏之度於雲龍門而叔寶後主名叔寶宣帝子荒淫加以江總浮華後庭狎客有不日即於亡者哉後主寵張孔二貴妃日使優倡入朱雀門後主降自宋及陳

百七十載之間亂之至而亡之速其不如北魏多矣

北朝魏自道武拓跋珪道武帝姓拓跋名珪興於晉末至宋元嘉時魏主燾方盛其君如太武孝文太武名燾嘗至魯記孔子冢作文皇所勒碑○孝文名宏有智略雅好文學及受禪悉心以變國俗及遷都洛陽改姓元氏臣如高允崔浩允局量恢弘博通經史歷事五帝出入三主自少及老不改寒素○浩博學淵明魏主嘗指諸朝貴謂浩曰此人胸中所懷乃能盡書之浩性不能持矛楯胸中所懷悉乃載之方冊如數萬甲兵制禮作樂卓然可觀詔補三等爵經成缺定律令修國史求遺書立太學及小學惟是建佛圖求佛書使侏離之言盈於天下則魏之過也魏造九層浮圖高九十丈數里遠望見之北魏之惡浮於胡矣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中作十六院窮極華麗又造龍舟數千艘自江都至涿郡首尾相接二百餘里載宮人內侍及諸司供奉者三千餘人其國祚延緜九十三主共二百四十九年自兩宋榮構禍魏亡胡后所爲不

謹畝孝明帝立幼主劉大都督爾朱榮舉兵入洛沈太后及幼主於河立孝莊帝榮子兆殺之立長廣王爲爾朱世隆所弊而高歡字文泰並起爭雄魏分爲二而魏亡矣

齊神武高歡討爾朱氏立孝武帝孝武帝討爾朱氏立廣平王子善見於鄴是爲東魏亡而齊代歡卒子洋篡東魏自立是爲北齊周代魏宇文泰子覺篡西魏自立是爲北周周宇文氏覺并有北齊凡六主二十八年周滅之

五年至靜帝爲隋文帝楊堅周并陳不踰靜帝方七歲隋國祚明年受周禪稱帝又九年滅陳天下爲一當其克

世勿復生帝王家學密起兵榮陽如漢蕭密才畧過人嘗乘歸其岡豬龍公數煬帝十罪畧曰頃河南後兵敗降唐復去唐兵進殺之也陳涉名勝秦項河南後兵敗降唐復秦二世時耕隴上謂同傭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之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歎息良久涉卒陳涉與吳廣同起兵首伐秦自立爲楚王於是時王世充宇文化及竇建德李軌等各據一方

亡命之徒雲集響應九宇分崩十八國蓋自漢末至此垂四百餘年而天下一治高祖李淵乘亡隋之弊起兵太原六年之間功成一統定都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帝成紀人世民陰有安天下之志隋祭定律令置學校及勸帝舉兵從之隋克長安恭帝遜于別宮乃踰垣而出入內殿論前言往行或至夜分乃罷迫帝時引之於大宗名世民高祖嘉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

成康又居安思危帝嘗曰治安則驕侈易生賢修則危亡理至謙無不納諫
嘗隨宰相入閤奏事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鑑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長孫房杜
魏徵諸賢相爲夾輔長孫無忌皇后兄與帝爲布衣友功封趙公○房元齡封梁
公杜如晦封蔡公元齡善謀如晦能斷唐世賢相稱房杜○魏徵封鄭國公徵
及卒帝親特臨哭曰昔秦穆以百里奚爲霸晉文以咎犯爲伯吾以徵可比於古每
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亡一鏡矣○帝初爲秦王時杜如晦房元齡常
思康濟之策上將開霸業如晦房元齡實與謀焉及貴皆不改舊節相與盡心輔
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引入臥內討論
館學士更日直宿便閤坐本圖像著贊號曰十八學

失德籍籍嬖路以啟釁嫡之志寵太子建成與元吉秦王世民有
反噬爲臣人所貶秦爲東萊郡王○高祖長子名建成世民次元吉初高
太子建成無忌固爭乃止○王晉王治爲
功高謀害之世民遂伏兵射殺建成及元吉且殺元吉而納其妃太宗既殺
元吉奪納
元吉妃楊氏

濟倫僞化睹室宮闈之亂自此始后德如長孫
后性儉率好讀書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女則三十
篇一日侍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聞房誼帝曰
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
臣直今陛下明故妾得盡言可以賀矣帝悅○可以垂範百
世而踵其後者乃有武韋武氏高宗后○韋氏中宗后武韋同一淫亂
政事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相繼爲相翕然見貞觀之
治焉姚崇封梁國公善應變時謂之救時宰相○宋璟封廣平郡公善守法與姚崇志操不同而協心輔政嘗
手寫無逸圖以獻勸帝當觀○韓休性鯁直帝或過
輒諫左右曰韓休庶幾陛下貌甚於朕直
朝帝曰吾貌瘦天下必肥○張九齡美風度然抗直
不阿帝手敕都百官獻珍異九齡獨遣能世號廣之原

乃無惡不作三嫗既死王皇后蕭淑妃既廢幽於別院
后常人杖之遺酒瘞中曰令

爲書五卷謂之干秋金鑑錄上之九篇曲江人至天寶中天下稱曲江忠而不名及相李林甫故主擅權黨惠妃殺三子亂從此生矣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光王琚有異謀同日廢爲庶人初林甫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遂相歷事肅玉光玉死天寶改號後楊國忠因貴妃而爲右相武惠妃死帝納壽王妃楊氏號太眞立爲貴妃兄也激祿山之反倡幸蜀之謀實皆禍由國忠宜乎與貴妃並誅之也安祿山出入禁中與貴妃兒八哥同卧起中因請爲貴妃兒八哥異志尚未發國忠數以事激之遂反于馬嵬將士憤怒殺國忠帝不得已言貴妃不宜供奉左右帝留不可久

之恐傷聖德帝不從廷獻復短贊於帝遂貶贊忠州別駕信張延賞則疑李晟與延賞有隙及延賞相遂謗晟於朝帝亦悉晟功名疑之獨始終愛護一盧杞色如藍鬚而有口辯帝悅之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若陛下賢之豈有建中之亂帝曰此誠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人可以修德而回君相不可言命則禮樂刑政俱無所用之矣竈任一竇文場帝自奉天還以宦官貴寵文場等爲監軍兵馬使德宗名适代宗子嗣德在東宮二十年天下稱賢及即位追陸贄陽城同京師俱未至而卒乃以嬰疾風痺不能言傳位憲宗名淳更名純順宗子陰愛其賜帝爲太子每從容論諫多所數奏陽城初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相裴延齡城上章乃拊當取白麻壞之上意乃如治家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胥吏下下至鼓盤盂心勞催科政扰考下下至五六等延齡不悅召赴京師風痺不能言傳位憲宗名淳更名純順宗子

卷四　三十四

閻朋果醫時南獻毛寶帝與舒元輿李訓鄭注等書祠瑞白兮珍禽異獸吾虞芙耳故養秋所書祥瑞降帝命宦者仇士良等往視士良等往往多以白鹿白兔爲言帝優詔答之聽裴相罷東都之役帝欲幸東都裴度諫乃止要與穆宗並嗣德得初用杜黃裳裴度用裴度元濟誅强藩悍將皆畏而澤潞恃鎮不敢有異志李德裕性孤附有經濟大度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德裕勸帝諭成德魏博二鎮討之澤潞遂平盧龍鎮亦受朝制亦且善制奄寺仇士良去其黨不至橫行帝外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以病求去尋籍其家貲惜乎求仙而好道築仙觀於禁中又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享國日淺宣宗名怡更名忱詞宗憲宗十三子嗣位明察沈斷從諫如流帝對羣臣如賓客無惰容大臣奏事必正衣冠不敢欹側前三日齋中三日齋於屋別齋禁中三日齋不敢與妻妾接宏志所弒憲宗信張延賞則疑李晟與延賞有隙及延賞相遂謗晟於朝帝亦悉晟功名疑之獨始終愛護一盧杞色如藍鬚而有口辯帝悅之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若陛下賢之豈有建中之亂帝曰此誠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人可以修德而回君相不可言命則禮樂刑政俱無所用之矣竈任一竇文場帝自奉天還以宦官貴寵文場等爲監軍兵馬使德宗名适代宗子嗣德在東宮二十年天下稱賢及即位追陸贄陽城同京師俱未至而卒乃以嬰疾風痺不能言傳位憲宗名淳更名純順宗子陰愛其賜帝爲太子每從容論諫多所數奏陽城初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相裴延齡城上章乃拊當取白麻壞之上意乃如治家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胥吏下下至五六等延齡不悅召赴京師風痺不能言傳位憲宗名淳更名純順宗子

林畢誠論邊事畢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顏牧在吾禁中○廉頗李牧戰國時良將讀貞觀政要輒慕效之帝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人故謂之小太宗自是而後懿宗名漼宣宗子則奉佛而已**迎佛骨至京帝降宗名儇懿宗五子則遊戲而已狀元及事盡委之宦官田令孜**史稱昭宗名敏懿宗七子有志興復而外患既成**朱温李克用等**內無賢佐**鄭綮好詼諧多爲歌後詆諧時事帝以爲有所藉綮以爲相賀容至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國事半年致仕天下大柄復歸宦官田令孜後維以楊復恭又繼之以劉季述握兵肆凶與諸鎮實相表裏少陽可**囚壯稷可輸則椒殿可弒田令孜鷹楊復恭爲中尉壯稷善養壯士爲己子與禁兵通**方鎮皆肩與至太極殿其不法如此○帝欲誅劉季述**李連劫帝至少陽院幽之穴牆以通飲食遣使詣朱溫**許以唐社稷輸之○朱溫赴洛陽劫帝**歸幸遷都遂圖不軌**於椒殿**昭宣名祚昭宗子**立朱溫所立**寄命諸侯手詔綬於梁固其所也唐自高祖以來至昭宣凡二十三主歷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温篡之唐遂以亡朱温號梁太祖與唐晉漢周爲五代按五代共五十三年凡八姓十三主皆都汴其爲天下笑**

莫如梁蓋梁祖以黃巢賊黨降唐唐賜名全忠兼領四鎮劉崇之母嘗曰朱温初從黃巢爲盜三非常人至是爲梁共十七年

三后昭宗昭宣帝與昭宗何后未幾身亦被弒温子友珪弒温寢殿祚亦不長温子友貞討友珪自立爲後唐滅後唐莊宗李存勗與梁本世仇莊宗百戰以成霸業

可稱英主莊宗李克用子初克用以平黃巢功賜晉王屢爲朱温所困終以三矢遺莊宗曰梁吾仇也毋忘乃父志至是莊宗

吾仇也毋忘乃父志至是莊宗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及即位惑於內豎溺於伶人所愛劉夫人爲后唐主時傳粉墨與俳於庭以捉劉后又別爲俳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謙之弒有由然也**優人郭從謙作亂唐主爲流矢所中遂殂**明宗克用養子**

因亂竊位莊宗被弒遂入洛陽即位頗多善政免三司五坊鷹隼刻九經板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中華主乃傳

子采綫在位四月而從珂弒之從珂明宗養子本姓王**滅唐共十四年從珂與石敬瑭**後晉高祖**素不相慭其命之鎮天平也而有不拒命者乎拒命而有不發兵致討者**

因亂竊位莊宗被弒遂入洛陽即位頗多善政免三司五坊鷹隼刻九經板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中華主乃傳子采綫在位四月而從珂弒之滅唐共十四年從珂與石敬瑭後晉高祖素不相慭其命之鎮天平也而有不拒命者乎拒命而有不發兵致討者

已求救於契丹乃事之以父禮賄之以幽薊十六州敬瑭以父禮事契丹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悅舉兵赴援從珂自焚死敬瑭入洛爲天平節度使徙鎮晉國長公主上書辭歸晉陽從珂曰何不且留欲歸與石敬瑭反耶敬瑭聞之益懼遂有異志至是從敬瑭拒命從珂削其官討之敬瑭不得

帝三年之內普政相望庶幾五代之賢主矣罷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謁孔子廟拜其墓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政不敢乎至世宗名榮本姓柴其周主義子英明武勇能自將所向無前伐蜀伐契丹伐南唐帝身履行陣所在有功又勤於爲治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織婦置諸庭詔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淮南銷以來貨之不責其價曰民吾子也安有子閩慰惰功業未竟而殂恭帝甫立名宗訓世宗子而陳橋兵變乃點檢果作天子矣宋太祖趙匡胤初仕周爲殿前都點檢將兵禦北漢於陳橋驛兵裹遽匡胤寢所以黃袍加其身羅拜呼萬歲扳之上馬遄汴都皇帝位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大簡題曰點檢作天子至是以爲讖云豈非天將啟宋祚乎不然何世宗之賢而祚之不永也周三主共九年夫五代之亂極矣中原方戰爭不息而江淮楚蜀閩廣之閒割劇者復

星羅基布國凡十其中惟吳越錢氏稍爲治安錢鏐封吳越王嘗於浙江築捍海塘爲潮水衝擊版築不就鏐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既而潮遥錢塘民居乃奠鏐寢疾語其子曰子忘善事中國毋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故終五代之世干戈未嘗及南唐李氏稍知文物李昇本姓徐名知誥據江南嘗作廣賢院聚圖書文雅於諸國爲最餘悉淫亂昏虐至如前漢劉氏作燒炭刻剔等刑九互古未有有灌鼻割舌支解炮炙意蒸之刑民不堪命不有眞主其誰能拯斯民於塗炭乎

於是家興而天下一治太祖胤趙匡以聖武之姿順天人之應帝涿郡人仕周官殿前都點檢領歸德節度使薦立太功眾心歸之陳橋兵變遂受周禪陳摶隱士聞帝受禪曰天下自此定矣即位都汴首先視學自爲贊書孔顗坐端鄙民善政次第施行詔度民田置義倉官以犬辟付刑部詳覆列國以次削平五代之國皆降稱宿衛藩鎮兵權帝患藩鎮典禁兵之權一日召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難爲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此位誰不欲爲設計旦有以黃袍加汝身者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等愚不及此願陛下指示可生之路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之耳卿等何不釋兵權出守大藩爲子孫市田宅日夕飲酒歡樂以終天年不亦善乎守信等謝曰陛下憐臣等至此願陛下哀而生之帝曰卿等不爲朕謀此非小信任我亦且不能自保萬一部下有以黃袍加我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明日皆稱疾乞罷典禁兵後又罷王彥超等節度使以文臣代之於是唐時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縄賊吏重法帝注意刑辟於投竄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超等謝曰陛下以此待臣臣等固當解矣自是用法議減惟賊吏棄市與民休息迄於丕平及讀曹彬下江南諄諄戒以勿殺帝遣曹彬伐南唐徐鉉乞緩師帝怒曰卿勿復言我已有成算他人雖百輩不能移我也及城陷無殺戮至是諸將如約不血刃而江南平仁義道德之風不讓漢唐矣至於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太后遺命舍德昭太祖子而傳位太宗名光義太祖弟○初杜太后疾周恭帝以幼沖失天下乃命太祖傳弟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爲嘗書名於紙尾曰臣普

記及太宗聽趙普豈容再誤之言卒背金匱之盟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帝由是不欲傳光美且使德昭不悅憂卒初帝伐太原平之遂圍幽州時德昭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知帝所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廷美即光美太祖第三弟也聞德昭死不自安會趙普兼得盧多遜廷美交通雜治成獄安置房州以憂卒與其視太祖多慚德矣然能用寇準李沆張齊賢呂端呂蒙正諸賢寇準性剛毅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復坐事決乃退用人不以次嘗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人莫能干以私一吏職耳封萊國公○李沆居位慎密人帝嘗日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眞宗時沆在中書一夕內批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如沆者但道臣流以爲不可事遂寢謚文靖○張齊賢初使以布衣獻十策於太祖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命曳出後語太宗曰吾得十張齊賢他日可相也及太宗選進士齊賢偶寘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榜首賜及第齊賢小事糊塗大端不糊塗帝欲相端或言其人糊塗帝曰端寬厚重厚者能鎮服人端參機務有一海量如此凡三入相謚文穆故政事修明百姓樂業所謂太平天子非耶太祖嘗謂近臣曰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當是時遂有澶淵之役賴帝不惑於王欽若之請幸金陵陳堯叟之請幸成都渡河而契丹導氣寇準得奏奇功契丹侵澶州中外震駭寇準請親征王欽若陳堯叟曳申撓之準固請帝意乃決車駕渡河次澶州近臣踴躍呼萬歲契丹奪氣請盟而退○是役也帝遇準益厚欽若嫉之言於帝曰澶淵之舉陛下謂準有社稷功耶夫博者輸錢欲出乃譖所有出

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惜乎事平而侈心生自也斯亦危矣由是帝待準寖衰

欽若封禪之議行賢如王旦不敢有異同王欽若請帝行封禪陳堯叟丁謂等附和之欽若乃乘閒爲旦言旦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皆美珠也旦悟旨不敢違帝曰王旦得毋不可乎旦曰陛下宜封禪若不封則戎狄輕中國矣帝意決召旦飲賜樽酒旦飲數杯而醉帝親爲旦加冠袍玉帶旦拜謝帝曰我不諫天書爲生平一大錯耳卿等勿復言旦退帝又遣中使賜旦藥物及手詔曰卿輔佐三朝勳德茂著比屬疾病特令服藥冀獲痊平以慰朕意旦頓首謝帝又賜旦玉帶金器茶藥旦疾愈入謝帝曰卿疾愈朕憂釋矣旦頓首謝帝曰卿國之元老朕之師保今後每五日一朝不須押班上殿坐子坐孫必有爲三公者旦果入相如其言於是勞謙之誌曰吾子孫必有陰德乎植三槐於庭後以繼之帝曰王旦忠於國公而有陰德乎生平

相之也所至民遮道不得行日公無歸洛願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內侍勞光尋以爲僕射○蘇轍等連章論蔡確罪出罷新法一時中外相慶不意光卒太后旋知陳州確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公尋卒京師罷市四方崩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付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公尋卒京師罷市四方蓋像以配飲食必祭焉○太后臨朝九年力行故事抑止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帝即召呂蔡京等以朋黨錮諸賢安民疏劾之不報○先是程頤與蘇軾不相能其門人互相訐遂有洛黨蜀黨之分劉摯王岩叟等爲首至是章惇蔡卞之徒又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目爲朋黨追貶光等官爵流范純仁等於嶺南而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以紹述進羣小法用章惇善繼善述改元施年號爲紹聖安石之餼復熾於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烈矣徽宗神宗子端王佶也哲宗崩無子召佶嗣位佶神宗十一子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時號六賊於蘇杭置御器局及花石綱凡民閒一石一花堪玩者每壞墻撤屋以出民夫約金伐遼策童貫使遼人李良嗣自言有滅遼之計汪黃勸帝既不都金陵又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初李綱疏議謂宜暫避敵東南之計汪黃沮抑李綱入相以十事說高宗首言能守而後可戰可和因薦張所傅亮爲之又薦宗澤守東京澤立堅壁三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軍聲大振屬表請帝還京而汪黃中阻之澤憂憤成疾疽發背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推淚滿襟呼過河殺賊者三而卒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皆一時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所阻而罷帝卒納其潛所抑李綱入相以十事說高宗首言能守而後可戰可和因薦張所傅亮爲之又薦宗澤守東京澤立堅壁三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善善繼善述改元施年號爲紹聖安石之餼復熾於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烈矣徽宗神宗子端王佶也哲宗崩無子召佶嗣位佶神宗十一子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時號六賊於蘇杭置御器局及花石綱凡民閒一石一花堪玩者每壞墻撤屋以出民夫約金伐遼策童貫使遼人李良嗣自言有滅遼之計汪黃勸帝既不都金陵又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初李綱疏議謂宜暫避敵東南之計汪黃沮抑李綱入相以十事說高宗首言能守而後可戰可和因薦張所傅亮爲之又薦宗澤守東京澤立堅壁三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善善繼善述改元施年號爲紹聖安石之餼復熾於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烈矣徽宗神宗子端王佶也哲宗崩無子召佶嗣位佶神宗十一子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時號六賊於蘇杭置御器局及花石綱凡民閒一石一花堪玩者每壞墻撤屋以出民夫約金伐遼策童貫使遼人李良嗣自言有滅遼之計汪黃勸帝既不都金陵又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初李綱疏議謂宜暫避敵東南之計汪黃沮抑李綱入相以十事說高宗首言能守而後可戰可和因薦張所傅亮爲之又薦宗澤守東京澤立堅壁三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軍聲大振屬表請帝還京而汪黃中阻之澤憂憤成疾疽發背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推淚滿襟呼過河殺賊者三而卒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皆一時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所阻而罷帝卒納其

王金人必問綱安否尋爲汪黃所阻而罷帝卒納其

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淚子宰相

屈志買和其不爲遼續者幾何哉金之圍汴也李綱以死報力戰禦之金人以計緩我師而我師緩於自救金人內間也檜既歸即與秦檜初從二帝北去既而檜陰險姦惡據相位十九年良將大兵盡蓋金人故縱之使爲內間也檜既歸即與秦檜初從二帝北去既而檜陰險姦惡據相位十九年良將大兵盡

遂太祖姓耶律名阿保機德本名帝時稱改女眞以萬人起海上一舉滅之其鋒不可當女眞舊屬於遼至完顏阿骨打叛遼滅之改國號曰金○完顏姓阿骨打名金太祖也而宋自敗盟啟釁金張毅以平州來歸納之金太宗因用此與師矣且圍城中僅有

八曰及解柄家居口不言兵酒遊西湖上自號清涼居士

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冤檜十二金字牌召飛遞飛憤懣功廢於一旦遂班師飛既罷檜欲殺飛以成和議一日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請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主亮遷都汴京大舉入寇帝欲航海避敵陳康伯力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允文擢師至采石金兵潰疏云臣有赴所幸陳康伯耻耶詔議和金得失胡銓抗疏求活耶東海而死豈能處小朝廷而不

誤於史浩而吳璘又復班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

奈何允文八可戰浩說

情哉吳璘與兄玠宣撫川陝收復秦鳳熙河永興三路騎驢携而金牌之召莫十三州軍玠卒璘握重兵屯和尚原時朝廷用史浩之言欲棄三路允文爭之不可遂詔吳璘班師璘新復之州復爲金取他日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芻書地陳棄地利害孝宗以帝曰此史浩誤朕也

皇始終無開信乎不愧爲孝

孝宗名育太祖七世孫奉養上高宗無子立爲嗣位孝宗稱太上皇二十六年孝宗事上皇二十六年備養至

第首召張浚倚如長城

浚初與趙鼎共政所引拔皆名臣吳玠吳璘韓王十朋皆名於秦檜罷政二十年帝即位手詔召浚浚至皆望若虎允文汪應辰劉錡皆名將皆浚薦也浚不容於秦檜世忠劉錡皆名將皆浚薦也浚不容於秦檜世忠劉錡皆名將皆浚薦也浚不容於秦檜世忠

廢立其罪固上通於天而理宗亦安得爲正其始哉寧宗無子立宗室子竑爲太子史彌遠進用事久太子惡之嘗書於几曰彌遠書決配八千里彌遠聞之大懼寧宗崩乃矯詔廢竑爲濟王立理宗初名貴誠更名昀太祖十世孫初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全賈似道少本傅徒落魄無賴以其姊有寵於閫妃爲右司諫時謂陳大方曰吾相大全爲三大犬大方謂貴德秀爲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梁成大言也德秀傳濂洛考亭之學了翁精心正學嘗築室白鶴山下授生徒稱鶴山先生謚文靖名大賢士排斥殆盡且以道丁大全賈似道少本傅徒落魄無賴以其姊有寵於閫妃爲右司諫時謂陳大方曰吾相大全爲三大犬大方謂貴德秀爲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梁成大言也德秀傳濂洛考亭之學了翁精心正學嘗築室白鶴山下授生徒稱鶴山先生謚文靖名大賢士排斥殆盡且

其時蒙古元之始號方强滅金滅夏其心未厭理宗端平元年蒙古滅金自完顏阿骨打稱帝傳九世至理宗寶慶三年蒙古滅夏夏自元昊稱帝傳十世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葵請復三京之議橫挑强虜采其殆

其時蒙古元之始號方强滅金滅夏其心未厭理宗端平元年蒙古滅金自完顏阿骨打稱帝傳九世至理宗寶慶三年蒙古滅夏夏自元昊稱帝傳十世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葵請復三京之議橫挑强虜采其殆

端師預帝同測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妃楊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難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起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又欲求趙氏後立之入廣颶風大作乃嘆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急墮水死以

端師預帝同測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妃楊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難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起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又欲求趙氏後立之入廣颶風大作乃嘆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急墮水死以

外陋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藩也被圍三年似道匿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藩也被圍三年似道匿不以

是知天之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元自太祖起幹難河

是知天之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元自太祖起幹難河

爲意帝以似道有定策功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窗名於是賜第西湖葛嶺似道酣嗜寶玩建多寶閣日與羣姬鬬蟋蟀於半閑堂時蒙古圍襄陽急羽書日至似道祕不以聞一日入朝帝謂之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陛下安得聞此帝曰女婿言之似道詬以他事賜女婿死至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襄陽久困文煥曾急於朝本應及樂城陷文度隱匿不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陳宜中以

爲意帝以似道有定策功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窗名於是賜第西湖葛嶺似道酣嗜寶玩建多寶閣日與羣姬鬬蟋蟀於半閑堂時蒙古圍襄陽急羽書日至似道祕不以聞一日入朝帝謂之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陛下安得聞此帝曰女婿言之似道詬以他事賜女婿死至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襄陽久困文煥曾急於朝本應及樂城陷文度隱匿不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陳宜中以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報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宜中以陳宜中以

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而崩於嶺南帝初封邵王臨安陷張世傑等奉帝於福州卽位元復留諸州帝航海至嶺南祠州明年遷新會之厓山秀夫等奉帝卽位於衛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

立信沿江之計初襄陽陷汪立信爲沿江招討使移書賈似道請沿海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鎭之謀夫群弱冠舉進士以法天不息討江西提刑起兵勤王疏請分境內爲四鎭於陽州鄱陽長沙隆興建閩約日齊赴敵不難卻朝議以爲迂濶不

國子祭酒卒謚文正世稱賈嘉先生擢趙孟頫等二十餘人趙孟頫趙孟淳等○孟頫宋宗室書畫精用之宋亡家玉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敏自號松雪道人歷授時許衡郭守敬等所定定朝儀行鈔法鈔即今之會票特當時則爲官券耳唐之飛錢宋之交子務爲鈔法所自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以爲捐通租宿死罪其開之趙孟頫請而用之至元十七年世祖孫也世祖謚曰聰睿文武大孝皇帝名忽必烈憲宗兄也憲宗即位南征駐蹕南坡鐵失等以兵弒帝於寢所泰定帝名也先鐵木兒世祖曾孫晉王甘麻剌之子也甘麻剌薨成宗命守邊緒買之計金人所以爲泰定帝起居注傳有之大義滅親柳林皮被弒鐵木迭兒用事久貶死御史劾其姦貪匿帝吳等不自安時車駕孛上都鐵失等以兵入京師迫奪官爵流鐵失等於甘肅衛

老擬夜開帝已北去徐達常遇春等克通州帝擢詔淮王監國帝與三宮后妃皇子避兵北行夜開建德門去達等入城淮王死之凡傳十世計八十八年而亡於是明興而天下一治明太祖朱元璋以淮右布衣本句容人又徙泗州又徙鍾離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威名既著豪傑景從帝年十七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托身皇覺寺時鄰子興起兵於濠帝往歸之子興卒諸將奉帝爲吳王收納英賢人心悅服天下遇急難計畫立定採訪使得燕不法狀以聞帝下詔讓燕王遣長史葛誠入燕邸事具以聞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大夫秦昭等充封燕王於南燕府官屬交則有劉基宋濂等人莫能測眼則敕陳玉道帝常呼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設謀以禮法與劉基白髮侍從雖勛業爵位不逮而一代禮樂制作濂所裁定爲多識文憲武則有徐達常遇春等蓮言簡慮精爲大將軍平大都省三郡邑百數圍擒王保保定陝西略地山西收秦晉之間延禮儒生薛瑄如也謚武寧○遇春北征敷從太將軍達忠武義旗所指靡不向風然後定鼎金陵命將四出一舉平漢陳友諒再舉滅吳張士誠三駕而元主遁遁凡一切盜名竊字者刻削消磨如日出而爝火自熄巍巍乎其有成功矣登極之後改制度易服色詔衣冠如唐制定禮樂戒毋后臨朝帝后如雖毋儀天下然不可孤政事其修女誡爲子孫法禁中官預政詔中官止供灑掃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干政立碑永後洪武年號三十一年海內熙洽號稱太平所惜者求治太急用刑太嚴賴馬后仁慈隨事匡救則中宮之助所係豈淺鮮哉帝后馬氏性仁厚帝前殿輒隨事微諫帝爲緩刑后疾亟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言后日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而已太孫建文繼統名允炆太祖長子懿文太子之子懿文早薨立允炆爲太孫至是嗣位改元建文

無幾微失德而不保厥終蓋天命在燕非帝有以致之也然燕王子初封燕王蓄志不軌既已疑之及其來朝乃復縱之既縱去而又詔讓之及其入覲又遣人伺之既縱之又遣人追之既追之又遣人執之既執之又遣人殺之縱之而又疑之疑之而又縱之縱之而又追之追之而又執之執之而又殺之殺之而又悔之悔之而又縱之縱之而又疑之疑

八年收都統兵北京復往阿喇台北征二十二年崩於師仁宗名高城成祖長子監國幾二十年帝每北征監國及登大位即出夏原吉於獄咨以國事欽承遺命不敢擅專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內治不修邊疆不守也先大寇挾帝親征致南土木之變也先索中國財物禮部核朝臣諫帝親征朝臣不聽遂發京師出居庸關邊報益急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次土木虜兵四面以去幸鄜王瞻基奉太后還京師監國英宗北狩鄜王奉太后還京師即帝位是爲景帝改元景泰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南城門鑰悉聽太后處分凡政事悉關決之或言之太后以太監王振侍帝無狀欲殺之帝不聽遂發京師出居庸關邊報益急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次土木虜兵四面以去幸鄜王瞻基

無事成理而不忍除景泰年號石亨等請革景泰年號帝曰朕心不忍可仍書之加宣德胡后徽號宣宗廢后退謚皇后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建文帝少子文圭成祖幽之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之使居鳳陽文圭繫獄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其亢爲盛德欺憲宗名見深英宗太子崇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生母周貴妃皇后爲慈懿皇太后忘郯王易儲之嫌憲宗爲太子時爲郯王所廢英宗復郯王皇帝尊號復子謙之故秩祭詔雪于謙冤遣人即位後追加郯王皇后謚文肅錢塘人帝憐之使居鳳陽文圭繫獄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其亢爲盛德欺憲宗名見深英宗太子崇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生母周貴妃皇后爲慈懿皇太后忘郯王易儲之嫌憲宗爲皇太子時爲郯王所廢英宗復皇帝尊號復子謙之故秩祭詔雪于謙冤遣人即位後追加郯王皇后謚文肅錢塘人帝憐之使居鳳陽文圭繫獄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其亢爲盛德欺憲宗名見深英宗太子崇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生母周貴妃皇后爲慈懿皇太后忘郯王易儲之嫌憲宗爲皇太子時爲郯王所廢英宗復皇帝尊號復子謙之故秩祭詔雪于謙冤遣人即位後追加郯王皇后謚文肅錢塘人

貴如子婬遂得進用劉吉以汪直爲腹心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淫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淫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多智敏與萬安比亦入閣以汪直爲腹心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淫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淫事敗匿京師貨緣入禁中封奏請增紳進退多出其口。僧人繼曉始以貪

耳目帝好方術方士李孜省以太監汪直督之又以李孜省僧繼曉爲耳目帝好方術方士李孜省以太監汪直督之又以李孜省僧繼曉爲耳目帝好方術方士李孜省以太監汪直督之又以李孜省僧繼曉爲耳目帝好方術方士李孜省以太監汪直督之又以李孜省僧繼曉爲

宗孝宗名厚照憲宗子立而劉瑾用事太監劉瑾與其黨馬永成高永成高鳳羅祥魯斐邱聚谷大用張永仍用事時號八虎劉瑾尤猖獗永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獄楊一清罷王鏊三邊遍練制比之郭子儀云謚文襄。鏊以吏

之韓文猶不能勝閹宦之勢韓文宜戶部侍郎入閣預機務以劉瑾憤恣休瑾等橫甚文數發起曰吾家居十四年迨臣疫膺不起謹爻悟雖有以死報國乃上疏乞誅瑾等

年足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上疏乞誅瑾等

書說皆照與斗齊伴食中書曰又可才瑾伏誅永內監張瑾發

人衛彬太監化人發副總兵張俊征流賊得宦遊聲入京師兵

蒙彬統之帝與軍閣告別者爲一軍晨夕馳逐導仁濟

建李東陽同輔政時入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謹文正去萬安而召王鏊公萬安而召王鏊

明臣良百度具舉其失任鄒智之貶焉吉所嫉也李夢陽之獄仁李夢陽之獄仁

滅吏目智辭朝詩有云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太監李興等按家副使時河決張茂仁張彧言官多則民擾請專委大臣防禦邊患疏貴戚占奪陽指斥貴戚書夏治之又命劉大夏召回興等且水監也并宜戒

也夏曰近釋陽聖中外備呼五德如天之大奈何武

獵巡邊江彬欲擾權數導帝
帝屢微行羣臣諫不
稱威武大將軍帝屢幸宣府自稱威武
宸濠封於江西以帝巡幸不
陰遣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
遂頒王守仁起兵南贛宸濠
就擒守仁以名進士任兵
瑾謫貴州龍場驛丞瑾誅遷
事福建至豐城間宸濠陷南
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合議
濠急解安慶圍遣救至鄱陽
假捕濠餘黨出巡久駐南京
江彬等疏守仁功仍奉帝南征
和等屢請回鑾不聽久之始自南京班師
沂帝初得羣閹蠱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
夕處其中至是有疾與至豹房而崩
皆由朕誤今當與輔臣議處
晚矣遺詔立興獻王
至豹房大
乃始知前此

封興獻王子厚熜嗣位武宗無嗣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奉遺詔迎立之爲世宗世
宗以孝宗之姪武宗之從弟以弟承兄大統則考孝宗
而叔興獻毛澄等議是矣顧乃聽張璁之邪說謂上非
漢哀宋英可比非定陶濮王成例可拘遂尊興獻皇興
獻詔議崇奉興獻王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出漢定陶王未漢
澄乃會廷臣議謂宜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
其再議於是觀政進士張璁疏言漢哀宋英皆預立爲
皇嗣師丹司馬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皇上以倫序爲
當立非爲孝宗後也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爲人
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疏入帝
獻皇帝興獻王妃爲興獻皇后
不聽○漢哀帝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立爲太子及即位
師丹等議云陛下既繼體先帝
○宋英宗濮安懿王子也仁宗
立爲太子及即位詔議

稱濮王典禮司馬光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恩任
是武宗遺詔不能因世宗而延
統於是大禮之議紛紛而大獄因之以起修撰楊愼侍
二百二十人伏左順門諫哭聲震闕廷帝大怒盡逮下
獄爲首者成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杖死編
修王相等其後伍用嚴嵩父子黨惡橫行忠良戮辱嵩
十八人國二十年其子世蕃助虐嵩又結仇鸞趙文華爲父子
罔利擅權誅斥善類不可勝計其後世蕃伏誅嵩以罪
免寄食墓舍而死徒日事齋醮自號長生眞君帝信長生術
文少保少傅食一品俸加方士陶仲
主事海瑞以切諫下獄是又一宋道君也道君宋徽
十五年幾無一善可紀而穆宗名載垕世宗子隆慶穆宗
間凡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優卹六年
之時神宗名翊鈞穆宗子年甫十齡張居正當國大要在尊主
權綜覈名實不可謂非救時良相也神宗初政居正起
然持法嚴諸不便者多怨之諡文襄繼用葉向高尤得
事不便必力爭帝心重之而多格不用因
求去至熹宗時復入相尋請歸謚文忠
好勝好疑好貨都御史張養蒙疏言陛下之成心有四云云
則礦稅貂璫時內璫開礦之使四出由是天津店租廣
慶名木湖口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
以及門攤商稅等中使碁布民不
時有投匿名書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帝大怒
敕下嚴捕廷臣挾私誣衊者無算後駕其罪於順天巡
生瞹生光磔於市事得解閒有中書舍人趙士禎疾篤
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挺擊者有男子持挺入太子

官擊傷守門監被執犯名張差下法司訊定爲風癲提半土事王之宗疑之再鞫問語涉鄭貴妃弟國泰謀危太子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帝大怒諭兵部速繫治罪忠賢行至五年矣至是幸慈寧宮召百官入見太子因諭廷臣曰張差宜速決餘無株連而邊庭又見告矣四十六年國本之爭帝乃猱差於市事遂寢光宗名常洛神宗子泰昌元年號僅一月而崩克撫順七月我大清兵克清河堡

光宗名常洛神宗子泰昌元年號僅一月而崩

慈烺非嫡母又非生母不宜居正名位李選侍居乾清宮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宜移宮以昭正名分給事中楊漣復爭之始移居別宮而李可灼進紅丸初光宗疾甚內侍崔文昇用利藥帝一夜數十起鉛丸藥俄帝崩都御史鄒維垣希忠賢旨翻三案謂紅丸也以陷楊漣左光斗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魏忠賢初名進忠幼點慧無賴遂自宮因太監已者輒加誅戮於是御史楊維垣希忠賢旨翻三案謂紅丸也以陷楊漣左光斗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魏忠賢初名進忠幼點慧無賴遂自宮因太監已者輒加誅戮於是御史楊維垣希忠賢旨翻三案謂紅丸也以陷楊漣左光斗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魏忠賢初名進忠幼點慧無賴遂自宮因太監已者輒加誅戮於是御史楊維垣希忠賢旨翻三案謂紅丸也以陷楊漣左光斗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

李自成犯都城披髮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李自成直犯都城披髮投井

繼身殉社稷且曰任賊分裂朕身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繫頸自縊煤山之石室故學者稱石齋先生劉宗周講學於蕺山望南城烽火微子京師外城陷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微子京師外城陷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微子京師外城陷帝登萬歲

祖章皇帝龍興提兵入關首誅逆閹李成 爲明復仇不數年開天下底定其大一統之模實與唐虞三代比隆豈特軼宋明駕漢唐而已哉然則天下一治一亂一興一亡視乎其君亦視乎其君之用人秦不足道也自漢迄明人才何可勝數茲特舉其尤著者漢有天下詔定元功位次高帝則蕭何爲首迄於蟲達凡十八人 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灌嬰傅寬靳歙生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 而良平不與焉按班固泗水亭銘十八侯位次有張良陳平紀通而無吳漢薛歐丁復與漢書侯表異 孝宣甘露圖功臣於麒麟閣則霍光以下迄於蘇武凡十一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不名張世安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 孝光武中興諸臣則自鄧禹迄卓茂凡三十二人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劉植以上爲雲臺二十八將又祭肜以王常李通竇融張玄爲后○光武征隗囂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監鄧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形狀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交阯反拜援伏波將軍討平之立銅柱以爲漢界五溪蠻反拜援請行帝以示可用上曰丈夫爲此用上曰丈夫爲此當飼壯士故耳遂行帝以示可用上曰丈夫爲此當飼壯士故耳遂行帝以示可用上曰丈夫爲此當飼壯士故耳遂行帝以示可

如霍子孟郭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干載曾無幾人崩光受禪孟漢武帝時爲郎遷至光祿大夫武帝臨終託以後事孟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見之際夫處置之際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見之際夫處置之際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見之際夫處置之際自己

類稽君子程頤之徒曰蜀黨而劉摯梁燾等中立曰朔黨初王安石作新法司馬光攻之洛蜀黨皆光之徒也蔡京記陷羣賢二黨之人俱列名籍京至明東林諸君子越漢唐而上之而罹禍更無窮也東林黨倡於神宗萬歷朋先是顧憲成講學於無錫之東林高攀龍趙南星諸人講學多宗之稱涇陽先生曾朝之御史徐兆魁上其事而削籍者多人皆晉俗風流猶尚而其忠義有足多者逃爲掫史時中原不靖逃波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温嶠擊揖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不復濟江而死嶠投鞭渡江而進○壺爲尚書令蘇峻反嶠邀陶侃祖約共討之峻二子彰旺從之○彝爲宣城內史峻將韓晃攻城彝固守經年城陷死之至如王逸少隱遯會稽○陶潛字淵明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南朝故多名士大都能爲褚淵生不能爲袁粲死蕭道成將篡宋宋司徒袁粲謀誅之褚淵知之以告道成粲父子俱遇害百姓哀之下造五季亂階武侯緒業自隱邊鄙而後

謀帝怒欲誅後後恩曰殺諫臣帝大怒以硯擊之懷恩免冠號泣後卒赦以免○譚吉
在寇宗時憲宗賜太子五莊吉曰天下何山皆王所有何以莊爲乃止
烈著如朱雲折檻漢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進位甚重故槐里令朱雲請賜上方劍斬佞
臣張禹上怒欲殺之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檻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足矣及將
去帝意解後當治檻帝曰勿治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張綱埋輪漢桓帝時梁冀用事遣八使分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冀無君十五事冀帶劍入陵呵叱之
在使中埋其車輪張綱曰豺狼當路正宜驅逐何問狐狸○張陵叱梁冀漢桓帝時元旦
朝賀梁冀帶劍入陵呵叱之令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上前愈慢丞相嘉退朝召通將斬
之上使召通而謝丞相乃釋之○曹瞞衡罵曹瞞名孔融有才
以薦之曹操衡不禮於操操怒操操召爲鼓史落魄賓玉檄討武
昌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
段秀實笏擊朱泚唐德宗時未泚將潛位司農卿杲卿執賊目大罵祿山拔其舌
卿柳伉之請誅程元振唐代宗時宦者程元振用事致上狼狽出胡銓請斬王
倫秦檜使來高宗時秦檜力主和議上治河三策徙冀州之民放
宰相唐德宗時宦人主兵思者有寸也又
十萬疏言太宗志業新不覽終者有十
流者二長太息者六賈山之至言漢文
曰鮑宣之去妻漢哀帝時宣爲諫大夫上書極諫蘇氏父
子之去皇帝書蘇洵屢上書仁宗皇帝書諸葛武侯
之出師表魏徵之十思疏言人主當思者有十也又
言太宗志業新不覽終者有十
疏說唐元宗以宰相崇寧時事爲誡十宣公之奏議陸
贄之對策唐文宗時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
所恤者有制誥奏議全集證曰宣
貞對策極斥宦官執政不敢取李部等二
十二人郎曰劉蕡下第吾輩登科能無汗顏
言牧當唐文宗時官侍御供奉賓僚鎮
廷措置失衡疏上三策嫌不當位而言
課之策治河漢哀帝時讓上治河三策徙
河使北人海上策也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放
中策也修故堤下策也
趙充國之策屯田漢宣帝爲後將軍擊先零叛羌以充
國上言繚邊屯田以禦胡有十二便○江統之論徙戎晉惠帝時關隴屢爲
寇虜有十二便江統之論徙戎晉惠帝時關隴屢爲
所擾統爲太子洗馬作徙戎論進之帝不能用○王朴之策平邊北宋世宗
世宗嘉納之及於周世宗太祖史
其力排老儒撓
莫非忠義激烈足以懾服羣姦也文如董子之策賢良
董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三
漢儒學之倡武帝舉賢良策於廷仲舒
爲江都相嘗與易王言曰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少通諸子百家漢文帝時洛陽郡守吳公薦其才一歲
召至大中大夫爲綰所閒出爲長沙王
太傅陳治安策
晉云可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賈山之至言漢文
帝時山上言治
道借秦爲喻名
子之去皇帝書蘇洵屢上書仁宗皇帝
書諸葛武侯
之出師表魏徵之十思疏言人主當思者有十也又
言太宗志業新不覽終者有十
疏說唐元宗以宰相崇寧時事爲誡十宣公之奏議陸
贄之對策唐文宗時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
所恤者有制誥奏議全集證曰宣
貞對策極斥宦官執政不敢取李部等二
十二人郎曰劉蕡下第吾輩登科能無汗顏
言牧當唐文宗時官侍御供奉賓僚鎮
廷措置失衡疏上三策嫌不當位而言
課之策治河漢哀帝時讓上治河三策徙
河使北人海上策也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放
中策也修故堤下策也
趙充國之策屯田漢宣帝爲後將軍擊先零叛羌以充
國上言繚邊屯田以禦胡有十二便○江統之論徙戎晉惠帝時關隴屢爲
寇虜有十二便江統之論徙戎晉惠帝時關隴屢爲
所擾統爲太子洗馬作徙戎論進之帝不能用○王朴之策平邊北宋世宗
世宗嘉納之及於周世宗太祖史
其力排老儒撓
歐陽脩之本論歐陽脩之本論
論仲舒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目不窺園爲
漢儒學之倡武帝舉賢良策於廷仲舒對天人三策以
爲江都相嘗與易王言曰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賈生

章皆從經出而經學莫盛於兩漢至以經術飾吏治故
吏之循吏史不絕書○吳公爲河南守治平爲天下第一
是夫後百後天下郡國立學官自文翁爲之始云○第五倫
王成爲膠東相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朱邑爲
北海太守治行第一邑病屬其子葬之桐鄉民愛之祠記至今不
絕云○汲黯鄉邑故爲東海守
好清靜黃事貞其大指而已點多
海大治後以爲淮陽守帝曰以
耳○龔遂以爲渤海守民有帶
刀買犢○尹翁歸爲東海守吏
循取大以一警百吏民畏服
歸最○張敞爲京兆尹以經
無偷盜○韓延壽爲左馮翊自悔
之因移病臥閣訟者
公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民親愛稱名父○以上西漢
事居官如家○任延爲九真
守始教郡民以婚嫁之理民
民德之其生子者多名爲任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
官臣不敢奉詔○王景爲廬
有苧陂相田景多起之山是
有鳳凰麒麟嘉禾壯露之
令既卒民爲立祠概繪歌而
浦故產珠先是宰守多貪穢
易前弊珠復還○前刑爲桂
日太守之皆也請自免由是
張敞守之歲饑開倉賑民吏懷
其恩○百姓遂出穀賦民帝
嘉之○杜詩爲南陽守善
迎拜○定陶丘賀爲南陽守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一年後
道日願從陛下復得叔度
之口歌曰前有二龔後有
張君爲漁陽守百姓歌曰
可支○劉昆爲弘農守
然耳帝歎曰民之父母
哉政上賜以二公之服輔之言也○郭賀爲荊州刺史
使百姓贍其州

諸儒之大成○薛瑄明永樂中舉進士學以復性爲主
時稱薛夫子謚文清○羅欽順宏治初授編修潛心格
致之學與陽明數辨難謚文莊○顧憲成萬歷中舉進
士講學東林力闢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謚端文
○高攀龍萬歷中舉進士學以開爲主謚忠憲而金溪姚江亦何可盡非者陸
淵金溪人其學以悟爲宗論無極太極與朱子數相折
難其後兩家之徒遂分門戶云○王守仁姚江人其學
以致良知爲宗與金溪頗返而其傳總之學不惟其名
惟其實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如范文正伸滯做秀才時便
以天下爲己任曾不居道學之名而有道學之實治則
進亂則退獨善其身也若夫悠悠
外如管寧華歆之切與華
歆同學歆不起管生一未
好讀易撫琴

隱宜陽山以終○林逋宋處士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足不及城市者二十年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書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賜謚和靖先生○倪瓚元人號雲林生工詩善畫張士誠欲致之往來通州卒終不可得有清閟閣遺稿得失不知治亂不聞則又超然於評論之外也已

據宋本重雕

吳興張氏景樸
宋元善本叢刊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策古史記言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宣令名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屢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雷曜威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愼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愼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蒲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校犀象之牙角鑿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寫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

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其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豈乎七雅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宰同埋經與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令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史古文則兩漢亦所尒行安國註之寖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爲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梁賈馳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首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
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
爾

尚書正義序

尚書註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義

道本冲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

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之所以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續若賦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次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賛賛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撰述亦謂之序事不煩直事無所嫌故也述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

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繩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此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

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謂伏犧氏孔子親而不識又多於爽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未用之教世至義軒況遭秦焚書之後舉吾儕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蓋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且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參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指前段殺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嘗伏犧神農黃帝堯舜乃至後世聖人始有之耶且繫辭又

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若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讀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七廟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

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當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非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推易曰帝出於震震是也又軒轅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

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孚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倫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黑黍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詩與詩之爲體不雖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與讀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于夏商周之書雖文誥言教不倫雅言皆歸一

至

揆 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書稱王三王之三也詰故報反告也示也義至于王一揆之說皇書稱也與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遺帝禮稱與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語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法正所設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

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倫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劉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流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責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據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義）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

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義）八卦至此書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義）典文連故連而說之又讀與同外文布知其丘索與墳丘素與墳於下見與墳典俱被賜則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見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據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左史倚於綺反劉琴綺

反相息亮反倚相（義）春秋至遺書也○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楚靈王時史官也（義）仁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言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戎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仁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仁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厖雜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刪色灼反　○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不
姦反　正義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
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
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
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者古書之大
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
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
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
者作以此體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
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
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
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
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
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
樂文弧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
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

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
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
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
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
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
於秘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
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
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
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
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
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
書以述之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受夷頗亂
前載浮辭舉其宏綱撮要足以垂世立教

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
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
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
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
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
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
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
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
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
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
兩篇而爲縞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
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
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
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
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云斷自舜之
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舜典下取舜禪之

後以爲辭議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事受傳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辭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正義）坦坦至其義○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音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正義）及秦至屋壁○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及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諡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誘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一一輦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子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斿斿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山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辭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閻天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卧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正義）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與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大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耳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揔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

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止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宇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閣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

字林作斆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至魯至壞宅○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衰

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

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

舊音閭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義悉以至能者。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貝上傳論語孝經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躰周所用之以么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圜圜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故云義也定其可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惟考其文故云義考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殽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彷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之義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揔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殽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滅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選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為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承詔至將來○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仁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凡漢得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思廣慮以求其理冀免垂遠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摠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之名指躰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慤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惡鬼神崇信巫蠱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

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着長安因與鬬不勝布出走奔湖鬬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謙君子知已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註疏卷第一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二

孔　穎達　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辯史勤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録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章創以義而録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

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惟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躰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躰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虞夏商周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信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當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遂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亳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察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胥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恒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喁禺為宅喁鐵柣谷曰柣谷心腹賢腸曰夏賢陽劓則劓刵則云臏宮劓割頭無刵則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至膠東庸生胡常傳徐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徵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中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謚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預章內史逐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註也以註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前稱傳義以註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加字下同著張慮反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

正義曰堯典○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換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旧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

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上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適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礼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無處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以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嚳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

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老使至禪之○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約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即直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

是也堯典言堯可爲百
也堯典代常行之道正義堯典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
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
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
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
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與不名經者以經是揔名包殷周以上
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指堯舜之德於
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
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
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
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
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
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
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亡問本亦作問
溢音逸正義曰若至上下○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
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
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
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
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
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
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若順
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
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
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
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
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
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依倣者而順之
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
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
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
墓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
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
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
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
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
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拍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
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
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
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
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
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

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
知顧氏爲得也○傳允信至天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
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惟賢尚善曰
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
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
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
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讓言克交互其文耳
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
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
限極故四夷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
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
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宣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
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礼運稱聖
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勑靈是亦
格于上下之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
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

元九族馬鄭同

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之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號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平普卞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羲仲居也東表之地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崦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鍰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

寅賓出日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率音卞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之中星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厥民析 析星歷也 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析星歷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曰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昴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 厥其因鳥獸希改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舊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 分命和仲宅西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衍反馬云減也減猶沒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夜互相備歷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厥民夷鳥獸毛毨 夷平也田與夷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毨所銜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若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蔡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歲和故順冥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皆彼列反下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冬至之日短星昴宮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厥

民隩鳥獸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奧也奧如宛反本或作燠音傴氄耳勇反徐又音耎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 帝曰咨汝羲 咨嗟聲也再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閏如字 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閏如字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 (羲)乃命至咸熙○上言能明羲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遍中之星

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抱爲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抱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之事使彼下民務動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正仲春之氣節此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主命其羲民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化育之事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七宿合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鳥獸已殖農事尤須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布日入在於西

方令北和仲恭敬從遞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禾黍農事未閑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煖此是敬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今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閟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序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存之○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黎吉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焉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脩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總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轉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未審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後世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類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神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

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察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言地以屬民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地既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絶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絶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猶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生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則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

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在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此五鳥之官即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之官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繫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濛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掌秋冬分命羲仲掌春夏分命羲叔掌南方夏分命和仲掌西方秋分命和叔掌北方冬分其實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於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叢○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之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耨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迓日入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及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冢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舉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考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選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田里各有疆埸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亭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日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及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冢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舉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考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

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訖化至一隅○訖化釋言文禾苗秀穟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亭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

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舉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釋言云餞行飲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

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皆在田與夏平也毧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

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惣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陽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羞盡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惣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事故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至曆象○咨嗟歎美與皆釋詁文也迓四時曰暮暮即迓也故王肅云暮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據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
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
二月六大之外有曰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
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
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
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
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
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
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
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日殘分所
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
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拍者五日并
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
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一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
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
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六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
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
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
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
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
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
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
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
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信至其善○釋
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
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聲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放此類
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或成歲之下傳以文
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
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
事者將登用之○曉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故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
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
往反註同徵引信反馬云嗣也吁呪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
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鬬也
曰嘻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
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
工官稱鳩聚僝具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
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
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貌敬而心傲狠
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
又未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狠恨懇反
四岳曰咨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
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割害也言大水
方方為害○湯音
蕩洪音戶工反
滔滔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滔滔言之
滔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
漫天○浩胡老反滔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
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
僉曰於鯀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
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
吁者皆非帝意咈戾也
咈哉方命圮族
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族類也言
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
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
岳曰异哉試可
乃已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
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
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圮
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義)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胄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皆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為害又其勢奔突滔滔漫漫然脩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

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敕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疇誰擇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統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關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

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脩子嬌傲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請之四凶投之遠裔故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者脩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脩子故也○傳咨嗟至事者○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下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功○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

則是已叔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鴻聚釋詁文僞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其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見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恭敬而心傲狠其僞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察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棄之不試是非難辨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想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供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

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鯀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傳勃鯀至用之○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愎前人書缺史克以宣公比堯辨頒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綱要○上則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故言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實同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岳焉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方命四岳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說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實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斯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洪大釋詁文刀言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湯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漂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性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卓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總言水大故云若漫天也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乂治也○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背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異已

已退也○異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傳勃鯀至用之○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鄭諸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釋天云載歲也孫炎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說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實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斯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洪大釋詁文刀言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湯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漂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性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卓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總言水大故云若漫天也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乂治也○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背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異已

而試實然則者謀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十二年為三載知七十載者舉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治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嘗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眾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堙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灾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誅殛先有很矣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舜之始舉由巳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心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帝曰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

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

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簟反

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嫌臣知神聖設教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古頑反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户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

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而未知其何如

岳曰瞽子父頑嚚象傲無目

瞽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

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千計反

釐降二女于嬀汭嬀姓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欽哉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義)帝曰咨四至欽哉○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

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德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鰥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偏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傳考歷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九年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整頓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

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不須重說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伐陋之處意言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帝已然矣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者同故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瞍堯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經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傷二十四年左傳文豹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惡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

父母與弟並比於舜身使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入深也○傳謂和至于姦惡○謂和烝進釋詰文上歷言三惡之狀烝進於善道父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暴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焉烝升也○傳烝升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就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恃寶下愚挂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舜能諧以孝烝進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徙漏之也鄭玄云試以官鄭王皆以舜與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言欲至治國○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必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言女于時者摠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德謂降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殺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貴不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嫉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二女行婦道乃尚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已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 爲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丹反 作舜典 舜典之義 正義曰虞舜與堯同 虞舜至舜 典○虞舜行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已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爲庶人故微賤○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

頴項生窮蟬窮蟬生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與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專嗣繼至難事○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帝曰 帝堯也 欽哉 欽敬也 汝 舜 往欽所以敬事天之道帝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若稽古帝堯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有鄭出之於王王註無施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之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温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温温恭人言其色温和貌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

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爲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揆度也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賓客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 納于大麓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虧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

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皆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疧非

舜讓于德弗嗣品冊不能嗣成帝位正義慎徽至弗嗣○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摠録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内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

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摠百官也周官云

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正義曰此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内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録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録至於天○麓聲近録故爲録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餘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録萬機摠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録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必須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各以其節不有大録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迷錯從代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伏陰無冬溫夏寒也舜録大攻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禮之○格來釋言文

詞謀陽升辭語文德辭近致祐禹致孔經傳言汝多呼禹乃知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若爭辭曰來汝辭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數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一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下同堯終帝位之事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

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堪當天心與否○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堯不聽禪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祭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上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爲反(義)正月至羣后○舜斂瑞而不許乃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義)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

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察天文察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蓋笠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蔡邕亦以爲渾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比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耶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太微宮中有天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擯告○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

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偏祭羣神主天子事也肆是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肆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司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以求神明之傳以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宗伯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擯告○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

於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煙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禋潔也祀之日必絜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燔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若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寧一而名六宗

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河渭江淮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岳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猶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

遂見東方之國君

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

修五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廿子執繅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繅許云反

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

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户化反華山在弘農

八月西巡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有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註同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註同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祀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復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小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所執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象上修之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

五禮畢即位南山三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後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此言天子巡守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註同

同○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徧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日也三者皆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必不同但古典云滅不可妄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邊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

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解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
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
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
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
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
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二十四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
之衡兩鎚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
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
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
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王度至其玉○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
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
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正義曰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
吉也如裘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
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
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
玉○傳諸侯至執黃○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
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
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蔵眡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
未有誓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
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故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
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虞氏皆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文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事消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雁○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故禮云飾

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虎二月東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亦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澤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籀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籀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禰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此摠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覲別朝故云四時一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肆訓陳也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敷布敘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進也諸者布敘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各奏其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肇

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充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大水通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下凡四覲別朝故云四時一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肆訓陳也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敷布敘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進也諸者布敘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各奏其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肇

十有二州 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充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大水通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之罪○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

鞭作官刑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撲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音卜撻他達反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赦也怙恃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恃終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故之憂欲得中○恤悉律反憂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可用者皆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竄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諸侯盡饕餮之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食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結反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古本反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

(義)肇十有三州咸服○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十有二州每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以一大山爲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狀折衷法用然後當刑不

之法寬至五刑○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朴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遭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惰奸詭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念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驩兜於南海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名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禹治水之後分冀州之地爲幽并二州故知禹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舜典云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是舜初即位之年已分冀州爲幽并二州也禹貢冀州之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遷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互出故方舜時

亦有營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堯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兵至通利○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冢其虺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鎮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法○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入皆是違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

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并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刑罰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怒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證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

哉惟刑之恤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狠很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與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憂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闊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三苗亦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若舜受堯命誅此驩兜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誰知彼四凶爲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事以別其人左傳說縉雲氏之行云靖譖庸回是貪叨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是貪叨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是貪叨之行驩兜言靜共工言庸違象恭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嚚訐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續用不成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寬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寬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與其文述作之躰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鯀方命圮族罪狀輕故後言之禹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猶有治水之勞故不誅殛但放之而已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在徐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此四罪皆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徵戰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而即行之於此后稷之後追論成功之非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恕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信三十三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興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

云禹讓稷契皐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優揩百穀奚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皐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功成而後以緜爲無事理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之後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勳業適足使父致誅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贈三千異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土革木匏絲竹金石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遏絕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爲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鞉鼓也木柷敔也鞉音桃敔音語○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至八音○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至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喪如

字又息浪反妣必爾反父曰考母曰妣

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賤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幾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遏絶至者遠○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鞉鼓柷敔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鞉音桃敔音語○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至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喪如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

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爲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鞉音桃敔音語○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至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喪如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

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

詢于四岳闢四門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闢開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闢婢亦反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張丈反下同

而難任人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夏華夏也寇賊姦宄皆殺人之外內奸也○猾戶八反宄居洧反

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以堯育且攝其位堯崩讓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舜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以堯育且攝其位也此傳是堯之文祖之廟告前以鏁位告今以即政告文祖當無疑矣○詢謀禪詰文關訓開開四方之事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何由出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父矣今更言開門是舜未即位前已開之設此止之舟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聖堅○疏詢耳臨之已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詰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咨嗟

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述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難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柔安迩近義同故為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近以收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情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任佞擇詰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人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不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表皆想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奮韋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遍稱或當然也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遍稱或當然也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僉皆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宗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義

職不許其讓也○傳有能至別堯○舊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辭曰者承堯事下言辭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謀乎○亮信釋詁文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若謀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宅言畴也○傳四岳至用之○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嵩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遍稱或當然也

紀民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皐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望爲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義)帝曰棄至百穀○帝同堯稱又呼棄曰汝后稷者以棄有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浿民之難難在於饑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敷也敷遍衆民之難在於饑也帝呼皐陶曰往者洪水浿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饑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衆故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益奏庶鮮食及懋遷有無化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則益稷亦稷之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衆故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益奏庶鮮食及懋遷有無化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則益稷亦稷之職事后訓君也帝呼皐陶曰往者洪水之時浿民之難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

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之教務在寬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義)帝曰契至在寬○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敎之義謂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而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賊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謂墨劓刖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經言五服謂皐陶所

斷五刑當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鄭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其次鑕鈇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鑿也鞭扑也與呂刑之方一也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輕重各從所犯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旬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且周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蓋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

殺罪重不可全赦故宥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王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出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者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虒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三虒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蠻也然雖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按乎不可從也○傳言皋至述之○此明謂皋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皋陶有信故傳言皋陶能使信施於蠻夷使咸信從彼信之也**帝曰疇若予工**

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亞共舉垂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共音恭(義)傳共謂供其職垂也○垂音陲(義)傳垂主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治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上下草木鳥獸則(義)傳上謂至能之○言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政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謂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

字相近而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以教導名帝言作我虞官朕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義)垂所**汝諧**朱虎能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知彼皮反(義)傳朱虎至之中○知羆是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義)傳三禮至姜姓○此時秩宗即周禮

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凡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瑞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傳秩序至之官○疏傳已訓秩為序此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朝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疏傳夙早至清明○正義曰釋詁文早夜故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臣名○夔音求龜反

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樂之所感如此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樂之感如此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樂之感人能成忠和孤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此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孤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此

而溫寬而栗 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栗音烈○疏傳栗莊栗○正義曰釋詁文 **剛而無虐簡**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而無傲** 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聲言○長直良反下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倫理使然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於如字或音烏音無徐音府 正義曰帝因夔至率舞○帝因伯夷所讓而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荅舜曰鳴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說文云胄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樂之感人能成忠和孤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此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孤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躰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

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周禮太師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陽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義)帝曰咨至天功○帝說命用衆官乃總戒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能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王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靡爵黃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以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恪於文祖承堯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言帝德及鳥獸也即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即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義)帝曰咨至天功○帝說命用衆官乃總戒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能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王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靡爵黃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以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恪於文祖承堯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言帝德及鳥獸也即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即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詩美仲山甫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

之閒者退之羣官僅無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嚴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閒苗黠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三年一閒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黠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考績法明人皆自勉故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黠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閒宜黠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從則惡從善言舜之黠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宅大夫爲英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黠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

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言或如肅言

位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者其一即是徵用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舜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見試用

三十在位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義）傳歷試至八年○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者其一即是徵用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五十載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義）傳方道至十二歲○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註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遠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遍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遍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亦作（義）帝釐至棄飫○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古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畫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閒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槀勞飫賜也○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三

大禹謨第三。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録爲十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矢厥謨矢陳也○皐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謨亦作謀舊凡三篇（義）皐陶至益稷○皐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録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失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揔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大禹謨（義）禹稱其功謨謀也○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史所録上取堯事下録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嘆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平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禹益歷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數於四海即數此文命故言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義）曰若至于帝○史將録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文德教命布陳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數於四海即數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敬承堯舜內則敬承堯舜外則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數於四海即數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吏反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於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義）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苟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

○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洛之○傳攸所至下安○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廣運乃聖言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益曰至下君○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率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證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繹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歷反響許丈反

益曰都帝德 都美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所去故特以爲戒○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工人其代之 幾微也康安也弼輔也動謂政教徯待也昭明也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徒卧而待天下之安樂輔直之士動而大應待我志以明受上帝天工之事人其代之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徒卧而待天下之安樂輔直之士動而大應待我志以明受上帝天工之事人其代之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徒卧而待天下之安樂輔直之士動而大應待我志以明受上帝天工之事人其代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卧反

禹曰至來王○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棄法守度言有恒○吁況俱反度徒洛反

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弗百姓以從己之欲 弗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弗百姓以從己之欲 弗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卧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當我實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卧反

禹曰至來王○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棄法守度言有恒○吁況俱反度徒洛反

禹曰至來王○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棄法守度言有恒○吁況俱反度徒洛反

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棄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游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所去故特以爲戒○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所去故特以爲戒○佛扶弗反下連弟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彼謂戒勑儆此謂戒在下故詳其文耳
專欲難成紀衆興禍襲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
政而言念重其言爲
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爲
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 水火金木土
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
厚生以養民三 利用以阜財
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
有次敘皆可歌樂
乃德政之致 ○樂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
○俾必爾反壞乎怪反 帝
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成之威以督之歌以勸
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俾必爾反壞乎怪反 帝
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
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義禹曰至乃功 ○禹
因益言又獻謀

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
在於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脩治之正身之德利
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
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歌樂乃爲善政之
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
當戒勑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
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
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
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至懷
之 ○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
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
言者九功之言也 ○傳言養至六府 ○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
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脩六府也
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質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然也皮惟五材此

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
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
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
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 ○傳休美釋詁文又
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
我衆欲使攝 ○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卷反頤以之

反厥於證反解工讀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江苍反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此人在此功發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帝曰格至念功○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厥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抱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忍承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發此人在此罪驟知有罪乃發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

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禪之言皐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若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遵行至服之○遵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茲此釋詁文釋為念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皐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皐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皐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已讓皐陶事非虛妄以義為尚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治音雉當丁浪反又如字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命於大中之道是大之功勉之○懋音茂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廷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遠德之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

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帝曰皐陶至之休○帝以禹讓皐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皐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于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皐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傳輔至治體○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免之○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往過至之義○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眾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眾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嗣謂繼父世謂後僧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慕罪至之道○慕罪釋詁文經常言主常訓也皐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宜安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盜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盜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盜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盜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用反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律忍反為于偽反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丕普悲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君為命故可愛民叛之故可畏

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君特眾以守國相須而立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應而宣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義)帝曰來至不再○義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冲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代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而道明耳又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困

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矣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降水供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成聲教之信　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聖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滿謂盈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譏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絶異於衆人也○傳危則至其中○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至而立○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脩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我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筮七潛反**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噤反又音金**禹曰至汝諧**○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帝王至後卜○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

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敵獄是敵為斷也昆後繹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攸上○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尚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其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攸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改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強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奴之者禁止令勿辭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勿妄也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徐音征

率百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

正義 正月至之初○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揔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若不得為如也舜典說舜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布盡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汪瑞鼇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與舜之得人也

帝曰咨 帝曰咨至有勳○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殛鯀于羽山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禹祖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眾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叛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蠻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

帝曰咨 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眾盛之貌○濟子禮反

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 討之○數音朔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蠢動也言其所以宜討之○蠢春允反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侮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

民棄不保 民叛天災之○棄其九反

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咎其九反

肆爾眾士奉辭罰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帝曰咨 帝曰咨至有勳○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殛鯀于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叛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蠻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

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録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旅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曰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猶悔至德義○傳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云故爲猶悔先王輕慢典教悔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猶大人悔聖人之言則猶悔爲異旅孼云猶悔君子則猶悔意亦同鄭玄云猶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悔之義傳取猶悔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釋言云庶幾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辭不服幾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辭不服先有文誥之命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懌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

天無遠弗屆賛佐屆至也益以此義美禹欲其修德致遠○傳自滿者人損之自益之是天之常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益之是天之常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謂隱下謂之旻天言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辭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悍之以兵所以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克已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户高反旻武巾反

舜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録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旅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曰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猶悔至德義○傳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云故爲猶悔先王輕慢典教悔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猶大人悔聖人之言則猶悔爲異旅孼云猶悔君子則猶悔意亦同鄭玄云猶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悔之義傳取猶悔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釋言云庶幾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辭不服幾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辭不服先有文誥之命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懌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

天無遠弗屆賛佐屆至也益以此義美禹欲其修德致遠○傳自滿者人損之自益之是天之常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謂隱下謂之旻天言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辭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悍之以兵所以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克已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户高反旻武巾反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慝懼之貌言舜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齊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致反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

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

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

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尺善反

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

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反蠡音禮

(王義)三旬至苗格○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虚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虚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齊慄懼尋戰慄不敢言已無罪辭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

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禪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届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届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著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

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旻天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愚惡至頑父○愚之爲惡常訓耳舜與齊慄共文故爲慄懼之貌自貶其罪引惡歸己事皆同耳丁寧深言之歟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慄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誠和至易感○誠亦感也感訓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孔以此篇惟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

帝舜之夫與謨聖帝所亦順考古道以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

諧迪蹈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愼修其為長久之道○身修絕句愼厥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上命昭九年左傳○

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

亟亟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義）皐陶至亟亟○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梅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俗之稱也

鴻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栗性寬弘而能莊栗（舌各反）**剛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亂反）**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愿音願愨切韻若角反恪反）**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直而温**行正直而氣温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塞悉則反）**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義）禹曰何品例）皐陶曰寬而栗○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温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恭恪○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而實塞○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義○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剛者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

故人君苟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御大夫師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諸侯大夫○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嚴如字馬徐魚檢反翕和也能合受三六之德在官○翕許及反俊又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

百僚師師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

百工惟時 皆是言政無非○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庶功皆成○撫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

而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彰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正義)教至懋哉○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養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孫之常教教之使五者皆悖亂禮法故人君為政當率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

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之行用民之所聰明天明可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然則所陳從而美之曰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用此言致可以立功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義）天聰至襄哉○此承上慮哉以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福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

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續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註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義）傳禹稱至名篇○禹言蠻益暨稷是禹稱因以名篇（義）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蠻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孔）當丁浪反下同○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治之所思者每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堅禹不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義）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堅禹不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

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孔）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致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皐陶曰吁如何（孔）問所以致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昏音忽下同滔音叨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義）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昏音忽下同滔音叨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摘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上遥反漢書作揭九足反行下孟反樏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音下反　暨益奏庶鮮食（孔）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

距川（孔）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

○畎工犬反會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孔）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處反鱉必滅反　鮮息淺反

遷有無化居（孔）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懋音茂盬音古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孔）烝衆粒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孔）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當丁浪反下同

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堅禹不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義）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故謂之曰吁閔其所以致孜孜勤於臣職而已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孔）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尋深仞曰澮濬畎深之至川亦入海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功我所言致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皐至當言○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皐陶為帝謀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亦者亦皐陶也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予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情奉成言哉而已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瞽者昏惑之意故言昏瞽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猶袖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即橋上

遏反徐音曷已橋一作輦几玉反輦直輦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毛詩傳云輴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梮謂毳者患泥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為人所穿弓也加泥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輦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為一樏與梮舉為一人所穿弓也加泥云梮謂一去聲更形字緣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比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偏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藪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黎民飢餓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礼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距者相拒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

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間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播種之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後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以治之於時雖漸播種得之食處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食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生種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殖物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使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至治本○說文云粒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又以支反重直用反

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帝曰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禹曰都至曰俞○禹以皐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若欲慎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相親至直人○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慎至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太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盤耳○傳徯待至帝志○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明明至禹美○莞與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胙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冨而教之汝翼成我

汝爲 布力立治之功 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古玩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

宮又宮喚反

服旌旗○蟲直弓反 **作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爲宗廟彝稱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會胡對反馬鄭

作繪舜首裏馬同鄭云宗彝虎也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巳相背藻之精首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璪粉米說文作糈糈徐米作粖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敕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陸里反剌也繡音秀背音佩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衮工本反僭子念反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予欲聞六律五言可弼** 言我不職衆頑愚說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佞以明之撻以記之**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答勑疑反 **書用識哉欲並生**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其義而颺之○颺音揚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帝以禹然已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帝曰臣至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鳩反(義)帝曰臣至威之○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鐏其藻

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興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揔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說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颺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官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言大躰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躰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躰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釋詁云左右助憲也同訓爲憲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産人君當助

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題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翼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觀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事為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偏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惟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之寶盛姬畫日月七星於盾北斗也章木雖皆有華而章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為雉五色象章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從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首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祭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為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帝王華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氷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

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為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顏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顏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尊彝樽也故賁卦艮上離下艮為山離為火山上有火賁飾之象故以宗彝為虎蜼也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尊彝樽也故賁卦艮上離下艮為山離為火山上有火賁飾之象故以宗彝為虎蜼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薇薇薇脃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衮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旂龍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為虎蜼粉米為一加宗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為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

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絺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之制與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衮先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雖爲首虎雖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恐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雖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皆○傳天子至制之○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

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物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賓諸侯七賓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焉鄭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箋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二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爲公自一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是以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推

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雖旗器物皆是彩飾被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己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脩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漫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令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其總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謗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捷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禹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

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皆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咎繇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熏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侯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熏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鄉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

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揔上三者侯以明之揔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禮運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諷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捷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

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不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敖好呼報反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額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僚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典反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戒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五長兼官之長

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故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禹既得帝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臧否則群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恒爲此惡事不開晝夜而頟頟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舟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也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戚而美其功也○傅光天下至賢遠○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復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賢至用之○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焉納謂受取之焉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妥舉也○傳舟朱至○傳舟朱是名舟是國也○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舟淵爲諸侯則朱是名舟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舟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嚋嚋○傳朋羣至得嗣○朋羣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舟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禀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舟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舟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効供水之時人乘舟也群偏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

舟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禹○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功故○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爾○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揔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

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諴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尭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為循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万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国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商頌曰殷方邦烝民曰採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

所在不雷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一長者有功之長耳與共奬帝室故也傳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

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義)皐陶至惟明○此經史述禹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皐陶為帝所任偏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謂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謂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虞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三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止樂搏拊以韋為之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敬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敔許金反**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冊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鏞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間閒側之閒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簴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蹡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韶時昭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尹正也庶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
(虞)夔曰至允諧○皐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
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
廟堂之上鳧鼓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
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賓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
與羣君接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
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
其容蹌蹌踏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
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戴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
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
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傳鳧擊至明之
○鳧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鳧擊為柷敔之狀經典
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云敔如伏虎背上有刻鳧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
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鳧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
之將末鳧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隻辨之釋樂云所以鼓柷

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
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
椎名為止鳧敔之木名為籈鳧敔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
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
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
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
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
和鼗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
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
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喪畢殷之喪
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
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未成於人然後致力於
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
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
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述揮也蓋如漢書郊祀志揮武帝郊祭

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鳧擊其
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冤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
以鳧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
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
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
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
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群后故殊
言在位群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
助祭年爵同者惟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
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
瞽亦允若瞽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
也敔當鳧之柷當擊之上言鳧擊此言柷敔之狀經典其事是一故云上下
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
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
磬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
在堂鐘磬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

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蓋郊特牲云歌者在上
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
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傳鏞大至踏踏然○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
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厠之代也孫炎曰閒厠之
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厠相代之義故閒為迭也吹笙
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踏踏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
踏踏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揚揚大夫濟濟士踏踏是為行動
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舞至率舞○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
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
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鸑鷟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
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斷
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
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
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
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躰盛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

言鳥獸來儀鳥獸跄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亂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歌於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奉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有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為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理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舒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庸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律忍反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成帝○颺音揚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治之事當慎法度故戒其職

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釋詁云元良首也傳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躰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下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傳賡續至其義○詩云西有長庚毛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為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臣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意同而文變耳

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隨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申戒○叢太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揔也脞

尚書註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録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内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禹別其木深其流。○濬息俊反。刊苦安反。**隨山濬川**　隨山刊木序以載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刊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濬川深其流而汎溢洪水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至通道。○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至通道。○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至通道。○詩傳云

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正義)冀州○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云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至書○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梁岐在雍州之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 (正義)傳壺口至而西○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援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此於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正義)傳高平至曰陽○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繹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尊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爾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聞縣東有霍太山此聞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衡即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 (正義)傳覃懷至衡漳○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氵漳二水名同孔意亦同

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若對反 (正義)傳無塊至而壤○九章筭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 (正義)傳賦謂至之賦○以文承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

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二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羌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上故先言上而後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是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羌等降即以羌等爲上之定

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與兗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兗州等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羌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〇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

義　傳田之至第五〇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如鄭之義肥瘠以爲九等也王肅云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上言數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如肅之義肥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從才用反　義　傳二水至耕作　○二水仇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傳言盡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青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盡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梵焉還卒于寧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爲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常衣島獸之皮爲遭洪水大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島夷東方之民傳食島獸者也王肅云島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義　傳海曲至除　○孔讀島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論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羌於餘州○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

義　傳碣石至餘州○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論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羌於餘州○

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傾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餘差異於餘州也甸服立方千里冀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畧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

據濟西北距河○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義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梗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微塞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九河既道 何水分爲九道在州界平原以北

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何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澤名濉沮二水會同此澤○濉音邑王於用反沮七餘反義雷夏至此澤○供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

居平土就桑蠶○蠶在南反（義）桑土至宅土○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天洪水之時民居亡土於是得下亡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釋亡云非人為之亡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亡也降亡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亡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亡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亡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墳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繇音遙馬云抽也（義）○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賦正與九相當（義）傳貞正至相當○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

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載馬鄭本作年（義）傳治水至州同○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舜巡守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漆音七盛音成（義）傳地宜至貢焉○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縈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義）傳順流至曰達○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盖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義）青州○岱泰山也

至距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兼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嵎音隅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義）傳嵎夷至故道○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來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斥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潼魚佳反（義）傳濱涯至斥鹵○濱涯営訓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迫關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上田第三　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種章勇反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從谷谷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礩砆之屬(義)傳畎谷至貢之○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莪註同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厥烏簞反山桑也(義)傳檿桑至瑟弦○釋木云檿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歟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義)浮于汶○地理志云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　淮沂其

又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沂魚依反水名藝魚世反　(義)徐州○傳二水至種藝○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爲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　(義)傳大野至可耕○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郎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淳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郎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

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燧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涯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蚌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　(義)傳泗水至美魚○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

厥貢才(義)傳土黏至黃生○哉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公反　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黃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黃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黃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焉土與之時苴以白茅茅色白而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轟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　(義)傳王者至四方○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蓋以黃土蓋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

小水從來淮泗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義傳玄黑至當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陽鳥攸居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界義揚州○傳彭蠡至此澤○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澤義揚州南入于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傳震澤至震澤○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其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南大湖名也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傳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義傳震澤至震澤○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大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於驕反馬云長也喬其驕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丁丈反義傳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是少長之貌詩曰南有喬木是也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賦下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義傳金銀銅也○金既摠之鎔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鎔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鎔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瑤音遙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璆韋昭音貫義傳瑤琨皆美玉○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橿梓豫章○犀細兮反旄音毛橿音緉又婢善反義傳齒象至豫章○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橿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許貴反義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夷也傳海曲謂之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陸璣云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織貝織貝錦名貝錦織成文如貝也織音職錫貢磬錯錫貢治磬之石錯石也治玉石必須錯礪故以錯爲石名也礪力制反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沱徒何反潛子念反逾羊朱反洛音駱

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所貢也此與桑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飾也鄭玄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斐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篚織貝 織細紵 貝水物 (義)傳織細至水物

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及柚由究及裹音果(義)傳小曰至不常○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義)傳順流至入泗○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義)荊州○傳北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朝直遙反(義)傳二水至宗尊也○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

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遠疾又令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義)傳江於至之中○傳以江是此水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

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義)傳沱江至故道○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尒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鄗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

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描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荊梁二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有沱潛又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雲土夢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立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義)傳雲夢至之治○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土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厥土惟下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厥貢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義)傳土所至州同○與揚州同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柏木倫反徐勃莫反木名又作槨幹故旦反括古活反烏云白括也松幹老工記云弓人取幹之道也以柏為上括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桃榔拷漆相似如一則桃似槲漆也桃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柏木故舉其用也**砮丹惟箘簵楛三邦**砮音奴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正義)傳砮細至朱類○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粗者曰礪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近附近之近(正義)傳箘簵至稱善○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箘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包**橘柚(義)傳橘柚○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為苞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苞本又作包音保(義)傳匭匣也菁以為苞茅以縮酒○匣是韻側鴨反縮所六反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也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晁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

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義)傳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義)傳州至綬類○繹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縣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納入也(義)傳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髁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義)浮于江沱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荊惟豫州 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 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瀍直然反澗故晏反瀍音纏又胡囷胡昆二反洒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洒池二縣屬河南郡(義)豫州○傳伊出至入出弘農盧氏縣冢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洒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已成過豬言塞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而爲豬畜水而成澤不溢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義)傳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道荷澤被孟豬 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道音導下同荷徐音柯又士可反註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註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薄澤也(義)傳荷澤至被之○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墳音扶云反又音汾說文云墳大防也河洛間謂土有膏肥曰墳墳有三品故有上中下之別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纊細綿○絺勅其反纊音曠綿圻賴反枲音盧說文云枲麻之有子者也絺紵細綿○禮喪大記侯死者爲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縣耳纖是細故言細綿(義)傳纖細縣○禮喪大記侯死者爲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縣耳纖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磬錯治磬錯

浮于汶達于河 東據華陽黑水言之(義)梁州○傳東漸至黑水○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胡瓜反

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之西雍州之境也(義)傳華山在豫州其山鎮曰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山嶓冢皆山名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又音播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之西雍州之境也(義)傳岷山至荊州○漢制縣有已可種藝沱水去已可種藝沱字馬本又播滎播澤名還爲滎滎是澤

滴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于江潛出于漢一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名蔡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義)傳蔡蒙至可藝○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與平互言耳厥土青黎厥土青黑色青黑而沃壤○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傳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私反馬云小疏也(義)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三等○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義)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三等○傳以既言下中復

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周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義)傳璆玉至剛鐵○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義)傳貢四至金罽○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狸力絺反罽紀例反(義)傳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麕罽也舍人曰麕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縕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井反(義)傳西傾至曰沔○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義)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也地理志云桓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騶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荆岐既旅荆岐畢北荆在岐東(義)傳漆沮至於渭○詩

非荆州之荆(義)傳已旅至之荆○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治直吏反(義)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嶽與上荆爲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弘農郡北此是荆州之荆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義)傳三山至相望○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漢書云垂山也(義)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巢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南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地名言陸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下逕曰隰釋(義)傳下逕至致功○下逕曰隰釋

丕普(義)傳西裔至之功○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悲反(義)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何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也禹治水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義)傳田第一至功少○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

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義)傳球琳至似玉○釋地云西北爲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泌河順流而北○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泌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十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泌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義)傳逆流至西上○會合也人行逆流水西上○上時掌反(義)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織皮毛布有此四國皆是戎狄也○崐音昆崘音侖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髽音諶又音毛西戎國名(義)傳織皮至戎狄○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髽從之此是羌髽之屬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道弱水及岐至于荆**

山連延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岍及岐○上文每州說其治水開導之事此導岍及岐○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之也謂漳洛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潛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傾窺井反圉魚呂反

○傳此謂至西傾○正義曰禹之治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要山耳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東也　熊耳

熊耳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傳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　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而東也　導岍及岐

山至相備○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迫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

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至于大別

漾水出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為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傳內方至所經○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荊州漢所經　北過洛至于大伾

北播為九河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傳音倉勝音升　至于北江

北江一名中江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戰漢南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至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江所經在荊州(義)荊州○其山在長沙湖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揚州豫(義)傳言衡至章界○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章界經於岷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弟反馬云地名(義)導弱水○此下所導凡有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溢音逸**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義)傳黑水至南海○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須他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元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鄜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激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何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道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義)傳施功至通流○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何千里一曲一直則何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何出崑崙虛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南至于積石**積石山名何水分流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見賢遍反虢寡白反**又東至于龍門**龍門山在北屈而過山見水中**南至于華陰**華山北至東行**東至于厎柱**厎柱山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武濟**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義)傳孟津至為津○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嚭鄙撫梅反字或作鄪(義)傳洛汭至北行○洛汭洛入河處何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岯李巡

曰山再重曰岳一重曰陸傳云再成曰岳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岳在魏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異據者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岳乎瑱言當然**北過降水**降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鄭戶江反(義)傳降水至澤名○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請為降下二反轉為共何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智慮不可從也**又北播為九河**播分為九何以殺其流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同為逆河入于海**同合為一大河名逆何而入於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傳同合至敘之○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義)

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義)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為漢水　(義)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漾家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自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水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又東為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浪音郎(義)傳別流在荊州○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澨市制反(義)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迴南切趙及玉及**南入于江**鱷山迴南入江○鱷五及**東匯澤為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

為北江入于海自彭蠡為北江分為三入震澤(義)傳自彭至入海○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鮭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傳江東至東行○以上云沔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水名○澧音禮(義)傳澧水名○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義)傳江分至地名○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迤北會于匯**迤邐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匯(義)傳迤邐至彭蠡○迤以爾反馬云靡迤邐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迤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義)傳有北有中南可知○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導沇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沇音兗又以轉反(義)傳泉源至平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

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此皆目驗爲說也及下同一本作十所（義）傳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陶音桃（義）傳陶丘丘再成○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荷**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汶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折之設反**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義）傳桐柏至之東○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義）傳與泗至入海○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義）傳鳥鼠至出焉○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鵪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澧音豐**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與職反（義）傳漆沮至翊北○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河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灌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漆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

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合於瀍之東○瀍音纏**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勇反縣名屬河南郡**九州攸同**四方之宅已可居○攸所同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九州攸同**在下**九山刊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四海之內**六府孔修**六府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宜反墳彼宜反壚仕雅反障章尚反**咸則三壤成賦**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中邦**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義）九州至中邦○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者四方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事在下○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

宅爲居至其奧內遂以陳表宅故傳以陳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揔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瀦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賦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周語稱帝嚳禹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嚳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遍反爲于僞反

義 五百里甸服○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揔近附近之近稾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

義 傳甸服至國馬○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穟遂音遂

義 傳銍刈謂禾穗○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

鎌也詩云奄觀銍艾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粟役○稭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正義）傳稭粟也服粟役○郊特牲云菹簞耳去穗送粟易於送穗故為遠弥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粟粟皆送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粟粟別納非是徒納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傳所納至者多○直納粟米為少禾粟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五百里侯服**侯也侯而服事（正義）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傳甸服至服事○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傳侯服至主一○采訓為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訐反又而鴆反下同（正義）傳男任也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侯故合三為一名○為于偽反（正義）傳三百至一名○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傳綏安至政教○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寘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賓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度待洛反（正義）傳揆度至皆同○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正義）傳文教至以安○既言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言二百嫌是三百之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恃請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正義）傳綏服至文教○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踈遠之義也**三百里夷**守平常而已○馬云夷易也（正義）傳綏服至文教事王者○要者約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正義）傳蔡法至差簡○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故訓蔡為法法至差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之言縵也縵是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意言蠻是緩也縵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雖遲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詞侯綏要四服作差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

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終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通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義)傳流移至千里○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繩束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此有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

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皇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米粟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里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里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就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實皇其所

甘誓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為云叛姓之國為無道者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義）啓與至甘誓○夏王啓之時諸侯有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益予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大戰至戮汝。○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北洞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蓋有至先誓。○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昔也鄭玄云扈國夏啓所伐故今有扈氏威侮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伍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 予誓告汝者相承所取法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德王者相承所取法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天

用勦絶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絶謂滅之。○勦子六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今

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絶之。○罰音伐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主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不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罪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子也孥音奴累劣偽反（義）大戰至戮汝。○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侮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絶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孥音奴

宮亭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偏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抱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帝○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亂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亂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皇甫謐等皆言有亂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寵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嚳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亂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爲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亂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亂既有大罪宜其絶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絶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丑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絶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左右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傳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戮而奉主車鄭玄云戮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月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太祖賞也○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馬云止也納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義　太康至之歌○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

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嬾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五子之歌**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義)五子之歌○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也王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本又作佚豫本又作怿音同**滅厥德黎民咸貳**君褒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褒息浪反**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畋音田發之○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徯胡啓反**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叙怨(義)太康至作歌○天子之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待其母以從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奠太康速反羿既距之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釋詁文○傳有窮至作歌○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嬾是太康之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是善射之號非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叙怨○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皇祖有訓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絶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迷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言人君當固**邦寧**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危(義)○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予懼以記**記其一至不敬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愛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

若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商紂之取六馬索紲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故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備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拘廹常訓也商紂索馭六馬索紲絕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詩慎綦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

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曜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為也迷亂曰荒(義)傳作為至禽獸○作為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或以裘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禽獸也**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人於鹽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

異方陶唐帝堯氏都冀(義)傳陶唐至州○正本云帝堯為陶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

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優劣服反其音恭(義)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閑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之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悉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貨市志反**有一于此未或不**底之履反**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

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曷戶割反萬姓仇予予將疇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仇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忸怩心慙愧貌於仁人賢士○鬱音尉陶音桃忸女六反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唯(義)其五至可追○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淫德備天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如何從首斷然至此為深皆是非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距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爾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慙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義)○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湎音緬差初賣及又初佳反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國名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湎淫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傳羲氏至甲乙○羲氏和氏世

木舌所以振文教○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衆

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二)(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一百八十九)(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二百十)(二百十一)(二百十二)(二百十三)(二百十四)(二百十五)(二百十六)(二百十七)(二百十八)(二百十九)(二百二十)(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四)(二百二十五)(二百二十六)(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二百二十九)(二百三十)(二百三十一)(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三)(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五)(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三十九)(二百四十)(二百四十一)(二百四十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四)(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六)(二百四十七)(二百四十八)(二百四十九)(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五)(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七)(二百五十八)(二百五十九)(二百六十)(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五)(二百六十六)(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二百七十五)(二百七十六)(二百七十七)(二百七十八)(二百七十九)(二百八十)(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二)(二百八十三)(二百八十四)(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二百八十九)(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二百九十六)(二百九十七)(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三百十)(三百十一)(三百十二)(三百十三)(三百十四)(三百十五)(三百十六)(三百十七)(三百十八)(三百十九)(三百二十)(三百二十一)(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三百二十八)(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四)(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六)(三百三十七)(三百三十八)(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三百四十一)(三百四十二)(三百四十三)(三百四十四)(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六)(三百四十七)(三百四十八)(三百四十九)(三百五十)(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二)(三百五十三)(三百五十四)(三百五十五)(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七)(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三百六十)(三百六十一)(三百六十二)(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三百七十一)(三百七十二)(三百七十三)(三百七十四)(三百七十五)(三百七十六)(三百七十七)(三百七十八)(三百七十九)(三百八十)(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二)(三百八十三)(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六)(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三百八十九)(三百九十)(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四)(三百九十五)(三百九十六)(三百九十七)(三百九十八)(三百九十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四百十)(四百十一)(四百十二)(四百十三)(四百十四)(四百十五)(四百十六)(四百十七)(四百十八)(四百十九)(四百二十)(四百二十一)(四百二十二)(四百二十三)(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四百二十六)(四百二十七)(四百二十八)(四百二十九)(四百三十)(四百三十一)(四百三十二)(四百三十三)(四百三十四)(四百三十五)(四百三十六)(四百三十七)(四百三十八)(四百三十九)(四百四十)(四百四十一)(四百四十二)(四百四十三)(四百四十四)(四百四十五)(四百四十六)(四百四十七)(四百四十八)(四百四十九)(四百五十)(四百五十一)(四百五十二)(四百五十三)(四百五十四)(四百五十五)(四百五十六)(四百五十七)(四百五十八)(四百五十九)(四百六十)(四百六十一)(四百六十二)(四百六十三)(四百六十四)(四百六十五)(四百六十六)(四百六十七)(四百六十八)(四百六十九)(四百七十)(四百七十一)(四百七十二)(四百七十三)(四百七十四)(四百七十五)(四百七十六)(四百七十七)(四百七十八)(四百七十九)(四百八十)(四百八十一)(四百八十二)(四百八十三)(四百八十四)(四百八十五)(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四百九十一)(四百九十二)(四百九十三)(四百九十四)(四百九十五)(四百九十六)(四百九十七)(四百九十八)(四百九十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五百十)(五百十一)(五百十二)(五百十三)(五百十四)(五百十五)(五百十六)(五百十七)(五百十八)(五百十九)(五百二十)(五百二十一)(五百二十二)(五百二十三)(五百二十四)(五百二十五)(五百二十六)(五百二十七)(五百二十八)(五百二十九)(五百三十)(五百三十一)(五百三十二)(五百三十三)(五百三十四)(五百三十五)(五百三十六)(五百三十七)(五百三十八)(五百三十九)(五百四十)(五百四十一)(五百四十二)(五百四十三)(五百四十四)(五百四十五)(五百四十六)(五百四十七)(五百四十八)(五百四十九)(五百五十)(五百五十一)(五百五十二)(五百五十三)(五百五十四)(五百五十五)(五百五十六)(五百五十七)(五百五十八)(五百五十九)(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一)(五百六十二)(五百六十三)(五百六十四)(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六)(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八)(五百六十九)(五百七十)(五百七十一)(五百七十二)(五百七十三)(五百七十四)(五百七十五)(五百七十六)(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八)(五百七十九)(五百八十)(五百八十一)(五百八十二)(五百八十三)(五百八十四)(五百八十五)(五百八十六)(五百八十七)(五百八十八)(五百八十九)(五百九十)(五百九十一)(五百九十二)(五百九十三)(五百九十四)(五百九十五)(五百九十六)(五百九十七)(五百九十八)(五百九十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六百十)(六百十一)(六百十二)(六百十三)(六百十四)(六百十五)(六百十六)(六百十七)(六百十八)(六百十九)(六百二十)(六百二十一)(六百二十二)(六百二十三)(六百二十四)(六百二十五)(六百二十六)(六百二十七)(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六百三十)(六百三十一)(六百三十二)(六百三十三)(六百三十四)(六百三十五)(六百三十六)(六百三十七)(六百三十八)(六百三十九)(六百四十)(六百四十一)(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三)(六百四十四)(六百四十五)(六百四十六)(六百四十七)(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九)(六百五十)(六百五十一)(六百五十二)(六百五十三)(六百五十四)(六百五十五)(六百五十六)(六百五十七)(六百五十八)(六百五十九)(六百六十)(六百六十一)(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三)(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六百六十七)(六百六十八)(六百六十九)(六百七十)(六百七十一)(六百七十二)(六百七十三)(六百七十四)(六百七十五)(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七)(六百七十八)(六百七十九)(六百八十)(六百八十一)(六百八十二)(六百八十三)(六百八十四)(六百八十五)(六百八十六)(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六百八十九)(六百九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二)(六百九十三)(六百九十四)(六百九十五)(六百九十六)(六百九十七)(六百九十八)(六百九十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七百十)(七百十一)(七百十二)(七百十三)(七百十四)(七百十五)(七百十六)(七百十七)(七百十八)(七百十九)(七百二十)(七百二十一)(七百二十二)(七百二十三)(七百二十四)(七百二十五)(七百二十六)(七百二十七)(七百二十八)(七百二十九)(七百三十)(七百三十一)(七百三十二)(七百三十三)(七百三十四)(七百三十五)(七百三十六)(七百三十七)(七百三十八)(七百三十九)(七百四十)(七百四十一)(七百四十二)(七百四十三)(七百四十四)(七百四十五)(七百四十六)(七百四十七)(七百四十八)(七百四十九)(七百五十)(七百五十一)(七百五十二)(七百五十三)(七百五十四)(七百五十五)(七百五十六)(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八)(七百五十九)(七百六十)(七百六十一)(七百六十二)(七百六十三)(七百六十四)(七百六十五)(七百六十六)(七百六十七)(七百六十八)(七百六十九)(七百七十)(七百七十一)(七百七十二)(七百七十三)(七百七十四)(七百七十五)(七百七十六)(七百七十七)(七百七十八)(七百七十九)(七百八十)(七百八十一)(七百八十二)(七百八十三)(七百八十四)(七百八十五)(七百八十六)(七百八十七)(七百八十八)(七百八十九)(七百九十)(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二)(七百九十三)(七百九十四)(七百九十五)(七百九十六)(七百九十七)(七百九十八)(七百九十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八百十)(八百十一)(八百十二)(八百十三)(八百十四)(八百十五)(八百十六)(八百十七)(八百十八)(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八百二十一)(八百二十二)(八百二十三)(八百二十四)(八百二十五)(八百二十六)(八百二十七)(八百二十八)(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八百三十一)(八百三十二)(八百三十三)(八百三十四)(八百三十五)(八百三十六)(八百三十七)(八百三十八)(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八百四十一)(八百四十二)(八百四十三)(八百四十四)(八百四十五)(八百四十六)(八百四十七)(八百四十八)(八百四十九)(八百五十)(八百五十一)(八百五十二)(八百五十三)(八百五十四)(八百五十五)(八百五十六)(八百五十七)(八百五十八)(八百五十九)(八百六十)(八百六十一)(八百六十二)(八百六十三)(八百六十四)(八百六十五)(八百六十六)(八百六十七)(八百六十八)(八百六十九)(八百七十)(八百七十一)(八百七十二)(八百七十三)(八百七十四)(八百七十五)(八百七十六)(八百七十七)(八百七十八)(八百七十九)(八百八十)(八百八十一)(八百八十二)(八百八十三)(八百八十四)(八百八十五)(八百八十六)(八百八十七)(八百八十八)(八百八十九)(八百九十)(八百九十一)(八百九十二)(八百九十三)(八百九十四)(八百九十五)(八百九十六)(八百九十七)(八百九十八)(八百九十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九百十)(九百十一)(九百十二)(九百十三)(九百十四)(九百十五)(九百十六)(九百十七)(九百十八)(九百十九)(九百二十)(九百二十一)(九百二十二)(九百二十三)(九百二十四)(九百二十五)(九百二十六)(九百二十七)(九百二十八)(九百二十九)(九百三十)(九百三十一)(九百三十二)(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九百三十八)(九百三十九)(九百四十)(九百四十一)(九百四十二)(九百四十三)(九百四十四)(九百四十五)(九百四十六)(九百四十七)(九百四十八)(九百四十九)(九百五十)(九百五十一)(九百五十二)(九百五十三)(九百五十四)(九百五十五)(九百五十六)(九百五十七)(九百五十八)(九百五十九)(九百六十)(九百六十一)(九百六十二)(九百六十三)(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九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三)(九百七十四)(九百七十五)(九百七十六)(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八)(九百七十九)(九百八十)(九百八十一)(九百八十二)(九百八十三)(九百八十四)(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六)(九百八十七)(九百八十八)(九百八十九)(九百九十)(九百九十一)(九百九十二)(九百九十三)(九百九十四)(九百九十五)(九百九十六)(九百九十七)(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一千十)(一千十一)(一千十二)(一千十三)(一千十四)(一千十五)(一千十六)(一千十七)(一千十八)(一千十九)(一千二十)(一千二十一)(一千二十二)(一千二十三)(一千二十四)(一千二十五)(一千二十六)(一千二十七)(一千二十八)(一千二十九)(一千三十)(一千三十一)(一千三十二)(一千三十三)(一千三十四)(一千三十五)(一千三十六)(一千三十七)(一千三十八)(一千三十九)(一千四十)(一千四十一)(一千四十二)(一千四十三)(一千四十四)(一千四十五)(一千四十六)(一千四十七)(一千四十八)(一千四十九)(一千五十)(一千五十一)(一千五十二)(一千五十三)(一千五十四)(一千五十五)(一千五十六)(一千五十七)(一千五十八)(一千五十九)(一千六十)(一千六十一)(一千六十二)(一千六十三)(一千六十四)(一千六十五)(一千六十六)(一千六十七)(一千六十八)(一千六十九)(一千七十)(一千七十一)(一千七十二)(一千七十三)(一千七十四)(一千七十五)(一千七十六)(一千七十七)(一千七十八)(一千七十九)(一千八十)(一千八十一)(一千八十二)(一千八十三)(一千八十四)(一千八十五)(一千八十六)(一千八十七)(一千八十八)(一千八十九)(一千九十)(一千九十一)(一千九十二)(一千九十三)(一千九十四)(一千九十五)(一千九十六)(一千九十七)(一千九十八)(一千九十九)(一千一百)(一千一百一)(一千一百二)(一千一百三)(一千一百四)(一千一百五)(一千一百六)(一千一百七)(一千一百八)(一千一百九)(一千一百十)(一千一百十一)(一千一百十二)(一千一百十三)(一千一百十四)(一千一百十五)(一千一百十六)(一千一百十七)(一千一百十八)(一千一百十九)(一千一百二十)(一千一百二十一)(一千一百二十二)(一千一百二十三)(一千一百二十四)(一千一百二十五)(一千一百二十六)(一千一百二十七)(一千一百二十八)(一千一百二十九)(一千一百三十)(一千一百三十一)(一千一百三十二)(一千一百三十三)(一千一百三十四)(一千一百三十五)(一千一百三十六)(一千一百三十七)(一千一百三十八)(一千一百三十九)(一千一百四十)(一千一百四十一)(一千一百四十二)(一千一百四十三)(一千一百四十四)(一千一百四十五)(一千一百四十六)(一千一百四十七)(一千一百四十八)(一千一百四十九)(一千一百五十)(一千一百五十一)(一千一百五十二)(一千一百五十三)(一千一百五十四)(一千一百五十五)(一千一百五十六)(一千一百五十七)(一千一百五十八)(一千一百五十九)(一千一百六十)(一千一百六十一)(一千一百六十二)(一千一百六十三)(一千一百六十四)(一千一百六十五)(一千一百六十六)(一千一百六十七)(一千一百六十八)(一千一百六十九)(一千一百七十)(一千一百七十一)(一千一百七十二)(一千一百七十三)(一千一百七十四)(一千一百七十五)(一千一百七十六)(一千一百七十七)(一千一百七十八)(一千一百七十九)(一千一百八十)(一千一百八十一)(一千一百八十二)(一千一百八十三)(一千一百八十四)(一千一百八十五)(一千一百八十六)(一千一百八十七)(一千一百八十八)(一千一百八十九)(一千一百九十)(一千一百九十一)(一千一百九十二)(一千一百九十三)(一千一百九十四)(一千一百九十五)(一千一百九十六)(一千一百九十七)(一千一百九十八)(一千一百九十九)(一千二百)(一千二百一)(一千二百二)(一千二百三)(一千二百四)(一千二百五)(一千二百六)(一千二百七)(一千二百八)(一千二百九)(一千二百十)(一千二百十一)(一千二百十二)(一千二百十三)(一千二百十四)(一千二百十五)(一千二百十六)(一千二百十七)(一千二百十八)(一千二百十九)(一千二百二十)(一千二百二十一)(一千二百二十二)(一千二百二十三)(一千二百二十四)(一千二百二十五)(一千二百二十六)(一千二百二十七)(一千二百二十八)(一千二百二十九)(一千二百三十)(一千二百三十一)(一千二百三十二)(一千二百三十三)(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一千二百三十六)(一千二百三十七)(一千二百三十八)(一千二百三十九)(一千二百四十)(一千二百四十一)(一千二百四十二)(一千二百四十三)(一千二百四十四)(一千二百四十五)(一千二百四十六)(一千二百四十七)(一千二百四十八)(一千二百四十九)(一千二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一)(一千二百五十二)(一千二百五十三)(一千二百五十四)(一千二百五十五)(一千二百五十六)(一千二百五十七)(一千二百五十八)(一千二百五十九)(一千二百六十)(一千二百六十一)(一千二百六十二)(一千二百六十三)(一千二百六十四)(一千二百六十五)(一千二百六十六)(一千二百六十七)(一千二百六十八)(一千二百六十九)(一千二百七十)(一千二百七十一)(一千二百七十二)(一千二百七十三)(一千二百七十四)(一千二百七十五)(一千二百七十六)(一千二百七十七)(一千二百七十八)(一千二百七十九)(一千二百八十)(一千二百八十一)(一千二百八十二)(一千二百八十三)(一千二百八十四)(一千二百八十五)(一千二百八十六)(一千二百八十七)(一千二百八十八)(一千二百八十九)(一千二百九十)(一千二百九十一)(一千二百九十二)(一千二百九十三)(一千二百九十四)(一千二百九十五)(一千二百九十六)(一千二百九十七)(一千二百九十八)(一千二百九十九)(一千三百)(一千三百一)(一千三百二)(一千三百三)(一千三百四)(一千三百五)(一千三百六)(一千三百七)(一千三百八)(一千三百九)(一千三百十)(一千三百十一)(一千三百十二)(一千三百十三)(一千三百十四)(一千三百十五)(一千三百十六)(一千三百十七)(一千三百十八)(一千三百十九)(一千三百二十)(一千三百二十一)(一千三百二十二)(一千三百二十三)(一千三百二十四)(一千三百二十五)(一千三百二十六)(一千三百二十七)(一千三百二十八)(一千三百二十九)(一千三百三十)(一千三百三十一)(一千三百三十二)(一千三百三十三)(一千三百三十四)(一千三百三十五)(一千三百三十六)(一千三百三十七)(一千三百三十八)(一千三百三十九)(一千三百四十)(一千三百四十一)(一千三百四十二)(一千三百四十三)(一千三百四十四)(一千三百四十五)(一千三百四十六)(一千三百四十七)(一千三百四十八)(一千三百四十九)(一千三百五十)(一千三百五十一)(一千三百五十二)(一千三百五十三)(一千三百五十四)(一千三百五十五)(一千三百五十六)(一千三百五十七)(一千三百五十八)(一千三百五十九)(一千三百六十)(一千三百六十一)(一千三百六十二)(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千三百六十四)(一千三百六十五)(一千三百六十六)(一千三百六十七)(一千三百六十八)(一千三百六十九)(一千三百七十)(一千三百七十一)(一千三百七十二)(一千三百七十三)(一千三百七十四)(一千三百七十五)(一千三百七十六)(一千三百七十七)(一千三百七十八)(一千三百七十九)(一千三百八十)(一千三百八十一)(一千三百八十二)(一千三百八十三)(一千三百八十四)(一千三百八十五)(一千三百八十六)(一千三百八十七)(一千三百八十八)(一千三百八十九)(一千三百九十)(一千三百九十一)(一千三百九十二)(一千三百九十三)(一千三百九十四)(一千三百九十五)(一千三百九十六)(一千三百九十七)(一千三百九十八)(一千三百九十九)(一千四百)(一千四百一)(一千四百二)(一千四百三)(一千四百四)(一千四百五)(一千四百六)(一千四百七)(一千四百八)(一千四百九)(一千四百十)(一千四百十一)(一千四百十二)(一千四百十三)(一千四百十四)(一千四百十五)(一千四百十六)(一千四百十七)(一千四百十八)(一千四百十九)(一千四百二十)(一千四百二十一)(一千四百二十二)(一千四百二十三)(一千四百二十四)(一千四百二十五)(一千四百二十六)(一千四百二十七)(一千四百二十八)(一千四百二十九)(一千四百三十)(一千四百三十一)(一千四百三十二)(一千四百三十三)(一千四百三十四)(一千四百三十五)(一千四百三十六)(一千四百三十七)(一千四百三十八)(一千四百三十九)(一千四百四十)(一千四百四十一)(一千四百四十二)(一千四百四十三)(一千四百四十四)(一千四百四十五)(一千四百四十六)(一千四百四十七)(一千四百四十八)(一千四百四十九)(一千四百五十)(一千四百五十一)(一千四百五十二)(一千四百五十三)(一千四百五十四)(一千四百五十五)(一千四百五十六)(一千四百五十七)(一千四百五十八)(一千四百五十九)(一千四百六十)(一千四百六十一)(一千四百六十二)(一千四百六十三)(一千四百六十四)(一千四百六十五)(一千四百六十六)(一千四百六十七)(一千四百六十八)(一千四百六十九)(一千四百七十)(一千四百七十一)(一千四百七十二)(一千四百七十三)(一千四百七十四)(一千四百七十五)(一千四百七十六)(一千四百七十七)(一千四百七十八)(一千四百七十九)(一千四百八十)(一千四百八十一)(一千四百八十二)(一千四百八十三)(一千四百八十四)(一千四百八十五)(一千四百八十六)(一千四百八十七)(一千四百八十八)(一千四百八十九)(一千四百九十)(一千四百九十一)(一千四百九十二)(一千四百九十三)(一千四百九十四)(一千四百九十五)(一千四百九十六)(一千四百九十七)(一千四百九十八)(一千四百九十九)(一千五百)(一千五百一)(一千五百二)(一千五百三)(一千五百四)(一千五百五)(一千五百六)(一千五百七)(一千五百八)(一千五百九)(一千五百十)(一千五百十一)(一千五百十二)(一千五百十三)(一千五百十四)(一千五百十五)(一千五百十六)(一千五百十七)(一千五百十八)(一千五百十九)(一千五百二十)(一千五百二十一)(一千五百二十二)(一千五百二十三)(一千五百二十四)(一千五百二十五)(一千五百二十六)(一千五百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八)(一千五百二十九)(一千五百三十)(一千五百三十一)(一千五百三十二)(一千五百三十三)(一千五百三十四)(一千五百三十五)(一千五百三十六)(一千五百三十七)(一千五百三十八)(一千五百三十九)(一千五百四十)(一千五百四十一)(一千五百四十二)(一千五百四十三)(一千五百四十四)(一千五百四十五)(一千五百四十六)(一千五百四十七)(一千五百四十八)(一千五百四十九)(一千五百五十)(一千五百五十一)(一千五百五十二)(一千五百五十三)(一千五百五十四)(一千五百五十五)(一千五百五十六)(一千五百五十七)(一千五百五十八)(一千五百五十九)(一千五百六十)(一千五百六十一)(一千五百六十二)(一千五百六十三)(一千五百六十四)(一千五百六十五)(一千五百六十六)(一千五百六十七)(一千五百六十八)(一千五百六十九)(一千五百七十)(一千五百七十一)(一千五百七十二)(一千五百七十三)(一千五百七十四)(一千五百七十五)(一千五百七十六)(一千五百七十七)(一千五百七十八)(一千五百七十九)(一千五百八十)(一千五百八十一)(一千五百八十二)(一千五百八十三)(一千五百八十四)(一千五百八十五)(一千五百八十六)(一千五百八十七)(一千五百八十八)(一千五百八十九)(一千五百九十)(一千五百九十一)(一千五百九十二)(一千五百九十三)(一千五百九十四)(一千五百九十五)(一千五百九十六)(一千五百九十七)(一千五百九十八)(一千五百九十九)(一千六百)(一千六百一)(一千六百二)(一千六百三)(一千六百四)(一千六百五)(一千六百六)(一千六百七)(一千六百八)(一千六百九)(一千六百十)(一千六百十一)(一千六百十二)(一千六百十三)(一千六百十四)(一千六百十五)(一千六百十六)(一千六百十七)(一千六百十八)(一千六百十九)(一千六百二十)(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千六百二十二)(一千六百二十三)(一千六百二十四)(一千六百二十五)(一千六百二十六)(一千六百二十七)(一千六百二十八)(一千六百二十九)(一千六百三十)(一千六百三十一)(一千六百三十二)(一千六百三十三)(一千六百三十四)(一千六百三十五)(一千六百三十六)(一千六百三十七)(一千六百三十八)(一千六百三十九)(一千六百四十)(一千六百四十一)(一千六百四十二)(一千六百四十三)(一千六百四十四)(一千六百四十五)(一千六百四十六)(一千六百四十七)(一千六百四十八)(一千六百四十九)(一千六百五十)(一千六百五十一)(一千六百五十二)(一千六百五十三)(一千六百五十四)(一千六百五十五)(一千六百五十六)(一千六百五十七)(一千六百五十八)(一千六百五十九)(一千六百六十)(一千六百六十一)(一千六百六十二)(一千六百六十三)(一千六百六十四)(一千六百六十五)(一千六百六十六)(一千六百六十七)(一千六百六十八)(一千六百六十九)(一千六百七十)(一千六百七十一)(一千六百七十二)(一千六百七十三)(一千六百七十四)(一千六百七十五)(一千六百七十六)(一千六百七十七)(一千六百七十八)(一千六百七十九)(一千六百八十)(一千六百八十一)(一千六百八十二)(一千六百八十三)(一千六百八十四)(一千六百八十五)(一千六百八十六)(一千六百八十七)(一千六百八十八)(一千六百八十九)(一千六百九十)(一千六百九十一)(一千六百九十二)(一千六百九十三)(一千六百九十四)(一千六百九十五)(一千六百九十六)(一千六百九十七)(一千六百九十八)(一千六百九十九)(一千七百)(一千七百一)(一千七百二)(一千七百三)(一千七百四)(一千七百五)(一千七百六)(一千七百七)(一千七百八)(一千七百九)(一千七百十)(一千七百十一)(一千七百十二)(一千七百十三)(一千七百十四)(一千七百十五)(一千七百十六)(一千七百十七)(一千七百十八)(一千七百十九)(一千七百二十)(一千七百二十一)(一千七百二十二)(一千七百二十三)(一千七百二十四)(一千七百二十五)(一千七百二十六)(一千七百二十七)(一千七百二十八)(一千七百二十九)(一千七百三十)(一千七百三十一)(一千七百三十二)(一千七百三十三)(一千七百三十四)(一千七百三十五)(一千七百三十六)(一千七百三十七)(一千七百三十八)(一千七百三十九)(一千七百四十)(一千七百四十一)(一千七百四十二)(一千七百四十三)(一千七百四十四)(一千七百四十五)(一千七百四十六)(一千七百四十七)(一千七百四十八)(一千七百四十九)(一千七百五十)(一千七百五十一)(一千七百五十二)(一千七百五十三)(一千七百五十四)(一千七百五十五)(一千七百五十六)(一千七百五十七)(一千七百五十八)(一千七百五十九)(一千七百六十)(一千七百六十一)(一千七百六十二)(一千七百六十三)(一千七百六十四)(一千七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六)(一千七百六十七)(一千七百六十八)(一千七百六十九)(一千七百七十)(一千七百七十一)(一千七百七十二)(一千七百七十三)(一千七百七十四)(一千七百七十五)(一千七百七十六)(一千七百七十七)(一千七百七十八)(一千七百七十九)(一千七百八十)(一千七百八十一)(一千七百八十二)(一千七百八十三)(一千七百八十四)(一千七百八十五)(一千七百八十六)(一千七百八十七)(一千七百八十八)(一千七百八十九)(一千七百九十)(一千七百九十一)(一千七百九十二)(一千七百九十三)(一千七百九十四)(一千七百九十五)(一千七百九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七)(一千七百九十八)(一千七百九十九)(一千八百)(一千八百一)(一千八百二)(一千八百三)(一千八百四)(一千八百五)(一千八百六)(一千八百七)(一千八百八)(一千八百九)(一千八百十)(一千八百十一)(一千八百十二)(一千八百十三)(一千八百十四)(一千八百十五)(一千八百十六)(一千八百十七)(一千八百十八)(一千八百十九)(一千八百二十)(一千八百二十一)(一千八百二十二)(一千八百二十三)(一千八百二十四)(一千八百二十五)(一千八百二十六)(一千八百二十七)(一千八百二十八)(一千八百二十九)(一千八百三十)(一千八百三十一)(一千八百三十二)(一千八百三十三)(一千八百三十四)(一千八百三十五)(一千八百三十六)(一千八百三十七)(一千八百三十八)(一千八百三十九)(一千八百四十)(一千八百四十一)(一千八百四十二)(一千八百四十三)(一千八百四十四)(一千八百四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六)(一千八百四十七)(一千八百四十八)(一千八百四十九)(一千八百五十)(一千八百五十一)(一千八百五十二)(一千八百五十三)(一千八百五十四)(一千八百五十五)(一千八百五十六)(一千八百五十七)(一千八百五十八)(一千八百五十九)(一千八百六十)(一千八百六十一)(一千八百六十二)(一千八百六十三)(一千八百六十四)(一千八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六十六)(一千八百六十七)(一千八百六十八)(一千八百六十九)(一千八百七十)(一千八百七十一)(一千八百七十二)(一千八百七十三)(一千八百七十四)(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千八百七十六)(一千八百七十七)(一千八百七十八)(一千八百七十九)(一千八百八十)(一千八百八十一)(一千八百八十二)(一千八百八十三)(一千八百八十四)(一千八百八十五)(一千八百八十六)(一千八百八十七)(一千八百八十八)(一千八百八十九)(一千八百九十)(一千八百九十一)(一千八百九十二)(一千八百九十三)(一千八百九十四)(一千八百九十五)(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八百九十七)(一千八百九十八)(一千八百九十九)(一千九百)(一千九百一)(一千九百二)(一千九百三)(一千九百四)(一千九百五)(一千九百六)(一千九百七)(一千九百八)(一千九百九)(一千九百十)(一千九百十一)(一千九百十二)(一千九百十三)(一千九百十四)(一千九百十五)(一千九百十六)(一千九百十七)(一千九百十八)(一千九百十九)(一千九百二十)(一千九百二十一)(一千九百二十二)(一千九百二十三)(一千九百二十四)(一千九百二十五)(一千九百二十六)(一千九百二十七)(一千九百二十八)(一千九百二十九)(一千九百三十)(一千九百三十一)(一千九百三十二)(一千九百三十三)(一千九百三十四)(一千九百三十五)(一千九百三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七)(一千九百三十八)(一千九百三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一千九百四十一)(一千九百四十二)(一千九百四十三)(一千九百四十四)(一千九百四十五)(一千九百四十六)(一千九百四十七)(一千九百四十八)(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五十)(一千九百五十一)(一千九百五十二)(一千九百五十三)(一千九百五十四)(一千九百五十五)(一千九百五十六)(一千九百五十七)(一千九百五十八)(一千九百五十九)(一千九百六十)(一千九百六十一)(一千九百六十二)(一千九百六十三)(一千九百六十四)(一千九百六十五)(一千九百六十六)(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一千九百六十九)(一千九百七十)(一千九百七十一)(一千九百七十二)(一千九百七十三)(一千九百七十四)(一千九百七十五)(一千九百七十六)(一千九百七十七)(一千九百七十八)(一千九百七十九)(一千九百八十)(一千九百八十一)(一千九百八十二)(一千九百八十三)(一千九百八十四)(一千九百八十五)(一千九百八十六)(一千九百八十七)(一千九百八十八)(一千九百八十九)(一千九百九十)(一千九百九十一)(一千九百九十二)(一千九百九十三)(一千九百九十四)(一千九百九十五)(一千九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九十七)(一千九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二千十)(二千十一)(二千十二)(二千十三)(二千十四)(二千十五)(二千十六)(二千十七)(二千十八)(二千十九)(二千二十)(二千二十一)(二千二十二)(二千二十三)(二千二十四)(二千二十五)(二千二十六)(二千二十七)(二千二十八)(二千二十九)(二千三十)(二千三十一)(二千三十二)(二千三十三)(二千三十四)(二千三十五)(二千三十六)(二千三十七)(二千三十八)(二千三十九)(二千四十)(二千四十一)(二千四十二)(二千四十三)(二千四十四)(二千四十五)(二千四十六)(二千四十七)(二千四十八)(二千四十九)(二千五十)(二千五十一)(二千五十二)(二千五十三)(二千五十四)(二千五十五)(二千五十六)(二千五十七)(二千五十八)(二千五十九)(二千六十)(二千六十一)(二千六十二)(二千六十三)(二千六十四)(二千六十五)(二千六十六)(二千六十七)(二千六十八)(二千六十九)(二千七十)(二千七十一)(二千七十二)(二千七十三)(二千七十四)(二千七十五)(二千七十六)(二千七十七)(二千七十八)(二千七十九)(二千八十)(二千八十一)(二千八十二)(二千八十三)(二千八十四)(二千八十五)(二千八十六)(二千八十七)(二千八十八)(二千八十九)(二千九十)(二千九十一)(二千九十二)(二千九十三)(二千九十四)(二千九十五)(二千九十六)(二千九十七)(二千九十八)(二千九十九)(二千一百)(二千一百一)(二千一百二)(二千一百三)(二千一百四)(二千一百五)(二千一百六)(二千一百七)(二千一百八)(二千一百九)(二千一百十)(二千一百十一)(二千一百十二)(二千一百十三)(二千一百十四)(二千一百十五)(二千一百十六)(二千一百十七)(二千一百十八)(二千一百十九)(二千一百二十)(二千一百二十一)(二千一百二十二)(二千一百二十三)(二千一百二十四)(二千一百二十五)(二千一百二十六)(二千一百二十七)(二千一百二十八)(二千一百二十九)(二千一百三十)(二千一百三十一)(二千一百三十二)(二千一百三十三)(二千一百三十四)(二千一百三十五)(二千一百三十六)(二千一百三十七)(二千一百三十八)(二千一百三十九)(二千一百四十)(二千一百四十一)(二千一百四十二)(二千一百四十三)(二千一百四十四)(二千一百四十五)(二千一百四十六)(二千一百四十七)(二千一百四十八)(二千一百四十九)(二千一百五十)(二千一百五十一)(二千一百五十二)(二千一百五十三)(二千一百五十四)(二千一百五十五)(二千一百五十六)(二千

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顚覆破德脩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
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
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
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敘始至所主○敘始遐遠皆釋詁文擾
謂煩亂故爲亂也供範五紀五曰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
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
知○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
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
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
爲十二辰即云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
計九月之朝日月當會聚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
爲合也日月當聚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
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
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
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

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脣錯不
得以表日食也月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
見之君子慎疑盖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曰至百役○文十五年左傳云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
言責上公者知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荅陰
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社預以爲責群陰也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群
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
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
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
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
喬大之官禮云喬夫盖司空之屬也
喬大主營禮器其文此云喬夫馭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喬夫必是主幣之官馭取幣也社
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
知喬夫馭取幣禮天神庶人走盖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
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
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
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盖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
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
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知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脩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
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
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

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
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
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
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
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
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
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
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僭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用命**火炎崐岡玉石**
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崐音昆**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

王之吏為凶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王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蘵臧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蘵子廉魁苦回及脅虐業反帥色類反
俗惟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染汝琰反
也一音烏目反**嗚呼威克厥愛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
○懲音丈**其爾衆士懲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戕辟音避
(義)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焉能輔我敵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盡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閒玉石俱焚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數和之身其或迫脅而從距王帥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

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于弟○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湎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闕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地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脊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於火○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暱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文侯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臧滅至無治○臧盡也釋詁文舍人曰臧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為帥上臧帥渠魁謂臧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便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

湯八遷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作帝告嚳**告來居治沃王二篇皆亡○告工毒反嚳左**沃丁**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焉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義)
自契至嚳沃○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告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嚳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

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依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便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

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偃師縣是也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又使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肉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伯仇餉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傳伊尹至於桀○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協韻也者湯欲以試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使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伊尹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也言桀惡其用賢故退還

○復扶又反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傳鳩方至曰遇○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存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太故疑焉桀其刻反夏之末天子升亭畀陑音而

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陑音畀鳴條南夷地名惡志布湯鳴條南夷地名惡志布湯

作湯誓（義）　孔穎達疏

伊尹至湯誓○伊尹以夏政醜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

南○此亭坊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既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卑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之北郡在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蒲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栗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皆爲桀臣懾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又不斬紂有浮桀之罪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南○此亭坊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既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卑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之北郡在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蒲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栗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皆爲桀臣懾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又不斬紂有浮桀之罪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一人辟有詐略故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義）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

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格至曰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

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民衆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察也

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民衆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察也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

有衆率怠弗協　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

謂征賦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有衆率怠弗協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

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惰徒卧反往誅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往誅之○賚音賴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爾有衆汝悉聽朕誓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我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義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予之眾未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言之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恤我衆舍我農功割剝夏邑謂廢農功割剝夏邑以奪我衆牛馬我衆力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俾我衆人不得盡其財力以養其父母我衆人皆怠惰不和協曰是日何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桀俱亡今汝衆人其言如此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喪息浪反惰徒卧反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桀俱亡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

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嗣之後簡遷易名公劉爲邰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如我誓言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上既取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一人致行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賛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故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何時喪予及汝皆亡我寧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有昏德天命誅之桀見民欲叛乃曰比於日何時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桀不可喪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

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嗣之後簡遷易名公劉爲邰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如我誓言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上既取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

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革命創土之神禪時戰友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

作夏社疑至臣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亳三篇皆亡。亳音

户義湯既至臣亳。○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社后史叙之爲夏社疑至臣亳言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德之德自悔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其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柱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遷柴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並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爲后土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疑至與臣亳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反從才容反**遂伐三嬖伊尹薦寶玉**三嬖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嬖子公反俘音孚義傳三嬖至寶之。○湯伐三嬖知是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嬖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嬖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蔭嘉穀故取而寶之

典寶一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嬖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之誥上言逐伐三嬖故傳言自三嬖而還不言歸自三嬖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逐逐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嬖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寻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爲湯至之後。○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

以諸侯相天（義）仲虺之誥○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子會官曰誥（義）湯誥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奚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通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握用賢良舞熟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虐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命畢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冕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伯仲叔季人家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薛君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副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湯自以為德不及古○湯伐桀至慙德○正義曰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塗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湯縱而不迫故得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亭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又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君表反誣音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臧作郎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繁音煩**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勢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

道自然理○惡烏路反**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德懋懋官功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義）德懋至不吝○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

則勸勉之以實用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厥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過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

曰奚獨後予 怨者辭也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俟音祀

后罪其舊哉 舊謂初征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邇人以殖有令名 殖立也

侮亡 弱則棄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義乃葛伯仇餉○此言征云乃季秋月朔甚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罪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愍之報之是葛伯所殺者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遠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周禮卿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頤之義乃葛伯仇餉○此言

義 德日至乃離○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服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紊禮戴及尚書緯陬陽說九族乃異姓有爲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爲文便也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況反又如字

謂人莫己若者亡 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

鳴呼愼厥終惟其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鮮息淺反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

有禮覆昏暴有德代興 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又芳福反或作蝮

湯誥第三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榮大義(正義)湯既至湯誥○傳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告天下(正義)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伐人○誕音但告工毒反(正義)王歸自克夏○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遂至于亳海內悉來猶如武成篇所云燕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

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正義)降衷于下民○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下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也**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敎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

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正義)郭璞荼毒○樊光云荼苦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蟲人之蠆蛇應之人類皆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

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紆元反**天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惡謔寤之而桀不改○謔遺戰反寤五故反**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

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后反(正義)敢用玄牡○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子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犢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

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正義)傳聿遂也至請命○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舁**天命弗僭賁若草**

木兆民允殖 僭差貴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咸也劉創朴反貴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正義）天命至允殖○殊以大罪身即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貴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傳此伐至敗心○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告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正義）

慄慄危懼若將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

墮于深淵 尚註疏卷第八

匪彝無即慆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慆他刀反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常法承大美道

爾有善朕弗敢蔽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已罪以其簡在上帝之心○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故也（正義）惟簡在上帝之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有罪在予一人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卷末同（正義）咎單作明居○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今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又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太甲太丁子壯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繆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依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詰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正義）惟元祀○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

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祭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祠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祗見厥祖居位次○見賢遍反

侯甸群后咸在 在位次○見賢遍反

奉嗣王祗見厥祖 居位

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揔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尚書註疏卷第八 十五

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正義)傳湯有至稱焉○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

百官總己以聽 總己以聽冢宰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懷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懷如字又音壞

德罔有天災 傳先君至懷災○有夏先君揔括禁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譽語云抒能師禹者也抒少康之子傳盖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懷災也

神亦莫不寧 莫無也言皆安之

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鼈其(正義)列反山川至咸若○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正義)于其至自亳○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將爲天子就湯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長丁丈及(正義)立愛至四海○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不違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正義)先民時若○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

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 義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爲下克忠事上 義檢身若不及。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 義如不及不及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敢

昵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昵猶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荀反昵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侮狎也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額魚曰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義曰敢有至蒙士。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

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狎音匣侮亡甫反別彼列反獵力輒反爲于僞反過古禾反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其甚明可法。洋音羊徐音翔惟上帝不常作念祖德聖 義聖謨至孔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
德罔大墜厥宗厥孫也墜失也宗尊也慶賚也○孔氏曰言
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義爾惟不
至厥宗○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
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及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義爾惟
惡乎○傳苟為至之訓○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
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
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
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
小惡小惡有旅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
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
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喪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善亦喪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
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

也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
朝政故曰放○朝直遥反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
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
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
亳之事此亭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此篇承
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義惟尹躬○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普悲反徐甫眉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悉亮反**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悉亮反**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伊尹至世迷○正義曰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

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王義）傳往入至憂位○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王義）惟三至于亳○

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至此二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哻而祭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

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逭胡亂反（王義）傳孽災至可逃○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多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大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徐扶代反**伊尹拜手稽首曰**拜手稽首於臣謝前過也闇於德故自致

稽首拜手首至手（義）傳拜手首至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至手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拜手乃後爲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扶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群下惟乃明君（義）尚註疏卷第八　二十五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

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

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荅反（義）並其至無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懋音茂

孝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義）傳言當至聽德○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見聞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義）伊尹申誥于王○伊尹以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義）尚註疏卷第八　二十六　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註及下同與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義）傳言安至所法○任賢則與任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布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使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機則爲明王明君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重故言明王明君王猶是一也（義）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慕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

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其位愼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愼也（義）愼終于始○欲愼其終於始即愼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愼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啼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義）傳胡何至其正○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

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攻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辭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正義）傳成功至安之○四特之字成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臣各以其道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顥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義）伊尹作咸有一德○太甲既歸亳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故以戒之（義）咸有一德○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

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義）伊尹至于德○自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

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篡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不殺伊尹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墓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諶徐市林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罔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不能常其德湯代而兼之(正義)九有以亡。○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正義)傳享當至天命。○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與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閒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民自歸於一德**德一三動罔不吉**非商以力求民不一(正義)惟吉至在德。○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正義)尚書註疏卷第八　三十一

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孟反殺色界反**惟新厥德罔有擇言在人**擇言在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爲于僞反下爲民同**永底烝民乃大有慶**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如字下爲下同徐皆于僞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豉反(正義)今王至惟一。○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人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

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動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忍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

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一德則一心克**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明王之事○烝之丞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丁丈反**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王義嗚呼至觀政○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

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庶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户夾反盡徐子忍反註同

無自至厥功○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無得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過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為小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

其功也沃丁既葬伊尹亳以三公禮葬。沃烏毒反徐於毒反又音告單遂訓伊尹事 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 告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

沃丁至作沃丁。○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

生于朝 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遥反 伊陟贊于巫咸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巫咸至四篇。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録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亦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掊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箅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躰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 贊告也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 太戊子去亳囂地名。○囂五羔反

仲丁遷于囂。○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言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支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稭魏郡有相縣 作河亶甲 亡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傳亶甲至曰圮。○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

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亭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叹家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八

尚書註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作盤庚三篇（正義）盤庚至三篇。商自成湯以來憂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叙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怨。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遷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皆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除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

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詰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勤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鹹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鹵不可飲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盤庚（正義）盤庚殷王名殷質以

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取其徙而立功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居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寖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目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揔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名篇。盤庚殷王名馬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庚誥何非但録其誥也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寖其祖父通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子祖辛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

斗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居有邑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音喻感千歷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盡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official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替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云五邦謂商亳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斷丁亂反又音短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絶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底之履反

盤庚中

盤庚至四方○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来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来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来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矣天將絶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絶汝命謂絶臣民之命明亦絶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此亭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内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籲和至之言○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考自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来數之則此言先王揔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嚳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用生蘖哉盤庚斁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盤庚斁

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故事正其法度○敷戶汝在位之命用常教反下如字度如字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遥反（正義）盤庚至攸箴○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敷教至朝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大胥贊之簫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敷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絶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正義）傳衆羣臣以下○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所安○徼五報反共治其政○徼任而鴆反（正義）傳先王○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其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湯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徵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正義）傳王布至其指○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民用丕變是必王播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貌王肅云聒聒難告之貌王用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反（正義）非予至觀火○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從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劣（正義）傳逸過至汝過○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而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耕稼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紊音問徐音文（正義）傳紊亂至有福○紊是絲亂故爲亂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總稱故云農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或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衰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瞀音敏爾雅昏瞀皆訓強故兩存越（王義）傳丈大至所有○戎大昏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丈反（王義）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風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爲暋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爲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穫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諭百官是自生毒害（王義）傳責公至毒害○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諭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徒弄反又音通痛也（王義）傳羣臣至所及○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乃先惡於民也恫癰釋言文羣臣亦不欲徙是**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上徐息羊反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末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嚮馬同本或作曏音敏爾雅昏瞀皆訓強故兩存越（王義）傳丈大至所有○戎大昏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丈反**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諭百官是自生毒害（王義）傳責公至毒害○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諭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徒弄反（王義）傳羣臣至所及○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乃先惡於民也恫癰釋言文羣臣亦不欲徙是**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上徐息羊反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末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

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燎力召反放烏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汝自爲非謀所致（王義）相時至有咎○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云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胥及逸勤予**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動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貴汝乎從（王義）遲任至非德○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善惡而報之

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友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烋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咎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達我必有罰也○傳遲至貴舊○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録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

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祠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殷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禘祫嘗禘烝諸侯約殷禘一殷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予告

汝予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義予告至有志○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宜教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大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侮亡甫反易以豉反義傳不用至易之○老謂見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單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已下皆是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起呂反義無有至厥善○此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照察之德加賞禄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生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

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

拯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予若觀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

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觀羊戍反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

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

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義)臭厥載○傳臭惡也○正義曰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舡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誠不勤遠古前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甚乎○屬音燭注同馬云屬也沈直林反瘳敕留反(義)爾忱○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勸逮於至曷發○正義曰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勸逮於古賢前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怒何所瘳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前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正義曰汝誕勸憂○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某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義)今其至在上○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穢於廢反(義)今予至自臭○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義)恐人至乃心○言汝心既不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

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迓續乃命于天曰予不掩茲**予用奉畜養汝衆○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義)迓續○傳迓迎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也○正義曰釋詁文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慊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慊苦簟反然○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

皆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高后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失予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義)失于至能迪○盤庚以民

不預遠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念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陽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徙○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是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同謀及之○傳湯有至無辭○訓奭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后胥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

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又七良反行下孟反又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大也汝不忠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徙○傳丕大至乃死○古者至乃死○正義曰盤庚緩反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念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怠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春秋宣十八年郯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訓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民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盡子忍反

乃祖先父丕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正義茲予至弗祥○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亂治至其貪○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

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訓迪爲道言汝父但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豉反注同**求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上命暫

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暫才淡反隕于敏反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義)嗚呼至乃家○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隧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釋詁云隕落隕隧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割至新邑○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遥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腎時忍反腸徐待良反**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讒仕減反(義)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偏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

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怨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顛隕至之位○訓攸爲所定其所居揔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眞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官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

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羌呂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義古我至定極。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沉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據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

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沉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爲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爾謂滕昌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已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云反義

爾謂至茲賁。言我徙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傳冲童至其善。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違卜供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龜卜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卅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丁丈反註同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相息亮反衆民。好呼報反任而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式音的或如字林義云用也呼至叙欽。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揔稱故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

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揔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書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存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傳有任至敬之○釋詁云有勝也舍人曰有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鞫訓爲窮鞫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鞫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

故報反 **無總于貨寶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己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義 今我至一心○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式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兌音悅註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傅巖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叙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之谷。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云水注川曰谷李巡曰谷出於山入於川曰谷孫炎曰谷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彖直言夢得說不言專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

形象以四方旁求之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之於民間。俾必爾反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孔傳險晉灼音恭恭默思道。傳傳說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傳說身不犯罪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彖直言夢得說不言專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

也。傳陰默至不言。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冢宰總己以聽於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反台音怡說命亦命也王庸作則。知事則爲法則。哲本又作誥王庸作則天下待令百官承式。

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謚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爰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遙反 **若金用汝作礪** 礪磨石也○礪力世反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 **若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以救旱 **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 瞑眩亂目也○瞑亡甸反眩音縣瘳丑留反 **若金用汝作礪** 礪磨石也○礪力世反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 **若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以救旱 **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 瞑眩亂目也○瞑亡甸反眩音縣瘳丑留反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與汝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迪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 **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總音揔 **乃進于王曰嗚呼** 惟說命總百官○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 **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 傳天有王設都○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循王官之伯卿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樹后王至師長○此又摠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遍有所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

明已下皆是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亦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施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用反

胥起羞惟甲胄起戎曰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胄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

惟弓矢斯張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省息井反

一本作脩

(義)曰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胄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不可加非其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官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胄至用兵○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鎧至用兵○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來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之出言為教令甲胄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之不善則人為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非則人叛違之是弓矢斯張干戈省厥躬也

其才○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比如

(義)傳恥過至大非○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遂成大非

(義)無啓寵納侮○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人則納侮之道

(義)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小人則必特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義)傳恥過至大非○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比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

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上言不可輕民兵此言不可妄委人能明政乃無不美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

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昵女乙反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

(義)○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試官然後爵之爵官之使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賢故爵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喪息浪反

(義)有其至厥功○人生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與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特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義)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小人則必特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義)傳恥過至大非○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比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

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

數色角反（義）傳祭不至戒之○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祖庚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嘻哉說乃言惟服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義）王曰至甘盤○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曰台音怡（義）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之時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廢業遯居田野（義）傳既學至民間○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

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傳總云事神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于昵謂傳說此言為祖庚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嘻哉說乃言惟服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義）王曰至甘盤○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曰台音怡（義）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之時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廢業遯居田野（義）傳既學至民間○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

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傳總云事神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于昵謂傳說此言為祖庚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嘻哉說乃言惟服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義）王曰至甘盤○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曰台音怡（義）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之時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廢業遯居田野（義）傳既學至民間○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

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本又作畯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徐五亮反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長丁丈反下同 義曰傳保衡至之臣○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云阿倚衡平也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乃曰尹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悁慨 如堯舜則恥之若見達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悁烏玄反 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尚書說卷第十 九 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罔乂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荅也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耳不聰之異雊鳴○雊工豆反 祖已訓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已音紀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所以肜音融 義曰高宗至之訓○高宗祭其大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祫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亡○名高宗之訓二篇俱是祖已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為名下篇撝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肜祭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傳不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繹音亦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義曰傳祭之至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

釋天文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註詩鬼醜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高宗肜日越有雊雊**於肜日有雊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義)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雊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變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短**非天夭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短非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使中道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罪不改修天(義)乃訓至厥德○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經惟言有不永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有雊雉升遠祖成陽廟鼎之異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以致絕命○中丁仲友又如字**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義)乃訓至厥德○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義)厥德○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民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經惟言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有雊雉升遠祖成陽廟鼎之異

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其如其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敬民罔非天脩典祀無豐于昵**脩嗣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豐於近廟昵近也歎以感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義)嗚呼至于昵○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脩嗣至改修之○釋詁云脩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脩德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昵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之意也既與民爲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禮物多少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咎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國名尚書大傳作耆祖伊恐祖已後賢臣奔告于受乘勝也所以見恐○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亦作拘誤音堪說文作戡云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義）殷始至戡黎。文王功業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篤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蓋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已後賢臣。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證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證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義）西北戡黎。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

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揔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受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王肅云天不註宜王者同（義）傳文王至爲周。襄四年左傳云文王以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懷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驕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以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於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傳至人至知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義）傳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万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非獨不事先王又不事天不祭則鬼不享之也

非先祖不助千孫以王淫戲用自絕迫用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義）傳非先祖不助千孫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待洛反（義）禮記稱萬物皆呼爲紂受即紂也時未有溢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

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已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背違去言多罪

降威大命不摯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

有天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

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

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旦代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吾鳴呼我生朱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告于受曰民罔弗欲喪予王其淫戲用自絕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天柜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

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

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酣樂敗亂湯德於後世○沈徐直金反酣呼甘反樂音洛敗補邁反亂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酗云酒聲

面善反嚚音詠說文于命反酗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為姦宄

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卿士

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為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于今○遂音遂

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誰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

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徐直金反酗呼甘反說文作酗云酒聲

面善反嚚音詠說文于命反酗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為姦宄

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卿士

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為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于今○遂音遂

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

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於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于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況酒爲沈也沉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嗜也然則酗嗜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蠲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遜徒頓反一音郡困反**今爾無指告顛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隮如之何其隮隆也箭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隋子敏反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威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隋隆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隋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隋隤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隤之義如左傳也**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

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咈扶勿反耆工口反長丁文反注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解佳賣反**罪合于一多脩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脩病而無詔救者○脩隋

齊在益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商其没亡我二人無所爲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没亡我二人無所爲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天毒下之何此咎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自來至如何○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政之名攘也說文云攘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驗爲言必是躰全具也故躰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皆爲短實則用者籩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擾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而治者民皆離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没亡喪滅我無所爲人今殷民乃擾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而治者民皆離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没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無所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諫二人而一人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至如何○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之何此咎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自來至政亂○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政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驗爲言必是躰全具也故躰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皆爲短實則用者籩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擾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而治者民皆離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吏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父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

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宜民

尚書註疏卷第十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義)乃作 惟十至三篇○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義)乃作 惟十至三篇○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義)乃作 惟十至三篇○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義)乃作 惟十至三篇○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此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渡津乃作○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二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歟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掌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二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鵩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龔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

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藝文志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為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嗟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正義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一年 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正義惟十至孟津○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正義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傳冢大至聽誓○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正義曰傳生之至為貴○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靈神也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暴虐殺無辜○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

苦毒反 正義傳沈湎至無辜○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反 正義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厥烈人之暴虐與酒厥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滔盪正義傳人至政亂○泰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滔盪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棄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推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

正義傳土高至奢麗○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云閨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柔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剖剔孕婦** 忠良無罪言暴虐○剖口胡反剔他歷反 正義傳忠良至暴虐○焚炙俱燒也剖剔謂割剥也徐養證反 正義說文云剖判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判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火炙孕婦被剖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已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熬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剖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長夏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正義傳悛改至之甚○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悛七全反 正義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 正義天佑至厥志○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

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喪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言天至教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義）傳力鈞至可見○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心人執異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義）傳紂之至同罪○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祭社曰冢土戎醜攸行即云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厎之履反（義）傳祭社至於紂○釋天引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遠失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義）傳次止至之北○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何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毅紂相去讒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循行也徇是疾行徇巡也（義）傳徇循至西土○說文云徇疾也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

懲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音蓋反今商王受力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逃之小人○黎力私反又力弟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又毗至反播棄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而爲之言罪同○酗況付反

天臧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顯呼告究無辜紂之臧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顯音嚚臧於廢反朋家至彰聞○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臧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政究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傳浮過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音蓋今商王受力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逃之小人○黎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播棄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而爲之言罪同○酗況付反天臧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顯呼告究無辜紂之臧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顯音嚚臧於廢反朋家至彰聞○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臧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政究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

罪同○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顯也民皆呼天告究無辜紂之臧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顯音嚚臧於廢反朋家至彰聞○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臧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政究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傳浮過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音蓋今商王受力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逃之小人○黎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播棄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而爲之言罪同○酗況付反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監古銜反辜音古同辜言必誅之○傳其視至誅之○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又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民月民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傳言我至之占○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繇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戒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傳平人至不同○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

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南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

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宜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篇注同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宜執非敵 勗哉至非敵○正義曰勗哉者勉力也以前敵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

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

百姓懍懍若崩 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攸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正義曰傳是其至已上○釋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

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肆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王義)傳言天至法則○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天地神明○狎侮徒卧反(王義)傳輕狎至神明○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又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斮側略反又士畧反朝陟遙反脛户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王義)傳冬月至之甚○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病至及遠○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編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正士**舛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悅耳目之欲○技其綺反褻息列反郊社至婦人○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王義)傳祝斷○哀十四年公羊傳云予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王義)傳迪進至之功○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亨非朕文考有罪惟亨
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正義傳若紂至之致○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亨非是文王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皆百夫長○賁音奔稱尺證反與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莫詰丈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正義

武王至牧誓○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

○傳兵車至全數○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獲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獲獲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

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正義傳是克至早旦○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

昧爽以前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刃反正義傳紂近至紂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早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

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誅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戊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義)傳越以至若之麾許危反逖他歷反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義)傳治事至戰者○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旅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譬喻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遍

亞旅師氏

亞次旅衆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義)傳亞次至門者○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於亞旅已下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王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爲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義)傳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帥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義)傳八國至之南○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與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義)傳稱舉至干楯○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尋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言無晨鳴之道○牝類引反徐扶忍反(義)傳索盡至國亡○禮記檀弓曰吾離羣則國亡、索西各反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知外事雌代雄拋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

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實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晨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直又反 義傳妲己至用○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妻也 義傳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別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賞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 義傳昏亂至鬼神○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岳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 義傳王父至以道○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 義傳使暴至都邑○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持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義傳今日至一心○戰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限○勗許六反刺七亦反 義傳夫子至爲例○此及下文三云夫子光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 桓桓武貌 義傳桓桓武貌○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貔執夷○貔彼皮反羆如悲反 義傳貔至羆○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貔獸云貔白狐其子名貔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貔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商衆至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義傳商衆至之義○迓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作罌許救反

識其政事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文事修

(正義)王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

至武成○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乃偃

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正義)惟一至武成○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伐紂之年周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文王之不敢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惟一月壬辰

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木至死魄。○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其四月光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而西車甲裏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殷謂之瞽周謂之學庠序瞽皆教也○傳山南至乘用○釋山云山西曰夕陽故言設庠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曰朝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多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揔牛馬○傳四月至執事○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傳魄生至一統○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日者四分居三共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卸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薦有未蠲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故稱先王　義傳謂后至先王○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義傳后稷之業○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義傳大王至王家○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

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天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義)大邦至其德遠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義)傳言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傳致商至川河○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義)**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寧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義)暴殄至烝民○天物語閎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義)傳逋亡至大姦○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晃服采章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義)傳晃服至成命○晃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簏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羞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相息亮反**既戊午**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去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真享之意**今商王受**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何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刃反註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其後以北走血流漂春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王義既戊午至我師郊○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篇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僕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

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辭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王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畢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戚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囚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之封墓紂退其人而放釋之紂囚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旦反 王義傳紂所至貧民○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

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債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正義 傳施舍至服德○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懽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毋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侯公伯子男

正義 傳列地至三品○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註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註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正義 重民五教○以重揔下五事民與五教食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故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父音甫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王至洪範○武王伐殷既勝殷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都也（王義）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殷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徵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叙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放紂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以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叛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荅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乃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彝以之反（王義）惟十武王訪問於箕子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叙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至天道○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傳以騭即定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五者當助

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陻塞汩亂陳其五行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汩工忽反行户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嬗父興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說故孔以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說故孔以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箕子至收叙○箕子乃言(正義)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

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央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叙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并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汩是亂之意欲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畀與釋詁文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傳嫌殛死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嬗故云嬗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叙○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說故孔以八卦傳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

書文義正

初一至六極○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也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鄭玄云農讀為醲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揔是治民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皇大釋詁文極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

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極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至第敘○貞剛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福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

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寫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魯

炎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金之氣

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之性

以下箕子所陳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木曰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魯

炎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金之氣

稼穡作甘甘味

一五行至作甘○此以下箕子所陳禹所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

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名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堅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火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皆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鑠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歛○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歛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堅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火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皆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鑠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陽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歛○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歛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陰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故易說揲蓍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繫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

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容貌至不定○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此一重

言敬用之事貌戒其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據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是非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若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達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皆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儳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

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任必良士卒必練○義曰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敦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衣食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以威之好故賓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若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賓客之官若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家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賓

用物○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奏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糾惡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課○經言寘師當有寘師之法故傳以禮寘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旨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一月二曰月所以紀三旬四曰日紀一日五曰曆數

日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紀四五紀至曆數○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名曆殺授民時

義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

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傳二十至所會○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體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室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尾中旦箕中孟春昏斗中旦牛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危中季夏昏亢中旦房孟冬日在尾箕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舉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

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歷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義五皇極至作極○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

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叙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聚集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凡人皆有善性善

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民敬民於若取中深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若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若皆以大中言從若化也○傳民有至由正○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僞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老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録叙之用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禄隨其所能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之行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民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録叙之用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無兄弟也虐侵虐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妓營反凡厥至高明○又說用人爲官者不枉法畏爲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禄隨其所能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無兄弟也虐侵虐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妓營反凡厥至高明○又說用人爲官者不枉法畏爲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録叙之用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煢單至畏之○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謂也**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雖與之福賜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用咎人之至甲咎○此又言用人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德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害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己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接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善於知己荷君恩德心進謀謨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厚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無好於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普多反○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闊○蕩徒黨反闊婢必反○無黨無偏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平言辯治○平平婢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平直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傳會其有極○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至有極○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闊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

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老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衆民中心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義曰皇至下王○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

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予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之○鄭魚呂反能治直吏反 **燮友柔克** 燮和也世三者皆德有別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

剛克 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沈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當執剛以正君吾本諸此以納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章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敢平別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義）三德至僭忒○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施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施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況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當執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專美食也此事之常理人君之所執也臣下不得侵之若臣下侵之則爲害於國家凶于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叙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詁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卞庸云慘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優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惟君而獨言食者人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閔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

建立卜筮

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蓍音尸

七稽疑擇乃命卜

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曰蒙蒙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曰驛音亦注同馬音燭曰克兆相交錯五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筮法爻從下起故以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卜五也筮短龜長故為兆其墨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此經卜五占用二衍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卜筮人使為卜筮之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蒙闇也王肅云圍罹驛消滅如雲陰霧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欝欝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

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躰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用五兩霽蒙驛克也下躰為內上躰為外下躰為本因而重之故衍其變立是知卜筮言下躰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人占之若其所占不終言上躰是其終也下躰言正以見上躰不正疑事也○傳龜曰躰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事當選擇知卜筮人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立卜筮人○此上五者灼龜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拍謂筮事王肅云法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說文云霽雨止也霽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在上也霽聲近蒙詩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下否也傳言立是知是陰闇也圍即驛也

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喚反

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義七稽至之言○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霧兆氣蒙闇也曰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又云連山虞夏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掛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哻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非有所舉則自下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

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據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違吉○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宜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言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竟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連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垂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信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揲蓍之法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庶民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

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知云卜不吉則又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若枚吉凶分明不可重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若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吉不若七公曰筮之過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義曰庶衆也衆中行徵驗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至二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曰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兩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暘音陽乾音干煖乃管反長之丈反

曰雨曰暘

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無嘂也○蕃音煩嘂無甫反徐莫杜反

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義曰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雨至無凶○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

一極備凶一極無

極凶一極無

凶一極攸好德

一極凶短折

一極憂貧

一極疾

一極弱

一極惡

一極凶弱

攸好德

壽

富

康寧

攸

所以爲衆驗○攸音悠好呼報反

考終命

六極

五福

威用六極

六三

五曰思曰睿曰謀曰聖

時風若曰恭肅時雨若曰乂

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恒風若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曰休徵

曰咎徵

曰狂

曰僭

曰豫

曰急

曰蒙

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

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珍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珍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也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善政則衆草蕃滋嘂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傳言五至無豐○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無嘂也釋詁文無豐茂也草蕃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

不成也曰休徵叙美行之驗○行下孟反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政治同曰晢時燠若君能照則時燠順之○晢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王義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此經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敬治其職皆同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叙庶草蕃廡也曰咎徵叙惡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豫羊庶反徐又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豫則常燠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王義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此經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豫逸則常燠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上文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感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識無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省息井反

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王義曰卿士至歲月○正義曰卿士分居列位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王義曰師尹至明○正義曰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王義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王省至不寧○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無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

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叙之也○傳王所至四時○下云庶民惟星星有好風雨辰月日之有歲月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卑於卿士之上在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

王義曰師尹至歲月○正義曰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民惟星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畢星民家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風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日月之行則以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以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欲而致國亂故當立甲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番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東西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

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陋六曰弱怯劣力怯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夭。○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幸苦○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未定也之橫死曰短父喪子曰折亟與孔

[illegible]

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文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捶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夭也言從順於德故好善德也不從而無德所

以憂耳貌恭則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大孔所不同馬比初之文經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寠惡弱之等也**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武王既已

分友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齊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鸞刀曰刲刲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尊器門尊以賦諸侯既封乃為之也○傳言諸至也亡○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辥父為四伯守分我周無十五年傳言諸侯之封也皆受分器也是諸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尺黑喙馬云依高廣曰獒也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戒○召時照友後召公皆倣此　旅獒　因獒而陳道義（正義）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旅獒○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戒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道豪國人遣其通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

說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以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莫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繩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以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互相發耳不同堂位云東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正文不同先儒各以意說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禹之所服國數也鄭玄云所貢寶見經傳者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之至其職○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

惟克至于王○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傳無使不服○賄呼罪反　西旅底貢厥獒　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底之履反長丁丈反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正義）以訓諫王

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玩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檿弧箘簵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小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之至其職○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

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傳慎德至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傳無有至器用○邇近也畢盡也獻貢也　曰嗚呼明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于王所　格至也○傳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不寶異物賤用物則邦甸侯衛各守其職貢不乏王用　甸侯衛皆服事天子○甸侯衛各守其職貢不乏王用○傳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不寶遠物則近人安　近人安則遠人至　不寶玩物惟賢德是寶則百姓昭信　昭明也○傳德之至明○昭明也　百姓昭信則能服事其先王　先王謂堯舜禹湯文武　不寶玩物則德之所致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傳天下至華侈○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檿弧箘簵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小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之至其職○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

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質反**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之有○易以豉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人不至

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以虛受人易咸卦彖辭也人主以已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喪息浪反**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洽生民○觀官喚反**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生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勉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遊觀從費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

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于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行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又戰陷於泥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嬝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爲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行下孟反累劣僞反

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爲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所戒以終故歎以結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嗚呼爲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垂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誡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卿侮君子小人褻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陳王威德以命集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本作有疾不豫勝徒登反臧工咸反

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臧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以所藏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開之○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臧之以金則訓縢爲臧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襄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臧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臧之以金若今釘鏁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臧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舜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怿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

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

爲三壇同墠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植置也置於三壇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職反徐音置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贄告至祝如字或之救反下同

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爾危重暴也○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教○丕音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寶命敕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公乃為壇於南方北面**為壇三成**植璧秉珪**植置也秉執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以將死之命**公乃自以為功代王之說**以旦代之死**乃卜三龜一習吉公乃為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乃自以為功代王之說**以旦代之死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許其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勑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

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云丕讀曰不愛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傳汝元至以死○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

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公視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

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爻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寢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如此兆體拈卜之所

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三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尸夷反鴞于嬌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央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喪蘇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逐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荅鬫共叔爲罪重耳○傳辟法也○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逐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窟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

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以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関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蒲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實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故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王叔至成王○殷法多兄亡弟立三

始銳反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傳史百執事言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冲直忠反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遣使所吏反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黑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正義)秋大至大熟○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穫天末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築拾也見賢遍反

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傷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遭焉○傳二公至請命○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必有消伏之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異所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衛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寥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篆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

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之是也鄭玄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懺反視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相息亮反注同 正義曰武王至大誥○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既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
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
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
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
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
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王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
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
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則此叛
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
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
誥本亦作誥 義 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
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
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

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
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
壽云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共談
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
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
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
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道以誥天下衆國及
邦馬本作大誥繇爾邦多盡津忍反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
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
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 **不弔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 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
難乃旦反 **予曷其極卜** 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僞反 **幼子**
冲人 言子孫承繼祖考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
無窮大數服行其
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
至知天命者乎 矧失忍反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
攸濟 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
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
○貢扶云反徐音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
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
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下之
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 義 **王若至即命** 王若至即命○
其殪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
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

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孺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童幼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六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大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德故受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

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閔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

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敖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

今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救亡婢反應應對之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義曰有至并吉○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字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我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

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周公丁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以獻爲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佗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

是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心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爲美○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王肅云何以言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

祿父○逋布吾反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叙其情以戒之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

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征王害不違卜**

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肆予告至違卜○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叙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知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洛誥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

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故頑反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爲也馬云遺也 **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圖功○以汝等有難征之意哉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大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艱誠乎不可以已今征伐事無尹氏庶士下文洛誥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

尹氏治事之人知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室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爲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爲天下役事擾言周家當攸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綏安也悠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室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室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卜吉可知矣亦文王○相息亮反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難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息井反 **天閟毖我成功所寧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釋詁云毖輔 **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誠辭爲天下友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遠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我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義已予至丕基○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 **文王受命惟小子不敢** 發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補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閟慎至太平○傳閟慎至太平○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亦者亦民之義也君臣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

○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位畢服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天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旦反下為難同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不為其坊則難者可知○厎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菑謂發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凡至大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勤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予今不正是棄之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作室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 厥子民養其勤弟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勤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若兄考乃有友伐其子民養其勤弟救○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也 (義)王曰若至弗救○義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乃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宜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堂以治田為喻其父曾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不種矣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其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 (義)王曰嗚呼肆哉今天下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遠皆以卬為惟但卬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菑謂發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凡至大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勤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燕邦君越爾御事 數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罔知天命不易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豉反

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能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救乎○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龔畝乎言當滅殷○龔力勇反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尚書卷第十三 二十七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肆予冲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予冲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予冲人永思艱 我幼人長思艱難

曰其自時中乂 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龔畝乎言必從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

篇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惟稽古崇德象賢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政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遠廣大深遠澤流後世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後裔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撫民以寬政故祭邪僻蕩之德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功加于時德垂後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父有善譽昭聞遠近○今聞如謂算不可忘○箋本又作竺東谷反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父有善譽昭聞遠近○今聞如

字又音問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忘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算不可忘○箋本又作竺東谷反

(正義)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吕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詰順也猷道也以其未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天有三統亦有三王三王者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亦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效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用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

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傳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敘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敘許今反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正義) 慎乃服命○傳大天至稱之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

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則使我有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

俾我有周無斁 汝世世享德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艷反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爲美政無廢我命

庸叔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生一穟而合爲一穗○穎役穗反穗似醉反本亦作遂

獻諸天子 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之德所致周公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亦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者命使效天以天子禮祭天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三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德○昭十

作歸禾 七

(正義) 唐叔至歸禾○成王母弟唐叔以禾歸周公之德所致周公得禾下異畝龔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三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德○昭十

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拍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也○傳異獻至封晉○禾者和也異獻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洛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旅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周公既得命禾 周公至嘉禾○周公既得王所命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作嘉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嘉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鄭云受王歸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成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

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三監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

作康誥酒誥梓材

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

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脁名曰魏

孔氏傳

義成王至康誥○既伐叔人三監之管叔蔡

周書

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三日始生兆魄生○魄字又作霸普白反馬云鬼脁也謂月

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汭如銳反

侯甸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惟三至誥治○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大誥治勞力報反

王義

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知周公攝政七年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比新邑此史

撫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偪師餘非土中者自出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上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反下同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伐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以

越我一二邦以修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天天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以伐武王○殪於計反

戎殷誕受厥命

誕大也受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反

越殷國滅無罹

罹憂也○傳天美至武王○殪於計反兵惠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

弗克經歷知天命不易

經歷猶勤勞也○傳言紂至不易○易以豉反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棐輔忱信辭其考我民言天輔信其言以考我民

乃其乂民

乃其治民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

監視也

天亦哀于四方民

哀憐也

其眷命用懋

眷顧也懋勉也

王其疾敬德

疾敬德言王其急敬德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後緩也顧念也碞危也○碞五咸反

嗚呼有斷命

斷命謂天斷絕其命

我不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我不敢多誥

多誥言不敢多誥

夙夜毖祀

毖慎也

其自時中乂

中謂中正之道

又曰其自恭德

又曰言又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震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駁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兵惠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

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汝序皆文王教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教命其弟小子封其諸侯○晶王若至東土○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西土惟是怙恃其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以

之資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遹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耆音祁別彼列反訓許運反下同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順德則治不順德則亂治亂在德不在大小惠不惠不懋

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君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

乃或亂民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作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音又下同○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

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叙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

若有疾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則人或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劓魚器反則如志反

無(義)王曰嗚呼封有至則人○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惟助王者君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无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則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以國君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服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音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

(義)王曰外事至要囚○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土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要囚至之至○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

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款苦管反**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王曰汝至乃知○此又申上既要因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設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

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款苦管反**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王曰汝至乃知○此又申上既要因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軌**暨不畏死罔弗憝**暨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暨音既憝徒對反徐徒猥反**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推子之可哀大不友我民五常使心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心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泯亂天道○泯徐武軫反弔**曰汝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王曰封元至無赦○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於外姦內宄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刼竊其刼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暨強至絕之○暨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王曰封元惡大憝**

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故也○傳大惡至不友○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倒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急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睦爭鬨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歐罵殺害互相登起而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摠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繇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婣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傳為人至不友○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簡八反**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敷造民大譽弟念弟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放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

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王義**不率至以懌○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常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則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

乃裕民惟文王之敬忘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行汝

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沈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憂常至犯乎○憂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憂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憂爲常也述上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燕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燕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但其至之科○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有德行者爲之師長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之大善之實○傳法不至正道○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予其長訓人君爲長君而君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尊經訓以長爲大夫耳○傳爲人至之故○以五常父

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釐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

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相須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天下不安爲愁

丕乃敬天之威亦無在多殺曰其尚顯聞于天假令天下不安惟其上明聞於天是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王曰封予至于天○王曰封予至于天○令我民安當爲政以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殛紀力反

今惟天不畀允罔固亂丕乃侯我我其不怨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

今予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徐始銳反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今予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驕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正圖曰以已險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殛紀力反

亦無在多殺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王曰封予至于天○王曰封予至于天○令我民安當爲政以

惟厥罪無在大以汝須善政在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

今惟天不畀允罔固亂丕乃侯我我其不怨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

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監以故舉罰以立其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敵時忱丕則敏德敏行是誠道大法敏德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遍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

敏德也王以此二者以信則人在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汝瑕殄行寬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文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當明汝所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戮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王曰嗚呼肆至乂民○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敬令使可則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享世享國福流後世殷民世世享國以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王曰封汝念哉聖人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監故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與君殷遷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言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末聞也俗儒以爲成王晉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嗣若加之來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國即牧養之地

矜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穆將言始國在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嫄隘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羣狄攸寧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三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蜜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音太厥誥庶邦庶慝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作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總音祕少詩照反**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祀音似**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周公以王若至惟辜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宅亦無非以酒爲罪故也○辜音義○王若至惟辜○正義曰此周公述文王之意而言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之政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此言酒本爲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生飲故天下威罰至爲罪也○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於我民用喪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王若**王若至惟一○正義曰前文王至惟一○爲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飲之又化民使行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

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若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人為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弃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以上文內外侯甸男邦采衛此新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矧我庶叔為國之事故據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農功既畢始望車出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羊亮反厥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慶自洗濯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之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庶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也言奔走者顧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君為君當農功則有所獲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多有喪家貲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是也君子○傳汝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及庶士衆百君子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

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德自將無令至醉為醉飽考中德為正事之大臣○任音壬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義妹土至王家○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之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庶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也言奔走者顧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君為君當農功則有所獲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多有喪家貲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是也君子○傳汝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及庶士衆百君子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

聽教即命臣義不違（此酒誥德次我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
互矣○傳我大至成矣○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
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
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
饗親考德為老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
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
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援人
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及
覆相成之事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命○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

義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
之命義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
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

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
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
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王常飲○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
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
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之戒云不常飲總述上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成湯踏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持智
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
是在公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
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
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
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
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聞之至小民○言聞之於
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
恤民皆由踏行於道畏天之罰己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
民○傳能常至於所○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
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迪畏○此事當公卿
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
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崇聚至明無○釋詁云崇充也充
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
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以公卿與國為群承君共
尊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
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
甸男衛邦伯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正及次大夫服事百官衆
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
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
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王曰封我聞至祇辟**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
不令而行○以周受於殷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
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踏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
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
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

君故言化訪民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掇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者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爲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掇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掇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通探下經也

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誕訓爲大言紂衆至逸故○紂衆羣臣用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考德厥愆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之事○傳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之事○傳紂衆至召罪○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

我聞亦惟君惟輔德有醇厥愆 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君與御事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掇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通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君惟輔德有醇厥愆 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誕訓爲大言紂衆至逸故○紂衆羣臣用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考德厥愆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之事○傳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之事○傳紂衆至召罪○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 我聞至速辜○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自召罪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爲天所敬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紂很其心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

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劼若八反侯甸男衛矧太史内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内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圻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殷之存亡既可以爲監若是亦反斷丁亂反義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若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内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

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廻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爭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劼固至用之○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惟汝之身事所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内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賞罰生與奪此太史内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内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於善至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内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而時容之言君所順時也迫近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

任大○傳宏大至酒乎○宏大釋詁文以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揔之則君道定況剛斷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揔上自動臨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於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廻者事務爲主故也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詰汝曰民羣聚飲酒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予殺之○傳盡執至殺之○言諸臣謂羣聚飲酒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而時容之言君所順時也迫近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又惟殷家廸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

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厥或至于殺○厥或以爲政莫重於殺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義斯酒故其有人詰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殺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廸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言諸臣謂羣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而時容之言君所順時也迫近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

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礼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揔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惟械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乃使也勿使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正義)王曰封至于酒○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正義)傳告康至治材○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正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揔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君**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厥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乘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厥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之民惟乃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徂厥敬勞**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徂厥敬勞**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之民惟乃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徂厥敬勞**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徂厥敬勞**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

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監工斁工衙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

曰無胥戕無胥虐 尚註疏卷第十四 二十九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寬枉○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寬紆元反一本作以寬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長養民長安民用不勤

用不可不勤 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正義曰王啓至攸辟○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不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寬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若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則治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速而類疎者乃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致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數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堅塗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堅丹雘塗丹以朱雘爲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

斁丁角反雘枉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偏布苗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治疆畔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音角反馬云未成器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徐許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云塗也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畚側其反畎工犬反

連文故也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者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集庶邦丕享庶邦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遥反后式典和集叛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悦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悦學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

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爲于偽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庶國至明德○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實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叛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悦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悦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６５
作者＝
页数＝８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